

韓國學生運動史

自由時代系列叢書第20號

原作者 / 李在五





自由時代系列叢書第20號

原作者 / 李在五

作者李在五，一九四五年出生於韓國慶尙北道英陽邑，一九七二年高麗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李氏自大學起即為韓國學生運動健將，一九六五年首次因參加反對韓日會談示威被捕，一九七一年任著名的「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會長，旋遭朴政熙拘提入獄達八年之久。一九七九年擔任國際特赦組織韓國委員會事務局局長，一九八五年起為「民主、統一民衆運動聯合組織」漢城支部常任副議長。

李氏為一身體力行的知識分子，所以在其歷史著作中，時常流露出對民衆深厚的情感，也始終堅持著本土關懷及自由民主的理念，並且充滿對真理追求的熱心。其主要著作有：《韓國學生運動史》、《韓日關係史的認識Ⅰ》，編著有：《分斷時代和韓國社會》、《民族、統一、解放的論理》及《民主共和國四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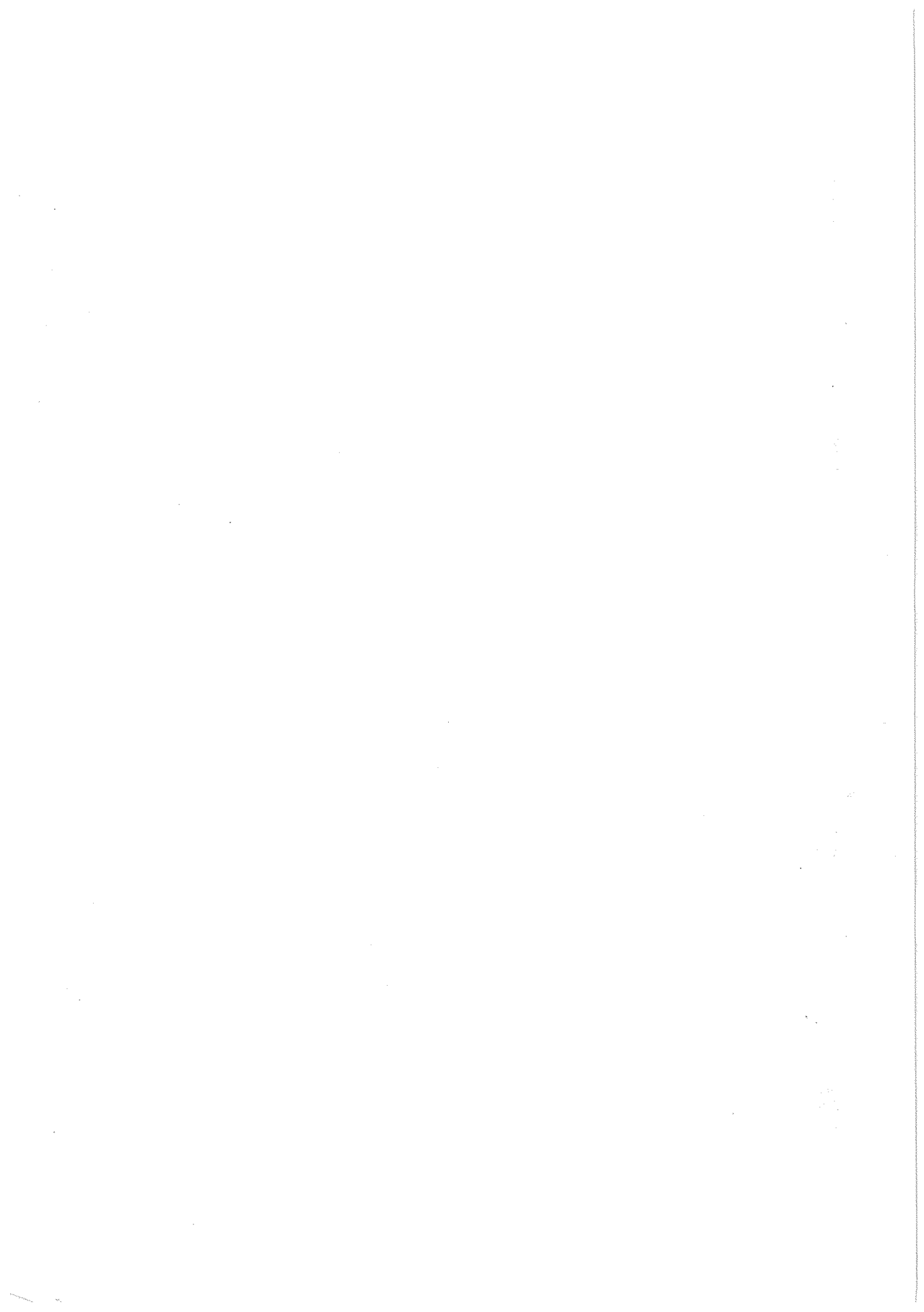
當韓國苦難時代降臨，民族的生存權及自主權受到傷害時，或是整個民主秩序受到獨裁者恣意破壞時，學生總是站在時代的前線，以血肉之軀奠定新社會的方向，因此學生運動一面須不斷地追求新意義，另一方面又得持續地實踐發展新意義所羅列的具體內涵。

日帝統治下的學運理念如果說是民族獨立，那麼日帝後學運的理念就是反外國勢力干涉的民族主義和反獨裁的民主主義。韓國學生運動之洶湧澎湃的持續，已成爲韓國在世界上顯著的標誌，因爲她代表了韓國人民的良心。

在建立獨立自由國家的艱辛歷程中，韓國學生已顯露出令人驚羨的成績，台灣的人民不禁要問：韓國學生能，臺灣學生爲什麼不能？

韓國學生運動史

001◎韓國學生運動史



作者自序

西元一九六四年，我決定開始寫解放後的韓國學生運動史。距今廿年前的六〇年代，全國大學體系由於強烈反對韓、日會談而呈現動盪不安，而為時不久的共和黨政權，正面臨崩離瓦解的危機，我也被席捲在當時混亂的政經局勢中。一九六四年之後的廿年間，學生運動有很大的改進，不但在質的方面更加深入，並且參與份子的層面也更形廣泛。

然而，自解放後，學生運動了四十年之後，到現在還有許多優秀的學生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學校，為什麼會如此？我決心把它弄清楚。首先必須把握住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的潮流，然後探討兩大觀念性的問題：(一)我國究竟有什麼根本性問題？(二)解放後四十年間，學生所追求的理念到底是什麼？爲了一探究竟，我便決定開始整理從六〇年代以前廿年到一九八〇年之間的學生運動史。

解放後四十年期間，有過幾次政權的替換，而我們大韓民族所面對的問題依然如昔。雖然學生的主張和學生運動的表現多少有些出入，但是解放後四十年期間的基本潮流仍是一致的——那就是民族問題、民主主義問題，和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產生的國土分斷懸案尚未解決所衍生的問題。

四〇年代部份著重於資料充實，因為只有侷限的資料，所以不能作通盤的整理。在寫四〇年代學生運動史的時候，我深深地為當時的學生對祖國的摯愛與熱情而感動。到了一九五〇年代，由於戰爭爆發以及自由黨的專橫獨裁，因而沒有較具規模的學生運動。一九六〇年代則有「四、一九」與「六、三」較大規模的事件，所以，對於一九六〇年代學運的探討，將以此問題為中心加以整理。整理結果發現，基本上，六〇年代的學運和四〇年代的學運，其基本的理念是一致的。從六〇年代開始，許多學生就已經從校園走上街頭。因此，一九七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我則偏向各種公訴狀、法院資料、各類刊物和年鑑的寫作。特別要聲明的是，由於這時期的學生運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切都過於接近現代，因此，研究這時期的學生運動，特別排除了歷史批判，而著重在事件資料的介紹。職是之故，我從國立圖書館整理出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九年的資料索引，靠這些索引找出了原本，並且利用中央大學韓國研究中心所出版的《解放十五年雜誌概觀》，和以號碼排列的目錄詳列資料。一九六〇年以後主要的資料是報紙，雖然報紙並不能詳盡地反應事實，但是為了客觀了解事件本身，不得不找報紙。最艱難的部份該是一九七〇年代的整理了，因為七〇年代後半期，報紙沒有刊載此類的新聞消息，而想搜集個人公訴狀，不是件容易的事。所幸，因韓國基督學生會總聯盟(KSCF)可提供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基本資料，對我而言，是很大的幫助。

我在寫這部學生運動史之時，也確實了解到，若只探討學生問題，是絕對不能從歷史的角度得到充分的了解與認識。然而，由於學生從六〇年代以後，對經濟、政治社會總體性的狀況，太

過於重視浮露在外的現象，因此，我較偏向學生運動本身的探討，並且只談及學生運動發生的社會背景。我尤其希望將來能在解放後真正客觀、公正的社會總體狀況下，來修改或補充這部學生運動史。從我一開始寫作此書，周邊強國和南北韓當局，自「七、四共同聲明」以來，對統一的關心日漸升高，因此我想，修改學生運動史的日子很快就來了，我相信我們民族對統一的意志。

這本書只不過是解放後學生運動史的初試啼聲，希望對其他有志學生運動史著作的人，能產生拋磚引玉的作用，也能給其他的研究者作為參考。

這本書中，也許有些人名或事件會有疏漏。一九四〇到一九六〇年代之間，沒有寫出有關學生運動參與者的姓名，因為我認為，在整個歷史的流程中，個人並不重要。而且這段期間，主要是以幾個重大的、並造成公眾關心的焦點事件，作為本期探討的主題，因此偏向運動本身，而不是個人。然而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的發展，由於所有參與的人都被扣押審判，才演變成個別事件，所以這個時期就記錄了大部份人名，與七〇年相關的人幾乎都遭受了牢獄之災。就這一點來看，或許七〇年代可以成立「學生事件」這種說法，而「學生事件」與「學生運動」兩者之間，有相當的出入。就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學生運動」有著肯定性的影響；而「學生事件」則為阻礙「學生運動」的礁石。雖然一九七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史對於歷史的發展，有不可抹滅的貢獻，而「學生事件」一辭能夠在當時成立，不難想像那個殘酷的時代背景。不過，換個角度來看，一個時代的「學生事件」，就只能被批評為學生運動，而這種評價，就是闡釋學生運動的單純性，並從此加以界定。（按：「學生事件」的評價問題，作者的用意，在於不將單一學生事件過分突顯，以致忽略掉運動整體的

成就。)

在這樣的基本脈絡下，我從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開始具體作業，到同年十二月爲止，大約用了五個月的時間來收集資料，並加以整理。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開始動筆，到二月十二日（農曆一月十一日），完成了兩百字稿紙兩千五百張。這段期間，我足不出戶，盡我全力，嘔心瀝血，只期望不負此生，對同胞、對國家，能有個死而瞑目的交代。

寫書的這段日子，正好在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前後，那時被大學開除的學生之復學問題，正引起社會各界的爭議，報章雜誌上充斥著對這些學生及學生運動幼稚、主觀的批評。儘管如此，我仍以冷靜、客觀的理性，來分析檢討所有的資料。在我快完成此書之際，傳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那就是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南韓與北韓駐板門店聯絡官，打算爲了交換兩區總理信函而會面。我加足了馬力，以無比的信心和勇氣，希望在這解放後最適當的時機，將這部《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史》公諸於世。解放後四十年來，韓國學生的終極目標之一，即是民族統一的和平解決。自「七、四共同聲明」宣佈以來，有關解決南北韓分斷問題的趨勢，正逐漸提高，這對於全大韓民族而言，必然是再令人興奮不過的事了。

現在，這本書已不是我的書了。遺憾的是，還有更多的資料該重新處理，若經過讀者冷靜的批評與幫助後，我會再寫修訂版，這表示這本書仍有未盡完善之處，身爲作者，我很慚愧。

這本書要獻給當我在獄中時去世的父親，感謝不斷鼓勵我的前輩，在物質上、心靈上給我幫助、給我勇氣的朋友，以及十多年來任勞任怨，且負擔著家庭經濟的妻子。尤其是向決定我寫這

本書的動機的，又在多難的環境下，支持我出版的出版社董事長李浩雄先生，表示我最深的感激與敬意，也謝謝出版社職員辛苦地校對與編輯。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農曆一月十一日） 李在五於譯村洞

編者說明：

- 一、爲便利讀者閱覽，本書第二部第二章的第一節與第三節前後對調，其餘均照原書順序譯出。
- 二、本書大事紀由譯者參閱多種資料編譯而成，以幫助閱讀此書，請多加利用此大事紀。
- 三、本書附地圖兩張，可參考以了解示威路徑及地點。
- 四、本書人名之翻譯，著名人物依《韓國政治學大辭典》譯出，其它人名依音譯譯出。韓國地名採用韓人的漢字稱謂。
- 五、按語爲編者自加。
- 六、特別感謝文化大學韓文系謝雨翰、林美華、胡嘉璘等三位同學的辛勤翻譯及查資料。

目錄

作者自序 / 003

編者說明 / 009

序論 / 019

(一) 學生是什麼 / 091

——對於學生運動的了解——

(二) 解放後韓國運動的分期 / 024

圖版 / 031

第一部 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

第一章 時代背景 / 069

(一) 日帝末期學生運動概觀 / 069

(二) 解放後的時代狀況 / 074

(1) 政治背景：對於美軍政的了解

(2) 經濟的背景

(3) 社會的背景

第二章 對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的認識 / 093

(一) 解放在民族史上的意義 / 093

(1) 解放和大韓民族 (2) 信託統治的背景

(二) 日帝投降之虛實 / 097

(三) 解放後的校園 / 102

(四) 左右分裂的深化 / 106

第三章 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展開 / 115

(一) 對立的序曲(一九四五年) / 115

(1) 學徒隊的創設與倭警 (2) 學兵同盟的組成與青年團體 (3) 北韓學生運動概要

(二) 學生運動的左右對立 / 130

(1) 學生運動的分裂 (2) 學聯與學統 (3) 學兵同盟事件 (4) 學生團體的重組

(三) 校園民主化運動——反對國大案的鬥爭 / 145

(1) 背景 (2) 第一次反對國大案的鬥爭 (3) 第二次反對國大案的鬥爭 (4) 南山五一勞動節

事件 (5) 左派學生運動的衰退

(四) 建立統一政府的運動 / 161

(1) 單選、單政的背景 (2) 反對單選、單政的學生運動

第四章 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歷史意義 / 185

第五章 一九五〇年代黑暗期的學生動員 / 189

第二部 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

第一章 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概觀 / 195

(一) 一九六〇年代外國學生運動 / 195

(二) 對一九六〇年代韓國學生運動的理解 / 198

第二章 四月革命 / 203

(一) 四月革命的時代背景 / 208

(1) 政治的背景 (2) 社會、經濟的背景 (3) 革命前夕的大學社會

(二) 四月革命的展開 / 230

抗爭五十八日——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四月二十六日——

(1) 地區高中生的崛起 (2) 第一次馬山義舉和漢城群眾示威 (3) 第二次馬山義舉 (4) 爆發的火山：四、一八高麗大學示威 (5) 痛哉！四、一九！ (6) 勝利之日

(三)爲理解四月革命的概念整理 / 259

(四)四月革命的歷史意義 / 275

(1)四月革命在韓國史上的意義 (2)四月革命和外國學生運動

第三章 徬徨與覺醒 / 283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九六四年六月三日——

(1)校園民主運動 / 283

(2)國民啓蒙運動 / 285

(3)新生活運動 / 286

(4)民族統一運動 / 288

(5)鄉土開拓團運動 / 292

第四章 反對韓日會談的學生運動 / 295

(一)韓日協定文的分析 / 296

(1)基本關係條約 (2)請求權及經濟合作協定 (3)有關韓日漁業協定 (4)有關「法」的地位

與待遇之協定 (5)有關文化遺產及文化合作的協定

(二)對於韓日會談各界的反應 / 309

(1)三篇詩文 (2)知識份子的反應 (3)宗教人士的反應 (4)文壇人士的反應 (5)大學教授

團的反應 (6)退役將領的反應

(三) 反對韓日會談的學生運動的展開 / 336

(1) 運動的背景 (2) 反對韓日屈辱會談的鬥爭七十三日 (3) 反對批准韓日協定的鬥爭一九

〇日 (4) 反對韓日會談的學生運動及人民革命黨事件

(四) 韓日會談以後的韓、日經濟關係 / 375

第五章 一九六〇年代後半期學生運動 / 381

(一) 一九六〇年代後半期學生運動概要 / 381

(二) 民比研事件及統一革命黨事件 / 385

第六章 一九六〇代學生運動的歷史性意義 / 395

第三部 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

第一章 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概觀及背景 / 401

(一) 運動的概觀 / 401

(二) 時代的背景 / 403

(1) 七、四南北共同聲明 (2) 十月維新 (3) 緊急措置令第一號 (4) 緊急措置令第四號 (5) 緊

急措置令第九號

第二章 爲了理解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前提 / 425

(一)對民主共和黨的了解 / 425

(二)一九七〇年代民主化運動的緒戰 / 429

(1)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概觀 (2)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概觀

第三章 一九七〇年代初學生運動的展開 / 453

(一)校園民主化運動以及勞工條件改善運動 / 453

(1)校園民主化運動 (2)勞工條件改善運動

(二)民主守護運動 / 459

(1)民主守護全國青年學生聯盟 (2)民主守護基督青年協議會 (3)反對軍訓及校園自由守護運動 (4)漢城大學叛亂陰謀事件及傳單事件

(三)反獨裁的民主化運動 / 475

(1)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十、二示威的意義 (2)反獨裁民主化運動的展開

(四)民青學聯事件 / 484

(1)發端 (2)展開 (3)結束 (4)一九七四年後半期的學生運動

第四章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 / 499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九年——

(一) 一九七五年主要學生運動 / 499

- (1) 漢城大學學生金相鎮的自殺
- (2) 金相鎮的喪禮和追悼式
- (3) 實現正義的天主教全國學生總聯盟
- (4) 中央大學地下刊物——時論情報
- (5) 首都女子師範學院示威未遂
- (6) 梨花女子大學的黎明誌
- (7) 漢城大學與慶熙大學聯合示威未遂

(二) 一九七六年主要學生運動 / 514

- (1) 鄭華英、金榮俊遭拘禁
- (2) 釜山中部教會大學學生會會誌
- (3) 漢城大學慶祝典禮示威
- (4) 漢城大學法學院示威

(三) 一九七七年主要學生運動 / 519

- (1) 張基杓被拘禁
- (2) 漢城大學示威
- (3) 韓國神學大學苦難宣言
- (4) 漢城大學社會學系研討會
- (5) 延世大學救國宣言書
- (6) 延世大學反維新示威
- (7) 漢城大學反獨裁示威
- (8) 西江大學反維新示威

(四) 一九七八年主要學生運動 / 532

- (1) 釜山大學四、十九傳單
- (2) 漢城大學第一次反獨裁示威
- (3) 漢城大學第二次反獨裁示威
- (4) 漢城大學第三次反獨裁示威
- (5) 高麗大學反獨裁示威
- (6) 十、一七光化門群眾示威
- (7) 慶北大學街頭示威

(五) 一九七九年主要學生運動 / 548

- (1)高麗大學地下刊物
- (2)高麗大學學生反對卡特訪韓示威
- (3)大邱三所大學聯合示威
- (4)漢城大學第一次示威
- (5)漢城大學第二次示威
- (6)南民戰事件
- (7)釜、馬學生抗爭

第五章 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歷史性意義 / 559

附錄 大事紀 / 561

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的分期 / 561

第一部 / 563

第二部 / 575

第三部 / 591



序論

(一) 學生是什麼？

——對於學生運動的了解——

要了解解放後的韓國學生運動史，首先，應該從開化期以後，甫開始成長而成爲社會新階層之一的「學生」，做正確的認識著手。

如果我們對「學生」的概念模糊不清，對學生運動便無法有明確的看法。特別是對學生運動持極度反對意見而樹立強烈對立的理由，他們對學生的了解仍停留在觀念的層次上，那麼就現實而言，對學生的正確認識，不得不說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由於不能脫離從封建社會延續下來之儒教習氣的影響，以及對「學生」的錯誤認識，而把「學生」從現實中隔離，從歷史的現場中轉變成爲旁觀者；另外，因爲對舊觀念的盲從，有時也使學生生成爲木偶、傀儡。學生是因爲什麼緣故，而不斷地拒絕從歷史的舞台退出，並拒絕脫離民族生存的現場呢？爲了清楚地了解這一點，我們就從「學生是什麼」這個問題，開始整理。

「學生」是近代社會的產物。雖然在近代社會以前，即有教導子弟的教育，也區分了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但是受教育者並不能說就是「學生」。一般而言，把「學生」稱爲受教育者，並不能很清楚的洞悉學生的本質。近代社會以前所謂的教育，是特權階級相傳的遺物。特權階級爲了使他們的子弟能夠成爲特權階級的繼承者，而讓他們接受獨特的教養，又爲了教導支配及壓抑的方法，便直接僱用教師到自己家裡來，成爲受教育者的專屬教師，甚至連日常生活也一一教授。這就是封建社會的教育。如上所述，封建社會的教育，是以個別性和閉鎖性的原則，而採一對一的教導，其實現代的家庭教師制度，也可以說是這種個別、閉鎖性教育的一項產物。

近代社會中集體接受教育的「學生」，和封建社會下的受教育者是不一樣的。近代社會的學生，每一個人都是某個大階層的構成份子。在封建社會下受教育，整天都是面對自己的兄弟姊妹和親戚，由於聚集了許多和自己出身相同的貴族階級，而逐漸地發展出「私塾」、「學堂」這樣的集體受學型態。其實這種教育方式，與僱用教師採一對一教導的方式，本質上沒有什麼差異，只是爲了繼續維持整個家族的特權身份所採行的因應之法，其原來的目的並無改變。而這些與大人相呼應的小貴族，除了做學問，也要學習維持貴族地位的手段。因此，在古時候，通過科學考試而得到功名官位的市民階級，其地位是絕對無法比貴族出身的官宦穩固的。

然而，在近代社會以前，隨著社會的發展，市民階級也逐漸展露頭角。市民階級不斷地和貴族相爭，不但要爭取人類的自由平等，並且開始爭取自己的權利。在爭取的過程中，不但出現了

「天賦人權」的主張，並認爲受教育不再是貴族階級的專屬品，而應該成爲每一個市民的權利。

教育不再是培養特權階級繼承者的手段，而是根據自由平等的思想，使每一個市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使其具有充足的教養與知識，能夠建設更完善的社會。此外，教育的型態，從個別性的「手工業」規模擴大為「大量生產」的規模；教育的內容，不再是傳授特權階級固有的意識型態或是支配的技術，而變成培養現代市民的世界觀以及教導科學的生產技術。這時，「受教育者」才可以說稍微具有「學生」的特質了。

學生的本質存在於學問的研究與真理的探求，這一群以團體為單位而共同追求的年輕人，和封建社會的受教育者，基本上就有所不同。文藝復興以後，藉著產業革命以及人民民主革命，使學生慢慢懂得以科學方法確立自身的學問，尤其是那些對於過去封建社會時代不合理的權威壓迫之猛烈批評，更不得不被認為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因素之一。學生對於追求真理有著狂烈的熱情，他們以此信念，不容許任何事實被歪曲或被壓抑，對於守護真理，他們不會躊躇不前。為了真理，學生會盡本分潛心研究學問，而不去過問其他的事情。但當他們發現金錢和權力壓迫的這種威脅利誘之事情，基於守護真理的熱情，他們會不顧一切的挺身而出加以反擊。

學生是青年，有的是純真的心和燃燒不盡的熱情，他們不但重視真理，對於真理的探求與實踐，更不容許自己有絲毫懈怠。狂熱的心使青年在研究真理、貫徹真理及實踐真理時不惜犧牲一切，若爲了自己的平安和榮華富貴而對於正義消極的規避，無疑是破壞了學生自己的身份和榮譽。學生擁有年輕的真摯與熱情，正因如此，不但使真理本身更完美充實，並且爲了正義與自由，在走向真理的路上，將會更積極、更果敢。因爲學生是這時代、這社會的希望，身處這錯綜複雜的

社會環境裏，更不能猶豫自己的脚步，定要扮演好爲民前鋒的角色才是。

另外，學生是以集體求學的方式存在。這樣的現象和封建社會下的那種個別、封鎖性的教育方式不同。比較之下，與在資本主義中以機械大量生產的方式，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在近代社會受教育的學生，有助於其他方面的大量生產。

↓ 由於是生活在近代社會，因此沒有人能離開團體獨自生存。學生在學校集體接受教育，在訓練的過程和自治的校園生活中，更要努力地學習與適應，而這種教育的結果，正是社會團體生活的主要基礎。再者，以集體性存在的學生，他們共同探求真理的這種存在方式，補足了封建時代的弱點，如此一來，學生更能果敢地接受社會的期待，堂堂正正地擔當起未來社會發展的重任。

封建時代的小市民或學生團體，雖然有人願意抗拒安逸或榮華富貴的誘惑，但仍有成爲消費者而陷落於個人享樂泥沼中的危險。現代學生之根本特質，以克服個人性爲主，他們將擺脫封建的桎梏和現實的困境，而堅定的以批判者、實踐者與建設者的角色自居。然而，因爲他們年輕、純真，所以容易在腐敗及不合理的社會洪流中被淹沒，他們的人生觀、感情和狂熱，也經常負載著脫軌的危機，以商品生產爲主的社會，常給予學生無形的影響，同時使他們個人化及小市民化的力量也很大。但是因爲學生年輕，他們願意在探求真理及團體生活中不斷地磨鍊、學習，所以他們絕對可以戰勝種種的弱點與誘惑。

總結而論：學生是近代社會的產物，是青年、是集體追求學問探討真理的社會人。如上所述，近代學生的特質，在民主社會的建設中，有他們實際的角色，他們反對來自封建時代的特權和經

濟的支配與壓迫，尤其在建設近代民主社會方面，他們更是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

學生運動創造了這時代的新歷史。他們有著創造新社會的使命意識，因此和社會歷史的真實，經常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尤其今日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學生運動，爲了歷史的苦惱和社會的現實而不得不發起，這終將使新社會在歷史洪流中站穩腳根。

因爲學生是團體共存的，因此在行動上無時無刻都散發著自律性和自主性，並且保持著理想主義的熱情，這些使得他們努力地希望在舊觀念塑造的社會模式中，力挽狂瀾。

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會，爲了擺脫封建社會的桎梏與帝國主義的支配，爲了解放民族與建設民主主義社會，他們展開如火如荼的反對鬪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用他們年輕愛國的心，誓死要完成自己的任務。

中國的學生運動和韓國的學生運動證明了以上所言。在韓國，日帝下的「三一運動」、「六一萬歲事件」、「光州學生事件」以及反日的「讀書會事件」、反對殖民地奴隸教育的鬥爭、和「反日同盟休學事件」等學生運動不時的出現。日帝統治下的學生運動，目的在解除韓國民族的危機和建設民主獨立的國家，學生以血戰，耗盡自己的生命來證明他們年輕愛國的心。

解放後的學生運動之目的，在解除因外來勢力造成的國土分裂，和建立南北韓統一政府，以享有永久的民族自存與和平。爲了抗議美國軍政下所造成的左、右兩派對立，實踐反外勢的民族統一運動以及打倒自由黨之獨裁，於是發生了「四月學生革命」，爲了保衛民族而反對韓日會談的「六三事件」、以及反對朴正熙政權的無數鬥爭。在這期間，解放後的韓國學生，他們反外勢之民

族主義和反獨裁之民主主義，此一貫理念，使學生運動固有的歷史使命更完美、更充實。

德國有人認為：「學生對於社會的看法，總是過於偏激，其理由是因為他們呼吸著未來的空氣。」因為呼吸到未來的空氣，學生們在混沌之中發現了法則。社會無論是多麼複雜或美妙，它仍依據著一定的法則來發展，世界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向前趨進，而過去的歷史，也正不斷地發展成新的歷史。因此，在了解韓國學生運動史之前，不但要認識外國的學生運動，而且要證明韓國學生運動是絕對適合大韓民國的國情與狀況，以確定正確社會發展的實踐方法。

韓國學生在挽救韓國民族命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超然的，他們以實際的行動參與學生運動，無疑是照亮了韓國混亂局勢的一盞時代明燈，也是學生發自內心的時代任務，他們永遠牢記學生運動對社會大眾的歷史責任，也不會忘記研究學問和探求真理的本分。而更重要的是，學生對於追求知識和實踐真理，是絕對不膽怯退縮的。

(二) 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的分期

韓國學生運動，不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韓國民族新歷史的創造上有所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在「反外勢，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上，向前跨一大步。

「解放前的韓國學生運動」以及「解放後的韓國學生運動」，其中雖有著一脈相連的共通點，然而在本質上，解放前後的學生運動，仍有著相當的差異。如果說，日帝下學生運動的理念是民族獨立，那麼解放後學生運動的理念，就是「反外勢」的民族主義及「反獨裁」的民主主義。而

「反外勢」的民族主義運動，就是爲了解除戰後美蘇冷戰所造成韓國國土分裂局面的民族自主和平統一運動。

如果以時間來劃分解放後的學生運動，大致可分爲以下三個時期

(1) 第一期

第一期是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到一九五九年底爲止。而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這段期間的特徵，是左右兩派的對立，但是左右兩派學生的對立，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因政府逮捕參加呂運亨（按：據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頁五七七記載，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時，朝鮮共產主義者代表呂運亨曾參加成立大會。）逝世一週年追悼會的學生之事件，而告落幕。

政府成立那年的十二月，來自十一所大學所組成的「民主學聯地下組織」被逮捕了一百二十九名學生，而結束第一次學生運動。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學生又在漢城運動場（今東大門運動場）組成「中央學徒護國團」，其後便爆發六·二五事件（即韓戰）。事實上，從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三日起六個月期間，直到由韓國政府鼓動學生發動示威來反對在日僑胞回歸北韓爲止，這段期間，可說是學主運動的空白期及黑暗期，因爲強迫學生參加與自己的意志不相關或背道而馳的強制性活動，不能視爲學生運動。

(2) 第二期

一九六〇年二月廿八日，一千多名慶北高中的學生，和大邱市立高中的學生，由於反獨裁而走上街頭。自此至一九七九年十月廿八日朴正熙政權垮台為止，近廿年的時期，可看做第二期。自由黨政權垮台後，雖然由共和黨取而代之，但其內部組織依然沒有改變，仍延續自由黨之軍事獨裁政權，對於外在勢力仍始終如一的順從。因此，曾經反對自由黨獨裁的學生，又舉起打倒朴正熙政權的大旗，展開作戰。當年參與「四一九學生革命」事件（一九六〇年二月廿八日～四月廿六日）的學生，依然一本初衷，爲了反對朴政權下屈辱的韓、日會談，而展開鬪爭。「四一九」和「六、三」事件之後的學生運動，本質上並無不同之處，因爲它們都是在獨裁政權下，所產生的共同理念——即反外勢的民族主義以及反獨裁的民主主義——的貫徹實踐。

其後在一九六〇年代後半期發生的民主主義運動，和在一九七〇年代所展開的反獨裁民主化運動，也是有著一脈相傳的特質。在這段期間發生的學生運動，計有：一九六七年的「三星財閥秘密走私」運動；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兩年的「三選改憲反對運動」，一九七〇、七一年的民主守護運動。一九七二年宣佈維新體制之後，於一九七三年漢城大學所舉行的反維新遊行示威，一九七四年的「民青學聯」組織，和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九年爲止的反維新、反獨裁運動，和大規模的民主化鬪爭，從這一連串的學運事件中，不難看出其脈絡。

(3) 第三期

一九七九年以後，八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和第一期、第二期學生運動，包含著一貫相承的共

同點。而隨著環繞韓半島的國際情勢變化，也對大韓民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九八四年間，美、蘇核子武器對決的危險尚存，而在美、日、韓三角同盟，和蘇、中共、北韓三角關係的尖銳對立之中，美國與中共、中共與蘇聯、美國和日本、日本和中共，都爲了自自己的利益，恣意地爭奪分配世界戰略地位重要的東北亞勢力，而罔顧韓半島國家的主權。由於南韓和北韓的國際社會的政治命運相同，爲了拒絕在美、蘇、日、中共的無形枷鎖下生存，更爲了不在列強的戰略利益中被犧牲，韓半島的人民一定要認清確定自己該走的路才是。

而這時期韓半島的命運是：

「接受外勢援助——有益；

撤除外勢援助——有益。」

面對這兩種極端的理論，此期的學生運動，正朝著如何脫離左傾化或者右傾化的規模，以冷靜的態度，繼續爲反外勢民族統一運動而戰。有些人對於舊制度下的左傾化學生運動，仍抱持著一味排斥與低估的態度，這對於此時的學生運動，是沒有任何助益的，這是因爲對一九八〇年以後的世界情勢變化認識不清而導致的結果。因此，這時期的學生運動，昇華爲反外勢民族統一運動，以冷靜、謹慎的態度，去克服由於第二次大戰後冷戰體制所導致的分斷狀況。

一九八〇年代在意識型態上，是解決民族生存權並加以維護的時期。戰後韓國近代史的特徵之一，與其說是民族的同質化，不如說是重在意識型態的強調，在這樣的情況下，始終無法恢復歷史自覺意識，因此解放後四十年間，首在恢復民族同質化，以達到喚醒民族自覺。歷史不是一

定和時代支配者的統治意志一致發展的，任誰也無法阻止歷史發展的方向和變化，而這只有當時的政治權力擔當者，才能清楚的知道。

以上就是韓國學生運動大致的分期。在其發展的洪流中，潛伏著密不可分相連性，總有一定的共同點。韓國學生運動歷經了歷史上的動盪期，對於突破舊時代的桎梏，而邁入另一個進步的新紀元，確實有著不容忽視的貢獻，因為學生運動正是從建設新社會的使命感出發。所以，韓國學生運動可以說經常站在最前線，來啓示歷史發展的新方向。

韓國學生運動所具備的特質，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一貫的民族獨立和殖民地民族解放為根源，而以此發展出解放後學生運動的根幹。一九二〇年開始，已經有很多人在學校組織讀書會，閱讀社會科學書籍，展開主義思想運動等多樣的反日帝民族解放運動，和今日的民族解放運動相較，對於使大韓民族擁有光明的未來這點，是同樣令人欽佩的。一九三〇年代以後，日本帝國的鎮壓變本加厲，仍阻止不了更多青年轉入地下組織，致力於秘密結社的活動。一九四〇年以後，因為日帝的「學兵」、「集徵」，及「強制徵用」之故，使得學生運動幾乎全部走向地下。解放以後的學生運動的潮流，就是以曾經加入學兵後又歸來，以及走向地下參加活動而被捕的學生為主而展開來的。

第一期學生運動初期，激烈的左、右兩派對立，不是在追求左右兩派某一方的勝利，而在於真正解決民族問題，成立統一的民族政府，建設民主主義國家，而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的一貫理念，也是為了解決民族和民主主義的問題。

以上所言，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史的時期劃分，只不過是個大概，目的在幫助讀者了解學生運動，尤其是第三期，其意義尤甚。

圖版

左：韓國學生運動起自十九世紀，圖中即為日帝初期在漢城著名的示威街——鍾路上進行萬歲示威的女學生。





右：大戰後，美、俄以佔領軍的姿態分斷朝鮮半島完全不顧大韓人民的期望。圖為美軍以佔領軍姿態進佔漢城。（詳見本書第一部第二章及第二部第二章的第一節）

左：樹立在全南女高校內的「光州學生獨立運動女學徒紀念碑」，紀念日帝時代的學生獨立運動，位於全羅南道的光州為韓國民主及獨立運動的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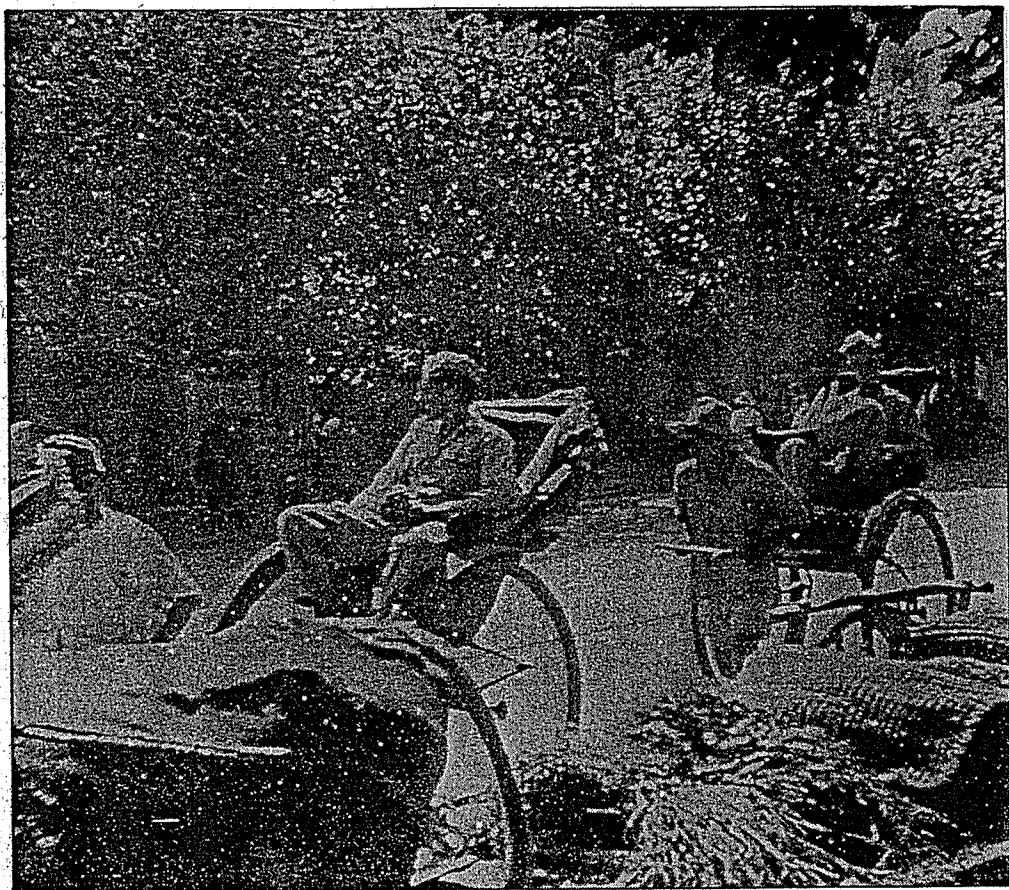




右：被日帝軟硬兼施徵召入伍的學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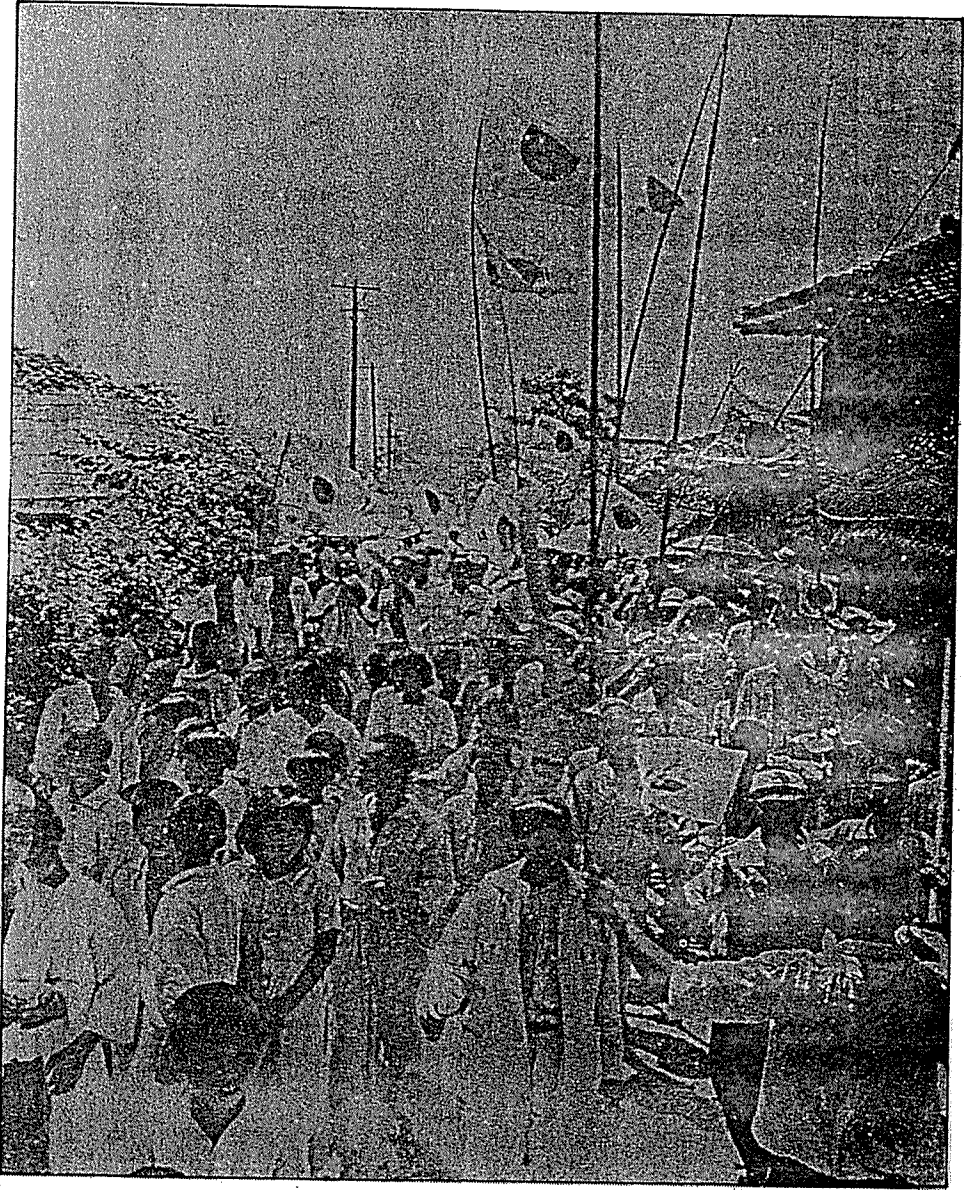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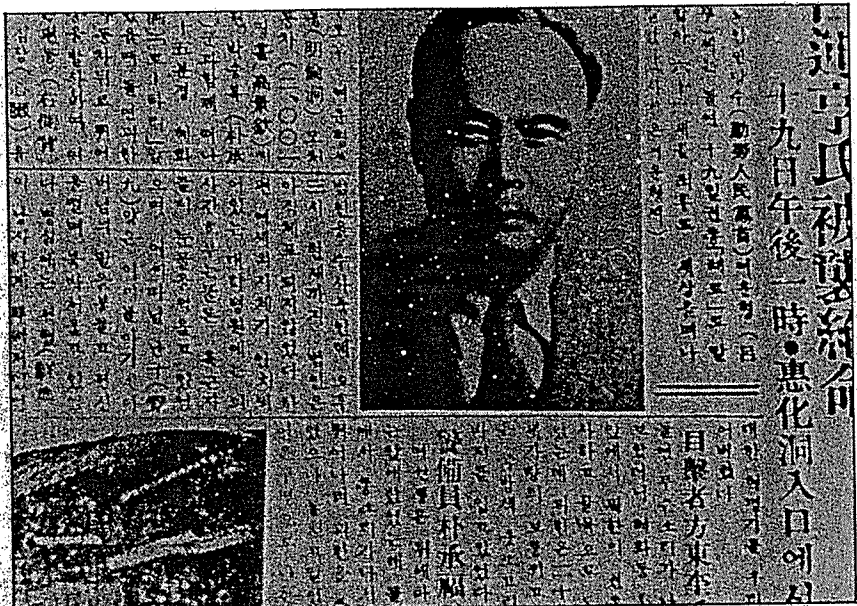
左：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爲日帝強制徵召入伍的學兵，表情憂傷的探身車外，戰後悻歸的學兵對於未來韓國學生運動及政治形式有極深遠的影響。（詳見本書第一部第三章）



右：美軍在漢城街頭蹣跚大腿坐人力車的景象。

左：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韓人稱「八、一五解放」），韓國解除了日帝三十六年的殖民統治，圖為全羅南道鄉村中的興奮村民，以竹竿插起太極旗的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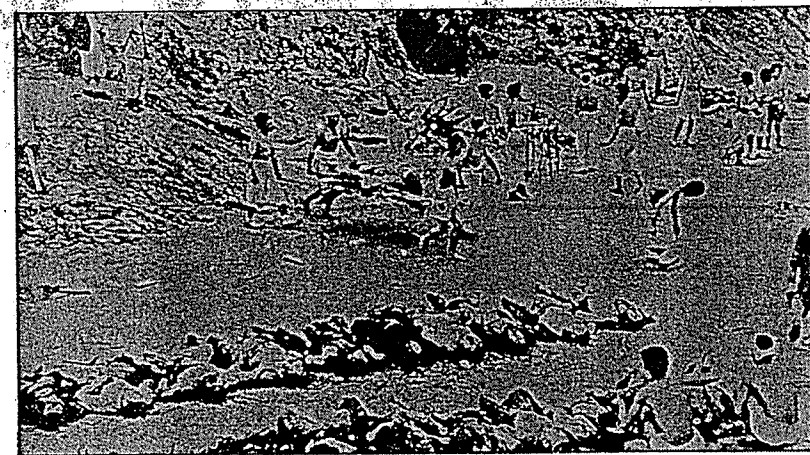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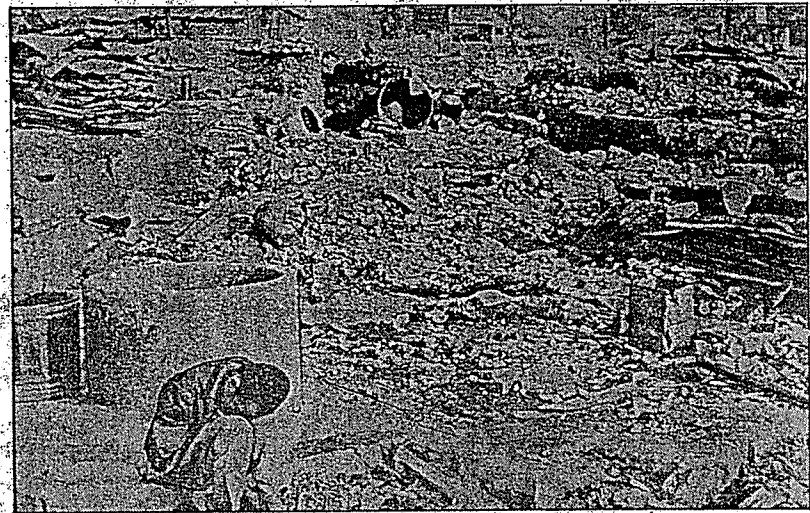


上：曾任「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委員長呂運亨，會組學徒隊，對「八、一五」解放初期無政府的狀態下的秩序維持，貢獻很大，其組織十分類似於台灣剛脫離日帝統治時的自治組織。圖為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呂運亨時任「勤民黨」黨首，遇刺身亡，說明美軍託管後混亂的政治狀況。

下：因「八、一五解放」，獄門大開，抗日志士遭釋放時的歡迎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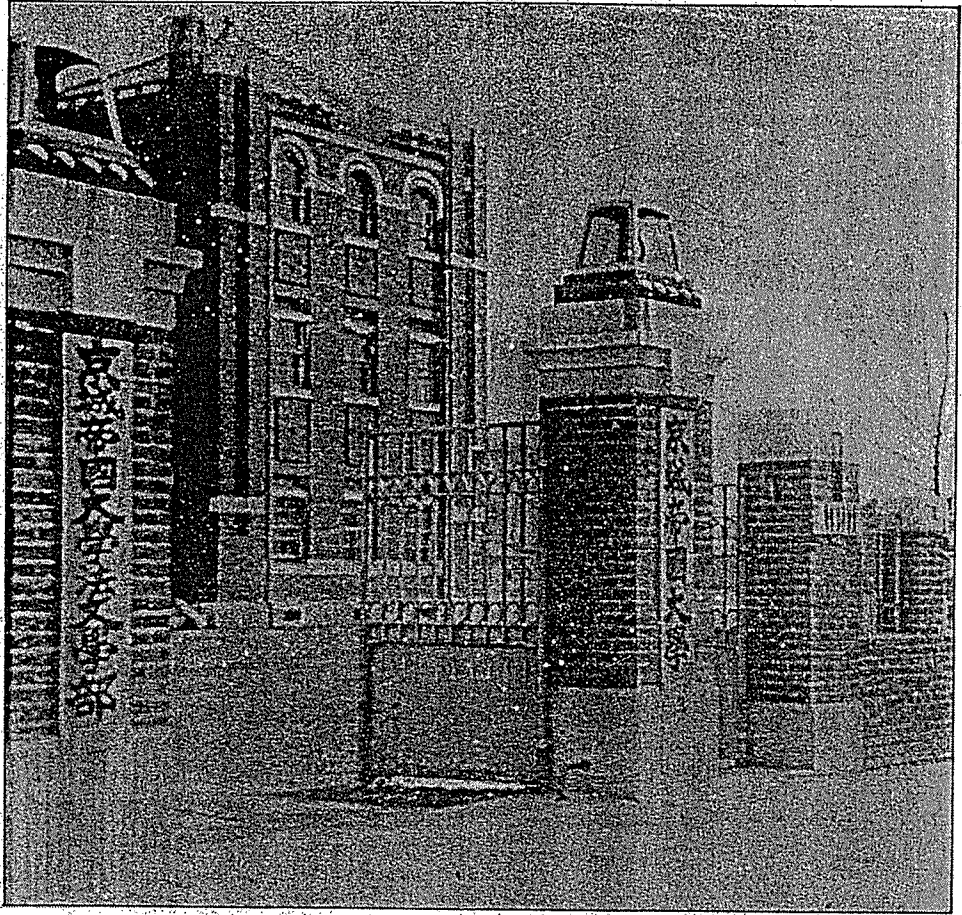
左：韓國版畫「美鷹韓虎梨花圖」：表達韓人受壓迫的感受。反外國勢力一直是韓國學生運動的指導理念。



上、中、下：分斷的悲劇——韓戰（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三年）的慘狀，美國及中、俄以韓半島爲阿修羅道場。韓戰同時也給李承晚以「中央學徒護國團」的組織來控制學生，造成一九五〇年代學生運動的黑暗期。（詳見本書第一部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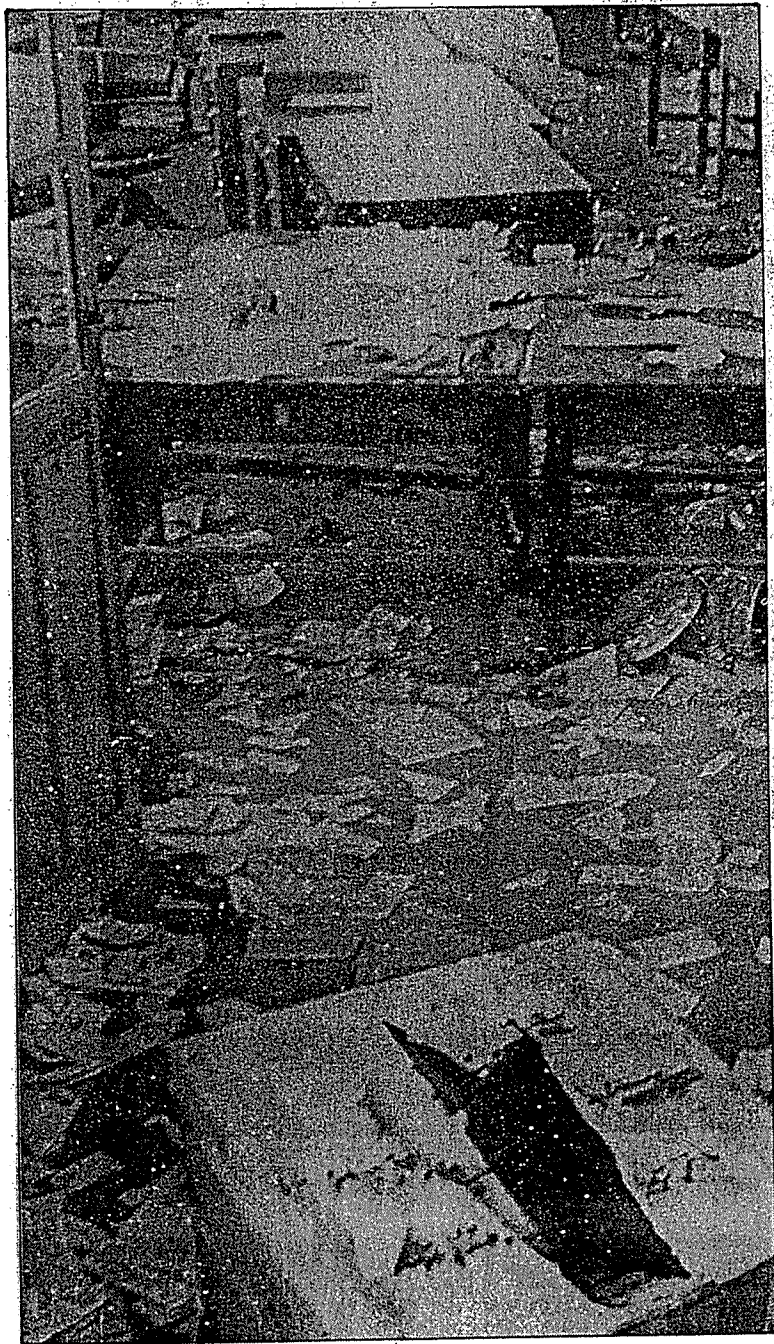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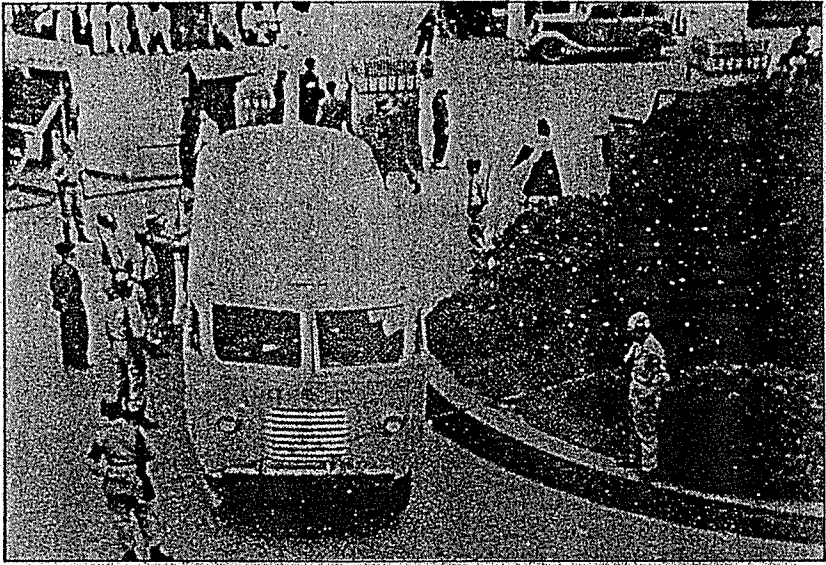
左：韓戰結束後，韓國以北緯三十八度線被美國及中、俄腰斬為兩半。圖為三十八線分界牌，站立著為美軍。



右：於美軍託管期間，領導反對「國大案」罷課運動的漢城大學。此次罷課終使美軍屈服。漢城大學的地位相當於台灣的台灣大學。

左：選舉舞弊的後果：李承晚爲了贏得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五日的大統領選舉，不惜破壞選舉的公正性。圖爲選舉民衆搗毀票箱的情形。（詳見本書第二部第二章）





上：獨裁者的罪惡——李承晚爲了壓制在野黨國會議員的反對，以「政府革新委員會事件」爲名，

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一面逮捕國會議員，一面將四十餘名國會議員強制以通勤巴士載至憲兵隊施予恐嚇，使得李承晚得以當選大統領。（詳見本書第二部第二章）

下：獨裁者的法寶——由於李承晚獨裁統治喪失民心，爲了限制人民的批評，以便爲一九六〇年代的大選鋪路，所以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四日動員警察部隊強迫國會通過「國家保安法」。（詳見本書第二部第二章）



上：四月革命的序幕：大邱市內三所高中學生抗議「三、一五」選前活動的不公，於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揭開四月革命——抗爭五十八日的序幕。
下：四月革命的展開（一）：「三、一五」不正選舉揭露，群情譁然，學生即刻有了反應。圖為三月十六日釜山女高學生奔向街頭的示威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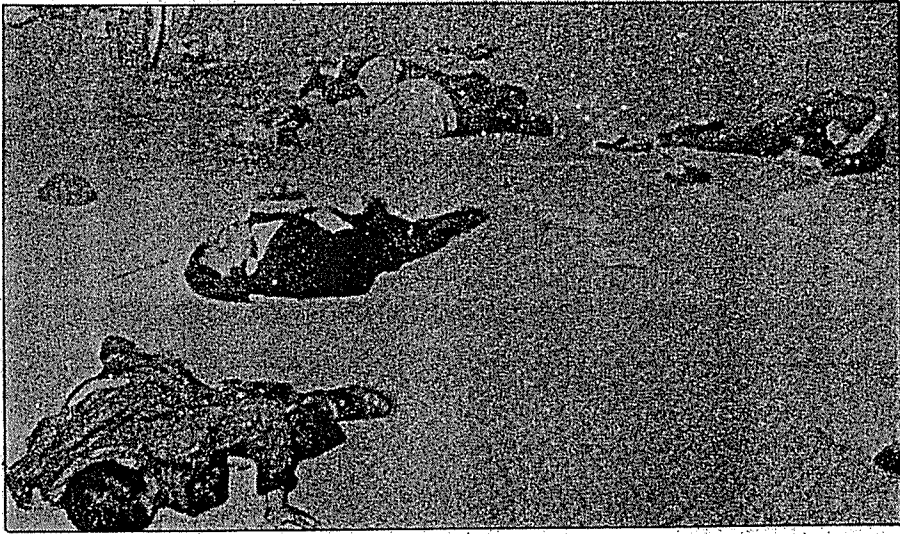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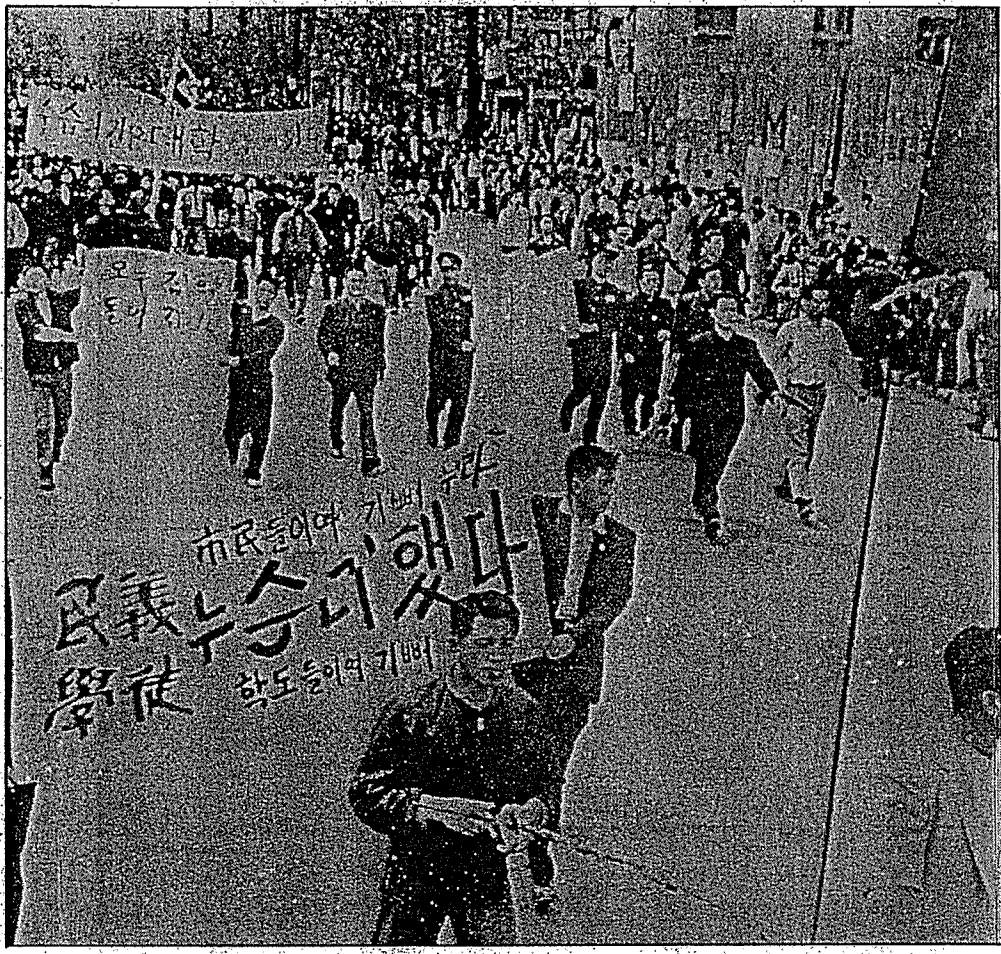
上：四月革命的展開(二)：馬山市於四月十一日釣起一具屍體，死者為「三、一五」選舉當日馬山義舉所犧牲的學生金洙烈，頭部為催淚彈穿破而死，此事件激起馬山第二次義舉。

下：四月革命的展開(三)：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八日，清州各高中聯合示威的情形。

上：四月革命的展開(四)：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八日，位在漢城的高麗大學學生三千餘名抗議選舉不公及警察濫殺人民而與警察部隊對峙於世宗路。圖為對峙中的警察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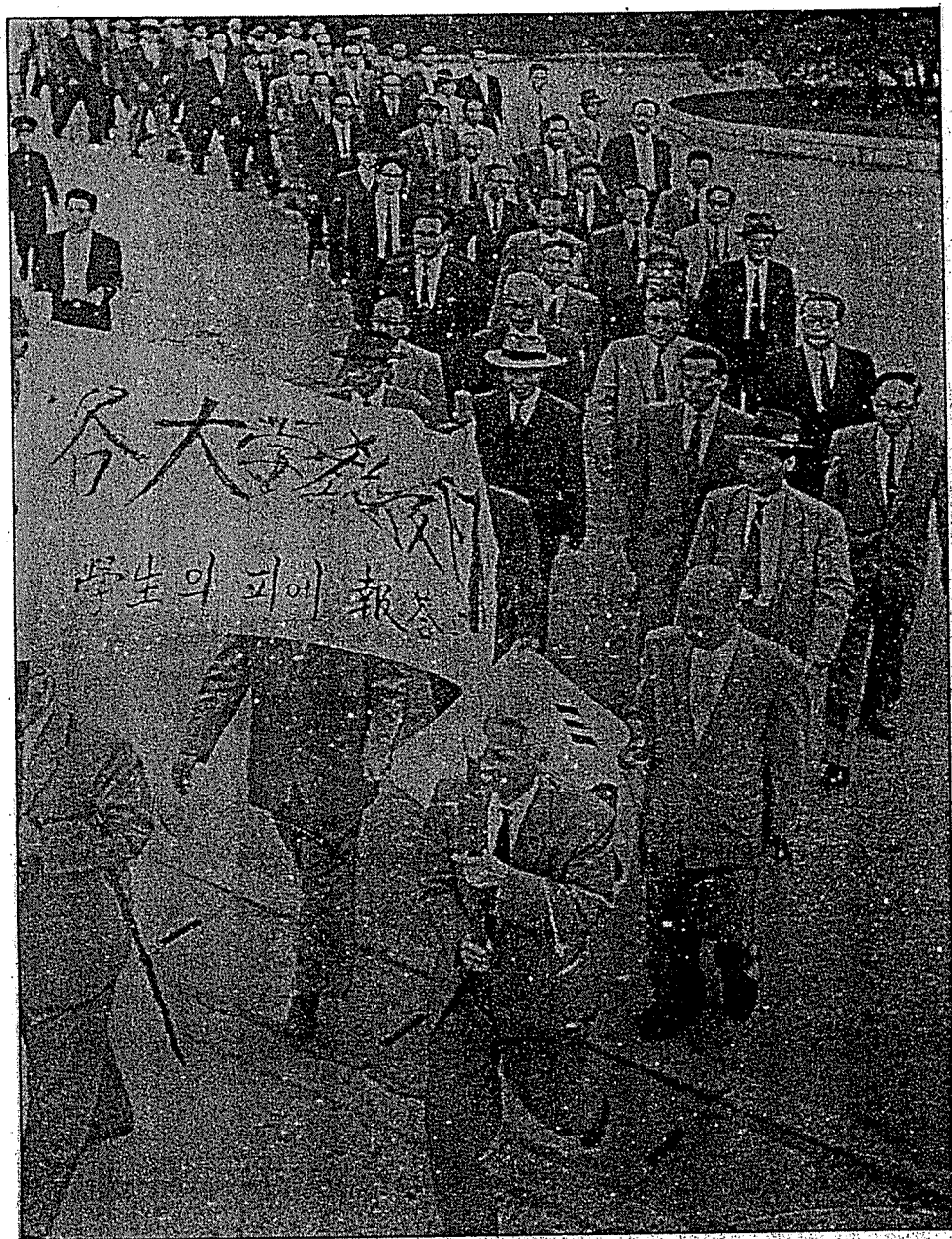
下：四月革命的展開(五)：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八日高麗大學學生因示威而慘遭修理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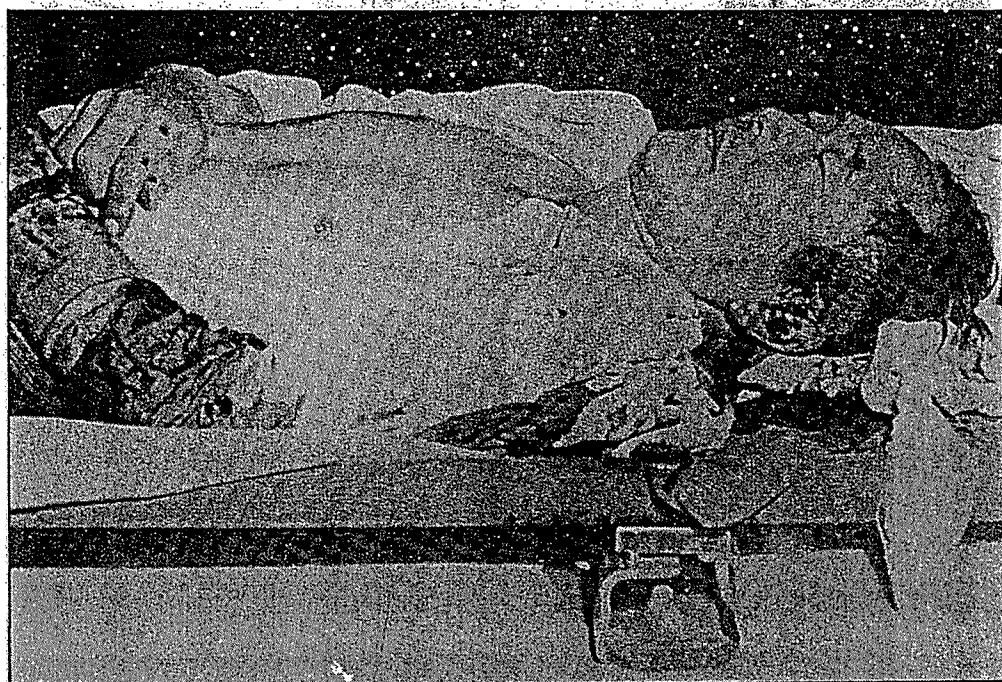
右：四月革命的再持續：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依然在街頭挺進的學生。

左：四月革命的再持續：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五日漢城各大學教授三百餘名手持「報答學生的血」的標語，走上街頭要求李承晚下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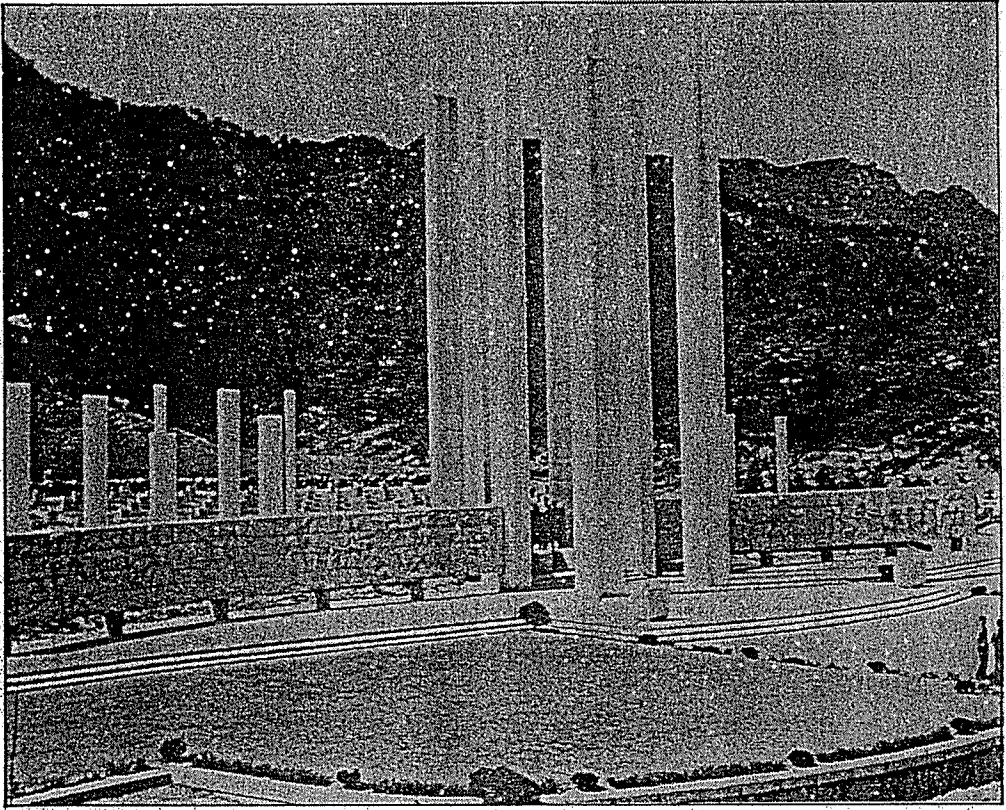




右：四月革命的勝利日：民衆學生與中立的戒嚴軍歡呼李承晚的下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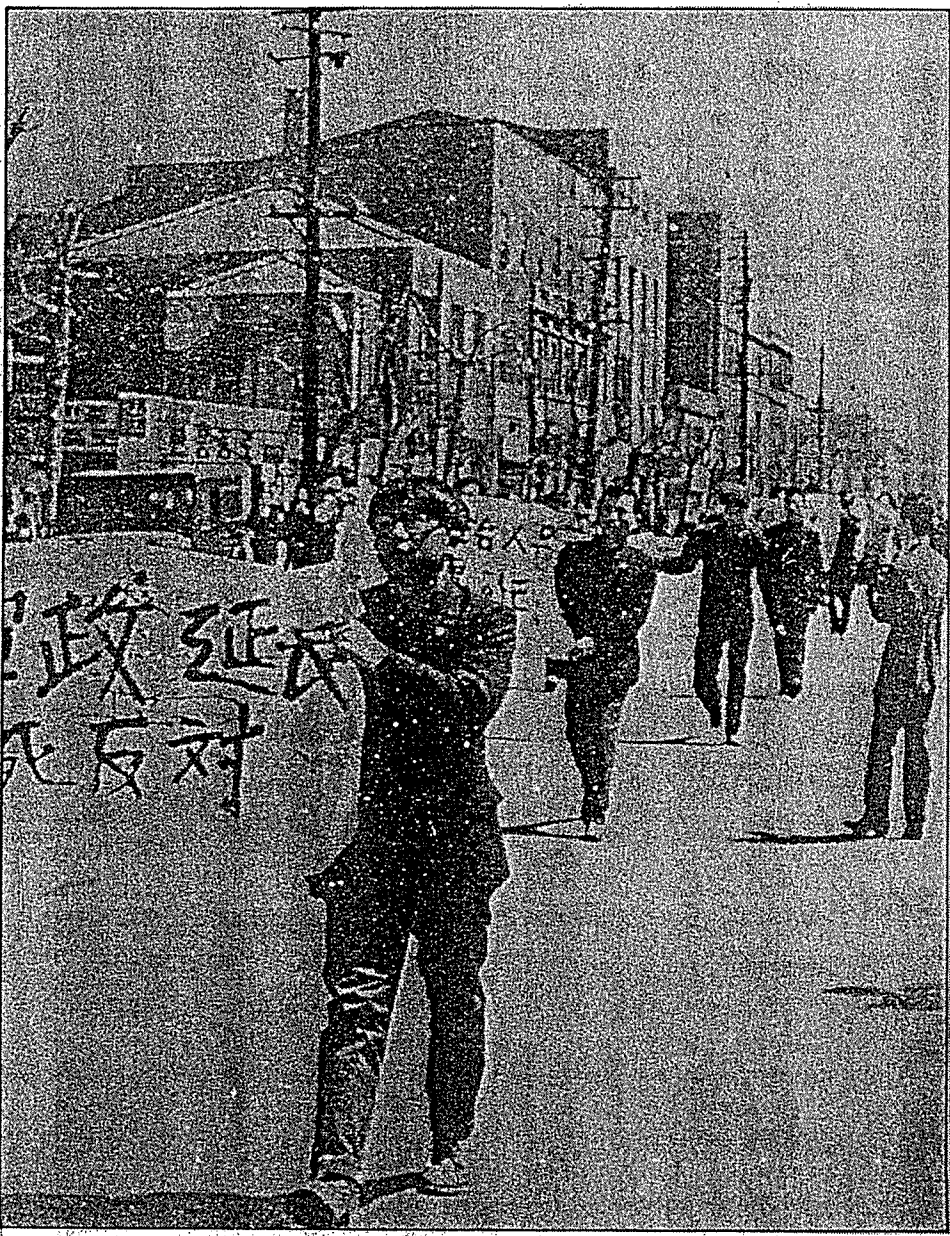
上、下：獨裁者的下場：李承晚亡命夏威夷，他的副手李起鵬自殺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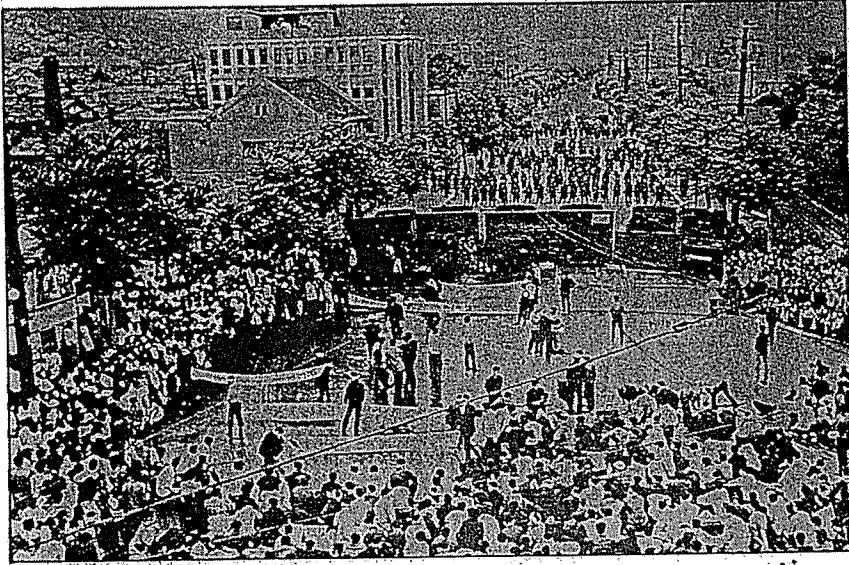
右：紀念「四、一九」民主烈士的雄偉墓地。

上：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以陸軍士校第八期為中心的青年將士團，在朴正熙領導下發動政變，開始軍事獨裁統治，四月革命的民主成果因此斷送。圖為政變當日的朴正熙。
下：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一日，由漢城大學統一聯盟發起「民族統一運動」，這運動為韓國分斷的歷史寫下新的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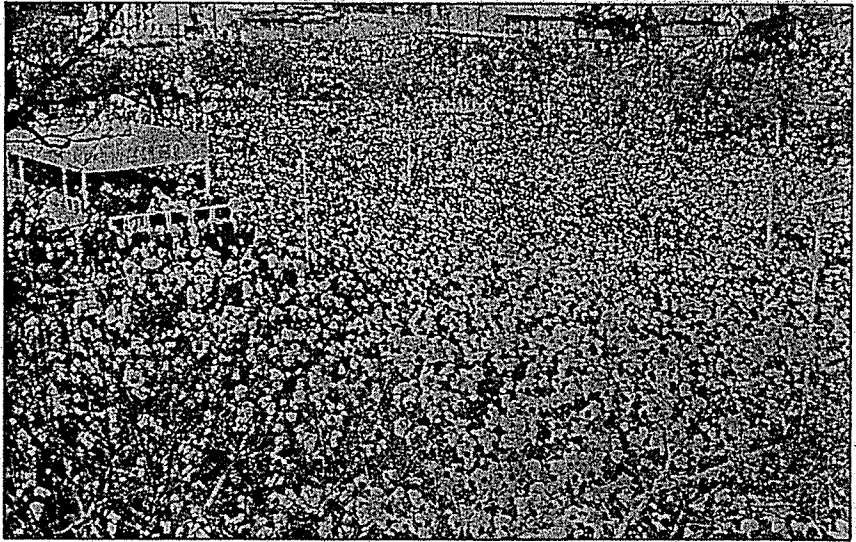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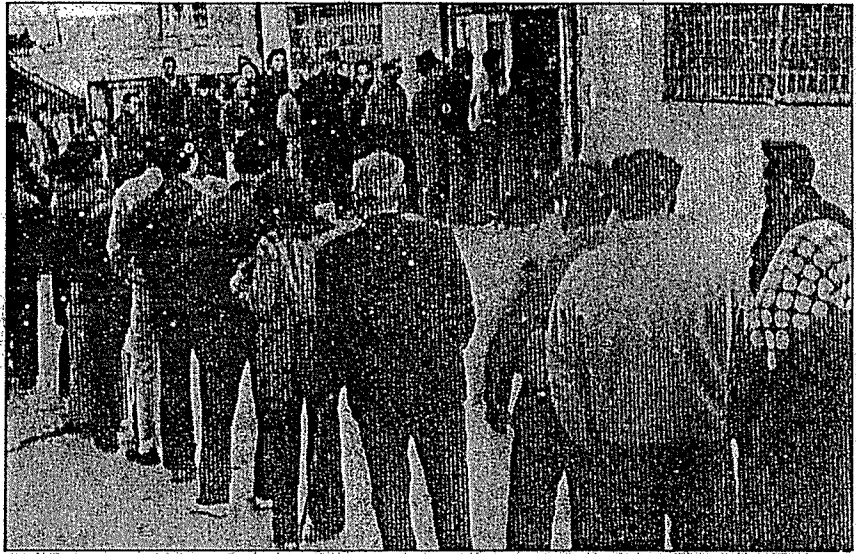


右：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慶尙北道的慶北大學發生反對軍政延長示威，正式劃開了朴正熙與學生的共存關係。



上：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兩萬餘名學生在漢城舉行決死反對韓、日會談的示威活動。（詳見本書第二部，第四章）

下：圖爲一九六九年學生肩並肩上街反對朴正熙的「三選修憲」。朴正熙企圖以此修憲來達到連三任大統領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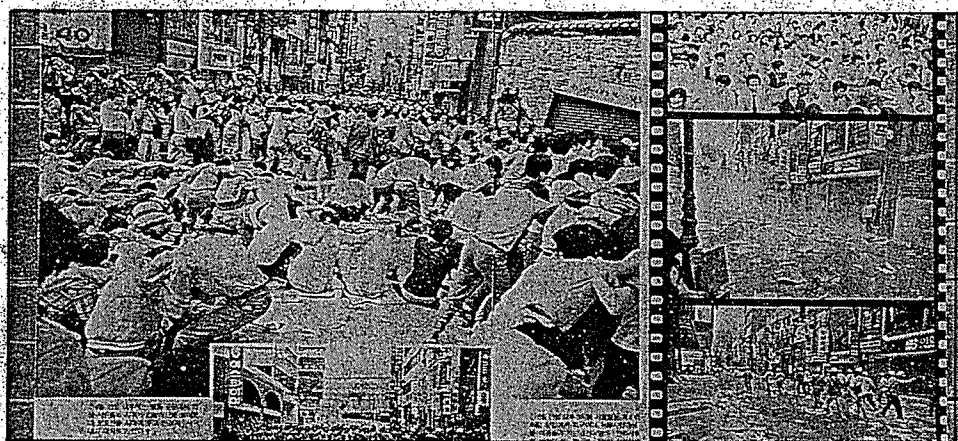


上：朴政權爲永久集權，而於一九七一年大選後籌備維新體制，圖爲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實施維新憲法國民投票的情形。（詳見本書第三部第二章）

下：一九七一年大總統選舉，在野黨候選人金大中揭露朴正熙終身總統的企圖。圖爲金大中競選時的場面。



左：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發生金大中綁架事件，影響未來韓局甚大。



上、中、下：不死的韓國學生依然在一九八〇年代的街頭奮鬥！



민족통일노

민족통일노

민족통일노

민족통일노

韓國學生運動史

065◎韓國學生運動史

第一部 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

067◎第一部 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

第一章 時代背景

(一) 日帝末期學生運動概觀

一九三〇年代，日本帝國已顯露出敗亡的跡象。而在日本帝國滅亡的前夕，也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在韓半島土地上，殘暴泛濫極甚的時期。

日本帝國在統治朝鮮半島期間，從未停止對大韓民族的侵略；在政治上，扼殺韓人的權利地位；在經濟上，掠奪全部的農產品；在軍事上，爲了自身的戰力，不惜耗盡韓國所有的人力資源、工業資源和農業資源。然而，日本的統治愈殘酷，大韓民族反抗的氣燄愈高漲。並且爲了抵抗日本彈壓，也組織了許多地下團體。

若想在生與死的對決中戰勝，絕不能使實際的行動顯露在外。一九三〇年代及其後的學生運動也不例外，由許多分散的小單位組織開始，漸漸地下化，此時，學生們對於民族問題的研究，也開始深化，像以上所述的這種學生運動，從一九三〇年代日帝末期到一九四四爲止，連續不斷地發生。

一九三〇年代盛行的學生運動主要型態，是同盟休學（按：即聯合罷課）的方式，但隨著日帝敗亡的接近，又逐漸改變此種運動型態。各學校的讀書會、社會科學研究會等組織，為了解放被壓迫的大韓民族，而採取宣傳、煽動、恐嚇、破壞、襲擊和暗殺等手段，並在這多樣的行動過程中求取經驗。一九三〇年，抗拒日帝的聯合罷課事件有一百零七件，秘密結社有四件。一九三一年以後的學生運動概況如下表所示。統計結果，與這種運動型態相關而受其連累的死傷人數，有一千零三十三個人。一九三二年「成均館大學反帝同盟」所組成的校內地下組織，到處散發反戰檄文，使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更加強化。

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之學生運動概觀

西元	同盟休學	秘密結社
一九三一年	一〇二件	六件
一九三二年	三二件	二二件（死傷事件）
一九三三年	三八件	二四件（死傷事件）
一九三四年	三九件	八件（死傷事件）
一九三五年	三六件	五件（死傷事件）

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新刊會解散後，學生運動自然而然地轉變成思想運動上的鬥爭，另外也開始漸漸放棄聯合罷課的方式。少數學生以自己的學校為中心，組織秘密團體，以這種反帝秘密結社的方式，加強思想訓練。

日本帝國掀起的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導致大韓民族陷入悲慘的局面，殖民地的人民被送到礦山、工廠強制勞動，日帝用此方式，更深一層強化軍國主義統治。在這樣的狀況下，民族解放運動由於不能得到群眾支持，不得不轉入地下，改變運動型態，或是離開祖國流亡在外。學生的處境也不例外。日帝於一九三八年三月，頒佈「朝鮮教育令」，一面加速皇民化教育，一面以「國體明證」、「內綫一體」、「苦忍訓練」三大教育指標為最高原則，又強迫學生穿著制服，實行愚蠢可笑的笑迫手段。

即使日帝壓迫至緊，一九三九年仍發生大邱師範學校的茶革黨事件。一九四〇年，釜山舉行慶尙南道運動大會的那日，由於日本籍裁判乃壹不公平的判決，參加大會的朝鮮學生便高喊反日口號，而造成了「乃壹事件」。一九四一年，同樣也是大邱師範學生組織的地下出版社，編印《學生》、《螢火》等地下刊物，造成三百多名學生被捕。一九四二年，東萊中學高中學生成立的「朝鮮青年獨立團」，成功地爆破日軍彈藥庫，印行的反帝刊物，也到處流傳。一九四三年光州中學生爲了反帝反戰而造成同盟休學事件。這些幾乎威脅著每一個日本人的暗殺事件、襲擊日宅、破壞日人機關、謀殺日本高官、組織特攻隊、舉行反帝反戰演說會等等事件，使許多學生受到牽累。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本帝國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強迫韓國青年從軍，充當軍伕。同年

七月，根據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公布之「國家總動員令」，頒佈「學生戰時動員體制」，從一九四四年開始，訓練韓國青年學生，來充當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槍砲。可是，一九三〇年代，因為無法得到群眾支持，大部份學生運動轉入地下，因此不能出現大規模的「反徵召」、「反戰爭」的運動，結果學生只好獨自奮戰。抗拒徵召的學生運動興起之後，有人停止學校的課業，逃往山區；有人被拉去充軍，却逕自逃出戰場，參加獨立軍。反對強制徵召學兵的抗議行動，尚有一九四五年一月的「平壤社團叛亂事件」及「大邱社團學生叛亂事件」。

一言以蔽之，日帝末期的學生運動，其本質是反帝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而且此期運動，自然而然的蘊涵著思想訓練的過程。日帝下的學生運動，慢慢地轉變成思想運動。一九三六年一月卅一日，日本帝國在朝鮮半島的各道警察府，配置了學生取締站的專門官，強行彈壓、逮捕及拘禁參加反日活動的學生，被逮捕的學生人數，遠超過沒有出事的學生。

日帝時代由於學生抗拒充軍、參加地下秘密組織，以致受牢獄之苦而造成許多的死傷事件。這些殖民地統治下的反帝運動和解放民族的奮鬥，使解放後的學生有了依據和經驗，同時也具備了武裝理論，因此使後繼的學生更具有活力與勇氣。解放後的學生運動或青年運動，不是用激烈、暴亂的理念在解放後的混亂中嘶喊，而是承續了日帝末期學生運動的至難實踐過程的經驗和力量，把握住了這一脈相傳的學運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前時期的秘密結社概觀如下：

一九四一年：

△大邱師範學校茶革黨事件

△慶尙南道咸興市各學校的鐵血團及東廣社

△光州西中學校的務策會

△小化功野學院的 BKC 團

△陽亭中學校的高成同志會

△圓山商業學校的京會（高來會）

△中央中學校五人讀書會

△京城藥專的蹴球部

△露西亞學校特別基督會

一九四二年：

△木浦商業學校的讀書會

△新義州商業學校的三友俱樂部（按：俱樂部，指具有政治色彩的社團。）

一九四三年：

△城津商業補習學校的秘密結社

△慶北中學校的勤牧黨

一九四四年：

△大邱商業學校的太極黨

△慶北中學校的鶴白團

△東萊中學校的朝鮮獨立黨

△釜山第二商業的武功團

一九四五年：

△京畿中學校的高麗會、槐會

△安東農林學校朝鮮獨立恢復研究團

△春川師範學校的百義同盟

除此之外，尙有不爲人所知的秘密運動。不可否認的，這些日帝統治時期的學生運動，對於解放後學運的影響，永遠重要。

(二) 解放後的時代狀況

(1) 政治背景：對於美軍政的了解

要了解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首先應該從親日階層和美軍政之間的相互關係這方面著手。

在政治方面，美軍政（按：指美軍駐韓的託管時期：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是韓國社會權力構造的基盤。在經濟方面，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來塑造韓國的經濟體制。這樣的作法，在文化方面的影響，就是所謂的「洋基文化」。它使得韓國傳統文化的構造發生變質，終於造成韓國社會無形地收納了「洋基文化」，而開始發生文化構造的茫然及難以適從。

這些非常令人擔憂的診斷，是我們對於美軍的初步了解。

在政治上，美軍政使親日階層又再度登場；在經濟上，美國以其剩餘農產品及消費物資，來援助韓國，使其民族經濟復活，而在文化上，以建設美國殖民地文化為準。

陳德圭根據以上的見解，總結評判如下：

韓國人民對於美軍政的評價，是反美，而如果不反美，就是親美。這種粗陋的二分法，在李承晚獨裁體制的強烈支配下，尤其明顯。但是如果深入考慮美國和韓國社會的關聯性，其結論並不一定是反美的。所謂美軍政，可以說是三十多年前，美國對韓外交政策的一個特質，因此也不能完全排斥美國全盤的政策，不僅如此，所謂反美，更不能說就是反對美國這個國家。如果爲了韓國的發展，爲了韓國的現代化與未來，必要的時候，我們應該站在客觀的立場來認識，而不要只顧及韓國一時或表面的利益。親美也好，反美也好，總之，應該認清事實來選擇較適合實際狀況的立場。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美、蘇分割佔領政策而造成了韓半島上混亂的局勢，所以，韓國人民更應該以一個學者的態度，冷靜地，有主見地對這樣的情形，作更理性的判斷。

從日本冲繩縣移師到韓半島的美軍第二十四軍團所率領的駐韓美軍認為，韓國民族不是解放的民族，而是被佔領的民族。自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駐軍進入漢城領空，到九月九日為止，美軍發表了「美軍登陸時美軍司令官佈告」，這是經過七天的研討與審查而來的結果。

〔美軍登陸時期美軍司令官佈告——I〕

——對南韓民衆的呼籲 1945·9·2——

我美方今日在東京，接受日軍投降簽約儀式，因此美軍以聯合國軍代表的身份登陸韓國本土……美軍進駐朝鮮半島，卻自認是代表聯合國軍登陸，這明白指出了一個事實，即接受日本投降的是美國，而非大韓民國，這根本就是「帝國」軍隊接收佔領地的佈告一樣。

目的在扶助貴國維持國民秩序，使貴國的民主主義制度步上軌道……

美方表示，進駐韓國是爲了幫助韓國維持國民的新秩序，使韓國民主主義制度步上正軌。但其中的含義很明顯，促使韓國民主主義制度步上軌道的主體是美軍，「維持國民秩序」，控制韓國國民的主體，也是美軍。解放後的韓國，一時尚無法不依賴外國的勢力建立民主制度，並靠自己力量維持國民的秩序。第一號佈告的內容，從一開始就顯示出美國對解放後的韓國的認知和關心程度，和韓國人民所期待的，截然不同。

美軍以解放軍的姿態出現，並沒有安慰或勉勵從被壓抑和榨取中逃脫出來的韓人，而是從解放後初期，就希望韓國人民，以被佔領民族的身份跟隨著美國的政策來行事。

希望各位能夠謹慎地去實踐，平時要各自專注地從事生產事業，無論再怎麼失去理性，也要

避免侮犯日本人及駐守美軍，或有破壞其財產和服務機關這種輕舉妄動的行爲，若不幸地有違反的情形，將會遭受處分……

美軍以解放韓國的恩人自居，他們自己所嚴格執行的規定項目，說穿了不過是對韓國人民做各種不同的要求；如果韓人民不照那樣做，那麼所謂處罰，也就變成了對韓人單方面的威脅，和從前日帝下所過的日子，也沒什麼差別。在日本帝國統治的四十年間，韓國人已不斷地接受日人的處罰，而如今又要從「解放恩人」的手中領取懲罰，在韓國人看來，那些佈告內容，只不過是替日本人和駐韓美軍的行爲，找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所以美軍登陸之後，將「治安權」由建國籌備委員會手中交給日本人，造成九月九日日警持槍射殺兩名延專（即延世大學前身）學生的慘案，而引起學生起來嚴厲抗議。這表示美軍當初根本不是想保護剛解放的韓國，而是在保護敗亡的日本。這種「保日抑韓」的態度，也正是韓國國內爲數不少的親日賣國份子抬頭的原因。美軍登陸之後，立刻就對大韓國國下命令，而且軟性地脅迫其順從他們的命令。

〔美軍登陸時期朝鮮美軍司令官佈告——II〕

——對南韓國民的呼籲 1945·9·9——

……馬上實行韓國的重新建設及有秩序的政治……

大韓國的重新建設及有秩序的政治，不是由韓國本身自行擔當，而是由美軍來負責的。美軍不是爲了韓國的國家重建和政治秩序才登陸給予援助，而是爲了充分表現它對韓國政治所具有的主宰地位，並且是爲了成爲韓國民族的統治者而登陸的。

〔美軍太平洋陸軍司令部：麥克阿瑟司令部，佈告第一號〕

對朝鮮人民的呼籲 1945·9·9

本官指揮下的勝利軍隊，今天起要進佔北緯三十八度以南的朝鮮領土……

請注意！美軍使用了「進佔」兩個字，而不是「解放」這個詞。也就是說，從一開始美軍對於北緯三十八度以南朝鮮半島的統治就不存絲毫友邦的情誼，而一廂情願地施行權威式的軍政。

第三條：住民在託管及託管的權限下，對於所發表的命令，要絕對的服從，若敢對佔領軍有反抗的行爲，或是擾亂公共安寧，絕對不予饒恕，並處以重刑……

這則條文，和日帝統治四十年間所頒布的「朝鮮總督府佈告文」實無差別，字裡行間充滿恐嚇、脅迫。如果用「絕對服從」、「絕對不予饒恕並處以重刑」等字眼，可以治癒日帝下四十年所受的傷，那麼韓國人民寧可重新成爲殖民地的百姓。當初爲了脫離日帝統治，我們不惜一切發動民族解放運動及國家獨立運動，這些反帝奮鬥的結果，沒有給韓國帶來一線生機，却又再次陷入了新佔領者的鐵蹄，過著忍辱卑屈的日子。認清了這個事實的韓國學生，你說，他們會怎麼想呢？

解放後的學生運動常帶有激烈的現象，那是因爲美國仗勢著自己的國力，對韓國人民說出那樣的話，做出那樣的事。韓人逃出生境，正要盡情地歌頌自由，卻又再度被人逼迫，過著從前「好聽話」的日子。遵行權威軍政的佔領政策，任憑誰都會怒髮衝冠的。

一九四五年學生運動的理念，之所以會導向反外勢建立統一政府，是因爲韓人認爲，建立統一政府是絕對可以立即步入民族解放基礎的道路。

第五條：在軍政期間，所有的活動、行事，都使用英語為公用語言。

從這個時候開始，英語說得好的人，取代了日語說得好的人。英語說得流暢的人在當時社會中出盡了風頭。面貌生得好、英語說得棒，再加以打扮修飾一番，全都成了搶手貨，但是想到國外留學，即使在鄉下賣了土地到漢城唸完了專科學校，如果不是主要親日階層，根本是不可能的。軍政時期的英語公用化政策，使得韓人在其政權下，只要學好英語，就很容易和政權階層結合，走上仕途。

在北韓方面，進駐北韓的蘇聯司令官契斯柴可夫將軍，曾發表如下的佈告文：

——給朝鮮的人民——

朝鮮的人民們！蘇聯紅軍以及同盟國軍隊，把侵略者日本帝國，從朝鮮半島驅逐出去，朝鮮變成自由的國家了……

朝鮮的人們！幸福掌握在你們的手裡，你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自由與獨立。現在，重新復國的事迫在眉睫，所以拜託各位……

朝鮮的人們！你們一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創造自己的幸福……

我們對於朝鮮人民偉大的民族性之一——努力，感到非常的欽佩。真正的復國事業，應該再三顧及朝鮮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所有的同胞，都成為朝鮮的愛國者，同時，也是充實的朝鮮人！被解放的朝鮮人民萬歲！！

（摘自《分裂前後的現代史》P. 429）

南方是美軍的威脅，北方是蘇聯的誘騙，所以，解放後不到一個月，國土就被美國與蘇聯分成兩半。

美軍政已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發表聲明，公開否認持續了三十多年的臨時政府，也不承認在軍政威權控制下的韓國國內所有「人爲的建設」。美國這樣的舉動，或許只是在聲張美軍在南韓的政治勢力，如果有誰想獲得政治的權位，非得與美軍政握手相交不可。而此時，攀上美軍政，並持有強力行使發言權的正是韓國民主黨。

美軍政認爲，韓國民族是「有強烈自卑感的民族」（9月9日佈告文），並開始陸續任用全然反對解放後韓國議事化的親日份子及反民族之奴隸人士。一九四七年七月，美軍政下的立法機關——朝鮮過渡立法議會，通過制定「對民族反對者、附日合作者、奸商特別法」一法，美軍政表不同意，並斷然否決。解放後不但不能肅清日帝殘渣，反而使民族的親日勢力，依恃著美軍政勢力，開始跋扈囂張。就結果而言，美軍政是蹂躪韓國國家民族主義、撒播可怕毒素的元兇。

解放當年，韓國全國企業共有百分之八十是日本所有，但這些都是日帝時代掠奪韓國的金錢財產，理當歸還原主或是歸還韓國，藉以提昇全國國民的生活水準。可是，美軍政把這些財產配屬爲美軍政廳所有，並把部份企業出售給某些特定的人物，例如親日買辦企業的人，還有韓民黨和李承晚這一派的人，也因此種下了韓國政府不正腐敗的近因。另外，美軍政從一九四五年起到一九四八年爲止，共援助了韓國四億三千萬美元，大部分是食品、衣物、醫藥品、餅乾類的救濟物資，卻也因此導致韓國商業、食品工業、紡織工業、農村經濟等產業瀕臨破產。美軍政三年期

間，韓國的紡織工業比一九四〇年度大幅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食品工業也減少了百分之九·七。○（宋建編《解放民族史的認識》）。美軍政統治的三年間，留下了通貨膨脹、人民生活破產、不正腐敗的風氣到處蔓延、政治弊端叢生、財政龐大的赤字，社會高度的混亂不安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美軍政無法承擔剛獨立的南韓政府的責任，卻仍然把日帝的殘渣留在解放後的社會。在這樣的狀況下建立政府，其結果是可想而知了。而一九四八年八月成立的新政府，其不正腐敗的習氣仍舊到處蔓延，也不見新政府有活潑嶄新的風氣，只感覺到一種衰老無力的現象。

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政治特質，陷入了對美軍政反民主、反民族政策的批評泥沼中。和美軍政有相互利害關係的親日份子，和在十一席美軍政行政顧問職位中佔有六席的李承晚派系，以行商身份進入政治領導階層。從一九三〇年代以來，爲了被壓迫民族真正解放而奮鬥的韓國學生，自然而然地向反外勢、建立統一政府的行動邁進。對於給予韓國解放的聯合軍，以及爲了獨立及民族而奮鬥的烈士，學生是絕對不敢低估其貢獻的；但是，他們更經常以自己獻身於民族解放的奮戰中，而感到自豪。

(2) 經濟的背景

由於解放，斷絕了韓國與殖民地體制的關係，而能實際地在美軍政廳的經濟政策下共同發展。溯自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五日公佈的軍政法令第二條，以接管日本人侵韓以來所掠奪之金錢財產，作爲發展韓國經濟的起步。解放，賜給韓國一個形成韓國民族自主經濟的新契機。

但，解放後的韓國經濟，却呈現混亂蕭條的局面。自封建的殖民地時期，唇齒相依且跛行求助的從屬性便開始惡化，買辦官僚的經濟情勢更加擴張。因此，必須先從克服被先進資本主義經濟從屬化這一點，開始著手。解放後政治與經濟的衰弱，從美國人的人道主義援助中萌芽茁壯。但官僚買辦性，也同時在美軍援助物資以及官僚處理財產不正的過程中，日趨嚴重。（田哲環《四月革命，四月革命的社會經濟背景》）。

美軍政當局使用「行政救護援助基金」(GARIOA)購買物資，輸入佔領區，以供給物資的方式，來作為佔領地經濟政策的開端。輸入物資的細則實施，自一九四五年起至一九四八年為止，其間生產設施的援助不到四分之一，消費物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因此，雖然只有解放後短短三年的時間，韓國就成為美國資本主義擴大市場的對象之一。這時候，韓國不但成為美國商品的海外市場，本國的農業以及各中小企業，由於受到衝擊，也開始沒落。

一方面由於美軍政沒有將日本人歸還的所有財產，落實地用在扶植韓國民族經濟上；另一方面，竟把這些財產，分發給和美軍政本身有利害關係的特定階層，去滿足他們個人的慾求。這種罔顧民族利益、濫用權力金錢的結果，造成大韓民國步上對外附屬的經濟狹道，並助長買辦官僚和資本家的囂張。

除此之外，美軍政沿用了日帝時代的農業政策，來作為韓國農業政策的骨幹，即「強行供應制度」以及「農產品低價格政策」。解放後確立民族經濟的重要因素之一——農地改革，由於執行不夠徹底，而不符合農民的要求與期待。美軍政企圖以「歸屬農地」和以大地主為對象的土地改革，

來作爲反攻政策的一環，但因爲國定諮詢機關——立法議員的反對而告失敗。接著，在一九四八年開始計劃以「有償沒收」、「有償分配」的原則，來實施獨斷性的土地改革，仍然遭到韓民黨和主派勢力的反對，強烈地阻礙此項工作的進行，以致無法達成預期的目標，而草草結束。

解放後經過審議，又決定從一九四六年四月起至一九四八年三月止，再進口四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一十五石的雜糧，在極度的困難下，好不容易才達成。爲了消除以上的農業之困境，唯有透過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和肥料的使用，可是僅管農業生產急速地增加，美國仍然把韓國視爲剩餘農產物的處理場，美軍政廳不但不關心韓國農業生產的增加，更使韓國本身「離農」、「廢農」的問題，層出不窮。

這種美軍政下錯誤的農業政策之結果，由以下的資料來看，就十分明顯了，在日帝統治下一九三〇—一九三八年的平均總耕地面積爲三三六萬八千町步（按：一町步，約爲〇·六九公頃），而到了一九四六年卻變爲二六七萬二千町步的耕作面積，減少了大約七十萬町步，也就是說，約有二成的耕作面積變成無用的荒廢地。就單位面積的生產量來看，日帝下每町步單位面積收穫量，從一九四〇—一九四四年，平均爲十三石一斗六升，到了一九四六年，僅爲十石八斗九升，減少了二石三斗七升。在工業方面，就工廠勞動者變動情形來看，在金屬方面，一九四三年工廠數是四百一十六家，勞動者數量是一二五七八名；到了一九四七年，工廠減少爲一百五十四家，勞動者數量減少爲六四六〇名。這種減少的情形，在機械、器具、窯業、紡織、製材等產業生產方面，都發生過，其減少率最高達到百分之五十五·八，最低的減少率亦有百分之四十七·三。如果從主要生

產部門萎縮的現象來看，就紡織業而言，一九三九年之生產額爲一七〇九八五韓圓，到了一九四六年，增爲九六四五四三韓圓，有轉趨活絡現象，但是一九四六年的生產額，如果用一九三九年之平均物價指數的基準來衡量，一九四六年的實際生產額不超過六七八五五韓圓，即可看出金額減少了一〇三一三〇韓圓，降低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三；同樣地，這種負成長現象，也在其他各工業部門出現，其萎縮情形較不嚴重的製材及木製品工業縮減了百分之三十六·一，印刷工業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二·二，而化學工業竟降低了百分之九十二的生產量，機械工業降低了百分之六十五·四，甚至食品工業、紡織工業和窯業等南韓工業的主要產業部門，也大幅度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二·九，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八十二的生產額。美軍政下這樣落後的韓國經濟，也是造成南北韓分斷的原因之一。

由於韓國是美、蘇世界戰略下的一環，這一點妨礙了韓國的經濟獨立。且由於無法解決南北分斷的問題，而衍生許多狀況的韓國民族，如果再不能從經濟奴隸型態中掙脫出，就無法自經濟殖民地的爛泥中解脫。

解放後的學生確實知道，如果沒有經濟的統一及獨立，就不可能使祖國擁有民主的自主統一及真正的獨立。學生乃開始爲反外勢和建立統一獨立政府而奮鬥，各種青年團體紛紛成立，展開了建立政府的運動。

總而言之，韓國的經濟根本沒有從帝國主義勢力中脫出，在勢力分配的過程中，又被配屬成美國經濟領域的一部分。因爲南北韓經濟條件互異，又無法統一，在這種情形下，韓國想突破對

外附屬性的經濟型態，是極爲費力的一件事。一九四五年國土分裂後，經濟的恐慌提醒韓國民族必須更確實的去關心統一政府的新秩序。

(3) 社會的背景

解放後的社會是動亂的社會。

解放前，韓國民族對自己國家光明的前途興奮不已，大多數民衆深信，總有一天，韓國會邁進民主進步國家之林。這是全國國民一致的期盼與心願，卻立刻被持續不斷的失望及怨恨所震怒。

當時引起社會無秩序以及道德混亂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美軍政期間錯誤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華盛頓大學教授克敏斯(Bruce Cummings)在他的著作《AMERICAN POLICY AND KOREAN LIBERATION》一書中，記載著一段文章如下：

佔領初期的幾個月間，貫徹實行美軍政策，而後由於美蘇協商的緣故，使得合作的左右兩派，對美國所有的努力開始產生疑慮。這時期的美國政策，也同時決定實施韓國國土分斷管理方法。由於韓國人民對於土地分配、改善勞動條件、改善產業結構組織以及處罰親日派份子的要求，逐漸高漲，於是美軍乃將權力分配給幾個令人敬畏的保守派份子。除了改善總督體制及警察軍隊的弊端，美軍政又決定支持保守性格強烈的青年黨，而且也稍微使用共產主義理論，希望能改革一切自發性活動，如果有犯錯的話，便加以攻擊並處罰之。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是韓國面臨選擇與決定自己命運的時機。美國透過軍事佔領劃定了北緯三十八度線，一方面統治南韓，一方面支持李承晚包辦南韓的單獨選舉。由此可見，每當面臨一個問題，而放棄了剛開始的努力之時，只好選擇強化美國影響力的方向來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暫且不論美國想重編世界勢力，以反映其自身對外政策方面是否合理，但是美國罔視韓國的獨立及自決權，始終以自己的利益為優先，所以「信託統治」只不過是美國用來掩飾自身行為的美麗修辭。事實上，這正是美國為了擴充其利益的構想之一部分罷了。

因此，韓國人民了解信託統治並不是最好的政策，也發現美國只不過是藉信託統治之名，行弱化他國民族之實的殖民地宗主國。當然也只有和美國有利害關係，才可能被選為伙伴，當你完全洞悉其本質之後，便馬上被美國一脚踢開。而美軍政的制定，也必須配合在蘇聯控制下的北韓國內方針，兩者一併進行，如此才能維持美國自身利益，塑造一個合理的假象。

如果說，某些肩負責任的軍政立案者，不會耽誤韓國的進步發展，那也只是意味著另一層涵意，美國的目的只在於建設「友好的韓國」，從而使韓國成為美國在世界戰略中亞洲部分的成敗關鍵戰場，也使韓國成為考驗人類命運的競技場。這樣的佔領政策，加上追隨美軍政的部份親日勢力之反民族行為，便交禍在韓半島上，造成解放後韓國的政治、經濟、教育及文化等上層結構的鬆散及不健全。解放後一切政策的施行，彷彿和民衆的現實生活更加對立，離進步的路，似乎愈來愈遠……

美軍政下治理韓國的政策，幾乎都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首，戰後所有大小戰略，都在抑制韓

國民族的創造性與進步性，而將自身的行爲稱爲「反共」。這時候，許多人性的醜惡，如粗暴、懷疑、欺詐、暴力等等，全都暴露出來。在東大門市場、南大門市場等地，處處可見美製物資像山一樣堆積，而美資、商人就像用繩子連接成一幅畫面。暗巷裡，餓著肚子蜷伏在屋簷下乞討的人，也一樣在過日子，這和在上層社會生活的人相較，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這時期混亂的社會、混亂的政治和混亂的經濟，歪曲了以後韓國現代史發展的方向，這種混亂，最後造成甚大的影響。這並不是因爲韓國民族無意志與毅力，而是由於外勢而招致的混亂。

現在，我們來回顧一九四六年韓國之「開闢新聞」，所描寫當時社會的情形：

韓國有一句話是「茁壯山河」，「茁壯」的意思就是漸入佳境。

誰料想得到解放熱潮會澆熄呢？這段日子以來，一直聽到貪官污吏的放蕩生活。最近的情況，就好像發生戰爭了一樣，只聽到「手榴彈」、「掃蕩戰」、「日本武士刀」、「射發」等字眼充斥國內，令人惶恐！

晚上有神經過敏症的朋友說：一整天碰碰的槍聲，晚上突如其來的槍聲，嚇得人睡不著覺……「戰爭爆發了，可以找個地方避難。」在這種局面就算想避難，也無處可去！「唉！什麼亂七八糟的世界，去避難也逃不過的……」、「有的！決定賣房子、傢俱，疏散到雞籠山，有的搬到鄉下自己的屋子……」、「也只有有錢人才能如此……」。

陷入苦難的人雖有口頭上呻吟，無論如何也只能賴活下去，到處散布著「沒有勁、喘不過氣」的悲聲，也常聽到「歌聲高處怨聲高」的歎息，這就像是「春香傳」重演一樣。

這時期因爲選舉的關係，鄉保團的木棍、機關槍、傳單、射擊和示威等事件，在不知不覺中橫行。那些「可能的限度」及「自由風潮」等不切實際的宣傳，成爲一股暗流，慢慢擴散開來，但是這種話從任何人口中說出，都只是浪費唇舌。全羅南道光州某個鄉村的國民小學校長，在一個深夜被人屍首分離的謀殺了。校長的頭在某個月黑風高的夜裡不見了——這令人厭惡漫長的人世！這悲哀的解放呵！校長的頭，從某個角度來說，是所謂解放的悲號，這是多麼令人傷痛的事。太過份的事，是世人皆不能容許的，而且誰能沒有頭呢？

經過一年的時間，漢城就陷入黑暗的布幕中。無論意識不清醒，即使張大双眼瞪著，也像瞎子摸象一樣。不只漢城市內，整個朝鮮半島都籠罩在揮不去的悲鬱中。

解放前四十年間，我們接受日帝種種措施，我們蒙受電力供應的恩惠，但當時我們會因爲反日帝，就不接受電燈光而使用火光嗎？地球不停地旋轉，如果能回到從前，該是多麼神奇的事啊！漢城市內的人，大部分仍活在一閃一閃的燭光下，卻有另外一群人，他們在輝煌的燈火下，收音機、電唱機齊鳴，充滿著愉悅的氣氛，只因爲他們住在外國人居住區附近，能僥倖地過好日子。工廠因斷電而停止生產，甚至連自來水也被破壞，夜校生只好在石油燈下用功，晚上急診病患送至醫院，也只能在燭光下搶救，許許多多，都有非常不方便的地方。

烈酒一杯六〇圓

藥酒一碗七〇圓

漢城城內有很多酒徒集合在這地方，而形成相當壯觀的場面。什麼事都令他們不滿，這樣做

他們生氣，那樣做他們也抱怨，物價沒有理由的上漲，稅賦也沒有準則地搖晃不定。在隨時有槍聲的狀況下，使得很多人開始罹患憂鬱症。在紅鬼白鬼分占朝鮮的情形下，甚至連打招呼都不敢掉以輕心。（按：紅白鬼分別指蘇聯、美國）

解放後有很多措施，卻沒有一件令人痛快的結果。如此跛脚的解放，對於需要太多的我們，又帶來什麼好處呢？

如果想豪飲之後再好好痛哭一場，很多事仍令人悲傷。五月十日選舉結束後，一位始終沒有當選信心的軍立候補（按：軍方提出的候選人）說出他的本意：「我不是紅鬼子，我也不知道別人的情形，但別人都說我是紅鬼子，真令我受不了。假如有人聽別人這麼說我，也認為我就是紅鬼子的話，那麼我也沒辦法了，反正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說要怎麼做，才能使一般民衆、觀眾、青年會等這麼多的人，確實能分辨出來誰是紅鬼子？誰又不是紅鬼子？不管我清醒或是沈睡的時候都在擔憂。我最後想到的一件事，不是當選或落選的問題，而是是否能證明自己不是紅鬼子的問題，我希望自己能成功。但世事無常，很多事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來行事。在選舉投票之前，我覺得自己突然得到『真正紅鬼子』的聲名。有個瘋日本人寫信說：『這傢伙我們等著瞧，他必落選。』」工廠有一批老舊生鏽的機器，乾脆不要修理了。日本人的榻榻米壞了，倒不如不要修理，直接住進韓人的溫暖的炕房。」就算日本人再回來，也不會比八、一五解放後到今天止，一心一意只爲了『吃』善良老百姓的壓榨者更兇惡。」

「來來去去軍政廳

黑紙白字裁判所

吃飽看看管制所

馬馬虎虎警察所」

這類歌謠在大街小巷，甚至連鄉村的小孩都朗朗上口。

「晴天天空星星也很多，

軍政廳軍科長也很多，

縈繞著吃喝玩樂的臭氣，

污吏成了獨斷者和奸商握手。

解放！真好！

世界彷彿為我們存在

趁機會勤勞地吃。

吃就是好，

房子有幾棟，

鋼琴搬回家，

有獵槍許可證，

務必要像貪官污吏一樣沒有上下差別，

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

一九四七年一月，根據新聞報導，當時韓國料理店有三萬家以上……

前檢察總長回顧濟州島同族相殘事件說道：「濟州島事件會這樣嚴重的原因，應歸結於施政方針沒有彈性，以及有關公署的腐敗。」

美軍政所帶來的混亂是非常強烈的，他們一方面阻止新自由和新秩序的爭取，另一方面也藉著分斷南北韓來削弱双方的勢力，使我們民族無力抵抗，以規定的制度來阻止我們集合民意齊朝建設的方向努力。

歷經流血奮鬥換得解放之後，青年學生認為，造成這種混亂社會的主要近因，是由於國土分斷。因此，學生便紛紛投入熾熱的建立統一政府之行動。而最能表現學生愛國家愛民族的熱情，就是四〇年代的學生運動。

第二章 對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的認識

(一) 解放在民族史上的意義

(1) 解放和大韓民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大韓民族脫離日本帝國統治，獲得解放，這件事對韓人而言，是一件再興奮不過的事了。

然而，這種喜悅卻無法長久持續。自封建王朝以來，基層民衆始終不能擺脫被壓迫的陰影，直到日本帝國退出韓半島，才有機會得到真正的解放。

國家解放了，民族解放了，人民也都知道解放了。在封建王朝、在日帝下屈膝了長久的時間，國家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解放。解放將給大韓民族帶來什麼？沒有人能夠做具體的描述，但每一個人都衷心的盼望，能徹底從壓制和剝削中解脫。因此，歷經封建王朝到日帝殖民的黑暗時代，人人都認為從殖民地中獲得解放的那天，就是真正民主主義開始的日子，每位民衆的內心都洋溢

著喜悅和期盼。

但是，接踵而來的卻是混亂，不！不是的！那不算是混亂，或許是創造的掙扎，抑是長久生活在封建王朝和殖民統治下的民衆，想爭取無法獲得的自由所產生的痛楚，或者，只能說是建國必然的過程吧！此時，無論是左派右派，都屬於同一民族，都歷經了長期的壓制和剝奪的折磨歲月，都應該共同努力結束那段淒慘的過去，讓大家享有真正的自由。

但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以後，美、蘇兩國的世界戰略，只顧自己的國家利益，無視於韓國國土完整的需求，兀自在韓國國土上，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爲界，劃定軍事警戒線。而後，隨著美蘇冷戰，兩國關係漸漸凝結惡化後，韓半島又成爲美蘇對立下的另一個犧牲品。

其後四十餘年間，強抑著祖國被分斷的苦痛，這是多麼地令人難以忍受，想接合祖國被截斷的腰而使國家統一所作的奮鬥，卻又喪失多少寶貴的生命！尤其是解放後四十年來爲維護國土完整的青年學生，流盡多少血汗，前仆後繼，爲祖國的民族主義捐軀。他們高喊著：「前進！前進！衝破那黑暗，找回我們失去的國土……」

(2) 信託統治的背景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局局長在外交政策協議會中，有了以下的表示。他認爲，朝鮮多年來被日本統治，現在突然獲得解放，尙無立刻實施自治的準備，因此，美國乃先行實施信託管理制度。信託統治期間，朝鮮人民可以先做自治的準備……。美國發表的這個計畫，

首次顯露出美方對整個韓國信託統治的問題，所欲採行之處理手法的具體輪廓。在此之前，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開羅會議中，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過，在最適當的時機，將支持韓國獨立。從所謂「適當時機」四個字中，便可以窺出美國在韓國實施信託統治的用意了。一九四五年二月初雅爾達會議中，有關韓國問題的處理，羅斯福總統對蘇聯史達林提出美國處理的方案，同時美國國務院也做了如下的表示：「羅斯福總統表示想與蘇聯史達林商討有關信託統治的問題，並且韓國在美、蘇、中三國代表所組成的信託統治委員會之管理下，有兩個議題必須提出討論，第一是有羅斯福總統在菲律賓有信託統治的經驗，並且菲律賓準備自治所需的期限是五十年；其次是就韓國的情形比照菲律賓來看，附加說明韓國所需的自治準備期限，是廿年到卅年。史達林對羅斯福總統所提出的籌備期間說法表示贊同，並對是否在韓國駐軍提出質疑，羅斯福總統對在韓國駐軍毅然表示反對，史達林乃同意美國的意見……」美國深知第二次世界大戰情勢對盟軍有利，並且判斷在軍事上，蘇聯具有擊敗日本的能力，在美軍進入亞洲之前，蘇聯可能已佔領東三省、滿洲、中國北部及韓國，令美國感到不安，一時無法阻止蘇聯的勢力在遠東地區擴張。爲了均衡美蘇兩國在遠東的軍事力量，便不考慮該採取何種態度去處理韓國問題，只是一味地想與蘇俄舉行協商，雙方確定自一九四五年九月開始，在韓半島上開始具體地實施信託統治。而美國方面，此次負責擬定信託案的主要部門，是國務院內三星調停委員會（SWINCC）所屬的遠東區委員會。

莫斯科三國外相會談第二次定期會議中，美國以所謂「韓國統一行政體制」爲題，發表以下的韓國信託案：

①美、英、中、蘇四國為韓國信託統治體制之最高權力國，但必須遵守聯合國憲章七十五條規定之事項。

②對韓國之信託統治，由一位事務官及四個信託統治國代表所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執行統治的職權與機能。

③韓國統一行政體制，即在信託統治之體制下，以韓國人來擔任行政官、調決官、顧問等職務。

④信託統治的期限定為五年，視情況而定，若有延長的必要，須由信託統治國協議後，再延長五年。

以上是美國對於韓國信託統治所擬定的四項主要內容。而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五次定期會議中，蘇聯方面也提出修訂補充案。其內容如下：

①強調建立韓國臨時政府。

②由美、蘇雙方另組共同委員會。

③與韓國民主主義制訂黨以及社會團體進行協議，並規劃援助案；藉以更實際地助其建立韓國臨時統一政府，及幫助其獨立。

④信託期限最高為五年。

其實，美蘇兩國都一樣，就韓國信託統治問題而言，兩國處理的原則，均以自己的利益為重。從上述內容來看，勉強比較美蘇兩國對韓國信託統治的態度，可以發現美國更顯露不出積極的誠意。

在韓國實施信託統治的構想，是根據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意思。但是蘇聯就本身的世界戰略而言，也不希望介入美國所支配的遠東軍事範圍。於是，正如喬治凱南所說的，莫斯科會議的決定，是由於美蘇之間的互相了解和讓步所造成的妥協結果。一方面是蘇聯原則上應允美英早就決定的信託統治；另一方面，蘇聯也可得到西方國家所給予之正面評價，接納蘇聯所主張之立論，即與韓國民主主義制訂黨以及社會團體協議，重視臨時政府設置之主張。

(二) 日帝投降之虛實

日本帝國主義沿用韓國封建王朝所採行之壓榨手段，由於解放的緣故，其對韓國民族史之正常運作上所產生的不良影響已經結束。尤其是在教育體制上，日本帝國採行一貫的奴隸教育，其本質乃在爲日本帝國製造奴隸，不但校園是皇民化的溫牀，並且學生也成爲徵兵的對象與學兵的基層班底。

「八、一五」的解放，是從日帝的束縛中獲得舒展，韓國人民從日帝野蠻的高壓手段中，從殖民地式的奴隸教育模式中獲得解放，這應該是象徵著韓國民主主義國家建設的出發。迎接「八、一五」解放的學生，對校園民主的意識主張熾熱地高漲，這種慾望和要求，促使學生組織「朝鮮學徒隊」，朝向校園民主的建設方向邁進，也有不少學生開始參與政治團體，以此方式展開活動。

如果要更了解一九四〇年代的學生運動，那麼就應該對一九四五年的「八、一五」解放的有關事項，做更進一步的認識，例如探討八一五解放時日本天皇投降電文全文、解放後外強勢力間

的新對決、以及依據雅爾達密約而確定的南北分轄佔領所伴隨而來的韓國民主主義等事項。一九四〇年代（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美國軍政時期）的學生運動，是不能以當時之破壞、暗殺及左右兩派對立等混亂的層面來認定，問題是，學生在自己製造的混亂中，究竟在想什麼？想創造什麼？我們應該從這一點來加以認識。

解放後的學生運動，其目的在追求真正的民族解放，進而建設統一的國家。左右兩派充滿血腥味的學生鬥爭，其真正的動機，是基於反外勢的民族解放的心理，而其終極目標，乃在於民族的自主與統一。他們一心只爲了脫離日帝的壓迫而走向解放，從失去國家四十年的哀傷中重新振作，再度尋回自己的國度。這種情感的衝動是自由的呼喚而非混亂；爲自由奮鬥而流血，是建立新秩序必經的過程。而妨礙韓人建國的正是外強，與外強勾結的，就是反民族的毒瘤份子。

無論是美國或是蘇聯，都自認是負責韓國問題的當然第一國。但是自從他們以北緯三十八度爲界，把韓半島分轄佔領時，韓國人就不再視其爲後援國，而是把他們視爲掐著韓國人的脖子、只貪圖一己之私利的外來殺手。日本天皇的投降電文開頭寫著：「我善良忠實的信民們！」《解放廿二年史》投降的日本天皇在投降的電文中，仍用著「善良忠實」等上對下的語詞，換句話說，投降的電文反而變成了使韓國百姓永遠無法忘記的權威演說。而韓國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嗎？竟反成爲帝國下的臣屬百姓！

今天，來自日本帝國支配下的各種特殊關係，是和世界一般情勢有著密切的因緣，因此最後我們決定，以非常的手段來求避難所，並且暫時緩和現今緊張的情勢……

摘自《日本天皇投降電文》

所謂來自帝國支配下的各種特殊關係，正意味著帝國主義間彼此矛盾的關係，由於產生了矛盾的關係，必須以非常之手段找尋避難所，藉此可暫緩現在緊張的情勢。用非常手段找尋暫時之避難所，也就是說，任何時候都可以恢復原狀的意思。現在的情勢對自己不利，就用調停的方式來解決；如果往後之情勢對己有利，就再打著建設新帝國主義的名義重新擴張勢力，為所欲為。因此，日本投降並非真正的降服，只是為了調停暫時的情勢找尋避難所而已。

日帝前後四十年間，日本帝國傾全力拓展亞洲之經濟殖民地，因此其支配方法便由軍事侵略，轉換成經濟侵略。若就日本自民黨不斷追求國粹主義及軍國主義的復活之政策來看，便能夠了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帝不是承認失敗，而只是為了滿足緩和局勢的需求，而尋求避難的場所。我們可以知道，由一九六五年韓日會談以後的韓日關係來判斷，日本帝國主義是絕不可能完全退出韓半島。在了解日帝這般企圖和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本質之後，對於日帝的暗伏力量，更不能掉以輕心。

投身解放運動的韓國學生，都曾在殘忍的日帝統治下，被送到礦山開礦，加入工廠的生產行列，被迫參軍作戰，有人更不幸地入獄。日本帝國奪去他們至愛的父母兄弟的生命，有的人，兄弟被拖去加入皇軍，姊妹被強迫在戰時醫護工作隊工作，所有的學生都無法安心讀書，在訓練及動員的折磨中受煎熬，一群不幸的韓國學生，在參加太平洋戰爭的期間，開始用自我思考訓練的方式，孕育出民族意識的幼芽，甚至奉獻自己身軀在民族解放運動上，他們不願再重蹈的歷史覆轍，全心全意地盼望能夠建立一個真正反外勢的民族統一政府。在實踐的過程中，他們彼此爭執

過，而且在剛開始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學生運動在觀念上有左右兩派之分，他們只知道，解放後唯一追求的理念，就是反外勢民族統一。

日本不是向韓國投降：

我們聽命於美利堅合衆國，英國，中國，及蘇聯所組成的聯合政府……（《日本天皇投降電文》）

這是日本投降嗎？對於被殖民的韓半島人民，甚至連一句謝罪的話都沒有。結果呢？韓國的命運又再次被美、蘇、英、中四大國操縱，解放後韓國的命運無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由美、蘇、英、中四大國所掌握。此外，英國因本身殖民地問題自顧不暇，中國也因為國內戰問題而手足無措，所以，韓半島問題自然而然地轉到其他兩國的手中，而成爲美、蘇間的問題。在美蘇的世界戰略中，由於分轄佔領韓半島，造成美蘇對決的局面。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蘇聯避暑勝地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所召開的會談，是極重要的會議。在此會議中，決定了幾個重大國際事項，即有關德國、波蘭、遠東及聯合國問題，並致力於有關遠東問題的解決。珍珠港事變以後，美國軍部希望立刻獲得蘇聯的援助，在雅爾達會議之前，史達林也幾次答應願意支持。但是在雅爾達會談中正要更進一步的決定時，蘇聯卻要求應得的代價，特別是要承認蘇聯在外蒙古的勢力，將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列入蘇聯的領土，並維持外蒙古的現狀；同時，同意將千島羣島主權移讓給蘇聯，並且賠償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俄、日戰爭中帝俄的所有損失等事項。從表面上看來，雅爾達密約是在解決遠東的問題，但是就美蘇兩國在韓國尚未建立民主的政府以前，就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爲界分轄佔領的事件來說，雅爾達密約，正是

韓國在不知不覺中將自己的問題從日本的手中轉交到美蘇手中的主要關鍵。

解放後不到一個月，美國就於九月十一日宣佈南韓實施軍政統治；此外，蘇聯也於九月十六日成立北韓軍政統治。迎接解放而感到興奮的民衆，因外勢的介入而再次被抑制，所以「八、一五」解放之後的學生運動自然地發展成「建立統一政府，獨立政府」的運動，也因此有一九四五年末的「委託統治案」附註和種種衝突的發生。解放後四個月又十五天之後，這段期間左右兩派對立無論如何激烈，局勢不管再怎麼混亂，都只是韓國人民爲了解脫延續而來的壓制和榨取，邁向新社會所做的奮鬥。混亂之後，一定要重建新秩序，分裂之後，必會帶來統一。雖然韓國一時沒有實行民主主義的能力，但是韓國人民亦不能眼見著自己的國土任意地處在亂局中。韓國民族只不過是再次陷入新殖民地的陷阱中，如果再不覺醒，韓國將不只是陷入頭五個月的混亂，而是五年的混亂（按：信託統治期限爲五年）。韓國人民決定用自己的雙手來建立自己的統一政府。已經忍受四十年壓迫的民衆，難道無法再忍受五年的對立與混亂嗎？如果說美國和蘇聯的分轄佔領，是繼日本之後的再侵略，但這和已脫離日帝統治的大韓民族的意志，一點關聯性也沒有，美蘇只是根據自身的戰略目的將韓全島塑造造成美蘇冷戰的對決場。所以，韓國人民不認爲自己應該繼續忍受下去。

一九四六年，在韓國有「贊託」及「反託」的兩股聲浪，而其最終的目的，也是要用自己的手，成爲統一政府的建立者。學生運動的目標在推翻獨裁政權，而非掌握政權，是要打倒反民族和反民主的政權，而不是自組政府。美蘇以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作法，奪去韓國民族所有的期盼，

這時候，經歷過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韓國學生，不得不再次挺身而出，投入激烈的反外勢和建立統一政府的運動中。一九四六年八月「國立漢城大學綜合案」（俗稱國大案）案情內容公佈之後，學生們又站在同一陣線，投入反對國大案的戰場。

解放後美軍政一接管韓國之後，爲了保有在韓國的軍政勢力，便找來日帝下的主力階層和親日份子。這些人現在只要學好英文或日文至某種程度，就能享受錦衣玉食。美軍政爲了便利實施軍政統治，招來與韓國之民族正義毫無相關的親日份子，使韓國在政治權力的表面又添加一道外傷。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開始的學生運動，正是基於這種民族感情，而挺身投入國大案的反對運動中。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南山勞動節紀念活動中，參加比賽的高中女學生遭到停學或退學的處分，美軍政廳並打斷左派學生的旗子；而後，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參加呂運亨追禱式的學生們在現場遭到逮捕。由此可知，解放後左派學生運動正在盡力抹去政治勢力外傷的疤痕。

如果要了解一九四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就必須了解美軍政，及倚仗美軍政的親日份子所造成之政治權力層的外傷，以及了解由此而積極展開的統一運動，和建立民主政府的運動。

「八、一五」之後的社會，呈現出空前混亂的局面，如果要把所有的過錯歸罪於韓國，那只能說是因爲韓國沒有建立長期的統一政府，從而錯失民族的百年大計。實施「單選，單政」的南北韓支配階層，要爲韓國日後四十年分斷時代的悲劇負責。

(三) 解放後的校園

甫解放的學生社會，是沒有左派右派之分的，但是由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主導牽引出的青年運動的學生，主要是那些具有參加日帝末期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之經驗的學生。因此，學生運動自然仍是以民族問題之根本解決——建立無外勢干涉的統一政府，作為重點。學生所擁有的純真熱情和民族愛，絕不能容忍外來政治勢力的干涉。

然而，由於美軍政的進駐，使得由韓國人民經由自身的努力來解決民族問題這件事，漸漸變得困難。附從美國世界戰略，而以同步調欲藉著美軍政掌握南韓內部勢力的親日份子，即在日帝下做出反民族行為者所組織的政治集團，他們根本不想致力於民族問題的解放，而只是希望繼續享受日帝下同樣的封建地位，並繼續維持自己的支配階層地位。由於這樣的原因，開始造成左右兩派的對立，不但兩派的爭鬥日漸激烈化，另外，也隨著左右兩派認知上的差異，而使左右對立表面化。歸究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於信託統治。

此後至一九四八年為止的學生運動左右兩派的對立，基於情感方面的衝突，反而更甚於理念的對立。然而，學生仍然對民族問題表現出深切的關心之情，並和當權政治人士奮戰到底。左右兩派學生共同的終極目的，就是在分斷的國土上建立統一政府。飽受日帝統治之苦的學生，在獲得解放之後，更不願生活在美蘇軍政的陰影下。解放後的學生，在不正當的權力下，所遭受的凌辱是多麼令人悲哀，韓國學生無論如何也不願意保持沈默。帝國主義者不願第二次大戰為數眾多的青年枉死戰場，為國為民拋頭顱、灑熱血，卻再次分轄佔領韓半島，這種明知故犯的矛盾行為，令人費解。而且，解放後的學生們，是日帝文化政策下最無辜的犧牲者，受害愈深的人，愈能對

日帝做出最正確的分析。

「八、一五」解放之後，全國學生有個唯一的共同心願，那就是校園真正的解放。校園真正的解放，不但要從教育政策做起，也意味著教育的內容，應該開始脫離那些政治權勢之下似是而非的學問，例如那些被扭曲的哲學、教育學、歷史學、政治學等等。因此，學生熱切地渴望自由，並且盼望即刻恢復能由新自覺中培養出判斷能力的教育方式。這種發自內心的要求，因外在壓力而受挫，學生們當然會憤怒斷而反抗。

在暴力、權力和金錢的面前，學生仍堅守自己純潔無私的領域，並且不斷地反抗各種不正當的侵略。全國人民都不願意學生成為歷史的奴隸，因為他們視其為一種恥辱。所以學生們對於學校所傳授的知識和學問，輕視盲從與接受，並認為學生本身享有批判的權利與義務。一般學生所欽佩的，正是那些對於政治及經濟的一般無用理論，能加以正確判斷的教授和優秀學生。對於有才能的教授及學生為外勢所逼，而被逐出校園之事，學生都感到非常憤怒。一九四五年以後，在世界各國也不斷有學生反抗的事件，如主張外國軍隊撤出希臘的希臘學生，要求國內和平的中國學生等，要求校園自由和民族統一的韓國學生，更不會置身事外。

但是，解放後公然地在校園逮捕參加學生運動或者「有嫌疑的」民主教授和學生的行為，使青年失去了希望。這些青年學生追求知識的熱情一天比一天冷卻，也開始不重視秩序和治安，上課出席率低得不成體統，而離開校園到街頭喝酒、找女人享樂的學生不計其數，不但浪費了學費，也使學生頹喪消沈。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學生提出意識型態的差異之理由，而這樣的學生被認為

是受厚顏無恥的政客所使喚，是最丟臉的事，因此，有人決定採取強行冒險的暴力行爲。

解放後的學生，在校園外所做出的一連串的暴力行爲，已經在韓國學生運動史上留下了無可抹滅的污點。基於理性，堅持爲了明確的理論而奮鬥的誠摯，及不懼暴力而奔走號召的行爲，正是追求真理的學生之本份，他們不計較自己是否能生存。學生負擔著正義，並且嚴守真理的信條。解放後的校園，變成了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的社會，學生只要聚集在某處，暴力便隨之而來。學生何時才能成爲民族社會真正的組成份子，而進一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學生絕不會冷眼旁觀其民族的命運，也不可能超然地置身事外，韓國學生，只要國家處在危機的時候，總是帶著年輕人的熱情及氣魄，成爲解決民族國家問題的先鋒。

學生無論身處任何時代，都會極力抗拒思想的專橫，他們一方面不是爲了成爲某階級而存在，另一方面也不會爲了貪圖名利而從事罪惡的生活。解放後學生運動如此激烈，在於學生希望能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並且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能有革命性的改善。爲了達成此一目的，除了要建立沒有外勢干涉的政府，更重要的是要清除所有日帝的殘渣，及日帝的封建餘毒。軍政下，學生對於接踵而來的生活，不停地推翻、掙扎、徬徨，分不清是疑慮、挫折還是憤怒。學生對不斷湧進的各種外在壓力從不屈服，大部分的學生，對於民族問題的解放，以最純真的熱情與社會責任，徹底地自我鞭策，以求爲國家、爲民族盡力。

一九四五年要求民族統一的學生社會，在一九四六年便把重心放在信託統治的問題上。這時候，除了左右兩派的對立，另外就是演進成更深一層的「國大案」糾紛了。一九四八年問題又移

到「單選，單政」的問題上，此時，所有的問題都糾結在一起，都形成了單一的抗拒問題。

「學生長時間的沈默，並不是因為遭受了挫折」，這只是韓國學生運動史所延續下來的種種精神之一。

(四)左右分裂的深化

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中，有關韓國信託統治的問題的決定事項，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八日才得以揭曉。十二月廿九日，韓國成立了「反對信託統治國民總動員委員會」，並發表以下聲明：

我們再次宣佈，我們用血建立了獨立國家，政府也已經存在。

爲了爭取四千年領土的主權及三千萬同胞的自由，必須保護自己的政治活動，並且抗拒信託勢力，我們如果想完成轟轟烈烈的革命，就必須站在同一民族陣線上，抗戰到最後。

奮起吧！同胞們！

自十二月廿九日起，臨時政府國務委員會發表反託聲明，於十二月卅一日召開「反對信託統治國民總動員委員會」的同時，並舉行漢城市民反託示威大會，並發表了下面宣言：

……八月十五日前後，總結過去彼此的錯誤與磨擦，在我們的政府之領導下，忘記過去的不愉快，團結在一起吧！在這樣的領導下，我們將可發揮三千萬同胞的總力量，排除信託管理制度，展開國民運動，直到獲得完全民主獨立，並立下重誓，那怕流盡民族最後一滴血，也要群起開始奮戰。

於是，「反對信託統治國民總動員中央委員會」，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發表六大反託治指

導要領，

- ① 反對信託統治運動，即是民族解放運動之獨立運動的再出發。
- ② 完全取消信託案，直到自主獨立為止，否則仍將繼續從事反對運動。
- ③ 以示威、不合作的定期罷市、罷工、罷課，來表示實踐行動。
- ④ 所有實踐的行動，都要按照中央委員會的指示；把集會遊行，由機動性改為定期性，在絕對非暴力的精神下，個人要遵守公規。
- ⑤ 實踐行動是爲了要求取消託治，因此要注意，莫失去與聯合軍維持友好的關係。
- ⑥ 聯絡方法，即以報紙或收音機等大衆傳播媒體，爲直接通知之工具。

臨時政府國務委員會也發表了反託九大行動綱領，其內容如下：

- ① 三千萬同胞一條心爭取自由。
- ② 對反獨立的言行一律加以抨擊。
- ③ 順應託治者，以叛國罪判處。
- ④ 絕對保衛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 ⑤ 服從臨時政府的命令，行動須有規律。
- ⑥ 徹底驅逐外寇。
- ⑦ 粉碎親日派和反叛者的陰謀。
- ⑧ 主張取消外國軍政。

⑨以不合作態度擊退託治政權。

韓國民主黨也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七日，爲了反對信託統治及促成完全獨立，與各黨派攜手合作，並決議進行國民運動。

從右派陣營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八日之號召反託總動員而崛起的情勢來看，比較之下，人民黨和共產黨都沒有正式表明立場。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朝鮮共產黨人民委員會」才開始對信託統治問題有或多或少的關心。其對於信託案的問題，表明立場如下：

我們全體民族的希望，是自主獨立，而「波茨坦宣言」中，也約定了我們的自主獨立，然而，卻演變出信託統治的問題。事情演變至此，對於此信託統治之懸案，該如何來解決呢？我們深信，光憑無計劃的興奮，是徒勞無功的。換句話說，現在應該以冷靜的批判與客觀的分析，去探討目前包圍朝鮮半島的國際情勢，如此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可說是「乙巳條約」（按：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日本爲了進一步控制韓國而強制韓國與之簽訂此屈辱條約）所造成的，煽動指示民衆用罷市罷工的方式，而使民衆的生活陷入窒息的狀態，更甚者破壞勞動群衆生活的依賴，我們將一切歸罪於這種煽動者，並加以譴責。

解決信託統治的問題。可能只有結成堅固的的民族統一戰線一途而已。

同日，「朝鮮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在仍然不能明確表示「贊託」或「反託」的曖昧態度中，向全國國民公布了如下的內容：

①託治問題應使用完成民族統一的方式來解決。

- ② 所有問題的解決應基於民族主義。
- ③ 爲了振興產業，必須充分地堅守自己的工作崗位。
- ④ 罷市與罷工破壞了大眾的生活，亦即中止了大眾的生活。
- ⑤ 恢復交通及社會的秩序。
- ⑥ 暴力行爲，是使統一分裂、民族毀滅的兇手。
- ⑦ 利用託治問題，藉以剷除再度興起的親日派及民族背叛者。
- ⑧ 利用託治問題，打擊欲建立自派專制的政治野心份子。
- ⑨ 利用託治問題爲機會，清理攪亂民族統一及生活之不負責任的指導者。
- ⑩ 冷靜自重，朝向完成民族統一之路邁進。

但是，這種保留態度，即贊成或反對的態度，並沒有經過多久。第二天（二月二日）「朝鮮人民共和國中央委員會」和朝鮮共產黨，形式上表明「贊託」的立場：

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談中，討論並通過朝鮮問題的協議，「朝鮮人民共和國中央委員會」，有下列幾點認定：

① 「八、一五」的朝鮮解放，並不是用我們自己的力量，而是藉由世界民主主義之聯合國強大軍隊的力量所達成的。這就爲朝鮮能發展成爲自主獨立之國家而言，所開闢出的一條坦途，是歷史上一偉大的階段。

② 三國外長會談的決定，不只是確保朝鮮民族解放，亦是援助朝鮮民主主義政權之建立及發達朝

鮮之民族主義，以完成朝鮮完全的獨立，進而邁向先進的文明國家之林。自八月十五日解放之後，便已開始向前跨出偉大的第一步。

③這決定不只是根據現今國際情勢而定，亦參酌朝鮮國內的情勢，是尊重朝鮮民族的利益，最適合國際的、朝鮮國內的決定，確信也是維持世界和平及人類之民主主義化最適當的決定。本委員會並有如下的決定：

(A)全面支持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談更進一步的決定，以積極加入象徵民主主義的聯合國，以完成朝鮮民主主義政府的建設。在民主主義帝國的援助與協力下，爲了使我們祖國達到民主主義文明國家的水準，更要與其共同奮鬥。

(B)全朝鮮人民和各民主主義政黨，以及各社會團體，爲了實踐莫斯科會談的決定，一方面要積極的努力，另一方面更要以本人民委員會爲中心，堅固地團結在一起，在朝鮮人民共和國的旗幟下，建設「民主主義的民主朝鮮」，做爲我們祖國的模式，更爲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急速的發展，不奮發向前是沒有別的出路的。

(C)各人民委員會及諸民主主義政黨和社會團體，要使社會大眾了解這個決定，愛國的人民更要深刻的認識這個決定，對於反對民主主義聯合軍的好意及援助，而想策動分裂民族統一戰線的一派，我們必定要斷然攻擊之。

具有四千年燦爛光輝歷史的祖國之民族主義發展萬歲！民主主義，民族團結萬歲！

對信託統治的問題，如果拋開左、右兩派的立場及「贊託」、「反託」的角度來看，可以發現

有以下幾個共同點：

①無論「贊託」或是「反託」，其出發點都是爲了建立民主主義的統一政府。

②爲的是反外勢民族自存的和平。

③排斥暴力的行爲。

④粉碎親日背叛者的陰謀。

我們若只是從「贊託」與「反託」的層面中去分辨出贊成和反對的理由，會忽略掉「贊託」與「反託」之間的共同點，而這些共同點類似於民族問題最終的解決方式。但是就當時南韓內部混亂的軍人干政的局面來看，號召「反託」的情感，要比「贊託」的理論，更能控制當時的情勢。

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韓國民主黨、國民黨、朝鮮人民黨及朝鮮共產黨，四個政黨在市內某處集會，決定下列事項，並發表共同聲明：

①對於莫斯科三國外相會談所作的決定：

對於莫斯科三國外相會談所作的有關朝鮮的決定，將全面的支持；至於保障朝鮮自主獨立，以及民族主義的發展，所基於的精神與道義將全面維護。

信託（根據國際憲章義務要求的信託制度）是使我們將來要建立自己的政府時，要求我們必須基於自主獨立的精神來從事。

②對於暴力行動：

以暗殺及暴力行動做爲政治手段，無疑將破壞民族的團結，亦即是對解放後國家獨立的自滅

行爲。

爲了建立統一國家而奮鬥的愛國志士，在絕對反對「反民族的暴力行爲」的同時，希望能對各種秘密團體及秘密結社的行爲有所省思，更希望能夠自動地解散，用真摯的心去參加各種真正的愛國行動。

在贊反之間的爭論後，就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後信託統治的問題。爲能全盤的解決信託問題而做的努力，和將暴力行爲認爲是反民族的嚴重的狀況所提出的聲明書，不管是表示贊託或反託，其所要表達的脈絡就是「在精神及行動上全面地支持，基於民族獨立的精神來解決信託問題。」

可是，共同聲明書發表不到廿四小時，在一月八日就產生韓民黨所發表的下列聲明書，把一月七日四大政黨發表的共同聲明書拋至九霄雲外。

昨天一月七日下午一時，有關在市內某處由四大政黨會議所發表的共同聲明書，其中關於信託統治的條文，因爲無視於反對信託統治的精神，於是本黨在八日緊急幹部會議中，決定不承認其中與本黨原則有差異的條文，並繼續一貫地反對信託統治。

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東亞日報報導了以下的事實：

一月七日，朝鮮人民黨、韓國民主黨、國民黨及朝鮮共產黨四大政黨聯合會議中，對於其發表的共同聲明書的解釋各有不同，而且給人有支持外強實施信託統治的嫌疑；而一月八日，韓民黨又

發表一份聲明書，聲明書內容主張一貫地反對信託統治。

爲了阻止分裂的惡化，也爲了基於理性來解決民族統一問題，所有的問題糾結在一起，一夜之間，所有發生的事都形同虛設。從這時候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爲止，左右兩派的對立，從左右兩派理念之爭，進而演變成實踐之爭，並深深地埋下了民族悲劇的種子。

信託統治案提出一個月後，直到一月廿九日還一致認爲是美蘇共同提出的。而朝鮮的人民卻直到蘇聯軍中將史契可夫爲了參加美蘇共同委員會議而來到漢城之後，才終於了解，是美國先提出信託案。

當時一月廿九日，東亞日報刊載了與其有關聯的下列內容：

聽說爲參加美蘇共同委員會預備委員會而來到漢城的蘇聯軍中將，極力贊成信託統治，因此傳播媒體競相報導，使民衆聯蘇的不良印象轉趨惡劣。於是中將召開記者聽證會，表明蘇聯的立場，即表示信託案是由美國首先在雅爾達會議中提出的，美國對信託統治問題，比建立韓國統一政府更加關心。他引用塔斯社的報導來說明這個事實。此次對美國的威信打擊相當大，韓國全體國民也都啞然失聲，於是，韓民黨總務文世訓便發表了「無論何國先提出信託統治案者，在自主獨立中都會遭受排斥」的文章。

結果，雖然別的家和「贊託」與「反託」的問題無關，但它們卻造成了韓國民族的分裂。從生活在分裂國土四十年的民衆立場來看，這是多麼令人悲痛的事。

◎解放後右派學生團體

※反託學生總聯盟：（一九四六年四月成立）

委員長 李哲承（普專）

副委員長 金德淳（世醫專）

副委員長 李東元（延專）

總務部長 朴鍾浩（京義大前身）

組織部長 趙漢遠（法大前身）

宣傳部長 崔贊榮（京畿大前身）

中學生部 宋元英等人。

◎解放後左派學生團體：

※在京學生統一促成會：（一九四六年春成立）

第一屆會長 金錫鈞

第二屆會長 金鍊聲

以及趙乙午等四十一名重要幹部

第三章 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展開

(一)對立的序曲（一九四五年）

(1)學徒隊的創設與倭警

一九四五年的「八·一五」解放，對整個大韓民國所帶來的興奮與激動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對於在日帝下被慘烈壓迫的學生，他們的激動，更是無法一一詳述。但是，解放卻成了分斷。即根據美、蘇之世界戰略所簽定的雅爾達密約，南北韓被美蘇分轄佔領。因此，迎接解放的學生，在解放的同時，也不得不和各種外勢再度展開民族主義的對決。

解放後之韓國學生運動，是從反外勢民族主義之鬥爭及建立統一政府運動這兩方面出發。日帝統治下的韓國學生站在民族戰線的最前線，為解放被壓迫的大韓民族而戰。解放後的韓國學生運動，自然而然地承襲了過去學生運動的脈絡。日帝統治下的學生，由被徵召成學兵，充軍或者



被捕入獄等原因而分散到各處，在一解放之後，立刻以理論性及實際性的行動武裝自己，首次形成了有組織的活動團體。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解放的同時，學生們在漢城舉行學徒大會（按：指學徒即學生）。以自治的方式，由日本人手中接管學員，並且在八月十七日正式組成學徒隊。在京鄉各地（按：漢城和鄰近鄉村）的盛大的學生示威隊伍高喊著為建國成軍的雄壯聲中，學生們也藉此誇示韓國學生的不滅與力量。

甫解放的學生，在日帝統治下，幾乎都遭受過無情的折磨，有的人被送到礦山或工廠強制勞動，有人因被日帝徵召，接受無數的軍事訓練而成爲帝國主義的炮灰，有人更因爲秘密結社被逮捕而度過鐵窗生活，由於種種的痛苦經驗，磨鍊出如此深謀遠慮，且具有武裝思想的學生。他們都是青年運動家，也可說青年即學生運動家。如果要將此時期的學生運動嚴格定義的話，就不能只說是「學生運動」，或只說成「青年運動」，應該定義爲「青年學生運動」。

解放之後，無數的學生參與各種青年團體，「八、一五」以後的五個月之間，短短期間成立的青年團體計有：「朝鮮勞動青年同盟」（十一月二十四日）、「朝鮮建國青年會」（十一月二十五日）、「全國青年團體總同盟」（十一月二十九日）、「大韓獨立促進青年總同盟」（十二月十日）等，這些團體的共同願望，乃是建設解放後之新祖國，並且成爲新興且統一的國家。八、一五解放之日，「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委員長：呂運亨）成立（以下簡稱建準）。八月十七日，「建準」中央組織成立後，就和其所屬之團體聯合組成學徒隊。這支有秩序且值得人信賴的學徒隊組成之後，就與治安隊，保安隊一起開始聯手奮鬥，致力於維持戰時狀態的治安，秩序的恢復，防止物資遭受

破壞，以及解除與接管日本警察的武裝設備，進而邁向新興國家的建設。當時由於佔領軍尚未進駐，學徒隊在負責維持混亂社會治安的執行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不久之後，八月廿日蘇聯軍從元山登陸，八月二十四日佔領平壤，並設置司令部解除日軍的武裝；另一方面，八月廿五日，一部分美軍從仁川登陸。最後，美蘇兩軍分轄佔領了韓半島，國土分斷，終於成了既定的事實。

九月七日，美軍遠東司令部宣布於南韓成立軍政廳。依據此宣告文，九月八日美軍第四軍團進駐漢城，真正在北韓三十八度線以南之韓半島地區，實施美軍政。「八、一五」解放以後，美軍政對日本的政策曖昧不清，使得日本軍和日本警察得以再度動員，掌握治安權，漢城爲首的京鄉地區各地殺氣騰騰，日軍和日警又開始胡作非爲；他們集中部隊軍力，再次強奪各警察局及派出所，動員騎馬隊及強制解散示威群眾等暴行。職是之故，學生們在八月二十九日召開「朝鮮學徒總動員大會」，聲稱要與日軍、日警鬥爭到底，展開了解除日警武裝和接管警察局的猛烈抗爭。

九月九日，接管漢城城北警察局的兩名學徒隊學生李寅悌與安基倉，被倭警殺傷，這事件引起全民族的憤怒，也激發了學生的憤慨。日本人這種狂妄的暴行是依仗美佔領軍對日本的溫情態度，然而學生並不把美佔領軍對日人的溫情態度放在眼裡，進而從徹底搜查日本人及檢舉惡名的日本人這兩方面下手，終於在十月中旬完全掌握住全國的警察。

在最重要的戰時狀態過渡期中，學徒隊負責掃蕩日帝殘存勢力，確保治安等任務的執行，確實是功不可沒的主力軍。

(2) 學兵同盟的組成及青年團體

日帝統治下的學生，他們抱持著一個共同的信念，即無論處在多麼痛苦的環境下，也絕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輕言犧牲自己的生命。

因為日帝以強壓的體制壓迫，所以想達成學兵集體拒絕作戰是很困難的。但是學生以個人學兵的身份拒絕，或者是以學兵的身份加入日軍再自行逃出的情形卻不少見。解放後九死一生逃回來的學兵，在漢城保仁產業學校，組織「朝鮮學兵同盟」，並通過如下的綱領：

在強制性的學兵制度下，從死亡線上歸來的同學及好友們共圖親睦及堅固團結：

- ①徹底逐出帝國主義的勢力，以期民族主義解放的完整。
- ②成為新朝鮮建設的推動力。
- ③致力於新朝鮮文化運動。
- ④由於現在處於過渡期，要同心協力維持治安，並為將來國軍的建設而努力。

（《解放前後的朝鮮真相》）

若從以上民族解放、新朝鮮建設、治安維持，及國軍建設等四大綱領來看，便可以大概看出當時學生為國家社會奮鬥的面貌。當時組成學兵同盟的幹部名單如下：

委員長 朴斗石

副委員長 林昊圭

總務部委員 李春榮

理事部委員 趙鳳植

軍事部委員 朴晉東

文化部委員 王益權

宣傳部委員 金壽賢

學兵同盟於九月一日將事務所遷移至鍾路區樂園會館二樓，並借用德威女子實業學校的音樂教室爲集宿處，九月十四日再將集宿處遷至三清洞的三清會館。九月十五日第三次總會中重新選出王益權任委員長，李春榮任副委員長，李亨蔡任總務部委員，九月二十八日分別在水源、群山、沙里院、安東、清津、咸興、大邱、釜山、大田、光州、春川等地成立支部，確保會員權利，並維持會員人數在漢城約爲二千餘名，在釜山、大邱等地爲一千五百餘名。在十月二十三日第五次總會中，人事又再度調動，選出李春榮爲委員長，黃益壽任副委員長，王益權任新設立之計劃局代表委員。十一月二十三日，學生同盟的委員長、副委員長及李承晚博士，就當時韓國社會局勢和各項問題，進行了一個小時的會談。

九月十一日美國在南韓宣佈實行軍政，九月十六日蘇聯也在北緯卅八度線以北設立軍政，大韓民族被從中分斷已成事實。十一月二十三日，學兵同盟舉辦「歸返學兵報告大會」，他們在會中不停地憶起戰爭末期所忍受的血淚生活，立誓站在第一線上，爲建設新朝鮮而戰。

一九四四年一月廿日，「學徒特別志願兵」（別稱學兵）開始被徵召入營。在朝鮮的學兵向平壤及

大邱的日本部隊報到入營，在日本的學兵則向靠近學校所在地的日本部隊報到入營。當時朝鮮學生，包括國內專科生、日本留學生，以及大學畢業生，共計約有六千三百餘名，日帝動員了全體行政機關，親日團體及親日派言論去說服他們，如果有人敢不答應，往後的日子便不好過了。結果成功率達百分之七十，共計收到四千三百八十五件志願申請書。

（張昌國著《陸士畢業生》）

此時，當年被強徵的學兵學生，回到解放的祖國，組成左派的「學兵同盟」以及右派的「學兵團」。右派的學兵團委員長是總司令安東濬，經人事調度後則為金完龍。創軍作業開始後，學兵團系有一百一十餘名加入軍隊，這些加入軍隊的學生，以後成為解放後韓國軍隊中的主要軍官。解放後到一九八〇年代為止，學兵出身，且位居韓國社會領導階層的人員，名單大致如下：

金守環（樞機主教）

李元慶（外務部官員）

朴東進（前 外務部官員）

邱泰懷（幸福俱樂部「Lucky Club」顧問）

高尙謙（前 東方生命保險公司社長）

趙英植（前 慶熙大學校長）

李載哲（國民大學校長）

閔基識（前 參謀總長）

金榮裴（前 參謀總長）

- 崔鏞熙 (前 國防部官員)
- 張韜盈 (前 參謀總長)
- 金宗吾 (前 參謀總長)
- 韓 辛 (前 聯合參議院院長)
- 白奭洲 (前 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 金繼源 (前 中央情報部部长)
- 朴秉權 (前 國會議員)
- 閔竝權 (前 國會議員)
- 姜英訓 (駐英大使)
- 朴慶原 (前 內務部官員)
- 朴遠勤 (前 遞信部官員)
- 金熙德 (前 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 李規學 (前 統一院秘書)
- 金崇甲 (前 國會議員)
- 趙文桓 (前 陸軍第五師師長)
- 金亨一 (前 國防部官員)
- 林志順 (前 麻絲公會會長)

崔錫 (死亡)

林善河 (在美)

黃憲親 (韓國安全企業社社長)

白先進 (前 財務官員)

姜申鐸 (鑄工社長)

方熙 (前 駐瑞典大使)

朴中允 (前 漢城市立學院院長)

金政九 (律師)

李旭董 (內外通信社社長)

崔太元 (前 總務處秘書)

洪必頌 (律師)

金仁 (前 慶北知事)

張景恂 (前 法務部官員)

申偃奉 (死亡)

吳總儁 (死亡)

金重文 (詩人)

張慶順 (前 農林部官員)

這些人都是在學兵團系剛成立之初就加入軍隊，以後幾乎成爲准將（按：按韓國軍隊階級化分，准將介於少將以下，上校以上）以上官階之將軍。

學兵團出身的代表林善河，被美軍政廳拔擢爲美軍政廳二〇三號室三輔佐官，另外：投身教育的有：

李秉富、張榮學、韓運思、宋宰晚、姜文鏞、金冠斗、金滔倉、金盛熙、金晉漢、朴官肅、徐敦珏、宋秉旭、王學秀、雲天依、玄承宗、趙成植、李重、鄭慶爽、徐掌碩、李宗祿、朴孛俊、李峻慶等人。

法律界人士計有：

金重慶、羅吉朝、盧泰賢、辛相九、吳澤勤、允一英、李炳杜、興順尙等。

實業界人士計有：

南相鎮、辛能鈞、李東燦、李守龍、安政謀、金鍾北等。

另外尙有：

李春成、金宙泳、民忠植、金人換（前農村振興廳廳長）、李哲丞、朴珏培、韓建守、崔世慶、程愚式、李原喬、朴東運、柳騫昊、李惠福、尹任戌、申相初、黃容株等人，也是學兵出身。（張

昌國著《陸士畢業生》）

事實上，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遞送志願申請書，強制被拖去的四千三百八十五名學兵出身的學生，最後取代韓國社會統治階層的原因，是因爲他們在日帝時代就是實際在專科學校或是大

學中就讀的知識份子，而且他們之中一百一十名由於參軍的關係，大部分成了准將，在解放之後的社會中，由於「軍」已形成了一股特定勢力，因此，這群參軍的學生，也以「參軍」做起點，做爲晉升的重要階石。

另一方面，濟州島「四、三」事件的策動者金達三，伊豆學兵出身，日本軍少尉，他認爲，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對他們這些學兵而言，是恥辱的、更是令人憤怒的日子。此外，學兵同盟成員李春榮在《學兵回來了》一書中，吐露了以下的心聲：

我們學兵，現在總算回來了！「志願的你們，使朝鮮得以生存下去。是因爲你們的流血奮鬥，才能使朝鮮三千萬同胞走出一條永生的道路。」因爲前輩在燃燒熾熱的愛國心下，與我們握手、勸誘及交往，結果卻使我們流落在前線連著天的遙遠的地方。從軍並非出自於我們本意，但這景象和纏繞在腦海的記憶連接在一起，歷歷在目，而使我們再一次流下了血淚。吐露真情的前輩，他們始終一貫的去尋找自己的理想，爲了成爲「名士」，他們的心仍舊不變。「你們去吧！戰鬥的日本，務必成功！」其實，他們所盼望的，哪裡僅如此而已呢？報紙上成天刊載的「學兵貢獻一切」，使所謂「名士」的威嚴，更加深一層燦爛輝煌。事實上，他們的表現，也掀起了如雷貫耳的歡呼，三千萬同胞的喊叫，震動天地。救活朝鮮，在於我們學兵的去就。

……這些使用威脅和欺瞞手段的人，我又想起他們的嘴臉。

我爲什麼和從前一樣，反覆著過去的記憶，一次又一次真希望很快地離開那夢魘，將這些對我本身也是不愉快的記憶，忘得乾乾淨淨。

啊！和這些名士前輩一樣熱烈奉獻自己的我們學兵同志，是比任何人都清楚的知道這種感覺。但事實上，真正歡迎我們的前輩究竟有幾位？而當時以萬分熱烈的心情來歡迎我們的學長，又到底有幾位？我們當初和前輩緊握雙手、互相恭維的日子已成過去，取而代之的，是彼此的不諒解和種種不希望在這裡說出來的悲傷經驗。

那天，我們和同樣熱情的前輩，胸口盛裝著一顆多麼焦燥的心，整個人也因興奮而坐立不安。焦慮的母親啊！我們依然活著回來了。

好友相互握著手，丈夫和妻子互相擁抱著，孩子和年老的父母即將分別，兄弟姊妹也抓住自己的手足。和敵人在一起工作的我們，被強迫接受歷史上和精神上的滅絕，如果說這不算我們民族悲傷的最大悲劇，那麼，什麼才是呢？

我們學兵，在一天燃滅十次希望的情形下殘存。但是由於帝國主義的敗亡，離開祖國分散於四面八方的三千健兒，在死亡陣地一年八個月以後，平安地歸來了！

我們歸來的這件事，絕不是無意義的凱旋，爲了祖國的完全獨立和真正的解放，我們將繼續最真誠的奮鬥，拯救我們的國家。在祖國的土地上，我們熱愛正義和真理，更甚於生命，年輕的我們，要把全國年輕人的熱情與力量結合在一起，只貢獻給自己的國家和同胞，我們只不過是依據真正民主主義的意識型態，去使偉大的朝鮮永遠存在！

就朝鮮獨立的條件思考，如果要使整個朝鮮半島脫胎換骨，最具革命性的理論，就是不顧一切的鬥爭，必要時必須以死來守住我們的朝鮮。由文字的推敲來看，我們是「學」又是「兵」。我

們左手握著所學的理论，右手握著耗盡血汗的鬥爭，這是全國三千萬同胞誠摯的吶喊。

給自己打氣吧！到結束的最後一天，我們都將是雄糾糾氣昂昂勇往直前的青年。

世界上任何國家，不管是誰，都不希望流自己的血，但是衝入死亡陣線的年輕人除外！我們學生爲了建設的信條，也想成爲愛國志士，成爲民族的先鋒。我們已經死了一次，不在乎死亡的恐懼，對於自身的安危，又有什麼好怕的呢？我們引領苦待完全的獨立，若有妨礙神聖建國的事，那怕是再死一百次、一千次，如果能因爲我們的死亡而成爲祖國的力量，我們都真心願意以死來報效國家。

三千萬同胞啊！親愛的叔叔伯伯嬭嬭，以及兄弟姊妹呀！再一次告訴你們，我們活著回來了，變成活生生的新朝鮮先鋒，在自己的崗位上，對著國家立誓。

對於出征中犧牲的學兵同志之英魂，我們致上最衷心的弔唁，爲了報答冤死的他們，我們更需加倍我們的決心，使永遠無法回到祖國的他們，欣喜地面對祖國的方向。等到他們的英魂全部歸來之後，我們將召開一個盛大的報告暨追悼大會，並且，更不能忘記一月二十日發生的事，這恨意及憤怒刻在我們的心上，我們學兵之死，永遠不會忘記，永遠不會忘記……

李春榮的心聲說明了他們參加學兵的過程、身爲學兵的苦痛、對於祖國的忠誠，以及他們基於民主主義原則而立誓建設祖國的盼望。

除此之外，各種青年團體的開始形成，美、蘇兩軍之分轄佔領韓半島令人激憤，全民熱切希望透過反外勢來進行民族解放奮鬥，進而建設統一的民族國家。

十一月廿三日學生在天道教大江堂召開「青年時局演說會」，決心打破祖國分斷的現象，爭取祖國的真正解放；另外，學生在「朝鮮勞動青年同盟」中討論有關他們對祖國未來的抱負；此外於十二月一日舉辦學生的辯論大會，討論多樣的學生變遷。十一月廿五日，「全國基督教青年聯合大會」發表有關國軍的使命以及國防的重要性的問題討論，右翼青年團體「朝鮮建國青年會」，也在同一天發表聲明，對於幾天前（廿日）有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天所發生的恐怖行爲，作了以下的聲明：

愛國青年團體的建國理念，是以燃燒朝鮮的熱情，去阻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天的行動。而以「恐怖行動」這樣的論調來報導此次行動，從不客觀的消息中取材，這樣是十分遺憾的。

從此聲明中，可以隱然發現青年運動的左右對立。

另一方面，十一月廿九日，「全國青年團體總同盟」召開結成大會，公佈了以下的宣言：

過去三十六年間，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全部的權利，毫無剩餘地被剝奪。唯有燃燒著熱愛真理和正義之火的朝鮮青年，才能真正擁有純真和情感，在民衆前，民衆後，和民衆站在一起，共同成爲完全自主獨立和民主主義建設的礎石。我們在民衆的面前，鄭重的起誓。

這些標榜著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宣言，將是祖國完全獨立的最佳依據。

由於外勢分轄佔領國土，造成國內意識型態分裂，社會結構錯綜混亂，政治領導者之理念對立、虛弱的經濟基礎，以及根據以上問題而使痛苦的基層民衆產生了新的需求。面臨這些狀況的韓國青年學生，在困境和對立中仍然發揚他們的實踐意志，以具體的方法理論，試圖從深淵中逃

脫出來。學生運動在左右對立的幼芽剛剛冒出的時候，很多學生只重視左右對立這個層次，並不注重要求真正的民族解放。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全國青年團體總同盟漢城市聯盟」在結成大會中，通過決議：事實上，由熱愛朝鮮的學生及曾與日本帝國主義戰鬥的革命家，構成了純真的青年統一體。

另外，「朝鮮基督教青年會全國聯合會」，也發決議文：

建設朝鮮國家最大的契機，就在於取消北緯三十八度線。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大韓獨立促進青年總同盟」的結成式中，通過他們的決議文：

爲了達成完全獨立的必須條件——民族獨立，應該緊急取消北緯三十八度線。

十二月廿八日，寶城專門學校學生會也發表「到完全獨立那天爲止，我們必須再度成爲學兵」。

十二月六日，「全國青年團體總同盟」的漢城市代表舉行臨時政府簡單歡迎會，慰勞臨時政府元老的勞苦功高。十月廿五日，李承晚總裁在「獨立促進中央協議會」結成式中，發表了一篇二月十日在「大韓獨立促進青年總同盟」的宣言文，其內容要旨，包括了十一月廿三日新義州學生殺人事件，十一月七日咸興學生拘禁事件，及西部學生殺人事件的真相。在十二月十七日警醒大會中，又發表另一項宣文：

我們利用這次冬季休假，策劃同胞的政治文化活動，動員各專科學校以上的歸鄉學生負責此次活動，並且展開政治文化方面的調查，以及展開民衆的啓蒙運動。

十二月廿日，學兵同盟爲了達成跟隨歷史演進的完全獨立，而照亮了從死亡線回來的學兵的

路。街頭巷尾有一部分誹謗、中傷、或者對充實綱領的聲明精神全然漠視。在學生運動的潮流中，激進與保守的立場之間，開始產生了空隙。決定對立的契因，正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舉行的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對韓國信託問題的決定。

這報導的前一天，十二月廿九日在漢城市，「反對託治國民總同盟委員會」結成，同一天，「朝鮮學生大會」在某一大樓內討論託治問題，學徒隊幹部和各大學幹部，連續兩日，一面點著蠟燭，一面討論，意見始終不能一致。學徒隊左右兩派的對立，相當明顯。

學徒隊、學兵同盟，和留學生同盟等，他們所走的路線，已確定是爲了祖國真正的解放和樹立統一政府而決心戰鬥到最後。另外，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成「反託治運動準備會」，開始反託運動。

(3) 北韓學生運動概要

解放之後，北韓學生也以平壤、新義州、咸興、海州等主要都市爲中心，組織學徒隊，爲除去日帝殘存勢力，以及維持治安與秩序，和青年自治隊共同開始積極活動。蘇聯軍進駐以後，青年運動和一部份學生運動團體，組織了赤衛隊和共產青年同盟。

美蘇分轄佔領的現實，是學生親眼目睹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咸興首次發生學生事件。高喊著自主和民主的學生發動了示威遊行，蘇聯軍拘押了約五十名的學生並加以監禁。另外，十一月下旬在新義州附近的龍巖浦，學生和農民勞動合作社的共產黨員發生衝突事件，龍巖浦的通學生，向新義州各校校友反應這事實，並要求援助，各學校代表調查之後，承認學生的正確性。

於是在學校裡召開學生會說明經過，同時展開街頭示威，學生和蘇聯軍保安隊彼此衝突，蘇聯軍以武裝裝備阻止學生走上街頭。後來，學生雖一時佔據了各機關，但在蘇聯軍毫不留情的武力前，不得不撤退。在此次衝突之中，有一百多名的學生傷亡，二百多名的學生被拘捕。從這時候，走向北緯三十八度線的學生，成爲西部、西北部青年的主力軍，也成爲解放後擔當韓國反共責任，站在最前線的一群。

(二) 學生運動的左右對立

(1) 學生運動的分裂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反託治學生運動準備委員會」，發表了如下的聲明：

以「三一運動」及「光州學生運動」爲首，及而後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學生運動思潮中，所不能忘記的事，就是無論何時，學生都扮演著主動的角色，當外國背棄國際信義，進入朝鮮實行信託統治之時，韓國學生也展開非常實際的行動，絕對反對朝鮮信託統治。

李哲昇透過開會辭呼籲：「這不是有名無實的會議，而是展開有組織且極實際的行動，絕對反對朝鮮信託統治。首先，我們必須尋回自己的土地。」此次參加大會的學生代表，計有：成均館大學一名，延專二名，法律專校二名，京義大二名，史普蘭斯大二名，藥專一名，京師專一名，及中央女專二名。

其後，一月三日，在漢城運動場召開「支持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談的市民大會」後，前往鍾路遊行示威的學生，和「反託治學生運動準備委員會」學生之間，首次發生衝突。這次事件，是左右學生對於信託問題最初的暴力衝突。

一月六日，「反託治學生運動準備委員會」學生重申絕對反對信託統治，並要求立即的民族自決和自主獨立，以及要求結合統一民族戰綫和建立統一政府，絕對禁止各學校單獨行動，並決議行動一致。另外，也決定於一月七日舉行示威。此外，「朝鮮學兵軍」和「青年獨立同盟」，因主張抨擊信託統治、撲滅恐怖行爲和樹立統一政權，而發表聯合聲明書。

(2) 學聯和學統

一月七日，以代表右派的學生總聯合體，組成「反託全國學生聯盟」，並選出李哲昇爲委員長。因此，解放後，以反共學生運動爲主的「學聯」，就此誕生。這天，學生從上午十時起，召開「反託示威大會」，採納以「我們以我們只是朝鮮人的自覺，絕對反對信託統治，要求即刻的自主獨立。」爲內容的決議文。

另一方面，一月九日，代表左派學生組成「在京（漢城）學生行動統一促進會」，發表聲明，內容爲：「爲了達成民族完全的自主獨立，必須支持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談，並舉行示威。」解放後，就這樣地誕生了左派學生總聯合體——「學統」，代表是朱碩壹。

學聯和學統這兩個團體的誕生，是由於學徒隊因左、右兩派糾紛，進而分裂所產生的，此兩

團體的誕生表示學生運動又走入另一個新的轉換期。在戰後美蘇冷戰體制下，韓國分裂成「共產」、「民主」兩大陣營，隨著這種情況，韓國學生運動也分成了兩大陣營。

之後，反託學生運動與贊託學生運動，從理性的對決轉變成衝動的對決，使得「撲滅恐怖行爲」這種左右派之共同口號結束，從此進行著極爲淒烈的左右對決。其代表的例子，就是學兵同盟事件。

(3) 學兵同盟事件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二時左右，反託學聯在漢城市內的正同教會，由「反託全國學生總聯盟」主辦反託暨反共學生聲討大會。在聲討大會中，通過「掃蕩國內賣國奴，絕對反對外國信託統治」及「糾彈共黨團體的贊託行爲」等宣言，爲了祖國的完全獨立，一面反對不適合國內的信託統治，一面通過以死抗爭的決議。下午五時左右，聲討大會結束之後，包括男女學生在內的五百多名興奮聽衆，成群結隊地湧向美國領事館和蘇聯領事館，散發決議文傳單，後經過朝鮮大飯店和半島大飯店，來到乙支路人民報社前集合，攻擊人民報社佔據仁社洞，破壞人民黨的建築與措施，並踐踏位於安國洞的漢城市人民委員會和婦女同盟辦事處等左派團體的本部。之後，反託學聯示威隊想往位於西大門的臨時政府，向政府重要官員反應他們的反託想法，但是在新門路一街這條路綫的示威群衆，卻在西大門附近，和學兵同盟發生衝突。因爲這次衝突而負傷的學生有四十名之多。西大門警察和鍾路警察署聯合出動，逮捕了十餘名反託學生幹部和學兵同盟成

員。然而，十九日黎明，京畿道警察部之警察緊急集合，由張澤相警察部長指揮，包圍三清洞學兵同盟本部。因為警方前幾日的偵察，斷定學兵同盟這次行動，是有計劃的恐怖陰謀，並且看見主謀者跑進學兵同盟本部，因而判定學生們可能在策動什麼計劃。被包圍的學兵同盟人員，和包圍他們的警察之間的總激戰，持續了相當長久的時間。結果，學兵同盟有三人死亡，三人受傷，警察方面，也有二人受傷，關於這方面，學兵同盟和警方有不同的說法。警方的說法，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廿日的朝鮮日報上，有如下的記載：

獨立及安定是存在於國家建設的神聖道路上，走在這路上，我們三千萬同胞應該相親相愛，並互相體諒。但在我們欲快速地達到偉大的目的之過程時，卻頻繁地發生骨肉相殘的恐怖事件，如果這不是令人寒心的事，那是什麼呢？

昨（十八日）晚，在市内黃金町（現在的乙支路）發生的人民報襲擊事件，在仁社町（現在仁社洞）發生的人民黨襲擊事件，以及學兵同盟不幸事件。十九日，京畿道出入記者團報導了這次事件，並訪問警察部長，警察部長張澤相談到以下的內容，並說明今後對於撲滅恐怖團體的破壞行為之作法。

張部長說：「昨夜的學兵同盟事件，大約十一時左右，我一回到家，立刻接到人民報社和人民黨被襲擊的報告之後，馬上召集勤務警察一百名，及機動卡車三隊，趕到肇事地點，進入緊急戒備。十二時三十分左右，仁社洞派出所的警戒網，抓到三名青年，分別是李敏寧（廿五歲），崖武學（廿六歲），白宗先（廿四歲）。在他們身上搜查的結果，發現槍械和一萬三千韓圓現金，詢

問他們的來處竟是學兵同盟。武裝警察四十五名即刻前往三清洞學兵同盟處，卻遭到學兵同盟的連續射擊，時間是凌晨三時左右（十九日黎明）。所以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在槍林彈雨之中到達了三百多名聲援的警察双重包圍四周，並且動員了十名敢死隊的警察，逮捕了對方一百四十名。警方有二員負傷，在學兵同盟方面，死亡者三名，受傷者三名。這是一次傷亡嚴重的大事件。」

至於逮捕的人，警方詢問向警察射擊的理由之後，才知道學兵同盟員全然不知是來自警方的攻擊，以為是受到其他團體的攻擊。在沒收的物件中，也有不少武器。

對於這些民族的羞恥——恐怖集團的肅清，有關這一點，張部長又說：「無論怎樣正當的團體，今後當貢獻生命，徹底地撲滅暴力行爲。十八日傍晚，在人民報社前有六百名，在人民黨前有四百名的恐怖團體的人士進行襲擊，而管內警察部卻完全不知道，對於不能及時動員這點，必須向管內警察署徹底地追究責任。因此，警方對於人民報及人民黨的襲擊事件，在調查真相和搜証方面，更需要完全負責，使一般民衆今後可以安心，並且信賴警察。」

然而，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發生學兵同盟事件的當天，召開全國學兵大會準備會，以下就是當日會議的進行及決定事項：

（時間：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下午七時—十二時半）

地點：三清洞三清會館（本部）合宿室第六號室

本日在準備總會會議中，選出李春榮爲會議主席，金泳建爲秘書，吳澤運爲會長。十點，樂隊和同盟旗進場，與會人員高唱朝鮮之歌與學兵之歌，並且默禱。

李春榮在開會辭中，決定了以下的臨時行政成員：

議長：王益權、黃翌洙、李春榮

秘書：金炳煥、金泳建、鄭榮南

監察：崔炳圭、李達

行政：金成翼、李孝燮

另外，此次會中，資格審查者為朴晉東等，經過報告者為高仁權，對外情勢報告者金炳煥。

大會內容：

①關於追悼祭祀事項（決定二十二日在漢城運動場舉行）

②關於紀念行列之事項（決定口號、標語）

③討論關於今後學兵的出路

④委員選舉時，先選出中委委員七十名，在其中決定選出若干常任委員，在委員選舉時，必須由調查委員審核大會建議之選及事項。選出盧吉相為調查委員，原任的許浩錢轉任其它職位。

軍事局方面，增員崔武學；此外，決定當日（廿二日）決議文、標語和宣傳傳單等的製作，並決定將用餐的乾糧用紙袋裝好，由經理部配給分食。

本大會決議的幹部名單如下：

委員長 王益權

副委員長 李春榮

總務部委員 李形化等六人
計劃部委員 李俊午等六人
文化部委員 朴 革等五人
宣傳部委員 高仁權等四人
經理部委員 金勤培等五人
實踐部委員 朴晉東等三人

與學兵同盟事件有關的方面，學兵同盟有如下說明：「由於一月二十日是學兵紀念日，爲了準備紀念活動，前一日（十九日）便集合在三清洞辦事處召開準備總會，因此，我們全然不知在西大門附近所發生的事，更沒有參與那種混戰。由於我們受到警方的襲擊，因而發生了三清洞槍戰，但是並不是我們先開槍的。因爲這是黑夜裏發生的事，警察或許還弄不清楚，我們不是恐怖團體，只是在襲擊中與之對決而已。」

另一方面，警方的解釋是這樣的：「人民報、人民黨等左派勢力本部被襲擊之後，人民黨就向學兵同盟本部軍事部長朴晉東請求支援。學兵同盟員在軍事部長朴晉東的指揮下，出動數十名攜帶武器的人員，一舉衝向街頭。第一次出動廿名，第二次出動廿五名，集合在安國洞人民黨本部處，和反託學聯示威隊伍發生衝突。」

另外，當日示威活動的主體——反託學聯也提出說明：「當日的襲擊，是學兵同盟採取主動的，這是有計劃的恐怖行爲。事先就一直待命的學兵同盟突擊隊，不但妨礙示威行列，並襲擊示

威人羣，尤其是警察爲了制止對女學生的迫害而逮捕數名學生，嚴厲審訊之後，全部都是學兵同盟成員。」

此次的學兵同盟事件，警方插手干預左右兩派的鬥爭。這件解放後首次發生槍戰而犧牲數名人命的事件，引起全國人民的極大關切。

在張澤相警察部長的說明發表之後，學兵同盟繼而發表了「致張警察部長之抗議文」。其內容如下：

致 張警察部長之抗議文

從這次閣下所指揮的「學兵同盟襲擊事件」之中九死一生逃出的本部部員，以及從各地方上京的全國學兵，經過嚴密的調查，結果對閣下及閣下所率領部下之聯合行動，有下列四點質疑：

①解決此不幸事件的主要契因，在於是否能正確地判斷李敏寧、崔武學、白宗光被捕之真假？

第一：「我們派出所逮捕了那些人……」，閣下的表明不得不令人產生懷疑。在深夜，警察如果逮捕到攜帶槍械彈藥的人，應當記入紀錄本之中。而且，對於記者團的質問，該派出所所表現的曖昧態度，又該怎麼說呢？第二，上述三名人員，叫白宗光的那個人，和學生同盟全然沒有關係。其他兩名雖然是同盟員，但是都有確鑿的不在場證明。亦即這兩名雖是學兵同盟員，但事件當日，十九日上午九時，李敏寧在自己家裡，崔武學在同盟本部。然而卻從警察部傳出那樣的話，如果閣下及閣下的部下有良心與記憶的話，應該能夠了解我們所說的。何況李敏寧的母親與住在附近的鄰居也確認李當時在家裡。這件事實，經過了各團體的調查，如果閣下有解決這件事的誠

意，希望可以允許提出任何人証。第三，閣下言及監禁的三名犯人都在密室中，爲什麼不允許他們和記者會面？這難道不是閣下擔心事實的真相暴露所抱持的理由嗎？

②此外，閣下認定此次慘案發生的原因，是由逮捕的三名犯人供出的，也就是學兵同盟擁有大量武器的這個理由，並指出是學生同盟首先開炮的。我們認定這是故意歪曲事實。當天十九日在屠殺現場，您的部下向上司報告狀況，如同廿一日下午警備警官一句明白不過的話：「我們知道這些傢伙擁有很多的武器，但是只有木槍和小石頭。」對於這個事實，無論如何我們都會提出証人。閣下如果試著去搜集証據的話，便可以知道這件事，閣下如果本著良心的話，更可以明瞭這件事。沒有武器如何先開炮呢？槍聲究竟從何處傳來，學生同盟很清楚地知道，是從閣下這方，也只有閣下這方傳來的。另外，假設我們擁有大量的武器而首先開炮，可是就算這樣，閣下沒有發出任何通知，就出動四百名警察三面包圍我們，連續四小時的集中射擊，如此的作爲，莫非就是閣下的民主主義？有關以上所言，我們要求沒有矛盾且明確的說明。

③閣下竟然有膽做出這種沒有人性的行爲。爲什麼當時學兵同盟員李達在高喊：「立即停止射擊，有什麼事情把話先說清楚。」的時候，頭蓋骨會被打破？不只如此，被子彈打中倒在地上痛苦呻吟的人，還被棍棒與槍托亂打，連屍體都被打得遍體鱗傷。而在醫急救中不幸死亡的金星翼，是在病院冷氣房中，嘴唇凍傷致死。閣下的部下還從朴晉東的屍體拿走了手錶及現金一千元，並將他的靴子脫去。這些殘暴的行爲，該怎麼說呢？

④閣下的部下在這次事件中，竊取了以下的物品：

(1) 朴晉東的靴子、吉他。

(2) 手提包、日式布襪、衣服、領帶、書、糧食。

對於以上的盜賊行爲，閣下又該如何解釋？閣下不但要把您部下所犯的滅族行爲加以明確的解釋，並且要立刻在三千萬同胞前辭職謝罪。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上午，有關學生同盟事件在漢城地方法院四號法庭開庭，初審反託學聯，被告爲金起虎、金成銓、洪寫其等三人。審判的主審判官是朴元三，檢查官朴慶在，律師金炳鱸、書統設，在場並有反託學聯員旁聽。審判長在審問被告等人之後，確定了被告等人襲擊人民報、人民黨及人民委員會的事實。至於襲擊的理由，被告等人回答說：「我們反對三千萬同胞被外人託治，也不支持我們襲擊的三個機關，他們用敵旗取代太極旗（韓國國旗）、唱革命歌代替國歌，令我們憤慨！」檢查官最後判被告等人四個月的徒刑，但是律師金炳鱸則認爲：「由於基於愛國情操，應該無罪釋放！」

在學兵同盟這方面，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下午，朴元三主審判官在漢城地方法院第十五號法庭宣判，申堯澈被判刑一年，崔萬鎮被判刑十個月，吳錫雲被判十個月並禁止出境三年，李孝燮、崔文煥、李昌雨、朴泰潤也被判刑三個月，並被限制出境三年。

召外，學兵同盟在『學兵』三月號上，以論文、聲明書，詩及雜記四方面，刊出學兵事件特輯

論文部分：

- ①致張警察部長之抗議文
- ②致何志中將之請願文
- ③致美蘇共同委員建議文

聲明書部分：

- ①聽取學生慘死經過之後
- ②三學兵事件的教訓
- ③痛悼慘死之學兵
- ④學兵之死
- ⑤痛哉！三青年學兵

詩部分：

亡友里（墓地名） 壯烈

北嶽山山風吹起的那一天

靜靜地閉眼沈思

貓頭鷹（頌歌）

招魂（頌歌）

生靈車裡傳出學兵朴晉東所唱的歌

弔學兵

寄情於遙遠的天國

祖國啊！我熱愛的國家啊！

在雄糾糾的三學兵靈前鮮血凝碧

祭文

慰靈曲

血

我哭了 在學兵靈前

有個冷酷的同胞

雜記部分：

① 被虐殺的三學生事件被告書

② 祭文

③ 地方學兵談話

④ 聽取學兵同盟員慘死之後

⑤ 和遇難學生在一起

⑥ 故三學兵簡歷

⑦ 全國學兵大會準備總會內容

在解放後的韓國學生運動史上，學兵事件是告誡人民左、右兩派分裂與對立的悲劇事件，也

使大家都知道解放後的學生，是多麼熾熱地戰鬥，亦可預期到未來學生運動的左、右兩派鬥爭，將會如何激烈。

圍繞著信託統治問題的左、右兩派學生的鬥爭事件，仍持續不斷的發生。三月八日，京畿道志士嚴正地發表了「具政治性的學生示威」一文；三月十三日，美軍政官員樂崔亦發表「學生不要干涉政治」一文。三月廿日在漢城召開的美蘇共同委員會，雖然想趁著致力於南北統一的至上任務的高潮中，不管學生運動中的糾葛和對立而試圖達到統合，但是卻因為南北統一原則性的問題意見不一致，而沒有達成任何解決的協議，並使得對立與糾紛更加深化。

這段期間，左派學生受到警察嚴密管制，然而這樣的管制，反而使左派學生得以掌握各學校學生自治會的主導權，隱密地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另外，更與既成社會人士結合，得到更多參與社會運動的機會。

在右派學生方面，也參與了咸興、新義州、平壤等地的反共學生事件，而越過南界（北緯三十八度綫）的學生，更是受到刺激，而與南方學生結合，展開了全國性反共啓蒙運動，因此，二月廿八日，以反託學聯為中心，在波高大公園，召開「二二八東京留學生獨立宣言紀念全國學生動員大會」。這時候學統的「朝青」（朝鮮青年）和反託學聯之間起了衝突，發生了出動警察的事件。

左、右對立首次暴露分裂的跡象，在一九四六年紀念三一節例行活動時，右派學生陣營在漢城運動場舉行，左派學生陣營在南山舉行。

由於平壤學生的反託、反共事件，三月十三日咸興學生以所謂的「百護團」反共地下團體爲中心展開了反共示威運動，使北韓全城對反共地下學生組織進行嚴密及徹底的搜查，被這些事件波及的學生越過南界。這些越過南界的學生，一部分參與了南韓的學生運動，使南韓右派學生的陣營更加茁壯，更有力量展開反共運動，也使左、右兩派學生運動的對立鬥爭愈加劇烈。如上所言之左、右兩派學生的對立，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發表「國立漢城大學綜合案」（俗稱國大案）之時，又發生了新的學生運動鬥爭。

(4) 學生團體的重組

學兵同盟事件之後，出現了「朝鮮青年總同盟」（一月廿一日）、「解放青年總同盟」（二月十四日）、「朝鮮青年文學家協會」、「漢城市民主青年同盟」（四月廿二日）、「朝鮮民主青年同盟」（四月廿五日）等左派青年團體。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旬，右派學生運動的聯合組織——反託學聯和左派學生運動的聯合組織——學統，在南大門教會開會，他們雖然試圖達成學生運動的統合，但由於雙方代表各持疑慮且不夠誠意，使得會談終告失敗。

反託學聯從四月底開始，致力於地方組織，派遣學生啓蒙隊到左派勢力最盛的全羅南北道，多方面強化反託學聯的地方組織。另一方面，並試圖轉變學生運動的方向，這時，反託學聯另組「獨立學生戰綫」，藉以摸索學生運動的新道路。其後幾個月，學生團體各自整理內部及地方組織，傾注全力於民衆啓蒙運動。反託學聯透過地方啓蒙及雜誌「學生輿論」的發刊，努力建立學生運

動的理论根據。

其中有關「國立漢城大學綜合案」，左派學生運動的聯合組織「學統」發表了反對國大案聲明，這是自學兵同盟事件以來，沈寂許久的左派學生運動，為準備新的奮鬥的積極作為。（於下一章詳述）

反託學聯及獨立學生戰綫爲了尋求右派學生陣營的合作，經過在南山洞數次會談之後，一九四六年七月卅一日於仁社洞的中央預備黨，組成聯合右派陣營學生的「全國學生總聯盟」（委員長：李東源）。反託學聯組織生命僅六個多月，解散之後，從八月一日開始，原鍾路一街本部（舊自由黨大樓），改爲「全國學聯」，標榜民族陣容學生的合作團結。

左派學生聯合組織的「在京學生行動統一促進會」，也更名爲「漢城學生統一促進會」，但簡稱仍繼續使用「學統」，他們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在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禮堂，舉辦演講比賽，展開運動路線的批判鬥爭，重組運動的陣容。

另外，越過兩界的北韓反共學生聚集在一起，於八月底組織成「西北學生聯盟」，和全國學聯相互聲援，展開對共鬥爭的雙重作戰。

和解放同時組成的「朝鮮留學同盟」改爲「韓國學生同盟」，而於左、右因國大案合作的同時，又誕生了「建國學生聯盟」。

國大案前後學生團體重新整備的結果，誕生了「全國學聯」、「漢城學統」、「西北學生聯盟」、「韓國學生同盟」、「建國學生聯盟」等五個新的學生運動團體。

(三) 校園民主化運動

——反對國大案的鬥爭——

(1) 背景

一九四六年度前半期的學生運動，雖然是對於信託統治「贊成」或「反對」的尖銳鬥爭，但是其運動的理念，可說是反對外勢的民族守護運動。而後半期的學生運動，則是由反對國立漢城大學綜合案所引發的校園民主化運動。一九四六年度の學生運動，若從隨著美蘇分轄佔領而來的統一意志，以及在日帝殘渣教育下欲求解放的民族意志來看，可提示出韓國民族解放以後的未來方向。

解放後韓國教育界的情況是，日帝下任職於反民族之皇民化教育之份子，大部分仍留任於教育界。不僅如此，軍政府的文教幹部大部份也是任職於日帝時的親日份子。職是之故，清除殘存的日帝奴化教育，是解放後學運的課題之一。

韓國解放後，思想益發成熟的學生們，由於從壓迫和束縛的教育中解脫，而能在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學校，唱出自由的心聲，並歌頌民主花朵的綻放及從殘忍的日帝統治下真正的解放。

如此一來，教育者與學生之間無法自然調停的利害關係橫梗於前，雖然教育界已被解放，但在政策上卻沒有一個創造性的應時良藥，因此，不管是恢復學校舊稱或學制的部分改變（即新學

期、結業期、畢業期的變更），所以一九四六年度的新學期爲起點，或將專科學校升格爲大學等極爲形式的改變，均無法突顯本質上的改變。此時的教育，名義上雖可說是以民主主義爲基點的科學教育，但在內容上只不過是以過去的名詞和概念，來代替日帝的概念。親日教育者對於解放後祖國未來的民族性及民主性教育，謀求有計劃的安排，但這些親日教育者的本質，是無法改變的。他們也並不想隱瞞自身深深地沈浸在帝國主義附庸的精神教育中這個事實。

雖然突破了日帝時代屈辱和暴力鎮壓的生死關頭，而且已結束了慘痛的經驗，但是這種教育制度，爲整個朝鮮的專科學生及大學生所帶來的只是失望和不滿。學生所期盼的民主校園，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實現，歌頌脫離日帝的解放後學生，與在教育制度及內容上不能掃除日帝殘渣的校園之間，糾紛愈加深化，因此校園民主化運動的興起是必然的。而其導火綫，則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所發表的「國大案」。

校園民主化運動，點燃了韓國學生解放意志之火，就連因信託統治問題而分裂的左、右兩派學生，對於要求校園民主化運動及反對國大案的看法上，意見幾乎是一致的。國大案一發表，社會及校園反對國大案之輿論聲浪便爲之沸騰。

這偉大的最高教育機關，在國大案的運作進行時，補充行政官吏的情形有官僚獨裁化之慮，這一方面也可看做是政府對校園的干預。與其如此，倒不如撤消國大案，在確定漢城大學爲綜合大學的同時，讓各單科學校（即學院）各自發揮其特點。目前朝鮮教育界的當務之急，是多方面增設學校。（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 朝鮮日報）

然而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美軍政當局以將不足的人力、物資做最大的活用及提昇教育品質爲由，發表了將漢城的京城大學及官立的七所專科學校合併的國大案。由於此案，即刻有反應的教授，於七月十八日在專科學校教授團聯合會中，發表了國大案不合作聲明書。之後，學生群中首先有所行動的是學統。學統於七月廿二日批評國大案：(1)校園的官僚化；(2)軍政對校園的干涉；(3)剝奪各學院自主性的措施。不僅如此，學統更出來積極的反抗。他們憤慨的認爲，國大案根本就是抹殺以校園爲始的民主主義。

而全國學聯方面，似乎仍演著自信託統治問題以來的左右對立一幕，繼續標榜反共民族陣營學生的合作團結。左、右兩派學生運動銜接了當時的政治風潮，雖然仍在反對國大案的鬥爭上對立，但因國大案問題已經超越了所謂左、右學生層面的問題，因此沒有什麼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對反對輿論一直置之不理的文教當局，終於在八月廿二日頒布法令，從此之後，高喊校園民主化的學生運動，經過一年時間的猛烈對抗後，發展成全國性聯合罷課，參與的學校計五十七所，參加的人數，達四萬餘人。

(2) 第一次反對國大案的鬥爭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國大案一發表，學生立即有了反應。八月十四日，由十一所專科學校代表及中等學校代表，組成了「反對國立漢城大學案共同對策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代表，雖曾和軍政廳文教部當局者會談，交涉取消國大案，但終告失敗。

八月五日下午，全國教育者大學代表團爲了要求取消國大案，而拜訪了軍政廳官員樂崔。美軍政廳方面，仍然不顧此類反對的輿論，在八月廿二日，發表聲明，確定第一百零二號法令的國大案，使得校園民主化運動，又具新的面貌。

九月一日，反對國大案學生鬥爭委員，指摘國大案有以下的缺點，(1)運作的非民主性；(2)設備的縮減；(3)教授的大量減少及隨之而來的人事濫用；(4)外僑文化活動的萎縮；(5)學生人數的減少，水準低下。並提出促請文教當局反省的聲明書。但是，文教當局卻在當日改革學制爲「六·四制」，並說明在國大案問題上，一點也沒有辦法讓步。

事情演變至此，漢城大學理工學院教職界三十八人，聯合向文教當局提出無意任職於新設學校的聲明書。自此日起，學生又再次積極地反抗，京城大學醫學院的學生（包括新生）召開學生大會，發表指摘校園的官僚化及非民主化等事項的聲明書；經濟學院學生會也在學生大會中，決議絕對拒絕在國立大學註冊，會中並有五所專科學校決定反對國大案。法學院學生會在學生大會中，決定發表「指摘理事會的組成份子藐視民主主義原則」的建議文。工學院在學生大會中發表「全國反對國大案」之聲明書；女子師範大學以「反對國大案對策委員會」之名，發表「對朝鮮的未來有極惡劣影響」內容的聲明書。

在各大學以聲明書的方式展開反對鬥爭之下，文教部於九月六日發表國大案細目，並再招生來補足不註冊學生之缺額。雖然如此，學生運動仍持續的進行著，學生高喊著校園自由化與民主化，並有組織地拒絕註冊，展開反對國大案的街頭示威。

九月十五日醫學院學生舉行街頭示威，有五十餘人被逮捕；九月廿九日大邱學生亦舉行反對國大案示威。另一方面，軍政當局也因為國大案問題而鬧得亂哄哄之時，在大邱發生民衆暴動。這次暴動是在一所學校運動會結束之後，一部份示威的學生，後來和大邱市內四十餘家工廠罷工的勞工，及中學、專科學校的學生及老師等三萬餘人，共同參與而發生的示威。大約一千多名年輕的勞工、大學生、中等生、青少年集合在軍政廳前高喊，「給我們米吧！」「反對殖民地教育！」等口號，並發送傳單。如此的騷動事件幾乎擴散到全國，在春川、光州等地不斷地發生示威活動，參加的幾乎都是學生。

十月四日發動遊行示威的漢城文理學院，和十一月七日發動遊行示威的法學院學生，自十二月九日起，共同謀求對國大案聯合罷課的新方法。聯合罷課是日帝下學生運動所使用的重要方式，但在解放後的韓國，這是第一次發生聯合罷課。參與聯合罷課的學校有漢城大學的文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工學院、及預備學校。這些學生決議的內容有：(1)將大學校長從美國人換成韓國人；(2)文教部負責人引咎辭職；(3)排除警察對校園的干涉。對此決議，文教當局不但沒有表示解決問題的誠意，反而以威脅恐嚇的態度表示：「你們應該了解，不上學的學生，結果當然是以開除、退學來處分！」。事情既然已到這種地步，國大案不合作教授團也爲了校園民主化，離開了學校。

反對國大案運動震撼了政局。十二月廿八日美軍政官員樂崔，召開記者會表示：「軍政廳爲朝鮮人花的錢很多，但沒有必要爲不唸書的學生花錢，如果對國大案有所不滿，我想，到別的地

方去做事賺錢會比較好。教授缺乏是衆所皆知的事，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同情掀起罷工風潮的教授！」並下令漢城大學商學院，文理學院等停課三個月。

(3) 第二次反對國大案的鬥爭

第二學期的停課令結束之後，在二月三日開學前夕，文教當局及學校當局於一月卅日公佈，到三日開學日爲止，不到學校註冊者，一律開除。因此，學生立即有了動靜。二月三日在文理學院禮堂，舉行學生大會，發表如下的聲明：

- ① 絕對反對蹂躪校園自由的校園警察之干涉。
 - ② 將校長、教務長爲美國人的，換成有能力的朝鮮人。
 - ③ 文教長官、次官、高等教育局長等文教負責人，引咎辭職！
 - ④ 取消國大閉鎖令之全院停課處分，及以官員名義發表的侮辱性談話。
- 另外，商學院學生鬥爭委員會也發表如下的聲明：

- ① 反對現任校長朴客夏。
- ② 反對警察干涉。
- ③ 完全承認前任教授的要求，並讓他們即刻復職。
- ④ 將校長爲美國人的換成韓國人。
- ⑤ 文教當局負責人引咎辭職。

⑥絕對反對停課處分令及其他一切不法鎮壓。

文理學院、商學院及法學院等繼續聯合罷課，文理學院預備部，也向文教當局提出同樣的要求條件，並加入聯合罷課行列。工學院學生，也在新功德里這地方舉行學生大會，並提出撤消國大案等七十二項要求。

漢城工學院部分教授，發表了辭職聲明：

漢城工學院教授群中，除了那些贊同國大案的人以外，其它的部分教授，為了解決這件事，無不竭盡心力，我們並不是不知道國大案的各種矛盾。當初我們是顧慮到擁有如烈火般求學熱情的學生，而不能離開。但是，從後來發生的事情來看，文教當局對國大案實有再考慮的必要。為了請求當局的考慮，我們決定辭職，以表我們的心意。

除了漢城大學預科部長劉基燕及訓導處長柳應浩外，還有七名教授辭職。

各大學院學校在新學期剛開始，提出撤消國大案，恢復教授舊職，美國人退出及反對警察干涉等要求，在以上要求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聯合罷課的情勢與陣容愈加擴大。二月三日聯合罷課的第二天（四日），師範大學、藥專，慶北中學繼續聯合罷課；五日，醫專（京城醫專）、漢城大學預備學校、齒科大、藝術院、漢工大學加入聯合罷課；六日，輝文中學、德修產業學校、漢工大學等，和延熙大學、國學大學、中東中學、師範中學、廣東中學、先林中學、京畿工業，也加入聯合罷課、罷工，並手持「受災害的學長們，加入聯合罷課！罷工！」的標語。二月七日、八日，農學院，朝工（夜間部），韓聲中學、東明女高，大同產業學校，東城中學、培材中學、東國

大學等也加入聯合罷課行列。京畿商業學校的學生提出以下要求：反對國大案、反對警察干涉校園、保障教職員生活、和給學生特別配給糧食與學用品，並繼續加入聯合罷課。參加此類聯合罷課行動的學校數目與日俱增。聯合罷課旋風散布到全國各處，使得教育界出現了一個大危機。這時期參加聯合罷課的學校有五十七所，人數達四萬人之多。

學生爲反對國大案而奮鬥的同時，商學院教授團提出了期望校長深思的聲明，白贊守以下的教授、講師，也於十一日辭職。十二日，京城大學法經學院全體教授表明了辭職之意。八日，劉奇燮教授等九名及來自停課學校的十四名教授，指摘三個學院的停課、設備的縮減、教授陣容強化，以及舊教授復職的問題失敗等事項，並決定辭職。十一日，師大的教授團卅五人，其中有廿五名發表了致文教當局不合作聲明。

這類反對國大案問題，不只是單純的學生問題，也提示出解放後韓國的民主主義問題。二月六日，反對國大案共同鬥爭委員會，發表了如下的聲明。

國大案在建國過程中，引發教育界及整個社會混亂與不安之一民族的大不幸事件，而對摧毀民主教育建設和民族文化發展方面，更是無需贅言。現在我們在反對國大案上，總動員了七千多名愛國學生，國大案發生以後的六個月之間，苦難的我們下定決心，不畏懼任何的犧牲。現在，我們要在全民完全的團結之下，展開決死的奮鬥。

我們爲了解決緊急的事態，公布如下的解決辦法：

①設立完全承認教授及學生之自治權的機關。

② 文教當局的負責人應當爲自己的失敗與無能引咎辭職。

③ 即刻停止警察對校園的干涉。

④ 大學行政權移轉給朝鮮人。

另外，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京鄉報的社論上揭示：

① 保障校園內學術的自由。

② 教授的進退，先以教授會的建議爲憑，而後才在文教部決議，但文教部要確立「若無重大理由，必須尊重教授會的建議」之不成文法律。

③ 禁止在校園內一切政治性活動。

④ 積極的使退職之舊教授有資格復職。

⑤ 允許被開除的學生復學。

除以上揭示內容外，並向共同鬥爭委員會呼籲：「當此一切均不如意之際，是不能期望大學十全十美的，爲免除校園淪爲廢墟的悲慘命運：讓我們達成協議！」同時，對軍政最高當局亦有如下的提示：

① 不要把學生當成敵人而開除學生及關閉學校。

② 在朝鮮，專科學以上的學生的家庭，幾乎都是中產階級，若驅逐這些階級，將造成對美軍政的不信任反應。

③ 遭驅逐的學生，是明日朝鮮的領導份子，若當局仍執意如此，這些份子將來始終會懷著仇視

之心。最高當局對此事件的處理應透徹地觀察。

當社會輿論集中於國大案問題之際，民政官員安再興發表談話：「無論是那個派系，都應絕對防止學生以及有關連者的暴力行爲，國內男女學生參與聯合罷課，是絕對不可以的，希服你們趕快註冊，無論如何，校園內是不允許政治運動及聯合罷課的。」文教部長劉億謙說：

「國立漢城大學將在崇高的理想及遠大的計畫下誕生……，尤其，大家認爲『國大案是殖民奴化的教育政策』，是因爲不知道『綜合大』真正的價值所在。因此，說出這樣的話，簡直是荒謬絕倫，在神聖的校園中組黨、聯合罷課的行爲，我認爲這不是愛國學生所採取的態度。你們（學生）在短暫的爭辯之後，應該重新校園有規律的求學，若不是正當的要求，我認爲沒有通融的餘地。」

在日帝時代，做出親日反民族行爲的劉億謙，仗勢著美軍政的勢力，以親日的論調來懷柔安撫愛國學生。

另外曹警務部長和檢查部長也共同發表——將對聯合罷課的主謀者實行嚴厲的處分。當主要權力機關一致刁難聯合罷課之際，學生運動內部，也組織了反對聯合罷課的團體。從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開始，漢城大學及各大學的右派陣營學生，在各大學迅速的組成「建設學生會」來打擊聯合罷課。另一方面，在私立大學組織建設學生會後，二月廿八日便組成「全國建設學生聯盟」，女學生也組成了「全國愛國女學生會」，兩個組織採取相同步調，聯手出擊來粉碎學統系的聯合罷課運動。這些建設學生會的各學院代表，於二月十九日集合在韓青大樓，主張在繼續盡學生的本

分——求學外，並要求在合法的研究條件，及建設自由校園的意圖下，漢城大學所組織之建設委員會，積極的展開運動，並發表以下的決議文及聲明書：

決議文

①將國大案美國人的行政權轉移給有能力的朝鮮人。

②一方面充實教授的陣容，保障其生活；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教室設備。

聲明書

……教育者堅守崗位，學生堅守校園，是爲了充實並貢獻於全國學術研究，而現在所發生的聯合罷課事件，實際上，在將來建國路上和國家前途上會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因此不可不說是一件令人寒心的事……

……而在這樣的情形下，有部份不單純的學生，把現行政治的漏洞當成機會，爲達成他們的某種政治意圖，他們利用學生的民族心，且誘導無止境的聯合罷課發生。從我們愛國的立場來看，當然會抨擊這種聯合罷課。同時，爲了在最短的時間內記錄這段時間發生的全部情況，我們組織國立漢城大學建設委員會，要求給那些因政治方面的破壞政策而產生的犧牲者，提供一個祖國的校園，並建設真正純粹的校園，我們在此特加聲明。

建設學生會從開始成立之初，一方面也反對國大案內容中的一部分，但也一面反對左派學生的聯合罷課，以致以前因信託問題而起的對立情勢又再度高漲。對於這一連串的行動，反對國大案共同鬥爭委員會發表了如下的聲明書，以表明其立場。

對於十二日檢查總長、警察部長發表的共同聲明，學生全體表示有同感之意。反對國大案鬥爭，是爲了擔憂民族文化之明日，及熱情的純真學生想了解現行文教政策下，所表現出來的鬥爭。所謂部分團體及學生的煽動，是破壞我們團結的陰謀，在我們尚未建設真正的民主學園之前，蹂躪我們良善的學徒。

反對國大案的鬥爭，不是受某黨某派的指使，而是擔憂民族文化並建設真正民族校園的運動。如上所述，國大案遭受大難關，大韓社會的輿論沸騰，各政黨及社會團體代表組成國大案對策協議會，聲明要求撤除國大案。終於，在十五日，文教當局向漢城大學校長提議說，理事和校長由朝鮮人擔任，可是這種建議沒有被接受，聯合罷課事件又繼續發生。二月十八日，文教當局召開國大理事、校長及各學院院長聯席會議，向學生宣佈二月十九日到三月九日爲第一學期末的寒假，並決議三月三、四、五三天，爲第二學期註冊日。但學生仍繼續聯合罷課，註冊人數只達百分之十六。

但是建設學生會舉行「揭露聯合罷課真象大會」，並參加反對聯合罷課的運動。警察乃逮捕聯合罷課之肇事者，而發生流血事件。這種國大案問題加重了政局的混亂，軍政長官樂雀，在立法院中提出了此問題。立法議院第六部和委員會調查的內容大略如下：

①聯合罷課的原因：

- (i) 因教授不足造成教學的不充分。
- (ii) 學校的理事會運作中，堅持拒絕教授會議自治。因此，國大案簡直是集權化教育。

(iii) 對軍政長官以退學處分三位同學之事，表示憤怒。

(iv) 校長由美國人擔任的事實，相互了解不夠。

② 國大案運作的缺失：

(i) 以運作主事者——臨時理事會組織，兼任文教當局，官僚色彩濃厚。

(ii) 現任校長及教育處處長是由美國人擔任的關係，與大學教授的關係無法

圓滿。

③ 對策：

(i) 改定法令第一〇二號第七條條文

(ii) 教授的生活保障

調查過如上所述的實情後，文教當局在五日前那天，對未註冊學生處以自動退學的處分，如果十四日下午五時提出復籍請願，會進行審查而在十五日下午公布。

但是，在這種處置下，學生並沒有動搖意志。當局調整二零二號條文法令而在五月六日公布，依據修正法令，美人校長溫斯泰特下台，由韓人校長李春昊就任，各學院教授團也得以再生。

反對國大案爭鬥以來，九所大學、八千零四十名學生中，有四千九百五十六名被開除，四百零九位教授中，有三百八十餘名教授講師離開學校，剩下來的教授不過一百四十名而已。國大案實施以前，學校仍無法達到百分之十二的功能。歷經一九四七年三屆新任理事會，學生因之不能註冊和被開除的情況，只有一、兩所學校倖免於難。因此，文教當局大概決定原則上無條件復學。

實際上國大案發表以來十一個月後，一千餘名學生和三百八十名教授拒絕了復學和復職。

批評國大案本身是奴化教育的原因之一，就是任用美國人爲大學校長。在解放後的韓國，在接受民主教育的大學中，校長卻是美國人，學生不得不把它當成殖民地教育的再現，官選的理事，也抹殺了教授的自治機能，而要人順從殖民地奴化教育。這以上的理由，就成爲反對國大案，建設民主校園的正當理論。

反對國大案的鬥爭不只是校園民主化的鬥爭，在民主主義的實踐運動上也有重要的影響，使得美國人退出校長的職位，並表現出民族的力量。

(4) 南山五、一勞動節事件

無論是環繞信託統治問題的學兵同盟事件，或是透過反對國大案鬥爭的校園民主化運動，左右兩派學生的對立漸漸嚴重。美軍政廳和警務當局開始慢慢管制學統集團的學生。第一次發生的事件，便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南山五、一勞動節事件」。

五月一日勞動節，參加南山紀念儀式的男女學生，因有人涉嫌犯罪，而遭警察扣留，接受調查後釋放。警察當局的黑名單中，有德聖女中、培華女中、京畿女高等學校，而參加五一勞動節事件的所有學生，受到退學處分者廿四名，停學處分者三十七名，受到警告者一百六十七名，校園問題又再度變成社會問題。文教部長劉億謙接受軍政廳採訪記者的訪問，談到：「我對處罰學生的事並不知情，我事前曾傳話給下級官廳，決不插手那種活動。我認爲學生對於政治的關心和

研究是好的，但是他們的實踐過程做的不夠好！」

另外，美國人學務局長顧問官馬汀，對於十日市內各男女中等學校學生受處罰之事件，發表指責警察和學校當局的聲明書。十三日在市內京畿女高舉行的漢城市男女中學校校長會議，馬汀說：「拋掉前世紀的專制主義，基於民主主義的教育精神，應立刻恢復退學學生的學籍。」另外，在十四日通過十五條有關市內各男女中學校民主主義教育方針的條文，指出不能做出停學、退學及警察干涉等非民主的舉動。文教當局和馬汀對於處罰學生的見解不同，文教部和市學務當局在十六日發表了共同聲明，開始攻擊馬汀，馬汀並在六月十九日突然受到停職的處分，七月二日離職前往日本。馬汀個人民主主義的教育立場，在美軍政廳和文教部非民主的做法下，變得無用武之地。這時，五、一勞動節事件的處理含糊不清，對左派學生的管制，也更加明顯。

(5) 左派學生運動的衰退

由於學生同盟事件、國大案、五一勞動節事件等三個事件，學統左派學生團體從軍政廳時代，就被官方宣布為非法團體。六月下旬開始也對右派學生猛烈地抨擊，美軍出動偵查隊警戒，並防範連日的學生示威。

學統成爲不法團體，而使得大部分學院界的學生，從學生運動中全面消失。由於這個緣故，六月十七日，標榜中央路綫的學生組織「民主學生聯盟」出現，實際上，這是左派學生運動者的避難處，而成爲以後左派學生組織「民主學聯」的中心。

另外，從北韓越過南界的部分學生，組成「西北學聯」、「咸南學聯」、「共體會」、「研修館」、「長白學社」、「摩天樓」、「大圍場」等地域性組織，進行反共學生事件，繼續反共的奮鬥。他們爲了迎接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日，舉行「八、一五」解放二週年紀念日中，試圖團結北方的學徒，使反共奮鬥能夠有所成效。爲了以後的發展，而解散「韓國學生聯盟」、「西北學聯」、「咸南學聯」等團體，而在下午四點於永樂教會組成「北方學生總聯盟」；接著，「韓國學生團」和「西北學聯」合併成「統一學聯」；在九月，又有「韓國學生團」和「建國學生聯盟」合併組成「大韓學生聯盟」。左派學生運動的消失，造成了右派學生團體的全盛期。

十月廿一日，右派學生團體要求軍政廳解散左派學生團體；十月十三日組織「明學同志會」，而後又組織「全國學生文化團體總聯合會」。至此，右派團體的結合，才告一個段落。

十二月廿八日，全國學生總聯盟，紀念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八日韓國民族接受恥辱之信託統治，及這段期間所做的反託奮鬥。這天之後的三日間，被定爲反託勝利日，並舉行紀念式、演講、電影、音樂、舞蹈的慶祝活動。

左派學生運動的衰退，是因爲信託統治問題和國大案問題的活動，而變得顯明化。藉著南韓右派體系在過程中所得到的勝利，成功地壓制住左右分裂的反對要素。由於發動鎮壓左派學生，及對左派領導者的逮捕令，和左派言論機關和左派團體被判定爲不合法等原因，使得學統也變得非法。左派學生運動，也受到當局集中的控制。

由於逮捕參加五、一勞動節事件、和「參加呂運亨追悼式」學生，這種壓制左派學生的壓迫

氣氛，和右派取向的政治情勢，使得左派學生漸漸走入地下。這些走入地下的學生，決定展開激烈的鬥爭。

一九四七年左派學生運動表面上的衰退，和右派力量的勝利，對於建立依據民族分斷而生的單選、單政的政府，有著巨大的影響。

(四) 建立統一政府運動

(1) 單選、單政的背景（按：「單選」、「單政」指南韓在美軍託管結束後，即片面的進行選舉及組織政府，

而不是以全韓為範圍進行選舉及組織政府。）

獨立不是任何人帶來的禮物，而是靠自己不斷的努力和盡心才能獲得。自由，也不是別人給予的，而是靠自己爭取。根據世界新的歷史法則，從前至今當所有為民族主義和建設和平的誠實努力煙消雲散之時，也就是進入冷戰體制之時。戰前所有的國際公約，像破抹布一樣被蹂躪，這結果使世界戰前古老的支配方式反覆重現，韓國漸漸籠罩在深深的黑暗中。脫離日帝統治的韓國民族，對於韓國民族的起源——民族獨立和平，在強求又不能違背的原則之下，犧牲為兩大陣營的冷戰道具，一股支配勢力才消退，但兩股新的支配勢力又並起，以韓國國土作分界點，汲汲於各自的理念和政策的實行，無視於韓國民族的利害，以南北自身的利益為重心，造成嚴重對立的局面，這樣的美蘇勢力，最後便成為世界紛爭的重要因子。後來，韓半島就成了支配勢力互相鬥爭，危險萬分的決戰場。

不顧美蘇世界戰略，在國內想進行「單選、單政」的行動勢力正頑強地擴張著。韓國統一及獨立，不只是韓國民族生命和至上的歷史命令，也是世界愛好民主主義人士，送給解放後的韓國民族以血換來的禮物。更是人類意義的精神實現場。那些妨礙獨立偉業和所謂為政治團結而上場的偉大政治哲學，互相鬥爭，其實都只是戴著民主的假面具而走在賣國路上的人，只爲了想在政治舞台上成爲實權者。

八、一五解放，對韓國民族而言，不只是得到獨立的機會，所謂獨立，就是無論在何地，都能以自己的力量來建立自己期望的政府，沒有理由被外勢牽著鼻子走。韓國人知道屈服是不行的，並且要用自己的力量不斷地抗爭以爭取獨立。等到那一天，韓國民族才能擁有真正的自由，並獲得解放。仰仗外勢，接受了他們賜予的獨立，那也就變成了幾萬年的混亂，永遠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自主和解放。外勢這種強迫別人順從的作法，在聯合國商議韓國問題時，變得更加露骨。追求民族未來解放的學生，不斷地提出民族統一的要求。而美蘇於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在聯合國各爲自己之世界戰略，而就韓國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辯。美國或蘇聯那裡知道韓國民族的願望究竟是什麼呢？他們只是熱中於在遠東地區，建立自己的安全網。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在聯合國總會對韓國問題正式展開商議之後，韓國問題已變成全然不是韓國民族主體的意志，或是主體實踐上的努力，而是演變成另一種形態，蘇聯干預、美國反對，然後美國干預、蘇聯又層出不窮的作對。對韓國民族而言，美國案較有利，蘇聯案較爲不利。但即使韓國反對，那種事跟韓國民族的希望全然沒有關聯，也根本無法插手。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聯合國總會設置聯合國韓國臨時委員會，依據總選的實施，通過建立政府，撤回雙方佔領軍等決議案，並贊助支援十八日韓國選舉費五十三萬八千美元。在聯合國監視下的韓國總選舉，相當類似民主，而且韓國人的問題操在韓國人自己的手裡。這件事雖然是以聯合國的名義，其實仍是美國在操縱。解放後的大韓民族想用自己的手建設國家，可是在外勢的監視下，用外國人的錢來選舉，以後選舉出的政府，就不能排除外人的干涉，這是可想而知的事。

儘管解放三年間，左、右兩派對立深化，甚至引起流血事件。中國方面認為：「韓國民族的問題，應該由韓國自己來解決。」這正是反外勢民族主義內部鬥爭的一環。但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廿六日，在聯合國上所謂「在韓國本土上可能實施的地區選舉」之美國案獲採納後，在三月四月的聯合國安理理事會上，美國的代表主張韓國分轄獨立。這項改變韓民族命運的決定，竟是依照四月二日所謂的形式理論。一方面民族的悲劇已開始，另一方面韓國也成為美國對蘇世界戰略的一環，對於遠東地區南韓的確保，美國不需費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現成的設施。

(2) 反對單選、單政的學生運動

三月廿五日，「全國學生總聯盟」在五月十日總選舉之前，即刻商討掃除文盲及建設校園等問題，在四月十五、十六、十七三日間召開「前國大議員大會」，一方面首先表明右派學生對單選、單政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對總選舉的政局盡力支持。廿八日警務部長爲了在會議中爲選舉鋪路，便

對青年領導者指示說：「青年團體，註冊吧！」

但是，金九等臨時政府案和左派反對單選、單政的運動也很激烈。四月十九日，金九拒絕北方學生的挽留，為參加南北協商會而前往平壤。廿五日，學生在釜山各地，高喊著「反對單選、單政」的口號並繼續示威，而且五月一日在仁川參加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的學生和勞動者，高喊著「支持反對單選」，支持「南北會議」，示威行動正如火如荼的展開。到了五月二日，學生仍繼續示威；五月三日漢城市內烽火連起，反對單選的示威興起，並向南山擴散，而有向市內示威的跡象，五月九日，在仁川、大邱等地也發起了反對單選的示威，五月十日投票日當天，漢城市內反對單選的示威到處可見，傳單、壁報、棍子交相亂擲，在這種暴力氣氛中，選舉面臨一種莫名的考驗。

五月十五日，十三所大學及高中生，在全羅南道的光州高喊「誓死反對單選、單政」，並進行聯合罷課。釜山各級學校和大學，也都提出「誓死反對單選、單政」，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暴動教育的壓制」，也展開聯合罷課的行動。由於如此，慶尙南道最後聯合慶南中學及慶南產業學校共同頒佈休教令。在漢城的青年學生五百名，於世宗路及鍾路三街，進行反對單政遊行示威，與警察發生衝突，造成一人死亡，數十人受傷的流血事件；六月一日，在仁社洞入口處進行反對單政示威之際，又與警察衝突，造成一人受傷；而在世宗路有男女大專生百餘名散發傳單並發動示威；六月三日，在光州反對單政的示威，又再與警察發生衝突。自三月以來到四月為止，全國各地散布著「反對單選、單政」、「美蘇兩軍撤退」的口號、傳單。

七月廿日，李承晚當選大統領，八月十五日建立大韓民國政府。建立新政府的當天，自九時起，漢城各處都在進行示威活動。在忠清南道的堂進、大邱地方散佈反對單政的宣傳單的行動中，有一百餘名學生遭到逮捕。

另外，廿一日正午，在海州市召開南朝鮮人民代表會議；九月九日建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並以此為名義發表聲明：從日帝的統治下獲得解放只有三年，韓國卻步上分裂的道路。從十月開始，「學徒護國團」組織完成後，即接受學生運動的強力控制。結果解放後三年間的學生運動，因為成立學徒護國團而告落幕。在此之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二日，十一所學校與民主學聯有關的學生一百一十九名遭拘捕，這樣又種下了學生運動的種子。

反對單選、單政的過程，依照一九四八年警務部發表的逮捕情況如下：（警察發表的是南勞黨系列反對選舉事項）：

① 放火：

- (i) 選舉事務所 36 件
- (ii) 選舉設施 5 件
- (iii) 警察官署 20 件
- (iv) 運公署（舊政府機關和公共機關）19 件
- (v) 養民監獄

308 件

共計

388
件

② 破壞

(i) 選舉設施

41
件

(ii) 警察官署

22
件

(iii) 養民監獄

80
件

(iv) 道路和橋樑

50
件

共計

193
件

③ 鐵路損壞

(i) 機關車

71
件

(ii) 客貨車

11
件

(iii) 線路

65
件

(iv) 其他

8
件

共計

155
件

④ 通信損害

(i) 電話截斷

563
件

(ii) 截斷傳信柱

497 件

(iii) 通信機構破壞

14 件

(iv) 動力截斷

15 件

共計

1089 件

⑤無期徒刑

(i) 槍械罪犯

133 件

(4 件未向上級請示)

(ii) 彈藥罪犯

1860 件

(909 件未向上級請示)

⑥選舉滯留破壞者 116 件

⑦死傷

(i) 選舉公務員

死亡 18

負傷 64

(ii) 候補議員

死亡 2

負傷 4

(iii) 警察官

死亡 4

負傷 64

(iv) 一般公務員

死亡 145

負傷 52

(v) 警察家屬

死亡 9

負傷 16

(vi) 良民

死亡 150

負傷 420

(vii) 暴徒

死亡 330

負傷 131

共計

659

共計

751

另外，從大警察官搜查局發現的左派事件實錄，可看出和民主學生聯盟（民學聯）有關聯的事件，如下：

民學聯／輯英與外國語學館，聯支部組織事件

民學聯／藥學大事件

民學聯／漢城市游擊事件

民學聯／第五列事件

民學聯／七、二〇示威事件

民學聯／漢城對峙事件

民學聯／演戲隊聯支部事件

民學聯／養正中學聯支部事件

民學聯／排斥忠南預算農業學校校長事件

民學聯／漢城市城東區文書科事件

民學聯／釜山體育大學分會事件

民學聯／釜山師範學校支部事件

民學聯／釜山市東亞大學分會事件

民學聯／釜山學生方策報告事件

民學聯／釜山市實踐女中黨派事件

民學聯／漢城市東區學生和宣傳部事件

民學聯／京畿中學聯支部事件

民學聯／木浦產業中學盟員反對國大案事件

民學聯／珍珠中學盟員藍傳單散布事件。

而且，除了與民主學聯有關聯的事例以外，與南勞黨有關的左派學生事件，其內容如下：

南勞黨／漢城市黨學生區聯絡員事件

南勞黨／慶尙南道高聲農業學校報告事件

民愛青／釜山慶南中學和海東中學分會事件

南勞黨／慶南蔚山中學黨支部事件

民愛青／釜山示威釜山師範學校分會事件

民愛青／慶南東萊軍威專科學校事件

民愛青／馬山中學身份證明書偽造事件

民愛青／釜山女中黨派放映服事件

全國學生統一聯盟／高麗大法科學院否決事件

南勞黨／漢城醫大讀書會黨支部事件

南勞黨／漢城市東大門區黨部越北（越過北界）學生連絡文書報告事件

在這解放後的學生事件中，民主學聯發生的事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民學聯漢城游擊事件」，及「民學聯七、二〇示威事件」。其內容如下：

民學聯漢城市游擊隊事件

李完永在一九四三年（十四歲）時從漢城青界公立國民學校畢業，隨即進入西大門區北亞縣的韓聲中學，一九四七年（四年級時）二月中旬壬子十一時，受到民學聯韓聲中學負責人全範鎬的勸誘而加入民學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活動，他們集合韓聲中學全校學生到校園後面，煽動反對軍事訓練的聯合罷課，即遭到退學的處分，其後，一直處於無在學狀況，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因違反國家保安法而被漢城市警察局逮捕，後又因無涉嫌而被釋放。金潤敏，一九四二年（十三歲）從位於東大門區昌信國民學校六年級畢業，在區青臨時僱用院工作八個月之後，於一九四三年進入漢城大東商業學校就讀，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旬加入民學聯，此時是就讀六平張。李完永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左右，在西大門區北亞現洞的漢城中學的教室中，和金範虎等六人聚集，模擬有關於成民學聯漢城中學組織的情形。同年二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左右，和漢城中學金範虎、金永善、陽在勳等人一起，從一個姓名不詳的大學生手中接到一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而開始研究。同年三月初某日上午十一時左右在龍山區的孝昌公寓，和鄭明鎮、吳達燮、李津九等人共商①反對國大案的鬥爭意義；②關於壁報活動；③關於參加示威活動等問題。同年三月初某日下午六時左右，和李金洙在鍾路孝子洞一帶，到處張貼「誓死反對國大案」

「漢城中學加入聯合罷課行列」的標語約六十張。同年五月一日在南山公園，在民戰（民主聯合戰綫）主辦的國際勞動節紀念大會中，以警備員的身份執行任務。同年六月廿七日上午六時卅分左右，在民戰主辦的「美蘇共同委員會續開市民大會」中，以救護隊員的身份，和鄭明鎮、李全洙等人一起，在南山集合，高喊以下七條口號：

- ①美蘇共同委員會續開萬歲！
- ②即刻取消朴憲永先生的逮捕令！
- ③在美蘇共同委員會的協議對象中，驅逐「韓民」、「韓獨」的親日黨徒！
- ④將幫助美國吸吮自己的民族血的李承晚、金九趕到國外！
- ⑤繼續查明呂運亨死亡的真相！
- ⑥人民的發言者——南勞黨、勤民黨萬歲！
- ⑦市民大會萬歲！

同年九月一日，李完永任命了民學聯漢城中學委員會教養部三年級學生同組的負責人，有十名三年級學生在同一教室，和鄭明鎮一起接受訓練。又，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在西大門區北亞現洞一處地址不詳的人家，李完永和安昌文（別號汪刀）共同討論各部的決定。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時左右，在中區乙支路四街地址不詳的趙廷道家裡，李完永和趙廷道、崔長式、李段五、鄭明鎮、權中漢、鄭久榮，以及幾名姓名不詳的大學生，討論有關反對「五、一〇」選舉的聯合罷課有關事項。隔日四月三十日上午十時左右，漢城中學舉行聯合罷課時，李完永率領盟員，切斷學

校電話綫，爲了圓滿達成聯合罷課任務，並在學校周圍戒備。五月一日下午三時左右，在光化門散發關於「五、一〇選舉」內容的「不穩傳單」（按：指對政府批評的傳單。）約三百張，五月下旬又在南大門市場，自由市場散發傳單。

同年六月上旬，在西大門區川硯洞的東明女子中學散發內容爲「反對壓制在日同胞」的傳單二百多張，在鍾路區濟洞天天主教堂結成「反對壓制在日僑胞學生奮鬥委員會」，李完永以救護隊負責人身份高喊「拯救在日同胞！」、「誓死反對壓制在日僑胞！」等口號，在天主教會堂到鍾路二街之間，大膽地舉行示威。九月一日下午三時左右，集合漢城中學全校學生在校園後面，爲了反對軍訓課程而鼓動學生加入聯合罷課。十二月初某日上午十時左右，在東大門區新設洞地址不詳的金永錫家中，李完永以民學聯西大門區組織部委員身份，在討論有關組織問題之後，李完永任命西大門區北亞現洞漢城中學、川硯洞東明女子中學、正洞梨花女子中學、正洞京畿女中這四所學校的負責人。同年十二月初旬開始，到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之間，李完永和各學校民學聯負責人接觸，命其展開發送民學聯刊物、傳達指令、實施教化等任務。列舉各學校民學聯幹部如下：

漢城中學：金永錫、崔量、金相吉。

東明女中：李吉、洪玉惠。

梨花女中：李銀愛。

京畿女中：吳屏南、金在慶。

其後，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上午九時左右，在中區乙支路四街國都劇場附近，民學聯西大門

區組織部長金鎮昌介紹民學聯漢城市游擊隊負責人裴庚煥轉入洞游擊隊。洞所屬團體及其部屬隊員名稱如下：

①南勞黨漢城市黨青年部和民學聯游擊隊（游擊大隊分爲行動隊與調查隊）

②游擊隊總負責人兼行動隊負責人：裴庚煥

漢城市游擊行動隊A組：李完永、金潤敏、李屏修、權鍾哲

漢城市游擊行動隊B組：泰源、朴容圭、張賢修（漢城市游擊行動隊C組、D組隊員姓名不詳）

依據游擊隊行動隊負責人裴庚煥的指示，於同年二月四日下午三時左右，李完永在西大門區北亞現洞韓聲中學入口處，裴庚煥命其將和李相容一起下班的同校教師金應三撒硝酸之後，再用鐵製的螺絲起子將其殺害，但是由於金應三沒有下班而告失敗。二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左右，在東明女中校門口前的路上，接受裴庚煥的指令：「東明女中五年級學生金順子，是反對民學聯的代表人物，明日放學的時候，由民學聯東明女中負責人，也是金順子的同學李吉，將金順子引誘到適當的地方，對著她的臉潑硫酸之後，然後逃逸。」隔日，李完永在東明女中的校門口等待，但是因爲沒有看到金順子，而後回到水浦路。二月九日上午十時左右，在西大門區東洋劇場前面的路上，接到裴庚煥的指示，由於京畿女中校長朴殷惠是極右派份子，對民學聯積極地反對，因此要將其殺害。李完永接獲此指示及短刀一隻，於隔日在京畿女中校門口近處的路口等候，由於無法確定朴殷惠之面貌，而使得此次任務失敗。同年二月十七日下午七時左右，接到裴庚煥的指示，

鍾路區社稷洞地址不詳的李秉均，從前是南路黨員，被拘捕後變節，洩露了許多秘密，是一個背叛者，因此，命李完永將其殺害。於是金潤敏、朴容圭使用短刀，李完永從裴庚煥處接到一把手槍，尋找上述李秉均的住所，後來因為李秉均不在家而未能達成任務。接著，在二月十九日，也是接受裴庚煥的指示，李完永和金潤敏、朴容圭等人，奉命刺殺住在孝子洞的鍾路警察署伺察官之女傭，終因環境不好下手而又告失敗。二月廿二日下午七時左右，獲接裴庚煥的指示，李完永自身帶著手槍，金潤敏、泰源携帶短刀，權鍾哲空手，欲將住在鍾路區加會洞的京畿中學六年級學生金尹殺害，但因為金尹和家人在一起而計劃失敗。二月廿五日下午六時左右，裴庚煥指示將京畿中學五年級學生李春植殺害。於是李完永和金潤敏、李屏修、權鍾哲等人，前往中區乙支路二街李春植家附近，等待回家的李春植，這時，突然有名女子散發傳單，而有數名民保團員在周圍警戒，基於這個理由，李完永等因而放棄了殺害李春植的念頭。其後，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左右，李完永接到裴庚煥的指示，再次執行殺害京畿女中校長朴殷惠的命令。於是李完永和金潤敏、泰源等三人，在京畿女中正門口，等到下午四時三十分，尙未見到朴殷惠人影，三人只好先行解散。三月三日下午七時左右，再度接到裴庚煥的命令，殺害百清中學校長申泳墨，李完永和金潤敏、李屏修、權鍾哲等人一起，携帶短刀、手槍，並且買了禮物，假裝是要去申泳墨家拜訪的學生，到了申泳墨家以後，一進入大門，狗就叫個不停，因此申泳墨感到情形不對，便由後門逃走了。三月四日下午七時到八時之間，他們一行四人又再度前往申泳墨門口伺機而動，但是因為四周氣氛不太對勁而又放棄了。

隔日三月五日下午七時三十分左右，裴庚煥指示將漢陽工業學院院長兼漢陽工業中學校長金東震殺害，於是李完永自己帶手槍，金潤敏、李屏修、泰源、權鍾哲等人各自攜帶短刀，前往東郊金東震私宅，住宅周圍不但有警衛，而且還有幾名金東震的學生，使得李完永等人不得不放棄計劃。三月六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左右，李完永在中區乙支路二街八十二號朝光照相館，從裴庚煥處得到直徑八公分的私製手榴彈一枚，並與裴庚煥一起，於下午九時左右，繞到漢陽工業院守衛室後面，對著校長私宅的方向投擲手榴彈，但無人傷亡，而殺害金東震的目的終未達成。又，三月七日下午九時左右，李完永在鍾路區惠華洞金潤敏之兄的家中，和裴庚煥、金潤敏、張賢修、李屏修等人聚集在一起，接受裴庚煥的指示：「明日上午九時左右，在漢城運動場將舉行學徒救國團結業式，而東明女中和京畿女中的學生，也在漢城運動場有類似活動。你們要等這些學生解散，然後再到中區乙支路六街集合待命行事。結業式結束後，再到現場散發傳單並高喊口號，若遇到妨礙的警察，便跟踪他至人跡稀少的地方之後，再以短刀威脅之，別讓工作中斷！」

金潤敏，一九四七年九月初旬，在大同產業學校運動場，和同校民學聯成員朴昌吉、文牟等人見面，並繳納會費。同年十二月中某日四時左右，也是在大同產業學校運動場，從文牟處收到民學聯刊物四張，並轉送給金大植、朴昌吉等人。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上午十時左右，和朴昌吉等三人，前往在漢城運動場舉行的三、一節紀念活動會場，去監視一名姓名不詳者的散發傳單。又，同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左右，在參加中央廳廣場舉行的解放紀念大會時，從姓名不詳者手中接到不穩傳單約二百張，然後和這名學生一起，從中央廳開始，朝著安國洞左側的路上散發傳單。

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左右，金潤敏因爲受到民學聯漢城市游擊隊負責人裴庚煥的勸誘，而由洞游擊隊轉爲行動隊員。同年二月十七日下午八時左右，就讀京畿中學五年級的學生趙義源，在市內中區會賢洞一街一百三十六號以言論打擊民學聯，洞游擊隊接到裴庚煥在趙義源家放火的指示，由裴庚煥監督，李屏修把風，由一姓名不詳者在松板做的籬笆灑下汽油縱火後逃逸。金潤敏自同年二月十七日起，前後約做出十次像前述李完永之犯罪事實內容相同的活動。

又，同年三月六日下午七時左右，也是受到裴庚煥之指令，欲殺害百清中學校長申泳墨，於是金潤敏帶著手槍，張賢修、李屏修攜帶短刀至申泳墨家附近，但是沒有達到目的。三月八日早上七點左右，金潤敏爲了想達成前日裴庚煥在金兄長家中的指示，而來到京畿女中，但是因爲全校學生去參加在漢城運動場所舉行的學徒護國團結業式，而未能達到目的。

處分結果：

(i)裴庚煥、張賢修、李屏修、泰源、權鍾哲、朴容圭、金永錫、李相容等未被逮捕者，不被起訴。

(ii)其餘李完永、金潤敏等，於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在漢城地方法院，審判如下：(括號裡表

刑期)

李完永：判刑八年(服刑十年)

金潤敏：同上

民學聯七、二〇示威事件

權應烈於一九四六年（廿一歲）七日左右，從大邱中學五年級畢業後上京，進入漢城大學預備學校，在第一學期末因肺結核中途休學療養，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前後加入民主學生聯盟漢城大學文理學院聯支部，因為受到民學聯盟員金稚的指示而散發不穩傳單，違反了同年十二月三日公告的第二號法令，而被中部警察署逮捕拘留，二十九日受到繳納罰金一萬元的處分。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左右，加入國民保道聯盟。

尹億賢於一九四〇年（十三歲），從戶籍所在地英正國民小學畢業後，坐船到滿州進入新京建國大學，但後來因為韓國解放而回國。同年十月進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就讀政治系二年級。

金哲在於一九四三年（十四歲），從漢城南大門公立國民小學畢業，一九四六年從三年制京城產業學校畢業後，無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進入第一英語補習班。

池具桓於一九四二年（十三歲）從大邱公立國民小學畢業，一九四七年於大邱慶北中學畢業之後上京（漢城），無業。

金秉漢於一九四四年（十四歲），從戶籍所在地的國民小學畢業之後上京，進入韓英中學，一九四五年一年級時中途退學，後就讀第一英語補習班初級班一年級。

崔東墜於一九四二年（十四歲），從戶籍所在地義昌公立國民小學畢業，一九四八年從京城工業學校畢業。同年六月，進入乙支路六街的海星補習班。

權應烈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受到朴杜元的指示，又加入民主學生聯盟中央大學聯支部，並接獲中央大學聯支部負責人李宙碩（未被逮捕）的命令：

①完成身為聯支部員應盡的任務。

②收集衣服。

③繳納盟費。

同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七時卅分左右，權應烈在家中接到李宙碩的指示：「明天來自各大學數百名大學生，在波高大公園前示威，早上八點準時到鍾路區樂園市場前集合。」

隔日廿日早上八時左右前往樂園市場，手持民學聯盟旗，站在百餘名群眾前，高喊著「人民共和國萬歲！」，「排斥聯合國委員會！」，「九月總選舉萬歲！」等口號，並從鍾路二街仁社洞入口處，往華信百貨公司方面進行不法示威，後被逮捕。

尹億賢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因為受到民學聯漢城大學文理學院負責人金原軾的勸誘而加入民學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下午二時左右，在城北區函金原軾家中，自金原軾手中接到一本書，金原軾並說：「這是為現代青年所寫的《俄羅斯帝國史》，明示現代的歷史性方向，是本必讀的書。」同年五月十五日下午二時左右，在金原軾家中接到繳納五月份二百元盟費的通知，他當場就交了。同年六月五日下午四時左右，金原軾任命尹億賢為民學聯漢城大學文理學院負責人之後，尹億賢繳納六月份盟費五百元。同一天下午六時左右，在國巖洞專車停車場附近，因金原軾的介紹而與盟員金東一、朴福順首次接觸，決定每日下午四時和金東一在漢城大學前的惠華洞見面，

每日和朴福順在文理學院內見面。從此，尹億賢每天都要與上級金原軾以及盟員金東一、朴福順接觸以取得聯絡，後由於同月十五日金原軾被西大門警察逮捕，連絡因而中斷，一直到同年七月十四日金原軾被釋放後，才再度接觸。

同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七時，金原軾到尹億賢家裡指示說：「明天，包括大學教授、大學生、中學生、公司職員等數百名群眾，將集合舉行示威，明早七時五十五分到鍾路口二街鍾路圖書館前！」隔天二十日早上七時五十分左右，從優美貿易到鍾路圖書館前，根據一名不知姓名的總指揮官的指示，手持民學聯盟旗，和百餘名群眾一起喊著「祖國統一民主主義戰線萬歲！」「打倒李承晚政權！」「排斥聯合國委員會！」「九月總選舉萬歲！」「美軍完全撤退！」等口號，並高唱解放之歌。但是示威遊行行列才前進約五十公尺，尹億賢就被警方逮捕了。

金哲在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因朋友金海星的勸誘而加入民學聯，同年七月十九日中午在東大門市場內接受金海星的指示，於二十日上午八時二十分，與百名群眾高喊前述之口號，並參加示威遊行。

池具桓雖然不是漢城大學學生，但是仍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在華信百貨公司地下室，因朋友鄭罕瑾的勸誘而加入民學聯漢城文理學院聯支部。同年七月十九日下午六時三十分，鄭罕瑾前往池具桓家，命其於二十日早上八時二十分，和百餘名群眾一起，手持民學聯旗，高喊前述之口號，並參加遊行示威。

金秉漢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上午十一時，在第一英語補習班前，因受到民學聯第一英語補

習班負責人金海星的勸誘，而加入民學聯。同年七月十日及十五日，在鷄林劇場前，金海星指示說：「今年九月二十日即將實施的爲建立南北統一人民共和國的總選舉，我們應該要更進一步的努力，爲求行動的圓滿，要有新的精神準備。」同年七月十九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鷄林劇場前接到金海星的指示，於二十日早上七時五十分，在萬物市場入口與金海星會合，八時二十分起，站在百餘名群眾的最前列，加入不法遊行示威。

崔東整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在乙支路六街的海星英數補習班前面，因民學聯海星英數補習班之負責人鋼海吉的勸誘，而加入民學聯。七月十九日，在海星補習班前接到鄭海吉的指示：「明日上午八時準時到波高大公園參加示威！」於是崔東整在二十日上午八時，便前往波高大公園，八時二十分，手持民學聯盟旗，和百餘名群眾一起高喊口號，並加入不法示威行列。

處分結果：

(i) 金原軾、鄭罕瑾、李宙碩、金海星、鄭海吉因未被逮捕而不予起訴。

(ii) 池具桓不起訴處分。

(iii) 其餘有嫌疑者，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在漢城地方法院宣判如下：

權應烈：判刑三年（服刑三年）。

尹億賢：判刑二年，緩刑三年（服刑二年）。

金哲在：判刑短期二年，長期三年。

金秉漢：同上。

崔東墜：判刑二年，緩刑三年（服刑二年）

解放後右派系的學生團體：

①朝鮮留學生同盟：一九四五年成立

委員長：朴容萬

②西北學生聯盟：一九四五年成立

代表：金仁德、李元範

③朝鮮學兵團：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組成

司令官：安東濬

參謀長：金垠培

參謀：朴性和、金鶴天

軍事部長：咸俊鎬

④建國學生聯盟：一九四六年九月組成

代表：申鉉泰

主要幹部：林相億、朴鍾培

⑤全國建設學生總聯盟：一九四六年十月組成

委員長：嚴圭震（漢城大學文理學院）

梁在健

副委員長：金東興（高麗大學）

李東元（延世大學）

總務部長：蔡汶植（漢城大學）

李寅相

中央委員：桂勳梯等

⑥ 北方學生總聯盟：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於永樂教會組成

委員長：桂勳梯

副委員長：安慶得、金麟珠、鄭松謨

總務部長：金在淳

次長：金善浩

宣傳部長：金韓桂

次長：李命英

⑦ 全國學生總聯盟：一九四七年七月卅一日組成

委員長：李哲永

幹部：李東元、朴容萬、蔡汶植等

⑧ 漢城市大學各學院建設委員會：

文理學院：尹天柱、朴浚圭、蔡汶植、桂勳梯等

解放後左派學生系團體：

法學院：南一男、金致善等

商學院：張禮標、金在淳、洪鍾哲等

高麗大學：金東興、尹胄榮

延熙大學：李東元、張德順

①朝鮮學徒隊：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五日組成

第一屆代表：金慶集

第二屆代表：徐任壽

②漢城學生統一促進會：一九四六年秋組成

代表：朱錫一

③民主學生聯盟：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七日於乙支路四街組成，

代表：金一憲

第四章 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歷史意義

解放帶來的激動和興奮是難以言喻的，但是，解放所帶來的創傷也不小，而最大的創傷，就是我們都知道的，那是有關真正民族解放和建立統一國家的創傷。

解放三年的學生運動史之歷史意義，明確地提示了分轄民族的方向。從日本帝國主義壓制下逃出的韓國民族，爲了不再被帝國主義的鎖鍊束縛，最重要的就是對外求自主與自立，對內求自由、民主和平等。解放三年的學生運動，雖然是一部因左右鬥爭而濺血的運動史，但學生運動的共同方向與理想，同樣是反外的政民族主義，都是爲了民族解放，及實踐民主主義建立民主國家。一九四五年爲建立統一政府而奮鬥的理念，基本上是反外勢的民族主義，一九四六年的校園民主化運動和關於信託統治問題的運動，也是反外勢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建設運動，而延續至一九四七年環繞於信託統治問題的學生運動，亦爲反外勢民族主義及建立自立國家的運動。一九四八年反對「單選、單政」、要求外國軍隊撤退的學生運動，則是爲了達成以韓國自身的力量，建設政府及完成民族統一之願望，並致力於新民主政府成立的運動。

由此可知，軍政下三年的學生運動，大致可看做是民族解放運動、民主主義建設運動。另外，

解放三年的學生運動，亦可說是具合法性、公開性、聯合性的運動。

一九六〇年代以後的學生運動，沒有公開的大學聯合團體，而只是以各大學爲中心。當然「四、一九」的民統或者「六、三」的大學聯合，以及一九七〇年代的民青學聯等，仍是學生運動的聯合團體，但是已經沒有像一九四〇年代那般，在事前已有合法性、公開性的學生運動團體，而且以此團體爲中心來進行活動。雖然這只是一個時期而已，但四〇年代前半期的學生運動毫無疑問的是學生運動的開化期，四〇年代的學生運動亦可說是最初明顯表現出左、右兩派理念的學生運動，也是最後一個時期。解放後的學生運動，一方面在左、右對立的糾葛中還不停地抵抗外勢及他律（別人規定的法律），另一方面運動終局的指向，更是爲了民族和國家，但是因爲外勢的力量、政治秩序紊亂、思想對立的激烈化之種種因素，使得學生運動無論多努力，總是受到挫折，熱愛真理的純真因現實的壓制，而變得如此無力，爲正義犧牲的熱情和理智的掙扎，在對立的桎梏中，漸漸萎縮下去。

由於外強解放所帶來的喜悅及激動，使韓國一時無法成爲實踐民族主義的國家，而且在所有民族主義實踐尙未完全擺脫其束縛之前，就被外勢和反民族的權力階層所排擠。四〇年代的學生運動理念，仍停留在反外勢民族主義及反獨裁民主主義階段，無法突破。後又歷經所謂十年的黑暗期，就到了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年代的學生運動。

結果，解放後的學生運動，在學生運動史上，揭示了學生運動終極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與理想，並加以實踐。美軍政下的親日份子、美國指派的人及以保守右派爲中心的人，

並和社會主義人士結合成政治權力階層，使李承晚獨裁政治制度化。這無法實踐的民族美夢，等到韓國人民能夠確實地分辨出民族的要求，實際上已經過了十五年的歲月，而累積成一九六〇年代的「四、一九」，及「六、三」運動，這種影響，更延續到一九七〇年代。

綜合以上說法，若要歸結解放後學生運動史第一期左、右兩派學生鬥爭在學生運動的意義，其要點如下：

- ① 揭示以民族國家至上的反外勢民族主義及反獨裁民主主義。
- ② 揭示對外自主獨立，對內自由民主的決心。
- ③ 學生運動是公開的、合法的。
- ④ 左、右理念的對決，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 ⑤ 以學校聯合運動為方法。
- ⑥ 學生運動的終結目標，在揭示民族和國家的新理想。
- ⑦ 成爲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理念的泉源。

一九四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歷史意義，似乎是反外勢的民族解放鬥爭，左右兩派理念上的鬥爭，及民族統一國家的先驅，若從反封建、反獨裁及反外勢的鬥爭上來看，或是從結局來窺探其意義，是在於民族問題的解決。

第五章 一九五〇年代黑暗期的 學生動員

一九五〇年代學生運動的黑暗期，與學生主體的意志無關，而是由於當時各種動員學生的措施所造成。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成立政府以後，安鎬相即任第一任文教部長官，開始構思新型態的學生組織。文教部從十月開始便著手使「學徒護國隊」組織具體化，一方面作成組織綱要，一方面邀請各學生團體合作相助。以右翼學生團體——全國學生聯盟（全學聯）為中心的幾個學生團體，認為「學徒護國隊」不是學生自律的團體，而是一個管制團體，並藉此團體來管制學生，基於這個原因，右派學生團體全力反對學徒護國隊。但是文教部仍在漢城師範大學區內設置學徒護國隊幹部訓練所，持續訓練各中等學校的幹部，一九四九年，又派各大學學徒幹部到泰陵陸軍軍官學校學徒班接受二週的軍事訓練，接著強行在全國中等以上各學校組織學徒護國隊，因學徒護國隊是對學徒實行軍事訓練的組織，因此文教又委託陸軍軍官學校訓練學徒護國隊，這種軍事訓練，遭到各學校的排斥，因為如此一來，學生運動自治的機能就受到軍訓教官的控制。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各學校學徒護國隊和地區護國組織已告完備，四月二十八日在漢城運動場結成「中央學徒護國團」後，全國性的組織也已完成。以後，學徒護國隊的工作，就是在校內維持秩序，設置學生會館，改編組織，以及維持學生的自律性，然而，管制團體的各種弊端是無法掩蓋的。學生的獨創力和氣魄漸漸衰退下去，因為不是發自學生本生使命感運動，所以學徒護國團不能算是學生運動的主體。

一九五〇年「六、二五事變」（韓戰）一爆發，學生立刻遵照廿五日上午國防部政訓局的指示，慰問前線官兵。二十七日晚逃出漢城的學生，二十八日在水原組織非常學生隊，在軍政當局的指揮下，一部分動員到前線，一部分編入宣務班。戰火再移至水原以南，移到大田期間，學生被編成學徒義勇隊，一部份出征到中部戰線，一部分學生由大田南下到大師、釜山，另一部份則按照軍政當局的指示，繼續學徒義勇隊的活動。大多數學生都支援學徒兵出戰。

政府南遷釜山之後，文教部吸收中央學徒護國團各學校的幹部，召開大會，根據非常組織條文在中央學徒護國團下設學徒義勇隊、學徒治安隊、學徒口號隊三隊。學徒義勇隊隸屬國防部政訓局，學徒治安隊隸屬內務部治安局，學徒口號隊委託社會部社會局管理，各受其指揮命令。這種措施，是以舊「全國學聯」出身的學生為組織幹部，並積極賦予學徒治安隊及學徒義勇隊合法性，並在口號活動上加以動員。

九月二十八日漢城光復後，學徒口號隊就變得有名無實了。學徒義勇隊則由於留在漢城學生的參與而擴大，但是，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撤退以後，學徒義勇隊和學徒治安隊的活動也開始式

微。九月上旬，學徒義勇隊改編成中軍學徒隊，學徒治安隊也名存實亡，自然地解散了，大部分被遣散的學生都出征作戰去，即使能走上避難的路，生活也是很困難，雖然一九五一年二月，在釜山有設置戰時聯合大學，可是學生的民族苦惱，只是有增無減。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戰時國務總理發表談話，禁止學生的政治、社會運動，其後，在國內各大學發起農村啓蒙運動，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又在釜山召開「北進統一學徒總動員大會」。自學生動員以來，從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起，到八月之間的反對在日僑胞回歸北韓示威，這段期間歷經各種不同的政府政策，而學生的動員，成了照著文字而演出的學生運動。因此，一九五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正是所謂學生運動的黑暗期。

這段期間主要的動員崛起大會（按：崛起大會為韓國專有名詞，指動員群眾或學生的集會活動。）有下列幾項：

- ① 北進統一學徒總動員大會（釜山；一九五三、四、廿二）
- ② 反對休戰會談示威（一九五三、六、十二）
- ③ 反對英美撤守國民總動員大會（一九五四、九、廿六）
- ④ 反對英、加妥協案國民總動員大會
- ⑤ 赤誠敢為休戰國民大會（學生動員八、六）
- ⑥ 要求李博士大統領再出馬示威（一九五六、三、十）
- ⑦ 大韓學徒反共崛起大會（一九五六、十、廿）
- ⑧ 支援印度尼西亞反對革命軍崛起大會（一九五八、五、四）

⑨反對在日僑胞北送示威（學生動員六個月；一九五九、五、廿四）

但是，學生的所有意志並不是完全地被管制，雖然在黑暗期中，卻也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發生「我們的構想」事件，而展現出一九五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另一面。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東亞日報以「拘束發表論文的幼王」（按：幼王，未來國家之主人翁）、「文理學院文書事件」為標題，作了如下的報導：「東大門警察署於十四日晚表示，漢城大學學生董仁志發表的論文『我們的構想』，文中內容含有煽動的意味。另外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學生劉日勤，發表論文『走向為無產大眾的體制』，也被指違反國家保安法而被拘禁，現在審問中。在劉日勤事件之間，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為了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大統領養子問題，而發起聯合罷課。此外，七月十二日，弘毅大學學生為了要求徹離「許實財團」，也發起了罷課運動。九月十日，成均館大學決議以運動來抗議財團腐敗。至一九五七年，學生才慢慢地從戰爭的麻醉中清醒過來。灰暗的一九五〇年代，有首流行歌曲可以表現出當時學生的心境：

牆壁倒塌 歲月流逝

黑暗痛苦 歲月也流逝

無盡的大地上 花盛開著……

第二部 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

193◎第二部 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

第一章 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 概觀

(一) 一九六〇年代外國學生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後進國家（按：指低度開發國家或未開發國家）的學生運動，其動機都是在清除環繞在自己國家的封建殘渣和殖民地遺制，從帝國主義的新殖民地主義中脫離，基本上，這些學生運動幾乎可歸結於上述原因。而這種運動的影響，和戰前由於農業與經濟發展矛盾所造成的快速變化相比，實較過去任何時代更為激烈。到了六〇年代，先進國家的學生運動已具有高度政治性，權威主義政治體制的不公正以及學生對新社會熱切的期望，反而加速了學生為自己定下新的運動理念：打破圍繞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中高度的矛盾，使反體制運動更為落實。

一九五〇年代末業，歐洲廣泛掀起學生運動，接著在一九六〇年代後半期，所有國家都捲入以改造社會為目標的實踐行列中。

英國於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之間，發生了以反核運動為基礎而展開的新左派學生運動。其中「全國大學生聯盟（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在一九六七年春天，以倫敦大

學學生示威事件爲起點，漸漸左傾化。

法國學生運動，從一九五〇年以後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對附屬國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給予積極的支持。一九六八年五月，以巴黎大學的暴力事件爲起點，來探討對於代議民主政治之不信任，並走向群眾，以實際參與的方法組成「法國學生聯盟（UNEF）」，在聯盟的主導下，展開社會民主化的鬥爭。

德國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在戰後廿年之間，都沒有餘力發展學生運動。直到一九六五年，才有柏林自由大學的學生示威，擴散到全國，逕自發生示威及罷工事件，最後演變成抗議美國介入越戰及尼加拉瓜內政的事件。

美國在一九六〇年代創立「民主社會學生聯盟（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 SDS）」，批評美國政府藉冷戰理論擴張國力，壓迫落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一九六五年二月，美國政府決定擴大參與越南戰爭，當年三月，密西根大學提高反對聲浪，一方面展開反戰、反徵召運動，一方面透過非體制內的鬥爭，反對美國政府干涉弱小民族。

檢討一九六〇年代後進國家的學生運動，其模式是要從運動階段發展成鬥爭階段，在保守和進步的對立中選擇進步，在改良和革命的方法中選擇革命。

一九六〇年代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學生運動，是反帝、反封建之民族解放的奮鬥，一方面是對新殖民主義進行反外勢的鬥爭，另一方面則是對彼此勾結的軍事政權進行徹底毀滅的奮鬥。事實上一九六〇年代，在韓國、土耳其、越南、玻利維亞、蘇丹等國家，都曾爲了推翻獨裁政權

而興起學生運動。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受到殘酷壓制、剝削的殖民地國民，都先後出現急速發展的學生運動，而且漸漸成爲具有運動形式且有組織模式的運動，這是歷經過殖民地的歷史經驗而產生的必然格式。後進國的學生運動和先進國學生運動之不同點，正是後進國受過這種歷史的經驗；歷經被壓迫殖民地的國家之學生運動，在一九六〇年代具有一種革命的模式，它所遭遇的困難是新生的獨立國家無法成爲真正自主的獨立國家，而經濟從屬的關係也只是政治隸屬的結果。各國學生運動爲了突破這種情形，表現出民族解放的掙扎，而他們國家的這種情形，已延續了廿年的歲月。

一九六〇年代，在亞、非所組成的學生運動團體有印尼的印尼學生行動本部（KAMU）、緬甸的民主學生同盟、印度的全國學生聯盟（AISE）、越南的西貢學生同盟、土耳其的全國土耳其學生聯盟、突尼西亞的突尼西亞學生總聯盟（UGET）、南非共和國的非洲學生協會（ASA）、南非學生聯盟（ASUSA）等，這些組織，正是主導一九六〇年代後進國民族解放鬥爭及民主化鬥爭的運動團體。在拉丁美洲也有巴西、智利、委內瑞拉等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各國雖然因爲狀況的不同，而在運動模式上有些許的差異，但大致說來，並沒有脫離六〇年代一般後進國學生運動的潮流。

一九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改變了世界史的潮流，這是往後學生運動發展的原動力之一，也是一九七〇年代、一九八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泉源。其後的學生運動的趨勢，在先進國家，反革新及反體制運動繼續深化，持續反對自由民主主義內經濟性、社會性的矛盾。在後進國家，反外勢民族解放運動的趨勢正達到高潮。

欲了解一九六〇年代韓國學生運動，仔細觀察這些外國學生運動的脈絡，加以整理之後，便會有新的認識。特別是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興起的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潮流，雖是在不同的地方進行，但在世界史的變化及發展過程中，與韓國的學生運動幾乎是併列進行的。

(二)對一九六〇年代韓國學生運動的理解

要理解一九六〇年代的韓國學生運動，首先要正確的認識六〇年代初發生的「四月革命」，以及威脅朴正熙軍事政權存亡的「反對韓日會談的鬥爭」。

四月革命的基本理念是反對外勢之民族統一意志，而反對韓日會談之鬥爭的運動理念，亦是民族守護意志的展現，從四月革命及反對韓日會談之鬥爭中，看出了在歷史的考驗期，學生能夠擔當什麼角色，同時證明了身處國家危機的熱忱青年，以前進的思考及行動，可以站出來面對危機狀態的事實。不僅如此，接下來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學生運動的理念，和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所表現的理念是一樣的，就本質來說，其脈絡亦是一致的。六〇年代中的學生運動，為分斷的民族設定了一個最終解決的目標，此期的學生運動成爲日後學生運動理念的源泉。

四月革命的運動理念，表現了欲打開一九五〇年代暗鬱時代的革命意志，一九四五年從日帝壓制下解放的韓國，歷經左、右鬥爭及六、二五事變後，正處於民族內部分裂、對立、糾葛深化的狀態，造成五〇年代思想的單一、政治的獨裁、經濟的貧困和社會不正腐敗的蔓延。親日的反民族份子再次掌握政治權力並驅策被統治階層等種種結果，使得韓國人民建設自主之民族國家的

熱切希望因而徹底毀滅，再加上六、二五的結果加速了分斷的固定化，使得民族的悲劇更爲加深。在一九五〇年代這種暗鬱時代中慢慢開始覺醒的學生，從六、二五創傷中認識了分轄民族的矛盾，也自覺到從分轄到戰爭發生的過程中，如果要統一民族，必須處理和民族內部之主體意志毫不相干的強大國家間的利害關係。學生們也認清了李承晚政權仗仗外勢的反民族性、反民主性的本質，並開始自覺爲了解除民族的分裂，首先要從打倒李承晚長期獨裁政權這點著手，這是爲了完全治癒六、二五民族創傷所不可避免的事。然而，和韓民族內部的主體意志毫無關係，卻圍繞著韓半島的外勢介入，使得民族分轄長期化、民族經濟轉爲殖民地經濟、不正腐敗的獨裁政權得以長期集權。在獨裁政權垮台以前，學生爲了對抗這種反民族、反民主的壓迫行爲，不得不激烈地挺身而戰。

四月革命雖成功地打倒了獨裁政權，但在政治構造的變革上卻是失敗的。因爲缺乏適應時代狀況之指導路線，所以在保守勢力攻勢下，進步勢力是無法應付這種攻勢。因此，某些進步勢力就在軍事政府「反共」的論調和統治意識型態之前，倒向「左傾」的一方，使軍事政府在四、一九以後所有對民族統一更進一步的努力，爲之受挫；進步勢力這種對力量對立缺乏正確的認識，卻又想改變事態的努力，在政府成立後，由受到徹底地排斥和鎮壓的情形來看，和解放後左右鬥爭期——即政府成立前較自由的時期，基本上是一樣的。即使在「四、一九」以後，支配階層也還是重覆著相同的錯誤，對於力量的對立與力量的所在無法有正確認識的盲目努力，以及不想將這種努力昇華爲民族統一的原動力，只是一味地在反共的公式化下行事。

自由黨沒有認清學生運動的革命性成功，不只是打倒政權，同時也是打倒體制所包含的構造矛盾，而任由基本理念與自由黨，完全負責革命的事後處理，這是犯了「復辟」的錯誤。

揭示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理念雖是好的，但忽視了和前途有關的各種對立力量的評估，只是給人汲汲於揭示理想的印象，韓國學生運動的限制就在於此。由於無法克服這限制，一九七〇年代仍照著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基本模式延續下去，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韓國學生自覺和西歐學生運動是不同的，如果不消除那個時代學生運動的錯誤，那麼韓國學生運動常常只是虛張聲勢，僅停留在高喊口號的階段中。

如果觀察「五、一六」以後學生運動與革新界的相關事件，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民族內部糾葛的深化，也可以知道，單方面力量的統治，是否真的能打破民族統一制度所建築的堅固壁壘。「民族統一全國學生聯盟」、「慶尙南道反對反民族惡法學生共同奮鬥委員會」、「韓國教員勞動組合」、「民族自主統一中央協議會」、「民族日報」、「革新黨」、「中央社會黨」、「中央社會大眾黨」、「慶尙北道遺族會」，在「五、一六」以後，均以反國家罪而受到處分。

對韓國情勢沒有正確地了解，就無法對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有正確地認識，縱使考慮到所有方面，縱使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最初的構想不是在貫徹革命的意圖，但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查明了民族所包含的基本矛盾，同時也揭示了民族所該走的方向，由歷史發展上的貢獻來說，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四、一九」以後，因「五、一六」事件而斷絕的學生運動潮流，又因「學生反對六、三韓日會談的鬥爭」的基本理念而得以延續，「六、三」的視野角度是無法脫離「四、一九」的。

從對六〇年代韓國學生運動的這種認識，和對六〇年代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展開的學生運動的認識，可以知道，其脈絡是相通的。而另一方面，在六〇年代韓國學生運動的模式中，有個令人注目的特徵，那就是高中生的大量加入，但六〇年代之後，高中生就遠離學生運動的現場了。

第二章 四月革命

終於了解了不到最後便不會結束的事實

——趙芝薰

那是洪水

從每個巷口 每條街道傳來的吼聲

打倒了將百姓推入黑暗深淵的不義權力

洪水 並不是濁流

而是從百姓的良心和純真中

噴湧出的湛藍泉水

啊！

那是波濤

從東大門到鍾路

到世宗路

到西大門

逆向的激流

是民心花朵的波浪

那是血淚的波濤

從南大門經過大港門 世宗門 經武門

那波濤

是義舉

是革命

是閉鎖在內心

在內心的

民族的憤怒

全長安人心沸騰 (按：長安，指漢城)

有哭 有叫 有笑 有跌倒

最後也不分開

這血濃於水的吶喊

啊

人民以全民族的名字起義

那是海嘯

衝擊海岩猛然躍起

是不退後的戰志

是高貴的血的代價

倒塌的牙城（按：古時主將駐守之城）

落荒而逃的敵人

不能用百姓的名處決你們

卻也不能放走你們

憤怒

詛咒

法依然在百姓手中

正義贏得眼前的勝利

不是生平第一次嗎？

啊！

眼淚已佈滿臉龐

附著於不義的權力

宰割人民脖子的人

助長不義的權力

助紂爲虐的人

你們沾滿血腥骯髒的手

對得起偉大的犧牲者嗎？

爲了誰流血？

爲民族

爲什麼而死

最後的守衛

發出燦爛光芒而先去的聖潔靈魂

不要把罪惡齷齪的血

輸給在前線負傷呻吟的朋友

讓他清清白白地死去

受到髒血混入的身軀

能活得下去嗎？

良心的淚水

純化那混雜的血液

罪惡者

沒有經過四天四夜苦痛的人

不要說話

天理

就這麼爆發

不得不爆發

愛國

甚至連名字都可附上

使人顫慄地

光輝的

波濤 和

海嘯

(一) 四月革命的時代背景

脫離日帝的壓制及掠奪而獲得解放後，已經過了十五年，在這十五年的歲月中，韓國人民是如何生活的？韓國的民主主義又是如何發展的呢？

四月革命是歷史過程的產物，並非偶然產生的。對引起四月革命發生的時代背景，確實是有徹底分析的必要。

本文將四月革命的時代背景大致分爲：(1) 政治的背景，(2) 社會、經濟的背景，(3) 革命前夕的大學社會等三大項。

(1) 政治的背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帝從韓半島撤退，在尚未見到獲得解放的喜悅之前，由於美、蘇駐軍，使韓半島又分成兩半。在分斷中要求統一，其代價實在太大，即使付出血的代價，統一始終也無法達成。六、二五事變，正是爲了統一所付出的代價。那麼，在李承晚執政十二年的期間，李承晚政權是如何的自行犯罪呢？

甲、國民防衛軍事件（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李承晚獨裁政權在國會商定設置國民防衛軍法案，十二月十六日國會通過此法案並公佈，公佈時，立即生效。其主要內容爲：「軍警與公務人員除外，十七歲以

上四十歲以下的壯丁，皆編入第二國民兵。在校學生可免編入第二國民兵，但可依其志願編入國民防衛軍。經由國防部長官的指示，由陸軍參謀總長負責監督指揮國民防衛軍。」十六日，李承晚任命國民防衛軍司令官金允根，接掌大韓青年團團長的職務。

所謂大韓青年團，是在解放後左、右兩派對立下產生的右派團體。一九四八年十月，因李承晚的指示，乃統合西北青年團、青年朝鮮總聯盟、大韓獨立青年團、國民會青年隊……等六個反共團體，而結成大韓獨立青年團。六、二五韓戰一爆發，這些團體立刻設置類似軍事組織的青年防衛隊，一方面做著與軍警相同的事，另一方面掃除民間弊端，青年防衛隊毫無任何法律的保障，卻要擔負後方治安及軍事支援的職務。

李承晚和申性模爲了負起上述反共青年團體一百多萬人的生命安全，預備在軍民防衛法中，給予其法律的根據與保障。但這些人在最後，到底做了什麼呢？

權力者不正當地處理軍事物資和侵吞公款，使壯丁餓著肚子，那種挨餓的情形，是無法用言語來加以形容的。

偽造公文書、干涉政治、恐嚇、層出不窮的不正當行爲，並且視若無睹、專橫囂張地剝奪了國民防衛軍的生命。在判決記錄中，有關九月公款流動情形，有這樣的記載：「李承晚組織新進同志會，一億三千萬韓圓是金允根的娛樂費、宴會餐飲費，機密款項有一千三百萬韓圓。」李承晚反民族的行爲，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三日，金允根等五名死刑犯在大邱附近被槍決後，國民防衛軍事件才告落幕。

乙、虐殺居昌良民事件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發生在慶尙南道居昌郡新園面。

如果因爲「戰爭」這名詞，人就可以殺人，那麼爲什麼要戰爭呢？戰爭如果是爲了殺人，那戰爭的勝利，只是政治家的勳章而已。因背負「共匪」罪名而被殺害的大賢里、申有里、臥龍里居民六百餘人，最能體會戰爭的意義，戰爭就是人殺人的屠殺行爲。

這就像無法治癒的六、二五傷處一樣的另一個民族悲劇，悲劇是由於一九五一年二月陸軍第十一師團第九連隊第三大隊的胡作非爲，這是李承晚政權的犯罪事實之一。他們爲了逃過聯合調查班的耳目，當時假扮成「共匪」，以輕機關槍殺害居昌良民，李承晚更得寸進尺，在一年之內就把因居昌事件正在服刑中的第九連隊連隊長吳翼璟和第三大隊大隊長韓同右釋放，並讓他們回到自己的服役單位，並啓用憲兵部司令官兼慶南地區戒嚴人事部部长全宗源爲警察高級幹部。居昌事件或類似居昌事件的大小虐殺良民的事件，大部分被刻意隱藏起來。

丙、五、二六政治波動與「傑出」修憲

解放後，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南實施了三年的美軍政，在這期間，韓民黨成爲南韓的政治中心。一九四八年決定設置獨立政府後，李承晚當選了大統領，但是六、二五事變之後，接連發生了國民防衛軍事件、居昌良民虐殺事件等，李承晚立即感覺到第二次大統領選舉的危機。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李承晚在國會中提出民衆直接選舉的修憲案，十二月十七日集洽國民會、朝鮮民族青年團、大韓青年團、勞動總聯盟、大韓婦人會等反共的團體，在釜山東亞劇

場組成自由黨，十二月廿三日，由九十位國會議員在國會大樓創立自由黨。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國會中限制李承晚大統領之直接選舉總統案遭否決，院內的自由黨和院外的自由黨乃告訣別，李承晚總動員所有反共團體的院外黨及其相關的國民會、韓青、旗青等團體，自一九五二年一月末開始，以白骨團、青柳隊、民衆自決團、全國愛國團體奮鬥委員會等之名義，造成到處是官製示威遊行及張貼管制壁報的暴力恐怖氣氛，一方面呼籲召回國會議員，另一方面卻在看李承晚自導自演的傀儡戲。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國會一提出責任內閣制，李承晚立刻於五月二十五日，在釜山市、慶尙南道及全羅南北道部份地區，宣佈實施戒嚴，然後又於五月二十六日在責任內閣制的修憲案中，一面逮捕國會議員，一面又將四十餘位國會議員，用通勤巴士，強制帶到憲兵部，李承晚更進一步，反而要國務總理李範奭發表杜撰的「政府革新委員會事件」事實。發表之後，全國籠罩在恐怖的氣氛中。

如上所述，責任內閣制的修憲案，是以宣佈戒嚴令、政治軍人及政治警察並肩作戰，當這作戰氣勢逐漸削弱後，警察署長張澤相一面強迫國會解散，一面談到：「在大統領直選制與兩院制度下，依照國務總理的要求來任用或罷免國會議員，對於國會議員，國會有不信任決議權」，此「傑出」的修憲案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四日晚以起立表決通過。一九五二年八月五日第一次直接選舉大總統，在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當選的李承晚，在五月廿六日政治波動和傑出的修憲案局勢中，他的內務部官員有特殊的貢獻，摒棄自由黨公認的副總統候選人李範奭，而以咸台永當選副總統，但這些都只是誇示獨裁李承晚的面貌。在這些的政治情勢下，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延世大學、

梨花女子大學、東國大學等學校的學生，一面高喊「反共、反法西斯民主守護」的口號，並進行示威。此外，潘寅昇等在野黨元老，也舉行護憲救國大會。

丁、四捨五入的改憲（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三年七月廿八日休戰協定後，八月十五日政府還都漢城，李承晚爲了將自由黨私兵化（按：成爲聽從自己使喚的官兵），而將自由黨內最大一個派系且對修憲具有極大貢獻的李範奭系驅逐，而以李起鵬爲中心，將黨重新整備強化，從此以後，李承晚才擁有自己的自由黨直系官兵組織。李承晚政治手段的主要目的，是爲了維持自身的權力，而缺乏同志的觀念。李承晚爲了將自由黨私兵化，從六、二五事變一結束，爲了強化基層權力，就必須有使其終身執政的制度。一九五四年九月六日，雖然國會提出「取消首任大總統之三選制」之修憲案，卻遭到在野黨人士的強烈反對；但是李承晚在五、二六政治波動時，運用「政府革新委員會事件」及「新德里密談」，視極右派反共民主黨容共，而展開宣傳和示威活動，他並非真正反共，而是爲了自身的權位而反共。

然而，即使在這種法西斯式的鎮壓之下，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國會中，議員二百零二名，其中一百三十五名贊成，六名反對，七名棄權，因而宣佈否決崔順洙副議長；而召集國會議員的總會決議推翻這否決案，其理由爲：「改憲案不是被否決，而是被贊成，宣佈否決的是錯的。國會議員在籍的二百零三人的三分之二是一三五·三三三人，而〇·三三三人不能成爲一個人，若四捨五入的話，二百零三的三分之二，就是一百三十五人。」李承晚長期化的獨裁政權，雖然如此穩固，但其政權並非是以民衆爲基礎，因此在其後的第六年遭受到悲慘的結局，特別是學

生與民衆對此種壓制尤其不滿。他個人的悲劇應由個人去承擔，但是當我們想到李承晚獨裁所造成的民族悲劇到至今仍有極深影響之時，便可以了解，在歷史上一個集團所製造的民族悲劇，其影響之大了。

戊、大邱每日新聞攻擊事件（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大邱「每日新聞刊載」如下的事實：

不要把學徒當作道具來利用

最近初中、高中學生的街頭行列，家常便飯似的經常出現，但這並不是放假期間接受訓練的某種隊伍。

舉例來說，最近大邱市內，在長官出巡的時候，利用學生夾道列隊歡迎，浪費了學生三、四個鐘頭寶貴的學習時間，去歡迎一個不知是否有任何功勳的官員。數千萬的學生，把求學置於身後，爲了十韓圓而排站路邊，搖著旗子，除此外，無法發現他們有其他理由。而且，學生做那種下等的、非義務性的工作，特別讓人有種怪異的感覺。這不是學校當局決定的，而是依照官廳的指示突然舉辦，爲的是巴結高級行政管理層，卻利用學生當工具，真是不忍卒睹……

大邱每日新聞如此記載的背景，是反應六、二五以後李承晚政權爲了保有政權，而在爲數衆多的官製示威中動員學生的緣故。但是此真相揭發之後，「赤誠敢爲組織慶尙北道聯合本部」，到處散發內容爲「彈劾大邱每日新聞的利敵行爲」、「處分每日新聞社論的作者崔石才」，並舉行示威活動。李承晚政權把反共當作政治工具，已成爲例行公事，遵守聯合國決議的李承晚政權，以休

戰監視團的模式，依聯合國決議來控制立國議會一院制的體制。就像一些特殊的波蘭國民透過一連串的示威來操縱民意的情形一樣，其基本意義，只是維持個人政權統治的另一明顯例子。但是，雖然最後崔石才因涉嫌違反國家保安法而被拘禁了八個月就被確定無罪釋放，但是在原判決的理由爲：「即使反政府的批判不是出於本意，但是最後會變爲有助於北韓的利敵行爲，即反國家行爲。」在其後一九六〇年代，一九七〇年代，這種說法仍爲違反國家保安法保留了全貌。

己、保安法的波動

由於四捨五入的修憲，開拓了獨裁者李承晚長期集權的路。一九六〇年的總統、副總統選舉，執政黨已喪失信心，爲了封鎖國民批判的管道，負責檢察實務者，於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國會中，提出修正國家保安法一案。

全文四十二項的修正案重心，放在廣泛地擴大「反共」，其具體內容如下：

① 擴大保安法適用對象：

反國家團體的適用對象，除了「受北韓命令控制的團體」之外，增加「以擾亂國家安全爲目的之集團或組織。」

② 擴大利敵行爲的概念：

原只適用於「軍事上秘密探查」的間諜概念，增訂爲「以小利爲目標而收集出賣有害於國家的任何情報」者爲處罪之對象。

③ 新設處罰規定：

以推翻政府或擾亂國家安全爲目的而組織的團體，或者接受集團的命令而行討論、宣傳、煽動等各破壞事項，或者爲利益而宣傳、煽動統一國家事項之所有不法行爲，皆新設處罰規定。

④對於憲法上的機關，有名譽毀損之行爲者，新設處罰規定。

⑤對於煽動軍人或公務人員反抗政府的行爲者，新設處罰規定。

⑥以搜證能力來衡量司法檢察官的調查時間，並可延長拘留期限。

⑦對於免除違反保安法者的任用資格，除在教育機關和新聞廣播機關比照辦理外，十一月十八日，又增加一項條文（第十七條第五項），「凡以散佈謠言來混亂人心，有助於利敵之行爲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此條文名符其實地達到彈壓國民的目的，對於能夠控制輿論的措施，也更加完備。

保安法修正後經過二十五年，一方面爲韓國帶來了許多障礙，另一方面，以「官定的」反共主義者來迫害民主主義者，所以這期間被視爲黑暗的歷史。在朴正熙政權下的反共法、國家保安法、緊急處置措施第九號，及其他有關集會遊行示威的法律、佈告令、戒嚴法的運用，全部都是根據李承晚獨裁政權下辱權的產物——國家保安法，身歷其境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

保安法的修定，引起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的政治波動。執政黨以張澤相、朴世京爲中心組成「反共鬥爭委員會」，民主黨則以木小淑、潘雅、蔡雅等人士，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三日，組成「反對保安法國民大會準備委員會」，領導彈劾大會及街頭示威，政府因之指示要增加國會的衛護警衛，由二十八名增爲三百名。一九五八年聖誕節前夕，受圍攻的在野黨國會議員八十名，毅然



退出國會，國會的自由黨議員只有三十名，卻仍通過了保安法修正案、預算案、各種稅法，使李承晚一九六〇年選舉的政治制度益趨完備。

可是，抗拒的情形也更加嚴重。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民主黨發表「國家保安法無效」的聲明書，同年十二月卅日，「反對保安法國民大會準備委員會」也發表糾彈的聲明書，一九五九年初反對的示威活動也陸續展開，警察雖大力阻止，也徒勞無功。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五日，制定的新保安法終於開始生效。

自此以後，僅經過一年多的新保安法，無法給李承晚政權一種「保安」的心理，在學生及民衆火燄般的抗爭下，李承晚政權終於垮台。即使記取與自身相關之歷史教訓，朴正熙也無法擺脫李承晚式的錯誤，朴正熙和李承晚的想法一樣，想出各種新奇的法令，來延續自己的政權，結果也走上滅亡一途。五〇年代黑暗期的結束，正是由於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五日不正選舉的誕生，三一、一五不正選舉，是使李承晚政權崩潰瓦解的最後一滴毒藥。

庚、三、一五不正選舉

由於保安法的修正，使李承晚政權具有封鎖國民和在野黨言論批評的利器，但爲了替六〇年度大統領選舉鋪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吸收了大韓滅共黨及反共青年會等九個團體，統稱「大韓反共青年團」，以慎道環擔任團長，把八十九個市組織成一個軍團部，家常便飯般地高喊這樣的口號：「我們團員宣誓爲了選出國父李承晚閣下，及平民政治家李起鵬爲統領、副統領，一定竭心盡力。」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自由黨黨務會議，爲一九六〇年總統選舉做了以下的鋪路工作：

①各級黨部組成九人組的核心黨部。
②擴大吸收工會、女性組織、民間組織、漁會、農會等成員，加入自由黨。
③強化在各級公務人員、警察、軍人、宗教、文化團體、國營企業界、金融界、新聞界、產業界等特殊組織內部的影響力。

④控制在銀行界及大企業界巨額的融資金額，隨時可以從融資金額中抽用選舉資金，以便強化選舉資金體制之要素。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開始，在選舉前先收取警察局長、伺察科長、警察署長、道知事（按：相當臺灣的省主席）、市長、地方首長的辭職書，並強迫公務人員做選舉前的拉票活動，當時內務部長崔仁奎公然揚言：「我將保障做選舉拉票活動的公務人員之職務，若因挨家訪問宣傳政府措施而違法，若遭檢舉的話，我以人頭擔保，一定負責。」

李承晚獨裁政權不正選舉之具體計畫如下：

- ①調各查市、郡、邑、面、洞之代表的身份後，換成親信。
- ②以各級公務員爲單位，組成親睦會。
- ③所有行政以選舉爲本位。
- ④緩和並取消以各級警察爲主導的行政措施。
- ⑤從事促請區進步黨、族青系列（民族青年）、軍人下士官、言論人、各種要視察人（關於思

想、保安問題須監視的人犯)、北歸者家族(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者)、各種契主(組織契約的主管人)、各級投開票所選舉委員、黨人士等,支持自由黨的活動。

⑥對行政法規取締的對象,如企業家、大企業家等,給予權利,並加以懷柔,使其支持執政黨。

⑦在民主黨革新黨部進行分化其組織的工作。

⑧研討大學生的動態及學生幹部的成份,並製作名冊。

⑨調查公務員、警官中不合作者及反對者。

⑩分配伺察刑事工作,以各級行政區域為單位。

⑪視察外國大使館、外國政府機關、及出入外國記者的動向。

⑫將自由黨候選人得票率持升至百分之八十五。

⑬達到百分之四十的事前投票。

⑭組成三人小組、九人小組,以自由黨員、警官、公務員及其家屬為組員,並公開投票。

隨著這些事前陰謀,選舉進入尾聲時,反共青年團員的恐怖活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為了不正選舉的收買、恐怖等各種手段,也陸續登場。

三月十五日選舉結果一揭曉,支持李起鵬者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九十九,驚慌的李承晚指示崔仁圭調整得票率,並交待:「到時候報告說,李大統領得票率在百分之八十上下,李起鵬候選人得票率縮為百分之七十、八十。」如此舞弊後發表的選舉結果為,李承晚得票率為百分之八十

八·七，李起鵬得票率爲百分之七十九。

歷史揭發了這不可告人的事，被蒙蔽的事終究會水落石出，這麼大的不正選舉會有不憤怒的民衆嗎？譴責三、一五不正選舉的民衆抗爭，突破警察殘忍的開砲鎮壓，擴散到全國。四月十九日那天，李承晚獨裁政權終於走向末路而告崩潰。

(2) 社會、經濟的背景

一九六〇年四月革命的社會、經濟背景，有下列幾項特徵：

第一，確立八、一五解放以後依靠美國援助的外勢依存經濟結構。

第二，在六、二五以後，戰後復員的名義之下，美國剩餘農產物的進口，使農村經濟衰退。

第三，八、一五以後，由於各種權力的不正腐敗以及售出歸屬財產，產生了不平等的經濟結構。

第四，勾結殖民地支配階層的買辦企業，獨占了整個經濟權，使得所得不平等、景氣下降。

有關這些社會、經濟的背景，國內學者對四、一九革命的社經背景，有如下的看法。一九八〇年，全南大學基督學生會及朝鮮大學總學生會，爲紀念四、一九革命二十週年，而共同舉辦的演講會中，朴玄埰發表了以下的談話：

解放後的歷史，若從民衆的角度來看，是挫折的歷史，因外勢而造成的南北分斷爲首之挫折，不但未能掃除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式支配的經濟束縛，而且由於不能清除殖民地經濟結構的結果，

所以無論是在政治上或經濟上，當然無法清除依附殖民地的各買辦性集團，而在清除殖民地遺毒的過程中，其挫折最大的原因在於殖民地的買辦性集團，以現有的政治、經濟束縛為基礎，在解放後社會佔據有利的地位，使得政治、經濟、文化的束縛擴大。在經濟方面，有農地改革的失敗，歸屬財產轉為民族資本的失敗，以及政客的特惠處理，在政治方面，有反民族行為處罰法的施行受挫折等，這些都是民衆的最低要求卻未被實現的典型事例。

解放後，像這種挫折的連續，歸結於應該成為民族史正統的反日帝主體——大多數民族構成員（即民衆），從分享民族解放之成果中被加以排除，使民衆排外更擴大深化，而且這種情形在解放後的民族構成員內部，爲了確立民族國家之努力及爲真正民族解放之實現，產生主觀的對立。……（中略）……一九五〇年代社會的情形，一方面是殖民地統治以來持續的買辦和前近代官僚急速的獨佔資本（譯者按：前近代，指非現代的，脫離不了前一時代色彩的模式），以及附屬經濟結構的深化，另一方面，即使是民族史的傳統繼承人，從民族解放的成果中被排除的大多數民族構成員（廣泛的民衆，包括身爲民族資本家的中小企業者，一部分除了地主階級外的一般農民，掙扎於低工資的勞動者，第三產業（按：指服務業）不完全低所得的就業者、失業者，以及被救濟的農民），和群衆中的知識份子與學生，過著忍受苦難的生活。

解放以後，經濟結構及政治結構，被親日的反民族者所獨占，隨之而來的反民主、反民族的政治經濟現象，則是爲了民族解放而激起大多數民衆的排外

另外，李佑宰於一九七〇年寄稿給《思想界》（四月號）之《爲自立的緒戰》一文中，對當時

的經濟，有如下的見解：

迎接解放的南韓，幾乎沒有產業設備，即使有幾個工廠，也是處於半休狀態，進駐南韓的美軍政，有鑑於解放後的混亂，產業設備的不完善及生產量的絕對不足，從一九四五年九月起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間，以 GARIOA（行政救護援助基金）的名義援助達四億美元的美國商品，這些商品如穀物、食品、衣服、煤炭、通信、運輸、建築材料、農業用品等，幾乎全是消費財用品，生產財不過佔百分之〇·一二，使市場結構急速地轉換為以消費財為主的對美依存體制，這情形可以由以下報告中獲知，這報告是這樣的：「一九四九年四月起至一九五〇年三月止，韓國國民所得每人七十美元，其中有三美元是外援的，這七〇美元中消費支出佔六十四美元，投資儲蓄佔六美元。」接下來的美國援助，從一九五〇年六、二五事變的爆發開始到一九五三年七月為止三年間的緊急救濟援助，是 ECA 和 SEC 援助的。（ECA: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ISA — 亞洲經濟委員會；SEC: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 美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這些援助總額約一億美元，約佔至一九六一年度為止援助總額之百分之三·五，這些援助也幾乎以消費財為主。一九五三年以前的援助，主要目標是收拾政治、社會的混亂，其本質雖然無法脫離應急救濟的性格，但從此引起的社會風潮，則是提高頹廢的消費性向，並有各種不正及腐敗的問題……以上以消費財為主的經濟援助，助長了浪費的消費性向，使消費結構高度化，對外附屬性深化，不僅如此，寄生於和國內產業無關的大量援助物資的流通，助長了在不健全的流通上投機、暴利、詐欺盛行的風氣，以及過度膨脹的第三產業部門產業結構的困難之深化……

美軍政第二號佈告：「接受並管理戰前所有公、私有資產。」這些資產的總額達南韓資產總額的百分之八十，這些歸屬財產包括了南韓全部的主要產業，美軍政於一九四七年起開始出售這些歸屬財產，出售財產中，計有：住宅八千餘戶，船舶二千餘艘，工廠五千餘所，以市價的二分之一出售，出售價格的決定，主要是以解放前政府價格為基準，而實際上也只不過是市價的二分之一而已，再加上可以在十五年間延長支付，計算這十五年間貨幣價值，約滑落為三分之一的結果，價值三億零六十四萬韓圓的財產，只可算是一百廿十萬韓圓。

解放後至一九五〇年代為止，韓國經濟破產的局面，是在美國的援助及美軍政廳的出售歸屬財產下所產生的，經由上述文字可以清楚的知道。透過一九五〇年代社會、經濟背景的跛行結構根源在美國這點，可以了解四月革命理念的精髓之一——反外勢民族主義，不是獨斷的假設。

而全哲煥在他《四月革命的社會、經濟背景》一文中，有如下的見解：

透過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九日學生主導的民衆起義，而高喊打倒李承晚政權的社會、經濟背景，可以說由於不能清除殖民地半封建性，而使得官僚買辦資本擴大，新進資本主義附屬性深化，引起國民生活的疲弊。一、一九前夕的社會、經濟背景，在這種附屬經濟下，一部分買辦官僚、資本家過著富裕的生活，國民大眾卻在貧困中掙扎，而和政治權力勾結的買辦資本家，因商業利潤而發財，掌握政治權力的政治官僚因擁有轉換權力的力量，寄生於美國援助物資來謀求高度西歐化的生活，但是大部份的國民，尤其是農民和都市中的貧民，以及受過教育卻未能得到工作的高等失業者，每當大麥田或稻田青黃不接時，過著飢餓折磨的生活。學生及民衆想克服獨裁、不正、

腐敗等政治矛盾及所得不平等、就業的限制、實質身分的限制等社會經濟的矛盾，抵抗意識萌發，然而這類的抵抗意識，面對的情況是一九五七年美國援助減少，及國內景氣下降，成長率轉趨滯緩、通貨膨脹加速化。換句話說，四、一九前夕，韓國社會、經濟背景，是先進資本主義泛世界化過程，所造成的附屬經濟之矛盾現實化，同時是歷經附屬經濟後必然的悲劇。

以上所述的這些四、一九前夕的社會、經濟背景，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受到美軍政特惠的親信份子爲中心的新支配階層，和在政治、經濟上排外的被支配階層之間的糾紛及矛盾深化期。

一九五〇年度，國內糧食不足是五十二萬石，而從美國輸入的剩餘農產量是一百八十九萬二千石，因此穀物價格沒有道理的下降，威脅到農家的生存，農民開始慢慢地移農（按：指農民到都市求發展），結果是一九五九年度農民失業率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四，一九六〇年度增加百分之二十三·七。出口方面，自一九五五年起年平均不超過一千二百萬美元，進口方面在一九六〇年則爲二億八千七百萬美元，逆差的金額變大，而不得不依賴美國的援助來生活。獨占財閥因官僚和財閥的關係結合形成工業化，財閥和政治權力擔當各勢力間之不義關係的累積過程，形成四、一九前夕國內工業化的型態。這種結果使一九五〇年代的工業，成爲以消費財爲中心的脆弱工業結構，以對外依存、對內不平等的社會、經濟之不良結構等爲特徵的官僚獨佔資本制。

農民在農村沒有東西吃而來到都市，在工廠又因爲沒東西吃而走上街頭，整個社會蔓延著不正和腐敗。在農村連大麥也沒能剩下，無法忍受挖樹皮、從黃泥土裡掘葛根、山菜的十九歲純真的純伊（女子名）因而認命，變成向美軍投懷送抱，大喝啤酒的「拉娜」。在這一九五〇年代歷史

的黑暗期中，一首流行的歌曲可以將這時代社會、經濟的背景，切實地描寫出來：

名也不知道

姓也不知道

投入初次見面男人的懷抱

在紅色的燈光下

在藍色的煙霧中

跳舞舞孃的純伊

你不會知道的

你不會知道的

就算流淚也來不及了

有比這更名符其實的五〇年代歌曲嗎？在農村、在工廠找不到食物的少女，徘徊在子夜的街頭，那顆投入連姓名都不知的男子胸懷、那顆飲酒後滾燙的心，你能了解嗎？你能看到長久在農村的父母及兄弟的臉龐嗎？

那晚

在電影院前

在酒吧的舞池中

曾對這地方有所聞的純真的純伊

在昏暗的燈光下認命的純伊

純潔的少女

名字也變成了拉娜

今晚又在舞池中

舞了起來

一九五〇年代，人民是過著多麼悲慘的日子，從農村來到都市的農民之悲哀，支配階層的不道德、頹廢……

從一九五〇年代黑暗期解脫的路，除真正的解放外，沒有其他的良方。然而，卻沒有組織革命的指導者，也沒有主導的主體。

在要求一九五〇年代革命的政治、社會、經濟氣勢下，終於由從民族危機揭示民族方向的學生點燃革命之火，甚至連被警察追趕的娼妓、磨石的少年以及中彈身亡的擦鞋童，也都站在一起，共同打倒李承晚政權。

(3) 革命前夕的大學社會

一九五〇年代的校園，面對著六、二五的創傷，無法從管制性的動員大會及社會的不安中解脫出來，五〇年代的大學，在思想的劃一，在經濟的貧困、社會的不正腐敗、大學教育的不誠實中，應該開拓國運的大學，在無法發揮機能的內部矛盾下，始終徬徨著。大學生數量的增加，在

一九四八年有四十二個高等教育學府，學生人數總共二萬四千名，到了一九五八年，八十所學校的學生人數達八萬零六百四十一名之多。（參見表一）

〈表一〉 韓國高等教育的膨脹

教員人數	膨脹指數(1945年為基準)			比較
	學府數	學生數	教員數	
978	100	100	100	8、15 當時 12 月末顯示
1170		131	120	
2775		328	284	
1265	150	305	129	
1800	150	355	184	
1100	168	144	112	
1300	175	254	133	12 月末顯示
1823	193	398	186	
1900	204	488	194	
2400	256	795	245	
2564	254	998	262	
2626	264	1079	269	
3055	282	1071	312	12 月末顯示
	286	1010	No	
3356	286	1023	343	
3803	304	1282	389	
4002	289	1838	409	4 月末顯示
4058	418	1707	415	4 月 1 日顯示
4446	500	1672	457	
5351	561	1810	547	
8609	579	1798	880	
7814	571	2226	800	

年度	高等教育學府數					學生人數
	大學	學院	初級大學	各級大學	合計	
1945		1	25	2	28	7879
1946						10315
1947						25813
1948	4	23	4	11	42	24000
1949	4	26	4	8	42	28000
1950	4	28	8	7	47	11358
1951	4	28	9	8	49	20000
1952	8	27	9	10	54	31342
1953	13	27	4	13	57	38411
1954	13	31	7	15	66	62663
1955	15	30	6	20	71	78649
1956	15	30	8	21	74	84996
1957	15	32	9	23	79	80142
1958	15	51	10	19	80	79565
1959	18	33	10	19	80	80641
1960	18	33	10	22	85	101041
1961	18	38	10	15	81	144822
1962	18	30	28	41	117	134480
1963	18	29	56	37	140	141777
1964	18	48	57	34	157	142629
1965	18	52	61	31	162	141636
1966	18	51	59	32	160	175349

資料來源：韓國中央教育研究所，「有關大學教育內容的綜合研究」（1979）

但是，大學素質的提升並沒有實現，使得文化及學問走向僵硬路綫，校園內因有學徒護國團而使校園軍事化，和社會一樣的不安。這種社會的風氣滲入大學校園，因為大學生有緩召的特種優惠，校園的謀利者就把大學當成是一種販賣的工具，展開「成爲學生」的爭奪戰，把「大學」當作追求營利的對象。

大學是社會的精神支柱，研究並綜合所有從歷史上所產生的人類社會的問題。比較之下，大學可說是提示我們迎向社會創造性改革的所在，因此所謂學問的精神，不是一個時代政治權力者

的附屬品，亦非隨從者，反而是以理性之名果敢地向既存不合理制度的權力統治者挑戰。

在大學裡追求學問的大學生，是大學精神的產物。大學是文化的傳播者，與歷史意識相關聯，和社會意識相結合，從各種角度來指導自己所處的社會，大學可說是改革及創造的知性地。

但是，一九五〇年代的大學，就像是政治權力者下的士兵一般，任人擺佈，在官方掘起大會中空喊口號，沒有絲毫自己的理念。所謂反共，是在日帝的思想嚴格控制下，由於無法繼承烈士先賢在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掙扎中，所累積下來的民族精神及處於被支配階層中所蘊釀成的民主主義精神。在這種情形下，大學生無所適事，成天抽煙喝酒，到了晚上就到面浦洞或是宜昌街的酒店，發洩自己內心的悲哀、鬱悶及憤怒。

停戰帶來的，不是理念上的反共，只是使大學生淪為政治工具，在同一反共路綫的政策下，受人支配擺佈。我們由以下事件可以了解韓戰後的一九五〇年代之黑暗情況：

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二日 北進統一學徒崛起大會。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日 反對休戰協定的示威中，強制動員學生。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二日 發表學徒軍事訓練純正化。

一九五四年九月廿五日 反對美軍撤退總崛起大會。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反對英、加妥協案國民總崛起大會。

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 驅逐敵意的停戰示威，在國民大會中強制動員學生四個月。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 恭請李大統領競選連任大會。

一九五六年十月廿日 大韓學徒反共崛起大會學生。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廿日 文教部突然發表矯正全國各大學，以違反學校設置基準令，廢掉三十二所學校，學生的招收中斷。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日 印尼反共革命紀念志願崛起大會。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三日 反對在日韓僑北歸示威中，動員學生六個月。

實際上，自一九五〇年代以後，是個利用崛起大會來快速動員學生的時代，而所謂黑暗期，即學生運動的黑暗期，是官製崛起大會動員的時期。

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起，在李承晚博士親自出馬的邀請大會上，動員了包括舞者、茶房老板甚至連娼妓，總人數達四百二十萬，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學生。一九五六年五月八日，文教部決定實施校園兵營化，指示大學生要穿著制服，大學成了一個沒有自由、沒有真理、也沒有正義感的傀儡。但是沒有光綫照射的地下室，帶有發酸盤尼西林味道的書桌，一到春天，處於長久的虛脫、無力感、鬱悶、憤怒及悲哀糾葛的大學，又開始運作，過去曾在崛起大會被動員的學生，在長夜惡夢、戰爭與管制的麻醉中，開始覺醒振作。

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反對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李強爽（李大統領養子）入學就讀並展開聯合罷課的活動；七月十二日，弘毅大學學生要求撤走不實財團而進行聯合罷課；九月十日，成均館大學生決議彈劾財團的腐敗；十二月十五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院刊一篇題目為「我們的構想」的議論文，被政府當局認為是不穩文章，而引起禍端。

大學是要覺醒而能配合時代的進步，快馬加鞭地排除李承晚獨裁政權，可是，「我們渴求新型祖國」、「學生和國民奮起，反對保安法，讓民主主義復活」這些反獨裁民主主義的吶喊，從長久冬眠衝出，用找到民族史新篇的熱情，用熱情的心，掀起自由、和平、統一的波濤，壓制的牆如果厚實，雖然苦痛的期間較長，相對地能夠打破牆的抗爭，力量也較強大。從一九六〇年二月廿八日開始，和李承晚獨裁政權的抵抗，才真正的開始。

(二) 四月革命的展開

抗爭五十八日（一九六〇年二月廿八日）四月廿

六日）

哥哥和姊姊爲什麼中了槍彈

漢城水松國民學校四年級五班 姜明熙—

啊！悲哀

早晨的天空晴朗

傳來奔跑的脚步聲

傍晚的彩霞消失

聽到碰碰碰碰的槍聲

早晨的天空

和

傍晚的彩霞

染上哥哥姊姊的血

哥哥姊姊們拖著書包

爲什麼中了槍彈

是做了偷竊的行爲

還是成了強盜

倒底是做錯了什麼

點心也不吃了

晚餐也不吃了

一句話也不說

就這麼倒下去

總是這樣

眼淚總是這樣流下來

不能忘記的四月十九日

以及廿五和廿六日

從學校放學回家的路上

子彈飛過來

血流滿地

孤獨地

留下來的書包

無法想像的沈重

我知道

我們知道

媽媽爸爸什麼話也都不說

哥哥和姊姊

爲什麼流血了

沒有唸完的學校

曾經用功的書桌

我們跟在哥哥姊姊的後面……

(1) 地區高中生的崛起

韓國民族史上的轉捩點，就是四月革命（四月民衆抗爭）。一九六〇年二月廿八日，慶尙北道高中學生抗拒學校當局「星期日來校」的指示，而舉行示威，這事件是造成四月革命最初的導火綫。

擔心在傳統上反對黨勢力強盛的大邱地區之選戰情勢，自由黨慶尙北道黨部希望能在預定的民主黨副統領後補的選舉中掌握優勢，所訂立了阻止政治敏感的高中生參與的方針，並召集各級學校校長，發佈了廿八日星期日来校的指示。依照自由黨如上的指示，利用二月廿五日，在慶北高中期末考试，大邱高中獵兔比賽，慶北師大附設高中的臨時上課，大邱商業高中畢業生送別式，以及大邱女高舞蹈發表會等活動中，向大邱市內各級高等學校宣佈星期日到學校的指示。

把政治當作管理士兵的自由黨，那種露骨的選舉戰略，彷彿在學生敏感的政治意識中，放了一把熊熊烈火，助長他們抗爭的意識。從假日來校的命令下達的廿五日晚，慶北高中、大邱高中、慶北師大附中的學徒護國團幹部秘密會合，決定抗議廿八日星期日到學校的指示，並舉行示威活動。二月廿八日上午十二點五十分，學生不理會師長的慰勸，逕自往運動場的慶北高中學生，人數達八百餘人。

人類有歷史以來，有這種專橫強制的做法嗎？近世我們的國家歷史上，都是這種野蠻行爲，而且暴壓之事，如何能夠填寫歷史上的記錄呢？在我們的學習上，有著轟轟烈烈神聖的覺悟，而

且逐漸擔負起東亞地區堅強骨幹的角色，而我們學生所擁有的純潔青春卻不願受社會邪惡所污染。百萬的學生，有著滿腔熱血的我們，爲了學習的權利，請不要再猶豫了！

朗讀以上議文之後，一面高喊著「拯救民主主義！」、「擁護學生的人權！」、「點亮火炬！東方的星星！」、「要求校園自由！」、「不要把學生當成政治的工具！」等口號，一面往大邱市中心方向，進行示威。緊接著慶北高中之後，大邱高中也有八百餘學生，在下午三時左右，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慶北高中附中，因爲教師事前聽到風聲，乃在講台上滔滔不絕的講課，使他們無法參加街頭示威，等到下課要參加已經太遲，只好做一些散發傳單的工作。示威的學生接受市民熱烈的鼓掌，當隊伍經過慶尙北道道廳，自由黨道黨黨事、道知事官等人，被示威的隊伍趕來趕去。示威進行到午後三時左右，有幾位示威者集結在慶尙北道道廳前，學生一方面高喊口號，並開始圍攻道廳，蠢蠢欲動的警察開始用警棒、皮鞋，打犯人般的毆打學生。下午七時四十分，示威隊伍解散。警察主動對三十位左右學生牽涉的原因和背後的動機加以調查，學生堂堂正正的主張竟然落空。追查涉嫌者達二百五十人，由於擔慮動搖民心及示威擴大，自由黨依照中央指示釋放他們。

處理二、二八示威事件的自由黨幹部感歎的說：「整個大邱市成爲在野黨控制的都市，廿七日執政的自由黨史無前例地成功的在大邱舉辦了一場有二十萬聽衆的聽政會，可是到了廿八日發生大規模的學生示威之後，一個早上所建立的群衆基礎就此瓦解。」

自由黨慶尙北道道廳副委員長金龍國、道黨選舉負責人孫學益也表示：「由於廿八日假日到

校的指示所造成的學生示威事件，刺激了在三、一五選戰中初戰後的所有執政黨參選者。學生假日來校這件事，和當天早上民主黨選舉演講會的時間相同，一部分管理者為阻止學生去聽講，由於過度的忠誠而做出一些卑劣的行為，這是自由黨本身也無法理解的。是自由黨的威信因此而蕩然無存，由公務人員從自由黨政府退出的這件事即可證明。」這是企圖掩蓋自由黨的罪惡真相。但是當時韓國日報三月一日社論中寫著：「為什麼會發生大邱學生運動？」的大標題，也對二、二八學生示威事件予以指謫，其內容如下：

在大邱地區發生的學生示威事件，剛好不是選舉戰中所謂政治上的條件，可謂學生的愚行，更過份的是，在示威之後，學生幾乎沒有表明對社會的關心。儘管這次主要的動機不是對社會的關心，但從他們向校園外的社會訴求的行動看來，是個值得重視的事件，國家年輕人的強烈抗議，抗議對他們的自信有不正當之非民主的壓制。抗議的事在我們的周圍經常出現，對非民主傾向表示不滿，也給社會檢討覺醒的機會。

二、二八示威規模不大，示威之後，管制示威行動也只是在逮捕示威者，但是從示威主體的全部學生之最初的自發性意志來看，實蘊含着重大的意義。

二、二八示威以後繼續的學生示威運動，加深民衆對抵抗獨裁政權的自信心，這是使民衆潛在的政治意識覺醒與現代化的契機。以三、一五馬山民衆抗爭導火線而緊接發生的四月民衆抗爭火種來看，二、二八示威實擔負著一定的歷史機能。

已經燃燒的火種，不會輕易消失的。

三月二日，民主黨向內務部長崔仁圭抗議大邱學生事件。在全州民主黨演說場，有一名高中生上台表示：「各位女士，由於上面的指示，使得大家不能來演說場！」公開了此事實，並寫下了「民主主義萬歲」的血書。

三月三日，民主黨公布了警察選舉對策的秘密公文：「以目標九成五的得票率，來展開事前投票、公開投票、換票等工作。」自由黨則反駁以上不實的根據。

三月四日，自由黨中央選舉對策指導委員就任民主黨所設立大學之總校長，因而違反教育公務員法。自由黨的主張，是由於此事不屬選舉活動，公文一發送出去，自由黨中央選舉對策委員會會長韓熹澤即刻表明立場，認為「私立大學校長和院長的選舉活動，由於他們不是公務員，因此沒有觸犯教育公務員法的理由。」另一方面，在光州公立運動場，在演說的現場，有十餘名學生寫下血書。

三月五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漢城運動場民主黨選舉演講結束以後，參加演講會的學生及民眾約一千餘名，高喊「學生奮起吧！」、「民主主義萬歲！」、「實施公明選舉！」（按：公明，指公正、開明）等口號，並展開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另外，由於首次在漢城示威，自由黨大為緊張。漢城市警察局長柳忠烈因而發表了：「嚴禁在野黨煽動學生；校園保持嚴正中立，不得輕舉妄動！」的警告文。

三月八日，大田高中一千餘名學生展開示威。示威之前，學生採納了以下的決議文：所謂顯然的政治要人，動不動就舉行自以為是的演講會，動員我們學生為自由黨作宣傳。在

此，向各位先生請求，選舉活動在我們的學習上造成了莫大的妨礙，尤其最近，道當局和學校當局指示了一個接一個支配我們意志的命令。希望當局能夠儘快覺悟，爲了避免沾污校園的自由及大田高中的名聲，早日擬出強有力的修正對策。我們提出了以下的決議：

① 抨擊校園的政治道具化；

② 不得監視自由的動態；

③ 抨擊強制訂閱漢城報；

④ 在探求真理的神聖校園中，不能容忍任何社會勢力的滲透。

千餘名大田高中學生，一面高喊「在校園中，選舉活動與我何干！」的口號，一面展開街頭示威。警察則動員了消防軍隊，傾全力鎮壓示威隊伍。當天至三月十四日爲止，幾個主要地區的高中學生，廣泛地展開重心爲「譴責不正選舉」的示威活動。此外，示威的擴大及同時提出示威的理由，還有對於校園的拒絕外部壓力等，這不只是針對腐敗的自由黨政權之批判，並且在新的社會網中，似乎有使其內容深化的態勢。

三月十日，大田高商三百名學生、水原農高三百名學生以及忠州高中學生，舉行示威。

三月十二日，釜山的海東高中、慶州的慶州高中等學生，展開示威。

三月十三日，玉山高中百餘名學生舉行示威活動。投票前二日，在漢城運動場，學生以分散狀展開示威，並和警察發生衝突。

三月十四日選舉前日，在全國各地展開要求公明選舉的高中學生示威。元州的元州農商，釜

山的東萊高中、釜山商高、項島高中、北富商高、戴露莎女高、浦項市的浦項高中，漢城市的中東高中、培材高中、大同高中、保仁商高，仁川的宋道高中中等學校的學生，在各地展開大規模的示威。當日，慶尙北道的文慶高中學生，也在「獻給地方父老」一文中，表明了他們的想法：

理論與實際不是沒有出入。據此，對於學校和實際社會之間令人畏懼之處，也不必驚愕。民主主義的特徵——「選舉」××的諸多不正，應儘快徹底闡明……我們團結在一起，在侵害民主主義神聖標題的惡勢力中，對於各種偽善的政治劣跡，提出強有力的抗議。

這不只是單純的糾彈不正選舉，並且是對「各種偽善的政治行腳」強有力的抗議。由這鄉下小學校的高中學生的決議，便可以想像當時自由黨統治之下的施政方針。

同日，在東萊高中的學生示威中，喊出了「學徒奮起吧！用我們的血來表達吧！」等激烈的口號。

「見到血的那日」立刻到來。二、二八示威之後，學生繼續顯示高潮之氣氛，而這是三月十五日使馬山爆發激烈事件的契機。

(2) 第一次馬山義舉和漢城市群衆示威

三月十五日，依據自由黨和警察預設的脚本，進行了史無前例的不正選舉。全國各地陷入了暴力、恐怖、殺人、放火的暴亂之中。三人組、五人組進公開投票、代理投票、換票等各種不正選舉的方法，到處可見。上午七時，民主黨馬山市黨部的幹部，在投票開始時，突破警察的制止，

衝入投票所，確認「四成事前投票」。而後這些幹部在黨社（按：指黨部所在之處）集合，協議對策結果，在下午十時三十分，決定放棄選舉，在黨社二樓靠近路面的牆上，懸掛「否認選舉」的公告後，投入了示威活動的準備。對於馬山市黨部宣佈否認選舉、準備示威這件事，張勉和趙在川表示：「三、一五選舉是國民主權強力的行爲，我們不放棄選舉，將繼續對民主叛逆行爲進行鬥爭。」來表明參選的意圖。但是，在馬山市黨部決定放棄選舉三小時之後，在慶尙南道黨部宣佈放棄選舉六小時之後，民主黨中央黨部也放棄選舉，立即撤銷其參與選舉的立場。示威活動從下午三時三十分開始，由慶尙南道議會民主黨藉總務鄭南規等民主黨幹部領導學生和民衆的示威隊伍，於下午四時二十分左右，往警察局方向遊行的時候，已經有大約五千名的群眾了。群眾一面接受「七時在市廳（市政府）前集合」的指示，一面爲避開對峙中的警察而自行解散。下午七時三十分左右，有一萬餘名的群眾在市廳附近集結，預測事態嚴重的全體警察，以來福槍填裝實彈武裝，在市廳入口和各派出所警戒，示威群眾的人數隨著時間的逝去而愈益增多。下午八時左右，示威群眾一面高喊「再次否定選舉」、「拒絕欺騙的選舉」、「高舉投票自由」等口號，一面在市廳那邊展開行動。這時，在市廳正門前待命行事的一輛消防車，用消防噴水柱向示威群眾噴水，示威群眾則投擲石頭來阻止消防隊的攻勢，心生畏懼的消防車司機從車上跑下來，消防車在慕學國民學校正門前撞到電線桿而停下來，電線桿受到撞擊而倒下，馬山市內頓時成爲一片黑暗天地。警察開始漫無目的地射擊，只是一瞬間的事，當警察的槍口一噴火，高喊民主主義的市民和學生一個個倒下，馬山市被掩蓋在槍聲之中。彷彿在巷戰中一般，奪去了一百九十餘名青年的性命，造成六千四百

餘名輕重傷者的四月革命浴血抗爭，如此這般地從港都馬山開始。四月的「大名士」（按：指有所作為而犧牲者）金洙烈以十七歲花樣青春的年紀，身中警察發射的催淚彈碎片而死亡。警察的槍擊製造了一幅激烈示威的圖畫。在槍聲中，示威隊伍不顧性命頑強地反抗。晚間九時三十分，北馬山派出所所在不吉利的火焰中化成灰燼，許運守官邸、自由黨黨社、漢城報馬山總社、國民會馬山支部、南城洞派出所依序遭到破壞，這些機構都是平日馬山市民怨恨的目標。警察總動員吉普車隊與消防車隊，以前照燈照亮了夜路，來槍擊示威群眾。

晚間十一時三十分左右，示威完全被鎮壓。當日的示威群眾，有九名死亡和八十名重傷。在示威現場攻擊警方的二百五十三人，毫無例外的遭到嚴酷的拷問。在鎮壓示威後，警方考慮到事件的嚴重性和上面追究責任的問題，而把當日的示威當作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左派暴動。警方在醫院的太平間中，把不穩傳單放入示威犧牲者的口袋中，一面對鄭南規等人進行殘酷的拷問，藉以製造虛偽的證據，一面捏造事實聲明「鄭南規等人以南勞黨（南朝鮮勞動黨）秘密黨員的身份，偽裝成道議院幹部」，國務會議也以現場警察的報告為根基，在三月十六日闡明以刑法及國家保安法來嚴懲示威關聯者的方針。三月十七日，治安局長李強學說明：「馬山所有事件是否根據共產黨幕後操縱，其證據正在調查中。」但是，大眾傳播媒體對於馬山義舉真相的報導和民主黨，以及大韓律師協會的調查活動，在幾個勇敢的檢察官公正的調查下，認為共產黨的介入，毫無事實根據，結果政府不得不追究責任，而分別在三月二十三日免除內務部官員崔二圭，在三月二十八日免除治安局長李強學的職務。三月三十日，大檢察廳的邵晉聶次檢察長發表「馬山事件中，沒有共產黨

幕後操縱的證據。」，馬山義舉的共產黨操縱事件，才告一段落。

另外，三月十六日也發生了大規模的示威，在接獲馬山義舉消息後的五百餘名漢城的高中生，一面高喊「擊敗獨裁政治」、「拯救馬山同胞」等口號，並在安國洞民主黨黨社前開始進行示威。到三月二十九日爲止，全國各地都有大群的高中學生進行示威。

三月十六日，珍海女高；三月十七日全南女高、珍海女高、珍海高中，漢城的城南女高；三月二十四日，釜山的釜山高商；三月二十五日，釜山的東城中學、戴露莎女高、慶南高工、慧華女高等學校學生，各自展開示威活動。

四月四日，全州全北大學三百多名學生，以大學生的身份，最先在全國進行示威；四月六日，政府成立後在野的三個政治團體首次變成主動出擊，集結大約四千餘名的人群，從上午十時十分開始至半夜十二時三十分止，在警察的包圍下，展開示威活動。這些團體示威解散之後，仍有學生二千餘名繼續示威，當日並發表了宣言文，其內容爲：

李承晚政府執政十二年期間，連續惡政的結果，民心已經完全背離。自由選舉絕對無法保障政權，這次三、一五選舉，最後發狂似的施行所有不法舉動和極惡劣的手段，簡直是無惡不作，把民主主義的基礎——選舉制度，破壞殆盡。這次選舉不是選舉，而是對國民主權的強盜行爲，因此我們不斷地宣布，三、一五選舉是不法的，並且是無效的。

學生追究三月十五日馬山警察槍殺九名人士的殘暴行爲所應負的責任，並未要求自由黨退出政治圈，但從這篇只主張選舉無效的宣言書，可以預測出即將繼承自由黨政權的民主黨政權所具

有的本質。接著比較當天示威群眾所喊的口號：「政府負起馬山事件的責任」、「即刻釋放被拘禁的學生」、「警察要負起殘殺事件之所有責任」、「和平示威是我們的權利」、「要拘禁學生就把百萬學徒一起拘禁」、「旁觀者是卑鄙的小人」、「抓出馬山事件的元凶」、「讓我們駁倒殺人選舉」中，已經明白顯示出民眾最終的要求，是要李承晚下台。

(3) 第二次馬山義舉

四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在馬山市新浦洞中央碼頭，一個釣魚人撈起一具屍體，這件事成爲第二次馬山義舉的催化劑。三月十五日第一次馬山義舉時，行踪不明的金洙烈，當時被警察射出的催淚彈從眼睛貫穿後腦，後來被丟棄在中央碼頭前的海裡，屍體經過二十四天的沈浮，終於再飄回到中央碼頭的海面。造成金洙烈死亡的催淚彈，是三、一五抗爭時，由馬山警察署警備主任朴鍾彪發給，這個直徑五公分長度二十公分的彈核，是鉛造的美製高性能遠距離催淚彈，彈頭裝有推進器，爆發時可以穿透建築物的牆壁，乃武裝暴動用催淚彈。更甚的是，催淚彈的外核記有「DON'T USE ON THE CROWD」的英文字樣，是說不要向群眾射擊的意思。警察以此向非武裝示威群眾和幾乎由學生組成的示威群眾射擊，實爲不容寬恕的蠻橫行爲，也是顯露暴力性質的暴行。

金洙烈死狀非常淒慘，這消息瞬間傳到馬山市民的耳中。聽到金洙烈的屍體將移往獨立醫院的消息，蜂湧而至的市民，見到慘不忍睹的屍體，無法壓抑內心的悲憤，憤怒的隊伍開始在街道

展開示威。示威隊伍在下午六時左右增加爲三萬餘名，並在和自由黨有關的建築物或是有關人士的住宅前面進行抗議示威。遊行示威隊伍經過南城洞派出所，接著攻擊馬山市廳、馬山警察署、自由黨何尹秀議員住宅、北馬山五通洞派出所及中央洞新馬山派出所。憤怒的群眾，又破壞了昌原軍廳、何尹秀經營的東洋酒精廠、舞鶴釀酒廠等機構，然後再度來到馬山市警察局前面。盛怒的群眾所喊的口號，現在變成要求李承晚政權下台，一方面呼籲愛國者、戰友們加入示威陣容，另一方面再次集合在馬山警察署前，組成示威隊伍，把警察署廣場西側停放的吉普車放火燒掉，隨即打破火藥庫取出手榴彈十三個，其中一顆扔進了警察署內，搗毀了所有的玻璃窗，雖然警察的阻止行動開始變得猛烈，可是想抑制憤怒群眾的洪流仍是不夠的。最後，在晚上九時三十分，警衛金奉春倒戈反正，提供示威民衆卡賓槍，似乎等待已久的槍聲掩蓋了整個馬山的天空。這時開始衝鋒的示威群眾，破壞了新馬山派出所、自由黨辦公室、漢城報社、國民會、中央洞派出所、馬山警察署署長官邸、馬山消防署、馬山市長朴英秀官邸等處，接著又搗毀馬山日報社、金苑吉醫院、第一銀行分行和獨立醫院的窗戶。過了晚上十二點，示威隊伍解散後，槍聲才停止。當日的示威，又死了兩個人。

四月十二日，前一天怒氣未消的馬山高工學生五百名、昌信高中三百名、馬山女高四百名、馬山高中五百名、馬山高商一千名學生，在上午十時再次出來示威，數千名民衆也參與示威行列。這些人群行至獨立醫院的太平間，虔誠地向金洙烈的靈位行禮，而後自動解散。但是警察開始找出十一日示威行動中的主謀者，並把各種罪名加諸於學生和市民的身上，市民的憤怒再度沸騰起

來，瞬間一萬名蜂湧而來的示威群眾往警察署投擲石頭。晚上九時左右開始，警察也發砲還擊，直到半夜十一時左右示威解散時，槍戰仍持續著。

四月十三日，在雨中，從十一時開始，誠志女高、馬山女高、第一女高一千餘名學生舉行示威，警用消防用水龍頭，裝滿紅色的顏料來充當消防用水，向學生噴灑，白色的校服剎時間染上血色的顏料，馬山市內每個重要的地方，都流溢著紅色的水，警察用消防車，催淚彈狂暴地鎮壓示威。午後雨變成了暴雨，示威隊伍也漸趨平靜。

三日的對抗——第二次馬山義舉，是十二年獨裁政權崩潰的前兆。但是自由黨政權仍和第一次馬山義舉一樣，也把第一次馬山義舉當作是共產主義者的策動。李大統領在特別會談中發表說：「這動亂的背後，有共產黨策動的嫌疑，現在正在調查中，動亂的結果是給予共產黨好的發展機會，我們應該要極小心才可以。」這是自由黨十五年來始終不曾放棄的老掉牙技倆。四月十七日檢察官韓玉信發表說：「不能輕易判斷是共產黨的介入。」被認為是共產黨操縱的種種議論之騙局，此次也告失敗。

接著第二次馬山義舉之後，有四月十五日，馬山高商、東萊高中，十六日，清州高工等學生示威，十七日晉州、昌寧、下洞等地，也有學生示威活動。

(4) 爆發的火山——四·一八高麗大學示威

全國的學徒，睜開明亮的雙眼，你們的胸膛流著先烈的血，眼前是被子彈傷害的弟兄，想想

白晝剛發生的馬山義舉，和平示威是我們的自由，李政權要為馬山事件中，在槍口前聲嘶力竭地高喊民主主義倒下後行踪不明的同胞之死傷，負起全部責任。（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八日東萊高中宣言文）

四月十八日高麗大學學生示威，是從二、二八示威以來，學生示威的主角由地區高中生轉換成漢城大學生，並且由對政權現象的挑戰改變為對政權本質的挑戰，他們在宣言文中，說：「為社會奮鬥！」。二、二八示威以後繼續的學生示威，一方面由大學生擔當，而且設定示威的最終目的為「為社會奮鬥」。從他們掌握獨裁政治的根本原因是李承晚體制的本質而不是李承晚體制的現象這點來看，可以看出他們的認識是正確的。四、一八的示威，是集合來自地方的熱氣，用來打開四·一九的火山口，從漢城首次大學生示威這點來看，具有相當的意義。

四月十八日過了正午，集合在校園的高麗大學三千餘名，鼓掌通過了如下的宣言文：
親愛的各位高麗大學生：

一言以蔽之，大學是反抗和自由的表率。現在快要窒息的獨裁政權，正在做最後的掙扎，但仍威脅到全體國民的自由與生命。肩負著歷史上活生生證言者之使命的我們，不能抑制以上逆流的血的憤怒，如果萬一也像這樣陷入極端惡德及悖倫的濁流中，無法正化歷史的暗流，我們將無法面對後世子孫永遠的詛咒。勿庸贅言，學生不能再安居象牙塔中，應該加入大社會的奮鬥行列，今天第二十屆的我們確實是不幸的一代，但是我們能旁觀正在吸吮我們同族鮮血的惡劣現實嗎？令人尊敬的各位高麗大學生！

我們高麗大學過去在日帝統治下，是抗日鬥爭的領導中心，解放後為了堅持人類愛好自由及

維護尊嚴的本份，總是站在滅共戰綫的前衛隊伍上，而且爲了爭取今天真正的民主理念，總是投入激烈反抗的烽火中。

高麗大學各位同志！

要牢記只有我們青年學徒，才能成爲真正創造民主歷史的主力軍，讓我們共同奮起吧！

口號：

△在既成世代中，自我反省吧！

△立刻處決馬山事件的肇事者！

△我們要排除沒有行動的知識份子！

△嚴禁警察出入校園！

△不要妨礙今日的和平示威！

爲了正化濁流般的歷史，爲了爭取真正的民主理念而參與大社會鬥爭，三千餘名的高麗大學生手挽著手，拿出事先寫好的告示牌：「趕出民主的逆賊」、「提高自由、正義、真理的地位」，一起走向國會議事堂。但是，在大觀高中前及安庵洞的十字路口入口處，遭到武裝警察的制止，乃四散離去，三三兩兩地溜進巷口，一千餘名在下午二時三十分，再度集結在國會議事堂前，在正在開會中的國會議事堂前，一面展開靜坐示威，一面要求說：「大統領或者國務總理直接出來，澄清不正選舉的事。」，學生並決議四大項對政府的建議文：

① 行政部要保障大學的自由。

② 行政部不要罔顧民族的體面，要把無能的政治、野蠻的政治、獨裁的政治、盲動的政治、殘忍的政治挑出來。

③ 行政部要實現名符其實的民主政治。

④ 行政部不要使我們國家淪為世界的落後國。

四大項聲討的對象，都是行政部，一方面反應出當時的立法部、司法部對行政部只有某種程度的牽制力量，另一方面所謂政權的不正、腐敗及獨裁，被認為就是指行政部而言。

下午四時，高麗大學校長俞鎮午到達示威現場，慫恿學生解散，學生在當天又到安庵洞的十字路附近，要求釋放同僚及學生，並且拒絕校長的勸告。下午六時左右，在警方勝務長官的特別指示下，有嫌疑的學生，全部被釋放。下午六時四十分，部份學生接受校長俞鎮午的遊說，解散靜坐的示威，井然有序地走上歸校的路途。晚上七時二十分左右，示威隊伍到達鍾路四街的天一百貨公司前，道路兩旁的巷道中有一百和個可疑人士，手裡拿著鐵器、棒棍及磚頭等凶器，開始毆打迎面而來的學生，數十名站在隊伍前列的學生瞬間渾身是血倒在血泊之中，當學生精神重新振作時，流氓已經消聲匿跡，二十餘名重傷者被送往醫院後，剩下的學生乃預定第二天在校園裡集合，八時三十分頃解散。然後一部份高麗大學生和三百餘名參加過高麗大學生示威的初、高中學生，湧到世宗路，展開激烈的示威，到了晚上八時左右，才在警方的強制下解散。當天襲擊示威的高麗大學學生的政治流氓，是屬於反共青年團鍾路團東大門特別團部所屬單位組織的暴力派，他們接受警務隊的警護（指警戒與保護），同時受負責人郭英州和反共青年團鍾路區團長任和秀的

指揮。第二天警方在輿論的指責下，乃逮捕了八名暴力派的人，但郭英州一聲「放人」，這八個人立刻被釋放。

四·一八高麗大學生的示威，把歷史的車輪向前更推進一步，更是擊向李政權的心臟最後的致命一擊。另外，在同一天，釜山東萊大學三千餘名學生、清州高中、清州高商、清州高工、清州女高等校學生三千餘名，也進行使大規模示威。

(5) 痛哉！四、一九

四、一八高麗大學生示威隊伍被襲擊事件，導致提前進行早在幾天前已開始準備的學生示威企劃。

四月十九日早晨，漢城大學各學院的公告欄張貼了如下的號召書：

以下證明大學生的良知。比較起來，除了愛祖國外，我們更擔慮祖國的命運，我們似乎在和共產黨的鬥爭中一樣曾流過轟轟烈烈的鮮血，當然拒絕似是而非的民主主義之獨裁，然而，對祖國的熱愛和期望，卻陷入了盲目的激動憤怒，我們要有多麼大的耐力。看吧！各種不正和社會的惡行，將受到民族正氣的審判，現在我們大學生的良心已被喚醒，用槍也阻止不了，我們要生活下去，但在同胞不斷的死傷中，能貪圖安逸嗎？唉！學徒們！讓我們為正義而共同奮起吧！

而且在當日，學生加入示威前，發給漢城大學四、一九宣言文，其內容如下：

踢開象牙塔的真理而走上街頭的我們，在疾風勁雨般的歷史潮流中加入自信，想在現實慘淡

的薄土裡，撒播理性、真理、自由的大學精神。今天，要用我們自信的精神和良心嚴肅的命令，光明正大地闡揚爲了彈劾與匡正邪惡及殘暴的現象，所做的主體判斷及使命感。

我們的至誠，是用來端正暗淡的「街道現象」（譯者按：指軍警鎮壓街頭活動）和偽裝的民主和自由。一般來說，民主主義的政治史，可說是自由的奮鬥史，無論是用任何型態的專制放在民衆的面前，就如同是一隻用紙做成的老虎，真是令人痛心不已的事。

爲時不久的韓國大學史，在對赤色專制果敢的抗爭中，最引以爲傲的收穫，是在感覺強烈的自負中和相同理論的演繹中，對於偽裝成民主主義的白色專制之抗爭，始終深厚，這使我們相當自負，也感到無上的光榮。

近代民主主義的根幹是自由。

對我們而言，自由可說是喪失了，但我們可以用理性的慧眼來看清我們被剝奪的一切。

現在，自由的戰場已點燃戰火，爲了奪回具有正當權利所做的奮鬥，像燎原的大火般展開，自由的戰役，已到了風聲鶴唳的地步。

原應中立的權力體——官僚和警察，是用「民主主義」和「制服民衆的手段」來偽裝成民主的僕役，連作爲民主主義理念的第一原理的選舉權，也在權力者的魔手中被齧斷。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思想等自由的火光，在專制權力中掙扎，突然發出一道光，卻又立即消失，我們只有繼續過著漫長的黑暗生活。看看年輕學生金洙烈的慘死！在專制主義鐵蹄下，被剝奪得一無所有。

看看你們，卑鄙使用暴力來對待我們，即使我們百般讓步，依然能夠感受到代表人類原始吶喊的校園良心。

看啊！我們洋溢著興奮，點燃自己的火把！

看啊！我們在黑夜裡的沈默，以扮演敲打自由鐘的角色感到驕傲，就像在日帝撤退後瘋狂地歡呼自由的我們父兄……

良心不感到慚愧，不覺得痛苦，永遠死守民主主義的人，是非常光榮的。看吧！甚至那些在現實的背後，沒有勇氣，逃避了外在的危險而只顧著自己安危的人，加入我們的行列吧！一起站出來吧！自由的秘密只是勇氣罷了，我們的隊伍，是理性、良心與和平，我們是熱愛自由的隊伍，所有的法律，都會保障我們的！

上午九時三十分，漢城大學文理學院二百餘名學生一走出校門，後面立刻跟著法學院、美術學院、醫藥學院、手藝學院及牙醫學院的學生，壯大了示威的陣容，增加為三千餘名的漢城大學學生，行至國會議室堂的時候，東城高中、漢城師範大學、漢城商專、高麗大學及建國大學的學生，也走出校門。這些示威隊伍也集結到議事堂，這時是上午十時三十分左右。上午十一時，又有東國大學二十名和成均館大學三十名學生加入示威。一到達國會議事堂，漢城師大及東城高中立刻向警務隊出發，示威隊伍遊經世宗路，高喊「李承晚下台」及「獨裁政權滾蛋」等口號，當初以彈劾不正選舉為目標的示威隊伍，現在被要求獨裁政權下台的革命隊伍所取代。上午十二時左右，延世大學五千名學生和弘毅大學二千名學生出來示威後，中央大學四千名學生也越過漢江仁道橋

加入示威。

在京畿大學、外國語大學、檀國大學等漢城市內的大學出來後，漢城大學醫學院、西普蘭斯醫學大學、加得利醫學院，成爲示威隊伍中穿戴白色裝束的隊伍，淑明女大、梨花女大一部份學生，也加入示威陣容。到了正午的時刻，突破市中心警察的防線，衝出來的示威隊伍的波濤和吶喊，覆蓋了整個城市。

十二時三十分左右，朝向警務隊的東國大學示威隊伍，衝破警方第一、第二道防線，在到達第三道防線國民大學的時候，警務部調度武裝憲兵，事情才暫告一段落。

下午一時左右，可以看出漢城市內大部份初、高中生參加示威的氣勢，各學校急忙下課的學生，有江門高中、京畿高中、京城電氣高工、東城高中、大觀高中、興國高中等高中生，跟在示威隊伍的後面，這時候漢城市內示威群眾的總數，已超過十萬人。

一時三十分，站在示威行列前頭的一人，登上阻止示威用的消防車，駕駛著消防車向警務隊所在的言德路前進，有一千餘名的示威群眾跟隨在後。

一時四十分，示威隊伍和警察最後防線的距離，只剩下十公尺。警察一開槍射擊，七、八具屍體馬上橫臥在地，警察用槍趕跑示威隊伍，並在後面追趕，且不分青紅皂白的對群眾加以毆打並拖走。這時候，漢城市內賣報紙的、擦皮鞋的、推車的及賣口香糖的等青少年三百餘名，爬過中央廳的牆，襲擊文教部、復興部，放火燃毀文教部官員專用車一百三十六輛、復興部專用車十輛後，又破壞中央廳的印刷室及文教部電影審查室。

警務隊前被槍驅趕的示威群眾，以東國大學學生爲前導，整理隊伍後，再度向警務隊推進，警察不明究理地再次射擊。退出來的隊伍，這次又和東城高中的高中生和新到的延世大學學生站在前列，再次向警務隊逼近，準備空手肉搏，結果還是被警察的槍擊的阻止，這種死亡的搏鬥一直到了下午五時，仍然持續進行。當日在警務隊前，有二十一人死亡，一百二十七人受傷。

從警務隊撤退的示威隊伍，在中央大學前及世宗路一帶來回巡迴。示威隊伍由於有爲數不少的市民加入，示威隊伍的人數已達二十萬，到處都可以聽到警察的槍擊聲音。

下午二時五十分，新京大彈藥庫前，也發生槍擊。

下午三時，政府國務院發佈八十二號公告，宣佈到午後一時，漢城一帶進入警備戒嚴狀態，任命宋堯讚中將爲戒嚴司令官。戒嚴令一發表，瞬時，自由黨的殺手——控制輿論的漢城報社，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下午三時三十分，李承晚政權暴力的鎮壓集團——反共會館，也起火燃燒。民衆知道得很清楚，誰是誤導他們，使他們無法生活的惡人。

下午四時左右，李起鵬（副統領）住宅前，也發生槍擊事件，高中生尹觀現等四人殞命。在此處，也有名叫崖基鉉的高中生被政治流氓打死。

下午四時三十分，李承晚宣佈，在流血情形嚴重的大邱、光州及大田等地，實施戒嚴。

下午五時，警備戒嚴變成非常戒嚴，戒嚴時間從每天晚上七時延長到翌日凌晨五時。

下午五時左右，這期間集合所有分散的警力在警務隊前，集結的三百名警察，甚至還有機關

槍裝備的裝甲車兩輛，站成一列橫隊，採取一致射擊，開始在中央廳前鎮壓示威活動。

下午五時三十分左右，警察向在內務部入口處示威的中央大學學生開槍射擊，有徐賢茂等七名學生殞命。

警察不分青紅皂白地胡亂射擊，以掃蕩示威的隊伍，示威隊伍也只好徵集車輛，使用從警察身上奪取的槍來武裝自己。可是，和接受過組織射擊訓練的警察鎮壓隊對抗，使得示威隊伍的勢力急速地弱化，逐漸被推擠到核心地之外。

下午六時四十分，示威隊伍在經過東大門時，遭到從警察署內發出的槍擊，有十餘位死傷者。夜色一暗，示威隊伍中武裝的人員變得很多，也開始和警察展開槍戰。從東大門到昌良里，沿途的派出所全部被放火燒過，同時，其他的機動示威隊伍，也在敦庵洞及美雅里一帶來回活動。由於城北警察局的開槍，造成韓聲女中二年級學生陳英淑等六人的犧牲。

晚間十時左右，註市街東邊行進的示威隊伍，因集結於中量橋線的戒嚴軍欲進駐漢城市內，所以大部份都散開。但是分散或帶狀小規模機動的示威隊伍，一部份在議政府市（按：地名）方面活動，與昌洞支署的警察展開槍戰後戒嚴軍進駐，機動示威隊伍乃退居到高麗大學的後山。

二十日凌晨一時，在戒嚴軍的包圍下，示威隊伍退出高麗大學。這時候戒嚴軍在漢城進駐的工作已告完畢，整個漢城市從殺氣騰騰的聲音中死寂下來，高麗大學校區完全被包圍，戒嚴軍解除示威隊伍的武裝後，解放他們，流血的星期二四月十九日，終告落幕。

這天，全國性的大規模示威，在釜山有十九個人，光州有八人死於警方的槍聲，反獨裁民主

主義呼聲澎湃的這天，全國有一百八十六人死亡及六千零二十六人負傷。

(6) 勝利之日

四月二十日，在戒嚴令下，按照漢城武裝戒嚴軍的指示，解放了示威群眾，可是在大邱、仁川、裡里、水原等地的學生示威，仍持續進行。

四月二十一日，自由黨黨務委員提出辭職書，戒嚴司令暗示了自由黨政權已經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這天上午，美國大使麥克乃奇在謁見大統領之後，發表其見解，談到：「美國相信這次示威是民衆一致憤怒的反應，即使用非常戒嚴來收拾嚴重的事態，也是不值一試的。」，他並提出了幾項提案，藉以限制自由黨政權：

- ① 與不正選舉有關聯者引咎辭職。
- ② 爲改正選舉法，必須組超黨派之機構。
- ③ 刪除在二、四波動中，改正新國家保安法有問題的條文。

四、一九的主要訴求已獲得美國的印證，因爲根據對於自由黨政權勢力的判斷，自由黨已經穩不住腳，所以在二十一日與獨裁者（李承晚）的對談中，也就不再提出上列的要求。

四月二十二日，四、一九以後第一次召開國會，組成「對策委員會」。漢城市內初、高中生二百餘名仍繼續遊行示威，在裡里、群山、仁川等地，也繼續進行示威。戒嚴司令官宋堯讚乃與學生代表十二人進行會談，決定將戒嚴時間縮短二小時。

四月二十三日，與四、一九示威有關聯的嫌疑者一千零九十九名，除了其中二十三名外，其餘一千零七十六名全部釋放。李副總統提出了簽名書，並發表聲明說：「我考慮辭退副總統的職位」，從這點可看出自由黨為維持政權，顯露出其無法擺脫愚蠢的舉動。

這天，仁川市內，有二百餘名學生舉起火把進行示威，群山、浦項等地的學生也展開示威，而在華盛頓的留美學生，也展開示威行動，在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的教授會議中，採納釋放學生的決議文，並認為李大統領言明「將辭退自由黨總裁的職務，專心於國務。」只是在表明李大統領自身不穩的立場。

四月十九日過了一週後的四月二十五日，李承晚和自由黨要求李起鵬辭職，以收拾殘局，但李承晚還是停留在原處，企圖繼續維持政權。無法一再忍受狡猾的自由黨之作法的市民及學生，再次展開更激烈的示威。當日下午，三百餘名的大學教授，展開要求「李大統領下野」的示威活動。教授團的示威，是四、一九以後再激起市民和學生抗爭的火花。

大學教授從四月二十日開始行動，具有對那些無罪死去的弟子那種感情和自責感的教授們，為了報答弟子所流出的鮮血，乃提出「時局收拾案」的意見。高麗大學教授李鍾雨、漢城大學教授李熙昇、延世大學教授鄭奭海，成均館大學教授趙尹才等發起運動者，決定四月二十五日在漢城的教師會館，召開全體教授會議，並隱密地通告各大學的教授。四月二十五日集合在漢城教師會館的教授共有二百五十八人，鄭奭海教授被選為臨時議長，由李熙昇等九名教授起草宣言，在所有出席教授連署簽名完後的當天，發表了如下的宣言文：

這次四、一九義舉，是爲了克服國家政治危機所產生的重大契機，對任何事都沒有絕對的確定，也沒有可以挽回民族不幸命運的捷徑，至於對付非常時局，我們現在要喚起全國教授的良好，用下列的信念來宣誓：

①馬山、漢城及其他各地的學生示威，是被剝奪了主權的國民的積怨，而崛起的學生們純真、正義的表露，亦是抗拒不正和不義之民族正氣的表現。

②無論是把學生示威曲解爲共產黨幕後操縱的或是當作在野黨的唆使，對學生的正義都是冒瀆的行爲。

③在和平、合法的學生示威中，造成學生大量流血慘劇的警察，基於自由和民主，不能稱作是大韓民國的國家警察，而是用不法和暴力的手段來維持一部份政治集團的士兵。

④累積的腐敗和不正的橫暴，將會招致民族的悲劇和恥辱，以大統領爲首的執政，在野兩黨議員及大法官，如果不負起責任引咎辭職，而想要平息國民和學生的憤怒，將是很費力的一件事。

採納以上四大項，再將其細分爲十四小項條文的大學教授們，高舉寫著「要報答學生的鮮血」的標語走在街道上，教授團的示威隊伍經過鍾路四街的時候，學生及市民都加入了示威陣容，群眾人數達八千餘名。到了鍾路一街，人數已超過一萬人。下午七時，集合在國會議事堂的教授團，再朗讀一次宣言文，高喊三聲萬歲及唱畢愛國歌後解散。

但是，再次引發的示威隊伍不容易解散，二百餘名的示威群眾，衝破了戒嚴軍的阻止，向警務隊接近，到了中央廳的入口處，和戒嚴軍對峙，最後戒嚴軍開始用空包彈射擊，造成三個人受

傷。示威群眾乃蜂湧至西大門李起鵬住宅，在大門前防守的警護警察及憲兵的空包彈射擊下，二人負傷。示威隊伍一包圍李起鵬住宅，戒嚴軍便立刻出動，示威隊伍高喊「國軍萬歲！」來歡迎戒嚴軍，戒嚴軍便和示威的群眾站在同一線上，然而事實上是戒嚴軍努力保持中立。

晚間八時左右，在市廳前的示威隊伍一擠進世宗路，戒嚴軍馬上射出空砲彈和催淚彈，雖然只是想壓制示威群眾，但是在高唱愛國歌及戰友歌聲中，在前進的示威隊伍前，戒嚴軍反而流出了熱情的淚水。

李起鵬的住宅，中央廳的前面、光化門的十字路口等地，到處可見示威隊伍和戒嚴軍對峙的場面，任華秀住宅，任華秀所持有的和平劇場，李正才的住宅等，全部被破壞。

晚間九時，被逮捕的學生全部被釋放，在國會議事堂前十隊青少年徹夜叫鬧中，四月二十五日教學授團的示威終於落幕。

四月二十六日，這天像是第二次的八、一五，如果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是從外勢壓制下獲得解放的民族勝利的日子，那麼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可說是從獨裁的壓制下獲得民主勝利的日子。儘管也有人說，獨裁可能是某種制度所遺留的產物，但畢竟四月二十六日這一天，是自由民主勝利之日，亦是十五年間橫阻國家和民族大事的獨裁者失敗的日子。

這天，早晨開始蜂湧而至的示威群眾，到早上九時左右已經增加到三萬多人，而往世宗路開始移動。現在學生和市民已沒有什麼差別，有的只是民衆盛怒的吼聲。

上午十時左右，這些示威隊伍，再次向警務隊肉搏挑戰的時候，超過十萬人的群眾移往世宗

路，水松國民小學的學生高舉寫著「國軍叔叔，不要把槍口對著我的父母和兄姊」的告示牌，走上街口。這時候，有一團示威隊伍，把西大門李起鵬住宅完全破壞掉後，再到屋內把衣服、奢侈品及貴重物品全部用火燒掉。警務隊現在站在歷史事實之前，變得無法動彈，也開始流傳著舊獨裁者下台的議論。宋讚堯、金貞烈、許政、梅卡拉其、梅格露德等人，從九時到十時，輪流與李大統領進行會談，催促李大統領下野。

上午十時三十分，終於開始播送舊獨裁者下台的消息，這消息就如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投降的廣播一樣，令人興奮萬分。

李承晚的下野聲明如下：

我於解放後回國，和我們愛國愛族的同胞一起好好的過日子，所以即使現在離開世上也無所憾。國民無論有什麼願望，我總希望能依民意去做他們想做的事……

- ① 如果國民希望，我將辭去大統領的職務。
- ② 因爲三、一五正副總統選舉有很多弊病，我已經指示再次選舉。
- ③ 爲使選舉盡善盡美，已經請李起鵬儘可能完全辭退公職。
- ④ 雖然意見已一致，但萬一國民希望的話，我將改憲行責任內閣制。

到退出的那一瞬間爲止，仍不忘權位的舊獨裁者的下野聲明，一經各大衆傳播媒體播送後，十隊青少年跑到波高大公園破壞李承晚銅像，並用草繩把銅像捆绑起來，拉到街上。另外，在下野聲明發表後一個小時，在東大門警察前，發生了警察向示威群眾濫射，使得二十餘人傷亡的事

件。

當日，在仁川、釜山、大邱、金泉、浦項、大田、木浦、餘洙、任實、密陽、蔚山、堤川、墨湖、原州等地，也有很多的群眾不停地高喊「李承晚政權滾吧！」等口號，抗爭的隊伍大排長龍。

這是四、一九以後，民衆抗爭最大的一天。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是「四月民衆抗爭」勝利的日子，且是獲得解放的日子。從二月二十八日大邱高中生的抵抗開始，歷經三、一五第一次馬山起義，四、一三第二次馬山起義，四、一八高麗大學示威，四、一九民衆抗爭，四、二五教授團抗爭，到四、二六的民衆抗爭爲止，歷時五十八天的一九六〇年民衆抗爭，就是經由這些抗爭，才嚐到一時的歡愉。

(三)爲理解四月革命的概念整理

對四月革命有正確的理解，成爲對一九六〇年代韓國學生運動具有正確認識的起點。四月革命不只是六〇年代初期產生的單純問題，更是在認清五〇年代灰暗民族史的恐慌後，指出韓國民族應走的方向。

在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四月革命，是解放後首次以學生爲主體，成功地打倒既成政權的革命，爲六〇年代以後的學生運動注入活力的新契機。四月革命對六〇年代以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農民運動、勞工運動等各方面，也有深遠的影響，這更是結

束分斷狀況，準備朝向統一目標的歷史轉捩點。

但是，四月革命基本理念的反外勢民族主義和反獨裁民主主義，經過了二十五年，仍然未能
在韓國的土地上實現，因此，我們無法對四月革命的歷史意義給予絕對的評價，甚至對四月革命
的基本本質，都不能實際上超越主觀理解而達客觀水準。對於四月革命的概念規定方面，「革命」、
「蜂起」、「四、一九革命」、「四、一九民衆革命」、「四、一九民衆蜂起」、「未完成的革命」、「四
月革命」、「四月民主革命」、「四月民衆大力革命」、「四、一九」等指同一件事，由用字不同的名
詞中，很清楚地可以確定。歷史的事實，是能夠依據其時代歷史過程的總體結果來評價，特別是
從學生運動的觀點來看，是在強調學生，而與所謂運動主體之外的特殊之附帶歷史過程，即以特
定概念來規定歷史的事實無關。一般來說，所有的運動，與是否成功無關，主要是在能否對歷史
的發展有所貢獻，雖然仍免不了有破壞歷史發展的反動運動。歷史的理解與特定集團無關，依據
時代民衆主體意識和生活需求，必須要盡力克服這種把歷史和特定集團混在一起的錯誤繼續發展
下去。

四月革命反映了當時韓國人民的需求，其必然造成的結果，是民族內部的糾紛。因此，過了
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對於四月革命，必定要有正確的認識，所以必須規定對事物的概念，而對事
物概念的規定，又隨著各人觀點不同而有差異，但如果以對事物一般的認識為基礎，所產生的差
異應該並不大。四月革命成爲「是革命」或「非革命」的爭議之後，又從「四月革命」或「四、
一九革命」變成「四月」和「四、一九」日期之爭，因爲這已從「學生革命」抑或「民衆革命」

演變成學生和民衆之爭。於是，以研討所有可能的概念規定之方法，試圖規定對四月革命的正確概念。

就此事件所具有的具體事實內容來看，可以指出幾個特徵：

首先，是青年學生以自己的力量主動加入而產生，雖然全國蜂起，但從沒有預先的組織或計畫，可看出這是臨時舉事，一般民衆的響應，軍隊也能理解。而四月革命的結果，則是學生恢復秩序後，又回到校園去。

由高喊對外民族自主獨立等現象來看，可以說是三、一精神表露，呼籲對內自由民權的死亡，亦可說是四、一九的精神表現。

朴鍾鴻最初在所謂革命的觀點上，不但不注重四、一九，反而採取認為四、一九革命是不對的立場，後來，他分析四、一九是青年學生主動加入在全國蜂起的運動，但並沒有事前的組織或計畫，且認為四月革命是要求李承晚下台、合作恢復秩序，最後進入校園死守自由民權的義舉。在「合作恢復秩序」中，界定了四、一九學生的表現，但是如果論革命的主體，不是「恢復秩序」這件事，而應該是「新秩序的創造」。

四月革命，開始了以抗議的方式糾彈李博士及自由黨政府的不正選舉，但是，「四、一九」的目的並不僅是單純的打擊不正選舉。「四、一九」是對於李博士十二年腐敗統治的總反抗，是再次恢復東方民主主義的運動。第一，四月革命，在反獨裁的口號之下，堅持民主主義……（中略）……第二，四月革命，在反不正的口號之下，強調政治正義；第三，四月革命，在反腐敗的口號

之下，主張重建健全的經濟；第四，四月革命，在反共產主義的口號之下，主張自由主義的獨立路線。（金基錫，《四月革命和民族倫理》）

金基錫將「四、一九」界定概念為「四月革命」，但是對革命的對象——李承晚獨裁政權，界定為「李博士」、「李博士政權」，因為，以這種方式來稱呼李承晚，所以四月革命正可說是主張反獨裁、反腐敗、反不正、反共產主義的學生運動。

四、一九這民族的大事件，改變了已經存在五年的制度。在今天我們觀察四、一九的眼光，和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九日剛過去時興奮尚未消失的時候，所評價四、一九事件的角度，絕對截然不同，這是我們不得不認定的事。坦白地說，在我們爲了民主主義的民族鬥爭史上，四、一九特別被記載成極有價值的大事件，是絲毫無誤的。但是由於我們的實力在沒有協調之前，卻已有一些行動出現，使得在今天的日子裡，絕大部份的行動都失敗，在理念這方面，也有逐漸傾向模糊的趨勢。這種說法，被認爲在如此失望的局勢中，是有著足夠充分的理由。……（中略）……從三、一五不正選舉到四、一九義舉之間，我們社會大眾具有藏不住的鬥志和勇氣，在當時並未躊躇發出對他們的讚辭，這就像垃圾桶裡開放的薔薇。民主主義的殘蹟只是在這土地上，奇蹟般地不停止產生錯覺。（黃山德著，《四、一九與韓國民主主義前進之路》）

在歷史的評價上，以「坦白地說」這種感想式的表現爲開端的黃山德，將四、一九從一開始就以一種大事件處理，不是以革命也不是以義舉這種特別記載的方式來界定，在評價的意味中，也採取了極失敗主義的立場。雖然表現出「我們實力不協調」、「在當時隱藏不住的讚辭」這種實

際的看法，但也寫出了「奇蹟般地在這土地上產生民主主義錯覺」這種不正的評價。這種評價，是在五、一六政變發生五年後的一九六五年，當時漢城大學法學院一位教授對四、一九所下的評價。然而，對歷史事實客觀的評價，不是以適合當時政治狀況與否來判斷，對於其事實，應該是依據發生事實時期的歷史狀況，作總體性反省後而來的了解。

第一，四月革命在政治上，是屬於所謂「市民民主主義」典型的範疇。

第二，四月革命的主力軍，是學生和大眾。

第三，四月革命未完成，可以說是未成就結束的革命。

四月革命的德澤，是我們國民有史以來，首次享有無限的自由。（申相楚著，《以市民革命為方法的四月革命》）

申相楚認為四月革命，是根本未完成的革命，這點可以界定在「市民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中，將李承晚政權，看作李氏專制政權、封建政權，是在封建制度上行共和制度，雖然以市民革命的特質界定了四、一九的性格，但是並不是針對自由黨政權中李承晚個人政權依賴外勢的特質，何況在基本上，分斷的固定化，和外勢的介入也有密切的關係。由此可知，這不是李承晚獨裁的問題，而是在於以歷史產物為主的反共獨裁政權，四月革命雖然昇華成「使大眾享有有史以來首次無限自由」的革命方法，但是將此自由制度化卻是失敗的，失敗的理由，在於革命主體（學生）的主體力量，無法和依仗外勢的保守政權相抗衡。

四、一九革命，在革命成功的同時卻也失敗了，在完成的同時卻也是未完成的，四、一九革

命在「破邪」方面雖然是成功的，在「顯正」方面卻是失敗的，打倒不正的惡勢力雖獲得了令人激賞的勝利，在建立肯定的方面，卻經歷了失敗的悲劇；破邪是勇敢的，但在顯正方面，卻令人不滿意，否定歷史的「惡」是成功的，但建設歷史的「善」，卻是失敗的，四、一九革命的歷史意義與價值，不是絕對的。四、一九革命，根據已完成的事蹟，應該能依據內在更高的理念來評價。……（中略）……四、一九革命，是抗拒獨裁政權的民主學生之抵抗運動，是對正面壓制自由的挑戰，是對不正的腐敗勢力進行正義的肉搏鬥爭，是赤手空拳在刀槍之前面對面的抵抗，是勇敢的民主市民血性的反攻，是「義」與「不義」的戰鬥，是民主和獨裁的對決，是自由和壓制的抗爭。（安秉煜著，《繼承四月革命的路》）

安秉煜以「四、一九革命」界定了四、一九，將四月抗爭極爲淒絕的這天，設定爲四月十九日革命之全部，定義「四、一九革命」爲民主學生的抵抗運動、自由的挑戰、正義的鬥爭、血的抵抗，將這些戰鬥、對決、抗爭的性格，以自由、民主、正義來定義其理念。另外，雖然四、一九革命在「顯正」方面是失敗的，但是由於經歷過情勢急劇的基本變化，所以仍稱之爲革命。實際上，在人類歷史上，不顧客觀的失敗，仍據其精神的革命性，而界定成「革命」的事件很多。四月革命，是在經過李承晚政權十二年間，泛濫不正、腐敗和不義之後，國民確認無論如何也不能挽救這種情形之後，才開始奮起，打倒李政權的革命。

五月革命，是在另一場政權上場後，又發現上場的張政權（張勉政府）和李政權（李承晚政府）一樣是腐敗的病體，而這種愚劣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挽救了，一部份欲有所作爲的將軍和軍官，

在新政權開始九個月後，起而將之打倒的革命。（洪承勉著，《四月革命與五月革命》）

洪承勉將四月革命與五月軍政變置於同一線上。四月革命，是國民判斷無論如何也挽救不了而起來打倒政權的革命，五月革命則是一部分軍官判斷再怎麼樣也無法挽救而出來打倒政權的革命，而在前者的局勢中，革命的主體是國民，而在後者的局勢裡，革命的主體是一部份將軍和軍官。

自由黨政權崩潰後，判斷可享有一「有史以來首次無限自由」的人，如果仔細考慮，民主黨政權的弊病並不是無可救藥。新政權誕生後僅九個月的時間，在要求確立國家的新秩序中，李承晚政權的要素已根深蒂固而成爲新秩序的阻礙，因此國民以極大的耐性在新政權下靜心等待著民族的發展。儘管如此，一部份將軍及軍官，是根據什麼來判斷民主黨政權無論如何也挽救不了？一部份將軍及軍官的政變可以稱之爲革命嗎？尤其是，有把握認爲四月革命和五、一六是在同一線上？然而在五、一六軍事政權在憲法前文中，分別記載成「四、一九義舉」和「五、一六」革命。革命也好，義舉也好，這都被界定爲照耀歷史發展過程的事，而不是界定爲透視特定集團利害關係的事。

四月革命，被判斷成一種根據倫理自覺而產生的倫理革命。……（中略）……是一種沒有政治的變化，也沒有經濟變化的革命，是一種沒有積極的目的，也沒有計劃和主張的革命，但是如果探究這些要件，四月革命便不是事實的革命了。然而，革命畢竟是革命，因爲沒有比它更大的事件，也沒有比這更重大的變革了。爲什麼如此？因爲這是倫理的革命。以學生爲首的市民對政

治邪惡的對抗，爲了善而與惡挑戰的對抗。（金亨錫著，《四月革命的歷史性格與意義》）

他將四月革命界定爲善惡的對抗中所產生的「倫理革命」，但是他認爲就革命倫理的方面而言，是不能將革命界定爲倫理革命的，再加上前文已經界定過的四月革命概念，輕視革命所具有的總體性，而且所謂善惡的對抗，被局限在倫理的方面，並不能設定這種對抗爲四月革命的基本概念。

四、一九義舉，被認爲應該在革命的層次中來觀察，雖然，「未完成」的革命稱親革命，這樣的例子即使在外國也不罕見。一九四八年三月，席捲義大利和德國爲了自由、民權、和統一的義舉，雖然全部被鎮壓或安撫，但是歷史學家始終一貫高喊其爲革命，即使在一九〇五年的蘇俄，雖然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者失敗了，但是當年的事態，也被高喊成所謂的革命。（朴東雲著，《四、一九的問題整理以及歷史使命》）

四、一九學生義舉，可以說是在民族的歷史上，最早實現的自由民主主義革命，從這點看來，將四、一九政變稱之爲「四月革命」，是再恰當不過了，四月革命不但對內打倒不正腐敗及專制的李承晚政權，樹立了民主的新秩序，對外也重振過去韓國墜失的威信，並顯示了大韓民族的優秀性。因此，對於四月革命的歷史意義，應給予更高的評價。（嚴奇亨著，《四、一九對國際學生運動的影響》）

嚴奇亨認爲，把四、一九視爲學生義舉，是表面上的評價，在實質上視其爲四月革命較爲妥當。他並認爲，四、一九是自由民主主義的革命，在國際社會中印證了大韓民族的優秀性，實具有歷史的意義！四月革命是否爲自由民主主義呢？如果不是，那麼對於爲了解決在分段之後所累積的自由民主主義實踐過程上之矛盾，是不是革命的問題，就似乎有再研究的必要了。然而，自

由民主主義的實踐過程中，因制度上矛盾的深化，而使得獨裁政權有長期化的可能，取代自由黨政權的民主黨政權，雖然也是以自由民主主義為根基，表面上權力結構看起來似乎有所不同，但由於制度沒有改變，權力結構的內容仍是和從前一樣。李政權雖被打倒了，但繼之而起的政權，在本質上和李政權實為相同的，如此一來，四月革命就沒有把握認為，是自由民主主義革命。

把四、一九稱之為「革命」或「政變」，抑或是單純的「義舉」，由於意見紛紜，尚未有定論。然而，四、一九完成了決定性的契機，而使得自由黨為時十餘年的政權垮台，為大韓民國主政歷史，帶來一個新的轉變期，這事實使我們知道，四、一九不只是單純的義舉。隨著觀察四、一九角度的不同，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見解，但是在此仍然可以明確的指出一個事實，就是四、一九的主體勢力，不是一般市民或是軍人，而是所謂的學生大眾。

四、一九是學生運動，是帶來重大結果的運動，是打倒舊政權進入新政權，具此偉大意義的政變。然而，舊政權和新政權之間在本質上並沒有變化，由以上這點看來，四、一九沒有革命，同時也是沒有革新的運動。

那麼，難道四、一九在本質上，就不具任何意義了嗎？不是！四、一九的意義，比起「四、一九」本身，比起四、一九所留下來的、比起四、一九要走的方向及四、一九所帶來的影響，「四、一九」的意義是無可比擬的。（宋建鎬著，《以類型學來看四月革命》）

由以上的說法可以知道，宋建鎬認為四、一九的主體是學生，從未能變化政治權力的本質這點，斷定四、一九為學生運動；另外，就打倒舊政權進入新政權這點來看，則視四、一九為一具

偉大意義的政變！

自獨立運動以來，在建立統一民族國家運動的過程中，就阻止運動的進展而言，李承晚政權是有成立的必要；隨之而來使李政權垮台的四、一九民族運動、民衆運動，是在統一民族國家成立運動的延長線上興起的。對於以上兩項事實，我們有徹底認識的必要。

如果由以上所分析的角度來看，使李承晚獨裁體制垮台的四、一九運動，從民主化運動開始進而邁向民族統一運動，是極爲自然的事。……（中略）……我們經常說，四、一九前後的民衆起義打倒李承晚政權的事實，是民主主義運動史上最初的勝利。（姜滿詰著，《四月革命的民族史脈絡》；韓吉杜著，《四月革命論》）

姜滿詰將四、一九界定爲民主主義運動、民族運動、民衆運動，並在爲了解四、一九性格的前提下，標示出四、一九前後民衆起義打倒李承晚獨裁政權這事實的意義。四、一九爲反獨裁的民主主義運動，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雖然運動的主體是學生，但卻將此運動革命的主體昇華爲民衆，由這點可知四、一九爲民衆運動；然而單純的將四、一九界定爲民族統一運動，在觀察角度上要負起民族分斷責任的。分明是由於外勢的介入，才產生以解除分斷爲目標的韓民族統一運動，自然地以和外勢的糾葛鬥爭爲前提，也當然無法產生和環繞韓半島的外勢無關的民族統一運動，因此，這就是爲什麼要界定四、一九爲民族統一運動，必然要先界定反外勢民族統一運動的理由。

到目前爲止，各界仍有讚頌四、一九各方面的成就，這反而暴露出四、一九具有一帶有革命

性質」的弱點與界限，在四、一九的性格還沒有個更廣泛的決議之下，視四、一九為一種接著三一運動而來的「運動」，是否有待商榷呢？我們不知道。然而筆者重視四、一九的革命層次，不忘它的界限，並且更注重於強調四、一九的現在性，我希望選擇「未完成的革命」這種稱號。（白諾清著，《四、一九的歷史意義與現在》）

白諾清是否期望將四、一九稱之為不是「革命」或不是「義舉」的運動，我們不知道；但在談到四、一九的現在性時，他表明希望將四、一九界定為「未完成的革命」的立場，由所謂革命的觀點來理解其性格的時候，四、一九確實可以說是未完成的革命。若檢視自四、一九以來，歷經六、三事變、七〇年代民主化運動、八〇年代的民族統一運動的脈絡，就可以了解四、一九的基本精神，更能夠知道其在學生運動史上的源流，乃是實現四月革命中所未完成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理念。四、一九以後的學生，在其後接之而來的二十五年中，繼續奮鬥著。

四、一九的精神是什麼？要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方法、最接近的方法，就是將四、一九以後所謂學生運動的本質與理念抽出來看，那就是一種實現在四月所未能完成的革命精神，此種精神也就是實現反獨裁之民族主義理念，它一直延續至八〇年代。四、一九所完成的是打倒獨裁政權，但是，被打倒的獨裁政權和取而代之的新政權之間，在本質上又有何差異呢？四月的學生，在外表上雖是以打倒使李承晚獨裁政權為目標，但實際上是想根本打倒獨裁可能的結構，而這次工作的失敗，我們要從整個韓國學生運動史去不斷地反省，來完成未完的工作。

四、一九是爲了實現民主主義和真正的民族解放所發生的未完成之民衆革命，而且也是非民

衆的學生之代理革命。朴玄埰將四、一九概念整理爲三個觀念：

- ①四、一九爲民主主義及真正的民族解放的「民衆革命」。
- ②四、一九爲學生的「代理革命」。
- ③四、一九爲未完成的「民衆革命」。

現在若以民衆的角度來看四、一九，遠景的概念便呈現出來了。如果依據以上所引用的文章，四、一九民衆革命，是爲了民主主義和民族解放的革命，革命的主體是學生，而本應由民衆擔當革命的主體，變成由學生來代理，這雖然成功地打倒了李承晚獨裁政權，但在實現民主主義及真正的民族解放上卻是失敗的，因此稱爲未完的革命。

四月革命的根本理念，是反外勢民族主義及反獨裁者，從這點來看，朴玄埰的概念整理，可以說是最接近四月革命的本質。然而在界定所謂的「代理革命」的概念上，多少有些疑問處，雖然四、一九的主體確實是學生，但觀察四、一九前後的民衆抗爭，可以了解將四、一九昇華至革命層次的民衆。雖然學生的力量決定了李承晚政權崩潰的契機，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那卻也是反映當時一般民衆的內在要求，得到他們的支援，才有打倒李承晚政權的可能。

四月革命的理念價值，是民族的、民主的社會發展，而且也是爲了國民民權的確立，而促進這勢力發展的，乃是以一次「勢力對決」爲中心的被支配階層之全體國民……（陳德圭著《四月革命的政治糾紛結構》）

在此將四、一九標識爲「四月革命」的理由，不是想從把革命說成單純的政治體制變動這方

面去認識，而是想從社會文化以及價值方面去理解……。（陳德圭著，前書）

以上所引用的文章，從社會文化及價值方面界定四、一九為四月革命，但問題的癥結，在於要以什麼樣的觀點來探討社會文化以及價值方面。四月革命以後，上層構造在根本上沒有變化，被支配階層的社會、經濟的生活條件也沒有改變，四月革命可以說是很難看出改變當時韓國民衆生活的方向。而按照陳德圭的說法，將四月革命的理念詮釋為民族暨民主的社會發展、民權確立，而推動那些一次勢力對決活動的，是被支配階層的全體國民。

四月革命，是對蹂躪人類本質之獨裁政權及斷絕年輕一代之理想的社會氣氛感受性最為敏銳的運動，且是以純粹正義感的學生集團之反抗而達成之運動。（高永復著，《四月革命的意識構造》）

高永復將四、一九定義為在獨裁政權及獨裁可能造成的氣氛下，學生集團反抗的學生運動，當然，在四月革命中不是沒有學生的性格。李承晚一下野，學生立即恢復校園，展開新生活運動及國民啓蒙運動，這確實是純粹的學生運動。然而，超越四月革命運動的層次，就不得不起要來提昇全盤性變革的革命氣氛的事實。運動的成功與否並不是一定要規定運動的性格，因此，將四月革命置於純粹的學生運動的範疇之內，是有問題的。

特別是在對四、一九是否為革命這點的評價，更為如此，雖然有的人不否認四、一九的革命性，但是若嚴格地解釋革命，從四、一九的背景，過程及結果來看，其成為革命的條件並不充分。四、一九與一八四九年的甲午東學運動和一九一九年三一運動的脈絡一致，可以說是達到韓國近

代史發展新紀元之民衆運動。

(全哲煥著,《四月革命的社會經濟背景》)

由以上引用的文章,將四、一九界定爲與甲午東學運動、三一運動脈絡一致的民衆運動,有的學者稱甲午東學運動爲「甲午東學農民革命」,將三一運動稱爲「民衆起義」,那麼四、一九可以看作是民衆運動、民衆起義,也可以看作是民衆革命,總而言之,四、一九具有民衆運動的性質,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將「四、一九」及「五、一六」認定爲一種「革命」,參照這種進行過程來看,可以說四、一九是相當於革命第一階段之民衆叛亂,而五、一六則是相當於革命第二階段之激進派政變。

(車基壁著,《四、一九過渡政府更迭掌權的意義》)

依據以上的理論可以整理出,革命的第一階段是民衆叛亂,革命的第二階段是政變,第三階段是革命。然而,將四、一九及五、一六置於革命的同一線上,實在值得思慮,而且,四、一九並不能說是叛亂,五、一六是一部份將軍及軍官的政變,也不能說是革命的第二階段。

一般都把四月革命看作是,在韓國歷史上打倒李承晚獨裁體制之民主革命,四月革命譴責自由黨爲維持一人獨裁體制而強行的不正選舉。四月革命是打倒獨裁者的政治革命,亦是民主革命,這種定義,是絲毫無誤的。

(李佑宰著,《爲自立的緒戰》,《四、一九革命論I》,《一月書閣一九八三》)

從以上的內容來看,四、一九確實具有標榜反獨裁民主主義理念之民主革命性格,這是無需懷疑的事實,其結果是打倒了李承晚獨裁政權的外層,這也是事實,而四、一九在獨裁政權的構造變革上敗北,更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綜合以上韓國國內十八名學者對四月革命的概念整理，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朴鍾鴻、金基錫、黃山德、申相楚、安秉煜、洪承勉、金亨錫、朴東雲、嚴奇亨等九名學者的看法，雖然不盡相同，但大體上將四、一九界定為自由民主主義，或是市民民主革命。

第二，宋建鎬、姜滿詰、朴玄琛、陳德圭、白諾清、高永復、車基壁、全哲煥、李佑宰等九名，將四、一九界定為民族、民主、民衆革命或運動。此外，也有類似的見解。（參照《四、一九革命論》、《一月書聞一九八三》）

在後一小組的學者之中，宋建鎬、姜滿詰、高永復、全哲煥等，將四、一九界定為運動，朴玄琛、白諾清等，則定義為未完的革命。而朴玄琛所謂「代理革命」一辭及車基壁所謂民衆叛亂的概念，是較為特殊的。另外，李佑宰、陳德圭等反獨裁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也和全體解釋一脈相通。又，後一小組的概念整理，雖可大致分為運動及革命，但若再加以綜合，則可將四、一九整理為具革命性格的反外勢民族主義，以及反獨裁的民主主義運動。

四、一九的稱號，可細分為①革命，②運動，③義舉，而使用革命稱號的情形，占大多數。

朴玄琛在他「四月民主革命及民族史的方向」論文之中，表明了有關四、一九概念整理的意義：「再次評價歷史性事實，不只是單純地去了解過去的日子，而且要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使今日能具有正確理解的標準，進而找尋下一次面臨相同情形的實際出路。」李佑宰在其《為自主的緒戰》一文中談到：「無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善意或惡意的，一項歷史的事實，其結果總是受到冷酷的界定，這客觀的評價，不是少數人說可以就可以，說不可以就不可以的。修正在歷史潮流中

不好的評價，將隱藏的價值顯露出來，在與韓民族史相連的四、一九之革命事實上，應給予客觀的評價，且應以具有科學根據的歷史意義來評價。」

有關歷史事實的評價，應以客觀的、科學的根據為基礎，這是理所當然的要求。對於一九六〇年四月，獨裁政府一時垮台而使自由新天地暫時展開的歷史事實，學人之概念整理並不一致，這是因為一九六〇年四月有的歷史意義深遠且具多樣性，因此，四月革命是可以涵蓋「革命」、「義舉」、「運動」等所有概念的「抗爭」。

一九六〇年四月的抗爭，確實是反獨裁抗爭，為守護民主主義的反獨裁抗爭，而學生抗爭畢竟為民衆抗爭，但是因為在打倒獨裁結構這方面告失敗，故將四、一九界定為「革命」，是有些牽強，然而「抗爭」一辭，就打倒獨裁政權的表面來說，即可評價為成功的。

一九六〇年四月的抗爭，雖然是以學生抗爭為始，但是將四、一九提昇為革命氣氛而使獨裁政權退陣的，實為全體民衆，因此，四月革命應該界定為「四月民衆抗爭」，而四月民衆抗爭理念的精髓，是反外勢民族主義及反獨裁民主主義。

如何界定一九六〇年四月的歷史意義，是個相當重要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以學生運動史的概念來劃分，繼續對四、一九予以評價，才有助於對現今發展情勢，作根本的理解。就這種意義而言，概念上是將四月革命界定為四月民衆抗爭，只不過是筆者想幫助大家了解四月革命，而定下的試論。

(四) 四月革命的歷史意義

(1) 四月革命在韓國史上的意義

封建王朝以來，歷經日帝殖民支配、美軍政，到李承晚獨裁爲止，韓國的支配階層在外勢的掩護下維持權力；在對內方面，爲了維持他們的權力，儘可能地壓抑並掠奪被支配階層——韓國民衆。然而，民衆並不是什麼時候都能忍受壓制和掠奪的，支配階層的壓制和掠奪越強，民衆的抗爭也就越猛烈，民衆就越是強力地加強對革命的要求。韓國民衆對無法使大多數民衆的生活需求充足的少數支配階層及掩護他們的外勢之抵抗，從一八九四年甲午農民戰爭以來，在日帝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鬥爭，到解放後民族統一運動、社會民族化運動爲止，不斷地展開。一九六〇年四月革命，透過那些抵抗，集結了韓國民衆的力量，首次成功的揭開支配階層的弊病，在韓國史上深具意義。四月革命在揭穿壓制者的弊病這方面雖然成功了，但在變革政治結構上卻是失敗的。四月革命揭示了無限的可能性，稱它爲未完的革命，就是這個原因。然而，即使這樣，四月革命也仍深具意義，爲什麼呢？這是因爲四月革命以後，爲了克服當時所出現的問題，使得民衆實踐的意向及行動變得成熟之緣故。四月革命歷經了持續克服不正的過程，在韓國史的潮流之中，具有復興「現在」的意義。

現整理四月革命在韓國史上的意義如下：

一、一八九四年甲午農民戰爭以來，被支配階層的抗爭，終於成功的打倒了獨裁權力。
二、延續了日帝下反帝、反封建的被壓迫民衆解放運動的脈絡，進一步成爲真正的民衆解放運動。

三、從壓制和掠奪中脫離而出的民衆抗爭，揭示了反獨裁民主主義實現的可能性。

四、揭示了對外勢的新認識及民族統一之路。

五、喚起了對八、一五以後，戰爭文學、反共文學、反共藝術一邊倒的情形，開啓新的民族文學及民族藝術之路。

七、從「反共」政治道具化的統治手段中覺醒，及揭示接近民族問題的具體方向。

此外，特別是從和六〇年代學生運動關連的這方面來看，四月革命揭示了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理念及方向。四月革命揭示的運動理念爲反獨裁民主主義及反外勢民族主義；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從一九六〇～六一年的校園民主化運動、民族統一運動、一九六四～六五年的韓·日會談反對運動、一九六七年的譴責走私示威，一九六八～六九年的三選改憲反對運動，到一九七〇年的民主守護運動，都波瀾壯闊地展開實際的運動。

在世界史的脈絡之中，四月革命展示了二次大戰後新獨立國家國民的民主政治意念的成熟，可以說是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戰後民族解放運動之潮流一致的運動。

(2) 四月革命和外國學生運動

四月革命對外國學生運動，具有相當的影響。一九六〇年代政治性的新生國，大概都是帝國主義的新殖民地，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盤的變革，是和各國的民族意志、主體意志毫不相干而卻激烈的進行著，因此，比起政治性獨立所帶來的激動，民族內部階層的糾紛更加深化。而欲克服不正情勢的民族意志，正表現在反外勢民族主義運動及反獨裁民主主義運動上，六〇年代後進國學生運動，以此種運動主流出現的，佔絕大部份。

在韓國四月革命發生不過數日之間，日本的左派學生在「安保波動」中，依照韓國學生的模式展開激烈的示威，終於使「岸政權」垮台。（譯者按：「岸」指岸信介首相）

在土耳其也有對孟德斯獨裁政權的抗拒，是以學生起義形式興起的所謂第二個韓國革命的政變。

在泰國雖然也發生了抗拒乃沙立獨裁的學生運動，後因政府之關閉學校的措施而遭挫折。

即使在幾年後，於南浦特藍按：由韓音翻譯，為越南地名。，也發生了以學生鬥抗拒吳廷琰獨裁政權。

這幾個例子，都是受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韓國學生運動極大影響而可為證明的例子。

1. 對日本學生運動的影響

韓國四月革命一發生，日本所有的報導機關均以頭條新聞刊載韓國的事態。有關四月革命的報導，「外僑時報」有如下的記載：

作為事件端諸的馬山事件，高中學生的活躍及光芒，能在韓國社會的特質中扎根，這種歷史的由來，是令人矚目的。當時高等普通學校的學生（五年制中學）從日本統制時代開始，在民族

運動、社會運動中常常發揮很大的作用，無論如何，對這結集了十二年積鬱而沈默的國民憤怒、學生勇敢、韌性強而有力的運動，應給予極高的評價。（外僑時報）日本一九六〇年十月份）

在韓國四月革命興起之際，日本正圍繞著「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承認問題，而發生了所謂「安保波動」，岸政權發動警衛驅逐在野黨並且以召開變相的國會為方法來通過新條約。這時，反「安保」務力以「全學連」為中心而進行反對示威。韓國四月革命給予日本左派學生運動很大的刺激，五月二十日，全學連的數萬名學生佔據議事室，並有萬餘名學生攻擊岸信介的官邸。

五月二十一日，二萬餘名學生高舉「和李政權下的自由黨國會運作的手法一樣！」、「仿效韓國學生」等標語，要求解散國會。在韓國四、二五教授團示威的一個月後——五月二十四日，東京二十四所大學的教授、講師等三百餘名，展開反政府示威活動，大約二萬名學生及群眾，在二個小時之內包圍了議事堂，和警察展開投石戰，此時岸首相表示：「我不會像韓國李承晚總統一樣屈服的。」語畢，就從議事堂後門逃走。在艾森豪訪問日本前夕，示威再度激烈化，學生佔據議事堂、燒毀車輛，和警察展開投石戰。

意識到事態嚴重的岸首相，表示將艾森豪的訪日無限延期；另一方面於六月十九日，在參議院批准安保條約，此條約於六月二十七日生效。然而，在六月二十二日那天，東京大學學生佔領了東京市內主要地區，發起全面的暴動。岸信介首相不得不發表辭職書。

2. 對土耳其學生運動的影響

韓國四月革命發生後的一九六〇年五月，在土耳其也興起了學生起義。孟德斯政權，爲了克

服經濟困難、防止通貨膨脹，而採行公定價格制、強化法則等措施。儘管如此，國民的不滿聲浪仍日漸高漲。因此，孟德斯乃制定了言論限制法，到一九六〇年五月止，起訴了一千九百六十一名的言論犯，其中有二百三十八名入獄，孟德斯並改定選舉法，圖謀長期執政，封鎖在野黨的政治運動，在野黨黨魁在國會開會中被逮捕入獄，在野黨議員被處以禁止入院的處分。

土耳其輿論連日對韓國的四月革命大書特書，這是對孟德斯的間接警告。四月二十八日，伊斯坦堡大學生聯合起義，開始了首次反孟德斯示威，孟德斯政權即刻在伊斯坦堡宣布戒嚴令，伊斯坦堡大學生中，有五人死亡，十五人受傷，但仍然繼續和警察對抗，要求獨裁者孟德斯下台。學生高舉「仿效在造成李承晚總統辭職的義舉之中死亡的韓國青年學生」的標語，在戰車前靜坐示威。AP（美聯社）通訊說：「土耳其學生中受到了韓國悲劇性事件的刺激」紐約某報報導：「土耳其學生在韓國李承晚總統沒落的事件上受到鼓勵，是衆所皆知的事」。

五月五日，在安卡拉市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後，孟德斯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四千餘名學生的示威隊伍，激怒的學生包圍孟德斯所坐的車，強硬要求他辭職，孟德斯對學生反問說：「爲什麼要示威呢？」學生們高喊：「快像李承晚一樣辭職吧！滾蛋吧！」，但孟德斯把右手放在胸前說：「殺死我吧！殺死我吧！」，這時，怒氣衝天的學生高喊：「孟德斯！滾吧！」「還我們自由！」等口號，展開激烈的示威，呼應這種學生示威的伊斯坦堡陸軍，發動無血政變，使得孟德斯獨裁政權爲之崩潰。

3. 對泰國學生運動的影響

一九五七年九月，乃沙立政變取得政權，在他樹立獨裁體制以來，泰國社會的不正腐敗日益嚴重。在韓國因四月革命使獨裁政權垮台，泰國學生受到這刺激，計畫於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四日進行反政府示威。但由於清楚地了解韓國事態及土耳其事態的泰國政府，在曼谷大學等各級學校配置軍隊，像鐵筒一樣地封鎖著，使學生失敗而回。泰國的學生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受韓國學生運動的影響仍舊很大。

4. 對越南學生運動的影響

越南和韓國在政治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一九五五年當選第一任總統的吳廷琰，繼續強化一人長期獨裁體制。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越南軍部受韓國四月革命、土耳其五月軍事革命、寮國九月政變等刺激，而發起政變，但是卻失敗了。

從那時起過三年，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越南大學生展開反政府示威，要求吳廷琰退職，大學生一面要求吳廷琰退職，一面展開聯合罷課，政府依此鎖閉了學校與之較量。

八月五日，吳廷琰政權因學生示威事件，而將西貢大學校長解職，限制數千名大學生，並在大學內進駐海軍士兵隊。依此，越南的男女高中生及大學生總動員，終於發生了以楊文明中將為領導的軍事政變。十一月二日，逃亡的吳廷琰兄弟被槍斃，吳政權崩潰。在越南的情勢中，學生示威締造了獨裁政權崩潰的契機。

一九六〇年代後進國學生運動及軍事政變類型雖相異，但從世界史的立場來看，其脈絡是

致的。一九六〇年五月土耳其軍事政變，一九六〇年寮國軍事政變，一九六一年五月韓國軍事政變，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越南軍事政變等，都是政治性的新獨立國，在戰後於實踐民主主義的過程，由於不能清除殖民地遺制及封建殘渣、和各國內部階層間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間嚴重矛盾所產生的鬥爭。而這些政變皆是解決矛盾的努力之一環。

第三章 徬徨與覺醒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九六四年六月三日

革命不是打倒獨裁政權的形象，應是打倒獨裁政權的本質，不是打倒政權就算成功，而是要徹底地破壞與其政權類似之政權存在的可能性，及使其政權存活的上層結構崩解，從而建立新的根基。從四月革命打倒的只是獨裁政權的外形，而未能打倒政權實體這點，可以說四月革命是失敗的革命，由於運動的組織和理論不夠充實，學生把革命的事後處理交給在理念和自由黨無異的保守政黨——民主黨來負責，而後意氣揚揚地走向學校。打那時起到韓日會談反對鬥爭為止，他們變得徬徨，但不斷地覺醒，他們想清除自身所犯的錯誤，並徹底地掙扎。在此，先摘要整理那徬徨與覺醒的階段。

(1) 校園民主運動

滿懷著打倒獨裁政權的自豪，回到校園內的學生，當然要求校園民主化，因為他們充滿力量的要求，使得御用學生團體——學徒護國團於一九六〇年五月三日解體，而誕生了自律的學生會

組織，各種學生組織都創立，學生活動蓬勃地展開。

自律的學生會一組織，首先要求御用教授退職及校園內行政體系的民主化，特別是延世大學的校園民主化鬥爭，將他們運動理念昇華為民族主義，他們主張：

- ① 依靠外國人的韓國大學，無法實現真正的民族教育。
 - ② 日帝時昧著民族良心，站在日人殖民政策前頭，令人羞恥的理事及教授，滾出校園吧！
 - ③ 用美金獻媚於權力者，沒有學者良心的教授及阿諛獨裁者，放棄聖職的宗教人士，請自重吧！
- 這國家和校園的民主化，並不是美金可以給予的，應該用民族的良心和正直的人格，來阻止美金所帶來的奴化劣根性及不正腐敗。

在此，他們把美國用「美金」來表示，對「美金」及日帝下的反民族行為一視同仁，並加以譴責。

此外，在漢城大學的商學院、法學院、文理學院及美術學院，均要求御用教授退職，而在高麗大學、漢陽大學、慶熙大學、中央大學等，特別是在私立大學，對於要求御用教授退職及要求校園行政的民主化，更為強烈。這些私立大學，因內部構造的非民主性較嚴重，鬥爭也較尖銳化，發生了絕食、聯合罷課和流血事件。

李承晚下野後三天——四月二十九日，漢城大學、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開始譴責御用學者，說明了那段期間，在校園內似是而非的學者，是學生怒吼的第一目標。四月三十日，在慶熙大學要求御用學者辭職以後，各大學也於五月份不斷地譴責御用教授。

然而校園民主化運動，無論在何處，都只不過是體制內的、改良主義的運動，透過四月革命所揭示的並不是可以解決本質的課題，學生在校園民主化運動中，終究只是嚐到挫折而已。

(2) 國民啓蒙運動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李承晚獨裁政權垮台不到兩個月，革命在極爲模糊的視野中展開。從前是革命主角的學生，性急地從革命的延長線上後退，那是因爲學生了解革命的繼承人是民衆。這天，漢城大學學生會決議，要展開國民新生活運動、國民啓蒙運動，漢城大學女學生會上決議展開女性新生活運動，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則決議展開「走向農村運動」。

六月十六日，在漢城大學國民啓蒙隊結隊典禮完畢後，行進到街道；七月七日，漢城大學新生活運動班組成。從七月八日到十一日之間，漢城大學國民啓蒙運動隊派遣七千餘名學生到全國各地去。七月六日組成的漢城大學國民啓蒙隊，以四月革命精神的普及、國民政治意識及主權意識的高揚、經濟福祉的追求、新生活體制的樹立、民族文化的創造爲綱領。當日採行的組織宣言內容如下：

四月革命指出了未來祖國政治自由的擴大、經濟獨佔的排擠、及校園的絕對自由，但一切尚在進行中……達成祖國及民族的福祉之根本，在於新生活、新道德……如果祖國及民族的將來，不想在永遠的貧困及無知中被拋棄的話，根本的方案，就是確認四月革命精神的完成在於國民啓蒙。在此，組織國民啓蒙隊。

讀完這宣言，可以發現到，國內少數知識份子，不願在異域獻出生命展開抗日鬥爭的鬥士犧牲的事實，他們認為祖國的獨立是取決於國民啓蒙運動，而其根源在日帝下所發展出的各種啓蒙運動。

以四月革命打倒獨裁政權的革命主體，判斷李承晚長期獨裁的根源，在於國民的無知，而展開爲了啓蒙國民無知之國民啓蒙運動的情形，並不是四月革命精神的繼承發展，分明是四月革命精神的喪失。他們在組織國民啓蒙隊之前，就應該傾注全力打破因革命的反作用而帶來的權力結構上的矛盾及保守政權體制上的矛盾，而不是將革命的事後處理接交給過渡政府，且應該糾集民族所有力量之革命精神繼續奮鬥。他們一面說革命在進行途上，一面又宣言國民啓蒙運動在那進行途上，這種膚淺的認識，已經界定了國民啓蒙隊。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全國大學中，漢城大學學生會最先支持五、一六政變宣言的精神背景，可能就是這種膚淺的認識。

繼漢城大學國民啓蒙隊之後，延世大學組成地區社會開發隊展開活動。結果，學生在解放後十餘年間，對於連接獨裁政權的毒牙仍是那麼可怕、分斷十五年間的障礙仍是那麼深厚、四月革命最終的目標是什麼等問題的正確認識，仍停留在認識不清的游離狀態。

(3) 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和國民啓蒙運動是嚆相同的運動。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漢城大學新生活運動班在世宗路燒毀洋煙。九月二十三日，政府規定新生活運動的活動是不法行爲，並發表了再度限

制的方針，這是落幕後的另一個徬徨過程。

打倒所謂自由黨政權的虛相之學生，不能從浪漫的沈醉中清醒，認為燒毀洋煙、驅除奢侈運動，就是四月革命精神的繼承。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八日，漢城大學新生活運動班檢舉已進口轎車（韓國官用車）九十一輛，九月二十二日把停在國會議事堂前的五十一台進口轎車放在市政府前，要求廢除進口轎車及新生活運動的立法化，而其結果又如何呢？坐進口轎車的人，是國會議員，四月革命的結果賦予他們濫用職權，更加專橫的特權，在和他們沒什麼兩樣的檢察、警察、國會的聯席會議上出來的結論，當然新生活運動是不法的。

四月學生在要求廢除進口轎車之前，就應該先破壞可以搭乘那種車往來的體制；在燒毀洋煙之前，就應該先摧毀可以使洋煙發行的機構，要求不可以享受奢侈生活而變革體制，就應該全力以赴，不能透悉本質只能夠掌握虛象的新生活運動，最後終因學生的徬徨而告結束。

而李佑宰卻積極地評價新生活運動的意義：

四·一九以後以後學生運動雖有公明選舉運動、國民啓蒙隊、自立經濟促進運動、農村啓蒙運動、新生活運動等，但持續最久且最活潑的啓蒙運動，可以說是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就是排斥對外依存而使用國產品運動，是清除腐敗官吏的純潔化運動，是打擊獨佔財閥的經濟性民主化、運動化的運動。（李佑宰，《爲自立的緒戰》、《四、一九革命論I》）

(4) 民族統一運動

學生民族統一運動，是從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一日漢城大學民族統一聯盟發起大會起到五、一六政變興起為止，這是發揮四月革命精神最透徹的學生運動之一。前述的校園民主化、新生活運動等的失敗，使學生理首於歸結四月革命的基本理念。對在歷經幾次校內運動的失敗及在革命理念褪色的現實之間徬徨的學生而言，民族統一就和宗教上所說的救世主一樣，而且在確信民族統一才是四月革命的最後目標時，他們的結集力及行動力乃疾風怒濤的集中在民族統一的理念之上。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漢城大學民族統一聯盟成立，次年二月十六日在以成均館大學為首的全國十餘所大學，開始舉辦民族統一研究會。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各大學發表四、一九第二宣言，至此開始傾注於集合分散的意識及戰力。

漢城大學四、一九第二宣言，開始覺醒的端緒：

偉大的三、四月之抗爭，因政治指導組織的虛弱及轉換期理論的貧乏等原因，使得抗爭因而中止，不僅如此，在阻止充滿特權意識的政客重返政壇上，也告失敗，真是令人痛心。從那時起為時一年的政治期間，除了帶來恥辱和鬱憤外，再也沒有別的。

高麗大學學生在四、一八宣言中，對現實加以診斷：「因無能的偽政者只顧獨善其身，無知的政客之盲目的胡作非為，逆轉了我們用血來達成的民族歷史」，這種覺醒在漢城大大學四、一九第二宣言中更為擴大，並揭示四月革命最終的路是「反封建、反買辦、反外勢的民族統一」。

我們應該繼續發展三、四月的抗爭，現在爲了使這領土上的歷史事實能有前進的變革，唯一就是在反封建、反外壓勢力、反買辦資本上，建立實現民族革命的路，把這民主、民族革命完成的前途，放在破碎的祖國之民族統一的巨大課題上。

他們一針見血地揭示了行動的方向和歷史的潮流，並囑咐「保守政客是國民的敵人，是國民要打倒的第一對象」，要求他們在這土地上徹底地消失。

這些學生的統一議論，發展成爲五月五日由全國十七所大學參加召開的民族統一全國學生聯盟成立的準備大會中，要求舉辦南北學生對談。「走吧，向北！來吧，向南！讓我們見面吧！板門店」、「這土地是誰的土地？爲什麼不能自由地來去？」，有比這口號更切實的口號嗎？口號的性質是浪漫的也好，他們的理想也可說是浪漫的，今天過著四十餘年分斷日子的大韓民族，有像這樣熱烈的口號嗎？這裡只有不是左、也不是右的民族，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里程碑式的怒吼，立刻使民主黨政權不知所措。五月十日張勉總理發表不許南北學生會談的方針，保守勢力及軍部處於超緊張狀態，其中，學生於五月十三日舉行歡迎南北學生會談及統一促進動員大會，然而，悲劇之日於不久後到來，五、一六政變興起。（按：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韓國發生了朴正熙領導的軍事政變，此後延續了十八年的軍事統治，直到朴正熙遇刺身亡止。）

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里程碑式怒吼之民族統一運動，僅六個半月就以五、一六政變落幕。然而這運動在分斷歷史上寫下了新的一章，並確立了這時代學生運動的最終目標，是反外勢民族統一及反獨裁民主主義建設的四月革命精神。

這運動喚起了受到美國的束縛及威脅而存在的既成勢力及軍部的恐懼，然而，依據學生主導的民族統一運動，也不能正確認識敵對的力量，又再次受到慘痛的創痛半途而廢。但那裡有不失敗的歷史發展？民族統一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四、一九九一年年輕人表現的民族統一的理念及其意義，應受到歷史性的評價。實際上，這運動成爲一九六〇年代以後的學生運動在理念上的源流，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一日，漢城大學民族統一聯盟發起大會的「大政府·社會」建議文如下：

一、在既成的世代下，身爲韓國人都有統一的道義責任，你們不要對年輕一代有關統一的正當發言權加以限制，也沒有資格壓抑。（按：既成世代：指經過長時間或許多事件而形成的時代）

二、南韓的所有正當社會團體準備南北總選，是爲了對抗共產黨而締造聯合的機會。

三、政府對有關統一問題，應轉變爲立足於現實的積極外交上，張總理應特別訪問美國和蘇聯，作爲這種外交的一環，並與美、蘇領導者會談。

四、依照世界人權宣言，儘快在南北韓施行保障人類的基本權——書信的自由。

（《光復三十年重要資料輯》中央月刊，一九七五年一月號）

另一方面，一九六一年五月五日成立的「南北會談的民族統一全國學生聯盟成立準備大會」的建議文中，宣言：

有關五月三日漢城大學在民族統一聯盟中提議的南北學生會談，我們民族統一全國學生聯盟成立準備委員會，積極支持這項提議，並加以確認，爲了這項提議的果敢實踐，我們有如下的建

議：

△歡迎北韓學生及當局的積極呼應。

△南北學生會談的場所設在板門店。

△會談時間定於五月份，詳細時間於日後發表。

△請政府對我們學生會談給予所有的便利。

△民族統一全國學生聯盟，以地區為單位，選定代表，做好一切為會談的準備事宜。

不相信現存或世代的統一議論，學生執意想成為南北會談的主角，而學生提議的南北會談的統一之方法，就是要讓全民族成員感動。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在漢城舉辦的「歡迎南北學生會談及統一促進動員大會」中，所採行的決議文，可以清楚的知道他們當時對韓民族的要求是那樣的切實！

△我們積極支持南北學生會談。

△我們不只是為了南北學生會談，也是為了南北韓的政黨及社會團體在儘早的時日內，達成民族自立的南北和平統一，而先做好南北政治協商的萬全準備。

△我們為了儘早實現南北學生會談，向參加會談的學生提供物質的準備，展開對這時代的一大貢獻運動。

△反對的張勉政權以及反對南北學生會談的人士，現在開始忘記自身的想法，積極地協助我們吧！

△如果聯合國有著爲了和平與自由存在的理由，我們也要自己打通往南北學生會談的路。

△我們爲了南北學生會談向板門店出發，以全民族的學生會談向板門店出發，以全民族的學生來歡迎與保證這會談！

可是，這反映民族熱望的統一運動，也因爲五、一六軍事政變而受到挫折。尹植、俞勤逸、李永日、黃健、申在澤、金勝鈞、李守炳、盧元泰、延現北等人，因民族統一全國學生聯盟事件被拘禁，各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到十年不等。

(5) 鄉土開拓團運動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在五、一六軍事政變發生後一週的五月二十三日，漢城大學的學生發表支持五、一六宣言；六月九日全國大學校長所組成的代表團，發表支持五、一六革命政策的決議文；之後十五天的六月二十四日，漢城大學組成漢城大學鄉土開拓團，經此距五·一六發生的時間，僅三十九天而已。學生扮演這些角色，是因爲四月革命的結果，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更加期待五、一六之後所帶來的成就，而這種期待的表現之一，正是鄉土開拓的誕生。這時期的學生農村運動，和軍事政府的再建國民運動政策，互相扶持地展開。

漢城大學鄉土開拓團運動之前的農村運動，以批判性的方式加以探討。學生以農民的身份，實際參與農村活動，以四月革命精神的最終堡壘，圖謀強化學生和農民之間的連帶關係。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漢城大學鄉土開拓團創團，七月十二日，漢城市各大學八千餘名

學生一邊全面展開夏季服務活動，鄉土開拓團卻一面和軍事政府相依存。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化泥沼爲沃土」的口號下，德陽鄉土開拓團爲了開拓排水工程，展開籌募資金活動。五月一日，漢城大學鄉土開拓團完成了總長三百五十公尺，總面積約五萬四千坪的防潮堤，疏通學生運動潮流成爲具有內部組織的行動。

同年七月十八日，天步鄉土開拓團發表宣言，由此宣言可看出當時學生對運動的認識水準到何種程度：

我們從帝國主義者、獨裁主義者手中，接受了唯一的遺產，就是失敗主義。果敢地扔去已成嗜好的安逸主義，任何時候，愛充滿在人們的心中，歡喜的呼聲響徹雲霄。締造出達成民族願望的永久據點，勞動民族最終的堡壘。

以上的宣言，在鄉土開拓團運動中，浪漫的表現了內在的民族主義，這運動闡明了四月革命精神的繼承，從四月革命的浪漫世代的認識水準這一層面來看，這篇文章是暴露了他們理想主義界限的文字。說實在的，由於政治體制組織的缺乏和指導理論的貧困，而無法往政治上發展與繼承四月革命精神的學生，爲了大韓民族光榮的未來，以革命的最終堡壘在鄉村，懷著滿腔的熱血而吐露著純樸的心情。

在一九六三年，學生走向農村運動，各大學組織了鄉土開拓團、農村問題研究會、農漁村問題研究會、總學生會、農村服務部、4-H研究會(按4-CLUB 四健會，以HEAD, HANDS, HEART, HEALTH爲

座右銘的美國農業部所主持的一個機構，其目的在提高農業技術，增進農民教育（自進勤奮班等），而達到一九六〇年代農村運動的全盛時期。全國農學院聯合會在各大學主辦座談會、研討班等，大力宣傳學生對各種農村問題的關心，全國大學4—H研究聯合會結成後，在農村振興廳和農林部的後援之下，活潑地展開學生農村運動。到一九六四年韓日會談反對鬥爭熾熱地展開為止，這樣的運動，擔負著學生運動的一角，而和軍事政府共存，這正是當時學生運動的一個面向。

但是，歷經四、一九的學生，並不是在什麼時候都只是徬徨著，他們在運動的挫折裡掙扎摸索著新的方向，以找出繼承、發展四月革命的理念，四、一九以後，他們嚐到的只是挫折和憤怒。然而，五、一六軍事政府（按：四、五、一六軍事改變而產生的軍事政府），不能說是四月革命真正的繼承者，當學生認清事實的時候，做他們便開始傾注熱情來正視現實。四、一九以後的學生運動，由於學生和軍事政府之間的糾葛深化，「革命公約」的褪色和軍事政府的軍政延長宣言，及民情的不確定等原因，使學生在徬徨裡點下休止符，再次爲了守護大韓民族和民主主義而站在前線。其間，透過無數的挫折和極爲淒慘的經驗而覺醒的學生，再次投身於反外勢的民族主義及反獨裁的民主主義之聖戰中，這聖戰正是韓日會談反對鬥爭，是對朴正熙政權原始性格的鬥爭。韓日會談的反對運動，已經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漢城大學自由守護崛起大會，和五月十六日慶北大學反對軍政延長示威中，預見了決定性的契機。

除此之外，四、一九以後在校園外發生的學生運動有「公明選舉促進委員會」活動和與民統對立的「民主學生機構」在活動，而活動的實際成就幾乎沒有。

第四章 反對韓、日會談的學生運動

(一) 韓、日協定文的分析

在敘述對韓、日會談學生運動的展開過程之前，先分析韓、日協定文內容，探討其問題重點，並整理各界對此會談的反應，以認識反對運動之歷史的正當性，是要明示政府爲了促進韓、日會談因而產生出過失的過程。

特將韓、日協定文分爲下列五大綱目：

- ① 基本關係條約。
 - ② 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請求權：指要求賠償或援助的權利）
 - ③ 有關韓、日漁業之協定。
 - ④ 有關韓、日「法」的地位與待遇之協定。
 - ⑤ 有關文化財產、文化合作之協定。
- 文中將依次探討以上五事項。

(1) 基本關係條約

前文與七條基本關係條約的內容，明示了韓、日兩國交流政治協商會議的意義，以及其基本方向。

首先探討基本關係條約前文的內容，對於「韓、日合邦條約」（韓日合邦條約：於一九一〇年簽署，日本帝國根據此條約而奪去韓國的統治權）和前文類似的部分，我們有著無法抑制的驚訝。韓、日合邦條約的前文：

韓國皇帝陛下以及日本天皇陛下，環顧兩國特殊及親密的關係，爲了增進彼此的幸福，確保東洋永久的和平……

無庸贅言，此處所謂的東洋永久的和平，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建設。比較基本關係條約前文，其有關係性之內容如下：

大韓民國及日本國，在兩國國民關係的歷史背景下，在睦鄰關係及主權相互尊重的原則下立足，因此乃考量彼此所希望的兩國關係正常化，基於增進兩國彼此的福祉和利益，及維持國際的和平安定，兩國在國際憲章的原則中，互相承認彼此適當地緊密合作……

以上內容，與韓、日合邦條約的前文浮現的意味，基本上是相同的，不過是字句的修正而已。日本方面以所謂的「睦鄰關係」表現了歷史性的對韓侵略，日本政府如上述這樣無恥的對韓認識，是根據韓、日合邦條約來擬定的。日本政府的新殖民地建設計劃，以及接受各種暗示的韓國

政府對外的依存性，一齊被裝在基本關係條約之中。屈辱外交的發端，就是這樣開始的。

另外，締結條約的全權委員之官銜，在韓國方面發表了正式的聲明：

大韓民國外務部長官 李東元

大韓民國特命全權大使 金東祚

在日本方面只有如下的署名：

「日本國外務大臣 椎名悅三郎

高杉晉一」

在這裡明示了椎名悅三郎是公家官員，沒有說明高杉晉一是否有正式的官銜。日本政府的外務大臣不是二人，而在外交文書中沒有以自然人方式來記載姓名的事。結果韓國政府只不過是和日本大臣椎名悅三郎及自然人×××來締結條約。當時學生指責韓、日會談是屈辱的，絕不是過份的事。

基本關係條約第二條爲：

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以及在此之前，大韓帝國和日本帝國之間所締造的全部條約與協定，已經確認為是無效的。

日本政府方面，對於韓半島日帝統治時代的罪惡真相並沒有正式賠罪！

「日本的統治，在韓國的發展中是有所貢獻的……」（久保田）

「日本帝國主義，光榮的帝國主義……」（椎名悅三郎）

「日、韓兩國之間，父子之間……」（大野）

在胡說這些妄言之時，隱然中可以發現日本方面以「已經」這個時點來強調，在這時點前的簽訂條約是無效的。日本方面認為，「已經」的時候，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舊金山和約簽署的那天，縱然在那以前，合法的統治是光榮的統治，在現在也是無效的。日本政府應該將那日帝下全部行爲認定爲無效，來闡明謝罪的立場。動員軍隊的講和條約，藉口平定壬午軍亂的濟物浦條約（按：壬午軍亂，朝鮮王朝高宗十九年（一八八二年）六月，舊軍人發生叛亂，其結果電請中國軍及日軍共同平亂），以甲申政變爲契機的漢城條約（按：甲申政變，一八八四年《高宗甲申年間》金午鈞、朴榮孝所組之獨立黨，爲了刷新國政而發生的政變）、屈辱的乙巳條約（按：一九〇五年《光武乙巳年間》，韓、日之間所簽訂之關於韓國外交權之條約）、一九〇七年的乙未協定、國恥的韓、日合邦條約等，無一不是在日本武力、恐嚇與脅迫之中達成的。即使如此，在那個時代全部都是合法且有效的條約，日本政府如既想表示過去所簽訂的條約在今日無效的基本誠意，並不是單純的用賠款就可以解決之事的。

這樣的內容，極度刺激了民族感情，在國民一片抗議與反對聲浪中所決定的韓、日協定，被人民聲討，以絕食、示威等愛國民族的感情表現方式來反對，卻被韓國政府以棍棒、催淚彈及停校等各種暴行加以抑止，並且一面和日本簽字。

(2) 請求權及經濟合作協定

這項協定的正式名稱是「有關大韓民國與日本國之間的財產以及請求權問題之解決，及有關

經濟合作之協定」，即韓國國民關於財產以及請求權的「權利行使」，或是日本政府的「義務履行」，而不是單純的有關問題「解決」之協定。

大韓民國和日本希望解決有關兩國和兩國國民財產合作及兩國和兩國國民之間請求權的問題之後，能夠增進兩國間的經濟協力，並達成協議。前文中所謂「兩國與兩國國民之間的請求權」，是意味著什麼呢？日帝殖民式統治下被剝削、虐殺的韓國和韓國人民，向日本及日本國民要求，對他們破壞韓國的罪惡負起賠償責任，這應該是韓國和韓國國民不該被抹殺的權利，在韓、日會談協議中提到「解決」這個字眼，其實是個不能解決的問題。

如果說日本和日本國民有向韓國和韓國國民要求什麼的權利，這大概只是韓國的「寬恕」和「諒解」吧！但是日本方面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越過和平線（按：韓國政府公佈關於鄰近海洋的主權所劃定的界線，又稱李承晚線），如同海盜行爲日本漁船，在遭到韓國政府逮捕後，卻反而主張要有損害賠償的請求權，結果也就產生了日本可以在韓國行使請求權，這無疑是要在對韓協議中，希望韓國政府放棄自己的和平線。

在這協定中，記載最重要的內容，是第一條和第二條：

第一條

①日本國之於大韓民國：

A. 以當時一千零八十億日幣換成具有同等價值的美金是爲三億美元，以無償方式分十年提供日本的生產物及技術支援給韓國，並在協定達成後開始生效，每年以與日幣一百零八億等值

的美金三十萬為限度，未達規定金額時，加在次年度提供，但各年提供限度額，可以依照兩締約國的政府之意思而增加。

如果仔細觀察，上述內容中A項的三億無償援助的內容，漁業合作一億美元、原資本材料一億五千萬美元除外，剩下的五千萬美元中的四千五百二十二萬九千三百九十八美元，當作是對日財產結算的餘額，來償還給韓國，另外剩下的四百七十七萬六千零二美元，是以無償方式提供給韓國，結果其實相當於二億五千萬美元的「日本生產物品及技術援助」，被認為是用十年每年三千萬美元的方式提供給韓國。結果變成了在韓國開設日本商品的消費市場，韓國的經濟轉換為對日依存的經濟結構，而且日本人的技術援助所需的經費，也要由韓國政府來負擔，對日財產請求所獲得的三億美元，比實際所得相差了極大的距離。四十年來所有的剝奪和殘殺的罪行，想要用三億美元來「解決」的日本政府，對過去帝國主義的統治，連一點良心上的自責都沒有，從這一點也可看出韓、日會談為何被認為是屈辱外交及賣國外交。

B·韓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撥出當時之日幣七百二十億，相當於美金二億美元的長期低利貸款，而且根據第三項規定，大韓民國在按照締結之協定，事業實施時所需用到的日本生產物品及技術支援，從本協定生效開始，分十年期間撥放韓國所需貸款之金額，本貸款，除動用日本海外經濟合作基金外，並用日本政府的「海外經驗交流合作金」，每年均等地履行提供貸款，是確保必要的資金來源所採行之必要措施。

提供和貸款，如果不是對大韓民國的經濟發展有益的話，是不可以如此行之。

兩締約國政府，對於有關本條規定實施的事項，有提出勸告之權利，並以兩國政府的代表所組成的協議機構——合同委員會負責。

上面B項是按照韓國政府的請求，由日本政府提供有償貸款二億美元，並記載換成生產物品及技術援助的內容。第一條的A項，被譏為既屈辱又奴隸性的乞求會談，其所遭到的非難並非不妥當。

如果整理有關對日財產請求權和經濟協助的事項來看，分十年提供給韓國三億美金的對日財產請求金，總共已收到九千萬美金，另外以所謂的經濟協助的名目之有償貸款二億美金，是從分十年由日本海外經濟合作基金撥出，再換成日本的生產物品及技術支援提供給韓國，這些措施都是利用十年期間來滲透韓國經濟體系之策略。上述的提供貸款不是為了韓國的經濟發展，其實是為了安定日本的經濟秩序而提供給韓國的。日本巧妙地設下了韓、日協定之陷阱，可算是揭開了日本加速侵入韓國本土，及加深韓國經濟對日從屬性的序幕。

以下繼續觀察第二條第①項條約，其內容如下：

①兩締約國對於有關於兩締約國及其國民（包含法人）的財產、權利、和兩締約國及其國民之間請求權的問題，都含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舊金山會議，所聲明之與日和平條約第四條(A)項中的規定內，確定使問題獲得最後的圓滿解決。

無償援助三億美金及有償援助二億美金，有償援助是債務，而無償援助，實際上是以相當二億五千萬美金的日本生產物品和技術援助，分十年提供給韓國。日本拋棄四十年所有的罪惡，使

其罪惡正當合法化，而且日本對過去的歷史，連一句謝罪的話也沒有，又再次準備合法地投胎成韓國商場中惡劣的對手。

因為當時韓國政府不是參戰國，不能要求賠償的立場十分明顯，日帝下韓國國民爲日本的戰爭行爲所犧牲生命的代價，又變成了什麼呢？韓國應獲得賠償，而且不應該抹滅掉韓國的貢獻。印度、巴基斯坦、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英國殖民地，雖然其中沒有任何國家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卻能獲得完全的賠償，阿爾巴尼亞也不過是義大利的殖民地，卻能獲得賠償，這又作何解釋呢？而且越南也參加了對日本的戰爭，可是在和平會議中卻無法獲得邀請，只能默默地獨自得到賠償，沒有絲毫戰勝國的地位。

具有主權國身份的韓國，竟然步上這種屈辱外交且破壞民族經濟的不歸路，更甚的是韓國政府使用棍棒、催淚瓦斯來抑制民衆的正義之聲，一味地與日本進行韓、日會談，其背景爲何？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那可能是隨著美國全盤地「美金防衛政策」（緊縮財政支出的政策），每年對韓美援減少，想用日本的經濟力來補充，美國和韓國政府間所達成的默契，正是想用所謂對韓國的經濟協助之策略，來緩和日本國內過剩的設備及供給所造成的壓力，這無疑是美國和日本的意圖所在，當時的韓國政府，犯了盲從美國以日本爲軸心的亞洲政策錯誤觀點。

韓、日會談是對現實的國際社會外交上只追求自己國家利益的基礎，沒有一點基本的認識下，所造成令人寒心的外交政策的產物，丟棄全民族的自信心，招致奴隸性的屈從，不顧國家民族百年大計，只想在美國和日本的後援下維持政權，延續目前的利益關係才能使韓國政權維持下去的

短見自然產生。

(3) 有關韓、日漁業協定

日帝統治三十六年間，日本漁民不時蹂躪韓國的沿海漁場及水產資源，並加以濫捕，這種只顧日本自己漁業發展的奸惡行爲，死罪難辭其咎。

這協定把韓國百萬漁民生活的基盤——韓國漁場獻出，作爲日本漁民的漁場，韓國漁民被限定在只能離國土十二海浬的海域進行漁撈。締結這種在自己國家漁場與別的國家有同等權利之協定，世界史上還是頭一遭。

隨時越過和平線進行不法漁撈行爲的日本，一方面在國際會議上辯稱是因十二海浬的專管水域問題無法妥善解決，另一方面，則一口併吞了韓國國家漁場。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尼加拉瓜宣佈從自己國土基線算起，二十海浬以內的水域，爲尼國的漁撈水域。這種世界趨勢在韓、日漁業協定第一條竟不予採納，第一條文：「韓國國土基線開始算起十二海浬以內的沿岸水域，爲韓國漁民專管之水域。」並且也得到日本的認可。世界的海洋國家，在確定自己國家的直線基準，都必須以國際海洋法中規定的直線基準確定要領爲基準，經技術的確定後，再經國會的議決，並向全世界公佈。世界各海洋國家，都以二十海浬爲專管的海域，爲什麼韓國卻發瘋似地，乞求般簽下劃定十二海浬的協定呢？無法想像的恥辱協定，而且威脅到百萬漁民的生命線，簡直把解放後達二十年的漁場，再次移讓給日本。

協定第二條條文列載：「設定公共管制水域，韓國沿海漁場和日本共同所有。」之清清楚楚的內容。三十六年間日本人隨心所欲把韓國漁場，當作是日本漁場，可從日本漁獲的數量看出端倪。協定締造以前，日本十四年間，一方面延期召開漁業協定，另一方面又侵犯和平線，使漁獲量顯著提高。這種侵奪的行爲，在基本條約沒有載明，問題解決得了嗎？

第三條條文爲：「……本文只是一種形式，如果有對日本不利的項目，全部補充在附屬文書中。」，因爲使用被稱爲海坑的基線拖曳網，最使海洋魚苗枯竭，所以世界各海洋國家莫不禁止使用，但在這條文，顯示韓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接受他國漁民使用基線拖曳網的國家。基線拖曳網漁具，如果在韓國沿海漁場使用五年的話，韓國漁業將陷入無法振興的境況，水產資源也將面臨枯竭的窘狀。日本政府禁止在自己國家沿海漁場使用基線拖曳網漁具，卻允許在韓國沿岸漁場使用。

第四條條文，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日本漁民在協定以外的水域犯錯時，依據日本政府所規定的法律，在自己國家的法庭接受審判。」這根本是對韓國政府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條文，是露骨地顯出海盜行爲的日本政府意圖所在的條文，更嚴重的問題是，條約第一次的有效期間就是六年，比起日、蘇漁業協定一年的期限是六倍，而且期限也能隨狀況做任何延長的決定。

韓、日協定中最屈辱的內容，是「和平線的廢除」，把和平線十二海里的專管水域及共同管制水域變成共同自由調查水域，事實上和平線已變成有名無實，在這種韓、日漁業協定的背後，反而還發現到在韓國的美國將軍李善給予日本策略上的協助。

(4)有關「法」的地位與待遇之協定

這協定一言以蔽之，就是給予在日僑胞不安與迷惑，僑胞的法律地位比起協定之前更加不利，按照本協定是準備對在日本國土內的韓僑有執行差別待遇的根據。

在日僑民是日本殖民政策下的產物，在日本強奪韓半島期間之一連串的榨取及虐殺殘暴的高壓政策下，許多韓國人民被拖進戰場，強迫成爲軍需產業的生產工具，被半拖半拉地編入精神隊，因爲上述過程而居留於日本，並且確定他們在日本沒有被判過刑的人，這種身份（按：指在日韓胞身份）才能經由這項協定批准。

正式名稱爲「有關大韓民國和日本國之間，在日本居住的大韓民國國民的法律地位及待遇之協定」，這協定的前文如下：

大韓民國和日本國之間，多年來在日本國居住的大韓民國國民，能夠在日本的社會秩序下安全生活，爲了促進兩國及兩國國民之間的友好關係，達成了如下的協議。

在這裡所列「大韓民國國民能夠在日本的社會秩序下安全生活」的內容，有其需要嗎？所謂「日本社會秩序」必須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不能用自己的意思來分析判斷，在「日本的社會秩序下」的文句成爲合法後，造成對在日韓僑是否永久居留權，或被強制驅逐等差別待遇，想想韓國政府應該保護的對象是在日的韓國國民，而不是日本政府，世界上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締造在他國的同胞應接受他國法律處分的協定嗎？竟大言不慚地妄言道：「在這樣高興的局面下，更能

拖延僑胞法律的地位問題之交涉工作。」

協定第六條條文中記有：「本協定應獲得批准」這跟締結韓、日合邦條約日本政府所保有的強硬姿態沒有什麼不同，甘受屈辱簽下協議書的韓國政府，腦子裡到底在想什麼呢？在他們眼裡，怎麼能不浮現民族悲劇的遺產——在日韓僑悲慘的生活景象呢？

(5) 有關文化遺產及文化合作的協定

這是韓、日協定中最露骨表現日本統治合法化內容的協定。由於這個協定，使得日帝三十六年間從韓國本土強奪去韓國文化遺產變為日本的所有物，所謂的文化，也正是意謂著使日帝從韓國奪去的文化遺產藉由韓國政府的協定，而變為合法的東西。協議文內容如下：

關於大韓民國和日本兩國之間文化遺產及文化合作的協定

大韓民國和日本兩國的文化，具有歷史淵源的關係，希望能對兩國的學術與文化的研究有所貢獻，並達成如下的協議：

第一條：是爲了增進大韓民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兩國國民之間文化關係的可能性，所做的合作。

第二條：列舉日本政府備查文書中的文化遺產，按照兩國政府協議的順序，在本協定發生效力後六個月，歸還給大韓民國政府。

日帝時破壞我們的文化及強奪文化遺產，不但使韓國的文化淪爲殖民地的文化的罪惡，強奪去的文化遺產雖然無條件地歸還，但是民族感情的創傷是無法治癒的。

難道日本真的假扮成傻瓜，把列舉在文化附屬文書中的文化遺產發善心似的還給韓國政府？日本政府的動機為何，頗值得深思，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附屬文書中議事錄的內容：

對於有關大韓民國和日本之間文化遺產及文化協力協議之議事錄

韓國方面的代表表明希望日本國民私有的韓國文化遺產，能夠贈送給韓國政府，日本方面也表明，希望擁有韓國文化遺產的國民，自動地將其贈予韓國政府，因為這樣對增進韓、日兩國之間文化合作方面，會有很大的貢獻，而且可以獲得日本政府的獎賞褒揚。

韓國方面對於被奪去的文化遺產，如果是日本國民私有的，只能表明「希望」他們贈送給韓國政府，而這只不過是自己的希望罷了，如果沒有日本政府的幫忙，簡直是徒勞無功。日本方面對於強奪來的韓國文化遺產，如果是民間所有的，也只能要求日本國民爲了與韓國文化協力合作，而把此文化遺產贈予韓國政府，並有獎賞的措施，即使擁有文化遺產的日本國民不理會日本政府呼籲，日本政府也沒有強求道理。如果韓、日會談是自主的正常外交，那麼韓國方面應該要求的是：「日帝下使用惡劣手法強奪韓國文化遺產的日本政府及國民，應該對毀壞韓國文化的錯誤感到後悔，並且要立刻把日帝時代所奪去的文化遺產歸還給韓國政府」。而日本方面至少還是要表明像這種程度的立場：「對於日帝下用種種暴行強奪自韓國的文化遺產，以致韓國國民的民族尊嚴受到損傷，並且使先進的韓國文化遭到破壞，我們深深地感到抱歉，並約定在日本政府或國民身上的韓國文化遺產，應即刻歸還給韓國。」

繼續來看協定文中的第三條：

大韓民國和日本政府對於有關各種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及其他學術、文化機構所保有的文化遺產，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給他國的國民在研究上的便利。

條文中所謂的「提供可能的便利」，是日本文化一種直接的滲透，在人類的歷史上有力量的文化國，都會向無力的文化國滲透，沒有力量的文化國在文化傳輸上，絕不可能滲入有力量文化國，由於「提供可能的便利」之協定訂定後，日本政府乃在韓國開設公報館，設立日本人學校，雖然真正的日本文化終於在韓國國土登陸，但卻絕對不准韓國在日本設學校。

從以後韓、日協定文所有的細目來分析、檢討，沒有一樣不是屈辱的，結果在日本提供分十年給予韓國無償援助三億美金，及有償援助二億美金的條件下，韓國政府就把民族自尊心給出賣掉。更甚的是，這種條約是在韓國政府頒佈戒嚴令及衛戍令、動員兩次軍隊的鎮壓，並且對全國警察下達非常警備令，准許動用棍棒、催淚彈、煙霧彈、裝甲車、和砂石投向反抗的人，而且還用入獄、拷問、拘捕、驅打等各種壓制手段，來達到簽約及批准的目標。在這種歷史的、民族的悲劇之前，如果有不憤怒、不反抗、不鬥爭的青年學生，那麼韓國的未來沒有希望了。繼承四月革命精神的學生，爲了挽救民族的危機開始奮起，學生拒絕所有屈辱的協定，爲了呼籲民族生存的自主權，展開了歷經三年的反對韓、日會談的鬥爭行動。反對韓、日會談的鬥爭，是繼承四月革命之民族主義，及民主主義運動理念之學生鬥爭，並且，這種精神也變成了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理念的泉源。

(二) 對於韓、日會談各界的反應

(1) 三篇詩文

I
我們不能再成爲奴隸

我們已經清楚

是誰想出賣國家和百姓

啊！那三十六年

長久被踐踏的奴隸

即使再反覆說千萬次

依舊令人氣憤得咬牙切齒

對於撕肉飲血的奸惡倭族

今日！我們知道

祖國和民族是如何的被出賣

二十年前的那批強盜

作者：朴斗鎮

正是今天的倭族

二十年前悲傷欲絕的受害者

不也正是今天的我們

啊！今日

不是明日

也不是永遠

我們不能再成爲異族的奴隸

如果再被纏繞

將無法翻身

那奸邪、惡劣的鈎

比起滅亡的國家

那是更無恥的恥辱

重新解開悲慘的無望

這真的不是假話

看哪！

而且在那期間

更出自敵人的青獠牙

而且在那期間
踏著鐵蹄的敵人
眼中佈滿覬覦的血絲
而且在那期間
隱藏起他們沾毒的脚指甲
那個昨天惡劣的侵略者
今天又遁形而來
他們在很久以前
就已經盯上了我們
他們爲了等待今天
一直地偽裝下去
他們變得更狡猾
他們比過去更陰狠
啊！我們已經清楚
是誰想出賣國家和民族
祖國只剩下一個不滅的民族
如果仰望蔚藍的天空

太陽俯看著我們

如果凝結起來

全部是同一血統

如果仔細的看

是溫暖的血

你們是那一個國家的子民？

爲什麼你們用殺傷及催淚彈來壓制純真熱情的學生

爲什麼你們要把赤手空拳的民權

完全看作是鬥爭而粉碎它

純熱的憂國心是柳寬順的精神

(按：柳寬順爲韓國抗日女民族英雄)

在今天發出

那不滅的祖國愛

與 民族的正氣

如三、一義舉一般的今日隊伍

你們是那個國家的人民呢

是爲了攻擊誰的機動隊

我們所愛的祖國只有一個

我們互相交融的民族血統

任誰都不能再抑制不死的靈魂

任誰也無法熄滅綿延的燃燒

啊！我們知道

在一瞬間

有造成我們噩運的危險

就在眼前

站在百尺竿頭上

如同乙巳奴隸半世紀般

再侵略的協定

能用眼睛看得便清楚

啊！鮮紅的心臟

一個爲血統把脈的韓國人

在天空俯視著我們

變成生氣又嚴肅的上帝的臉

啊！

張著憤怒的眼睛

民族聖潔的正魂

回來吧！

用民族的良心開創今天的祖國

讓我們看清今天祖國的悲運

如果今天再做錯一次

我們就成爲歷史的罪人

婚姻是我們後代的臉

用什麼來面對他們

我們怎麼能在今天又成爲奴隸

面對孤注一擲的決議

展開禿鷹般的翅膀吧

負起挽救祖國的使命

不要再畏縮

如日月般民族的良心

揮舞著旗幟

不能忍受屈辱所爆發的憤怒

不要用力踐踏

我們知道

是誰出賣了我們的國家和百姓

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

並且了解

現在如何把我們出賣了

用祖國和民族的名字

自主、自由、獨立國家的市民

應該要用堂堂的民權做名字

我們只有一個要求

立刻打破一切韓日屈辱、賣國的協定

立刻廢除那駭駢的亡國協定

II

作者：朴南秀

迎合民心所誕生的



在示威隊伍的旗幟下

高喊的聲音

用催淚彈或棍棒

也無法阻止

滿腔的憤怒堅固地凝結

不會讀血淚文章的人

在晃動的血海中

痛苦地沈浮的孤島

猛烈的波濤盪漾著回聲

讓人在那種聲音中

豎起耳朵

再聽歷史的聲音

倒不如溜進內臟裏看

那裡像石頭一樣堅固

摸摸看那是什麼東西

二十年來不壞的石頭

堅固的國民靈魂

如何能夠丟棄

那隻打在祖先臉頰上倭警的手掌

就如同能打破三角山岩石般

令人激憤

那雖不是漫長的歲月

但也絕不是能被遺忘的歲月

可以用「援助」

在祖先的墳墓中

建立起家園嗎？

即使接受「賠償」

也無法洗刷民族恥辱的心

不會唸書的人

結果成了在血海中漂浮

痛苦地

載沈載浮的

孤島

III

我們不會忘記的

啊！

我們無法忘懷

我們不會忘記

臥在被奪去祖國的家鄉土地上

嚎哭的祖父

我們無法忘懷

在風雨的曠野中

在殘酷刑罰的監獄裡

吶喊

慘敗

滿身是血

而漸漸失去呼吸的父親

也無法忘記

作者：趙芝薰

被驅逐

被蹂躪

像狗一樣被拉著

整個失去的

我們的青春

怎麼可以忘記

咬住牙根

銘記於心

我們不會忘記的

啊！

真的不能忘懷

掠奪者是誰

出賣者爲何人

被掠奪者是誰

無法忘懷六十年前的今天

乙巳條約時

士兵的喧嘩

及

殘忍的毒牙

我們清楚的知道

依仇敵所願而蓋了章的

那污穢的條約

每一字 每一句

一一地呈現在眼前

這條約許多的缺點和陷阱

快在國民面前

交出喪失了的主權

說如此做（簽訂條約）只是爲振作精神的是誰？

而迎合者又是誰呢？

我們不會饒恕的

啊！

我們無法饒恕！

贊成不贊成是什麼呢

批准 又是什麼呢？

不會饒怒的是立下那污穢紙張的在位者

請求賠償金的請求權是什麼

獨立祝賀金又是什麼

有賠償

無賠償

都只是無法吃的魚餌

用那骯髒錢

只會使我們衰退的經濟重現——

不要嘲笑

那不懂事的賭博

我們不相信

也不允許

我們不相信

啊！

無法相信

我們憤怒於強勸慫恿

這屈辱買賣的所有友邦

不妥當的發言

我們不要再成爲

新殖民主義的奴隸

我們終於用手撕破

這污穢的紙張

寧可完全放棄賠償金

安護和平綫

全世界將證明這萬惡者的海盜行爲

我們將守護民族的自豪

我們勒緊腰帶相信

天助自助者的真理

即使死亡也不接受這骯髒錢

因爲我們明白

這是國家被掌握而取得的債

沒有挽救國家的力士

聽吧！民族良心的聲音

在堅決不抵抗主義的國家

在生死攸關之時

所用的

只有力的抗爭

擊退「外賊」吧！

啊！我們除了呼喊這句話

再也沒有別的了

詩人朴斗鎮認為韓、日會談「想出賣國家」，而且以「我們已經知道了」想出賣國家的人做起頭，憤怒於再次展開三十六年的「奴隸」生活，詩人接著把日本比喻成「強盜」，並且說不可能成爲那些強盜的奴隸，以「那期間更冒出的敵人的青獠牙」、「在那期間踏著鐵蹄的敵人眼中佈滿覬覦的血絲」、「隱藏起他們沾毒的指甲」，來表現日本的再侵意圖，並且說「很久以前已經盯上我們」，警告強行韓、日會談的韓國政府說：「我們已經知道」、「想出賣國家和百姓」的事情，而且憤怒的問政府當局：「你們是那國個國家的人？」，稱頌反對韓、日會談的學生爲「民族的良心」、「純烈的愛國學生」，並譴責政府「用殺傷及催淚彈壓制」這些學生，稱反對韓、日會談的愛國學生「赤手空拳的民權」、駁斥政府「完全鬥爭的態度」鎮壓，將學生的精神定義爲「純熱的愛國心」、「柳寬順的精神」、「不滅的祖國愛」、「民族的正氣」、「三、一義學的隊伍」，對鎮壓學生的政權當局者徹底地抗議說「你們是哪個國家的人？」、「是爲了誰去保衛誰呢？」、「是爲了攻擊誰的機動

隊」，並以「如同乙巳奴隸半世紀般再侵略的協定」來界定韓、日協定，且責備這協定若被批准，我們會成爲「後代的罪人」，最後以我們的要求只有一項，而以「立刻打破一切韓、日屈辱賣國的協定」、「廢除批准那骯髒的亡國協定」終結。詩人於最後憤怒地說，韓、日協定是「屈辱、賣國的協定」，是「骯髒亡國的協定」。

詩人朴南秀以「用催淚彈或棍棒也無法阻止」之反對韓、日會談示威隊的意念來開頭，將不了解「滿腔」憤怒及「血淚文章」標語口號的人，比喻爲「孤島」，指責他們的反抗民主性，將反對韓、日會談的聲音比喻爲「猛烈的波濤盪漾著固聲」，請政府聽聽那「歷史的聲音」；如果說不能化解在日帝統治下的悲哀，那麼那隻打在祖先臉頰上倭警的手掌，就如同能打破三角山岩石般的令人激憤，使人想起日帝下凶暴無道的鎮壓，詩人進而以「即使接受賠償也無法洗刷民族的積憤」、「用援助想在祖先的墳墓上建立家園？」來痛駁強行韓、日會談的政府。

詩人趙芝薰說，無法忘記臥在被侵奪了國家的土地上嚎哭的「祖父」，以及在萬里異域過監獄生活的獨立鬥士——「父親」，並說沸騰著熱血的青春「被驅逐」、「被蹂躪」、「像狗一樣被拉著」、「整個被遺失」，我們絕對不會忘記過去所有日帝下的慘狀，並憤怒地說，六十年前的「乙巳條約」的「士氣」再現，詩人接著斷定日本爲「仇敵」，並說韓、日合邦條約爲「污穢的條約」，清楚地知道像傀儡般「蓋圖章」的人是誰，斥責政權的擔當者，明知韓、日會談藏有許多的「缺點及陷阱」，仍然蓋了章，詩人對於政府強辯「是爲了振作精神」而無可奈何，警告絕對「不饒恕」這種事情，並說韓、日協議文爲「污穢的紙張」，譴責賠償金「請求權」、「獨立祝賀金」爲無恥的行爲，揭穿

不管有沒有賠償，都是日本經濟「魚餌」的陰謀，而且那魚餌將使經濟衰退，並說「不要嘲笑」政府當事者「無知的賭博」。

詩人進而「憤怒」地強硬要求撕破這污穢的紙張，以及無知的賭博之「友邦」，並界定友邦為「新殖民主義」，認為韓、日協定是新殖民主義之路，使我們成為奴隸，這是他卓越的遠見，並說韓、日協定為「海賊行為」，「安護和平綫吧！」，詩人卓越的觀察力表露無遺，另外，他說所有反對韓、日會談的聲音是「民族良心的聲音」，不管有沒有賠償都不接受「髒錢」，因為那錢是「國家被掌握而取得的債」，已預見韓、日協定以後，韓國經濟將成為對日附屬的經濟，詩人說這時由於鬥爭方法對「不抵抗主義」的我們不適合，因此只有徹底地實踐「力的抗爭」，界定在韓、日會談之後所有有朋友邦為「外賊」，待最後以「擊退外賊吧！」終結。

以上的詩清楚地呈現出詩人卓越的民族立場，而這民族主義的感情，清楚地表明了韓、日反對鬥爭的基本理念，比起當代某些外交學者，經濟學者，政治學者來說，更清楚地表現了反對韓、日會談之鬥爭的歷史背景及意義。此三位詩人的詩，所呈現的正是以民族主義來說明韓、日會談反對鬥爭的運動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揭示安護民族的生存權、自主權且除去新殖民主義的毒素之反外勢民族主義，及反獨裁民主主義的方向。

(2) 知識份子的反應

一九六五年，思想界社團舉行各界對韓、日會談的質詢調查，調查對象中有一百一十五名回

答質詢，質詢的內容分四大項：

- ①多數國民稱這次簽字爲屈辱性、閣下認爲如何？
- ②如果強行在國會中同意這協定的批准，閣下對日後政情的展現，有什麼樣的看法？
- ③假使想阻止這會談被強行批准，應該怎麼做？
- ④閣下認爲韓、日邦交應該在怎麼樣的基礎上實現？

對以上的質詢，大多數的回答是這樣的：

- ①就像他們所說的，是屈辱性的。
- ②嚴重事態將蔓延。
- ③應該用所有國民的一切力量來阻止，若有必要，應再次舉行全國國民總選舉。
- ④韓、日邦交的基礎，應在日本謝罪後，在平等的立場，才有助於實際的經濟建設。

雖仍有不同於多數見解的回答，但整個觀念大同小異，一百一十五名回答者中，若引用學者張榮學的回答及評論家宋建鎬的回答來看，似乎可以知道當時知識份子的情況。

張榮學的回答內容如下：

①如果就戴著防毒面具的學生，及市民被亂打、痛毆的情景來看，暫且不管所謂「屈辱」的問題，我們不禁懷疑，「韓國究竟是成了誰的國家」，我們雖可了解美國和日本認爲朴正熙、金鍾泌政權是「得不到國民的支持之反民族卻強有力的政權」，但韓國政府把韓國國民當作敵人，用那種凶惡的表情來怒視的情形，人民又是哪裡不對了？韓、日會談不是爲得到請求權，而是爲了移交

和平綫的黑幕會談，朴政權雖提出「國際情勢」的問題，但爲了反共流血最多的國民，再次淪爲國際間祭供的魚餌，這又算什麼呢？雖說國際情勢對韓國不利，但那也是因爲韓國政府政治精神不存在，而造成國際間把韓國當成魚餌的情勢。此時，有像朴政權這樣的政府，真是民族的不幸。

無論是那一個執政者，都不會說到別人比自己做得好，在能以刀槍隨心所欲掌握的國內政治，在無計劃地施行錯誤的處境中掙扎，即使有十張嘴，也不能說出別人比自己做的好的話，即使在東京會談採低姿態的我國與會代表，也敏銳地感覺到對「金、大平會談」（按：金爲金鍾泌，大平爲日本外相）所施行的錯誤。

政府有時候說爲了民族的民主主義，有時候說爲了民族的主體性，但卻散發著反民族的情緒，造成國民的懷疑與不安，現在國民反美情緒高漲，政府對美國一面倒的情形，令人不齒。

②韓、日會談的國會批准不是像「延、高戰」比賽一樣激烈（按：指韓國每十年由延世大學與高麗大學定期舉行的體育比賽），共和黨人士如果在國會批准簽訂韓、日協定，就好像延高戰結束，也如颱風一過一樣，執政黨認爲可以計算著保障自身的十年權勢。而以這種眼光從事政治，國家不得不成爲這種局面——無論批准與否，共和黨的歷史命運將結束，而當想抗拒這條約時，這土地已因「等待」而成爲不可收拾的殘局。原本韓、日會談不會演變像「五、一六」的性質，但由於難求一位懂得國民支持的政治才會順利的執政者，而所以得到百分之三十國民支持的大統領及政黨，從韓、日該開始就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再加上握著刀槍，以「一種小英雄主義式」的演出個人遊戲，所以我

們應該清除這樣的結構。

③他們若決心那樣做，似乎是不易阻止，但這不能成爲共和黨的驕傲，而是該以「醜惡的共和黨」自居，共和黨政權變到世代歷史學家判爲最大的罪惡，就在於無視於民意的韓、日會談一起，假藉現代化道德的名義，卻行墮落國民的主義。

④放棄獨立祝賀金的申請權，是我們對得起先烈、對得起自己所應該走的路，且不是在日本腳下謀求民族生活的關鍵，爲了考慮現在、過去和未來的基礎，應該讓韓、日會談重新開始，爲此，在批准前應該實行總選舉，及聯合國內輿論才是，這麼做，也是維持憲政，且是共和黨可以繼續以人民的政黨而存在之最具智慧且現實的方法。

讓我們來看看當時，京鄉新聞評論委員宋建鎬的回答全文：

①如果依這次協定而使邦交正常化，韓國將附屬於日本經濟，這是難以避免的事。日本對韓國的野心，表現在對韓國的經濟野心，表現在對韓國的經濟滲透上，我們政府太急著去做，並且也太讓步，而變到所謂屈辱而致非難，是不無道理的。

②全國展現成一樣嚴重的事態，萬一強行批准的話，會使輿論不能平息，事態會惡化下去，所以政府在第五十一次國會中，應放棄強行批准的想法。

③一九六三年的總選舉，因韓、日會談而不被信任，所以保留批准，若再次選舉，要按著民主的步驟。

④雖然沒有詳細地指明，但爲有助於保障我們自立經濟的基礎，應再研究。

張榮學認為韓、日會談是屈辱的、不潔的，認清了介入會談的美國，預見這會談將會帶來國
民的反美情緒。宋建鎬認為韓、日會談使日本的經濟侵略合法化，預見以後韓國經濟的對日依存。

當時回答質詢的人依序如下：

金永鈺	安修吉	興東勤	張榮學	姜申明
朴大宣	崔以順	金大奉	宋煜	金南朝
朴經履	金東進	興寅燮	朴和星	金冬吉
崔賢培	金成煥	白里振	興承勉	李杭寧
宋建鎬	泰崙奇	盧興燮	李杜賢	李閱莫
興宗仁	楊興慕	黃山德	李竝道	金盛植
宋元日	崔在熙	金政學	楊主洞	興聖唯
張秉詰	徐豪燮	李泰英	金太桔	興鉉設
羅英鈞	鄭俊	鄭泰諤	金思孟	金進滿
馬景一	宋屏修	高永復	安仁輝	宣佑輝
鄭石海	高炳益	金興一	吳迎津	于冠宇
李丙道	興仕中	車基壁	申相楚	庾光悅
周石均	金向暉	姜遠龍	金光轅	李定奎
張利旭	吉賢謨	金啓夙	金允卿	車雷桓

牟尹淑	吳驊聶	韓太華	閔榮圭	劉州顯
朴莞淑	咸秉香	金擇培	孫明賢	鄭衷琅
李杭信	李榮設	羅運永	朴宗樺	朴宰參
李鎬哲	張萬景	韓哲賢	金明善	金相協
金永太	金榮佑	朴盈浚	李佳遠	申石互
朴倉圖	李方哲	金斗憲	韓景百	馬履懷
鄭津璟	曹允齊	劉創順	金東明	

當然，這其中也有後來參與朴政權的人，但當時反對韓、日會談的見解，依然相同。

(3) 宗教人士的反應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發表基督教牧師、教役者（從事宗教事業者）一百六十六名共同簽署之聲明書，聲明書指出：

- ①放棄和平綫，將威脅漁民的生存權。
- ②以無償援助得到請求權，是承認日本的侵略精神。
- ③使過去的日本統治合法化。
- ④造成韓國的新殖民地化。
- ⑤使國民的士氣低下。

⑥韓、日會談開始後，不正腐敗極盛。

並呼籲國民與政府：

- ①不要以權力鎮壓國民的愛國行爲。
- ②順應國民輿論面對協定。
- ③拒絕韓、日協定的批准。
- ④請政府刷新國內政治。
- ⑤放棄屈辱的條約。

在宣言文中署名的一百六十六名人士中，包括金載俊、朴顯圭、威燮憲。

(4) 文壇人士的反應

一九六五年七月九日，在漢城文壇人士八十二名，共同發表了聲明書，其要意如下：

- ①韓、日邦交正常化，應站在韓國優勢的立場。
- ②韓、日條約全文對日本有利。
- ③要求全面拒絕韓、日條約的批准。
- ④不要鎮壓國民對有關韓、日條約的正常用意，請釋放愛國學生。聲明書中署名的文壇人士名單如下：

姜容俊

姜偉碩

姜新在

郭宗遠

郭賀申

金光燮	金光宙	金南朝	金東明	金相民
金相鉦	金修榮	金堯燮	金鏞八	金頌浩
金于定	金允誠	金百霖	金載元	金宗詰
金顯承	馬海松	牟尹淑	朴經履	朴慶中
朴南秀	朴斗鎮	朴木越	朴尙池	朴盛龍
朴盈浚	金容具	朴宰參	朴宗樞	朴海俊
朴興董	朴和星	方基煥	徐錫奎	宣佑輝
成春北	宋屏修	申東燁	安修吉	楊明文
魚孝先	吳尙遠	吳迎津	俞景煥	劉州顯
尹高崇	尹錫重	李文熙	李相輅	李元燮
李遠壽	李銀相	李仁修	李宗基	李宗杭
李 誕	李顯旭	李興宇	張萬景	張修哲
全逢騫	全榮慶	全淑姬	鄭明煥	鄭北奭
鄭濟淑	曹秉華	趙芝薰	周堯錫	崔仁旭
崔日南	崔鼎熙	何勤燦	韓靺淑	玄載勳
興允淑	黃順遠			

(5) 大學教授團的反應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二日，在京（漢城）大學教授團三百五十九名，發表反對韓、日協定宣言，要意如下：

- 第一：此條約承認了屈辱性的專制。
- 第二：締造了日本資本經濟性地把持的機會。
- 第三：放棄和平綫使韓國漁業附屬於日本。
- 第四：對於在日僑胞在法律上的地位，用殖民主義的措施來處理，是一種非人道的背信行爲。
- 第五：無疑是自動放棄文化遺產。

以上例要意爲根據，大學教授團要求：

- 第一：斷然拒絕恥辱的不平等協定。
- 第二：對用非人道的態度對付愛國學生一事道歉，立刻釋放被捕學生。

上述的宣言文有相當重要的關鍵性，從這關鍵是可以看出韓、日會談反對運動的性格。

政府表示不顧一切犧牲和日本協議的理由，是因爲主張強化反共氣勢，且有美國作後援。

韓國政府被困窘住而提出「反共」，爲強化反共氣勢所做屈辱的、賣國的、奴隸的、反民族、反民主的態度，及美國、日本的支援，是韓國人民無法忍受的。

發揮民族的理想及民主主義的理想，是國家民族百年大計的途徑，韓國民族的前進方向，是

從強國的桎梏中脫離，樹立真正的民族國家，因此韓、日會談反對運動，可以界定爲：反外勢民族主義運動及反獨裁民主化運動，當時在宣言的教員中，文益煥、成來員、劉仁浩、徐南東、金東吉、金瓚輿等，是參與七〇年代民主化運動的教授。

(6) 退役將領的反應

退役將軍十一人發表反對韓、日協定的聲明書，他們之中有的是參加五、一六政變的人物，而引起當時國民的關心，他們在聲明書中的宣言。

全然無視於日本對過去一貫殘暴及掠奪的殖民政策的贖罪與補償，且認爲那「已經無效」，韓、日會談將使日帝的罪惡合法化，而一年相當於一千萬美元的「無償援助」，和國際相比，是條件最不合理的貸款，且導入相當於二千萬餘美金的日本商品和勞役，威脅到我們的生命、財產和文化，這在民族歷史上，是令人無法忍受的。

這些退役的名單如下：

金弘壹 退役陸軍中將，前外務部官員

金在春 退役陸軍少將，前中央情報部長

朴炳權 退役陸軍中將，前國防部官員

朴圓彬 退役陸軍中將，前不管部官員

白善鎮 退役陸軍少將，前財務部官員

宋堯讚 退役陸軍中將，前內閣首席，前陸軍參謀總長

孫元一 退役陸軍中將，前國防部官員，前海軍參謀總長

李 鎬 退役陸軍中將，前法務部、內務部官員

趙興萬 退役陸軍中將，前治安局長，前陸軍憲兵將領

張德昌 退役空軍中將，前空軍參謀總長

崔慶祿 退役陸軍中將，前陸軍參謀總長

這些退役將軍中，雖然有一、兩個人參與朴政權，但最後還是和朴政權對立了。

以上可概略地看出當時各界人士反對韓日會談之反應，在反對韓、日會談的立場上，他們主張將退役陸軍評價為招致屈辱的新殖民地賣國協定的簽訂者，顧慮國家民族未來之知識份子的這些主張，立刻喚起了反對韓、日會談的學生運動，當時反對韓、日會談而鬥爭的學生，雖是不會歷經日帝時代的解放的後一代，但是他們的精神基礎，則是繼續著在殖民地統治下為民族解放而戰的先輩，和八、一五以後為民族統一而戰的先輩，以及打倒李承晚獨裁政權的先輩，所揭示的反對外勢、反獨裁的方向。這種學生進步的實踐力，常常是歷史更新的原動力，而這種學生運動獨得全國國民的支持基礎，與國民一般的注意及主張一致的情形，在四、一九後，反對六、三韓日會談鬥爭，是首開先例。

知識份子沒有實踐力，學生有實踐力，使歷史不斷更新的，正是這種實踐力。立於百尺竿頭的民族本位之前，像疾風怒濤般震撼興起，揭示民族生存權安護的方向，是學生運動固有的態勢，

從六〇年代、七〇年代一直到八〇年代，連綿地延續。

(三)反對韓、日會談學生運動的展開

(1)運動的背景

反對韓、日會談學生運動的歷史背景，由於在第三章「徬徨與覺醒」中已充分說明，在此僅列舉幾項運動的背景來探討。

四、一九以後，學生運動的各種民主化努力的挫折，以及在韓、日會談協議文中出現的依附外勢的無恥之徒的意圖，韓國國民無論如何也不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對韓、日會談一股勁兒的把民族的未來蒙上陰影。第一個動員的是漢城的大學生。

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高麗大學生在促請簽定韓、美行政協定動員大會中，宣言追求「成爲完全主權在民而不必接受美國援助的自主獨立國家」的民族自主性，在致國民的聲明中主張，「可以揭示我民族現有的合理條件之途徑是什麼？是主權！這主權正是民族意識的總結，民族命運的同一體」，亦即，主權的守護才使韓國和美國立於平等立場之路，主權是民族意識的總結，是民族命運的同一體，因此要善加守護！而他們動員的目的不在反美，而在主張民族主義，學生的這種主張，和當時軍事政府爲獲得民心而標榜的「民族性民主主義」類似，不會造成和軍事政府之間嚴重的摩擦。學生的個性也是不明確的，一旦相信軍事政府，就吐露出自身民族主義的主張，而

美國非常清楚，在遠東防衛戰略上，需要韓國政治上、軍事上的安定。政府改善五、一八以來疏遠的對美關係，軍事政府獲得美國的支持，而政府因為政治上的需要而與之結合，在當時放棄不明確的民族主義立場，而被編入美國的核子保護傘中。職是之故，軍事政權開始偽裝和鎮壓，偽裝的徵兆，正是軍事政權延長宣言發表後，圍繞在「民政」移讓問題的混亂（按：民政——即韓國所謂公民政治或是民主政治）；學生以此為契機，從五、一六初期對軍事政府所抱持的幻想中開始恢復知覺，由於軍事政府所產生的「新惡」到處蔓延，學生因此認清了五、一六絕對不是四月革命精神的繼承這個事實。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漢城大學學生召開自由守護崛起大會，發表宣言：「我們現在跟隨四月革命烈士的意志，在此迫切的歷史狀況上，高舉新的旗幟。我們在韓國的政治史上，糾舉任何以不合理方法來達成集權延長的這種軍政劣行。」並在同年四月十九日，發表四、一九第四宣言文後，進入沈默示威。他們宣稱：「敵人的白色獨裁，以及在其支配下所產生的隱藏在社會中之已成『半習慣』的現象，即社會經濟的封建結構、外勢依存的買辦政治經濟秩序，和意識的保守等各種桎梏，依然不應該地存在。四月革命的精神已被歪曲，由於各種合理化的宣傳，而使此精神墮落。」繼之軍事政府，四月所要打倒的對象是：①白色獨裁，②社會經濟的封建結構，③外勢依存的買辦政治經濟秩序，④意識的保守性，因為這些是使社會矛盾深化的要因。如果探討以上宣言文的內容，可以把握到以①反獨裁，②反封建，③反外勢，④反保守的認知，而這意味著四月革命的基本理念，是反外勢民族主義與反獨裁民主主義並立。

但是，這些學生運動，因為軍事政府的「歪曲」及「合理化自身」，而毫無施展的餘地。學生爲了實踐真正的理念，開始尋找新的突破點。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慶北大學發生了反對軍政延長示威，而使學生與軍事政府的共存關係無法維持下去，保守和進步的理念對決，已不可避免。五·一六以後，對於政治現實，在過去專注於校內運動和農村運動的學生，仍持續著一貫的沈默，直到進入一九六三年春季，才在四月革命的基本理念——反外勢民族主義及反獨裁民主主義的實踐中，認識軍事政權的反動。學生對於四月革命之後政治和經濟的期待瓦解，甚至在同時學生所做的只不過是在期待教育和校園民主化的幻想中，當自覺到這樣的事實，而觸及問題的根底，學生欲克服不正的現象，而再次投入實踐的行動，他們把這時間的校園運動，自己診斷爲：「沒有真實與創造的悲傷徬徨」，又理所當然的宣稱：「爲了打倒反民族及反民主的前近代之抗爭，和爲了民族史前進之浴血的掙扎，在同樣體質的變貌中，依然被依付外勢的政權蹂躪並且封鎖。」他們並且把五·一六軍事政府的性格，界定爲：「反民族與反民主的」，把對於軍事政府的抗拒，定義爲「爲了民族史前進之浴血的掙扎」，在令人窒息的政治現實中，高喊「爲了爭取民族史前進的勝利，再次集合在自由的廣場上」。另外，學生透過對軍事政府的積極批判，開始武裝他們的理念，即批判軍事政權下的「對基本權的蹂躪」、「買辦資本的肥腫」、「情報政治」、「外勢奴役的經濟結構」，爲了從這樣的體制中脫離，步上民族自存的道路，而發表宣言要求：①外勢依存的所有事項和制度之基本改革，②打倒買辦資本，③打倒外勢依存和買辦資本延續下來之政治秩序。（《五·二〇宣言文》）

這樣的運動潮流，變成要求繼承四月革命精神——反外勢民族主義和反獨裁民主主義的實踐，如此一來，學生在克服外勢的論理中，要求韓、日之間的對等權利，以及韓、美之間的平等權利，爲了清算日帝下三十六年來屈辱的歷史，而主張日本應該積極「謝罪」及「賠償」。另外又主張，如果美國是所謂的友邦，應該不是「干涉」的友誼。這樣的反外勢理論，在韓、日會談前夕，特別將予頭集中在日本方面，學生以日本文化及日本經濟的滲透，來警惕韓國再次被日本殖民地化。如上所述，學生意識與實踐的表現，點燃了存在於廣泛的學生及大眾身上所潛在的民族感情之火。反對韓、日會談的學生運動，打破了當時僵硬的社會氣氛，此學生運動能夠成爲波及到全國的運動的要因之一，正是這樣的民族感情。

當然，不能以同質集團來認識參與反對韓、日會談的運動學生。這其中，有主張社會改革的學生，也有傾注於反日感情的愛國民族主義者，有主張校園自由守護的校園民主化論者，也有專心於農村運動的浪漫理想主義者。從某一角度來看，這些論調不同的人士，對於五、一六軍事政府不是四月革命真正的繼承者這個事實，有著共通的認識。在看破韓、日會談之結果，將招致新殖民主義存在的思維中，學生打破了四年來的沈默，再次在四月的廣場上奮起，再次不畏懼倒在街頭，爲了不將民族的未來陷入一片灰暗，學生的鮮血，又開始沸騰起來。

(2) 反對韓、日屈辱會談鬥爭七十三日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六月三日——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五時五十分，在漢城高中校園舉辦「反對對日屈辱外交演講會」之後，漢城的街頭，掀起了預期的強有力的示威風。

三月二十三日，反對屈辱外交的群眾示威發生後，在國會議事堂周圍，散發印有「反對對日屈辱外交」字樣的傳單。

三月二十四日漢城大學、高麗大學及延世大學等五千餘名學生，參加反對韓、日會談示威。當日，在與警察的對峙中，被逮捕的一百五十名人中，有四十名受輕重傷，三十四名被緊急拘監，而使示威更加熾烈。

當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三百餘名學生，到處張貼內容為：「死守和平線」、「扼殺日本主義」等海報，並召開聲討大會，發表內容為：「在日本帝國主義殘酷的壓制下，透過流血的抗爭而爭取到的解放祖國之民族自立性，再次在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毒牙中被擊斃」之宣言之後，又採納了內容為：「即刻中止背叛民族的韓、日會談，滯留東京的賣國政客儘早回國」、「侵犯和平線的日本漁船，應動員海軍力量將之擊沈」、「即刻逐出登陸韓國的日本獨占資本家之斥候兵」、「朴政權製造出的民族憤怒，不要用恐嚇來壓抑」等決議文，並把李完用（按：乙巳奸臣之一）和日本首相池田的相片放大燒掉。

同日下午三時，高麗大學學生一千餘名，在聲討大會後，手舉寫著：「日本能讓人信任嗎？」的標語牌加入示威，並以浴血的民族感情來號召：「共和黨所懸掛的民族主義，究竟在何處？我們的友邦——美國蒙著面紗，使政府眩惑……我們呼籲，由於我們浴血的努力，能使每一個人存活

下去，中國、日本、美國，過去依序是我們的宗主國，沒有宗主國，我們才能活得好，這是我們血性的呼聲」，另外，並以反問的語氣：「帝國主義的資本壟斷者，以經濟的殖民主義桎梏及鐵鎖來綁住我們國家……我們是否應該反芻「舊韓末」（按：李朝末期）慘痛的歷史教訓？」用這種方式反映出過去慘痛的歷史教訓，來警告依靠日本而淪為日本新殖民地的危險。

當日的延世大學，在張俊夏的演講會結束後，有二千三百餘名的學生加入示威，他們在宣言文中，主張：「處決背叛四、一九理念及自立經濟的亡國財閥，將其財產由國家收回作為民族資本。」並主張以民族資本的育成，來牽制買辦資本。

以上所言之各大學校學生的宣言文，在反對韓、日屈辱會談，和以強力平等指向來確立民族國家等要求之四月革命精神中，清楚地顯示出脈絡相傳之民族主義理念。

三月二十五日，學生示威擴散到全國，反對屈辱外交的呼聲，傳遍河山。這日，在釜山市有東亞大學學生三千餘名及水產大學三百餘名學生參加示威；在大邱市有慶北大學七百餘名及大邱大學七百餘名學生，高舉：「即刻撤回韓、日會談」、「在野黨不要利用我們」等標語而出來示威；全北大學一百五十名學生，要求：「即刻召回滯留日本的金鍾泌」、「釋放漢城被捕學生」，並加入示威。在漢城的國會議事堂前，延世大學三千五百名、中央大學二千餘名、外國語大學五百餘名、培明高中一千餘名、水松高中一千餘名、城中高中一千餘名學生，展開聯合示威。全國約三萬餘名學生參與的學生示威一發生，政府官員就準備斡旋，和漢城市內三十七所大學學生代表九十八名，進行連席會談，此舉乃在於為了避免與學生的正面衝突。會談最後因毫無所得而告決裂，隨

即漢城市內各學校所組成之萬餘名學生示威隊，在靑瓦台前集結以後，政府乃動員全漢城市警力，以及完全武裝的首都警備軍兩個中隊的軍力，投入阻止示威的工作。

三月二十六日，示威擴散到漢城、大田、裡里、水原、光州、大邱、釜山等地方，在此次示威中，令人注目的，是高中學生的大舉加入。在漢城市內，有培材高中、中東高中、東道高工、漢陽高工、麻浦高中、慶信高中、城北高中、三新高中、保城高中；在其他地方，則有光州農高、大田高中、釜山高中、釜山男子高中、南城高等校，加入示威陣營。當高中學生大舉投入反對韓、日會談示威之後，政局立即相當緊張起來。

三月二十七日，在十三個都市中，有三十幾所學校加入示威。當日，高中學生也是大隊的參加。在漢城市，有永登浦高中、保仁高商、榮門高中、東大浦高中；在忠南，有莎雷及亞高中、天安高中、天安農商；在春川，有春川高中；在水原，有水原高中；在清州，有清州高中、清州農商；在木浦，有木浦高中、文泰高中、木浦農商、木浦高商；在全州，有五所學校五千餘名學生；在晉州，有晉州高中、晉州海事商校；在釜山，有釜山惠華女高；在忠州，有忠州高中、忠州女高等學校，各自展開示威活動。朴政權方面，在示威延續到第四天時，便緊急召回了停留在日本的金鍾泌，由於擔心學生示威會演變成泛國民的示威，便又請漢城市內各大學代表與大統領面談周旋。

三月三十日，學生在與朴大統領面談結束後，宣稱要回到校園。一直到四月十七日示威再次發生為止，在校內一面舉辦有關韓、日問題的演講會，座談會及研討班等，一面在為反對韓、

日會談的理論根據而努力，學生一方面是在等待政府揭示解決對策的動靜。在這期間，學生主要在自我整備中努力，另一方面也自我修正從四月革命以來，學生運動的目標和方向。在學生社會中，為喚醒民族主義自覺，而繼續不斷的努力。韓國學生把韓、日會談日本方面的主要代表久保田、大野，視為謀害大韓民族的元兇，對於日本文化的滲透，在日僑胞的法律地位、請求權、漁業協定等之日本政府無耻的論點，與朴政府的賣國行脚，認為政府的態度太過於謙卑。另一方面，學生告發了日本壟斷資本的勢力——三井、三菱等四十餘個商社，指出這些商社逃稅及其他不法的商業行為，要求驅逐這些商社集團。然而，即使進入了四月，政府方面的回答，竟是進行著鎮壓示威的萬全準備，為了延長時間來準備鎮壓，政府打算以懷柔政策來拖延。了解到此事實的學生，終於又開始了比三月更猛烈的抵抗。

四月十七日，在漢城市再次開始了示威活動，當日，到韓國企劃院前為止，活躍的學生要求：「反對韓、日屈辱外交」、「即刻終止校園偵察」、「釋放被捕學生」等事項。為何如此？那是由於四月十日漢城大學和四月十一日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在各自投遞的信件中，發現了一些機密文件，以及在美國花費一百美元的收據，以及反國家情報部為了懷柔學生的工作花費了三十萬韓元這件事，很快地在學生之間傳開。示威隊伍即刻掀起了校園自由守護的聲浪，學生要求即刻中止「情報政治」和「校園偵察」這類情事，正揭發了學生情報組織 YTP 等似是而非的學生組織。（按：

YTP: YOUNG THOUGHT PARTY——當時在情報部，為了使學生運動由內部崩潰，所成立的團體。）

四月十八日，漢城大學、師範大學學研究生，高喊：「特務政治令人無法生存，立刻解散情報

部」等口號，並展開示威活動。其後四月學生運動的主要論點，從三月的反日民族主義中後退一步，而就地轉換成要求實際的校園民主化運動。

學生運動因為不是組織的抵抗運動或是徹底的理念運動，所以在運動初期，被對方的戰術牽來拖去。三月二十日大統領面談以後到四月十七日爲止，學生自行消退了沸騰上升的熱氣，在應該繼續專心於對日鬥爭之時，卻再次轉變爲以校園問題爲關心方向的運動。這項方向錯誤的選擇，正好成爲這樣的學生運動一道冷凍劑。因此，情報部可能會拖一段時間，來冷卻學生沸騰的熱氣，以可能產生的校園問題，來轉變學生關心方向之後，進而準備各種計策。示威隊伍走向校園，是由於學生的發言，已轉至學生的內部問題，而無暇分顧其他的問題之故。假如要結果現場之戰鬥，要在現場達成解決。

四月十九日，漢城市的數所大學和高中，展開示威活動，警方調查了六十一名學生，拘留了其中的六名。

四月二十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學生，在四、一九紀念塔前集合，高喊：「愛國的市民加入我們的行列」、「警察不要阻止愛國的市民」等口號，並參加示威。成均館大學學生，在高喊「解散對政治監視的情報機關」、「中止韓、日會談，組織超黨派的代表團」等口號之後，也加入示威陣容。清州高工一千餘名學生，高喊：「五月革命的結果冒瀆了四月革命」、「韓、日會談一無所獲」、「五月革命是不光榮的」、「要解決經濟問題」等口號，並展開街頭示威。

四月二十一日，成均館大學學一千餘名，一面高喊著「即刻釋放被捕學生」、「五、一六不是

四、一九的延續」等口號，一面展開示威，警察逮捕示威學生一百零六名中，有八十八名學生被拘留，有七名遭到監禁。

四月二十三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學生召開「查明監視校園真相大會」之後，一方面聲討政府當局滲透校園的舉動及 KIP 內部秘密組織，另一方面並展開實踐校園自由化的要求。

四月裡，各學校在發表的宣言文、決議文、聲明書及口號聲中，不斷提出校園自由化及取消情報政治等要求。學校自由雖然本應是先從學生本身獲得解決，但就因為如此，便在三月的反日救國運動的展開，暫時偏向校園內部。不管怎麼說，校園自律化，是一九六四年學生運動重要論點之一，而且爲了校園健全存在的校園自由化運動，事實上亦是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反應出六〇年代被政治權力蹂躪的校園悽慘的時期。

一到了五月，學生立刻回歸到學生運動本來的目標——民族問題，這問題最後終於昇華爲反政府體制的運動，學生感覺出校園自由制度上的障礙，其基本原因，就是政治體制不良的性格。

五月十一日，延世大學二千餘名學生，在舉行聲討大會之後，一方面高喊「學生的要求一個也沒有貫徹」、「掃蕩政治腐敗」、「中止校園的監視」、「執政、在野兩黨，不要因爲政治上的奪權而利用學生」等口號，並展開示威行動。

從四月以來，政府所佈下強力的阻止示威防線連遭學生破壞，緊接著又有漢城大學、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東國大學、建國大學、慶熙大學等校，組成大學聯合體，五月十五日，又有延世大學和其他大學的學生加入，隨後並召開五、二〇學生大會。

五月二十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左右，集結在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的學生，組成「反對韓日屈辱外交學生總聯合會」，並舉行「民族的民主主義之葬禮式」，一千五百餘名學生，抬著棺材進行示威——民族的民主主義之葬禮式。換句話說，就是五、一六軍事政府的葬禮式，學生並在宣言文中，主張「四月革命悲慘的價值性，一方面在於反外勢力、反買辦及反封建，另一方面，它是走向民族、民主主義路途的里程碑，而五月軍事政變，是對於這種民族訴求理念，提出正面衝擊的挑戰，且開始露骨的壓制民衆」，透過「處決蹂躪著農民、勞動者、小市民的血淚，且做出不道德買賣的財閥」、「即刻中止屈辱會談」等內容的決議文，揭示與政府鬥爭的方向，而且以「很久以前被咬死的屍體，正在腐爛」的弔辭，來給軍事政權送葬，學生並且綁上白色頭巾，撐著竹杖走出校門。東國大學、成均館大學、建國大學等校聯合在一起，以大隊人馬進行街頭示威。

五月二十二日，漢城市內三十二所大學聯合組成「反對韓日屈辱會談學生總聯合會」，學生運動變成了具有組織系統的體系。

五月二十五日，漢城市內各大學召開「衝破難關掘起大會」之後，發表「非常救國宣言」，此日「反對韓日屈辱會談學生總聯合會」學生代表三十二名在決議文中提出「立刻釋放被監禁的學生」、「爲面臨破產的民生打開新局面，嚴懲亡國的獨佔買辦財閥，從沒收其財產做起」等決議事項。但是學生代表發送內容爲「在一週的冷靜期間，如果政府不反省的話，極端的鬥爭將不死地持續下去」之對政府通告文後，並定下到五月三十日止的考慮期限，這是從三月二十日以來，第二次脫離運動原本的目標。

五月二十六日，政府審問參加二十五日崛起大會的學生四十一名後，拘禁其中八人，並把另外涉嫌的八十四名學生加以管訓，簡直是趁著在學生設定的考慮時間之前胡作非爲。看不慣上述情形的全南大學學生，乃在五月二十七日，高喊「要用愛國忠誠來報答（按：指報答受刑的學生）」、「應該勸告、勸告、再勸告（按：指勸告政府）」、「取消在光州的發言，要負起責任」等口號，並展開示威。四、一九以後要求軍事政府下台及大統領下野的口號，也在此日的學生示威活動中出現。

同日，在漢城大學的教授協議會中，發表要求釋放拘禁學生的決議文，亦間接地表明反對韓日會談的意思。

五月二十九日，漢城市內三十四所大學的學生代表，集合在漢城大學法學院，通告政府：「百萬學徒在過去二十五日當中，要求政府革新，但政府對於我們的呼籲，反應出漠不關心的懷柔政策，使我們爭取的焦點被抹殺。」

五月三十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的學生，召開「爭取自由的崛起大會」後，並改用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最初所用的絕食方法，來做爲示威抗爭的手段。學生在進行絕食示威之前，發表宣言文，闡明：「反買辦、反外勢、反封建、反專制」，此爲反對韓日屈辱外交之學生的的基本理念，鬥爭是學生所要實踐的目標。

六月一日，學生代表在一開始進行不死決不罷休的絕食示威，政府馬上採強硬不妥協的方式來應付，當漢城市內三十二所大學代表加入絕食示威的行列後，政府卻將所有的學生代表逮捕。此日漢城大學的學生，在繼續進行絕食示威時，全北大學五百名學生，也展開示威。

六月二日，漢城太學文理學院學生，在絕食示威到第三天，參加絕食的學生數增加為一百二十餘人，他們因悲傷的覺悟，乃舉行「造成民生疾苦肇事者傀儡像（照片）的火刑式」，而且高麗大學、漢城大學等校三千餘名學生，展開大隊的街頭示威，「朴政權下野」、「中止恐怖暴力政治」等怒濤般的吼聲，傳遍漢城每個巷道，所有的大街小巷都可以聽到，學生的口號，現在已經開始統一。當天下著雨，雨水阻止了射出催淚彈的迷霧擴散，示威隊伍漸漸接近市中心，警察發瘋地射出催淚彈、煙霧彈，使用棍棒，企圖阻止示威隊伍的前進，並逮捕站在示威隊伍前面的二百餘名學生，接著學生瞬間地高喊著「去，去，去，去矯導所（按：法務部所屬行刑機關）；鬥爭，我去！」，五百餘名學生前進到警察隊伍前，在學生的口號中，出現了「朴政權下野」的口號，這乃是鬥爭的最終目標，強烈要求政府採行非常的措施。

六月三日，在漢城大學進行絕食示威的學生激增為三百名之後，造成六名學生因絕食而神智不清而昏倒的嚴重事態，當天漢城市內二萬餘名的學生，一面喊出「武斷的朴政權下台」的口號，一面進行決死的示威行動。水原農業大學六百餘名學生的街頭示威，一直進行到漢城市。忠南農業大學希望統一全國大學示威的口號為：「朴政權下台」。

三月二十四日以來的「反對韓日會談」、「反對屈辱外交」、「呼籲校園自由」等口號，一方面昇華成「朴政權下野」的口號。另一方面，學生鬥爭行動如同噴火一般，熊熊地擴散開來。意識到政權存亡危機的朴政權，最後不得不宣佈非常的措施。下午九時四十分，在漢城市全面宣佈大統領佈告十一號的非常戒嚴令，接著下達給各級學校無限期的休校令。爲了維持政權而瘋狂的朴

政權是不會爲自己的過錯而謝罪，五、一六所用的槍械，又再次擺在國民面前。多數燃燒愛國忠誠的青年學生，在槍械上看到了自己眼中含著同族愛的淚光，可是又不得不把激動的憤怒藏在心裡。但是有著抗爭對象的鬥爭，是不會結束的，那些握著槍械的人是無法了解的。

六月三日頒佈戒嚴令以後，在大學裡，大批的學生遭到懲戒，政府把全部逮捕的學生送交軍事審判。在暴風掃過的街道上，當時的一首流行歌，在每個人的胸懷中低吟著：

在每條街道的脚步

每條街都被波濤席捲過

看著滿目瘡痍的街道

寒酸的模样

那張想看的臉

三月二十四日以來到六月三日爲止，是接替四、一九行列而衍生的流血鬥爭，僅在七十三天之後，就以悲劇性的場面收場。其實集結了學生巨大的力量，幾乎能夠達到打倒一個政權的程度，但最後卻在刀槍下屈膝，理由是什麼呢？在這質問下所求的答案，即可說是學生運動的純粹性，以及表明運動界限這樣的作法是失敗的。現在來仔細觀察反對韓日會談鬥爭失敗的原因。

第一，如同四月革命一般，無法昇華擴展成全國民的運動，校園內激烈鬥爭的意願，與注視此情勢發展的社會輿論之間，在認知上有顯著的差距，這種差距也隨著學生鬥爭的激化而更加擴大。

第二，因為軍事政府背後有美國和日本存在的原因，美國和日本在韓日會談時，具有相當的利害關係，特別是美國方面。在了解可能替換軍事政權的其它政治勢力情況不明顯的狀態下，美國爲了守護自身在遠東地區的國家利益，覺得有給予韓國軍事政權支援的必要。

第三，因六、二五事變深受創傷的國民，無法克服迷戀軍事政府的心態，他們相信如果軍事政府不安定，北韓就會南侵的歪理。於是朴政權就充分有效地利用這些理論。

第四、學生運動剛開始時，革命打倒政權的目標不只一個，而無法發揮強勁的攻擊力，這件事可說是源於學生運動的純粹性。

第五、學生運動沒有整個組織的體系，同時缺乏能組織化進行運動的指導理論，如果從三、二四到六、三爲止示威運動的展開過程來看，由其中的幾次鬥爭現場，就知道脫離了鬥爭的根本目標。

三月二十日學生與大統領面談以後，到四月中旬爲止的休息，到四月轉換爲校園自由化，以及從五月二十五日起到五月三十日爲止之行動猶豫等結果，造成政府有設定種種策略來阻止學生運動的機會。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萬歲運動」發起以後的第二天，就是因爲國內基督教勢力的休息，而給予日帝喘氣的時間來準備裝備；一九四四年末開始至一九四五年爲止展開的學生反日運動，因爲在決定的瞬間，突然又要延後時間，而導致失敗，這可從「大邱學兵事件」看出來。在示威運動進行激烈時，沒有明顯的理由能夠冷卻下來，換句話說，放棄示威運動，將會招致沒有結果的窘境。

學生運動因爲不是正當的運動，亦非社會團體的運動，雖然常常會有缺乏組織的指導力、實踐過程施行錯誤、學生運動參與者理論的貧乏等情形，但是在韓國的狀況中，學生似乎是唯一能夠壓制政府的集團。由此觀點來看，學生應該獲得充分批評和監督政府的權力。在六、三運動中學生被逮捕入監獄之後，知識份子才慢慢地加入示威的組織，而後在政府嚴陣以待之中，才重新回到示威組織，學生運動參與者這種認知上遲鈍的盲點，充分的表露無遺。

不僅如此，面對四、一九世代所表現出追隨權力主義的傾向，是韓國學生運動的負面。當然不能期待學生運動者常常走向反政府體制的路途，學生只是希望在體制或反對體制間，在沒有人阻止、在無外勢干涉之下，韓國民族享有和平和自由，在沒有獨裁政權的壓制之下，享受民主主義。在六〇年代運動史上，發表過最燦爛光輝的宣言文和聲明書，揭示了韓國學生運動方向的學校或學生，他們過去所標與的理念或實踐力量，如今只成爲追憶。爲了韓國學生運動的明日，不能僅在一旁觀看，站在學生運動前線之出身於名門學校學生，成爲運動的活力場，但也就在極快速的狀況下，他們掌握參政權的機會，這種很快的不正現象，表露出知識份子運動的機會主義的劣根性。在韓國的學生運動中，有兩句隱語，那就是「西洋鍋」和「炕」，將熱的快、冷的也快的學生比喻做「西洋鍋」，慢慢地熱又慢慢地冷卻下去的學生，就比喻成「炕」。（按：炕爲韓國人一般睡覺休息的地方，爲一平面石板，底下中空，可生火藉以取暖。）

因爲六、三戒嚴令的關係，學校馬上關閉校門。二十天後即六月二十三日，漢城大學的鄉土開拓團，迫不及待地展開七次運動，六、三的熱潮靜靜地且快速地移到農村，簡直快得像五、一

六發生後，在一週之間，馬上就有漢城大學發表支持聲明一般。而後從七月開始，各學校又有參加農村的活動。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漢城大學鄉土開拓團召開第二屆鄉土意識招魂大會，及鹿頭將軍慰靈案，場面相當熱鬧，可是他們內心卻不知道如何去消解未完成的六、三遺恨。如果果不是這樣的話，就不知道為何有反外勢民主主義的喊聲及反獨裁民主主義的呼聲，夾雜在鑼鼓聲中。不，你說這不也是參加六、三運動的學生，躲在喧囂的鑼鼓聲中，怕聽到建立新殖民地者妖邪的笑聲嗎？七十三天悽慘的民族魂的戰役，就這樣落幕。

(3) 反對批准韓日協定的鬥爭一九〇日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八月二十七日——

六·三學生爭鬥遭到殘酷的挫折，看著被抓去的同僚的空座位，無不徬徨在挫折和懷疑之中，內心交織著憤怒和悲傷。學生離開校園後前往農村服務，如同蜷伏在吃蟲的豬籠菜葉上，但是冬去春來般冬眠的期間並不長。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參加過六、三運動的十餘名學生，召開聲討「伊藤博文亡靈六十一年的花甲紀念大會」，並在下午一時三十分左右，展開街頭示威。接著於二月二十日，在韓日基本條約簽約儀式進行時，大學生漸漸脫離六、三事件以後的挫折泥沼，再度為學生運動注入熱情。但是在校園內，仍然對六、三事件的查驗證明和運動所要分配的力量，意見不合。在六、三運動時，主導抗爭的學生躲到第二線，目睹六、三事件悲劇現實的學生挫折感很深，受到現實參與的

碰撞，一部分的學生決定繼續熱中於農村問題，而現實參與派的學生和農村參與派的學生之間，很不容易發現到對付時局的共同道路。農村參與派在六、三事件之後，就逃避民族主義的熱情，而躲到農村，那樣的取向和作法，多少都帶有一點感傷主義。

另外，以六、三事件的經驗為礎石的政府，更強硬地、更徹底地、更機靈地進行鎮壓大學生的政策。三月六日，在野黨在國會中一提出「立刻中止韓日會談」，學生就立刻意識到韓日協定的批准已迫在眉梢，六、三運動的學生，慢慢從喪失熱情及挫折的泥沼中掙脫出來，邁向現實。三月二十六日，東國大學召開主張：「恥辱的第二次乙巳條約的簽約儀式無效」大會，而成爲一九六五年反對批准韓日協定鬥爭運動的第一砲。

三月三十一日，全南大學學生八百餘名，召開「決死彈劾賣國外交大會」後，一面喊出「被剝奪的和平線」、「和平線存廢與否由國民來投票」等口號，一面走向街頭示威，在和警察的投石戰中，有二十餘名學生負傷。這是一九六五年第一次發生和警察的投石戰。

四月二日，原州大成高中學生四百餘名，一面高喊「反對屈辱外交」、「停止賣國的外交行爲」等口號，一面展開示威行動。反日民族主義的學生運動，每到一個地方，就很快地擴散開來。這樣開始的一九六五年度的反對批准韓日會談的學生鬥爭，是吸取六、三事件的經驗，在初期時只是以發言的方式，來對政府組織展開對決與反抗；另一方面，和平線的問題及對美國在外交上所施的壓力，由這兩點所引發的民族感情愈發激烈，一九六四年的反日感情，及到了一九六五年的反美感情，漸漸昇華成反外勢民族主義。

四月七日，上漢城市內各大學的學生代表所組成的「死守和平線學生聯合鬥爭委員會」，發表如此的號召文：「日本爲了奪取我們民族的生命線、黃金的寶庫——和平線，從日帝所使出的狡猾謀略中，可以感受到我們所受的帝國主義的傷痕，以及民族的憤怒。」

四月九日，東國大學五百餘名學生召開所謂：「撤回韓日協定」的聲討大會，隨後高舉「立即中止韓日會談、死守六十萬漁民的生命線——和平線」爲內容的決議文，並進行示威活動。

四月十日，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高舉「反對賣國外交」、「死守和平線」等標語，並走入示威。在此示威中，警察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學生。

四月十二日，慶熙大學的學生發表「不知悔改奸惡的無理者，現在竟然要收買我們祖國尊嚴的領土——和平線，我們政府應不應該和日本談判，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然而日帝三十六年來的榨取和壓榨，現在只想用些許的金錢，難道就補償的了嗎？」之宣言文後，三百餘名的學生高喊著：「死守和平線」、「釋放愛國學生」的口號，並展開示威。延世大學兩千餘名學生，亦高喊「死守和平線」、「中止校園監視」口號，隨即進入示威行列。

四月十三日，高麗大學、延世大學、慶熙大學、東國大學、中央大學、外國語大學、崇實大學、漢陽大學、西拉佛耶大學、大邱大學、成均館大學、國學大學等十三所學校，聯合進行大規模的示威。當天，學生高喊「反對屈辱外交」、「撤回第二個乙巳條約」等口號。

四月十四日，中央大學、成均館大學學生，在結束聲討大會後，展開示威行動，政府用逮捕、監禁、拘留等方式來鎮壓學生。

四月十五日，高中生從六、三以來，再次加入示威行列，京畿高中一千名學生，高舉「暗賣和平線、痛哭乙巳年」的標語走上街頭。當走到安國洞時，便與警察展開投石戰，有三十三名學生被逮捕，數十名學生負傷。此外，高麗大學學生一千餘名、濟州大學三百餘名、大邱大學三百餘名等學生，也展開示威行動。當天，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三百餘名，在結束聲討大會後，決議進行五日的絕食示威行動。政府逮捕了四月十四日示威的學生二百一十七名，其中八名以不起訴釋放。如此定罪的作法，證明出政府對示威的鎮壓，是採用強硬的手段，絕不退讓，造成學生示威的火燄更加高漲。

四月十六日，東國大學的示威學生金中裴，由於遭到警棍的毆打，以致頭蓋骨破裂而當場死亡，東國大學學生結束慰靈祭之後，舉著市旗高唱愛國歌和校歌來進行示威，東國大學學生高舉著「誰殺死金中裴？」的標語，此日，建國大學二千餘名、梨花女子大學四千餘名、中央大學一千餘名、慶熙大學一千五百餘名學生，也投入了示威的聲潮中。

四月十七日，漢城市內三所學校的高中生三千餘名，展開聯合示威，培材高中舉著「反對新乙巳條約」的標語、保秀高中舉著「查明金中裴死因」的標語、麻浦高中高舉「廢棄賣國條約」的標語，並肩走向街道。警察逮捕四百六十六名學生之後，拘禁了四名學生。示威的熱潮擴及到高中生身上，使示威的韌度漸漸提高，但是政府卻下令，命全國三十四所大學、一百一十九所高中停課（至四月二十四日止），因此，示威更擴散到各地地方性的大學。十九日濟州大學，二十日全北大學，二十一日釜山水產大學，分別在各地進行示威。其中，釜山水產大學高喊「反對屈辱外

交」、「彈劾日本海賊的行爲」、「死守黃金的寶庫」等口號，並展開示威，此舉表現出他們的關心所在——海洋。

四月二十二日，慶北大學二百餘名學生，高喊「死守和平線」、「嚴處殺害金中裴的兇手」等口號，並展開示威。二十三日，大邱大學和清州大學兩校一千餘名的學生，手舉「反對屈辱外交」、「三千萬同胞痛哭」的標語，並進行示威。二十七日，韓國神學大學一百餘名學生，高喊：「不要只顧簽字，接受國民的指責吧！」隨即展開示威行動。另一方面，政府用大量拘禁示威學生的野蠻手段來壓制示威。

四月二十九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二百餘名學生，高舉「是爲了誰做出的韓日買賣」的標語，展開四月末最後的示威活動。

在四月中，政府當局使用監禁、逮捕、毆打、催淚彈等手段，來鎮壓示威的學生。學生的主張和其行動的表現極度地穩健，因爲六、三示威的經驗，學生都以「政權下野」作爲示威的口號，總結起來，就是停留在「死守和平線」、「反對屈辱外交」的線上。接著的五月學生，看破了韓國政府的背後美國所加的壓力，示威鬥爭的對象乃轉爲美國，而開始了反美的示威活動。

一九六四年的反日鬥爭變成一九六五年的反美鬥爭，是從五月開始。直到衛戍令發佈爲止，一九六五年的學生運動表露出反外勢民族主義的性格，對於美國在外交上所施加壓力的責難，是從一九六四年開始，一直到現在，美國以日本爲中心的遠東政策之一環，就是強烈要求韓日外交正常化，隨即吃力地爲日本開出一條新的侵略道路——促進韓日達成協議。

一九六四年的示威，似乎是以「朴政權下野」爲口號，一九六五年的示威活動，也就越過民族主義的階段，發展成與政府組織勢力的對決。五月十日，漢城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就指出，美國與韓日會談有極深的關聯性，並發表決議文要求美國不要過度的「關心」，在十八日乃高喊出：「友情雖好，但不要干涉(Friendship, Yes. Interference, No.)」。漢城大學師範學院學生在此日的決議文中，提出嚴重的警告：「美國抹殺我們民族的主體性，美國要注意自己的行動。」

六月二十九日，高麗大學學生更高喊：「美國佬安靜一點！(Yankee Keep Silent)」

八月十八日，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說：「在背後操縱賣國協定的美國，滾回民主國家的本營，不要再次觸犯大韓民族」，因爲美國的罪惡不只是一、兩次，所以才用不要「再次」的字眼來警告美國。八月二十五日，高麗大學學生喊出：「賣國政權下的美國令人厭惡」

六月二十七日，梨花女子大學的學生，在美國「華盛頓每日新聞」的主編面前朗讀抗議文。如果讀過這篇抗議文，就能看出美國對韓日條約有某種神經質的反應。由於「華盛頓每日新聞」報紙的社論引用六月二十四日UPI(AP)通信的新聞而斷定：「韓國學生的示威所根據的是並不確實」，而且七月二日「時代」雜誌(TIME)也加以評判：「韓國學生示威，大概是受了左派份子的煽動」。在這裡列舉出此抗議文，其內容如下：

致華盛頓每日新聞主編閣下……

首先，按照貴下的推測，參加示威的韓國學生大概都二十歲左右，這些學生沒有經歷過日本專制的統治，是不爭的事實，可是受到所謂部分在野黨控制的貴報紙，竟天真到這種地步，提出

這種既膚淺又橫暴的主張，真的令人啞口無言。五月初貴國華盛頓政府的忠誠者，爲了圍繞在韓國的問題進行通宵的舌戰，而馬拉頓大會、共產黨統治範圍等問題，全然不爲美國的學生和教授所接受，如果這是事實，難道他們是受了在野黨共和黨的唆使嗎？而且全然不知共產統治情形的詹森總統和民主黨的政部，其支持越南的態度，又是受到誰的控制呢……

第三，看到貴報希望抑制學生運動的主張，令人想不透，對自由民主主義極了解的貴報，竟然會提出這種主張，實在令人感到心驚戰慄……難道反對越南戰爭的貴國教授和大學生，以強硬主張「黑白分離（種族歧視問題）」的南部學生，貴報也要求他們遵照政府的意見，並要貴國民主警察使用暴力嗎？……一九〇五年，貴國陸軍長官泰普特和日本首相桂太郎，決定爲韓國利益著想而取得了彼此之間的默契，可是在同年，就因爲貴國在樸資茅斯條約中搞鬼，默認日本可以統治韓國。由於這種歷史的污點不能再重覆，所以我們呼籲貴報能夠真正地了解韓國。

在這抗議文中，韓國學生看美國的眼光及美國面對韓日會談的背影，都很清楚地呈現，儘管美國在制止韓國反美運動熾烈地散開，但是以反對韓日會談及排除美國外交干涉爲課題之一九六五年學生運動，其基本理念只有一個——反外勢的民族主義。

五月十一日，光州榮慶高中和光州高中等地方性的高中，發生了示威事件，接著從五月十八日開始，有大隊的示威行動。此日，漢城大學師範學院的學生一百餘名，在結束反對韓日會談聲討大會後，決議事項爲：「請政府立即中止反民族、反民主的韓日會談」、「美國不要干涉韓日會談」、「釋放被逮捕的學生」，而後帶著焚毀的日本國旗進行示威。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學生二百餘名，

也在聲討大會結束後加入示威行列，而且法學院一百五十餘名學生，採納內容爲「政府以祖國近代化、強化反共、反猶太等欺瞞的美名，進行賣國會談，並想掩飾自己造成的不正與腐敗，而且強力地抑制正當國民的反對意見，更甚的是想否認民主的基本秩序，我們要以暴力政治之罪名，徹底地彈劾專制政府」之決議文，接著又高舉「友情雖好，干涉令人討厭」的標語走向示威隊伍。另外在五月二十四日，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一方面要求校園自由化，另一方面也進行無限期聯合罷課。從反外勢民族救國的場面中往校園問題方面出發，由於一面進行聯合罷課，一面使得運動的熱氣急速下降，但是爲了使鬥爭的方法多樣化，也爲了使力量能夠累積增加，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儲存幾天實力的漢城大學法學院的學生一百五十餘名，在六月十二日，高舉「讓我們粉碎賣春外交，讓我們打倒賣邦犯罪」的標語進行示威，七月十四日，又再次從街頭走回校園內，決定進行絕食示威。爲了示威活動的進行到極限，所以不得不採取絕食的方法，絕食進行第五天，即十八日，有六名學生因失去知覺而昏倒，這真的變成了極限的鬥爭，在這時候，全國各大學也有不以絕食爲方法來進行示威的學校，有的大學生躺在四、一九紀念塔前，有的大學生佔領學生會館或學生餐廳，在裡面設下柵欄進行叫喊，有些大學生把大教室的門堵起來，再用桌椅堆在門後，在裡面進行抗議。進行絕食示威的學生，完全不記取六、三事件的教訓，在絕食期間，漢城大學法學院的學生，高舉著「在不正腐敗政府中，那會有民族自立的可能呢？」、「第二次屈服的韓美協定」等標語，進行聲討大會，並警告政府「改變簽字的行動」。

六月十九日，絕食進行到第六天，在九十一名學生昏倒之後，漢城大學、高麗大學召開「確立民主主體性大會」，之後高舉「即刻撤銷韓日會談」標語。韓日協定正式簽約的前一天（六月二十一日），政府下達十五所大學及五十九所高中放假及停課的命令之後，立刻有漢城十所大學及三所高中一萬餘名的學生，以示威來進行反抗，漢城大學師範學院一面要求「立刻撤回大學停課令」，一面展開示威。漢城大學的工學院學生要求：「政府應立刻撤回反民主的韓日會談，站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上再出發。」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召開「反對韓日會談最後大會」，漢城大學法學院進行絕食的學生有一百五十八人昏倒，而造成了一大慘事，漢城大學醫學院的學生於聲討大會後，也加入法學院學生絕食示威。另一方面，延世大學的學生，手舉著「是爲了誰的軍人啊！三千萬人民在痛哭」、「粉碎韓日會談，找回被賣掉的祖國」等標語，並展開示威。漢城大學農學院、中央大學學生，也高舉「立刻撤回賣國簽字」的標語，加入示威的行列。

崇實大學、東國大學、外國語大學、慶熙大學等校，也展開大隊的示威行動。六月二十二日，加入示威的舊人離去，立刻就有另外的人加入示威。簽字的前夕是最後的掙扎，但是政府卻抹煞所有民族的要求。六月二十二日，政府不顧一切地正式簽字。實際上，在一簽下約，學生馬上陷入虛脫狀態。

到六月爲止的學生運動，無法轉變提昇爲激烈的鬥爭，歸結於其起因，乃在於久存於學生會的御用性，學生以各學校爲範圍解體成數個學生會，分成所謂的「非常總學生會」、「反對批准韓日協定非常總學生會」、「非常救國鬥爭委員會」等數個自立的學生組織。六月二十二日，韓日協

定正式簽約以後，學生運動就由這種自立的學生組織來領導，可是它再也無法扮演學生運動統一體的角色。另外，各大學爲了實質地主導學生示威，就組成「大學聯合體」，一方面克服過去大學各自進行的散發性示威，且擬定期間進行按照計劃的示威；另一方面在漢城大學護理學院前面的叢林中，文理學院的屋頂上、澳洲地下茶房及建國大學附近民房進行連日的祕密會談，事實上，這個團體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簽約以後，到頒佈衛戍令爲止，都一直領導著反對批准韓日會談的鬥爭運動，當時的學生都因爲他們神龍見首不見尾，就把他們稱之爲「潛水艇」，但是潛水艇因爲在各學校設置太多佈綫人，以致無法集合，結果在衛戍令頒佈之前就宣告解體。韓日協定批准的當天（六月二十二日），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結束了歷時長達二百個小時的絕食示威。六月二十二日，很多學生事實上是放假，可是全國各大學的學生，不管是否放假，有許多人仍留在校園內進行絕食抗議示威，漢城大學農學院說，仁荷工科大学、釜山大學、濟州大學、慶北大學等校，也同時展開絕食示威。

當日，釜山大學的學生集合在校園，採納「不認定今天所簽定的韓日協定」之決議文，慶北大學的學生也高舉「立刻中止賣國外交」、「嚴懲殺人元凶」、「調回動員命令」等內容的標語展開示威，這天，全國有二十三所大學展開聲討和示威活動。另一方面，政府在此日動員警察專科學校學生一百五十名，另外包含動員四千名兵力，在安庵洞的十字路口佈署卡車十二輛，機動車輛五輛，以武裝軍人來進行鎮壓。政府對韓日協定簽字以後的學生示威，採超強硬政策，發佈停課令以後，採行「拘捕示威主謀學生」及「征集命令書」等措施，開始打擊學生的士氣。事實上，

阻止韓日協定簽定，是「站在懸崖絕壁上阻止」，而二十二日譴責簽字的示威隊伍，依然走向街頭。當日，高麗大學、延世大學、東國大學、建國大學、漢城大學法學院、明志大學、成均館大學、崇實大學、首都工學院、首都醫學院、恆毅大學、漢陽大學、漢城高中等學校，幾乎動員了漢城市內全部的大學，展開阻止簽字的鬥爭。政府在全國頒佈「甲號緊急戒嚴令」，嚴格執行對學生示威的武力阻止方針。六月二十三日，梨花女子大學和淑明女大、成均館大學、西江大學、除羅伐藝術學院（按：除羅伐爲新羅古名）、天主教醫學院等分別展開示威，特別是梨大學生，有三十餘人中催淚彈，有相當多的人受傷。參加六、二二示威的學生，有一千一百二十四名被警察帶到警察局去。二十四日，梨花女大、成均館大學、延世大學、西江大學、慶熙大學、中央大學、德聖女子大學、漢城漢城醫學院等院校，進行絕食抗議。二十六日，中央女高、忠州實業高等學校、東陽工專等校，展開示威。六月二十六日，梨花女大教授團提出：「不要蹂躪愛國熱忱」之對政府的抗議文。成均館大學、城南高中、崇義女高、建國大學等校，也舉行示威。

六月二十九日，延世大學醫學院學生，在反對韓日協定批准聲討大會結束後，呼籲並展開全國民「抵制日製商品運動」，這使得學生運動的方向，暫時脫離了原來的軌道。七月一日，建國大學、延世大學、梨花大學、梨花女高、尙明女高等校，展開「拒買日本商品」運動，運動的潮流和四、一九以後的新生活運動，具有類似的性格，政府對這運動並未施加強力的鎮壓。這運動主要是對高中生有很大的影響，運動的潮流，有在校園內絕食，以及一部分人展開的拒買日帝商品運動等，學生運動脫離基本目標，而進入對抗狀態。

七月二日，漢城大學鄉土開拓團派遣一千餘名團員，到全國五十個地區的農村，學生運動的熱氣完全地被消滅，造成學生之間的無力感。連小高中生都因絕食鬥爭而在校園倒下，漢城大學鄉土開拓團爲什麼還要派遣一千餘名學生下鄉到農村？制止七月承繼六月運動的決定性理由是什麼？不只是漢城鄉土開拓團，當時「全國農學院學生聯合會」、「全國大學4—II研究聯合會」、「各大學「總學生會農村部」、各大學「農村問題研究會」，都清一色地在學友倒下以後，蟄伏在農村準備下一次的鬥爭。這些學生運動因當時政府的政策過度一致，得到由政府 and 學校當局所有的方便和經濟的支援。學生間之現實對應方法不一致的情形，從一九六五年度學生運動開始。而其根本原因，則是未經過濾的學生間，對現實認識的差異而引起，這情形從好的方面來看，是學生運動的純粹性，從不好的方面來看，則是一種局限。農村是在示威中精疲力盡的學生，浪漫的避身處，對他們來說，或許是適當的地方也說不定。然而，一部分學生在離開農村之後，七月二日，保城女高六百餘人參加絕食鬥爭，梨大學生展開「反對批准簽名」運動，一天之內有一萬二千餘名市民簽名。天主教醫院也有四百五十餘人參加絕食示威，東萊高中學生也展開示威。

七月三日，漢城大學醫學院學生二百餘人，穿著白色實驗服，高舉：「韓日協定續發症，已無藥可救，此爲惡性腫瘤」的標語示威，培材高中四百餘人也進行絕食靜坐。

七月五日，慶北高中、東城高中、韓英高中、柴門高中、永登浦高中等一千五百餘名學生，主張撤回提早放假命令，手舉：「先烈血的代價，只值三億美元嗎？」、「守住民族的靈魂」等標語而展開示威。

七月七日，大邱清丘大學三百餘人，在雨中進行示威。

七月八日，濟州市五賢高中、新聖女高進行絕食。

一九六五年的學生運動，進入絕食鬥爭，事實上在力量的對決上，已顯示出界限。七月初地方高中學生參與的絕食學生運動，無法再發展下去。七月的運動，於七月十二日，在漢城地區大學教授團發表反對批准韓日協定宣言文來間接支援之中落幕。

二月十八日以來，學生反日、反美民族主義的主張，透過「拒買日本商品」運動、「拒買外來奢侈品」運動、「反對批准之簽名」運動，來投入民族主義及民主主義的實踐運動。然而，在美、日掩護之下的政府，以及武裝警察的催淚彈、棍棒、毆打、拘捕等手段，殘酷地扼殺了學生的愛國意志，政府於八月十四日在一黨國會中，決定通過批准案。學生終於開始整備停滯的學生運動的隊伍，使運動的目標，發展為與體制之對決。由於要求朴政權下野而使得政府頒佈戒嚴令的學生，避免了憲政中斷的危機，將運動的戰術之妙作最大的發揮，這是一九六五年度前半期運動的基本立場，然而八月十四日批准案的通過，使學生運動的潮流到達發展性的昇華，再度不可避免展開與體制的對決。八月以後的學生運動，以「國會解散及總選舉」為最終目標，並表現出對政治全面的不信任，對蹂躪民主主義理想，及毫不猶豫地做出反民族行為的一黨獨裁體制，強烈地抗拒，這種運動很自然地發展成體制對決的運動。

另一方面，歷經過六、三事件的政府，也採取更為高壓的對策。一九六五年度學生運動前半期的反對外勢民族主義鬥爭，及後半期反獨裁民主主義的實踐鬥爭一起展開的原因，即在於此。

八月十四日，學生在濟州大學舉行「火炬聲討大會」，要求「在野黨即使有怎麼樣的犧牲，也要在國民前成立救國的特攻隊」，進而展開示威，八月的反獨裁示威。就這樣拉開序幕。漢城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梨花女大、建國大學、東國大學、中央大學、淑明女大八所大學所組成的大學聯合體，發表「賣國文件無效」宣言，並宣布將強力抗爭到底。七月以來參與農村運動的學生，也加入這鬥爭的行列。

八月十七日，各級學校學生組織，立刻決議各學校以幾天來儲存的實力，展開批准無效的鬥爭，並投入戰列。

八月二十日，慶熙大學、京畿大學、釜山東亞大學等校學生，為要求國會解散，而展開「實力」鬥爭。自此之後一直到衛戍令發佈的十幾天之間，韓國學生運動，處於被刀槍鎮壓的這種六〇年代最大的悲劇之中，而開創了校園被武力蹂躪的先例。當日，慶熙大學二千餘人，高舉：「批准無效公式：強盜十一黨國會」的批准韓日協定為無效之標語，走向街頭示威。京畿大學三百餘名、東亞大學二千餘名學生，也展開示威。東亞大學學生，高舉：「以民族的良心，解散賣國國會」的標語並進行示威。就像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示威以後，全羅大學學生最先要求朴政權下野，而展開的一連串示威一般，一九六五年的學生運動，是由東亞大學最先要求國會解散。由以上兩種情形看來，地方大學學生可以說較快進入本質的問題。另一方面，漢城大學法學院發表明書，表示：「有一段時期，因為校園自由化運動（一九六五、六、二十），而脫離本來的運動目標，此偏離即是將要求校園自由化而展開聯合罷課的運動方向，帶進校園裡」，但是「事後反省

之後，了解到那不是本來的目標，因此再度發起反對韓、日會談的鬥爭。

這種施行的錯誤，幾乎是各大學共同的現象。學生把「撤回停課令」、「反對提早放假」、「反對處罰學生」等運動的熱氣散發到校園裡，將運動的基本目標變質為「農村服務活動」。然而這種施行的錯誤，從學生運動的純粹性方面來看，並沒有意味著學生意識的後退。學生運動雖然隨著權力的變數而不斷地徬徨，雖然因遭受武力的鎮壓而連續的受挫，但學生的志向，仍朝著守護民族生存權與民族主權的方向邁進，所以身處國家民族危機之際，他們依然懂得在世代之前獻身，學生運動的純粹性和進步性即在於此。學生有感於朴政權閃電般通過批准案的賣國行爲，因此開始清除在那期間施行的錯誤，重新集合運動的熱氣，而點燃了一九六五年八月鬥爭的烽火。

八月二十一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及法學院、漢陽大學、東國大學、中央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等三千餘名學生，穿梭在警察的催淚彈之中，高舉：「賣國文件」、「賣國國會」、「賣國政權」、「賣國協定無效」等標語展開示威。

八月二十三日，全國十四所大學共一萬餘名學生，進行「韓、日協定無效」示威。當日，延世大學、外國語大學、東國大學、慶熙大學、漢陽大學、中央大學、崇實大學、全北大學、濟州大學、忠南大學、五山高等一萬餘名學生，舉行聲討大會，當日和警察展開投石戰的學生，有很多人受傷。另一方面，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要求劉基遷院長辭職，及要求法學院學生會長復學，並再次展開無限期之聯合罷課。在街道上大學生和高中生，因催淚彈及棍棒的洗禮而倒地，但他們只是爲了校園內部問題，而進行聯合罷課，這已經脫離反對韓、日會談鬥爭的本來目標。

應該在決定性時期完成決定性角色的學生，卻脫離了自己的本位，這引起很多其他學生的憤怒。

八月二十四日，漢城市內的十所大學，要求解散國會，並展開激烈的示威。政府了解到事態的緊迫性，首次動員武裝軍人來阻止示威。當天，包括漢城大學二千五百餘名學生，及延世大學、中央大學、高麗大學各二千餘名，檀國大學、外國語大學、明志大學各一千餘名，總計約有一萬餘名學生，以各大學為單位，在聲討大會結束後，走向街頭示威。警察和武裝軍人戴上防毒面具，向學生示威隊伍射擊催淚彈、煙霧彈，全力阻止示威。即使如此，二十五日仍有十餘所大學學生，在漢城市內展開一萬多人盛大的街頭鬥爭，朴政權以超強硬態度來與之抗衡。

八月二十五日是悲劇的一天，下午一時三十分左右，五百餘名武裝軍人進入高麗大學，胡亂闖進教室、高麗大學新聞社、圖書館、禮堂、餐廳，以野戰用的十字鎗打破玻璃窗，丟催淚彈到圖書館閱覽室及教室，也向女學生會館射擊催淚彈，並使勁地用穿著皮鞋的腳踩學生，並用十字鎗毆打，數十名學生的手被捆綁在身後，像拖狗一樣的被拖走。由中尉階級所領導的武裝軍人，連女生也毫不留情地毆打。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武裝軍人侵入校園，就這樣的開始了。

曾以武力阻止六、三事件的朴政權，再次動員武力蹂躪民主主義的吶喊，以棍棒的洗禮阻止光輝的民族主義呼聲。高麗大學學生從恰似廢墟的校園中奮起，再度毅然地走向街頭，高舉：「解散獨裁政權、實施總選舉」、「討厭支持賣國政權的美國」標語，和六、三前夕高喊「朴政權下野」呼聲的運動潮流一致。當日，漢城大學、漢陽大學、慶熙大學、建國大學、外國語大學、國民大學、中央大學、京畿初級大學、城東工業高中等學校學生四萬餘名，也在各處與武裝軍人衝突，

並進行示威。如果說四、一九當時的鎮壓軍是和平軍，那麼六、三當時的鎮壓軍就像是侵略軍。

八月二十六日，趁著前一天反獨裁示威的熱氣擴散到全國之際，高麗大學二千餘名學生及教授六十餘名集合在校園，召開「譴責武裝軍人侵入並胡作非爲」大會，提出「打倒白色恐怖獨裁」、「將主謀者處以死刑」、「保持校園自由」等口號，宣言：「因爲白色恐怖集團侵入校園，而使校園處於即將倒塌的危機，我們必須守護住我們的城堡，我們要成爲守護大學自由的歷史證人。」二十六日，武裝軍人也侵入延世大學，並再次侵入高麗大學常駐。

八月二十六日這天，學生不願大統領表示：「如果繼續示威，將關閉學校」的超強硬態度，漢城大學、東國大學、成均館大學、慶熙大學、高麗大學等漢城市內八所大學四千餘人，高喊「韓日協定批准無效」、「守護校園自由」等口號，而展開街頭示威。漢城大學學生五百餘人採行「排擠御用學者」等六個項目的建議文後，開始示威。成均館大學學生八百餘名學生，高舉：「說大學生不懂事，就可以行刀槍政治嗎？」之標語走向街頭。延世大學學生二千餘人採行：「譴責武裝軍人的強盜集團行爲，嚴重處決元凶」等九個項目的建議文，並高喊：「在關閉犯法學校之前，先解散犯法國會」的口號，和武裝攻守團在新村路對峙，大先高中、光運電子高中等高中生，也加入示威。武裝軍人和愛國學生繼續死鬥，使朴政權再度在漢城全區發佈衛戍令。

悲慘的八月二十六日，依文教部的指示，下令各大學再度停課，大規模地對參與示威的學生懲戒，二十七日一天之內，有四十四名學生被開除。

衛戍令發佈的第二天，即八月二十七日，進駐各大學的軍人，設置了野營陣地，斷絕一切學

校出入口，即使是學校的教職員，也必須提示證明才可進出。在這樣的狀況下，一千餘名高麗大學學生舉行「防衛校園學生總掘起大會」，徹底地高喊：「我們現在被武裝軍人和武裝警察包圍，他們只會把我們帶到警察局毆打或拘留，我們要守護校園，就應該以武力來保護自己，我們不能離開這個地方。」同日，高麗大學學生一千餘名，和建國大學、中央大學、成均館大學、漢陽大學、慶熙大學等學校學生一百餘人，集合在高麗大學禮堂，舉行「防衛校園學生總掘起大會」，在譴責武裝軍人侵入校園的同時，並要求對於決議的事項要充分的實行，而且也決定絕食至三十日為止。學生在禮堂前，高舉：「韓日協定完全無效」、「釋放被捕學生」、「大統領要負起目前事件的所有責任」等標語，並採行四個項目的建議文：

- ① 政府立刻廢除在一黨國會強行批准的賣國韓日協定，並使其無效。
- ② 賣國國會即刻解散，並接受國民的審判。
- ③ 將侵入校園的白色恐怖團處刑，並向國民公開道歉！
- ④ 釋放被捕學生，並補償人爲的、物質的損害。

學生並決心將繼續爭鬥。

另一方面，梨花女大、延世大學、淑明女大、成均館大學、漢城大學醫學院、師範大學等，也譴責侵入的軍人及朴大統領的發言，並進行絕食靜坐。然而，一九六五年的學生運動，在一百九十天之間徹底的鬥爭，最後的結局，是以武裝軍人的佔領校園，而告落幕。

朴政權以六、三戒嚴令渡過一九六四年政府存在的危機，我們把朴政權批判爲軍事政權的理

由，就是因爲他以軍隊的力量掌握政權，以軍隊的力量來維持政府，政權雖然渡過危機，但民族卻從這天開始處於危機。學生們吐露出：「哀痛啊！學問的自由啲！」「在那裡「噤」的一聲便出了事故的大學，受刀槍痛苦折磨」、「侵入校園是國土防衛？」「說大學生不懂事，就要行刀槍政治嗎？」、「在關閉犯法大學之前，先解散犯法國會」、「美國佬保持沈默吧！」等話語，這些凝結著血的口號隨風飄揚向每條大街小巷、每個校園！在韓國學生運動史上，這兩年間，以反外勢民族主義及反獨裁民主主義爲基本理念來實踐的鬥爭，演出了以刀槍使大學屈服的悲劇性之教訓。在這兩年之間，鬥爭持續了二百六十三天，最終的結局，是校園遭軍隊強佔。

校園裡被開除、退學、拘捕的學生，就像是被秋風吹落的枯葉，無論何時，都可能隨隨便便地掉落，並被堆積在一旁。十月十五日，漢城大學農學院學生，展開全國種植大波斯菊運動，爲留下創傷的學生，提供一個浪漫的避身之處。十一月十九日，漢城大學鄉土開拓團第三次開設招魂的墓穴，將學生民族的熱氣，靜靜地吸入校園內。

綜觀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學生運動，可以發現兩個潮流是在同一線上發展。以反對韓日會談爲始的學生運動，是用反外勢民族主義理念，來繼承、發展四月革命的精神，而以「朴政權下野」發展出的運動，則是以反獨裁民主主義理念的表現，來繼承、發展出四月革命的精神。鬥爭的方法，以絕食、聯合罷課的方式登場，特別是高中生的大舉參與，使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質」的深度及「量」的幅度擴大。反對韓日會談的基本目標，雖然有時因要求校園自由化及農村啓蒙運動，而使運動的熱氣暫減，但當學生判斷出校園的存立與民族的將來有危機之時，

他們就會放棄私人的利害關係或主觀的判斷，欣然並快速地重返學生運動的行列，而再度成爲民族內部主體力量的根幹，此舉深深地獲得民衆的信賴。

(4) 反對韓、日會談的學生運動及人民革命黨事件

從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反對韓日屈辱外交示威開始，到六、三戒嚴令爲止，朴政權受到重大的考驗。面臨五、一六以來最大危機的朴政權，在外來壓力和內部抗拒的糾葛之中，切實地要求加強政治的堅固。苦心於研究制止學生大規模抗拒的方案之中央情報部部長金亨煜，於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四日，發表「人民革命黨事件」，欲以人革黨事件，來結束反對韓、日會談的鬥爭。受到北韓指示，而想以大規模地下組織擾亂國家的「人民革命黨事件」，一黨五十七人之中，有四十一名被逮捕，其餘的十六人，正在全國佈下的搜查網搜索之中。

人民革命黨以北韓勞動黨的綱領爲基礎。一九六二年一月，以革新界一部分人士、一部分言論人（指評論家）、大學教授、學生、公司職員等爲主導人物，來擴大組織。三月二十四日，反對韓、日屈辱外交的純粹學生示威一興起，人民黨便判斷是絕佳的機會，指示全國學生組織統一示威的方向與口號，所指示的學生之中，包括了示威主謀的學生。人革黨繼續操縱打倒現政權的學生示威，以北韓主張的路線完成南北和平統一爲目標，來暗中活動，並將人民革命黨主要的組織結構，區分爲中央黨部、漢城市黨部、一般黨部、學生部、勞動部、農民部、青年部、言論機關部、合法政黨部等。三、二四學生示威一興起，都禮鍾、鄭道永等人，即刻任用朴玄埈爲中央黨

部示威的總指揮，在幕後操縱全國示威者，其中並包括示威主謀及記者。（一九六四、八、四 東亞日報）

中央情報部雖送進了四十七人，但漢城市公安部部长檢察官（按：即首席檢察官）李龍熏，檢察官金秉離、張之燦等人，以不可能維持控訴為理由，而拒絕起訴，並提出辭呈；韓國人權擁護協會，決定免費出資來負責「人革黨事件」的辯護，為了徹底地調查事件的內幕，而組成特別調查團，揭露了被告人被毒辣的拷問內容。九月五日，韓鈺信檢察官，以違反國家保安法，將被逮捕四十七人中的二十六人拘留起訴，但再搜證的結果，只剩下十四人被控訴，剩餘的十二人，改以違反反共法被控訴。（楊春遇被迫追加起訴）

如果形容此事件為反對六·三韓日會談爭鬥的事後處理，那麼對此事件的印象會更為顯明，這是由於在此事件中，被捕而被起訴的學生，大部份是三·二四學生示威的中心人物。

人民革命黨事件中，被拘捕學生的名單如下：

吳炳哲 （漢城大學文理學院 哲學系 四年級）

徐正福 （漢城大學文理學院 哲學系 四年級）

金培均 （釜山大學商學院 經濟系 四年級）

黃建 （漢城大學法學院 法學系 四年級）

河一民 （漢城大學研究所 哲學系 一年級）

金正剛 （漢城大學文理學院 政治系 三年級）

金正南 （漢城大學文理學院 政治系 三年級）

金重泰 (漢城大學文理學院 政治系 四年級)

玄勝一 (漢城大學文理學院 政治系 三年級)

金道鉉 (漢城大學文理學院 政治系 三年級)

百承珍 (漢城大學文理學院 社會系 二年級)

金承均 (成均館大學 東洋哲學系 四年級)

丁滿鎮 (大邱大學 法學系 四年級)

這其中有四、一九以後組成的民族統一學生聯盟，再次努力於民族問題的四、一九主角，有五、一六以後因革命而受長期刑罰，後又因四、一九有功而被釋免復學的學生，也有三、二四反對韓日屈辱外交的主謀之漢城大學示威學生。此事件的被告人，揭發了他們被毒辣拷問的事實及搜查機關爲了捏造的證據，並否認了全部對他們的控訴。

漢城刑事地方法院主審金昌奎、陪席河慶哲及玄順澈、記錄員朴泰俊，協議從十六日起開始爲期四天的集體住宿，檢討約一萬五千餘頁的記錄，並斷絕與外界的所有接觸。六個月前一審期滿的一月二十日，審判部門宣告，被告十三人中，都禮鍾依反共法第四條被判處徒刑三年（求刑十年），楊春遇被判徒刑二年（求刑七年），其餘的十一名被告全部被判無罪。審判部門在判決文中指出：「這十一名沒有讚揚或鼓勵北韓活動之情事，也沒有成立有利於北韓的團體，或加入這類團體的證據。」因此而被宣告無罪。審判部門並明示判決的宗旨。（按：求刑，爲韓國專有名詞，指在法庭檢查官對被告要求的刑罰。）

一審宣告結果如下：

- | | | | |
|-----|-------|--------|--------------|
| 都禮鍾 | 判徒刑三年 | (求刑十年) | 無業 |
| 楊春遇 | 判徒刑二年 | (求刑七年) | 無業 |
| 朴玄埰 | 無罪 | (求刑五年) | 漢城大學講師 |
| 鄭道永 | 無罪 | (求刑五年) | 聯全通訊社調查部長 |
| 金永光 | 無罪 | (求刑七年) | 公司職員 |
| 金錦守 | 無罪 | (求刑五年) | 公司職員 |
| 李在汶 | 無罪 | (求刑三年) | 大邱每日新聞記者 |
| 任昌淳 | 無罪 | (求刑五年) | 泰東經典研究所主管 |
| 金炳台 | 無罪 | (求刑三年) | 農協諮詢機構委員大學講師 |
| 金京熙 | 無罪 | (求刑五年) | 公司職員 |
| 金武培 | 無罪 | (求刑三年) | 漢城報社記者 |
| 朴重基 | 無罪 | (求刑五年) | 韓國輿論社取材部長 |
| 金漢德 | 無罪 | (求刑七年) | 任職中 |

宣告當日上午十時，當審判官入場朗讀判決文時，被告、審判部門檢察官、辯護律師、記者、及旁聽者，全部都緊張的聆聽，被判決無罪的被告向家人揮手，因旁聽席的歡呼聲及鼓掌聲，而使審判一度中斷。

然而，因為檢察官韓玉信的立即抗訴，是根據五月二十九日反對韓日會談批准的鬥爭記錄，使各大學生志忑不安。立即抗訴由漢城高等法院刑事抗訴部門鄭台源主審，及漢城高等檢察廳檢察官朴重輝，參與了公審抗訴審，推翻了被告等人在一審中的判決，並宣判他們刑期。都禮鍾判刑三年，楊春遇等六名被告被判刑一年，金錦守等六名被告判刑一年、緩刑三年。被判刑一年的朴玄埰、鄭道永、金永光、金漢德、朴重基等人在法庭當場被拘捕，而李在汶、金京煦、金炳台、任昌淳、金錦守等沒有被拘捕者，宣告緩刑。

人革黨事件在反對韓、日會談學生鬥爭的漩渦中被發表，由於有十餘名以上的學生，因同一事件而被捕，使學生運動像是被潑了冷水一般，但是中央情報部發表的報告內容，和那三位爭論起訴與否到最後提出辭呈的檢察官之生活狀況，引起很大的爭論，再加上司法部的判決內容和中央情報部發表的內容，有著極大的差異，而造成了人權侵害事件。此學生運動鎮壓事件，是國內外衆所皆知的事。參與這事件的金段錫律師於一審判決以後，曾表示：「被判無罪是理所當然的事。」其後，反對韓、日會談學生的鬥爭，因一九六五年發佈衛戍令而告落幕，而人革黨事件，也漸漸被遺忘。

六、三學生運動，是四、一九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而政府當局爲了對付學生運動，所採行的方法也極具多樣性。由以上兩點看來，此事件在很多方面，對學生運動都有很大的影響。

(四)韓日會談以後的韓、日經濟關係

韓、日會談以後的韓國經濟，從對美附屬經濟，轉換為對日附屬經濟。促進韓、日會談的朴政權，隨著美國的美元防衛政策之減少韓國援助，而積極地轉向依賴日本。我們知道，這是美國遠東政策的一環，而韓、日會談的背後勢力是美國。韓日協定批准以後，日本資本家是多麼深思熟慮地想要滲透韓國經濟，進而使韓國的經濟附屬於日本經濟，這種情形從後來的各種統計，就能夠清楚地知道。韓日會談以後，韓日經濟合作所帶來的經濟結局，以一句話來表示，就是急增的商業貸款及逐漸展現的貿易逆差。

韓日貿易逆差的幅度，從一九六五年的一億二千二百七十萬元，擴大為一九七〇年的五億七千五百萬美元。外國投資企業的終極目標，是吸收投資地企業利益，而以在本國的某企業之利益為安定的重鎮。因此，較不發達的國家所追求的經濟成長、物價穩定、失業率的降低、國際收支的均衡維持、科技的發展、適當的所得分配等各種經濟政策的指標，和外國人投資企業的最終目標相反。從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之間外國的貸款來看，比起美國的三十五件，日本急增為一百一十九件，可以了解韓國經濟的買辦性，以及從「美、日」經濟附屬傾向於「日、美」經濟附屬的情形。透過雙方國家批准的產業別貸款狀況如下：

農·水產業	美國	9件	\$2977,000
	日本	26件	\$8017,600
礦·工業	美國	96件	\$226,644,000
	日本	544件	\$434,185,000

社會間接資本	美國	22件	\$50,837,000
	日本	41件	\$198,746,000

〈資料來源〉：

①外國人投資白書（按：白書，政府發表之正式實情報告書）

②經濟企劃院，1981

從上表整體看來，八百二十二件中，美國有一百二十七件，達二億八千零四十五萬八千美元，日本六百一十一件，達六億四千零九十四萬八千美元。

現在若以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十日，國別的情形來看，附表如下：

美國	現金\$191,780,000	資本財\$106,177,000	合計\$297,957,000
日本	現金\$378,894,000	資本財\$255,012,000	合計\$633,906,000

（資料來源同前）

以整體結構的比例來看，美國佔百分之二十五·六，日本佔百分之五十四·四。以產業類別來看如下：

農水產業	美國	現金\$1,874,000	資本財\$1,127,000
	日本	現金\$6,022,000	資本財\$3,120,000

礦、工業	美國	日本
	現金\$168,387,000 資本財\$71,459,000 資本財\$226,539,000	現金\$245,287,000 資本財\$33,581,000 資本財\$25,353,000

社會間接資本	美國	日本
	現金\$21,519,000 資本財\$25,585,000	現金\$127,585,000 資本財\$25,353,000

(資料來源：同前)

日本在農水產業、礦工業、社會間接資本方面凌駕美國，滲透韓國的經濟。這種整體產業對日、美依存漸增。

被這些外國資本具體的滲透之業種，有農林、水產、加工、礦業、製造業、食品、纖維、衣類、製材、化學、醫藥、肥料、石油、密業、金屬、機械、電子、電氣、運輸用器具、百貨、金融、建設與用役（按：提供生產和消費所需的勞務）、運輸保管、飯店觀光等業。韓、日會談以後，韓國經濟依存外國資本的情形日益嚴重，尤其是依存日本資本。如果歐洲想在韓國投資的話，還得看「日本的臉色」。這情形無他，正是新殖民主義的經濟現象。三十六年間用刀槍治理韓國的日本，如果說它在戰敗僅四十餘年後，用錢再次治理韓國也不為過。

最後，我們來看一九八一年底國別資金回收的情形。美國從一九六八年，日本從一九七一年開始的總合計，美國是八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美元，日本是一億一千七百三十二萬四千美元，資金回收總額為二億三千萬七十四萬六千美元，若以整體結構比例來看，日本領先美國。

如果從前述的反對韓日會談運動的理念性口號來看，學生所喊的：「反外勢、反封建、反買

辦、反專制」、「屈辱外交」、「亡國外交」、「賣國外交」、「賣國條約」、「第二乙巳條約」、「死守和平線」等，都是適當的主張，這可由歷史來證明。然而以適當的吶喊，來守護民族的自主性和生存權的學生運動，受到無數的鎮壓與逼迫。真正的民主主義的發展之路，仍是條遙遠又艱辛的路！

第五章 一九六〇年代後半期學生運動

(一) 一九六〇年代後半期學生運動概要

六、三學生運動落幕的時候，在大學裡只留下了滿身的傷痕，到一九六五年為止，主導學生運動的學生，所進行的校園活動，在政府強硬的逮捕、拘留或開除學籍的措施中停止，校內各種民主的學生組織被迫解散，受人尊敬的教授，也被當作「政治教授」而被趕出校園。大學無法收容學生更多的民族主義的熱情和民主主義的實踐，朴政權在持續的鎮壓中，給予學生莫大的打擊，而且校內的非民主的行政體系，更令學生窒息。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日，高麗大學學生發表宣言文指出：

- ① 偽裝與我國合作的日本殖民地主義，有再侵的可能性。
 - ② 在與外勢有絕對紐帶關係下之獨裁體制，有出現的可能性。
 - ③ 和外國資本勾結的雙重剝削的資本家，有抬頭的可能性。
- 高麗大學學生決心東山再起，準備重整學生運動，而學校當局以禁止學生活動、解散學生會

等手段，簡簡單單地就封鎖了學生運動的管道。在一九六六年中，令人窒息的同樣是校園偵察和政府的恐怖手段。三月十日，淑明女大學生五千餘名，提出抨擊官選理事（按：由政府暗中派到學校的理事）等六個項目的聲明，並展開校園自由化鬥爭，一九六六年的學生運動，就以校園點自由化運動而拉開了序幕。

五月十日，光州二十所高中的學生共二千餘名，召開學生大會並宣佈「學生憲章」，六月二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學生，召開校園自由化聲討大會。六月十日，漢城大學鄉土開拓團舉辦了創團五週年紀念祭，企圖在當時令人窒息的環境中，走出和學生運動潮流不同的路，他們認為對於鄉土的感情，就是民族主義的表現，和當時的學生運動相比，是一種離譜的浪漫，這只不過是遊戲的運動。上半期的學生運動，因為沒有實際的成效而拉下布幕。一九六六年後半期的九月二十七日，漢城大學學生，發表「糾舉三星集團走私」的聲明書之後，大學生憶起了自一九六四年以來高喊要打倒買辦勢力的熱情，更想起了確立民族主體性的「反外勢，反買辦」精神，因此便開始以「民族的犯罪」這種控訴，來端正財閥的走私行爲。十月十七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反走私財閥學生鬥爭委員會」，採納了如下的決議文：

吸吮民族的血的李秉喆（按：韓國三星企業集團董事長，現已故），應即刻拘捕，因為犯下敗壞道德之民族大罪而獲得的財產，應立刻沒收……。

以亞成及三井爲首的日商集團，造成我們祖國的經濟崩潰，並使這種情形更加惡化，應該立刻將之驅逐。

十月十八日，漢城大學法學院也有二百五十餘名學生，召開糾彈走私聲討大會。在十月以後，糾彈走私的反買辦民族守護學生運動的方向，再一次急轉回要求校園自由化。

學生運動經常以校內問題為開端，然後變為向存在於體制內構造上矛盾的挑戰，如果壓制愈強，學生的反抗就愈激烈，這是學生運動的持徵之一。

一九六六年的學生運動的發展程序，是校園自由化↓糾彈走私↓校園自由化，但是到最後仍因為沒有成果而結束。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民政移讓」後的第二次總選舉成為大規模的不正選舉之後，六月九日，延世大學以糾舉不正選舉為出發點展開示威，漢城大學、慶北大學，也開始進行示威活動，漢城大學因此被下令停課到十七日。一九六七年的學生運動以糾舉不正選舉出發，延續了六、三運動理念的脈絡，是實踐反獨裁民主主義的一年。然而，政府以停課令和提早放假，來封鎖學生運動。六月十三日，高麗大學和漢城市內七所大學八千餘名學生，舉行不正選舉糾彈示威；六月十四日，漢城市內十所大學共一萬二千餘名學生和四所高中三千二百餘名學生集體參加示威之後，政府就立刻對十一所大學下達停課令；六月十五日，全國二十一所高中和五所大學，分別進行示威，當其中三所大學學生一進入絕食行動，政府又立刻在全國二十二所大學和五十七所高中頒佈停課令；六月十六日，全國十六所高中和二所大學進行示威，當其中三所大學學生進入絕食行動之後，政府繼續在全國二十八所大學和二百二十九所高中頒佈停課令；六月二十一日，漢城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成均館大學、建國大學等學生代表，組成「一掃不正腐敗學生鬥爭委員會」，召開「糾彈不正選舉聲討大會」。在六月二十三日三十日之間，漢城大學、高麗

大學、延世大學、慶熙大學、中央大學等學校，陸續提出「校園主權守護」及「糾彈不正選舉」主張，並仍然繼續走向街道；七月三日，漢城市內十四所大學一萬六千餘名學生，參加糾彈不正選舉示威，誇示六、三以後學生運動的威力，學生是多麼迫切地想讓大眾知道，他們對民主主義真實的渴望！七月三日，漢城市內高中繼續無限期的停課，從七月四日開始，各大學實施提早放假。一九六七年的實踐反獨裁民主主義的學生運動，就此落幕。

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的學生運動，是將一九六七年以糾彈不正選舉來要求民主化的學生運動更加深化而發展為「憲政保護」、「民族守護」的運動，並且這兩年也是「三選改憲」反對鬥爭的年度。共和黨政權在六、八不正選舉中勉強地再次集權之後，意圖抹殺了學生糾彈不正選舉的要求，更進一步地任意修改憲法，以企圖長期集權執政。無視於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之間沸騰的國民要求，強制簽訂屈辱的韓日會談，招致新殖民地之恥的朴政權，對於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兩年期間民主主義的渴望與掙扎不予理會，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在國會第三別館（國會開會之處），變相通過改憲案，使韓國民主主義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隱憂。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漢城大學法學院五百餘名學生，舉行「憲政守護聲討大會」，自此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為止，在這一年半期間，全國各大學、高中從未曾停止過示威活動，以反對三選改憲為名目，來要求獨裁政權下野，這種要求最後發展成變革體制的要求。由於四月革命使李承晚長期政權垮台，曾經以六、三鬥爭威脅到朴政權存立的學生，繼承了四、一九精神及六、三精神，在反獨裁民主主義的實踐現場，他們在催淚彈和棍棒中再次貢獻自己。一九六八年六月二

十七日，啓明大學四百餘名學生，召開「憲政守護聲討大會」，並高喊「不要使我們變得更瘋狂」。四、一九革命的發源地——大邱，由於從打倒李承晚政權的經驗之中復甦，而成爲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學生運動最激烈的戰鬥場。大邱市內所有的大學和高中的學生總動員，在慶北大學舉行「說謊的法西斯主義火刑式」，這蘊含著將朴政權性格界定爲「法西斯主義」的意味。另一方面，策劃長期集權的朴政權，其阻止示威的方法愈益進步，以頒佈停課令等各種手段，只爲了通過改憲案。在這種情形之下，學生以街頭示威、火刑式、聲討大會、絕食等多樣的鬥爭方法進行抵抗，但三選改憲一舉阻斷了韓國民主主義的發展，獨裁政權不顧淒絕的愛國民主鬥爭，一味地進行擁有自身權力的活動，使得一九六〇年代末尾的反對三選改憲民主化運動，也是帶著創傷而落幕。一九六〇年代的民主主義，在開花的同時也很快地凋謝了四、一九燦爛的餘年，一面照亮了學生佈滿血痕的臉，一面拉下了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幕簾，劃分了這一時期的韓國學生運動。

(二)民比研事件及統一革命黨事件

在一九六七年選舉之中，朴正熙候補（候選人）非常費力地戰勝尹潽善候選人當選大統領之後，全國掀起了一陣糾彈不正選舉的風潮。在國民如此的抵抗中，內務部開始著手進行調查，另一方面，也欲以大規模的人爭變動，來收拾不正選舉的殘局。政府在以共和黨（執政黨）爲主的國會議院中，將當選的九名在野黨國會議員除名，並使三名議員主動辭職。在抗議以上不正選舉的國民輿論中，似乎已得到某種程度的認知，就是政府爲了長期集權，已作好了萬般的準備。三

選改憲的作業，也許是從一九六七年的選舉過程中就開始進行了。在大學裡，學生認為六、三不正選舉有爲民主主義送葬的意味，而再次興起大規模的反對六、八不正選舉學生示威。在反對六、三韓日會談的鬥爭中，由裡到外被驅散而不能貫徹學生運動之純粹意志的學生，在六、八不正選舉之前，再次高舉反獨裁民主主義的火把。然而，政府將對付六、三運動的經驗當作金科玉律，全心全意地封鎖學生運動的源泉。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在這六、八不正選舉結束後僅一個月的時間之中，當六、八不正選舉事後處理尙未完成時，曾發表一九六四年人民革命黨事件的中央情報部部長金亨旭，發表了「北韓對南間諜團事件（東柏林事件）」，及和此事件有關連的一百九十四名教授和學生（一九六七、七月八日東亞日報李夏同）。隨即在七月十一日，第二次發表「北韓對南間諜團事件」之時，也同時發表了「民族主義比較研究會」事件，這團體被認爲是「北韓對南間諜團」的一個工作部，而成爲反國家團體。民比研事件的指導教授黃性模是對南間諜，他和參加民比研的學生在幕後操縱三、二四示威和六、三示威，他們是爲了造成有利於北韓的局勢，而做出反對韓日會談示威的這種利敵行爲。政府對於反對韓日會談鬥爭之正當評價不屑一顧，而以上述的論點將最後的責任推卸在學生的身上，以圖成完全地封鎖學生運動的源泉。民比研的指導教授黃性模，曾參加共和黨事前組織體（按：選舉前所結成政黨的雛形）再建同志會的時候，即使在此事件後，與民比研有關連的國立大學教授，也幾乎全部任教於精神文化研究院，曾任民比研會長的李鍾鶴，也曾在朴政權下擔任過維新會國會議員（按：指依據維新憲法組織的國會），由以上兩點來看，民比研事件也說不定是政府封鎖

學生運動泉源的防範政策。「以東柏林爲據點，展開對南赤化工作團事件」到第七次發表爲止，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全部被報導出來。依據第一次真相發表：

明治大學助教授林錫珍和當時在西德留學的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副教授黃性模博士等十五名大學教授，及醫師、文藝工作者、公務員和學生等，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之間，一面由駐東德北韓大使館接綫，一面從事間諜活動，尤其是林錫珍、趙榮秀等七名，經由蘇聯，中共接綫而到達平壤，接受「密封教育」（按：即間諜教育），然後進行間諜活動。

其中，漢城大學黃性模博士歸國後，組織了所謂「民族主義比較研究會」的團體，是回來「傳播不穩思想」的。在此事件中，足足有一百九十四名涉嫌者，第一次發表的涉嫌者，姓名如下：

林錫珍：明志大學助教授，哲學博士。（按：助教授乃韓國大學中介於副教授與助教之間的職務）

鄭河龍：慶熙大學助教授，哲學博士。

趙榮秀：前東國大學以及外國語大學兼任教員。

千丙熙：漢城大學師範學院兼任教員，法國文學博士。

黃性模：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

崔昌鎮：全北大學文理學院助教授。

姜×口：漢城大學商學院助教授，法學博士。

金重煥：漢城大學醫學院助教授，韓日醫院皮膚科主任。

姜海特倫：西江大學專任講師。

金鍾大：普蘭克浦利特大學講師。

鄭奎明：普蘭克浦利特大學理論物理系在學學生。

姜成宗：美國勞特利坦大大學化學研究所物理學博士。

朱碩均：農業問題研究所所長。

張德相：中央日報巴黎特派員。

李應魯：在法畫家。

尹伊桑：在西德的音樂家，前西德韓人會會長。

朴珉鍾：在西德的音樂家。

李熙世：在法畫家。

孔光德：奧地利查斯普制克大學學生。

盧鳳裕：留法學生。

趙相權：留法學生會會長。

朴 俠：在法律師。

李洵子：國會圖書館職員。

魚 浚：現代會社職員。

金光玉：東洋卡普勞拉坦公司技術課課長。

鄭成培：留法政治學博士。

方俊：在法 TWA 航空公司職員。

金玉姬：公務員。

魚源：烏山地區外國技術公司業務員。

以上所發表的人物，都是知識份子，接著在七月十一日發表民比研事件涉嫌者，與一九六四人民革命黨事件有關連者，都以公訴罪起訴，當時有漢城大學學生金鍾泰、玄昇日、朴範進、金道賢、李崇栗（前維新會國會議員）及朴之洞等人。有關民比研事件，中央情報局發表以下調查內容：

中央情報局於十一日上午，在「以東柏林為據點的對南破壞赤化工作團」的調查報告中，證實所謂「民族主義比較研究會」與此事件有關連性，如依據發表的報告內容，世稱「民比研事件」涉嫌的八人中，有七人遭拘禁，有一個逃逸尚未被逮捕，而且民比研的指導教授黃性模，曾接受北韓駐東德大使館工作要員金鍾勤的宣傳訓練與教育訓練，並領取工作酬勞，而成爲間諜。一九六三年九月，黃性模集合漢城大學文理學院政治系的學生，成立「民族主義比較研究會」，在北韓的指揮下工作，除此之外，還結合朴範進、玄昇日、金鍾泰、李崇栗、朴之洞等二十餘名學生，展開反對韓日協定的鬥爭，企圖推翻第三共和國。一九六四年，撰寫五、二〇各種的宣言文、決議文、聲討文，並決定採行「黃牛似的民族的民主主義」的葬禮式，以便進行不法的街頭示威活動，殺害警官數百名，破壞價值約二百三十萬韓國的公共設施。黃性模以及其所進行的計謀，都是屬於反國家團體的行爲，並有利於北韓。

基於反外勢民族主義及反獨裁民主主義，想在外勢強壓中保護民族，在獨裁專中守護國家的反對韓日屈辱會談的學生鬥爭雖已結束，但朴政權依然無法理解學生的本意，也由於這兩次事件，更加打擊學生運動的士氣。一九六八年，朴政權三選改憲的作業漸漸具體化，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漢城大學五名學生因涉嫌策動叛亂事件遭拘禁，這是在一九六七年以後類似民比研事件的再發生。政府當局表示：「以漢城大學在學學生及畢業生為中心，所組織的反國家團體——讀書會，成天沈迷於不穩書籍，策動共產黨地下組織，儼然擴充為共產黨式的點組織，這些人開設『我們的任務是引起勞動階級革命』講座，並大言在漢城大學師範學院組成中央委員會這種反國家團體，以作為北韓勞動黨的下部組織。」這就是所謂的漢城大學讀書會事件，此事件遭拘禁的學生有：金基秀、金寅富、金覺、李揚鎬、李鍾泰、鄭同梧等人。

一九六七年有東柏林事件、民比研事件，以及一九六八年有漢城大學讀書會事件，緊接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情報部部長金亨旭發表了以下的「統一革命黨間諜團事件」，使人嚇的目瞪口呆。

「統一革命黨間諜團事件」主謀金鍾泰，前後四次往來南北韓之間，曾與北韓共黨首領金日成面談，並從「北韓對南工作總局」局長許奉學處，接獲指示及美金七萬元，韓圓二千三百五十萬元，日幣五十萬的工作基金，組成「統一革命黨」而偽裝成革新政黨，展開合法的反政府、反美的示威，主力集中於誘發學生或民衆對政府的攻擊，並且反對政府，與此次地下黨事件有關連的人共有一百五十八名，情報部在一次肅清行動中，將其中七十三人（監禁五十人，限制行動二

十三人)送至他處展開審問，剩下的八十五名仍繼續在調查之中。

與此事件有關連的主要社團如下：

- ①新文化研究會：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出身的李進榮主導。
- ②青年文學家協會：成均館大學出身的文學評論家任中斌主導。
- ③佛教青年會：成均館大學出身的金熙順主導。
- ④東學會：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出身的盧仁英主導。
- ⑤民族主義研究會：東國大學出身的權千昌主導。
- ⑥警友會：漢城大學商學院出身的李從泰主導。
- ⑦基督青年經濟福祉會：漢城大學商學院出身的朴成準主導。
- ⑧清脈會：漢城大學商學院出身的辛英福主導。
- ⑨學士酒店（一九六〇年代學生會）：漢城大學出身的李文規經營。

統革黨事件被告人，大部份都是來自大學的知識份子，而且都曾經參與過四、一九及六、三以後的學生運動，也因此使得一九六〇年代後半期的學生運動從以民族問題為正面的線往後退一步。彈劾六、八不正選舉及反對一九六九年三選改憲的學生運動，始終是反政府組織反獨裁的民主主義抗爭，這點可在統革黨事件中看出端倪。統革黨事件被告人中，指導階層金鍾泰、金質樂、李文規等人，坦承檢查官所提出的犯罪事實。與此事件有關連者的人事資料，其內容如下：

金質樂（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畢業）：清脈新聞管理人員。

- 李文規（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畢業）：清脈新聞主編。
- 李戴學（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畢業）：保險公司弘報科科長（按：此為解說有關保險問題的工作）
- 吳秉哲（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畢業）：飛封高中教師。
- 尹相環（高麗大學畢業）：外商機構業務員。
- 辛相植（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畢業）：從商。
- 許政吉（中央大學畢業）：農村指導所指導員。
- 李海京（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在學生）
- 金炳英（淑明女子大學畢業）：李文規妻。
- 宋準哲（慶北大學醫學院畢業）：海軍上尉。
- 盧仁英（漢城大學畢業）：科技技術署主事（韓國文識等官員）。
- 李鍾泰（漢城大學商學院畢業）：人口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 林中彬（成均館大學畢業）：文學評論家。
- 金熙順（成均館大學畢業）：前海軍文官。
- 林圭澤（東國大學畢業）：公司職員。
- 權王昌（東國大學在學學生）
- 李英允（漢城大學師範學院畢業）：空軍軍訓教官。
- 辛榮福（漢城大學師範學院畢業）：陸軍中尉、陸軍教官。

朴成俊（漢城大學在學學生）

李修仁（漢城大學商學院畢業）：前法務官員秘書。

沈才舟（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畢業）：新聞記者。

金國柱（漢城大學商學院畢業）：外國銀行職員。

殷哲秀（漢城大學商學院畢業）：韓國銀行職員。

朴金鎬（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學生）

一九六〇年代後半期的學生運動，從六、三運動所揭示的反外勢問題，到統革黨事件以後，實際上這十年之間的學生運動，漸漸在空喊的口號中消沈，學生運動轉到地下的結果，讓大家都看清楚，統革黨事件究竟揭發了什麼事。此後直到一〇、二六朴政權崩潰後，學生運動出身的地下運動，就變成一種大家心照不宣去極力避免的事。因為一九六〇年代接連發生過人革黨事件、東柏林事件、民比研事件、讀書會事件、統革黨事件，所以學生運動家無法從組織逃避症中獲得解脫，但他們依然與各種地下組織脫離不了關係，統革黨事件以後，只有十年的時間，又立即有「南朝鮮民族解放戰綫事件」爆發，而且學生運動與此事件有極大的關聯。使這十年間的學生運動都是消極的反獨裁運動。

第六章 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歷史性意義

以四、一九革命爲首的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直到一九六九年的反對三選改憲運動才告落幕。一九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從四、一九運動到反對三選改憲運動，都具有同的脈絡，四、一九運動所標榜反獨裁理念，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末尾反對三選改憲運動之時，仍一貫地持續著，學生運動的主體勢力，就是這種反獨裁的民主主義理念，而且確認出在祖國分斷的情形下，是無法和平解決民族問題的。當權者認爲造成四、一九革命的導火綫，是當時召集學生參與三、一五馬山義舉的幕後操縱者，以及集合學生投入反對六、三韓日會談的背後使者，他們甚至於妄言道：「煽動學生運動到左派陣營。」美其名說是激發學生的正義感，其實根本就是在陷害國立大學校長；他們的腦中充滿著「白色恐怖」，這是對一九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只有著膚淺的、表面的認知，也由於這種盲目保守的想法，才有可能使獨裁政權利用民族分裂的機會，繼續長期的執行，因此在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實踐道路上，是不可能以反獨裁的民主主義來解決民族問題，那麼解決民族問題的方策到底是什麼呢？圍繞在韓半島的外強勢力，把本國的利益放在最優先的位子，然後才訂出韓半島政策，因此靠外強來解決韓半島問題，是絕無可能的，這是一九六〇年代學生

運動體認出的事實。

四、一九革命時期，當時美國的態度如何，我們知道得很清楚，美國在李承晚獨裁政權快要倒塌的時候，才確信民主黨為替代的政權，並對四、一九革命予以正面的肯定，美國後來了解到五、一六軍事政變，只不過是反民主主義的手法，而且知道能夠控制力量的是軍部，於是又對軍事政府加以支持。直到一九六五年韓日會談妥協為止，美國直接或間接介入，因為這種以本國利益為優先的主義，根本無視於韓國民族的利害關係，反而一味地支持日本。無庸贅言，就一九六五年美日雙方之間所達成的默契來看，他們的對韓政策，一方面就是拉攏韓國國內具有權勢的人，並把他們拖進核雨傘下。日本知道韓日協定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當日本方面收到協定書的時候，韓國人民是感到何等的恥辱，但卻被迫簽下協定，和平綫的問題、請求權的問題、僑胞法律上的地位的問題、文化財產歸屬的問題、經濟合作的問題，使韓國人無不感到痛心疾首，但是日本與美國覬覦這垂手可得的良機，並欲利用良機達成新的經濟侵略，於是乃大膽地進行韓日會談。

解決韓國的民族問題，如果不把這種和外勢的函數關係配合韓國自身的利益，韓民族的問題將難以解決，當民族內部的力量能夠凌駕來自外強的壓力時，民族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一九六〇年代的韓國學生運動，正是看破了保護獨裁政府的外強勢力，而展開的抗爭運動。

由於一九六〇年代韓國學生運動反獨裁的先決課題，所以不得不主張反外勢，為了民族的和平統一，就應該認清楚一九六〇年代，正是推倒與外勢妥協的獨裁政權之最好良機。

因此當四、一九革命推翻自由黨的長期執政之後，馬上就有學生把心思放在民族統一的運動，

而反對六、三韓日會談鬥爭，就是反對日本和美國力量的介入。學生一面高喊「友情雖好，干涉令人討厭」，又高喊「美國佬請沈默」，所以一九六〇年代的韓國學生運動，爲了達成民族的至上課題——民族統一，就要實現反獨裁的民主主義，而後如果實現了反獨裁的民族統一運動，就應和保護獨裁勢力的外勢抗爭，以實踐反外勢的民族主義。所以說，一九六〇年代的韓國學生運動，就是反外勢民族主義和反獨裁民主主義的鬥爭，而且是具有正當性的，這運動的終結目標，就是爲達成韓半島的永久和平，所需要的和平統一。

四、一九革命雖然成功地打倒獨裁政權，但是無法阻止獨裁政權再次的進入，甚至連解決制度上根本的矛盾也告失敗；反對六、三韓日會談的鬥爭，揭示了民族未來的方向，由於武力橫前而終於失敗。一九六六年以後，彈劾走私運動、校園自由化運動，及反對三選改憲的民主守護運動，都提出民主主義實踐的課題，亦是在武力阻礙下而失敗。但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意義，不會因爲接二連三的失敗而被抹殺，一九六〇年代的韓國學生運動，對國家和民族的影響是無限的。此時期的學生運動，一方面在對日本、對美國的姿態上，建立了堅固的民族主體意識，並且警告以美、日爲主的新殖民經濟，不可無視於韓國的自立民族經濟；另一方面，是在爲那些寡廉鮮恥的財閥的賣邦行爲敲警鐘，而且使在獨裁者長期執政下的民衆抗爭加劇，對於不正和腐敗，以及依仗外勢的政治秩序重建，藉由學生的批判和實踐的行動，來揭示新的民主國家面貌，以建立民主國家的基石，這些都是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對歷史發展的功績。

一九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從四、一一起到反對三選改憲爲止，都是一貫地循著同一條脈絡

進行，這對歷史發展的基本影響就如同軌道一般。學生運動的成功與否並非在於爭取權利，學生運動在那時候，也許對民族的生存權和自主權都造成侵害，但爲了因應民主秩序的危機，爲了在國家及民族的大前提下提示新方向，學生運動應該無窮境地去追求新的東西，不間斷地去完成與實踐新事物的發展。一九六〇年代的韓國學生，是守護民族的戰士，亦是爭取民主的鬥士，這種風潮永遠不會停止發展。不知道何時南北才能沒有區分，能夠一起放開歌喉唱著和平與自由的歌聲；爲了取得平等與富饒的生活，心與心相互連結共舞。

第三部

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

第三編

第一章 1945年以後的學生運動

第一章 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概觀與背景

(一) 運動的概觀

一九六〇年代以反外勢民族主義和反獨裁民主主義為基本理念的學生運動潮流，延續到一九七〇年代。

由於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及蘇聯而開始了低盪(Détente)時代(按：法語名詞，意指緩和緊張的國際情勢)，使得戰後美、蘇世界戰略上的韓半島問題，再次受到重視。一九七〇年代，正是一段充滿此熱門話題的時期。美國僅在口頭上允諾將美軍從韓半島撤離，那時美國在越南戰敗，使處於分斷國家狀態的韓國的危機感更達高潮；而且國內也發生了「全泰日事件」，一九七一年的永登浦勞動者金進秀遭殺害事件(按：永登浦為地名)，更暴露出低薪資、資方違法等真相，使得暴力性的勞工運動開始高揚。朴政權處此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面對國內的各種問題，感到政權的危機，遂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更加強了壓制的措施。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因為選舉而繼續掌權的朴政權，立即宣佈十月維新，意圖更進一

步鞏固長期集權的統治。然而面對民衆無休止的反維新運動，雖然政府接連地頒佈緊急措置令第一號、第四號、第九號，仍無法有效遏阻反政府的言論。鎮壓的結果，使得學生在暴力壓制下反抗，在反抗中以暴力反暴力鎮壓，不斷地惡性循環著。

這種反維新、反獨裁、反外勢的學生運動，不像一九六〇年代的四、一或是六、三那般大的規模，而和一九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有著明顯的性格差異。以「全泰日焚身自殺事件」和「民青學聯事件」為契機的學生運動，與勞工、農民及貧民運動，都有深遠的關聯。這時期主導學生運動的學生，藉此建構此後學生運動所具有民衆的理念。

一九七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就像是一九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儘管是沒有組織或沒有計劃的運動，但是來自外部的民族守護問題，與內部長期獨裁的本質沒變，使得在開拓民族的命運，以及準備建立新社會等方面的學生運動，其本質也沒有改變。

在朴政權藉著緊急措置令第四號處死八名囚犯之後（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政府就立即宣佈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廣泛地壓制國民，並且抑制了學生運動。一九七五年以後的學生運動，改編成小集團的運動，一部分學生乃轉入地下，組成「民鬥」等地下團體，致力於反獨裁的學生運動。一九七八年起，學生團體的登記申請開始嚴格，學生運動遂有傾向地下的趨勢。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後半期，學生運動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趨勢經過一九七九年十月廿六日朴正熙遇刺之後，就變成一九八一年所謂「霧林、學林」的論爭。

一九七九年十月，南民戰事件、釜馬事態、YH事件等，發生在維新時代的末期，這情形絕非

偶然，它們是對統治過一九六〇年代及一九七〇年代的朴政權之反民主的行為，累積甚久而爆發出來的民衆抗拒。一九七〇年代的學生運動，無法直接讓朴正熙下台，但是「一〇、二六」可以看作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的總結。比起一九六〇年四、一九運動直接推翻李承晚獨裁政權，一九七〇年代的學生運動也創造出不得不擊潰朴政權的氣氛。

因此，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剝開了近代化所帶來之依存外勢的經濟結構的外殼，剔除獨裁體制所帶來的反民主主義的毒素，被認為是實踐反外勢民族主義及反獨裁民主主義的鬥爭。

(二) 時代的背景

(1) 七、四南北共同聲明

決定在一九六九年進行三選修憲的朴大統領，發表聲明：「如果我只想迎合無價值的人，去走安全的路，我當然知道選擇簡單的路。光榮下野是多麼美好的事，但是對於一九七〇年代，我有種深深的感觸，就是決心犧牲自己，為國家再一次背起十字架。我選擇了這條路，抱持著這種想法絲毫不是爲了自己，只想到國家和民族的將來！」

朴正熙表示爲了國家，自己一定要再連任大統領。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共和黨議員總會決議，表明支持朴大統領：「我們在全面支持的同時，並對大統領閣下的果斷表示萬分的敬意」，這根本不是天下的公黨，而是朴大統領個人的私黨。

這種不願學生和國民反對的三選修憲案，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舉行國民投票，朴政權在前一天就好像已經知道開票結果。但一九七〇年代前半期的國內外情勢，和朴正熙三選修憲的理由根本不一致。在這前後，美國的冷戰策略慢慢在改變，隨即開始改變在韓半島的策略，美、蘇兩大國修訂策略，從「對決的政治」變成「化解的政治」。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日，在韓國無法擺脫三選修憲的震盪之時，尼克森與佐藤榮作發表聯合聲明，堅定其策略為：「使日本代替美國，職掌亞洲及遠東。」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在外交白皮書中，發表「一九七〇年美國對外政策——為和平所訂定的新戰略」，此即所謂的「尼克森備忘錄」，戰略的要旨為：

①改善與亞洲中國的關係。

②早日終結越戰。

③壯大日本在亞洲的角色。

尼克森放出所謂「亞洲人的亞洲」的呼聲，接著在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駐韓美國大使威廉思保特正式通告韓國政府，決定撤回一部分美軍的兵力；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訪問漢城的美國副總統安格紐發表聲明：「美國將在五年以內撤回在韓國的所有兵力。」另外，美國國務院爲了從韓國撤出美軍，乃盡全力達成以下兩項工作：

①透過各種管道，緩和南北韓敵對的緊張局勢。

②南北韓敵對關係的解決，有賴主要國家的共同合作。

這種美國政策的變化，給因三選修憲而長期執政的朴政權帶來巨大的衝擊。美、蘇冷戰的副

產品，即南北分裂的民族悲劇，欲有效運用這民族悲劇的朴政權，爲了因應圍繞在韓半島上的國際情勢變化，如果不找出新的突破點，將無法解決現有的困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和平市場的勞動者全泰日，高喊著口號：

遵守勞動基準法！

我們不是機器！

星期日休息！

不要驅使勞動者！

全泰日呼畢口號，隨即焚身自盡。全泰日的自焚抗議，反應出當時低薪資、御用工會及勞工所遭遇的慘況。隨著一九六〇年代以後的工業化政策所帶來的矛盾，到了一九七〇年代，變得更加尖銳。這時期由於高度的經濟成長，使得貧富差距更加懸殊，一些所謂「都市共和國」、「農村共和國」的說法紛紛出籠。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大統領選舉，擊敗金大中當選大統領的朴正熙，爲解決國內外所暴露的問題，如果不採取重大措施，一定無法解決如此繁雜的問題，而朴政權將採行的重大措施，也必須符合美國的對韓政策。

選舉之後，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光州的大丹地事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失業勞動者襲擊大韓機場事件，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彈劾元州天主教不正腐敗大會等事件，接二連三地爆發出來，最後朴政權一方面符合美國對遠東的政策，另一方面實際地與北韓一齊來解決反對政府的輿論，

此乃所謂的七、四共同聲明。

從一九七二年五月起到六月初，朴政權秘密地在平壤和漢城與北韓舉行高峯政治協商，達成有關祖國統一原則與緩和緊張情勢等七項協議，並於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上午十點，在漢城和平壤同時發表共同聲明。共同聲明中約定了自主性及和平性的統一，爲了達成統一，訂定了民族大團結的祖國統一原則，並成立「南北調節委員會」，且發表了漢城、平壤之間直通電話的設置及運輸等協議。

南北共同聲明如下：（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東亞日報）

爲協議改善南北關係，及統一分離的祖國等問題最近平壤和漢城舉行會談。

漢城的中央情報部部长李厚洛，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五月五日訪問平壤，和平壤的組織指導部部长金英柱進行會談，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一日，副部长朴成哲代替金英柱部長訪問漢城，與李厚洛部長進行會談。雙方在會談中爲達成祖國和平統一早日到來的共同願望，虛心坦懷地交換意見，增進相互的了解，獲得很大的成果。

雙方在這過程中，化解了因長久以來互不往來而引起的南北之間的誤會與不信任。爲緩和緊張的對峙，進而促進祖國的統一，他們對以下問題有完全一致的見解。

①雙方對以下祖國統一的原則意見一致：

- 第一：統一應先自主地解決對外勢的依存，並且不受外勢的干涉。
- 第二：不從事反對對方的武力活動，統一應由和平的方法來實踐。

第三：超越思想、理念、制度上的差異，首先應以一個民族的立場來圖謀民族的團結。

② 雙方為緩和南北之間緊張情勢，求得彼此信賴，無論大大小小的事都不要互相中傷、毀謗，也不以武力挑釁。為防止不義的軍事衝突，應採取積極的預防措施。

③ 恢復雙方斷絕已久的民族聯繫，為增進相互的了解及促進自主的和平統一，協議實施南北之間多方面的交流。

④ 雙方協議，積極協助全民族深深期待的南北紅十字會早日組成。

⑤ 為防止雙方突發軍事事故，為求直接、迅速、正確地處理南北之間所提出的問題，協議在漢城與平壤之間設置直通電話。

⑥ 雙方為促行這些協議事項，並改善與解決南北之間的各種問題，為達成祖國早日統一的願望，由李厚洛部長和金英柱部長組成南北調節委員會，並加以運作。

⑦ 以上協議事項，符合了長久以來渴望祖國統一的全民族的一致願望；在全民族前，嚴肅地約定將誠實地履行以上協議事項。

遵照彼此上級旨意 李厚洛、金英柱

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

解放以後，沒有比這更令人興奮的日子。即使是八、一五解放之後，許多左、右派的鬥爭及對統一的努力，都沒有像七、四共同聲明來得令人感動。那是因為分轄的桎梏是那樣地深，而在這個時候，政府當局能夠明快地闡明統一意志的緣故！

然而，同一天金鍾泌總理透過評論表示：

南北會談的共同聲明雖然發表了，但我們一點也不能解除緊張或抱以太大的期許……：宣言的緊急用意，很明顯地就是爲了全力安定國家，所以我們更應爲全力安定國家而團結……：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共和蘇聯的背後，可以說是美國政府在從事一項以美國國民一般意志爲前提的外交活動，是有國力作後盾的。我們應牢記於心，傾全力於國力培養比任何事都還重要。

金鍾泌如此地暴露出發表共同聲明的政治用意，在於安定政權。當時在野黨的發言人說：對於像這種左右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國會在事前並沒有任何協議，而由朴政權單方面秘談舉行會談，這不能被容許的。

政府以北韓的挑撥爲藉口，在國內宣佈緊急狀態，並以保衛法處理，而造成國內的危機意識，這種一方面鎮壓民權的作法，另一方面，以政府內的特定人士和北韓從事這次會談，事實上是一種愚弄國民的行爲。這次協議的內容到目前爲止，有很多危害到我們的國體及國家秩序的部份。

七、四共同聲明表面上是以國民的意見爲根底，但是像這樣的七、四共同聲明，根本不能打開民族命運，來進一步促成民族的統一的；不久以後，因南北雙方政治立場的改變而喪失其意義，其欺瞞性因十月維新的宣布而更被確定。

(2) 十月維新

朴政權的長期集權企圖，已在三選修憲的過程中被責難，在一九七一年總統直選的最後選舉

遊說過程中，在野黨候選人金大中揭露朴政權總統制的企圖。反正，一九七一年韓國民主主義的思想，最後透過直選制進入三選之路，然後朴政權為求永久集權而籌備維新體制。政府表示，維新體制乃是「為國家保留人權」，而創造出一九七〇年代「韓國的民主主義」，事實上，它製造了近代民主國家史無前例的黑暗時期。

只有支持維新體制的人，才能享有自由與和平，而反對維新的人能去的地方，就只有地獄。這種維新體制，從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下午七點起，在朴大統領宣布全國緊急戒嚴、透過「特別宣言」來停止憲法的一部份機能後，揭開了序幕。當日，朴大統領透過戒嚴令及「特別宣言」發表：

①從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十九時起，停止國會全面改選、中止政黨及政治活動等現行憲法一部份條款的效力。

②一部份效力被停止的憲法條款的機能，由緊急國務會議來執行。

③緊急國務會議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前，將公告朝向祖國和平統一的憲法修正案，從公告的那天起一個月內，將依國民的投票來確定。

④憲法修正案如果確定，依修正後憲法的步驟，最遲也會在年底以前使憲法秩序正常化。

朴大統領並任命陸軍參謀總長盧宰賢為戒嚴司令。

朴大統領在宣布「特別宣言」後，對此措置的必要性表示：「這絕對不是站在唯一政權的立場，而是守護國權，實現光榮統一與中興的實際通路，是與我們民族命運有直接關係且不可避免

的措置。」

爲光榮的統一宣布緊急戒嚴令，十月維新的根本意圖在祖國的統一，朴大統領表示這種措置的必要性：「若試圖以正常的方法改革的話，只有加深混亂，不得已之下才透過緊急措置來堅決實行體制改革。」不依憲法的步驟改革體制、實行和平選舉，將使革命、政變、內亂，都獲得正當性。這種以「緊急措置」行其變革政治體制的重大陰謀，除了說是愚弄國民外，沒有其他的說法。即使如此，朴大統領還強辯：採取這種緊急措置絕不是拋棄世世代代民主主義的制度，而是爲了強化民主制度，不是依獨裁者一人的慾望來強化的。朴大統領更進一步的表示：「萬一各位不贊成修改憲法，這情形就表示國民不願南北會談的意思，那麼我將摸索有關統一祖國的新方案」。他讓憲法修訂的贊成與否和南北會談牽扯上直接的關係，企圖以「修憲是爲了統一」來加以掩飾。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公佈的維新憲法的要旨如下：

- ① 所有的權限集中於大統領。
- ② 大統領由統一主體國民會議選出。
- ③ 大統領判斷國家處於危機之際，無論何時都可以發佈緊急措置，停止憲法機能。
- ④ 大統領得連選連任。

⑤ 將在選舉區選出二名國會議員的候選制，轉換成在所有的選舉只選舉出一名議員。（按：通常執政黨的候選人在選舉區內都是最高票當選而第二高票都是在野黨的候選人，所以有這樣的規定。）

這種長期集權的政治制度，以所謂維新憲法之名，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行國民投

票，投票率百分之九十一點九，以百分之九十一點五贊成而告確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大統領選舉中，有三三五九名代議員投票，以二三五七票（二票無效）當選，事實上，強化了「一人終身制」。朴大總統在總統就職中說：「只有十月維新才是我們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唯一機會」，認為只有透過「緊急措置」才有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可能。

那麼「維新時代」的「維新」是什麼意思呢？宋奎祥在《政經研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號（三十一頁至三十二頁）中說：「把妨礙發展的重要原因去除之後，政府所想實現的目標和我們想達成的目標是相同的，由這點就可以找到以政府維新替代人民革命的理由。」維新以前和維新以後的目標，都是要發展自由民主主義；但是在維新以前，對朴政權的反對（妨礙發展的重要原因）太過厲害，它們用民主主義的各種方法，無論如何也不讓朴政權延長，所以政府使用維新這種簡便的方法來封鎖民主主義的各種抗爭。爲了發展成自由民主主義的體制，不是非要人民革命才可以，只要政府維新就夠了。

宋奎祥並且說：「如果是那樣，那麼維新的目標——民族發展的具體意義是什麼？帝國主義在現代成爲被譴責的對象，因此，維新的目標——民族發展必須排除民族領土的擴張。所以維新的目標——民族發展，意味著民族社會內部質的進步。亦即完成近代化、確立民族的主體性、實現經濟繁榮、建設福利社會等內部質的進步。」

他說維新的目標必須「排除民族的領土擴張」。所謂民族的領土擴張是什麼？是帝國主義的領土侵略嗎？很明顯的從維新的觀點來說，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那意思可以解釋爲「排除統一」。

宋奎祥說：「民族社會內部質的進步」是維新的目標，而所謂「民族社會內部質的進步」是什麼？宋奎祥解釋為：

- ①近代化的完成
- ②民族主體性的確立
- ③經濟繁榮
- ④福利社會的建設

然而，這四個項目並不是非要維新才可以做的政策，而是無論那一個政權都應當積極去做的。一般常識性的口號。再者，意味著「民族社會內部質的進步」的這四個項目，並沒有列入「民族的和平統一」。

結果，十月維新的目標，除了確立徹底的獨裁體制，建立一人終身集權體制，而以制度來除去所有阻礙的要素之外，別無他物。

(3) 緊急措置令第一號

從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所謂十月維新以來，合法的民族主義活動，事實上已被封鎖。在所謂「韓國的民主主義」的名義之下，在爲了守護國家，而限制個人人權的前提下，強硬要求真正的民主主義運動保持沈默。言論、集會、結社、思想的自由被保留，只有維新事業泛濫。破壞這維新壁壘的，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漢城大學反維新示威及在野人士的反維新運動。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波高大公園，以「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代表：咸哲憲、金宰俊、李秉麟、千冠宇）及「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代表：李在五）（按：李在五即本書作者。）的人士為中心，準備召開「緊急時局宣言大會」，但因一兩位元老的不參加，而使這大會流產。然而這種在野的反維新運動及十月二日學生的反維新示威，使朴政權對維新政治產生了新的不安。從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開始，在野民主人士敢公開舉行修改維新憲法的請願運動，朴政權便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八日宣布禁止改憲言行的緊急措置令。這樣一來，揭開了維新時代的代名詞——緊急措置令時代的序幕。緊急措置令第一號的內容如下：

大統領緊急措置令第一號（一九七四年一月八日東亞日報）

- ① 禁止一切否定、歪曲及毀謗大韓民國憲法的行爲。
- ② 禁止一切主張、提議及請願大韓民國憲法的修訂或廢止的行爲。
- ③ 禁止一切捏造、散布謠言的行爲。
- ④ 禁止勸誘、煽動、宣傳前三項被禁止的行爲，或以傳播、報導、出版及其他方法來散布的一切行爲。

⑤ 即使沒有法官的命令書，也可對違反這措置的人及毀謗這措置的人進行逮捕、限制、沒收、搜索的工作，並處以十五年以下的徒刑。在這個情形之下，可併褫奪十五年以下的公權。

⑥ 違反這措置的人和毀謗這措置的人，將在緊急軍法會議中接受審判。

⑦ 本措置從一九七四年一月八日十七時起開始實施。

本緊急措置宣布的根據在維新憲法第五十三條。

而維新憲法第五十三條說：

①當國家遭受天災地變、重大的財政、經濟上的危機，或國家的安全保障及公共的安寧秩序受到重大威脅時，大統領若認為有迅速實行緊急措置的必要時，可以實行牽涉到內政、外交、國防、經濟、財政、司法等國家全盤所需的緊急措置。

②大統領依第一項的情形所需，可以實行暫時停止憲法所賦予的國民權利之緊急措置。

③第一項及第二項的緊急措置不成爲司法審查的對象。

④實行第一項及第二項的緊急措置的時候，大統領應毫不遲疑的通告國會。

⑤要求說明緊急措置的原因時，大統領應毫無遲疑地加以說明。

⑥國會若有過半數在籍議員贊成，則可建議大統領撤銷緊急措置，大統領若無特別事由，則應答應此要求。

這可能是維新憲法最重要的設計——大統領如果下決心，無論什麼時候，都有實施緊急措置的可能，而且常常可以找到實施的理由。

朴大統領在有關緊急措置令的談話中表示：

「由於急遽變化的國際情勢和國際經濟的巨大風浪，以及北韓共產主義者的各種突發行爲等，祖國的現狀，真可說是處於千鈞一髮之勢。」

宣布緊急措置的理由是①急變的國際情勢②國際經濟③北韓共產主義者的突發行爲，但這些

情形，是無論何種政權都常常碰得到的問題，而不是只有朴政權才碰得到的問題。一個國家的政權擔當者，以這些情形爲由宣布緊急措置，在沒有命令書的情況下，對國民進行逮捕、拘禁、搜索的行動，其論理基礎是站不住腳的。

事實上，緊急措置令宣布的實際理由是：

「很不幸地，有一部份不了解國家現狀及具誇大妄想症的人士以及野心份子，從去年年底開始，所做的煽動及惡意的散布流言蜚語，造成社會混亂，是想否定及推翻維新體制。」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緊急措置令是對反對維新體制的人所採取的必要對應措施。透過緊急措置令第一號的宣布，維新憲法的本質更加明確，而志向於取消維新憲法的各階層意見也更加強烈，其結果興起了民青學聯事件。

(4) 緊急措置令第四號

在十、二示威中表現出反維新意志的學生，更廣泛的使學生運動組織化，獻身於反獨裁的民主運動。

因爲緊急措置令第一號，使得強俊夏、白基煥等人被捕，在宗教方面也有李奎相傳道士被捕，學生之中，也有西江大學朴碩律等被捕，改憲請願運動一時中斷。雖然如此，反維新運動更向質的方面成熟發展。在學生社會反維新氣氛深化及國民對維新體制的反應冷淡的情形之下，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晚上十時，朴大統領依維新憲法第五十三條，宣布「大統領緊急措置令第四號」。其

內容如下：

①禁止組織或加入和「全國民主青年學生總聯盟」有關的各團體（以下稱團體），和團體成員以聚會、通訊、或其他的方法聯絡，或爲了其成員的潛伏、聚會、聯絡而提供場所、物品、禁品，及以其他方法直接或間接參與有關團體或成員的活動等一切行爲。

②禁止出版、製作、攜帶、分發、展覽及販賣有關團體或其成員活動的文書、圖書、唱片等一切行爲。

③禁止一切勸誘、煽動及宣傳在第一項、第二項中所禁止的行爲。

④在此措置令宣布以前，做出第一項至第三項所禁止的行爲的人，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以前應該要將所做的行爲內容，毫不隱瞞地出席告知有關情報機關。在以上期限之內，對告知的行爲不處罰。

⑤除了學校當局人士指導、監督之正常的上課、研究活動之外，禁止沒有正當理由而缺課及考試的學生，做學校內外的集會、示威、聲討、靜坐或其他一切個人、集體的行爲。

⑥禁止勸誘、煽動、宣傳在本措置令中所禁止的行爲，及以傳播、報導、出版或其他方法散布的一切行爲。

⑦文教部長官對違反大統領緊急措置令的學生，可行退學、停學處分，並可解散學生的組織、社團等學生團體；對違反本措置令之學生所屬的學校，可處以停辦學校處分，停辦學校的各種措置，由文教部長官所決定。

⑧違反第一項至第六項的人，以及違反第七項中文教部長官所決定的處分，或毀謗這措置的人，將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處有期徒刑者，可併褫奪十五年以下的公權。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五項、第六項的預謀者，將受處罰。

⑨即使沒有法官的命令書也可以對違反本措置令的人進行逮捕、限制、監禁、搜查等工作，並在緊急軍法會議中受審。

⑩緊急軍法會議之檢察官，對違反大統領緊急措置的人，即使沒有追訴，也可命令沒收其文物，沒收的文件及物品收歸國庫所有。

⑪當漢城特別市市長、釜山直轄市長、及道知事要求出動兵力維持治安時，軍部地區司令官應加以響應並與支援。

⑫本措置令從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二十二時起實行。

事實上，這是我們民族史上史無前例的暴行。在日帝下敢從事民族獨立運動的學生之刑期，幾乎不超過三年，日帝末期在平壤、大邱的學生叛亂事件中，主謀者的刑期也不過十二年，解放後民主學聯游擊隊事件，最高徒刑是八年。

在緊急措置令第一號發布不到三個月，為解決所謂「民青學聯」事件，宣布緊急措置令第四號的情形，是朴政權為維持維新體制，不得不再次發布的鎮壓措置。

與此事件有關的一〇二四名嫌疑者中，有二五三名因緊急措置令第四號被捕，一百八十多名

被起訴。這是有史以來因同一事件被捕，被起訴人數最多的一件。這一百八十人中，有一百一十四名是學生、現職教授二名、政治人士十名、一般百姓十七名、宗教人士十名、律師一名，除此之外，還有教師、公司職員及前公務員等。而其刑期分別有死刑八名、無期徒刑七名、有期徒刑者則分處三十年、二十年、十五年、十二年徒刑。八名死刑犯於次年執行槍決。

朴政權想藉由緊急措置令第四號來強化維新體制，並掃蕩反維新的全部勢力。學生、教授、神父、牧師即使什麼也沒做，就以維新反對者入獄，然而這偉大的緊急措置令第四號，並不能維持朴政權。職是之故，朴政權不得不發布緊急措置令第九號。

然而，因這緊急措置令第四號而使學生運動獲得量的成長，緊急措置令第四號可以算是締造了韓國民主化運動發展的契機。

(5)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

雖然在一九七四年宣布的緊急措置令第一號、第四號爲期不久，但維新體制已喚起國民日益加深的疑懼心。另一方面，經濟上也蒙上資本主義的陰影，都市低薪資工人就好像在雞籠中、刀俎下過著非人的生活，由於農村的移農現象急增，農村經濟不易安定。國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惡化。國際上，由於美國插手越南的戰爭，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越南終於成爲共產國家。越南共產化以後，美國的國際威信失墜，即使在亞洲的反共國家——韓國也即刻呈現這種反應。

政府暗示北韓將要南侵，造成國民極大的恐慌及不安。如果從漢城發出的外電報導來看（一九

七五、五、十四漢城新聞)越南共產化就好像將帶來韓國共產化一樣，造成國民不安感及恐怖感。不僅如此，因緊急措置令第四號而判刑的八名死刑犯，大法院閃電般的決定於次日——四月九日執行，給以宗教界爲首的國內外社會帶來很大的衝擊。朴政權以緊急措置令第一號封鎖改憲運動，以緊急措置令第四號封鎖民青學聯的活動，對學生運動，及在野民主運動來說是一大打擊。朴政權在政權不安之餘，於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宣布緊急措置令第九號。

五月十三日朴大統領透過特別談話，要求並呼籲以滅共救國行動來終止國內分裂。「以近來越南事態爲契機，很多友邦開始從事摸索對美國關係的再調整。」(一九七四、七、十四漢城新聞)以此間接責難美國插手越南。「在不能相信美國的現在，我們應以「槍力安保」來強化國力。」並發表「萬一北韓共產集團誤判情勢，南侵而來，我們將藉此機會，毅然決然地加以殲滅。因此嚴重地警告北韓，盲目的南侵只會招致北韓共產集團的毀滅。」朴政權故意誤使國民相信北韓共產集團即將南侵，藉以造成國內危機感。

在分斷國家中，所謂的民族統一，仍然存在著戰爭的危險，非但只有韓國如此，像這樣的危險，從分斷一開始，就已伴隨而來。所以，以「安保」和「南侵」爲理由強制宣佈的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其實毫無道理。如此看來，緊急措置令第九號不是「國家保安法」，而是「政權安保法」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五月十三日宣佈的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全文如下：

1. 禁止以下列舉之行爲：

甲、製造謠言、散佈謠言，或傳播歪曲的事實等行爲。

乙、以集會、示威及大眾傳播媒體如：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手段，或是以文書、圖畫、唱片等表現物品，來主張大韓民國憲法的不正、反對、歪曲及廢止等行爲。

丙、除了學校當局所指導、監督的上課、研究，以及經過校長事前許可或有前例可循的非政治性活動之外，禁止學生的一切和政治有關的集會、示威等。

丁、誹謗本措置令的行爲。

2. 嚴禁以廣播、新聞或其他方法，公然地傳播違反第一條命令的言論，或是製造、安排、販賣、收集及展示違反第一條命令的物品。

3. (海外經濟逃避關係：省略)

4. (海外經濟逃避關係：省略)

5. 對於違反本措置令者，其當時所屬機關，學校、團體或公司之主管，可採取以下的命令或措施：

甲、對於所屬職員、教職員或是學生解任或是開除的命令。

乙、對於所屬職員，教職員或是學生解任或是開除的措施。

丙、廣播、電視、製造、販賣及安排等行爲之禁止措施。

丁、停工、停課、停刊、廢刊以及解散等封閉措施。

戊、承認、登錄、認可、許可及准許的取消措施。

己、國會議員因國會職務所進行的發言，即使與本措置令有所抵觸，不予處分；但是以廣播、

電視或其他方法公然地傳播其發言內容，將受到處分。

6. 違反本措置令以及違反主管根據本措置令所制定之措施，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十年以下的褫奪公權；未遂罪、事前策劃陰謀者，同前。

7. 對於違反本措置令以及違反主管根據本措置令所制定之措施者，即使沒有法官的令狀，照常可以逮捕、拘禁、沒收及搜索。

8. (公務員受賂：省略)

9. 違反本措置令者，在一般法院審判。

10. 爲了本措置令的施行而必要的事項，由主管訂定。

11. 國防部長若爲了維持治安、秩序，而動員兵力，漢城特別市長、釜山市長、及各道知事應該立即接受並予以支援。

12. 主管根據本措置令所制定的措施或命令，不成爲司法審查的對象。

13. 本措置自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十五時起開始實施。

青瓦台發言人金成進，在說明時表示：「沒有比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更有效的政策，來鞏固『國家安保』及加強『國民總力（按：加起來的力量）』，這正是現今國民的願望，我們反應著國民的聲音。」雖然如此，此措置令和金發言人的聲明，與國民的願望具有完全相反的性質，這不能說是反應國民的聲音，只能說是國民憤怒的對象。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是流言蜚語的洪水時代，在這時期鎮壓言論愈來愈露骨化，嚴正的言論變小，欲報導真實的記者，從工作崗位上被驅逐，報導真實的報紙，屢遭管制。在報紙無法發揮報紙的機能之後，有關許多事件的各種傳聞，泛濫地成爲流言蜚語，而產生了所謂「流蜚通信」的宣傳方式。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是不信任的時代。和親朋好友交談時，或是在酒店喝酒，也要觀察周圍的情形。國民對於政府或是公務員所說的話，絲毫不信，甚至於政府逮捕一個間諜，國民也流露出不相信的態度。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是監獄的時代。對此措置令直接抵抗的學生，當然是避免不了入獄，但是連在鄉下客店感歎身世的生意人，在講台上授課的教授，教會的牧師、神父，甚至於唱片公司的經理，雜耍團的團主等，也被抓進監獄，因爲他們都有「歪曲事實」及「製造謠言」的嫌疑。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是民主主義的黑暗時期。當時有許多流行語：「全國討論監獄化」（諷刺拘留所的增設）、「全國國民囚犯化」（諷刺由於緊急措置令第九號而入獄的人數激增）、「全國女性娼女化」（諷刺妓女觀光政策）、「全國經濟買辦化」（諷刺借款金額急速增加），這些流行語，和國民對朴政權始終不變的不信任以及民主主義不存在等種種說法，一直流傳著。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是地下刊物的時代。合法公開的民主運動，受到鎮壓之後，自然而然地轉往地下發展，各大學製造並發出的地下刊物到處泛濫。從一九七七年一月開始，叫做「民門」的組織以地下運動團體的名義，繼續到處散發刊物，其他各種體制不名的組織所製造的刊物，

更不計其數。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是再審判的時代。爲數衆多的緊急措置令違反者，在法庭吐露的答辯狀，是民主主義要覽，即使是具有如冰一般權威的審判官，也不理睬如刀刃一般的檢察官的目光。學生在法庭高呼萬歲，高唱愛國歌曲，並且大膽地陳述自己的民主主義信念，學生指出維新制度所具有的反民族性與反民主性，爲了民族的未來和民主主義的勝利，學生更加正大光明地戰鬥。

一名從東亞日報被趕出去的某位記者，由於涉及「民權日誌事件」，被認爲違反了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因而入獄，他在一審的最後陳述中表示：「在這個時代，因爲反民主而在後世最會受到批判的人，應該是法官、教授和記者。沒有依正義來判決的法官、沒有傳播正義的教授、沒有報導正義的記者，都將是時代的罪人。」語畢受到旁聽席聽衆熱烈的鼓掌，這件事也說明了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

創辦教授劇團，透過話劇演出而獻身於教育活動的現職教授李載吾，於一九七六年，在劇團的紀念活動中，僅收門票十分錢而演出話劇，藉此諷刺韓國人民的人權被鎮壓，也被逮捕。他在法庭的最後陳述中，高喊著：「在這時代，只有支持維新的人，才能享有自由與和平，反對維新的人，只有向監獄走去。雖然如此，就算是大家都進了監獄，維新體制也應該被取消！」這件事也代表著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

漢城大學史學系學生申東守，理直氣壯的提出答辯狀，並拒絕在二審法庭上出庭；另外張基

標原以違反緊急措置令而被捕，後又改成違反反共法，在這審判過程中，檢察官反而學習到真正的民主主義，這兩件事也代表著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預告了朴政權的終結，這是最後的信號。朴政權欲將全國國民塑造
成「維新」的奴隸，但是在僅五年半的期間，便拉下了幕簾。在黑暗中展開的學生運動及民主化
運動，成爲一股閃耀著光芒的巨大暗流。

第二章 爲了解一九七〇年代 學生運動的前提

(一) 對民主共和黨的了解

在爲了解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前提下，首先，應該進一步地了解民主共和黨。

民主共和黨不是一個公正的政黨，它簡直可說是朴正熙的「表決機器」，因它是朴正熙私人的政黨；在朴政權執政十八年的歷史歲月中，最大的幫兇就是共和黨，因此，把共和黨政權稱爲朴政權，不知是否來得更爲妥當？如果對於朴政權統治下一直擔任執政黨的民主共和黨沒有一些基本的認識，就無法理解爲何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那般致力於讓朴正熙大統領下台的活動。五、一六軍事革命後，在戒嚴的情況下，所有政黨活動及政治活動都被切斷，事前組織好的共和黨（按：事前指五、一六軍事革命），在十六個月期間秘密地展開組黨作業。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政治活動再次開放，一開始揭開面紗的共和黨，就是以金鍾泌派系人士爲架構主體的事前政黨組織。五、一六軍事革命委員會所發表的聲明書（刊載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東亞日報號外）第六項，聲稱：「如果完成以上所述的工作，將會把政權轉交給具有良

心的新政治人士，而後回歸我們的本來任務（軍中），從這裡可以看出，軍事政權試圖隱藏其野心，如果他們脫掉軍服，就可說是具有良心的新政治人士，因此就應把政權移轉給他們的話，那麼「我們會回歸本來任務」，就只是一句空語。如果說他們的本來任務是擔當國防的軍人，他們與政權的指向並無關係，那麼他們就應該忠實於自己的工作，絕對不能加入政變。五、一六以後，韓國軍人與政權相互依存的可能性已經準備就緒，那就是所謂的六項革命公約。五、一六軍事革命只有三個月，到了八月，以金鍾泌為首的一部分人士，便開始組成事前政黨組織——共和黨。

這個事前所組織的共和黨，是由獲得朴正熙認可的金鍾泌所策劃，金鍾泌以研究組作為新政黨的基礎，此研究組成員包括：尹天柱（高麗大學）、金成煒（漢城大學）、姜尙雲（中央大學）等幾位教授，及李鍾極、金雲泰、尹泰林、鄭範謨、朴鍾和、劉好善、金正廉、金鶴烈、崔圭夏、李秘爽、洪承勉等人士，負責人由後備軍陸軍中將崔永斗擔任。研究組的事務要員，有鄭智元少將、金永炳、崔鍾明、洪大建等幾名上尉，及李明善、李斗宇等人士，計劃書擬定的工作，主要是由與誠元少將擔當，這些人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以研究組的名義偽裝成東洋化學株式會社，在鍾路二街後巷第一全當浦（大樓名）二、三樓設立事務室。參與第一次組織擴大作業的人員有：徐仁錫、李浩範、黃性模、李用男等人。他們訂出了「再建同志會」的名稱，並且宣誓：「犧牲生命，保守秘密並服從紀律」，然後在再建同志會入會書上簽名。一九六二年三月，組成再建同志會中央機構，四月，地方組織也告完成。此時中央機構的主要人員有：徐仁錫、黃性模、李浩範、李用男、申光淳、蘇斗永等人。地方組織負責人有：漢城——金弘植（法制處次長）、釜山——芮春浩

(東亞大學講師)、京畿—李永浩(自營農場)、江原—金守榮(律師)、忠北—鄭泰成(忠北大學講師)、忠南—鄭仁權(前大田市市長)、全北—朴孛準(全北大學講師)、全南—崔正基(朝鮮大學校長)、慶北—金好七(東亞大學教授)、慶南—林奎祥(東亞大學講師)、濟州—李昇澤(濟州大學教授)，他們幾乎都是地方大學的講師及教授。

事前政黨組織的資金，由證券業者尹應相負責，這種事前政黨組織所投入的龐大金錢，透過金鍾泌所主導的世稱四大疑惑事件——①證券波動②華克山莊事件③柏青哥事件④新國家汽車事件——來取得。

在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闡明所謂「民族中興和祖國現代化」的政治理念之後，民主共和黨的創黨式也就成立。他們在發起宣言中主張：「若要求建立此地民族的新秩序，只有擁有新秩序力量者能夠完成之」，這一方面闡明民主共和黨實際的背景就是軍方，另一方面，共和黨統治的戰略，就是實施依靠武力的政治。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一日，在第三次政黨大會上，脫去上將軍服的朴正熙，被推舉為共和黨總裁，並指名朴正熙為共和黨參加大統領選舉指定參選者，共和黨和朴正熙名符其實地合為一體。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共和黨在大統領選舉中宣傳說：「以民族理念為基礎的自由民主主義對決」，在野黨民主黨以「我們與偽裝成民主主義的變質思想者對決」來加以反擊。

以自韓民黨以來的傳統的保守政黨自居的民主黨，堅決反對候選人朴正熙主張的所謂「民族的民主主義」口號，而朴正熙也激烈地抨擊民主黨為「改變舊民主黨的手法，就是偽裝成善良市

民而依附於紅鬼子的馬克斯主義」。朴正熙這種發言，因為在五、一六初期軍事政府受到國民廣泛支持的緣故，所以很有幫助，國民因為對於保守政黨始終不變的派系鬥爭感到厭倦，所以提出「民族的民主主義」口號的候選人朴正熙，能夠乘虛而入獲得人心。選舉結果，尹決善以十五票之差落選，朴正熙就成為第三共和國的大統領。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操縱惡劣的不正選舉再度當選大統領的朴正熙，又在一九六九年不顧所有國民的反對，動員共和黨強行三選修憲，成為連三任的大統領，共和黨並在三選修憲的運作之中，肅清反黨份子，整理分裂基部，使得一九七一年選舉中，金大中落選。一九七二年十月維新體制開始，共和黨成為朴正熙的舉手機器，到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為止，共和黨作為朴正熙的私黨，為他忠實地服務。

這種共和黨的本質，李秀彥有如下的分析（《民衆》第一卷一四三—一四四頁）：

共和黨接掌政權後，一方面把自由黨時代的地主或殖民地時代官僚出身的黨員，從同一線上擠出，另一方面，以軍人或企業家來填補那些位子。他們不懂得治理國事，因為他們大部分是接受日本軍事教育，或是懷有殖民地商業主義俗氣的企業家。

更甚者，共和黨大多數出身北韓，此即能指出共和黨的政權性格為何表現出極右派反共主義的原因。尤其，他們大部分是北韓地主階級出身，在六、二五韓戰當時，很多北韓難民都投身軍旅，五、一六軍事革命以後，自然也有很多北韓出身的軍人加入共和黨。

但是在此處，我認為以「六、二五以後難民投身軍旅」來分析，是一種錯誤的分析。八、一五解放以後，左派「學兵同盟」和右派「學兵團」產生的時候，「學兵團」團員一百一十餘名，投

身軍旅，參與創軍的工作，後來他們幾乎都擔任中將以上的職務，共和黨出身軍旅要職的黨員，幾乎都是屬於「學兵團」系列的。

學兵團系列以北韓出身為主，八、一五以後選擇南韓居住的人較多，在李秀彥同篇文章中有如下的說明：

一九六〇年代共和黨全國議員中，在第六屆時有百分之三十七·五出身北韓，並呈現出第七屆百分之二十·八，第八屆百分之二十四·一，第九屆百分之十九·二的比率數字。維新以後，第九屆國會的情形，在共和黨七十一名國會議員中，軍隊出身佔二十九名為數最多，財經界及地主後裔佔二十二名；另外，維新會七十三人中，軍人佔十八名，地主出身的企業家二十二名，明顯地表現出反共主義的保守政黨性格。

共和黨的保守性帶來極度的權威主義，以致造成把共和黨政權和國家等同起來的看法，所以我將共和黨的掌權者界定為破壞國家秩序的煽動份子。其所做的行為為利敵行為……結果共和黨政權僅剩下一條路可走，政黨本身的政治力變成一種侵略，不可能有進步性，在十八年期間，可看出共和黨長期集權只有帶來自由民主主義的退步。

共和黨政權確實只帶來民主主義的退步，另外，在十八年的暴壓政策下，結果產生了很多對民族問題及民主化問題極度關心的青年學生。

(二) 一九七〇年代民主化運動的緒戰

一九六〇年代末，從三選修憲的後遺症中覺醒的各階層人士，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大統領選舉以前，便已開始專注於基部的組成。

三選修憲不是全體國民的意願，也使大家認清朴正熙反民主的作法，因此，在全國把一九七一年四、二七選舉正大光明地當做是一件盛大之事時，一心一意把四、二七選舉放在前頭的各階層知識元老，以及四、一九和六、三世代傳遞的青年，學生及基督教學生，組成「民主守護協議會」，並且展開一九七〇年代民主化運動的宣傳。

(1) 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概觀

甲、結成

一九七一年四月八日下午七時，在漢城市 YMCA 八樓的會議室，網羅學界、輿論界、法律界、宗教界、文學界著名人士，決心為四、二七大統領選舉及國會議員選舉的公平公正，發表民主守護宣言，並協議將組成「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

東亞日報千寬宇理事以社會現象為題目，發表演說，李秉麟律師致開會詞，李丙田律師報告組成經過，金才準牧師朗讀民主守護宣言，在趙向錄的萬歲三唱聲中結束此日的活動，然後以金才準、千寬宇、李秉麟、李丙田、張龍，金正禮六人結成準備小委員會，在往後的活動中，負責解決問題及策定活動方向。

此日發起聲明民主守護的人士，有鄭石海、鄭夏殷、趙容範、張龍、李秉麟、辛順言、千寬

宇、楊護民、南正賢、邱中恕、金智河、朴容淑、李鎬哲、方英雄、崔仁訓、趙泰日、韓南哲、朴泰順、金才準、張其哲、趙向錄、朴亨規、尹獻、金正禮等二十五名，另外有朴勤昌、劉仁浩等十九人沒有參加。此日所發表的宣言文如下：

面臨在眼前的選舉，是決定我們國家民主主義生死的重要分水嶺，爲了維持選舉的民主性與光明正大，所有的國民要積極地發言及參與，相信祖國嚴肅的命令，發起民主守護全國運動的義舉。

此文闡明了民主守護運動，是爲了公平選舉的全體國民運動，這已經診斷出朴正熙的暴壓情形爲「使言論、出版、集會、示威、結社等國民基本權利變得有名無實，如果我們不爭取有關國民的自由，則我們這一代將成爲民主主義歷史上的罪人」，並主張民主主義的守護需要全體國民的參與：「我們相信沒有比民衆力量更強的力量，以巨大的力量促成民主主義守護的總崛起，馬上就能以國民的力量粉碎日帝以來的反民主行爲……」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在漢城的大成大樓，曾經參加發起宣言的學界、輿論界、宗教界、文學界等人士再度集合，組成「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採納民主守護宣言。構成此協議會的會員，在當日大會中選出金才準、李秉麟、千寬宇爲代表委員，並選出辛順言、李鎬哲、趙向錄、金正禮、法進、韓哲夏、李順悌爲運營委員。

另一方面，當日採用了在四月八日「發起準備委員會」所發表的宣言文，並達成下列的決議文表明：

①正視我們民主的基本秩序被破壞的現實面，爲了恢復本來的面貌，必須促成國民總崛起。

②我們自覺這次選舉是民主憲政史的分水嶺，且認定做出反民主這種不正不法的行爲者，是歷史的罪人，我們要以民族正義的名義糾彈不法之徒。

③我們呼籲國民在這次選舉中受到參選者的壓迫，金錢收買時，應拋棄所有的誘惑，嚴正地執行自己神聖的主權。

④壓制我們學生和平示威的政府當局，在作法上已經引起公憤，接踵而來的必是嚴重的抗議。接著，金才準牧師以「校園的自由」爲題，東亞日報千寬宇理事以「言論的自由」爲題，李秉麟律師以「民主的基本秩序」爲題，各自發表演講，而且在這天，李秉麟律師對記者說明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的意義。

具有良心且具批判性的知識份子遭到迫害，阿諛奉承的人卻能夠飛黃騰達，如果正直並且有正義感的人能夠掌握社會，這種社會被認爲是最好的。爲了公平的選舉，各地方的青年學生要能夠自動自發地展開守護運動，舉發不正選舉的罪行。

這番說詞道出「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的性格。

像這樣的作法，一方面產生了所謂「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在野知識份子的聯合體，另一方面，在光州、大邱、全州、釜山、木浦、天安等地，成立「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的支部，並由洪南順律師擔任光州代表，劉漢鍾擔任大邱代表，金崇鏡博士擔任天安代表。「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組成人員發展到各地地方，因此吸收了很多與政黨政治有直接關係的人，此乃產生內部糾葛的

要因，因爲代表委員全部都是非政治人士。但是直到最後，此協議會仍能維持超然的立場，一貫地實踐民主主義運動。

乙、活動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六日，「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的「組成準備委員會」，因爲反對政府以暴力鎮壓學生示威（按：示威原因，反對軍訓），於是發表以下的聲明書：

要求校園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學生和平示威，遭到政府的壓制，我們現在來看看政府當局的作法……

政府下令攻擊示威的學生，並且使用有害人體的化學武器射向赤手空拳的學生，甚至殘酷地毆打不抵抗的學生隊伍，爲了維持秩序的警察，有的已經超過職責行使的範圍，令人憤怒……

武裝警察任意進入校園內，而且還要學校當局以停課的名義關上校門，簡直是極其壓迫之能事。要求學生單方面的自重，以維持教育秩序的這種說法，當然會遭到抗議。

這是「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初次對政府的聲明書，接著又發表一連串的演講會、座談會、聲明書，爲了公平選舉，乃組成選舉證人團，展開糾舉不正、腐敗的選舉活動。

四月二十一日，在「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發給共和、新民兩黨的書信中提到：「如果說在大統領選舉的投票時，能夠推薦選舉證人，有其必要存在。」並表明：「將著手調查上個月十四日持槍警察恣意進入漢城大學師範學院的亂闖事件，基督教學生示威中十字架被損毀事件，以及『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之創立準備委員會小說家朴容淑遭作家中央會（按：類似作家協會的組織）免職

事件的真相。」

四月二十四日，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提出最後的呼籲，要把四、二七大統領選舉置於前頭，另一方面也發表聲明說：「國民對於這次選舉是否會成爲公平的選舉抱持著許多疑問，必須謹慎地來推敲事態的演變。」並且提出嚴重警告：

如果在投、開票時，有受到威脅、金錢收買、欺騙、暴行等不正當的行爲時，國民絕對不可坐視，否則事情將會愈來愈糟，鬧得一發不可收拾。因此我們必須在事前提出警告：

政治人士如果看輕國民這次非常的覺悟，而仍然籠罩在妄想之中，想用不正當的手段來獲得勝利，這樣的判斷是犯了很大的錯誤，一定會後悔的。

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並選定投、開票證人一千二百一十三名，且提出新民黨人士的名單。

接著於四月二十七日，派遣到全國各地，以青年學生等所組成的選舉參觀團六千一百三十九人，觀證人員的組成分佈如下：

民主守護基督青年協議會一千一百四十名

民主守護全國青年學生總聯盟一千一百五十五名

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三百一十二名

宗教界教職人員一百二十五名

大學生一千零九十五名

團體推薦人（綜合大學與單科大學）漢城一千二百名，地方一千一百名

但是在四、二七選舉一結束後，全北大學一部分參與選舉觀證的大學生被開除學籍，對於此事件，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於二十九日發表聲明書表示：「如上所述的事件，不是基於法理上或基於道義上的言論壟斷行為，學生的觀證行為不是政治活動，而是民主參與權的行使。」次日四月三十日，發表四、二七選舉是利用行政組織及使用金錢的不正選舉的聲明，並舉出不正當的行為，列舉如下：

- ① 政府對於新聞、廣播不當的干涉，特別是國營電台及電視的偏頗報導。
- ② 選舉人名冊不當的編成。
- ③ 用金錢收買及行政施惠。

接著又在同聲明中說：

政府對這次選舉應該採取能夠使國民了解的處理措施，因為其中有不利在野黨新民黨的情形，例如忽視選舉人名單的機密性，且有收買同黨選舉證人的劣行，把國民寶貴的意見踩在腳底下，使政府和民間雙方協調的工作，極度地困難。

朴政權以四、二七不正選舉這種手段來達成目的之後，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立即予以否認；政府以五、二五國會議員選舉來周旋，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又與國民黨、大眾黨、民衆黨、通士黨四黨代表，組成聯席合會與之對抗。此時，這四個政黨的代表決議出：

- ① 四、二七選舉為不正選舉而終告無效。
- ② 在現政權這種不法的不正選舉體制下的選舉，是偽裝成民主的手段。

③不參加這集會的新民黨，也和我們有相同的見解，宣佈拒絕五、二五國會議員選舉。

然而，在這時候新民黨轉向與執政黨協議，而參與國會議員選舉。五月五日，在這協議中雖然主張：「所謂形式上在執政黨、在野黨團結下的國會議員選舉運動的結果，除了大統領選舉的不正根源被封鎖，及成就第一執政黨和其培育的第二執政黨外，什麼也沒有。」但是這主張卻因爲新民黨的反對而破裂。

五月二十一日，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爲被捕的學生組成律師團，要求：

政府強迫學生說四、二七大統領選舉是公正開明的選舉，學生對政府這種處事態度的抗拒，是民族正氣的流露，故當局應揭示解決這事態的根本對策。

另一方面，政府有鑑於大學生示威的日漸熾熱化，便指示文教部命令漢城大學停課。依此，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認爲：「學生抗拒的主要原因，在於不正選舉及校園鎮壓。」譴責當局的處事態度：「爲杜絕示威風氣而頒佈停課令，威脅大學當局限制、開除、處罰學生，並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司法部波動以後，大學街的騷亂引起了政府和學生間嚴重的摩擦，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爲了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準備於八月二十八日向國會請願：「爲了校園正常化的法律修正案」，這是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的活動中，頗具代表性的一項活動，修正案的要點如下：

1. 教育法修正案

①賦與新設大學自治委員會及大學教授協議會制度、人事及行政等廣範圍的權限。

② 設定保障教授及學生自由活動之規定，特別是廢除校園內的各種新聞、學報等學生刊物的嚴格審查。學生的校內集會及結社，也無需經過許可。

③ 規定校園內警察權行事權限，警察及情治人員不得常駐校園內。若無學校當局的許可，不可進出學校校園內，對於校園糾紛，不得使用棍棒及有毒的化學武器。

④ 博士及名譽博士學位的授與權，無需文教科長官的承認，大學當局可主動的授與。

2. 教育公務人員法修正案

① 大學的校長、副校長、院長及教授等的任用與補職，由大學自治委員會及教授協議會選出，或由教授協議會行使同意權。

② 使懲戒教育公務人員的規定具體化，改善由清一色的行政官員組成的懲戒委員會。

3. 私立學校法修正案

① 對於有糾紛的學校法人，文教部不得選任臨時理事。

② 廢除文教科長官對於私立大學校長、副校長、院長、教官等的任命及免職的承認權。

4. 中央情報部法律修正案

刪除第二條第一項第三號中「有關國家保安法及反共法所界定的犯罪」之搜查權，而由一般搜查機關行此搜查權。

當此之際，國內外對國家保安法、反共法等之責難聲浪沸騰。八月八日，東亞日報指出，由李東遠（共和黨國會議員）、李哲承（新民黨國會議員）、宋建鎬（東亞日報評論委員）所組成的

「解決內外政策難題座談會」，表示應把反共教育放在理性與現實的基礎上來行使，不可濫用反共法。

八月十日，「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以所謂「劇變的國際情勢，與國家保安法及反共法」為主題，召開清除共產主義大會。國務總理金鍾泌在國會中發言：「我們的『國是』不是民主主義，而是反共」這句話引起了「國是爭論」，九月二十一日，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駁斥金鍾泌的發言：「我們憲法的根本理念和第一條所明示的相同，即民主主義。」、「因無反共的必要，所以當達到和平共存時，我們的國是將是什麼？」並促請如下：

反共法第四條：「以讚揚、鼓動、協調及其他的方法做出利敵的行為」，像這種模糊不清的文句，是無視於罪刑法定主義的不良條文，故反共法應儘快地修訂。

在這些國是爭論之後，發生了共和黨國會議員拷問事件、軍人亂闖高麗大學事件及鎮壓原住教區等事件，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於十月八日，透過聲明表示，「根本是破壞民主主義基本秩序的行爲」，並加以譴責。

為實現公正開明選舉理想而出發的國民協議會，漸漸具備了民主守護運動和體制對決的模式，然而，校園的持續抵抗及民主守護運動的體制對決活動，因十月十五日發佈的衛戍令而漸漸低下了頭。十一月八日，國民協議會發表聲明書，促請當局擬定對策，以便解決在衛戍令發佈以後所發生的校園事件。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宣佈維新以後，國民協議會的活動自然被中斷了。

丙、意義

作爲一九七〇年代民主化運動的出發點之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其意義實在很大。一九六九年，三選修憲波動之後，在在野民主勢力驅除不盡的狀態下，和學生運動及青年運動一樣是民主運動的在野知識人運動，於必要時期組成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就其在短短七個月的時間內，從守護民主基本秩序的全體國民意識代行者之純粹知識人運動這點來看，實有其意義。

其成員大部份是各階層的著名人士，即一般所謂的知識份子，他們批評朴政權恣行的不民主政治秩序，並提出以下的要求：

- ① 提出對不民主行爲的譴責及促請政府改正的聲明書。
- ② 舉行守護民主主義基本權的演習會。
- ③ 派人監視觀察不正選舉。
- ④ 促請政府修正不民主的法律案。

另，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運動由於進入一九七〇年代，產生了所謂「民主人士」的用法及「民主化運動」的用語，形成初次使用的契機。

協議會的代表委員，包括代表宗教界的咸哲憲先生及金寧俊牧師、代表法律界的李秉麟律師、代表言論界的千寬宇先生等，都是非政治界人，雖然時間只有短短的七個月，但仍然實踐一絲不亂的知識人運動。

而以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的活動爲契機，各界的年輕民主人士，在一九七〇年代活躍地展開活動，包括法律界的黃仁哲、洪成宇、曹俊熙，李世仲、韓承憲等，及文壇的金秉傑、南政賢、

李銛哲、朴容淑、具仲緒、申世勳、申相雄、任憲榮、白承哲、閻武雄、朴泰順、曹太一、金志夏、方英雄、韓南哲、白諾清等人的活動較爲突出。而曾經當選出協議會共同代表委員的金才準牧師，李秉麟律師，東亞日報千寬宇理事、咸哲憲、桂勳部先生及從這協議會成立之初起就參與活動的四、一九世代。此協議會成爲以後在緊急措置令下的「民主恢復國民會議」與「爲了民主主義及民族統一的國民聯合會」的基礎。

然而，即使這協議會是由代表各界的著名人士所組成，最終仍沒有昇華爲全體國民運動，而始終爲知識人運動。在此協議會的組織結構中，因爲排擠四、一九及六、三世代的青年，使得以後民主化運動世代間的隔閡加深。

(2) 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概觀

甲、成立

曾參加過四、一九及六、三學生運動的學生，一進入七〇年代，就以青年的身份開始關心民族的方向。他們在六、三以後，有一部份變身爲參與現實政治的政黨政治人，有一部份人則在野從事民主主義的實踐。

一九六九年三選修憲以後，在國家處於民主主義危機之際，意見廣泛興起，從一九七〇年十月起有幾名四、一九及六、三世代發表意見，認爲一九七一年的大統領選舉，是民主主義生死攸關的選舉，遂決議發動青年大團結，守護民主主義。他們在道念洞松竹旅館獲得一間房間之後，

和四、一九及六、三世代大量接觸。於一九七一年二月，在YMCA二樓組成「民主青年協議會」，選出鄭延宇爲會長，辦公室設於孝子洞史學會館旁。

然而，當選舉越來越接近，參加人士的立場漸漸地開始分歧，因爲他們大部分是離開學校的社會人，是必須爲生活而做事的人，所以只能連日在桌上空談，不能進一步從事實踐性的青年運動。幾個和民主青年協議會有關的人，爲了青年運動質的發展，提出解散民主協議會，並組成和在野民主守護運動同步調的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的提案，但連召集討論此案的運作委員會，也沒

有照其原意去做。

此時，於四月十九日，「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成立。在成立大會時，有對於四、一九及六、三世代青年參加問題的討論。討論的結果，是由青年階層另組一個組織體，日後的運動則朝聯合的方向走。從而，於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傍晚七點在YMCA大廳，舉行「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成立大會，擁戴白基宛爲首任會長。

當日所採行的決議文內容如下：

①我們將站在爭取國民的基本人權——言論、出版、集會、示威、結社、校園及宗教的自由運動的前頭。

②譴責「金權」和「官權」的橫暴。

③呼籲佔有全國百分之六十權利的青年不要棄權，並展開呼籲青年有權者擊退金權或官權高壓，正正當當地行使主權的運動。

④組成先鋒行動隊，以粉碎在投、開票過程中之反民主的行動。

⑤投、開票結束後，如果有反民主的陰謀或策動的行為，將採取態度將之粉碎。

由於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是在四、二七選舉的前一個禮拜組成，它首先所應實踐的課題，是傾全力使即將來臨的選舉達到民主化。

由於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閃電成立，所以在野青年得到運動的軌道。和這協議會成立、運作、活動有關的人士如下：

白基完、李佑宰、金承均、曹永勳、朴宗閱、任憲榮、金政太、黃民永、崔東傳、鄭修一、李在五、金榮一、申相雄、文正吉、曹東載、宋哲遠、金道賢、李安祖、金天閱、白容相、鄭延宇、吳睦相、吳代榮、沈在澤。

乙、活動

在「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成立前後，「民主守護全國青年總聯盟」（委員長：沈在權，漢城大學商學院三年級）及「民主守護基督教青年協議會」相繼成立。十九日組成的「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和這三個團體自然採取共同步調，而由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以下簡稱民守青）負責聯絡。四月二十四日，這四個團體以共同名義宣言：「這次四、二七選舉是民主主義尊榮的最後碉堡」，發表「促請實施公正選舉」的聲明書。（一九七一、四、二十四中央日報），四月二十六日，選舉觀察人三百一十二名於國民協議會登記。（一九七一、四、二十七東亞日報）

國民協議會組成僅一個禮拜，就遇到大統領選舉，在體制整備尚未臻完美的情況下，負責有

關促請公正選舉的宣傳、啓蒙及發表聲明書等活動。

四月二十七日，當選舉觀證報告大會的委員，暴露四、二七選舉中的不正後，國民協議會於五月十三日，發表四、二七選舉以後首次的聲明書，宣佈選舉無效，並呼籲「請在野各政黨全面拒絕五、二五國會議員選舉，因為國會只能成爲強化朴政權的協助機構」。

「民守青」因爲是在選舉將近之時成立，所以政府說它是親在野黨的，但它和「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一樣是以超越執政黨、在野黨之純粹民主化運動爲根本。

五月二十日，民守青對有關大量逮捕因譴責不正選舉而示威的學生之事件後，發表聲明：「高麗大學學生及漢城大學學生的被捕事件，所帶來的所有責任在執政黨和在野黨的政治人士」並促請「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一九七二、五、二十東亞日報）

五月二十三日，民守青責難警察的暴力鎮壓：「警察對待高喊民主主義的青年學生，如對待亂軍一樣，使用毒瓦斯來鎮壓示威」，並發表「請警察立即停止使用各種化學武器」的聲明書。在這聲明之中呼籲：「因五、二五國會議員選舉，只是選出協助共和黨一黨專政的機構，所以全體國民不要參加這樣的選舉。」並促請政府「①釋放被捕學生②再次要求，所有和墮落選舉有關的政治人士隱退政界③誘發地域感情的李孝尙應謝罪」，此促爲首次將要求朴政權下台的呼籲，並以「政治人士隱退政界」來表達。

五月二十九日，民守青發表聲明：

①處罰在五、二五國會選舉中所有使選舉墮落的元兇，無論是執政黨或是在野黨。

②承認民主青年、學生的正當性，立刻釋放所有被逮捕的學生。

③停止鎮壓那些表露出民主良心的校園，立刻撤回停課令。

④公開處分在五、二五選選中，雖知民心所在卻涉嫌墮落選舉者。

主張譴責四、二七以後的不正選舉、恢復校園民主化運動、恢復民主秩序的聲明書運動，以這天的最後聲明書告一個段落，從六月起轉換成「新排日運動」。

共和黨政權在美國尼克森宣布備忘錄以後，突然把方向轉為「親日政策」，舉個例子來說，如朴大統領邀請日本首相參加就職典禮及邀請日本自衛隊的幕僚長訪韓。尤其，再加上日本幕僚長在金浦機場檢閱韓軍儀仗隊，然後更進一步地無視於國民日益嚴重的反日情緒，允許日本在漢城開辦日本文化滲透的合法機關——日本公報館。韓日會談以後，這種急速轉向親日政策的做法，使國民驚慌。

這樣一來，民族有進入新的殖民地之慮，日本經濟急速地滲透韓國，將使韓國成為新殖民地的經濟結構，甚至威脅到民族的存立，於是反對聲浪日漸高漲。

大部分歷經過一九六四年六、三的「民守青」擔心新展開的韓、日癒合關係，因此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發表排日聲明：（一九七一、六、三新亞日報）

像這種暴露出日本軍國主義本意的韓、日關係，就民族利益的層面來說，有再檢討及反省的必要。

政府應即刻撤回邀請佐藤首相參加大統領就職典禮，日本自衛隊的訪韓也當被看作是探索新

軍國主義的路綫，我們決不容許日本人的入境。

另一方面，這一天在大成大樓，舉行六、三事件八週年紀念的大型演講會，當時曾經參加過六、三學生運動的金道賢及民守青會長白基宛、德聖女高校長池明莞等演說者，花費了四小時來演說新的韓日關係。其後，白基宛、金道賢等以演說者的身份到漢城大學、延世大學、成均館大學去演講韓日問題。

六月十日，民守青提出聲明：（一九七一、六、十，新亞日報）

佐藤日本首相及自衛隊幹部的訪韓，分明是企圖文化侵略的最好契機，所以我們再一次決心，現階段絕不容許他們訪韓。

民守青宣言：「提倡這一代的國民鬥爭，在於徹底地認識日本的文化侵略事實，確保民族文化的发展」的「新排日運動」

六月二十二日，又再一次發表聲明：（一九七一、六、二十二，新亞日報）

今天是古老歷史重現的日子，我們仍然無法容忍日本在我國進行急進的軍國主義，及軍國日本在韓國任意進出。佐藤是這軍國運動的先鋒者，他的訪韓只不過是軍國主義的宣撫工作。

政府不願像這樣的反對，而使反對力量發展到高潮。六月三十日上午十時，在漢城大成大樓演講廳，有在野人士七十八名簽名，並召開「民族守護宣言大會」，當日在宣言文中聲明的在野人士如下：

項澤憲、李熙昇、李秉麟、李泰永、千寬宇、楊虎民、朴杜晉、安守吉、朴勤昌、兪仁孝、

金炳傑、南正規、趙淇準、申日哲、金浚保。

宣言文的內容如下：

日本貫徹新殖民主義的路綫，全面地進行對韓國的經濟侵略，並且強化新軍國主義的力量，從經濟的支配到政治、軍事的支配爲止，從不間斷的進行，造成了妨礙我們民族統一的勢力：

佐藤首相和三十四名自衛隊幹部的入境，不是友邦國家單純的使節訪問，而是執行新殖民主義及新軍國主義的使節，因此我們應該以大韓民族之名來反對他們入境。

在此民族守護宣言之中，民守青清楚地把握住日本政府的實際目的，日本不是單純的友邦，而把日本界定爲妨礙韓半島統一的「外勢」，暴露出這樣的外勢所追求的目的在追求政治、經濟、軍事的新殖民地建設和軍國主義的擴張。

此民族守護宣言，是基於民守青至五月爲止的反獨裁民主化運動，而擴大爲反外勢民族主義運動的契機。民守青一面準備此民族守護宣言，一面隨著白基宛、李在五兩任會長的更換在大邱、水源、光州、釜山等地方擴張組織，來進行活動。

七月十五日，民守青發表聲明，糾彈日本佐藤首相所提出的「強化自衛隊」政策，要求：這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此項政策露骨表現出日本對於亞細亞和平的威脅，以及對於韓半島的軍事支配野心……我們要求：

① 認識國民對於日本新的「再侵略」的緊張。

② 政府公開對此事的政策。

③不允許駐韓日本公報館開館。

接著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時起，在YMCA一樓的會議室，又於七月三十一日召開針對日本駐韓大使館、公報館設置及各項問題的座談會。曹基準（高麗大學教授）、咸哲憲（宗教界人士）、朴勤昌（中央大學學院院長）、李承熙（協同通訊調查部部长）等人士，以及國內記者三十餘名，且加上一般百姓五十餘名，共同參加討論會，在討論會上，李承熙提出了問題：

日本首相佐藤對於參加朴正熙大統領就職典禮和自衛隊幹部訪韓一事，民衆感覺上認為朴正熙已正式允許日本公報館的設置。

任何一個民族，在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中，包括政治、經濟、軍事、藝術等各方面，應該從國家對外政策的整體關係來把握住，從無法限制公報館傳達任何消息的這個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就應該詳加檢討。

朴勤昌教授一方面首先指謫韓、日間經濟的大幅差距，另一方面主張：

韓日協定以後，韓國採行高經濟成長政策，我們政府接受日本的經濟模式，但日本本身已在第一產業方面奠定基礎，而我們却在沒有基礎的狀況下採行高度成長政策，更何況韓國第一產業是仰賴外資來建設，所以就造成了都市和鄉村之間極大的差異。我們的經濟層面太過於依附日本，例如從日本輸入稻米的農業政策，就令國民百思不解。韓日協定到底是爲了誰呢？大多數國民並不歡迎，這協定只是爲了少數一部分階層的經濟利益。

另一方面，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國內外對國家保安法及反共法的批評四起，民守青遂於一

九七一年八月九日下午五時，召開主題爲「激變的國際情勢和國家保安法」大型公聽會，此聽證會是四、一九以後初次談論國家保安法及反共法的公聽會，吸引了很多旁聽人士。

此日出席公聽會的演說家，包括夫完赫（思想界大師）、宋建鎬（東亞日報評論家）、洪昇晚（共和黨國會議員）、李項寧（弘益大學校長）、李秉麟（律師）、尹吉中（新民黨國會議員）等人，由於執政黨與在野黨國會議員的出席，使得國家保安法及反共法的問題更突出，李秉然律師和尹吉中議員採擊說：「過去的國家保安法和反共法，在政治的目的下，曾被利用爲壓制在野黨的工具。」並主張應該加以修改。宋建鎬提出他的意見，他表示：「十年前制定此法時的世界情勢和今日的世界情勢，有極大的差異，因此修改的聲浪開始產生，如果修改的話，要能適應時代，應該以整理刑法和關係法中重覆部分，來做爲修改的方向。」李碩寧校長說：「廢止國家保安法和反共法的時機尚未成熟，如果真的要修改，應該以處罰犯罪意圖明顯的犯人及保障學術研究爲修改的方向，才是好的。」夫完赫一方面說明國家保安法和反共法制定的由來，另一方面強調說：「這兩種法律因爲都是爲了國家安全而制定的，所以必須以大多數國民的意見爲意見，以達到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標準來修改。」

但是共和黨議員洪昇晚表示不同意見：

世界和平的氣氛雖然瘋狂地影響我們，但是因爲我們有敵人——北韓，所以隨著世界和解氣氛而修改關係法的時機尚未成熟，只有隨著金日成（北韓共產黨魁）的態度，才能修改。

除洪昇晚之外，有五個人主張修改。

民守青透過聲明書發表公聽會結果，並主張不能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來侵害人權。

這時候，漢城市把「撤去民」（按：政府對某土地利用，故將此地之居民遷走，這些居民即謂撤去民）從京畿道遷至光州大丹地。此時，漢城市向撤去民不合理地制定住宅拍賣價格，使三萬餘名住民以此為直接的契機，要求「分讓地」（按：政府預定分撥給人民居住的土地）拍賣價格的降低，並發生放火燒派出所及四輛官用車的暴動。

政府當局稱這個事件為暴動，並加以譴責，逮捕主謀者。在國會中，執政黨與在野黨因這問題而引起爭論。

民守青在大成大樓，以「是民變？抑是暴動？」為主題，舉行有關光州大丹地事件的演講會。

在曹容凡（高麗大學教授）、張乙屏（成均館大學教授）、全盛遷（前光州大丹地國民代表）等參加的演講會中，曹容凡、張乙屏教授說：「這是國民為生存權所做的抵抗」，所以不可將光州大丹地事件稱為暴動。

九月間，在鍾路五街的基督教會館，對最近興起的仁川市場商人的撤退，實習醫生（二年）、住院的實習醫生（三年）的罷業，及在高度成長的陰影下，都市低薪資的勞工，為生存權所做的抵抗，以「是經濟破綻？抑或是大眾抵抗？」為主題，舉行大型座談會。

李在五對最近租稅的抵抗及情勢的緊急舉行一場演講，由黃民永擔任司儀，進行二天，參加的人有朴勤昌（中央大學教授）、張元宗（東國大學教授）、周封奎（市立農科大學教授）、金成軾（漢城大學教授）等。

十月八日民守青透過一系列校園事件來聲明及警告：「我們絕不默許集權階層所做之反對歷史、拒絕民主主義的各種行爲。」十月十四日，發表「取消國防部長官劉制興及文教部長官閔冠軾所頒佈的有關加強大學兵役申報業務的會談，及校內刊物及學生團體解散的指示。欲以高壓手段來解決問題，只會使問題更爲惡化」的聲明書，並譴責武裝軍人亂闖高麗大學事件。

而政府於翌日十月十五日，發布漢城一帶的衛戍令，並在發布衛戍令的同時，佈下天羅地網逮捕民守青幹部。之後，民守青幹部遇害，在野民主人士發表緊急時局宣言，促請撤消衛戍令，但幾乎由於受到十月維新的影響，從這時起實際活動中斷。

丙、意義

四、一九以後，青年運動有組織地展開，而與學生運動及在野民主運動在同一線上進行的，民守青是首開先例。

民守青從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成立以來，到六月爲止，最主要是透過譴責四、二七及五、二十五兩大不正選舉的聲明書，來展開反獨裁民主化運動，七月以後則是透過反對日本公報館開館等新排日運動來展開反外勢民族主義運動。其後，透過國家保安法、反共法的公聽會，及有關光州大丹地民亂的演講會，經濟問題的座談會等，展開使國民參與政治的民主主義實踐運動。

民守青以僅約一年的活動期間，便得以使青年運動樹立形象的根本力量，在於民守青成員是以歷經過四、一九及六、三的青年爲主體。

民守青可以說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國內外劇變的情勢之中，展開開拓民族生存之路的反

外勢民族主義及反獨裁民主主義的實踐運動，亦可說是揭示了一九七〇年代民主化運動的方向。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及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的活動，確實可以說是「一九七〇年代民主運動的緒戰」，曾在這些協議會活動的人士，幾乎大部分都投身於一九七〇年代的民主化運動。

第三章 一九七〇年代初學生運動的展開

(一) 校園民主化運動以及勞工條件改善運動

一九七〇年學生運動的模式，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由於一九六九年三選改憲波動所產生的後遺症，使得學生轉為實踐校園民主化運動。因為很多學生在三選改憲的激烈鬥爭中被逮捕，其餘波使得一九七〇年初的學生運動體系不是統一的，而是散發的，並且造成一九七〇年學生運動的非組織性。

第二種是以全泰日焚身自盡為契機，使學生終於從無力的氣氛中脫離，轉換成一個新方向，成為勞工條件改善運動。

(1) 校園民主化運動

三月十一日由於延世大學糾彈日本的「雙重外交」，並提倡「拒買日本商品運動」，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因此而揭開了序幕。

三月二十六日，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二百餘名，爲了要求學校當局允許行政學系二年級學生安秉壽、朴封奎復學，而舉行聲討大會。這兩名學生是由於涉嫌三選改憲反對運動而遭到退學處分，白天一開始，學生就展開了無限期的禁閉。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學生一百餘名，也在校內四、一九紀念塔前集合，提出撤回廢除三系的命令與要求退學學生復學的聲明，在舉行聲討大會之後，又於三十日，以同樣的要求再次召開聲討大會，隨即展開無限期的罷課。

四月十日，西江大學學生因爲瓦宇公寓倒塌，而糾彈建設監督廳，爲公寓倒塌而殞命的電子工學系三年級學生趙再淳，舉行追悼儀式。

有一些學校，因爲被三選改憲反對運動的後遺症滲透的太深，學生無法找到學生運動的方向，而停止了散發性的示威。

四月十三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和法學院的學生，也是由於被處罰學生的問題，而發表白書然而卻被禁止。（按：韓國的白書有兩種意思：①指政府方面所發佈的公式型文件；②指一般的實情報告書）四月十八日，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一百餘名，發表四、一九十週年紀念文及白書，並在晚間八時左右舉行招魂祭。

四月十九日，漢城大學學生一百餘名，在四、一九紀念塔前舉行紀念式，並以全國大學生聯盟爲名義，發表所謂「學生運動前進之路」的白書，由於這份白書，使漢城大學四年級學生趙熙頰，以違反反共法之罪名遭到逮捕。在一九七〇年代的學生運動中，趙熙頰是第一個因違反反共法而遭到逮捕命運的人。

五月十九日，東國大學學生，針對不正財團而召開聲討大會，當他們一展開無限期的聯合罷

課之後，學校當局就立刻將其中三名學生退學，七名學生施以停學處分。隨即進入七月，因為學生從事於農村服務活動，且不易從三選改憲反對運動的後遺症中醒來，因此呈現出這種一九七〇年代上半學期學生運動的風貌。

在長時間的休息之後，十一月三日，漢城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成均館大學、西江大學等五所大學總學生會，發表所謂「我們的吶喊」的共同宣言文，一面要求「保障批判的自由」、「保障校園的自由」等兩個事項，一面開始從後遺症中稍微清醒過來。

(2) 勞工條件改善運動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全泰日焚身自盡事件，成爲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不僅如此，此事件並且成爲一個使一九七〇年代基督教學生擁有「現場運動」關聯者的契機。(按：現場運動是指學生實際參與的運動)

一面舉行勞工基準法書冊的火刑式，一面舉火自殺，他將自己短暫地二十二年生涯，昇華成勞工的一道火花，全泰日的生命，確實反映出勞工不幸的一面。

全泰日的死亡，不但使一九七〇年代勞工運動蓬勃發展，並成爲開拓學生運動方面之一大契機，這樣的自覺，最後演變成一九七四年民青學聯以後的學生運動出身者深深地進入「現場」的原因。在「全泰日評傳」一書中，可以看到他死亡瞬間的情形：

火焰瞬息間包圍了全泰日的全身，他以燃燒的身軀，努力地在人群中穿梭，在國民銀行前的

路上，他不時地因疼痛而掙扎，但卻又不忘記吶喊：

「遵守勞工基準法！」

「我們不是機器！星期日讓我們休息吧！」

「不要再虐待勞工了！」

他的聲音已不成人音，卻繼續嘶喊出斷斷續續的口號，最後，他就在原地倒了下去……

群眾急急忙忙地撲滅他身上的火焰，全泰日又突然站了起來，並且用他最後一點力氣、游絲般的發出聲音！

「我不能死得沒有價值……」

即使在地獄的第十八層，也無法看到的殘酷情景，正赤裸裸的呈現在眼前……
再看看他死亡後的情形。

一個裁縫師焚身自盡的消息，剎那間在和平市場蔓延開來……

聽到這消息之後，分散在四面八方的裁縫師和數十名勞工，飛奔至全泰日身旁……
他們瘋狂的哭喊，並展開示威：

「我們不是機器！」

「誰殺死了全泰日……」

「我們也是人！為什麼要我們工作十六個小時！」

從那天開始僅五天的時間，在十一月十八日，漢城大學學院學生二百餘名，決議促成學生運

動與勞工運動相結合，並要求「改善勞工條件」，隨後展開了無限期的絕食禁閉，這是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聯結的第一個事件。

隨後於十一月二十日，在漢城大學法學院文理學院、梨花女大、延世大學等校，舉行全泰日的追悼式，並採納了內容為「改善勞工條件」的決議文，以「漢城市內各大學學生會全體」的名義，發表實情調查。

……學友們！

我們經常以伸張民族的利益、以暢所欲言民主主義的尖兵為榮，並且嚴守著民主主義最後的堡壘，我們，只有我們可以完成偉大的事業。

但是，全泰日先生的去世，使我們無法咽下肅然的、反省的淚水……

「爲什麼我沒有大學生朋友，這個時候，如果我有大學生朋友的話，是多麼地有力量啊！」全泰日先生在研究勞工基準法之時，發出了如此的感歎。

啊！全泰日先生，我們多麼地愧疚，我們是多麼地抱歉，旁觀這英雄鬥士的犧牲的我們，是多麼地希望也能夠死去！

我們在先生您面前，根本抬不起頭來，但是先生，請饒恕我們，我們一定會尾隨在您身後……提出勞工基準法的學生的行動一開始集團化，漢城大學法學院教授會議便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決定，將學期的結束時間提前二個月。

另外，淑明女大學生也表示了對全泰日死亡的吊唁，並發表聲明書，希望能夠早日地完成「改

善勞工條件」，從二十三日開始一直到勞工條件改善的那一天爲止，學校都將懸掛黑色的絲帶；新文安教會的大學生四十餘名，對於全泰日焚身自盡，舉行了「懺悔與後悔」的絕食祈禱會。

二十三日，延世大會法學院學生三百餘名，召開聲討大會，呼籲「不能讓全泰日死得沒有價值」；二十四日，外國語大學、禮場神學大學等校學生，舉行全泰日追悼式，並採納「改善勞工條件」的決議文；二十五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學生，在四、一九紀念塔前，召開聲討大會，促請改善勞工條件，並進入禁閉狀態。接著在二十六日，漢城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等校學生，爲了保障「調查勞工實情」所做的調查活動，提出了要求條件七項，並召開聲討大會。

全泰日死亡的十一月的學生運動，是改善勞工條件運動。

時間隨著十一月的逝去而進入了十二月，之後，便開始了反對「強化校園軍事訓練」的行動。十二月二日，延世大學學生五百餘名，以反對強化軍事訓練及反對言論鎮壓的示威，大膽地進行了一九七〇年代最初的反對軍事訓練的行動，接著在七日十二時二十分左右，張貼內容爲「反對強化軍事訓練」、「爭取校園士氣」的海報，並召開聲討大會，欲重燃一九六九年以來逐漸熄滅的校園火焰。在大邱，由於慶北大學學生二百餘名舉辦「反對軍事訓練」聲討大會，使得反對軍訓的示威擴散到地方。

十二月八日，延世大學自由守護鬥爭委員會學生二百餘名，張貼內容爲「勿將校園改造成兵營基地」的海報，並提倡校園民主化鬥爭，舉辦「反對強化軍事訓練」聲討大會。情勢轉變至此，各大學卻匆促地放寒假了。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只得結束，進入一九七一年代。

一九七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可以說具有校園民主化運動與勞工條件改善運動兩大特徵。

(二) 民主守護運動（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文教部下達各大學當局強化軍事訓練的方案，指示將總授課時間的百分之二十分配為軍訓時間；二月二十三日，內閣會議議決部分教育法修正案，藉以保障軍事訓練的必要性。

情勢轉變至如此，各大學強烈地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對強化軍事訓練示威。政府想把校園的示威熱浪封鎖起來，使得一九七一年的校園，遭受了大學史上史無前例的考驗。

從第一學期的反對強化軍事訓練示威，使得以糾彈四、二七不正選舉為契機而擴散到全國的運動，發展成爲體制批判運動。感覺出這種威脅的朴政權，於十月十五日，由漢城國會議院頒佈衛戍令，在漢城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等七所學校駐紮軍隊，另外在八所大學頒佈停課令，文教當局又將一百十七名示威主謀學生開除學籍，在同時並派遣軍隊，將七十四個學生社團解散，且將暢銷的十四種刊物廢止，又停止了七所大學的學生會的機能，更強化校規，規定被懲戒開除的學生不准復學或轉學。

(1) 民主守護全國青年學生聯盟

四月九日，在野人士組成「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在準備大會後，民主守護運動便在校園中

展開。

四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漢城大學文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師範學院、工學院及高麗大學、延世大學、西江大學、成均館大學、慶北大學、全南大學等十一所院校大學生代表二百餘名，在漢城大學院圖書館集合，結成「民主守護全國青年學生聯盟」（委員長：申在權，漢城大學商學院三年級），決議展開廢除軍訓課程運動以及支持公明選舉運動。

接著，學生代表採行：①即使大學被封鎖仍繼續廢除軍訓的鬥爭。②告發有關當局各種阻礙公平選舉的不正腐敗，並展開以各大學為單位的選舉觀證運動……等十大項目行動綱領。

四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十三所大學學生聯盟代表於高麗大學學生餐廳集合，舉行四、一九紀念式，而後共同發表時局宣言，表明了如下的內容：

朴政權三選改憲以達成長期集權的慾望，愚弄國民的主權，使社會蔓延著背信且阿諛之反倫理的惡風，助長國民間的不信任，……。

我們大學生要找回失去的大學的自由，不要使這次四、二七的大統領選舉變成墮落、不正的選舉，以國民正當的權利，為積極參與公平的選舉盡力。

另一方面要求允許學生作為選舉的觀證人，因為這是能夠舉辦出公平選舉的方法之一，更要求執政、在野兩黨於二十日之前答覆。

二十一日，各大學學會長及民主守護委員會委員長等二十七名在延世大學舉行會議，為使四、二七選舉成為公明選舉，學生諸規定到二十三日為止為「冷靜期間」（按：不示威以使與政府達成某項協議的

緩衝時期），另外爲參加選舉觀證活動，有十三所大學七百六十二名學生署名，到二十五日，由提出申請參加選舉觀證人團的學生接手，結成觀證人團後並決定移陣鄉村，二十二日發表聲明書，主張如下：

最近一部份人士認爲單純的學生運動，是在野黨所操縱下所發生的，簡直是冒濫學生的單純性，不能中斷學生以單純運動來守護民主主義的決心。

二十四日，全國三十所大學學生代表，擴大成爲學生聯盟代表，在上午十一時於漢城大學醫學院的教授會館召開記者會。在那期間，漢城大學三百六十名學生及十三所大學一千二百五十名學生表明願意署名，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觀證人團結成後，決定移陣至鄉村，決定分配的情形如下：慶北地區二百五十名、江原地區一百一十名、忠北地區一百五十名、全北地區二百名、慶南地區二百名、忠南地區一百五十名、全南地區一百名、京畿地區五十名。

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在漢城大學商學院學生會議室，學生代表表明：「觀證這次選舉的學生，決定於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依校別召開選舉觀證的報導大會」。而二十五日的選舉觀證人結團式，因政府當局的妨害而告流產，但不受結團式的影響希望而參加選舉觀證者一千二百五十名，在二十六日上午接受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的任用狀，出發到各地區去。

四、二七選舉一暴露出不正腐敗，學生代表立即在五月三日正午於漢城大學法學院的圖書館休息室集合，主張：「研判綜合選舉觀證學生的報告書的結果，這次選舉是反民主的勢力所行的不正非法的官權選舉。」要宣稱「爲恢復民主秩序，選舉可說是唯一民主的手段，我們將爲這有名

無實的民主鬥爭到底。」

因四二七不正選舉的緣故，學生運動從爭取校園自由、廢除軍訓運動，進而發展為要求民主主義諸般秩序正常化的反獨裁運動。

五月十七日，漢城大學師範學院學生經過新設洞，往清涼里的方向，集體向大統領的警護車丟石頭，擔任警護工作的機動警察七十餘名，全副武裝地闖入漢城大學師範學院，並對學生及教授施以暴行惡言。

從此時起，學生聯盟一方面開始遭到壓制，接著五月二十七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漢城大學商學院、師範學院、法學院都被下達停課令。

六月一日學生聯盟代表宣稱：「處罰學生馬上就不須理由」後，乃將「民主守護全國青年學生聯盟」的活動變小，轉變成各大學的學生活動。

民主守護全國青年學生聯盟，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學生運動的聯合體。在學生運動的方向設定及團體的設定，經過許多教訓，成為民主守護運動重要的一環。

(2) 民主守護基督青年協議會

四月二十日下午八時，在道廉洞教會韓國基督學生會總聯盟會長楊國柱（延世大學哲學系三年級），全國新生聯合會會長金英修（漢陽大學三年級）等三個基督學生團體代表集合在一起，組成「民主守護基督協議會」，這些人士宣言文中決議站在「為信仰自由守護鬥爭的戰線」上，這協

議會所屬的會員一方面支援公明的選觀證活動，並於四、二七選舉暴露不正的企圖時，表明決死鬥爭到底，準備與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採取共同鬥爭的行動方針，在這個月以後，「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民主守護全國青年學生聯盟」「民主守護」四個團體乃基於共同戰線，爲民主守護運動盡心盡力。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左右，「民主守護基督青年協議會」在漢城新文案教會館內，舉行救國祈禱會及選舉觀證人結團式，並決議：「如果這次四、二七大統領選舉發現是不正選舉的話，爲拯救瀕臨死亡的民主主義，即使犧牲生命也要鬥爭到底。」

但在四、二七大統領選舉暴露出不正的根源後，政府在五月二十七日馬上對漢城大學四個學院頒佈停課令，六月五日上午十一時，民主守護基督青年協議會代表在監理教（按：耶穌教三一的教派，即美以美教）神學大學學生休息室集合，採行要求撤廢休教令，學生處罰合理化，撤退官派教授等項目的決議文，而且集合各大學中信仰基督教的學生，直到決議貫徹爲止，以這種「殉教的身軀來鬥爭」，來做爲應付政府的手段。

但是，民主守護四個團體中的學生團體民主守護基督青年協議會，和民主守護全國青年學生聯盟一樣，一方面受到五、二七休教令頒佈後的壓制，所有的聯合運動都遭中斷，最後只好淪落爲以各大學爲層次的小活動。

民主守護基督青年協議會，雖然活動沒有引起很大的效果，但以基督學生的聯合活動開始對腐敗社會進行鬥爭，基督學生從局限的宗教思想困境中覺悟，而與一般民主運動團體形成共同戰

線，實深具意義。

(3) 反對軍訓及校園自由守護運動

政府從一九七一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大幅度地加強軍事訓練，把每週二小時的軍事訓練課延長為每週三小時，甚至規定必須接受七十一小時的軍訓才能畢業，並以預備役的教官無法提升教育效果為藉口，把校園裏的教官全改由現役軍人來擔任。事實上，校園已經兵營化，如此使六、三事件後激化的學生示威活動，面臨被粉碎的劣勢。

反對加強軍事訓練的學生，有的在第一學期（七十一年度）選課申請時拒選軍訓，有的選了軍訓課不去上課。三月以後，學生終於開始訴諸暴力來反對軍訓。

四月二日延世大學學生五百名舉行反對軍訓的聲討大會後，四月六日成均館大學、高麗大學、漢城大學商學院等校學生千餘名，各自表明「決死反對軍訓」之決議，展開街頭示威。此日，漢城大學商學院學生採行了促求輿論界對學生運動偏頗的報導中覺醒，於是採行了決議文：「給輿論界的一封信。」

四月八日，漢城大學商學院學生，四百餘名披上反對軍訓的背帶，走出校門與警察對峙，接著高麗大學學生也加入，並進行示威，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的學生二百餘名和延世大學一千餘名聯合，展開街頭示威並高喊「撤回加強的軍事訓練」「中止輿論的壓迫」，另外，漢城大學師範學院的學生，提出「針對軍訓的問題由學生來表決」的議題，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召開聲討大會，並

促求輿論界覺醒及撤廢軍訓，在大會之後，舉行「軍訓服火葬式」。

四月九日，漢城大學師範學院百餘名、文理學院二百餘名、農學院四百餘名、商學院三百餘名及延世大學七百餘名的學生，進行反對軍訓的示威活動，高麗大學決定自九日起到十二日止，爲示威保留期，外國語大學更要求政府當局在十五日答覆。

四月十日，延世大學和漢城大學音樂學院高喊反對軍訓的口號，並進行靜坐示威。另一方面在鍾路五街基督教會館二樓，有二百餘名的學生以「復活和四月革命」爲主題，待集合在一起後，乃背著十字架進行街頭示威。警察沒收其十字架並惡意毆打學生，這種十字架被損事件，給基督教界帶來相當大的震撼。肇事警察也遭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的告發。

四月十三日政府判斷無法阻止高漲的學生示威，乃下達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和法學院臨時停課令，漢城大學師範學院、慶北大學、延世大學、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慶熙大學四千餘名的學生，進行反對軍訓的街頭示威，並在各個地方與警察發生衝突，高麗大學學生也在市民會館前展開街頭示威活動。

十四日還是有漢城大學師範學院、工學院、延世大學及高麗大學等三千餘名的學生，展開反對軍訓的示威，高麗大學學生高舉著「校園自由萬歲」的標語，行進到安庵洞十字路口時，與警察發生衝突。

接著於十五日，漢城大學師範學院、商學院、家政學院等進入停課期，師範學院二百餘名學生，一方面徹夜禁閉，另一方面延世大學、成均館大學、高麗大學、感信大學、西江大學、漢城大

學藥學院、工學院、慶熙大學、外國語大學、漢城大學牙醫學院、醫學院、漢城神學大學、崇實專校等二萬餘名的學生，進行街頭示威，把反對軍訓的示威行動推至最高峯。而且在此日漢陽大學也採行了「中止政府及輿論的壓制」「撤回大學內的現役軍人」等項的決議文之後，也進行示威。

十五日漢城大學學生總會發表「第一時局宣言文」，漢城大學研究所研究生四十餘名，喊出「要求校園自由」的口號，並召開聲討大會，西江大學、高麗大學決定訂立休戰期之後，高麗大學學生三十餘名乃和校長就有關示威的問題，進行懇談會。

十五日以後，「反對軍訓」的口號變成「校園自由化」的口號。

四月十九日，學生聯盟代表發表「共同時局宣言文」後，一方面抗議政府用化學武器壓制學生，高麗大學學生一千五百餘名於休戰期結束後，立刻進行示威活動。崇實專科學院學生四百餘名，也走向街頭進行示威。延世大學二千餘名學生高喊著：「守護四、一九精神延續下來的校園自由」，而後展開街頭示威。成均館大學五百餘名的學生提倡「交回軍訓服」的運動，並展開示威。建國大學二千餘名學生拒絕參加期中考加入街頭示威活動。接著在二十日、二十一日兩天高喊「撤廢軍訓」及「校園自由」的示威活動，仍在各大學內進行。

四月二十二日，「民主守護全國青年學生聯盟」爲了使政府能夠舉辦出公明的大統領選舉，中止到二十七日爲止的示威活動。

接著在四、二七選舉一暴露爲不正的選舉之後，四月三十日全南大學學生八百餘人馬上彈劾選舉爲不正選舉，要求中止校園的監視，並進行示威。接著，五月三日漢城大學法學院，五月四

日漢城大學商學院，都展開主張四、二七選舉無效的示威行動，五月五日漢城文理學院學生會會長李鎬雄（政治系三年級）發表「四、二七選舉因爲是不法的選舉，所以應該全面無效」的聲明書，以後，整個五月都籠罩在全國各大學「彈劾不正選舉」「民主守護」「校園自由守護」的示威活動中。

五月六日，在監理教神學大學一百餘名學生召開四、二七選舉無效的聲明大會後，七日又有漢城文理學院學生三百餘名，主張四、二七選舉無效，並展開示威活動。十一日漢城大學總學生會獲知，在野黨將參加五月二十五日所舉行的國會議員選舉的議事之後，馬上就發表「要求一個公正分明的在野黨」的聲明書。漢城文理學院二百餘名學生，召開聲討大會，十二日，高麗大學一百餘名學生，要求「彈劾四、二七不正選舉」及「撤廢軍訓」並展開靜坐示威，十四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的學生會發表「四、二七選舉無效，實施再選舉」的聲明書，另一方面由於此日是「延、高戰」的日子，在延、高戰後，高麗大學學生三百餘名高喊「撤廢軍訓」「言論自由」「公平選舉」的口號，進行街頭示威。

五月十六日，因策動示威的嫌疑而遭逮捕的有高麗大學學生合屏秀、劉清仁、吳如眞等人。十七日高麗大學要求把拘禁的學生釋放及校園自由，並展開示威行動。

二十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學生會，亦展開要求釋放被拘禁學生的聲明運動，並於二十一日起，直到拘禁的學生被釋放爲止，決議全面拒絕上課。

二十一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延世大學學生，要求釋放高麗大學被監禁的

學生，否則拒絕上課，並展開示威活動。高麗大學女學生聲明，直到釋放拘禁的學生，保障校園自由的要求貫徹為止，否則將一直穿著黑裙及白上衣。

二十二日漢城大學進行要求釋放拘禁的示威行動，文理學院一百五十餘名學生，舉著火把示威，接著二十四日又有漢城大學商學院、文理學院、師範學院學生，展開釋放拘禁學生的街頭示威。

二十五日有西江大學學生高舉火把示威。

二十六日漢城大學工學院、醫學院及牙醫學院的學生，繼續要求釋放被捕的學生，文教當局乃在五月二十七日對漢城文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師範學院下達停課令，接著從五月二十八日起漢城各大學都以撤回各大學的停課令做為示威的口號。

六月一日延世大學的民權爭取青年團代表尹裁傑（研究生）發表聲明表示，經過摸索後，學生運動的方向應是屬於社會正化的行動，而非校內的，所以決定警告學生運動轉變成為校內的情形。

另一方面，六月七日漢城大學研究所研究生六十餘名，組成「漢城大學研究所自由守護委員會」，並選出朴贊同為委員長，這是研究所的學生準備參與校園自由化運動的契機。

十九日，高麗大學總學生會，展開撤廢軍訓的聲明運動。

各大學再次以撤廢軍訓的運動來掌握學生運動的方向，並開始專注於對校園自由制度之障礙的認識。

暑假結束後進入第二學期，八月二十一日高麗大學總學生會，於二十二日延世大學、西江大學總學生會，一致聲明拒絕第二學期的軍訓課，幾乎同時，全國各大學也發表拒上第二學期軍訓課的聲明。另一方面，在政府不斷地對學生爭取自由的舉動和民主的意志採取彈壓的政策之下，引起教授的苦惱，化成所謂「自由宣言」的形態。二十一日，漢城大學商學院、工學院的教授要求大學自律立法化，並採行「教授自主宣言」，二十三日慶北大學教授協議會也決議「為大學自主性的確立，要求政府實施教育自治制」，釜山大學教授協議會亦要求「改善教授的待遇」。

各大學總學生會積極支持這些教授的「自主宣言」，二十五日，忠南大學、忠北大學接著在二十七日，釜山大學教授協議會採行「自律決議文」，九月四日，濟州大學教授協議會和晉州大學農學院教授九十名，全部決議「自主宣言」，九月十三日地方國立大學教授協議會決議「自主宣言」及「爭取自主」，就在第二學期開始的整個九月，各大學支持「教授自主宣言」和要求「撤廢軍訓」的示威活動廣泛地展開。

十月五日凌晨，首都警備派遣三十餘名人員進入高麗大學，非法毆打五名學生，又在十月十二日，由國防、文教兩部長達成共同協議，對於拒上軍訓的所有學生發表「有關履行兵役義務的談話文」，十四日由中央廳召集全國校長及各院院長參加會議。此後學生就以彈劾武裝軍人十月亂闖學校事件，及要求撤廢軍訓為基礎，發展成自一九七一年三月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潮。

十月五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展開要求撤廢軍訓的示威，六日有漢城大學商學院。七日有高麗大學、慶北大學、外國語大學、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及法學院，八日有慶北大學、漢城大學商學

院、延世大學等學校，針對彈劾武裝軍人，亂闖校園及要求撤廢軍訓，進行示威，政局也因學生的示威而迷漫著緊張的氣氛。

八日，漢城大學總學生會發表了「爲了終結情報政治及處罰腐敗特權者」的聲明書，並要求廢止中央情報部及軍隊保持政治中立。政府當局判斷無法和學生化解爭執，乃採取強硬政策來應付。十一日高麗大學、延世大學、成均館大學、西江大學學生三千額名，高喊「校園自由守護」「撤廢軍訓」「處罰亂入高麗大學軍人」並進行示威。十二日延世大學、高麗大學、全南大學、漢城大學商學院、法學院、工學院、教養學部（按：負責專攻科目以外的部門），東國大學師範學院等一萬餘名學生，進行街頭示威，十三日文教部爲從根本上防止示威，乃下達要求各大學校長及學院院長限制社團活動範圍及管制地下報紙。

另一方面，韓國神學大學學生在召開國會議員早餐祈禱會的世界飯店前，展開要求「公開不正腐敗者」的示威活動。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對不正腐敗和軍人亂入高麗大學事件，舉行聲討會，十三、十四日決議拒絕上課，全南大學展開了三天激烈的示威，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在學生代表委員會上發表「打倒中央情報部的宣言」。

十四日，成均館大學、東國大學、外國語大學、延世大學研究所、梨花女子大學、漢陽大學等學校約一萬餘名，提倡「校園自由守護」「彈劾軍人亂闖校園」「處決不正腐敗」「撤廢軍訓」等口號，並進行街頭示威。

這樣學生示威擴散到全國各大學，感到危機意識的朴政權，終於從十月十五日發動整個漢城

區域的衛戍令，爲了確立校園秩序，並發表特別的命令，此特別命令的內容如下：

1. 從校園內驅逐所有破壞校園秩序的學生。
2. 往後學生參加非法的示威、聲討會、吵鬧、拒絕註冊及拒絕上課，一定不加以寬容，主導學生一律開除學籍。

3. 對於被開除學籍者，即日起即喪失學生身份所賦予的特權。

4. 校內所有非學術性社團立即解散，凡稱爲學術社團其指導教授或負責人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

5. 大學內除經過正式的認可的報紙、雜誌，其他刊物不能發刊。

6. 校園內的自由、自主、自治應受重視，但對於以不法的示威、聲討會、拒絕註冊及拒絕上課，

而導致破壞校園秩序的大學，對其校園的自由、自主、自治不加以認定。

- ① 解散所有學生團體後，由學校當局直接指揮監督。

- ② 警察進入校園，搜查出主導示威的學生，是爲了維持治安。

7. 在需要軍隊時，可按次序直接要求文教部、內務部及地方首長協助。

8. 軍事訓練不能中斷，軍訓教官具有榮譽及使命感，可擔任忠實的軍事訓練工作。

9. 使各大學的校規更加嚴格，期盼確立學校本身的秩序及權威。

此特別命令就是所謂十、十五處置，使得校園變成了一荒蕪之地。

十五日，漢城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成均館大學、外國語大學、慶熙大學、西江大學等校有衛戍軍進駐，這些學校與全南大學合計八所大學，都被下達停課令，被逮捕學生有一千八

百八十九名，其中一千七百九十七名接受集體管制，九十二名接受詳細的調查。漢城地方檢察廳決定拘禁示威主謀的學生一百一十九名，八所大學一被下達停課令，中央大學等學校很多學生自動加入停課的行列。

而且文教部以策動示威的學生為開除學籍的基準，其規定如下：

- ①策動不法示威、聲討會、吵鬧、拒絕上學及妨礙授課等的煽動者。
- ②拋棄學術的目標，以擾亂校園秩序為目的的社團負責人。
- ③企劃未登記之新聞的發刊，擾亂校園秩序者。
- ④策動拒絕接受軍事訓練、拒絕上課者。

各大學也受到指示，開除所有主動參加學生示威學生的學籍，於是有一二三所大學的學生一百七十七名遭到開除學籍的處分，主要都是學生會幹部、社團幹部、未登記刊物的發刊者，這些被開除學籍的學生馬上被軍隊徵召入伍。

而且有七所大學的七十四個社團解散，五所大學的十四種未登記刊物遭廢刊。衛戍令發動以後，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反維新示威才發生，事實上，這段期間是學生運動的空白期，學生透過學習、串聯、討論等各種管道，摸索學生運動發展的新方向。

(4) 漢城大學叛亂陰謀事件及傳單事件

一九七二年五月初旬，趙英萊、張基彪、申在權、李臣範、金勤泰等漢城大學在校學生謀議

革命，而遭搜查機關發現，是所謂漢城大學叛亂事件。

由公訴狀主要的內容來看，搜查機關是利用一九七一年六月左右，學生示威高漲時候所搜集，其各項條文如下：

- ①策動漢城市內九萬大學生中三萬、五萬的學生進行激烈反政府的示威。
 - ②製造一百多個火焰彈，投向警察，衝破阻止線。
 - ③誘導警察使用武力，如果有死傷者，再誘使示威學生成爲暴徒。
 - ④藉著軍人、群眾混亂的局面中，破壞中央政府及警察署等重要機關後，進而佔領。
 - ⑤持續壓迫朴正熙大統領。
 - ⑥以各界代表組成革命委員會。
 - ⑦制定臨時處置法，停止憲法機能，以便統率三權。
 - ⑧廢止過度集權的中央情報部，處置不正腐敗等重要任務。
 - ⑨如果事態安定的話，乃實施總統選舉，組成新政府後，以便移交出政權。
- 但是這次事件的審判似乎是被操縱的。「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立刻組成律師團，因而暴露出事件的幕後操縱。除了金勤泰不被起訴外，其餘被捕的四個人，在法庭完全否認公訴判決的全部內容，主張應無罪釋放。結果，審判隨隨便便把原來起訴的內亂陰謀罪，改判違反反共法，延期執行處罰。這事件只不過是類似鎮壓一九七一年漢城大學示威學生的一個模式。

進入一九七二年，在一〇、一五措置以後，因一〇、一七維新的宣布，學生運動難以公開，

所以這時期地下刊物處處可見，因為這些地下刊物而違反國家保安法及反共法的事件，一九七三年就發生了兩件。

在十月維新以後，學生運動幾乎是全無的狀態。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因高麗大學「N日會」事件，又名「閔宇志」事件，有十二個人被捕，因「黑暗的十月團」（團體名）又名「夜生活事件」，有七個人被捕，和一九七一年高麗大學學運動有關的咸尙薰、朴英煥、鄭進榮等，也因此被捕。高麗大學教授金諾仲及高麗大學勞動問題研究所盧仲宣，也因而被捕，這些事件由於遇到一九七三年民主化運動的下降期及學生運動的空白期，而嚐不到一點政治性釋放的優點，全體人員期滿才能出獄的悲慘命運。

和此類似的事件，有全南大學「喊聲」雜誌事件，因為這事件是在一九七三年六月發生的，使得和全南大學學生運動有極深關係的在學生及畢業生等十二人被捕，以違反反共法及國家保安法而受審判。一九七二年維新以後，全南大學及光州一帶也有各種地下刊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名為「喊聲」的地下刊物，這刊物甚至流傳到漢城、大邱、釜山等地。受這事之累的朴哲武，曾是當年反對六、三韓日會談學生運動中全南大學的核心人物，也是稍後光州地區青年學生運動及民主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他在全南大學專攻法學，因這事件剝奪了他站在大學禮堂的機會，這事件的中心人物——李江、金政吉、金南宙等，均曾是全南大學學生運動的核心人物，也在此事件後，受到民青學聯、南民戰等事件的牽連，而在監獄渡過了年輕歲月。

一〇、一五措置雖然帶來了很大的損害，但從反面來看，它可以說是締造了學生運動往質的

方面加強及量的方面擴張的契機。

(三)反獨裁的民主化運動（一九七三年）

(1)漢城大學文理學院一〇、二示威的意義

以一九七二年七、四南北共同聲明，為全國帶來短暫感動與興奮的朴政權，又以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的十月維新，使其獨裁政權更加強化。大學街於一九七二年以後，沈鬱的日子真可說是連接不斷，學生漸漸蜷縮，民主化運動的火種也似乎漸漸熄滅。而在野民主運動這方面，內部開始產生嚴重的隔閡，維新以後，如果有人入獄沒死而想延續從事民主化鬥爭的人，也只是提示「時機尚早」，想在「待命狀態」安居的人。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波高大公園「緊急時局宣言大會」的流產，也正是這「時機尚早論」的緣故。

學生運動也不例外。他們學習、討論了將近兩年，為了實現民主主義的理想，而不斷地努力，然而，因全泰日事件的影響，引起欲轉變學生運動方向的校外運動派及校內運動派之間嚴重的對立與糾葛，時機尚早論的抬頭，使他們以現在是「累積力量」時期，懼於向維新挑戰，雖然說是實踐力量的累積運動，但坐下來等待，自然不能說是力量的累積。

最後，由羅秉哲等積極的學生開始打破維新的壁壘，而開始此戰役的，正是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學生的一〇、二反維新示威，因這奇襲的示威，使政局緊張，在僅二個月的時間內，示威就蔓

延到全國各大學。示威一旦蔓延，就像往年般，重覆了一系列的過程，警察阻止學生，使他們無法走出校門外，學生因而還以投石，發生了依序爲：帶到警察局↓逮捕↓處罰↓示威擴大↓提早放假↓驅除等順序的事態，大學街此刻應該是被秋天飄落的楓葉佔滿，但此時却廣佈著小石頭、棍棒、催淚彈。學生的意志和權力的意志處於平行線，一〇、二示威，成了往後進行之學生運動的里程碑，留下了獨裁的障壁應由鬥爭來加以推翻的教訓。

(2) 反獨裁民主化運動的展開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左右，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學生約二百五十人，在校內四、一九紀念塔前，舉行緊急學生總會，在朗讀「確立自由民主體制」的宣言文後，在校園展開二個小時的示威，學生想更進一步地走向街頭，警察卻侵入校園內，以強壓的手段，使示威隊伍解散，其中有一百八十人被帶到警察局。學生透過宣言文，表示如下：

今天，我們無法再坐視全國民大眾的生存權受到威脅的殘酷事實，不再做無言的抵抗，進而奮起……

學友啊！自由、正義及真理是大學的生命，今天我們即使再悲痛，也要凝視悲慘的祖國的現實，斷然地收拾起蔓延於社會的無力感及挫折感，和卑屈地向不義權力乞求性命之所有的失敗主義、投降主義，多事不如少一事主義及所有欺騙自我的屈從，毅然抗拒惡勢力與不義，點燃了在這土地上實現正義、自由及真理之歷史性民主鬥爭的第一烽火。

絕對不屈服、絕對不妥協、絕對不半途而廢，我們果敢地抗拒之鬥爭，是無止境熱情的正義火花，是充滿無限力量的民衆吶喊，是無上高貴的民族生存之生路。

壓抑我們吶喊的人是誰？（一〇、二宣言文的重點部分）

學生在宣言文中，表示他們從失敗主義、投降主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義及所有欺騙自我的屈從中奮起，並點燃了「歷史性民主爭鬥的第一烽火」。一〇、二示威是十月維新宣布以後最初的民主爭鬥，此里程碑可以說是失敗、投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屈從、自我欺騙中所產生的。之後學生決議事項如下：

- ① 政府即刻停止法西斯統治，確立保障國民基本權的自由民主體制。
- ② 即刻停止對日附屬化，確立民族自立經濟體制，保障國民的生存權。
- ③ 即刻解散中央情報部，並說明萬人共怒的金大中事件之真相。
- ④ 基層政治人士及言論人士，請及早覺悟！

學生決議對外確立自立經濟體制，對內確立自由民主體制，這是延續著四、一九及六、三以來學生運動的基本理念——反外勢民族主義及反獨裁民主主義。

然而，像這樣激動人心的消息，因政府的「安保」措置，到十月八日才開始在國內新聞傳播媒體報導，然而由於外電報導湧向國內，各種流言蜚語漫天飛舞，所以只報導了一部分。

以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京畿道支部代表全政泰，在日本公報館複寫這宣言文，隨後流入選舉區爲緒端，造成民守青會長李在五、指導委員崔東全等人被捕的事件，這也是一〇、二示威的結

果。

十月四日，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二百餘人，集合在「正義之鐘」前，舉行反對維新聲討大會後，又到文理學院前集合，準備走向街道示威，後因警察的制止而解散。十月五日，漢城大學商學院學生三百餘名集合在校園，決議一直到十五日為止進行聯合罷課及靜坐示威。維新的障壁開始被一片一片的打碎，學生對民主主義的熱氣，一直延續到十一月和十二月。

警察當局將那些在二日、四日、五日起事之漢城大學文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等與示威有關的學生二百一十五人帶到警察局，其中二十三人因違反有關集會及示威的法律被捕，九人不起訴，六十一人拘留二十五天，其餘的人訓戒後釋放。被捕學生姓名如下：

文理學院：曹容明、盛相建、金遠燮、金宗明、李相道、羅賢修、鄭必勳、李秉憲、鄭允在、李慶永、朴仁詠、金容南、金英奇、崔相傳、崔弘釗、劉熙宙、黃在吾、高亞哲。

法學院：崔東浚。

商學院：金秉坤、金秉萬。

學校當局並且將與示威的九十七名學生中的二十三人開除，十八人自動退學，五十六人無限期停學處分。被開除的學生（未被逮捕者）如下：

文理學院：金德壽、金具轍、姜詠元、安詳穆、陶宗修、李順哲。

商學院：鄭金采。

法學院：興政基、朴仁奇。

在漢城大學文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等三個學院的示威之後，六日，梨花女大學生停止舞會，改舉行聲討大會；十日，淑明女大決議停止慶典時的例行娛樂活動。

學生示威進入十一月後，便擴散到全國。十一月五日，慶北大學學生二百餘名，在校園召開聲討大會後，從學校後門溜出，向慶北道廳約二百公尺處進行示威，並和警察發生衝突後解散；七日，漢城大學商學院、工學院、師範學院、決議聯合罷課；八日，漢城大學教養課程部、家政系學生，決議聯合罷課，採行反維新決議文；九日，漢城大學農學院、醫藥學院、齒科學院及韓國神學大學，進入聯合罷課狀態，並舉行聲討大會。十二日，梨花女大約四千餘名學生採行決議文後，頭綁著「朴政權葬送民主主義」的黑色絲帶。當時，各大學所採行的決議文及宣言文的內容，與一〇、二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示威時之宣言文內容，所差無幾。十三日，高麗大學學生會幹部，進入絕食靜坐，監理教神學大學、中央大學、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展開聯合罷課，拒絕上課。經歷過一九七二年反對教官示威的學生，避免在街頭和警察發生衝突，主要採取聯合罷課的方法；十四日，全南大學學生拒絕上課；十五日，高麗大學學生二千餘名，在安巖洞、路池里和警察發生衝突，展開投石戰與催淚彈之戰，韓國神學大學校長金政雋及教授等十人，支持學生的立場，堅決實行削髮，一九七三年以來，韓國神學大學學生，在學生運動中突出的活動，也是受到大學教授的影響。十六日，漢城大學商學院學生，在校內示威，而延世大學則在校門外進行靜坐示威，十七日，延世大學醫學院學生決議罷課，淑明女大學生拒絕上課，西江大學學生也停止上課。各大學當局從十九日起，為使學生示威不再激烈下去，開始從事提早放假活動。二十一日，漢城大

學部分學院以及首都女子師範學院結束課業；二十三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外國語大學開始放假。然而在二十六日，延世大學、成均館大學、崇實專校等三千餘名學生，仍大膽地進行示威，漢城大學齒科學院絕食靜坐，西江大學學生拒絕考試，漢城大學女學生在宿舍拒絕進食。二十七日，西江大學、成均館大學學生走向街頭進行示威。二十八日，新文安教會學生在光化門集合，手持火把舉行示威，惠國大學、建國大學、漢陽大學學生走向街頭示威，梨花女大學生四千餘人，從中午起就在大禮堂集合，舉行聲討大會之後，欲走出校門外，但警察發射催淚彈，以武力鎮壓，學生因此集合在大禮堂，一直到凌晨四點，徹夜祈禱。二十九日，高麗大學學生在校門前，和警察展開投石戰，漢陽大學、慶熙大學、淑明女大學生走向街頭示威。三十日，高麗大學、中央大學、西江大學、弘毅大學、檀國大學、首都女子師範等學校，走向街頭示威並舉行聲討大會。就這樣，十月二日的漢城大學示威之後，使得各大學在十一月這一個月內，完全集合起來示威。一〇、二示威的衝擊之大，就像是決堤後的水傾洩一般，十月維新宣佈以後，在經過了一年的時間後，學生欲確立民主主義的實踐意志，比起一〇、一五措置以前更張烈。

到了十二月一日，慶北大學學生一千餘人，和警察展開投石戰，嶺南大學、釜山大學學生一千餘名，也和警察對峙，並展開投石戰，地方大學學生更強烈地起而奮戰。當日，在漢城有尙明女子師範大學、同德女大、慶熙大學、漢城大學法學院等學生，展開聲討大會及街頭示威。三日，梨花女大學生一千餘名綁著黑絲帶，集合於市政府前，齊聲高唱國歌及歌曲：「我們的願望是自由，即使在夢裡，我們的願望仍是自由」，並展開示威。全南大學、天主教大學、明志大學、航空

大學、國際大學等校學生舉行聲討大會及街頭示威。四日，大邱孝誠女大起而示威；五日，光州一中學生示威，這是十月維新以後，第一次的高中生示威。各大學當局從十一月二十七日起到十二月一日間，提早放假。從光州一中的示威之後，漢城各高中學校也感染了示威的氣氛，於是各學校當局以能源危機為理由，於十二月四日起陸續提早放假。

從十月二日起的二個月內，學生處於熾熱的學生運動中，他們的主張究竟是什麼？教授們苦惱的是什麼？學生透過示威、靜坐、絕食、聯合罷課等集體行動，所提出的主張為：

- ① 確立民主體制。
- ② 學問及言論的自由。
- ③ 去除社會不合理的現象。
- ④ 說明金大中事件。
- ⑤ 停止對日的經濟附屬。
- ⑥ 中斷賣淫觀光政策。
- ⑦ 釋放被捕學生。

這些是一〇、二示威以後一貫的主張，而其中所包含的學生的理想，是反對外勢及反獨裁。他們處於國家危機，除了外勢的侵略之外，還有嚴重地威脅到民主主義的獨裁政治。十一月三十日，梨花女大教務委員會提出建議書，更加鮮明地將學生的主張整理如下：

- ① 情報機關與搜查機關過分干涉與橫暴。

②對政府的不信任之風潮蔓延。

③不正腐敗。

④過分限制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

⑤特別是對使用強制手段逮捕金大中的事件，所產生的不信任感及抗拒。

⑥擔心有關償還外國負債，特別是對日本資本過分依存的問題。

⑦擔心處於新殖民地狀態。

⑧激憤日本觀光產業蹂躪女權。

⑨義憤於經濟不均衡，在豪華住宅過著奢侈生活人士的背後，有許多勞工、農民、貧民，靠著微薄的收入來延長生命。

⑩關心與同情貧困的同胞。

⑪對被逮捕、拘留及入獄的學友付出熾熱的友誼。

這十一項主張中，有那一項不是為了真正的民主主義呢？學生的主張就是民主國家的理想。

因此，學生不顧自己，徹底地鬥爭到底。這樣的行爲只有學生才能夠做的到，因此，民族的將來取決於他們。十月二日以後，學生所提出的實際口號如下：

確立自由民主體制（漢城大學）

保障言論自由（慶北大學）

傾聽大學人正義及良心的聲音（梨花女大）

政府應確立保障國民基本權及生存權的民主體制（梨花女大）

停止偵察實現自由、民主之校園（高麗大學）

不要蹂躪民族的良心及自由民主主義（延世大學）

爲民族、國家禱告（韓國神學大學）

促請恢復民主主義及全體國民人性化（韓國神學大學）

擺脫對日的經濟附屬（漢陽大學）

學生的問題如此地嚴重，教授又開始苦惱了。十二月十三日，在全國校長、院長會議上，教授了解當時社會的不合理有多麼的嚴重，在這種社會情形下，校長、院長說出了他們的真心話，

「學生無法坐視社會不合理的情形因而奮起，身爲教授的我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的」，漢城大學校長韓心哲表示：「當學生提出不是校內問題的政治、社會論點時，就校方當局來說，尙未擬出對應方策，如果我們自己的孩子和隔壁鄰居的小孩打架，我們一定先責備自己的孩子，校方常常夾在政府與學校之間，但最後仍不得不責怪學生這方。然而，我們不能責怪學生，政府應該了解校方這種苦悶的處境。」韓國神學大學校長金政僑表示：「聖經教導人們在這土地上正確的生存之路，隨著這種聖經精神，當學生正當地參與社會時，教授應該怎麼做呢？」金政僑校長曾因難過而落髮。清州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姜基容表示：「不問示威的基本原因爲何，就一味地阻止示威，是雙重人格的人所做出的行爲！」

一九七三年學生示威，使國會也受到很大的論難，有一位議員分析高麗大學學生及外國語大

學學生的宣言文，然後表示：「大體說來，這宣言文中哪裡有反國家、反政府的文句呢？」並提出學生最重的話只不過是：「將從未有警察進入的校園稱作——」。另一方面在政府這邊，金鍾泌總理表示：「現在國土分斷，北韓正虎視眈眈地企圖以武力統一。」又說：「學生不是今日的主人，而是明日的主人，無論有任何理由，都應該專心唸書，致力於研究學問。」他一點也沒有談到學生的主張。

一〇、二示威以後，歷經二個月的學生示威，並沒有帶來使朴政權反省的衝擊，因一九七三年的學生示威，使宗教界及一部分在野人士，開始從維新的麻醉中清醒，學生也從失敗主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義以及投降主義的自我欺騙中脫離，開始展開改善請願簽名運動。從這時起，到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為止，民主勢力及反民主勢力之戰，持續了六年之久。一九七〇年代，實際是以一九七三為民主化運動的分水嶺。

（四）民青學聯事件（一九七四年）

（1）發端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展開的反維新示威以後，歷時二個月的反獨裁示威，最後以提出建議書而告一段落。當時學生運動的主張，並沒有達到廣泛地改善民主制度的效果，朴政權無視於他們的立場，並未將政權讓出，只是一味地鎮壓學生運動。

學生於一九七三年寒假，決定一九七四年度，為「爭取民權」、「民主勝利」的一年，使學生運動向質的方面加強，以提示分裂民族的方向，另一方面則向量的方面擴張，使更多民主能手投身於民主主義建設。學生正在摸索像這一類有組織的運動。

一九六〇年四月，學生僅以五十八天的抗爭，就使獨裁權垮台，但六、三以來的學生運動，只是有許多人被害，並沒有獲得實效。因此，學生開始反省與分析十餘年來的學生運動，但那些活動不是有組織的形成，一九六〇年代以來，民族的將來因受到外勢的威脅及內部反民主的各種矛盾壓力下，而日益清淡，生活貧富的差距日益嚴重，大多數民衆在不安與不信任的狀態下生活，學生的民族良心，有鑑於這些現象是由朴政權反民主的統治所造成，便促請撤銷支撐朴政權的維新憲法，並要求朴政權下台。學生的這些想法，於一九七四年三月開學後，表現在各大學及高中所舉行的聲討大會、拒絕上課、散發刊物及靜坐等活動之中。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晚上十點，朴大統領宣佈，和所謂「全國民主青年學生總聯盟」（簡稱民青學聯）有關的緊急措置令第四號，而發生了民青學聯事件。這一天，朴大統領發表特別談話，對有關民青學聯表示如下的看法：

所謂「全國民主青年學生總聯盟」的不法團體，是幕後操縱反國家的骯髒勢力，而共產主義又與其勾結，而他們爲了照例執行人民革命的老套，而在我們社會的一角組成所謂的統一戰綫初期階段的地下組織，開始展開反國家的不正活動。但這些活動，我們已掌握了證據。

他們在那段期間，利用像我們開放社會所具有的特性，來偽裝成表面上的合法性及體制化，

進而策劃滲透到我們國家的各階層。

特別是最最近以來所組成的「全國民主青年學生總聯盟」，也想執行共產主義者所謂的「人民革命」。
(一九七四、四、四 東亞日報)

朴政權在搜查這事件以前，已經表示民青學聯想執行共產主義所謂的「人民革命」，並且提示了事件的結果，其後，事件符合了朴大統領的談話內容。

(2) 展開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情報部部長申百修發表如下的談話：

「全國民主青年學生總聯盟」的主謀學生，企圖透過四個階段的革命，以建立「為勞工、農民著想」的政府為目標，計劃組成過渡性的統治機構——民族指導部，這民青學聯的背後，包含：

- ① 過去共產黨界不法團體的人革黨組織及在日本的北韓共產黨(朝總聯)，
- ② 國內左派革新界有關之學生一千零二十四人，這些人均接受調查，其中有兩百五十三人被送軍法審判，五十四人被起訴。

情報部發表民青學聯的幕後人物如下：

① 曾為人革黨頭子，因從事地下活動而服牢役的都禮鍾，從一九七一年起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間，幕後操縱慶北大學的示威，雖然企圖透過學生暴動，來樹立社會主義政權，但因當局的阻止而告失敗，透過全國學生民族自主統一中央協議會慶熙大學委員長李修屏、和主導一〇、二漢

城大學示威的李哲接近，幕後操縱民青學聯的組成及活動，並支援資金。

②日本的「現代週刊」等週刊、雜誌的自由作家太刀正樹及日本共產黨員早川嘉映等人，一面以觀光名義往來日本、韓國之間，一面和李哲等人接觸，來支援暴力革命的計劃。

③左派革新界人物柳根一等人，他們對大學生贊助資金，支援他們印製傳單，提供文章給民青學聯等活動。

④韓國基督教學生總聯盟幹部，也積極支援民青學聯，爲了參與而組織了教會青年聯合會，因爲四月反政府示威的失敗，使得此聯合會決定在第二階段的示威中復出。（四、二五 東亞日報）

但是，這樣的「幕後關係」說法，民青學聯中心人物在法庭予以全面的否認，特別是對人革黨關係的部份加以否認，並且就「對於一九六四年度報復」的說法，由與人革黨有關係者在法庭主張，人革黨和學生是絕對無關的。法院以所謂「人民革命黨自建委員會」事件的罪名，將他們判下了許多刑罰。學生在法庭表示：「我們受到誰的操縱而從事學生運動，我們心中非常的清楚。」「以共產主義操縱我們的這種說法，來議論純粹的學生運動，無疑是一個欲從基層鎮壓住學生運動的一個手段。」姜信鈺律師發言：「我寧可在被告人陳述中起立！」姜律師因爲這句話而被捕。

另外，政府發表了被告的「四個階段的革命構想」，其內容如下：

第一階段：是要以端正維新體制的名義，以造成波動，甚而導致經濟困境，來強調政府的失策。

第二階段：四月三日，全國主要大學一致地起義，佔據青瓦台等政府機關，接管政權。

第三階段：構成民主聯合政府，設置民族指導部，及十人委員會。

第四階段：建設勞工及農民的政府。

「只要義舉，政權就會垮台，只要政權垮台，就可以建立勞工、農民的政府」，這種單純的理論實在表明和加深了分斷三十年的傷處。我們由以下的事實更可以了解分斷三十年的悲哀：政府對於北韓南下的間諜，幾乎有百分之九十，是依據國民的報告而解決的。分亂三十年的反共教育，如果只是大學生一時的示威，就使社會主義進入我們的社會，那說法是不對的。而且，學生運動也不應該以革命為目標。雖然學生是分散的，但是非組織性的學生運動可以結合為體系性的學生運動。學生運動不是為了革命，只是想行使民主的壓力來達成學生的主張。而且學生否認學生運動在本質上是有人在操縱，並認為學生運動是學生本身所固有的特徵。自李承晚政權以來「用暴力打倒政權亦即與高唱暴力革命之共產主義者是同樣的壞蛋」的黑白理論，也和左傾份子用來欺壓許多民主主義者的理論一樣，如同因為北韓把朋友稱為「同務」，我們南韓就應該把朋友叫做「親舊」的理論一樣。

四月二十五日，中央情報部部長召開記者會，針對學生引起國家變亂的可能性提出說明：「學生從四、一九革命顛覆自由黨的政權以來，學生就繼承了四、一九歷史遺產（按：指學生顛覆政府的本能），以致往後每遭逢什麼政治或社會的問題，就急欲從校園掙脫到街頭，造成校園的性格，最後造成一部分的學生都直接地被牽扯進去。」

由於學生正義的主張，而推翻獨裁的四、一九學生革命，不是對國家的陰謀叛亂。學生依據民族的良心所產生的示威，打倒驅使人民的政權，這不是陰謀「國家變亂」，政權和國家是兩碼子

事，獨裁者常自認爲「自己即是國家」，再加上四、一九革命已在自由民主主義種植了根芽，因此，更加了抗拒反獨裁的可能性。

與民青學聯有關者活動情形的概要後來被發表，其內容如下：

①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旬起至一九七四年一月中旬止，一方面在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前的校園沙龍（社交室）及茶房、社稷公園的大頭酒店，及在光州、釜山、俗離山、夫田等地的酒店及旅館等地方輾轉移動，另一方面由李哲、劉仁泰等二十九名學生會合，決議在新學期開始時，聯合各大學及高中，趁著適當的時期活動。

②一九七四年一月末左右，李哲和鄭文華會合，商討活動的決議。三月六日，漢城道峰區劉仁泰的租房內有指導部八個人集合起來一同商討，決定部署組織，另外爲考驗學生和政府力量相抗衡的能力，乃持續誘發散發性的示威活動。

③二月十日，漢城大學區聯絡人劉仁泰、全洪彪等人，和慶北大學的林規榮、鄭華英等人，在大邱市大豐洞風骨堂麵包店集合，決定三月二十一日在慶北大學進行暴力示威。

④二月二十日，指導部要員黃仁盛、嶺南地區聯絡者林規榮、湖南地區聯絡者尹韓奉等會合在一起，討論將示威擴散到地方的方法。

⑤三月一日，在光州學生館前的餐廳，全南大的尹韓奉和指導部的李哲、黃仁盛等人集合在一起，決定在全南大學進行暴力活動。

⑥三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九日止，黃仁盛、尹韓奉等人在釜山會合，商討會議進行四、三暴動。

⑦三月二十日，指導部進行三月中的西江大學示威活動，並開始在各大學製造示威，決議將暴力示威的氣氛帶進漢城市內。

⑧三月下旬左右，指導部和各大學負責人在京畿道楊州郡泗陵集會，決定把組織稱為「全國民主青年學生總聯盟」，定於四月三日，由各大學一起來進行活動，並在漢城市市廳前的廣場及清界川五街的十字路口，散佈戰端，以便於結合市民的呼應，為此並以延世大學四月一日的示威活動作為四、三暴動的前哨戰。

⑨在指導部遭到檢舉時，為了持續展開鬥爭的活動，安襄盧、劉鴻俊、李光日、徐廣碩等人，反而謀議組成預備組織。

⑩指導部李哲、鄭文華、黃仁盛等五人，在漢城、釜山、大邱、光州、春川等地組織準備工作結束時，乃在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止，由漢城市內三處散發「民衆、民族、民主宣言」、「民衆之聲」，「致知識份子、輿論人、宗教人之文」等十餘張傳單到各國各地。

⑪先用「把反共法及國家保安法當作是維持政權的手段」「飛上天的烏鴉……」等傳單來宣傳，等到「決定性的時機」來臨，就煽動勞工及農民進行活動。

⑫在傳單方面，分配給各地方及大學聯絡者，其內容以各大學的宣言文為基礎，並以各不相同的題目和團體名稱來製造傳單，一方面在各大學散發數萬張煽動示威的傳單，另一方面假裝成宣傳活動，並以住在木板房及市場的貧民做為對象，集中散發傳單，並在學校內秘密地方放置傳單，以將傳單假裝成贈品、宗教書刊的方式，散佈傳單發送給行人。

⑬一方面，各種聯絡及會合都以點組織的方式來進行，另外，集合時間、場所、學校名、關係者名字都使用暗號，並展開地下活動。

⑭主謀者製造二、三個假名，跟高中生接觸時一定使用假名，李哲持有幾個不同人的身份證，以偽裝自己的身份。

⑮用林嘉氏溶液瓶、汽水瓶為容器，以油脂酸、氯化鉀、硫黃、鎂等化學藥劑及石油為材料來製造炸彈，並準備發射裝置，把木頭放在學校各處，研究如何突破警車排列成的阻止線，這些事前工作，是為準備暴力的示威活動。

⑯四月三日上午十一時，漢城市內幾個重要的大學和高中聯合在一起進行示威，此日下午二時在清界川五街的十字路口和市廳前的廣場有各學校的學生集結，受到民衆的呼應和支援，學生佔據中央廳及青瓦台等地方，試圖顛覆國家。

和民青學聯事件相關的學生在法庭陳述，他們第一次聽到所謂「全國民主青年學生總聯盟」這個名稱是在搜查機關。其中全南大學金政吉不知受到誰的指使，在搜查機關內講出搜查機關常使用「金日成萬歲」的字句；後來，他聽到自己的調查報告書後，他仍和金志賀、羅秉哲等人士及學生暴露出搜查機關殘酷的拷問行為，引起國內外很大的議論。

(3) 結束

一九七四年九月七日上午，緊急高等軍法會議（審判長：李世浩），將和民青學校聯事件有關

的主謀者四十八人及二名日本人以違反緊急措置令、違反國家保安法、違反反共法、預謀內亂及煽動內亂等罪嫌，舉行宣判公審，宣判死刑者八人（一審時九人），無期徒刑者九人（一審時十七人），十二年以上者二十人（二審時三十三人），這一天的宣判，是將校園有關的二十七人，和革新黨重建委員會有關的二十一人及二名日本人分開宣判，其刑期如下。其中，在一審宣判的金志賀（無期徒刑），金秉坤（無期徒刑），安襄盧（無期徒刑）及李江（十五年），金政吉（十五年）等五人放棄抗訴。

◎和校園有關者（二十七人）

余政南（慶北大學，亡，二十九歲，死刑）

李哲（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存，二十六歲，無期徒刑）

劉仁泰（漢城大學文理學院，亡，二十六歲，無期徒刑）

鄭文華（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存，二十三歲，有期徒刑二十年，褫奪公權十五年）

黃仁盛（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存，二十三歲，有期徒刑二十年，褫奪公權十五年）

羅秉哲（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存，二十五歲，有期徒刑二十年，褫奪公權十五年）

徐中植（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存，二十五歲，有期徒刑二十年，褫奪公權十五年）

李董盛（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存，二十四歲，有期徒刑二十年，褫奪公權十五年）

鄭允光（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存，二十七歲，有期徒刑二十年，褫奪公權十五年）

張貝轍（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存，二十歲，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五年）

李康哲 (慶北大學, 亡, 二十六歲, 有期徒刑十五年, 褫奪公權十五年)

鄭華英 (慶北大學, 存, 二十六歲, 有期徒刑十五年, 褫奪公權十五年)

林規榮 (慶北大學, 存, 二十一歲, 有期徒刑十五年, 褫奪公權十五年)

尹韓奉 (全南大學, 存, 二十五歲, 有期徒刑十五年, 褫奪公權十五年)

金永俊 (延世大學, 存, 二十六歲, 有期徒刑十五年, 褫奪公權十五年)

宋武鎬 (延世大學, 存, 二十二歲, 有期徒刑十五年, 褫奪公權十五年)

金修吉 (成均館大學, 存, 二十歲, 有期徒刑十五年, 褫奪公權十五年)

劉董一 (中央日報社論委員, 三十七歲, 有期徒刑二十年, 褫奪公權二十年)

李賢培 (漢城大學研究所學生, 三十歲, 無期徒刑)

鄭尙福 (KSCF幹事, 三十一歲, 有期徒刑二十年, 褫奪公權十五年) (按: KSCF, 韓國基督學生會)

總聯盟的英文簡稱)

李直亨 (KSCF總務, 三十七歲, 有期徒刑十二年, 褫奪公權十二年)

羅相基 (KSCF理事, 二十六歲, 有期徒刑十二年, 褫奪公權十五年)

徐慶哲 (漢城大學, 亡, 二十七歲, 有期徒刑十二年, 褫奪公權十二年)

李光日 (教會青年聯合會會長, 二十四歲, 有期徒刑十二年, 褫奪公權十二年)

安在雄 (KSCF理事, 三十四歲, 有期徒刑十五年, 褫奪公權十五年)

邱忠序 (檀國大學學生, 十九歲, 有期徒刑十二年, 褫奪公權十二年)

◎和人革黨重建委員會有關者二十一人：

死刑：徐道遠、都禮鍾、何在宛、宋相進、李修屏、于興善、金容遠。

無期徒刑：金漢德、劉振坤、羅景一、姜善德、李泰煥、全劍日、李成在。

有期徒刑二十年，褫奪公權十五年者：金宗代、李昌福、曹滿鎬、李在亨、鄭滿進。

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五年者：金在權、林貝豪、黃顯永。

◎日本人二名：

早川嘉 有期徒刑二十年，褫奪公權十五年。

大刀正樹 有期徒刑二十年，褫奪公權十五年。

然而這些人，自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事件發生開始，僅十個月又十二天，即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和民青學聯事件有關的人之中，除了二十一人和人革黨重建委員會有關外，及和校園事件有關的李賢培、劉仁泰、金孝純、李康哲等四人之外，就有一百四十八人出獄，令人懷疑，民青學聯事件的真假；其後，於一九七五年四月九日，和校園事件有關的四人中，除李康哲之外，其餘三人均出獄，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以後，李康哲出獄，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二日，和人革黨有關的人全部釋放。從事件發生開始，到所有關係人出獄止，此事件約九年才結束。前大統領尹潁善，原任主教池學順，第一教會牧師朴亨奎，延世大學教授金東吉，金鑽國等，也因和這事件有關而受到有罪的判決。因和這件事有關而接受調查的人，就有一千零二十四名，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事件，和民青學聯事件有關的學生，經過了十餘年，仍無法恢復權利，但他們在各階層仍

是以重要人物的身份活動著。

民青學聯事件，締結了一九七〇年代半期學生運動關心勞工、農民的直接契機，表現出和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不同的發展模式。不僅如此，此次民青學聯事件在散發性且是自發性的學生運動之中，賦與了學生運動的現實表現型態——組織性，並揭示了運動的新方向。

(4) 一九七四年後半期的學生運動

一九七四年的前半期，是在民青學聯事件的漩渦中渡過的，自然而然地，一九七四年後半期的學生運動，是爲了因民青學聯事件而被拘禁的學生，所產生的要求「釋放」他們的運動。

在八、一五光復節的紀念會場中，發生了育雨仕被狙擊的事件。隨後興起了全國性的反共崛起大會。由於八月二十三日解除了緊急措置令第一、四號，政府便預料第二學期的校園會比較平靜。但是，在九月二十三日，梨花女大四千餘名學生採納了六大事項的決議文，表明：「立刻停止沒有經過正當的法律步驟的逮捕、拘禁、拷問等一切不法行爲」，隨後，漢城大學、高麗大學、韓國神學大學、監理教神學大學等學生，依序在校內外展開聲討大會及示威，學生的共同主張爲：「確立民主體制」、「廢除維新憲法」、「釋放被拘禁的人士與學生」、「保障言論自由」、「停止校園偵察」。然而，在像如此的政治鬥爭化的運動中，延世大學、成均館大學、慶熙大學等學校，爲了要求辭退校長而召開聲討大會及禁閉。隨著九月二十三日梨花女大學生的示威，在二十四日，韓信大學學生二百餘名，舉行釋放被捕學生的祈禱會；二十五日，延世大學、韓信大學學生，也爲

了被逮捕的學生舉行祈禱會；二十六日，漢城大學總學生會，展開支持「釋放被捕學生」的簽名運動；二十七日，韓信大學學生發表了被捕學生的祈禱文之後，教授和學生舉行了火炬示威，這是在民青學聯事件以後首次發生的街頭示威。弘毅大學學生也爲了被捕學生發起簽名運動，在二十八日，韓信大學教授爲了支持學生的主張，而寄給他們一封鼓勵的信函。

進入十月以後，十月一日漢城大學，十月二日漢城大學牙醫學院，十月八日漢城大學法學院，展開釋放被捕學生的簽名運動。隨即在十日，高麗大學二千餘名學生，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大膽地展開校內示威，漢城大學商學院學生，甚至在高麗大學前面，大膽地進行示威。學生示威的形態漸由校內示威轉換成街頭示威。十月十二日，內務部長朴敬元下達「內務部長特別指示」給全國警察，要他們「逮捕所有參加示威的學生，使投石者立即覺悟」，接著，在十月十四日，文教部部長劉基春，召開全國大學校長、院長會議，表明強硬立場如下：「根據結果來判斷，開除惹事生非的示威學生的學籍之後，如果讀書秩序依然不能恢復的大學，那樣是沒有管理校園的能力，所以將採用停課令等適當的處理措施。」接著，忠南大學校長朴熙範於十四日下午，立即召開緊急教授會議，之後，將參加示威學生六名處以開除學籍，十名學生處以無期停學的處分，到十一月十九日爲止，在十二所大學內，有十九名學生被開除學籍，三十六名被處以無期停學的處分，二十名處以有期停學的處分，十五名被處以注意言行舉止的口頭警告，總共有九十名學生接受大學校規處分。

學生示威在政府這種強硬的態度下仍不退縮，從十月中旬開始，在全國各大學蔓延開來，就

在文教部召開「全國大學校長、院長會議」的當天，中央大學、東國大學、建國大學、釜山大學、全南大學、忠南大學等校，採納救國宣言，而後一致展開各項聲討大會、禁閉、示威活動。接著，慶北大學、東亞大學、崇實專校、誠信女大、漢城神學大學等全國各地的大學，陸續展開示威。十月十八日左右，全國大學幾乎都處於停課的狀態，但宗教界仍不斷地舉行釋放學生的祈禱會，並且在國會中的改憲議論，與輿論界自由言論的實踐運動，都成為支持學生主張的強力後盾。

到了十一月一日那天，漢陽大學進行示威，十一日，在京洞教會有大學生進行高舉火把的示威，十一月中旬的劉基春文教部部長發佈漢城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梨花女大、中央大學、西江大學、慶熙大學、東國大學、建國大學、外國語大學、韓信大學等十三所學校勒令停課的「戒告狀」。

十一月下旬，漢城的京畿高中、東聲高中進行示威，接著在十五日又有光州一中、十八日有朝鮮大學附中展開街頭示威。學生示威一擴散到高中，各大學馬上進入「提前放假」的狀態中。另外，從在野人士組成「國民守護國民協議會」以來，足足有三年八個月，才從長夢中覺醒，並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發表「恢復民主國民宣言」，組成「恢復民主國民會談」。

一九七四年度的學生運動最後的餘波，比任何一年都來得大，大學所遭受的傷害也更深，學生一方面看著空著坐位的學友而苦悶，且離校學生的父母，也過著持續寒冷的冬天，因為被拘禁、除籍、停學的緣故而失去朋友的學生，只好不斷地用酒和歌聲來安撫自己的悲傷。

在日出峯（按：指太陽昇起的地方）

太陽昇起的日子

我在唱歌給你聽

在月出峯（按：月亮出來的地方）

月亮昇起的日子

我在唱歌給你聽

等了再等

等了又等

可是

你沒來

……

第四章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九——

(一) 一九七五年主要學生運動

自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宣佈以後，到一九七九年十月廿六日爲止，這段時期稱爲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在這時期，學生運動雖然以學校及社團爲中心熾熱地展開，但因緊急措置令第九號禁止言論報導，所有的學生運動，幾乎未被報導出來，這是一個言論沈默及以順從爲能事的時代。人們懼於批判、考查、及說出事實，以致流言蜚語漫天飛舞，校園街地下刊物氾濫。因此，這時期的學生運動，只有在法庭時才能公開。

一九七五年初，政府高壓東亞傳播後，二月十二日，實施信任維新憲法國民投票，投票率百分之七十八·八四，贊成者百分之七十三·一九，朴政權於二月十五日，將因緊急措置令第一、四號而入獄者，除了和人革黨及民青學聯有關的四個人之外，全體釋放。然而三月十九日，國會通過了規定外國人反國家言行的刑法修正案，使得民主化運動受到新的威脅。四月八日，在高麗大學頒佈緊急措置令第七號，並下達停課令。第二天，和民青學聯有關的人革黨黨員七人及余政

南等八人，被執行死刑，爲國內外帶來莫大的衝擊。十一日漢城大學農學院學生金相鎮，在發表了良心宣言之後，切腹自殺。

四月二十九日，朴政權發表有關時局之大統領特別談話，四月三十日，越南共產化的餘波，終使朴政權在五月十三日宣佈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封鎖了所有對維新體制的批評，以及所有對政府、大統領的批判。然而，學生認爲，這樣的安保措置，將招來民主主義危機，更因爲不信任集權了十五年卻未確立安保態勢的朴政權，而強力地要求獨裁政權的下台。因此，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宣佈僅十天，就被五月二十二日金相鎮的追悼式打破。

(1) 金相鎮同學的自殺

三月二十八日，漢城大學農學院學生總會，發表了第一次大會宣言及第二次宣言，要求「保障校園自由」、「釋放被補學生」。這一天，他們在宣言中表明如下：

看哪！這時代果真將滅亡；希望自由和民主的隊伍被殘忍的刑罰鎮壓，被特權支配層排斥及壓制的民衆，無聲地沒落了……

爲了打開這鎖閉的時代，大學應走出安逸的象牙塔，起而奮戰！

四月二日，漢城大學農學院學生總會，發表勸朴大統領和執政黨改善鎮壓校園及社會不合理現象的宣言，使得整個農學院佈滿忐忑不安的氣氛。

試問，是誰站在這土地生活？現在正是歷史拒絕再跪膝生活的時候了。

解放至今三十年，同胞的內心深處爲四、一九的碧血而悲傷，近來，我們的民族史又再度墜入黑暗之中。

學友啊！暫時合上所讀的書，傾聽吧！

……這拳頭打不倒的獨享富貴榮華的腐敗持權階層，把我們推到貧困及遙遠的山谷……歷史雖然不希望有這種情形，但即使我們一個接一個倒了，與其跪膝生活，還不如站著死！

隨即在四月四日，學生高喊著「保障校園自由」、「廢除維新憲法」等口號，並進行人數約三百餘人的示威。當日的示威，有畜牧系四年級學生金明澤以及學生會會長黃連洙（經濟系四年級）被抓至警察局，其後，學生決定自四月十日起，進行絕食禁閉的抗議。但是，學生爲了要求釋放被抓至警察局的學生，向學院院長提出七百名學生的簽名書。之後於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在農學院大禮堂前的草地上，集合了三百餘名學生，展開了自由聲討大會。

十一時三十分左右，金相鎮以第三次演說登場，開始朗讀良心宣言，他的態度相當沈著，語調則十分熱情。

還要我們如何的忍耐，還要我們再做些什麼？黑暗深深地籠罩這個社會，社會陰沈的空氣之死亡傳令者，正緩緩地向我們接近，我們凝視著……

總是有人妄言，總是有人胡思亂想，這妄言與胡思亂想，究竟是些什麼話……民主主義的樹木，必須流多少的血，才能生存下去？奮起吧！同志啊！將我們崇高的血毫不留戀地撒出去，讓這土地上民主主義永遠的綠葉，茂盛地生長下去。別再躊躇自己的勇氣。

奮起吧！

我們要揭發維新憲法殘忍的暴力性，以及所有偽裝成合法性性的維新憲法所產生的惡行。

我們要舉發維新憲法非民主性的虛偽……

在九泉之下，我的靈魂會睜開雙眼，在滿足的微笑中，看著各位進擊，直到那偉大的勝利到來的一天！在地上，你們也會感覺到無聲的、炙熱的歡呼聲，迴響在各位的心中。

他平靜地、堅定地朗讀完良心宣言之後，緩緩地將藏在胸中長二十公分的刀拿出來，他用右手拿著刀，向左下腹部刺入，再用全身的力量，將刀抽出來。他倒地的時候，還一直高唱愛國歌，接著就昏過去了。金相鎮被送到醫院以後，校園內外就成了示威隊伍和警察的衝突戰場。十二日早晨八時左右，金相鎮在水道獨立醫院第二次手術失敗後，被轉送到漢城大學附屬醫院，在加護病房中緊急搶救失敗，不幸殞命。此「良心宣言」是決死烈士最後的吶喊，在他留下的遺書——「給大統領的公開信」之中，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民族不為您所聞之血淚吶喊，爲了什麼，誠懇無聲的呼籲，期望什麼，爲什麼閣下不知道呢？

以死亡來看，以真正愛祖國的心來看，以國民良心的真實來看，更嚴重無故的犧牲不會再有，更亂的混亂不會再來，希望閣下能有崇高的決斷……

渴望國土開出永遠的民主主義花朵的大韓民族，爲了完成那偉大的事業，在壓力下持續不斷的鬥爭中奮鬥，勝利之日即將到來，定是不爭的事實。

祈願

閣下政躬康泰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 漢城大學農學院畜牧系學生金相鎮

但是，這樣一個熱血青年懇切的祈願，朴大統領最後卻棄之不顧，他的愛人P小姐附上如下
的獻詩：

如同劃破凌晨靜謐的椰

如同載著黑暗孤獨的燈火

回想你深遂的雙眸

我

所能找回的

永遠純真的 美麗的心

永不枯竭的

夢中湖水

(2) 金相鎮的喪禮和追悼式

《四月追魂歌》

——逝去的金相鎮兄弟弔詩——

聽到赤裸裸的呼喊

在抑制中

流下了淚

那是極度喜悅及解脫的淚水

發出的聲音

啊——

將聽到地裂的聲音

你純真的血

一滴一滴的流下

隱藏在悲傷的故事中

那時

你用赤裸的身子

在冬雪中

猶豫不定地活著

如同四肢漸裂的羞辱

如同直立讓人踢打的蘆葦

始終如此活著——

聽到赤裸裸的呼喊

四月

喔！

黃色的連翹無懼地開花的日子

朋友！

你丟棄的不是生命

不是在挨餓顫抖中苟延殘喘的呼吸

在年輕的天空

磨出鋒利的刀

如果下雨

將落下嗚咽的雨

朋友，

我痛哭的現在

不是空悲——

我們現在

見面時只是見面

呼喊時只是呼喊

呼喊時也只是飢寒的呻吟

朋友！

聽到赤裸裸的呼喊

你純真的血一滴一滴地流

在抑制中

流下了極度喜悅及解脫的淚水

啊！

將聽到地裂之聲

朋友！

你在那時

赤手空拳地來吧！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故金相鎮烈士喪禮促進委員會

金相鎮同學殞命後，立即被安置在漢城大學醫院的永安室，但那天下午五時左右，當農學院學生前往弔唁時，金相鎮已被化妝好，遺骸被家屬運回。以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四年級學生爲中心的假面劇會，以師範學院三年級學生爲中心的夜校問題研究會，以及一九七一年因衛戍令被開除

後又復學的學生，各自計劃於五月二十二日金相鎮同學喪禮及追悼式後，進行大規模的示威，然而，因事前消息走漏，大批情報機關人員湧入校園內，而無法依計劃進行。但是，金道延、朴硯浩兩人戲劇性的高舉「正義之死，暗葬像什麼話！」的標語牌，在他們奔跑於校園之後，圖書館前頓時成爲學生、教職員、情報機關人員的打鬥場，在混亂之中，金道延口唸「葬禮宣言文」，金政煥口唸「弔詩」，千熙相朗讀「祭文」，朴硯浩朗讀「反獨裁宣言文」，此時，已集合的學生達四千餘人。學生高唱國歌、正義歌、先驅歌等歌曲，稍後，五百多名學生肩並肩地走出校門外，但因警察機動隊的出現而解散。警察亂闖教室，不分青紅皂白地毆打帶有刊物的學生，並帶到警察局，在韓國南部也有八十人左右被帶到警察局，其中約有六十人被拘禁。此次示威是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宣佈後的第一次示威，當局有著神經質式的反應。

因此示威，漢城大學校長韓心哲辭職，治安本部部长及南部署長更換。因此次示威而被捕入獄的學生有：

- 金道延（國文系三年級）（以下皆爲漢城大學學生）
- 千熙相（歷史系三年級）
- 朴硯浩（教育學系三年級）
- 金政煥（英文系四年級）
- 柴統哲（英文系四年級）
- 李鎬雄（政治系四年級）

朴成圭 (地理系四年級)

鄭海日 (社會系四年級)

鄭聖賢 (宗教系三年級)

鄭恩釗 (國文系三年級)

燕盛修 (植物系四年級)

鄭統書 (教育系二年級)

李志賢 (哲學系三年級)

劉泰宣 (外交系三年級)

五、二二祭文的最後一段內容如下：

民主主義不是知識的產物，而是鬥爭的產物，我們應該緊握著手，用全身去體會長久流傳下來的歷史訓誨。水流不斷，即使同志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無論何時，我們仍一起奮起。啊！金相鎮同志！請相信，相信那流著淚水的呼喊，這是代表著偉大的民衆的勝利！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3) 實現正義的天主教全國學生總聯盟

事後調查五月二十二日漢城大學金相鎮追悼式事件，從六月三日起，和這事件相關者陸續被檢舉，這是自一九七四年民青學聯以來，再次組成泛大學聯合體所舉行的大規模示威，有二十二

人被拘禁，其中最高徒刑十年。

從四月起，以漢城大學研究生沈志延、漢城大學國史學系四年級朴興碩、中央大學廣播新聞系李明俊、高麗大學政治外交系四年級韓慶南等人爲中心，以組織「實現正義的天主教全國學生總聯盟」爲目標，決定連結全國十八所大學，來加以組織，並製作「發起文」、「第一時局宣言文」、「第十五次四、一九宣言文」等。尙未準備就緒，自六月三日起，就被陸續抓到警察局。這些相關者的姓名如下：

- | | |
|-------------|-------------|
| 沈志延 (漢城大學) | 朴興碩 (漢城大學) |
| 李明俊 (中央大學) | 韓慶南 (高麗大學) |
| 金容哲 (延世大學) | 宣慶柏 (外國語大學) |
| 趙成宇 (高麗大學) | 金憲雄 (高麗大學) |
| 姜基宗 (延世大學) | 朴繼東 (高麗大學) |
| 李政國 (高麗大學) | 鄭民修 (外國語大學) |
| 閔秉權 (外國語大學) | 于英齊 (外國語大學) |
| 尹詩永 (外國語大學) | 朴進萱 (梨花女大) |
| 宋英吉 (漢城大學) | 崔 閱 (江原大學) |
| 李明福 (外國語大學) | 徐尙燮 (漢城大學) |
| 余順東 (慶北大學) | 張成效 (漢城大學) |

(4) 中央大學地下刊物——實論情報

在緊急措置令第九號之下，許多言論不能竭盡其機能，也不能真實報導或評論事實。在當局剝奪國民知的權利之情形下，中央大學學生爲了讓學生正確地了解國內外實情，便翻譯當時美國 TIME 時代雜誌上所刊載的「韓國關係記事」，並出版收錄金相鎮良心宣言文等的「實論情報」刊物，然而，卻於六月十五日在作業現場遭到逮捕。在緊急措置令第九號之下，這些學生成爲最初以地下刊物之罪名而被捕的學生。此事件中，被捕的學生有：李澤標（社會系二年級）、白相泰（政治外交系三年級）、安正裴（經濟系三年級）、金基善（史學系三年級）、京永俊（圖書館管理系三年級）等人，他們在二審審判中，全部被判處監禁一年，褫奪公權一年，在二審中，都因緩刑而出獄。

七月九日，國會通過社會安全法，防衛稅法、民防衛基本法、教育關係法四大戰時法之後，學生運動就更加萎縮了，學生的示威停止，並開始因爲地下刊物的印製而遭到拘禁。

(5) 首都女子師範學院示威未遂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宣佈之後，九月二日學徒護國團的創制，使校園處於停滯的狀態之中，在各大學，種種地下刊物充斥在每一個角落。

九月二十三日，首都女子師範學院科學教育科三年級學生白京純，製作了刊名「二千名首都

人的吶喊」的刊物，並在各教室到處散發，試圖引起示威活動，但是卻遭失敗。因此事件，使白京純在一審審判時被判監禁一年，褫奪公權二年，在二審時，被判緩刑二年。此事件是在緊急措置令第九號之下，首次發生的女學生事件。她為當時敢怒不敢言的學生代言，在刊物中，她的主張如下：

有口不能言的時代，有耳不能聽的時代，在悲歎與良心的權利都被侵蝕的廢墟上，我們又能建造出什麼？

發動五、一六反動軍事政變而掌握政權的現今獨裁政權，以反民主、反民衆的暴力和拷問，情報政治和特權主義的財閥，把國民的生存權都剝奪了，熱愛自由、正義、真理的首都人啊！在所謂近代化和經濟建設的口號之下，我們不能再看到那飽食的一群那種趾高氣昂的嘴臉。

為了使自由和民主主義的傳統有再次復活之日，趕快果敢地投入救國鬥爭的行列吧！

廢除維新憲法

朴政權下台

解除緊急措置令

釋放者復校、復職

(6) 梨花女子大學的黎明誌

收錄要求撤廢維新憲法及朴政權下台的宣言文及金望夏的良心宣言等傳單，到二十頁之後，

才裝訂成一本所謂「黎明」的小冊子，並散發到延世大學、梨花女大、漢城大學等校的教室、廁所、校園內，參加此次反維新運動的梨花大學女學生有：李亨亮（社會學系四年級）、鄭敬任（國文學系四年級）、鄭先子（國文學系四年級）等人，這些人於十月十日被捕，此乃所謂黎明誌事件。

類似上述情形，在十月應水單商專的學生金志夏印製良心宣言至各大學而遭逮捕，由於此事件，漢城大學師範學院宋榮寅等五名學生亦被逮捕。

另外，西江大學學生製作的「自由西江三號」，於十月二十三日晚上十時左右散發在西江大學校園內，因而有權五盛（電子學系三年級）、金閨（英文系三年級）等人遭到逮捕，分別被判處監禁二年、一年。「自由西江三號」的主要內容有「學生繼續被拘捕」、「校園情報要員集結」、「抑制勞工的權利」等現實的診斷，以及促求西江大學學生覺醒與行動。

十一月十七日，國民大學張英達、劉吉相、權運祥等人，欲進行反政府示威未遂。張英達原因涉嫌民青學聯事件被判十年，後因二、一五特赦而被釋放，由於他此次謀劃反政府示威的行為，所以被取消二、一五特赦，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以後才出獄，他是在緊急措置令頒佈後長期服役的學生之一。

(7) 漢城大學與慶熙大學聯合示威未遂

一九七五年度學生運動最後一次事件，是漢城大學學生和慶熙大學學生聯合計劃的反獨裁示威，並製造「讓我們高舉民主、民族統一的旗幟」的宣傳單，且欲藉著當日的示威為發端，喚起

各大學來進行示威。示威原預定在十七日進行，因為準備不足，延期至十八日，但由於事前洩漏，在十七日傍晚，因關聯者被捕而告中斷，雖然慶熙大學方面無法如期在十八日進行示威，但傳單已散佈在慶熙大學、外國語大學等校，宣傳單主要的內容，是廢除維新體制，打倒朴正熙獨裁政權、撤廢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校園自治化等。在以地下傳單來繼續奮鬥的大學街，儘管只有兩所大學企圖聯合街頭示威，但已經給政府當局和社會帶來了相當大的衝擊，這些人士的文章，被認為是「名文」，而且在國內外廣為人知。與此事件有關者名單如下：

朴仁裴（漢城大學三年級）、元惠英（漢城大學二年級）、劉進權（漢城大學三年級）、金奉雨（慶熙大學二年級）、申玄奉（慶熙大學三年級），以上所述學生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褫奪公權一年。

崔仁昌（東國大學四年級）：緩刑。

邊容義（漢城大學教育學院二年級）：暫緩宣判。

此時，被通緝的辛同秀（漢城大學四年級）繼續潛逃，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被捕入獄，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在木浦拘留所服完刑後出獄。

一九七五年又發生了兩件校園間諜事件，很多被牽連的學生被捕入獄。十一月五日，韓國神學大學全屏聖和金竝秀與在日為北韓工作的韓僑間諜金賢哲接觸，而遭到逮捕，當局隨即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發表漢城大學醫學系三年級回國韓僑留學生姜鍾憲為間諜，與姜鍾憲牽連的另一醫學系學生徐廣泰亦遭逮捕，其中，關聯者名單如下：

漢城大學醫學系：徐廣泰、全盛環、黃慧元、陳官保、鄭必玄、李仁秀、宋君植、張宇煥、全英訓、李勤支。

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羅屏植、高黎台、朴鍾烈。

參與此事的學生抗拒獨裁，反對抹殺人權的維新憲法，爲了要求釋放被逮捕者及民主人士而運動，亦瞭解官方宣傳的所謂「間諜團」這種可怕的組織隱藏在學生運動的背後，是朴政權對國民反共教育法的一種。另外，律師也一致同意，緊急措置九號的違反罪——間諜罪是無罪的，此事件的關聯者十四名中，只有姜鍾憲、朴鍾烈、徐廣泰三人接受實質的刑罰，其餘的關聯者都處以暫緩宣判及緩刑而被釋放，徐廣泰在十月二十六日被釋放後恢復上課。

(二) 一九七六年主要學生運動

自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宣佈以來，使得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學生運動無法公開化、活性化展開，而以校內社團或教會社團製作刊物和祈禱會來延續下去，這種潮流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止，仍持續不斷。十二月八日，漢城大學法學院農法會主導的示威，才使學生運動活性化，從一九七七年起，學生運動又以示威爲主而展開。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在野人士於明洞教堂發表「三、一民主救國宣言」，多少喚起了學生運動的生氣，雖然不是使學生運動活性化決定性主因，但卻也締造了宗教界參與政治運動的契機。隨後，由於朴東先事件，使民族的威信在國際間墜落，引起了民族的憤怒，同時也暴露出反

民主的朴政權的弱點，學生對朴政權的不信任感更爲加深，締造了一九七七年以後，學生運動更熾烈地展開的契機。

(1) 鄭華英、金榮俊遭拘禁

鄭華英於一九七四年就讀慶北大學政治系三年級，因和民青學聯牽連，而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十年，一九七五年因二、一五特赦被釋放，釋放後在故鄉慶北醴泉下田耕種，後又於醴泉4—1日會長選舉時，再次遭拘禁，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

鄭華英因在警察局拘留所說出反體制的言語，被移送審查，使得停止執行刑罰的命令被取消，他於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朴正熙遇刺以後出獄。像這樣由於緊急措置令第四號被逮捕而中止特赦，一直至十月二十六日以後出獄者，還有張永達、金志夏。

在搜索鄭華英的住宅時，發現了也是與民青學聯有關的延世大學金榮俊的信，由於其內容被認爲是反體制的，因此金榮俊也遭到逮捕，在緊急措置令第九號下，因信件而遭逮捕的，這是第一個案例。

(2) 釜山中部教會大學學生會會誌

二月，釜山中部教會大學學生會會長金榮日（釜山大學教育系二年級）及會員曹泰元（釜山大學土木工程系二年級）、李海量（東亞大學數學系二年級）等人，發行大學學生會會誌，並發送



給教會內一般信徒、神學院學生，他們也發給釜山教會所屬的大學生。

此會誌內容包括國內刊物中的詩文，文秉瀾論文性質的詩——「土地的戀歌」、鄭熙成的詩——「空拳」，及朴玄均的論文《貧富差距的深化現象》。在曹泰元的文章中有「……無論是說韓國性的或維新之類的話之人，應以正視的眼光，以具世界性且宇宙性的眼光，帶領著這土地上的人類，愛我們的基督，背著十字架，努力的向山谷小丘前進。」

其中，「無論是說韓國性的或維新之類」的文句，有問題存在。緊急措置令第九號的設計，事實上是可以因「一句話」或「文章的一個章節」而被拘禁入獄的，而維新體制正是為緊急措置令第九號辯護的政治制度。因此事件，使得金榮日、曹泰元、李海星等被拘禁入獄，判處兩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兩年，後因緩刑而被釋放。

其他類似這種事件之事也一再發生。三月，新丘專校一年級學生金錦融，影印三、一民主救國宣言，散佈於全州市內，在緊急措置令第九號之下，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一年。

三月二十七日，韓國神學大學學生金占碩、朴南修、崔加成等人，印製主張取消維新、撤銷緊急措置令第九號、釋放民主人士、解任教授復職、曹享祿校長退職等要求的刊物，決定利用做禮拜的時間來進行示威，但沒有成功。四月十九日，全南大學舉行四、一九紀念式，在教室朗讀宣言文，雖欲在廣場示威，但邱也沒有成功。

進入六月，大邱啓明大學也有以製作、散佈四、一九宣言文之嫌疑而被捕的學生，如白賢輿、張義軾、徐泰閱、徐哲旭、金進泰、姜峯奇等。在世宗大學也有在校內散發世宗人自治化誓約書

刊物，他們並欲示威但被發現，結果開除了主謀學生南仁順（國文系三年級）、李革（經商系第一組）、申代凡（經商系第一組）等三名。

在各級學校這種大大小小的地下刊物事件持續之中，十月十五日，在漢城大學，終於爆發了示威行動。

(3) 漢城大學慶祝典禮示威

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以來，政府當局以毫不留情的鎮壓與徹底的情報偵察，將校園籠罩在一股相當沈寂的氣氛中。

漢城大學，在一九七五年末的慶熙大學、漢城大學的聯合示威未遂之後，也沈默下來了。但是，學生爲了尋找自己的活動，而不斷地進行活動。在這種情形之下，以漢城大學農學院爲主，於慶祝典禮期間——下午三時左右，在漢城大學本部前俗稱「強骨」的庭院，舉行祝祭儀式，在感謝豐收的佻面舞（韓國民俗）結束之後的九時三十分左右，學生自然而然地並列在一起，有幾個人首先大聲合唱起來，並高喊「打倒獨裁」、「廢除維新」的口號，隨即跑到校門前面高喊，後因警察出動，示威隊伍只得解散。由於此事件，使得平時被監視的學生四十餘名被逮捕並接受調查，其中，楊觀守、全在洙等，遭到被開除的處分。這次示威以後，由於學生利用現有的集合機會來誘發示威的可能性顯著，使得情報當局更加傾注心血來監視校園。

(4) 漢城大學法學院示威

十二月八日，即將畢業的法學院四年級學生朴澤運、李範永、白基文等學生，策劃主導示威行動。

十二月七日，朴澤運等三人印製傳單「民主救國宣言文」六百份，於十二月八日在圖書館散發了四百份，他們先高唱愛國歌曲，然後朗讀宣言文，之後便一面高唱正義歌，一面展開示威，平時在學校駐紮的刑事隊，立刻將他們鎮壓住。

此次示威，是由即將畢業的四年級學生，在畢業前考二個月所發動的，因此給校園帶來很大的衝擊。他們在宣傳單上要求「廢除維新憲法及特務統治，解除緊急措置令，釋放被捕人士，守護言論自由、解散護國團。」並且要求政府針對造成當時國內外嚴重衝擊的朴東先事件，提出真相說明。

從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五、二二示威以來，停滯不前的校園氣氛不容易再升起，而此次示威在一九七六年度學生示威跳躍入一九七九年度示威高潮，即扮演著架橋過渡的角色，而且四年級的學生在畢業之時，就不再膽怯，成爲果敢之學生運動的先驅。

另外，這些學生採用的決議文內容有：

- ① 公開讓國際唾棄、使民族丟臉的賄賂事件。
- ② 撤廢使一人獨裁並長期執政的維新憲法。

③解除壓榨人權、特務統治的緊急措置令。

④立刻釋放被捕的學友及民主人士。

⑤歸還我們的安全憑藉——基本人權。

⑥讓我們守護言論自由。

⑦不要剝奪處於物價高、薪資低環境的人們的生存權。

⑧解除如娃娃般的校園學徒護國團。

中止吧！校園監視，別再阻止學生自治。

學生並決定創造出一個具四分之四拍子的學生口號之有形體（按：指歌謠之類）。

另外，延世大學基督教學生，在野外訓練中，以①漢城的意思，②所謂民衆是什麼，③解散神學院等爲主題，製成傳單並散發，與此事件有關聯的尹文鍾（史學系二年級）、泰相鎬等人，遭到無期停學的處分。

一九七六年是學生運動的下降期，學生陷入苦惱中。緊急措置九號頒佈以來校園停滯的情況，到一九七七年才慢慢地覺醒。

（三）一九七七年主要學生運動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實施以來各種傳單及示威活動發生的次數，到了一九七七年度開始激增，因此被捕的學生人數，也較前年更多。由於緊急措置令第九號規格上的局限，原本陷於停滯狀

態的學生運動，漸漸地開始呈現活力，旺盛的氣氛延續至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兩年，導致朴政權末期衰弱的情勢。

(1) 張基杓被拘禁

張基杓於一九七四年將民青學聯當時製作的「民衆之聲」，散發給與民青學聯有關的學生，因有嫌疑而被通緝，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遭人檢舉，潛逃約三年後被檢舉，以違反緊急措置令第九號、違反反共法、違反住民登錄法、違反兵役法等四項罪名遭起訴。他在二審法庭中表示：

檢察官主張我的行爲是出自英雄主義，但我是徹底地排斥英雄主義的人。民衆受到苦痛，正是少數人英雄主義作祟的緣故，我相信只要英雄主義受到排斥，那麼真正的民主主義就會實現，但檢察官欲撒謊地說我的行爲是出自英雄主義，實在太不恰當。

隨即，就公訴內容一一提出答辯，當時有人說這審判是民主主義學習場，實在是是正確有理。

他在一審時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五年，在二審時改判二年，褫奪公權三年，服刑至十月二十六日即假釋出獄。

(2) 漢城大學示威

三月二十八日，漢城大學經濟系四年級學生楊春昇、歷史系三年級朴贊宇、歷史系三年級金

贊雨等人，於三千餘位學生面前朗讀打倒維新政權的《民主救國宣言文》，並展開示威，但在朗讀宣言文時被機動警察破壞中斷。

這些人在宣言文中，列舉以下事項，並要求朴政權下台：

- ① 取消學徒護國團，恢復學生會。
- ② 取消緊急措置令，停止對言論的限制，一掃不正腐敗。
- ③ 停止屈辱外交，要求公開調查朴東先事件。

在審判過程中，檢察官主張：「這些人可以判處破壞民主主義，帶來社會混亂、予北韓南侵機會的罪名。」但學生則抗辯說：

我們要求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維新體制才是真正抹殺民主主義的肇事者，國家安保的真正實現，正是取消維新體制，使國民能夠自由的表現自己的意思……

這次的事件，不應該有任何的罪，這是國家處於危機所呈現出正當抵抗政權的表現……

語畢，旁聽席掌聲如雷。

結果，他們每個人都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在獄中，他們仍然繼續煽動反對維新體制，因此，又被追加一年的徒刑。

四月五日，全南基督教長老會、青年聯合會於光州 YMCA 小禮堂，舉行「苦難週」集會，發表聲明書及決議文。他們於聲明中憤慨於朴正熙獨裁政權下的齷齪，並主張取消維新憲法，釋放被拘禁者、保障校園自由、停止對宗教的偵察、保障言論的自由。因此事件被逮捕的學生有曹峯

訓（全南大學四年級）、白鎬慶（全南大學 FYC 會長）等。四月六日十時開始，會員在光州警察局前靜坐，高喊取消維新等口號，並走向街頭示威。

然而，這兩個人仍未被釋放，各教會及各地方發送聲明書，試圖動員教會青年及學生，於四月十日復活節作禮拜的場所——中央國小進行活動，但由於事前被發現而告失敗。

當此之際，梨花女子大學生也計劃從四月十九日開始進行反政府示威，但沒有成功，僅散發刊物及黑色絲帶而已。

(3) 韓國神學大學苦難宣言

四月十七日，在韓國神學大學禮拜堂作完苦難週禮拜後，李榮在朗讀「苦難宣言」，金延受、金夏範等人散發刊物，他們自三月十五日起，製訂「信仰告白」，其內容包括了學生共同關心之事——對現政府措施的批判，他們以學徒護國團的名義將刊物散佈於校園內，藉著基督教苦難週的機會，發行信仰告白書，企圖進行譴責政府的集會與示威。警察於四月十七日示威之前，就已知道這個消息，在集會之前，學生於警察出動的情形之下，仍然大膽地強行示威。

學生主張的主要內容如下：

- ① 維新政權下台。
- ② 樹立依民主步驟的新政府
- ③ 徹底改革文教行政的侍女化。（按：比喻文教部一味地順從政府的指示）

他們主張學徒護國團是無視於全體學生意見的御用團體，必須將其解散，而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學生會。他們並要求：

①保障校園內言論的自由。

②由於工業結構的不均衡及偏重特權企業，使得物價高漲，在這種情形下，造成勤勞大眾的生存權受到威脅，應加以改善。

③廢除有關國家保衛的特別措置法。

④保障勞工團體的行動權。

⑤確立積極的對日態度。

⑥廢除維新憲法及緊急措置令。

⑦實行總統直選制。

圍繞著韓半島的國際情勢，特別是美軍撤守問題及人權問題、賂賄事件等，破壞了韓國的國際睦鄰關係，而這些都是由於現政府的獨裁及蹂躪人權所造成的。學生在《民主救國憲章》中，主張：

①取消維新憲法、緊急措置令。

②完全恢復所有政治犯的人權。

③停止拷問、偵察、暴壓及特務統治。

④保障校園自由及宗教自由、司法權獨立。

⑤保障勞工、農民等勞動大眾的生存權。

進入一九七七年，學生運動不僅是單純地表現反獨裁民主主義的理念，也開始要求民族資本的培養，及所得的正當分配，學生關心民族全體的利益，更大幅度地展開學生運動。

學生在「苦難宣言」中說：

……另一方面，一天天上漲的物價和稅金，國民經濟陷入一片水深火熱之中，使貧富之間的差異更加深化，勞工和農民對於政府的不信任，現在達到了極限，政府壓榨國民的膏血，輸入日本的公害，助長買辦資本，並將祖先遺留下來的美麗江山，製造成世界的垃圾場，像這樣的所有暴行，政府卻在所謂國家安保的名義之下，實行強有力的言論彈壓，不讓國民知道實情……

學生的關心，已分明地表示出不只是單純的關心政權的層次。

四月十二日，在漢城大學散發所謂「四月宣言文」和「民主救國憲章」，因而有四名學生被捕。四月十五日，在監理教神學大學，也複印了「民主救國憲章」發送給學生，並試圖進行示威，但沒有成功。如上所述，從四月十一日到四月十九日之間，大小事件陸續的發生。在高麗大學，學生也印製了內容為：釋放被捕學生、廢除維新體制、解除緊急措置令、保障言論自由、禁止校園偵察等宣傳刊物，在高麗大學和漢城大學散發，而造成五名涉嫌的學生被捕。

四月二十日，全北大學學生採行了十個項目的決議文，要求廢除維新體制，中止利用國家保安法和反共法來壓制民主人士及學生運動等。學生在校車及市內內發散此決議文，原想進行示威，但最後也沒有成功。

另一方面，四月十九日在延世大學，於四、一九追思禮拜結束後學生金哲基、金成晚、安承永等表示：「今天是四月十九日，除了白紙聲明書以外，沒有什麼其他的事物可以表現我們的想法和心意。」隨即發表白紙聲明書，他們在被逮捕的過程中，理直氣壯的表示：「維新體制必須廢除，獨裁政權必須更換，我們的白紙宣言文不能使事情好轉，是一大遺憾。」

如上所述，白紙宣言文是被壓制的學生欲表現他們的意思的一個新方法，在白紙裏，包含了無限的意味。

四月二十四日，基督教長老會青年聯合會主管等人，在鄉野教會結束復活節紀念禮拜之後，到處散發反政府宣傳刊物，並在明洞附近展開示威。

五月十一日，韓國神學大學學生於上午十時，在學校禮堂結束禮拜之後，到處散佈要求朴政權下台，廢除維新體制等的宣傳物「韓國神學大學苦難宣言書」，學生在《苦難宣言》中決議：

- ① 撤廢惡法中的惡法——維新憲法，立刻解除阻礙民主憲政的緊急措置令。
- ② 釋放被拘捕的民主人士、教職人士（宗教界人士）、學生。
- ③ 基於集團的野心慾望，而使大韓民族歷史退步的朴政權，立刻下台。

在九月時，國民大學的裴基善（社會學系四年級）散發反政府的傳單，遭學徒護國團幹部的阻止，而且因學徒護國團幹部的告密，使裴基善被警察逮捕拘禁，此乃是大學迷漫不信任風潮之起因，可說是當時學徒護國團被御用的事例之一。

(4) 漢城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會

漢城大學社會學系在十月七日的行事計畫上，準備從第一學期開始舉行以所謂「一九二〇年代民主運動的考察」為主題的學生研究會，因此在該日下午二時左右有五百餘位聽眾在第二十六棟禮堂集合。

但學校當局擔憂於研究會後會引起示威，所以須在事前把參加研討會的「辯士、演說家」抓起來，並於會場貼上「依據情形決定把研討會延期」的佈告。

憤怒的學生，自然地就進行合唱，抗議吵鬧，一方面進行吵鬧，另一方面又針對事情的真相開始做批判性的討論。學校當局對事情沒有提出說明，就強制地解散學生，學生馬上高喊「御用教授下台」並繼續討論，一方面進行唱歌，另方面高喊「說明事情真相」、「校長下台」、「中止壓制校園」、「解除緊急措置令」、「撤廢維新憲法」等口號，繼續吵鬧。

吵鬧進行時，學生仍繼續進行合議，結果乃發展成無限期絕食方式，聽到絕食抗議的消息的學生四百餘名，乃在禮堂內外繼續的吵鬧示威，終於和警察發生衝突，遭到催淚彈的亂射，在禮堂外鎮壓示威的警察，進入禮堂內逮捕吵鬧的學生四百餘人，警察指證出八十餘名的問題學生，其餘的人在凌晨四時於訓誡後釋放。

次日，學校當局乃下達停止上課的處置，憤怒的學生乃在校門外進行大隊的示威，和警察發生極大規模的衝突。警察從拘禁的八十名學生中抽出十三名的主嫌犯後，又選出八名來加以拷問，

因為他們似乎是參與事前的計劃，爲了控制他們，就以違反緊急處置令第九號的罪名予以監禁。被監禁學生名單如下：

沈相環（社會學科三年級）

朴興烈（社會學系三年級）

洪尹基（哲學系三年級）

田敬裁（德文系二年級）

崔聖一（社會學系二年級）

這些人在審判的過程宣稱，最初的集合不是非法的，而是經過學生認可的正式活動，主要是由於學校當局不正當的干涉，而引起學生示威，所以無罪的他們，非常猛烈地責難這次的示威是政府當局干涉校園，而且他們批評監禁他們的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學生的要求，是爲了從政府當局不法的行爲中，爲找回自己的權力所做的努力。最後審判的結果和其他的判決的結果一樣，被判有罪。

緊急處置令第九號，無分別地從校內剝奪學生僅有的基本自由後，接著頒佈休校的處置，各校學校學生乃分別積極地實踐學生主張，延世大學「救國宣言文」的散佈，是其衍發的事例之一。

(5) 延世大學救國宣言書

一九七五年度以來曾專心於積極學生運動的延世大學學生，因十月七日漢城大學示威引發漢

城大學的休校令，所以延大學生不能再保持以前的沈默，乃發表撤廢維新憲法及解除緊急處置令等反政府主張的宣言書。

十月十三日，十二點三十七分，延世大學學生盧永民在大禮堂散發「救國宣言書」給二千餘位學生，提倡宣言中的口號。金志成也在神科大學大禮堂散發相同的宣言書給一百餘位學生，並於朗讀後高呼萬歲。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以後，在延世大學發生的反獨裁、反維新的學生鬥爭，成爲後來十月二十六日興起的延世大學大規模學生示威的導火線。

他們在「救國宣言書」中呼籲：

……，啊！痛心啊！學友呀！爲了維新獨裁政權，以剝削國民的血與肉的税金去收買外國政治人物的朴東先事件，是怎麼一回事？無視於人類基本權，爲了少數支配階層的緊急措置令又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應該解救爲正義而戰的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學生及勞工。

並決議：

1. 爭取校園及言論自由。
2. 徹底查明在國際丟臉的朴東先事件。
3. 爲了使特務統治的主角中央情報部解體而戰。
4. 支持勞工的權益鬥爭。
5. 爲廢除所有非正義的溫床——維新憲法而戰。

(6) 延世大學反維新示威

十月十三日，延世大學宣言書接著十月七日漢城大學示威之後發生。自十七日起至二十二日之間，延世大學學生在學校散發各種刊物，並貼出壁報。校園內氣氛緊張，李代修、吳聖光、李尙勳等判斷這是動員學生的時機，於是提出具體的作戰計劃，討論擬定宣言文。

他們看中當時延世大學圖書館新建工地的許多碎石及方木。有一個人於做禮拜時間進入大禮堂四樓閉鎖的博物館內，打破玻璃窗，往下扔標語牌，撒布宣言文，他也在學生之間散發宣言文，煽動學生前往圖書館新建工地去進行示威。

十月二十六日十二點三十分左右，做完禮拜出來的學生約一千餘人，舉著標語牌，散發宣言文一千多張，姜成九打破窗戶，集中學生後，把標語牌往下扔，再次打破兩個窗戶，抓著被打破的窗戶的窗框，高喊「取消維新憲法」、「打倒獨裁政權」等口號。

學生拍手呼應，李尙勳再發刊物三百餘張，學生並肩走向工地。這時，警察把李尙勳帶到警察局，激怒了示威隊，使得示威越來越尖銳化，學生增加為四千餘人，和接到消息而湧來的警察發生衝突。

有一部分學生，衝破警察的制止綫，經過梨花女子大學正門前，於新村路進行示威，警察發射催淚彈，以棍棒毆打學生。

這示威是緊急措置令第九號發佈以來最大的一次學生示威，也是最激烈的。以這次示威為契

機，學生開始脫離無力的深淵，以十一月十一日漢城大學示威及西江大學示威延續下去。

(7) 漢城大學反獨裁示威

十月二十六日延世大學大規模學生示威以後，十一月十一日，在漢城大學，也發生了反獨裁示威。

十一月十一日十二點三十分左右，文盛勳、楊基俊在漢城大學餐廳朗讀譴責維新體制具反民衆的、反民族的性格的「民主救國鬥爭宣言文」時，被進入餐廳的刑警逮捕，激憤的學生走出餐廳外，高唱正義歌，進行示威。

學生的數目越來越多，警察立刻出動，進而鎮壓示威，有一部分學生進圖書館，長期禁閉。他們拿著擴音器向窗外朗讀宣言文，高喊激烈的反政府口號，這時在圖書館外鎮壓示威的警察進入圖書館，發射催淚彈，把吵鬧的學生全部帶到警察局。

此次，漢城大學三千餘名參加的大規模激烈的示威，彷彿十月二十六日延世大學的示威，使停滯的學生運動漸漸復甦。

(8) 西江大學反維新示威

西江大學也在十一月十二日，誘發了三年級反軍訓制度示威，參加示威的五百餘名學生，在校內進行了一個小時的示威。學生一面高喊著「恢復民主」、「反對軍訓」等要求，一面和警察對

時；五十餘名學生被抓到警察局，學校當局立刻停止上課兩天。

停課結束後的十四日下午三時左右，在二年級軍訓時間，學生要求釋放在十二日示威被逮捕的學生，有大約二百名學生高喊：「廢除維新」、「釋放被捕學生」等要求口號，並再次展開示威。但是，當局出動大批警力，制止了此次示威行動，文教部說西江大學若再次示威發動的話，將發下戒告狀。

但，十八日從教授到學生，終於又印製「西江宣言文」，在教室散發了一千部，然後展開示威。學校從當日開始終講（按：停止上課），期末考用繳交報告來替代。以後，各學校終講事件層出不窮，期末考繳交報告替代，成了一時的流行。

當日在散發的西江宣言文中，學生主張：

西江的學友啊！現政府以一九七二年所謂十月維新體制的政治欺瞞計謀，將國民的良心和自由全部剝奪，自此以來，校園的自由也更加被剝奪，不曾恢復。

政治權力的獨裁化，和其所創造出來的窒息感，沒有明若觀火的暴露出來……。

我們知道，歷史是人類意志的累積，自由的守護是透過高貴的犧牲才能爭取到的。

啊！在此的歷史的使命照耀下，喜悅欣然表露於所有事物上！

學友！快！快出來，快踏上自由路！

於是決議下列各事項，其主張如下：

1. 無條件釋放十一月十二日、十一月十四日與校內示威有關聯的學生。

2. 要求學徒護國團的立刻解散，禁止校園內政府機關人員的進出，使學生會復活。
 3. 立刻解除緊急處置，無條件釋放所有被監禁的學生。
 4. 廢除維新憲法。
 5. 北韓不要用政治的伎倆來欺瞞學生的純粹呼籲。
- 參與從十一月十二日到十八日止西江大學的示威的緣故，而被逮捕的學生有李文範（化學系三年級）、朴泰律（經營學系三年級）、李孝栗（物理學系三年級）、劉文賢（哲學系二年級）、張正秀（數學系二年級）、韓秀同（數學系二年級）、金庸進（國文系二年級）、林英俊（物理系二年級）等人，都被判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懲役。

接著在十二月十八日，漢城青年聯合協會及發表決議文，並在首都教會大約有二百餘名的人進行示威，因事前出動警察的阻止，乃告解散，事件中有三名學生被監禁。

自緊急處置令第九號發佈以來，從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直到一九七七年前半期為止，學生運動一直停留在停滯的局面，學生的主張只能藉傳單，無法直接向外表現，但學生漸從這種界限中覺醒，這可由一九七七年後半期十月二十六日延世大學、十一月十一日漢城大學、十一月十二日到十八日西江大學等所進行積極大規模學生示威的事件中看出端倪。

（四）一九七八年主要學生運動

國家內部有各種無理、不正和腐敗累積著，國際又有不斷地面臨威脅的經濟諸般問題的嚴重

化，朴政府反而採取更強烈的高壓政策，使得政權內部矛盾日益嚴重，這種矛盾自然也就對學生運動產生極甚的壓迫。

但是不顧政權極度壓迫的學生運動，在一九七七年後半期乃解下呆滯的面貌，於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漢城大學農學院散發反政府傳單後，就有漢城大學農學院反政府的示威（四月）、釜山大學（反政府四、十九）傳單、梨花女子大學示威（五、七）、漢城大學反政府示威（五、八）、韓國神學大學苦難宣言及示威（五、六）、漢城大學農學院反政府示威（六、一）、釜山大學校內壁報事件（六月）、漢城大學街頭示威（六、十二）、光化門泛大學聯合示威（六、二十六）、東國大學讀書會訓練會（六、三十）、朝鮮大學傳單（七、二）、全南大學街頭示威（七、二）、祈晴典禮全州街頭示威（八、十六）、漢城大學街頭示威（九、十三）、高麗大學的反政府示威（九、十四）、淑明女子大學傳單（九、十三）、淑明女子大學示威（十、六）、慶熙大學學生示威（九、二十）、光化門反對十月維新示威（十、十七）、東國大學反政府示威（九、二十）、仁荷大學傳單（十、月初）、仁荷大學示威（十、十七）、漢城大學工學院傳單（十一、八）、漢城女子大學傳單（十、十六）、啓明大學示威（十月）、慶北大學和大邱市內大學反政府街頭示威（十一、二）、光化門反政府校內示威（十一、十九日）、漢城大學反政府校內示威（十一、三）、光化門反政府群眾集合傳單（一九七五年七月十日、十月十七日、十二月五日）等，實際上學生反政府的鬥爭正日益擴大。

(1)釜山大學四、十九傳單

四月十八日下午七時於釜山中部教會，釜山大學學生採行「釜山大學自律化、民主鬥爭宣言書」，並散發所謂「四月十九日十時到時鐘塔」的傳單。

他們在宣言書中寫道：

曾打倒具有不正、腐敗、不義卑劣的獨裁政權，爲了民族真正的歷史發展，以深思熟慮的主張證言過民族的民主力量的四月革命，此神聖的日子又來了。

距今十八年前的今天，是實踐勝利的日子。……對於新外勢的屈從及服從，惡劣的經濟蕭條景象，徘徊在街道墮落而缺乏知識的知識份子，不顧民族總體的利益，而只顧奪取權力的少數集權份子，都對國民造成負面的影響，因買辦關係而出現腐壞的國土，沒有主體之雜種文化的飽和，這些是我們真正現實中的一面……

今天是爭取正當的民族救國的日子。四、十九的精神，有脈絡地傳下來，照亮了我們民族的前路。

……啊！釜山大學的學生啊！加入反法西斯抗拒運動的戰列！奮起吧！

在決議文中，決議如下：

爲了讓反民主的、反歷史的、且使民族受辱的罪魁禍首摸索出真正的民族理念，決議要求以下的基本權：

1. 停止所有型態的反民主的鎮壓。
2. 釋放被拘禁的愛國學生及人士。
3. 勿妨礙勞工、農民自發性的權力鬥爭，停止對一般大眾的人權侵害。
4. 以韓傀傀儡政權，快做民族覺醒吧！
5. 取消緊急措置，實施民主憲政。
6. 停止對言論的鎮壓，容許一般國民自由地表示意見。

在行動綱領中闡明了以下的主張：

今天，我們釜山大學的學生，再一次確認，爲了民主、民族運動及校園的自律化，而組成四、十九革命隊伍的先鋒隊，並決定了如下的行動路線：

1. 把爲了民主性的大學運作及學問研究的班級、社團，集合起來，制定嚴格的大學自治制度。
2. 對於學生透過民主的自覺，使校園繁榮化的問題，及隨著恢復大學言論自由的各種問題，尋求各式各樣的方案。

3. 將附和於強權的奸商教授驅出神聖的校園之外。

4. 爲了全國被拘禁學生的釋放及復學，展開簽名運動。

5. 爲了貫徹上述行動，將採審慎完成的態度。

由於感受到一九七八年學生運動將增加，並熾烈的展開。學生在不知不覺間，慢慢地開始傾力於和獨裁政權對抗的行列。

結果，四、十九釜山大學反政府示威，雖然只是散發刊物，而示威因未遂而停止，但地方大學的積極參與，使以在漢城市的大學爲中心而展開的學生運動被高估了。

另一方面，在梨花女子大學學徒護國團舉辦「學生研究發表會」的最後一天，金安奈（社會生活系三年級）散發刊物。五月四日，師範學院慶祝祭典的最後一天，學徒護國團宗教部長朴仁惠（國文系四年級），文藝部長吳賢珠（視聽覺教育系四年級），指導部長韓景姬（家政管理系四年級）等，在大禮堂散發刊物，她們在刊物上的決議文如下：

八千名梨花人啊！

我們學生無法將這國家的歷史及社會現實置之度外……我們爲了校園的自由及真正的主主義，決定了如下的決議文：

將傀儡學徒護國團解散，成立自衛性的學生代表機關。

即刻停止對校園的偵察，保障自由的學生活動。

無條件釋放被拘禁的學生，即刻讓他們復學。

停止對勞工的鎮壓及欺瞞，讓所有言論機關正當地報導他們的苦難及呼籲。

取消剝奪國民基本權的維新憲法，實施透過國民自由參與的民主選舉。

九日十時，崔貞順走向大禮堂主席台前，向做禮拜的一千八百餘人朗讀記載著取消護國團，取消維新憲法，及取消緊急措置等主張令的刊物，約有三百餘人展開二十分鐘的靜坐示威。

結果，朴仁惠、韓景姬、崔貞順、金安奈等人被判有期徒刑二年，褫奪公權二年。

(2) 漢城大學第一次反獨裁示威

目睹在一九七七年及一九七八年初限制革新皮革廠、清溪服裝公司、第一製糖廠、亞利爾樂器公司及東一紡織廠的勞資爭議中勞工的人權被壓迫，學生爲勞工要求更多的權利和福利，五月八日，在漢城大學示威中，散佈著所謂「校園民主宣言」及「勞工的火花」等刊物。

這一天，並在漢城大學學生餐廳內散發刊物，約有一千人走出餐廳進行示威，但很快就被鎮壓，下午有一部份學生在校門前和警察發生衝突，展開投石戰。學生肩並肩向封興洞和信林洞分散，高喊「廢除維新憲法」「打倒獨裁政權」的口號，並展開示威。

學生在「校園民主宣言」中的決議事項如下：

廢除維新體制，保障民主憲法。

撤消緊急措置令，釋放被捕學生。

廢止護國團，使學生會復活。

使被開除學生復學。

保障勞動者之權利，不要鎮壓勞工運動。

實踐言論自由。

打倒御用野黨、御用勞動總會、御用教授。

隨後學生並發表行動指針：

從五月十九日起一個禮拜，爲了反對選舉而進行聯合罷課。

爲了被解雇的紡織工人，積極參與募款工作。

透過刊物製作、散佈、批判性歌謠的普及，及校內牆壁的塗鴉，使校內言論活性化。

爲了校內氣氛的活性化，要使各種集合發揮最大的效用。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九日釜山大學刊物，在各大學普遍流傳，該刊物闡明了學生的行動方針或行動綱領，使參與學生運動的學生感到自己一點點的主張受支持，而有了自信。

五月十六日，在韓信大學當局毫無理由地頒佈無限期的停課令時，學生在校園集合，討論時局問題、校內問題，十二時左右發表「五、十六宣言文」，到下午五時左右爲止，用樹木、木桶等物臨時搭建了一個障礙物，而進行靜坐禁閉。

他們在宣言中闡明：「這一點表現，是基督人的精神和民族良心的表露。就像顯露出上帝博愛的模樣。」發表宣言文的主體爲「韓國神學大學渴望統一的一群學生」，從這裡可看出學生開始自覺到民主問題的終極解決，是統一問題。因爲此次示威，有金熙澤等四名學生被捕。

隨即在五月十四日，東國大學學生印製刊物「聖人來臨的那日」

今年是佛紀二千五百二十二紀年（按：佛界所使用的紀年，自西五百五十六年算起），爲了燒融無形的枷鎖而勇猛前進時所做的極度的掙扎，把「二五二二」一個數字一個個地銘記下來，現在想燒融最後枷鎖的火光，正在這裡。

那火光是爲了誰而發出的呢？尋找火光的求學者和有熱血的民衆，可以不要再問了。……

我們發誓直到真正自由民主主義實現的日子到來，否則仍繼續以血來鬥爭。

學生運動漸漸成爲激烈的鬥爭，這是可以了解的。

另一方面，這時期學生所採行的宣言文、決議文等，都一致掛上所謂「民主救國宣言」的標題，表明出他們的主張與實踐的行動，都是出自於所謂民主主義救國運動的正當性。

六月一日，漢城大學農學院的「民主救國宣言」，也脫離不了這個範疇。當日，學生將一千四百張宣言文，散發於大樓的內外，大約有二百名的學生開始進行示威，並和出動的警察，在某工廠展開投石戰，其後，依然召開聲討大會和唱歌，燒毀網球場，直到深夜十二時，仍繼續激烈地示威。此示威是一九七八年度初期的一項激烈示威，涉嫌此示威而被監禁的學生，有辛彥觀（農業教育系四年級）、權五訓（農業教育系四年級）、李屏鎬（農業教育系四年級）。

六日，釜山大學在牆壁上貼出「廢除維新」的壁報，並加上各種反獨裁的口號。從這時期開始，校內的活動變得多樣化。

(3) 漢城大學第二次反獨裁示威

六月十二日十二時左右，在漢城大學校本部前面，大約集合了五千餘名的學生，高喊著反獨裁的口號，並進行示威。學生一方面散發印有①校園民主宣言②致理學院學生文③致全國大學生以消息爲內容的刊物，一方面又繼續示威。警察乃射擊催淚彈，積極地鎮壓學生的示威，學生手挽著手朝理學院的方向前進，到了理學院前，又與警察展開投石戰，並破壞警車一輛，有五、六

名刑警受傷。學生一面高喊反獨裁的口號，並合唱「先驅者」、「不要動搖」、「我們勝利」等歌曲，歌聲傳遍整個校園，下午三時左右，燒毀市區內巴士後，到地區管樂廳前展開示威，四時左右各自解散。

另一方面，此日示威中，並發出了於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漢城市內所有的大學生和市民聯合進行街頭示威的預告。由於已經預告了六月二十六日將進行示威，在鐘路、世宗路一帶，被警察封鎖住，甚至動員武裝照相機進行攝影。下午五時左右，世宗路一帶全部禁止進行。

雖然警察佈下了這種防禦網，仍有一千餘名學生進行反政府的示威，另外爲了保護主謀者，乃採用五分作戰，所謂五分作戰，就是用五分鐘談完主謀者的宣言文後，就發動群眾來掩護主謀者。

這時候開始，學生運動的方向乃開始轉爲以街頭示威爲目標，六月二十九日，以全國大學生主學生總聯盟的名義，發佈宣言文，預告於七月十日下午六時，在世宗文化館廣場，舉行爲恢復民主、樹立正義而舉辦的全國聯合集會。在此之前，於七月五日下午六時，漢城市內有人散發傳單，促求在光化門附近的學生及青年響應示威，並要求「立刻中止大總統選舉」、「統一之傀儡主體自行解散」，學生在傳單中寫道，如果七月五日的選舉失敗，預定在七月十日於世宗文化館前，進行第二次示威活動。

由於言論的控制，一般大眾無法得知發自校園的所有的學生運動情形，其實學生的主張，大多數是要讓國民了解而以行動實際參與示威。

七月二日，光州朝鮮大學學生，在各處散發反獨裁傳單，並用色筆在校內各牆上寫著「廢除維新憲法」，全南大學的宋基淑教授和其他十餘名教授，因為發表「我們的教育指標」一文而被逮捕，隨後全南大學學生約二千餘名立即散發反政府的傳單，並在光州市內進行示威。

以下為全南大學民主學生發表的宣言文：

六千名學友啊！

七百萬市民正處於桎梏中，當然我們年青人的根據地——全南大學，也被踩在情報機關的腳底下，只能做為已經失去人民信任和期望之政府的侍女。一齊奮起吧！看看烏雲後的藍天！

學生並要求御用教授退職，釋放宣言民主教育的教授，停止對校園的偵察，他們決議在這些要求貫徹之前，進行罷課、拒絕考試及絕食靜坐的鬥爭。

八月十六日，在祈晴夏季傳教大會中，約有一千餘人提出反政府口號，並在全州市內展開街頭示威，靜坐三天，有九十八人被帶到警察局。

(4) 漢城大學第三次反獨裁示威

第一學期的高潮氣氛延續到第二學期。九月十三日，漢城大學約二千餘名學生展開反獨裁示威，其中約有六百餘人進出上道洞（按：韓國漢城重要機關所在地）

當天，學生散發「校園民主宣言」、「恢復民主，反獨裁宣言」、「民主時局宣言」等刊物，並表示：「十月十七日下午六時在光化門十字路口集合」預告將於十月十七日，十月維新宣佈日在光

化門十字路口進行再一次的群眾示威。

另外，學生發佈御用教授白衷賢、安相鎮、金埰潤等人的名單，呼籲拒絕上他們的課。學生並採行十個決議事項，包括：拒絕第十屆總選，打倒維新體制、保障勞動三權、保障農民權益，釋放被拘禁人士、保障言論自由、爭取校園自由等。採行的行動綱領如下：

全國大學從十月十六日起至十月二十一日止進行聯合罷課。

十月十七日下午六時，在世宗文化館廣場，舉行打倒維新獨裁的全市民、學生崛起大會。

拒絕上金埰潤、白衷賢、安相鎮等御用教授的課。

透過製作、散發、郵寄刊物，以及批判歌謠的普及，來宣傳反獨裁意識。

而在當日發表的「恢復民主、反獨裁宣言」中，表示了以下的決議，提示了學生運動的最終課題。

第一：統一民族史上最大的課題。

第二：樹立自主的民族統治。

第三：實現民主主義制度。

另一方面，從一九七六年起活動的校外地下運動團體，也在這時候，於漢城地區，廣泛地散佈刊物。某校外團體決議於十月十七日——十月維新六週年這一天，舉行大規模群眾大會，從九月初起，印著「集合於光化門」、「打倒朴正熙」、「跟著哥哥姊姊一起打倒朴正熙」、「往光化門的路，是恢復民主的路」等內容的刊物，廣泛地散發到市內各級中、高等學校及大學。

此校外團體後來因一九七九年「南民戰事件」而聞名。

(5) 高麗大學反獨裁示威

學生示威越示越激烈，九月十四日，約四千餘名高麗大學學生，展開反獨裁示威，點火燃燒校園常駐政府人員的崗哨，學生於上午十時五十分左右，到各教室散發傳單，十一時三十分左右，在教養學部大樓前集合了四千餘名學生，朗讀著宣言文，肩並肩地高喊取消維新，打倒獨裁，進而欲走出校門外，但因警察的強力制止而無法走出，於是在校門內，舉著「取消維新」、「打倒獨裁」標語牌，展開靜坐示威。靜坐示威的學生中，有二百餘名高喊「政府人員滾蛋」，待政府人員撤離平常駐守的的守衛室後，學生開始破壞建築物，因此發生了警察和學生之間的真正衝突，警察向學校發射催淚彈，而導致學生與警察之間的肉搏戰，示威於下午一時左右被鎮壓。

當天學生散發的刊物中，寫著：「熱血沸騰的高麗大學學友們啊！立刻到大禮堂集合吧！」在這號召之下，寫著「一九七八民衆宣言」。

與東學革命、三、一運動及四、一九義舉一脈相傳的民族史潮流，是反帝國、反封建、反獨裁的不斷潮流。現在世界史的潮流，正積極的克服僵硬的冷戰理論，推進到以第三世界為首的多元化體制。

但是今天，不顧這樣的世界史變化，維新獨裁政權仍然爲了想持續十八年期間虛構的民主主義，而試著去蠻幹反世界史的行動。

罔顧我們前輩的殖民地解放鬥爭和民族爲民主國家建設所下之努力，現在韓國的現實，甚至連殖民地的遺旨也不能算清，在維新體制下，民衆的生活苦痛，在維新體制下，更加深化……從壓迫到自由，從不平等到平等的路，要我們果敢的鬥爭，從現在開始，我們斷然地拒絕被支配者舐血的沈默理論，再次闡明我們以下的意旨：

廢除維新憲法。

打倒獨裁政權。

爭取校園自由。

別再壓制勞工運動。

從腐敗的言論中覺醒。

解釋爭議問題。

這和九月十三日漢城大學決議事項幾乎一樣。隨即從九月十五日開始，高麗大學在各處公共場所散發傳單，傳單中表明：「在我們的血管中流著沸騰的熱血，直到五十名學友全員被釋放爲止，否則我們將無限期的拒絕上課。這唯一的路，就是不能再讓高麗大學的自由繼續沈默！」這些傳單在寒假中，隨著滿天的落葉，在校園各處漫天飛舞。

九月二十日，慶熙大學學生也印製了傳單，傳單上寫著標題字爲「在全體大學生炙熱的胸懷中」的短文，因爲此傳單，有申明澤、辛永南、夏澤泰三人被捕。

十月四日，淑明女大學生在假面舞公演的介紹說明書中，夾了一張反政府的傳單，在廁所等

地的校園各處，寫著反對政府的口號。十月六日，淑明女大學生五百餘名在校本部前集合，引導者領唱校歌，並演唱正義歌，展開了大的二小時三十分靜坐示威。

(6) 一〇、一七光化門群眾示威未遂

九月十三日，在漢城大學示威中，已預告了十月十七日的光化門群眾示威，進行準備工作的各路人馬，大致可分為①漢城大學小團體，②六所大學聯合會，③校外小團體，但是由於警察在事前接獲情報使得校內的小團體，在十月十七日以前，有四十餘人遭到逮捕，這是自將青學聯以來被捕者最多的一次。十月十七日當天，光化門整個區域的警察，戒備的如鐵桶一般，任何的示威都無法發動。

因一〇、一七光化門示威未遂而遭逮捕的各集團人士，其名單背景資料如下：

劉鐘聖（漢城大學） 王廣燮（漢城大學）

劉仁烈（漢城大學） 金成南（高麗大學）

黃仁誠（漢城大學·民青學聯關聯者）

林三哲（漢城大學） 鄭逕衍（高麗大學）

張準永（成均館大學） 金宜宅（西江大學）

鄭泰尹（漢城大學） 周台環（漢城大學）

成 旭（漢城大學） 李友才（漢城大學）

金準默 (明治大學)	趙熙永 (漢城大學)
楊民鎬 (漢城大學)	金清秀 (漢城大學)
朴雨燮 (漢城大學)	高亞奭 (漢城大學)
李德熙 (漢城大學)	金霑昆 (漢城大學)
李台賢 (漢城大學)	權豪永 (漢城大學)

(7)慶北大學街頭示威

十一月二日，慶北大學學生在校內的十字路口集合，一千五百餘名學生朗讀宣言文，並展開二個小時的示威活動，在十一月七日，約有六千餘名學生到大邱市內進行反政府示威。他們在校內打破了所有建築物的玻璃窗，走出校門外，又佔領及破壞派出所，毀壞警用交通車八輛，高喊「釋放被監禁的學生」、「金校長辭職」、「御用教授滾蛋」、「中止校園監視」等口號，這是自六、三運動以來慶北大學所發生的最大規模的示威。

當日，由於此次慶北大學示威，國會決定召集文士委員會。慶北大學學生在他們的宣言中表示：

大體上，有任何時代及任何國家的警察能夠任意進出校園的嗎？……雖然現在我們不能清楚地了解先驅者是爲了什麼而犧牲自己，但我們能夠感受到他們的吶喊及哀號，現在應該是燃起真理火炬的時候，現在應該是呼籲正義的時刻。

一萬名福峴人，再次奮起吧！（按：福峴人是慶北大學學生的自稱）

這宣言文打破了自一九七五年以來慶北大學所保持的沈默，而發出的誠摯呼喊。在此日，學生亦發表了「第二屆一九七八年慶北大學救國宣言文」：

不自由，毋寧死！

韓國國土的民主主義已經埋沈了三十二年，沒有一次能夠實現政權的和平轉移。

神聖的校園，存在著持刀槍的駐紮軍人及警察，並有御用教授監視學生的不良現象……
在共產校園嗜盡死亡恐怖的我們，也抨擊共產主義。

學友們！

即使在用刀槍威脅的情形下，我們也要勇敢的站出來吶喊。

擔心有什麼能夠阻止我們，是嗎？

聽不到拋頭顱灑熱血的學長的吶喊嗎？慶北大學的學友啊！現在正義的火炮正高舉著。

大邱市內現正在整備反獨裁的隊伍。

十一月十三日，漢城大學學生五百餘名進行示威，十二月五日於漢城（明洞聖堂前，光化門四街）、仁川（東仁川車站）、釜山（南浦洞街道）、光州（忠獎路四街）、大邱（中央洞）、全州等地，在下午三時召開反對第十屆總統選舉的集會，並廣範圍的在校園內外散發傳單。

而且，一九七八年為數甚多的學生被送進監獄的情形，乃告結束。

一九七八年度是第十屆大總統選舉的一年，使廢除維新的民主化運動更加劇烈，並發展成爲

街頭示威，因為政府控制言論，使許多曾經參與準備工作的學生被檢舉而遭逮捕，而此工作之目的是爲了讓國民大眾知道學生的主張，因爲示威不遂而告結束；由於學生未能揭示具體的方案，不能達到像樣的成功，也無法在往後的學生運動，提出一個泛大學聯合示威的可能性。

透過一九七八年這種街頭示威的經驗及傳單活動，學生運動的力量急速地發展，在緊急處置令第九號頒行不久，有什麼結果最後會來到，在大多數國民的心中都漸漸開始清楚。

(五) 一九七九年主要學生運動

自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緊急措置令第九號以來，已經有五年的時間，學生運動朝更激烈的方向發展，從單純的校內民主化運動或校內自由化運動，甚至到廣泛的社會問題，都是爲解決民族的基本問題。由於學生關心統一問題、勞工問題、民主化問題，所以知道問題的所在；一九七八年以後，這些問題幾乎全部被深刻地塑造，韓國民族真正的民主主義所應走的方向是什麼，從這個意義可以知道，一九七八年是提出有關我們歷史方向問題的一年，一九七九年雖亦是無法擺脫這方面問題的一年，但最後終以一〇、二六內亂，使長期集權十八年的朴政權垮台，一〇、二六的意義，不只是一個政權擔當者的死亡，無論如何，就表面來說，它最少也意味著一個世代的最後下場。比起像一九七八年激烈的學生示威來說，一九七九年是刊物散發更多的一年。

一九七九年主要的學生運動如下：

高麗大學地下刊物（二月）

成均館大學祝祭示威（五月）

啓明大學祝祭示威（五月十日）

嶺南大學假面舞公演（五月十五日）

全北大學刊物（六月）

高麗大學反對卡特訪韓示威（六月二十五日）

光化門示威（六月二十六日）

高麗大學刊物（九月）

江原大學示威（九月三日）

大邱三所大學聯合示威（九月四日）

漢城大學第一次示威（九月十一日）

慶熙大學刊物（九月八日）

漢城大學第二次示威（九月二十日）

梨花大學民主宣言文（九月二十六日）

全南大學放火燃燒學生指導室（十月四日）

漢城大學反對休學制示威（十月九日）

梨花大學恢復民主救國宣言文（十月十六日）

釜、馬學生抗爭（十月十六日）

外國語大學刊物（十月十八日）

(1) 高麗大學地下刊物

高麗大學學生鄭泰憲、張東賢、白秉奎、李凡等人，於寒假期間聚集，綜合整理一九七八年度其他大學及高麗大學學生運動的情形，發送給高麗大學學生五百餘人。

此地下刊物刊載著：「打倒反民族的財閥獨裁，取消反民族的維新獨裁，爭取校園自由，將所有非學生的刑警、情報員趕出去，勿鎮壓勞工運動，釋放被拘禁人士，讓被開除的學生復學」等主張，並寫著「金日成偶像化及朴正熙偶像化的成長加速，造成了五千萬同胞被兩個獨裁政權剝削的局面。因此，我們應以統一打擊反統一勢力，使政治、經濟上的民主超越他國為主要目標」。在一九七八年，學生在提出的民族經濟問題、勞工問題之後，又提出統一問題。

學生對於有關一九八〇年代初統一問題的決議是：將一九七〇年代後半期起日益成熟的實踐意志，昇華為以一〇、二六為契機。

另外，此地下刊物一九七八年綜合報導中，記載著一九七八年度高麗大學被拘禁學生的人事資料，也刊錄了一九七九年度各大學學生運動日誌。由於此地下刊物，有四名學生被拘禁被判刑。

三月十九日，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白繼文，因拒絕入伍而違反了緊急措置令第九號，遭到逮捕。隨即，學生組成兵役問題對策委員會，以各地方為單位組織支部，另一方面，也發表了兵役問題對策日誌。

進入五月，成均館大學慶典時，將收集了批判歌謠的歌本散發開來，學生被帶到警察局。學生的批判歌謠，在一九七〇年代後半期，成爲使學生運動活性化最大契機，在監獄、酒店，不斷地製造出反抗歌謠。

五月十五日，嶺南大學傳統民俗研究班，將自由、正義、真理製成稻草人，放在棺木裡，而後他們排成一列長長的隊伍，最後放火燃燒以上的演出，以上的演出使主謀學生全在鎬及李泰憲被拘禁。

(2) 高麗大學學生反對卡特訪韓示威

六月二十五日，高麗大學學生認爲，卡特的訪韓有助於韓國維新體制的持續，因此製定了「卡特訪韓，將成爲阻礙校園民主化的要素」之聲明書，在圖書館散發，並展開示威，後因機動隊出動而解散。

學生在「六月民族宣言文」中，表示：

高麗大學的學友啊！

奮起吧！我們現在不是過去的弱者，我們的前輩即使身處於殘忍的暴力和獨裁之下，仍然具有團結的力量，以全身來抵抗。難道我們不能建造出革命的民主之塔嗎？我們不能再旁觀朴獨裁政權反民主、反民衆的過失！

學生並主張廢除維新體制，決死反對卡特入境。由於此事件，白完永、札宣鎬、李慶在三人

被捕。

隨即在九月三日，江原大學學生進行反維新示威，由於此示威，使得示威風潮擴散到全國大學。

(3)大邱三所大學聯合示威

九月四日，慶熙大學、啓明大學、嶺南大學三校學生，組成「爲了社會正義具體實現的」慶北學生協議會，製成共同聲明書，在各大學散發，並展開示威。學生於四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左右，在啓明大學中央圖書館，將印有「不能成爲黑暗歷史的罪魁禍首」字樣的救國宣言文一百張，分送給在圖書館閱覽室的學生，之後，有一千五百餘名學生在中央圖書館前集合，在召開聲討大會以後，肩並肩地在「別墅廣場」集合，一面高喊「廢除維新憲法」、「趕走御用教授」、「脫離政權的層次，而在民族的層次中實踐祖國統一」的口號，一面在下午二時三十分爲止，進入示威狀態中，三時三十分左右，學生高喊「早日中止依靠外勢的經濟政策」、「保障勞動三權」等口號，然後約有二千餘名的學生衝破校門，走上街頭進行示威。

學生沿著啓明大學——大邱教育學院——永宣國民小學——能仁高中等學校，一直進行到二、二八大邱學生義舉紀念塔爲止，並和警察展開投石戰，進行街頭示威。三百餘名的警察圍繞在學生的四周，使用催淚彈和棍棒等物，任意攻擊學生，結果有八十七名學生被捕。

(4) 漢城大學第一次示威

因一九七八年劇烈的示威，學生大量被逮捕，一九七九年前半期曾停滯過的漢城大學也於九月十一日，展開了一千五百餘名學生的示威活動。

學生在「校園民主宣言」中表示：

學友！充滿熱血的學友，能罔顧正義嗎？……看看快窒息的校園的現實面。

一九七五年的校園內，警察像進出自己家一樣地亂闖校園，佔據校園要處，在這些警察的皮鞋和棍棒下，校園飽受威脅與壓制，搜查人員長期進駐校園，也就是用些沒有能力的轉職者來實施搜查人事的工作。

此篇宣言道出快要窒息的校園的真實面，說出：「看哪！朴正熙是獨裁政權、買辦資本的化身，造成我們滿身瘡疤的模樣，使民衆用自己的血汗和淚水燃起憤怒，而且眼見自己悲慘的末路！」九月十八日，慶熙大學學生二名在校內各處散發反政府傳單，此二名學生未遭逮捕。

(5) 漢城大學第二次示威

接著於九月二十日，漢城大學學生一千餘名發表「民主民生宣言」、「一九七九年校園民主化宣言」及「勞動民衆生存權守護宣言」，並於校內地展開示威，與警方進行投石戰，法學院行政室等處的玻璃窗全部都被破壞無遺。

七月二十六日十一時，梨花女子大學的大禮堂正在進行三年級的禮拜時間，有一名學生元惠京散發「梨花民主宣言文」，在朗讀進行過程中，被機關人員阻止並予以逮捕。

接著在二十七日延、高戰後，延世大學學生三千餘名喊著口號，進行靜坐示威，遭警方解散後，高麗大學學生一方面高唱詩歌行至乙支路四街，一面高舉標語牌試圖進行示威，當場因警方的驅散而告失敗。

十月二十六日的十天，梨花女大學生發表「梨花女大民主恢復救國宣言」，大約一千餘名學生進行校內示威。

(6) 南民戰事件

經過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三日三次的調查，政府當局乃發表「南朝鮮民族解放戰線準備委員會」事件的調查進行情形，其發表內容如下：

南民戰表面上假裝成反政府體制，實際是一個套用越共模式，以示威、暴行、煽動、游擊戰等活動，企圖混亂社會、顛覆國家的赤色集團……訓練了七十八名地下工作人員，自六、二五以來，此不穩組織是最大規模的……這不是北韓南派的武裝間諜，不是接線間諜按：指在南韓境內負責傳遞情報的北韓間諜），不是固定間諜（按：指長期隱伏於南韓的北韓間諜），而是引人注目目的「韓共」。

政府當局以發表過的「顛覆國家」、「不穩組織」等罪行，在法庭上與律師及法官進行答辯，可是此事件關聯者最後一致自稱是想打倒維新政權的反獨裁民主化運動。

一九七〇年代曾參與民主化運動的泰倫基、劉賢奭、黃仁哲、洪盛友、趙俊熙律師，認為從南民戰的組織章程中，可以了解其組織不是反國家團體。

緒如「夢想赤化世界的韓共」，這種用語在南民戰事件的公訴狀上，不僅沒有提出，也不是當局自己發表的「南派武裝間諜」、「接線間諜」、「固定間諜」，從這點來看，可以看出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的政治氣氛之一，是反獨裁民主化運動。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內務部發表整個事件全貌以後，直到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才宣判，此事件為各階層所極度關心，另外在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新民黨總裁金泳三、前大統領尹潽善及韓奭憲、文益環等在野人士八十一名，亦被呼籲應受到寬容的處分。

此事件主要牽連者有八十四名(包含不監禁者)，在一審到二審之間，被監禁者有二十九名被釋放，一九八四年除了十七名以外，其餘的人因期滿或特赦而出獄，被判死刑的李在文死於獄中，申京軾被執行死刑，全修進因病保釋後病死。

此「南民戰」團體的分子，出身於「韓國民主鬥爭國民委員會」(簡稱「民鬥」)和「韓國民主學生救國聯盟」(簡稱「民學聯」)，他們都曾參加一九六〇年代及一九七〇年代的學生運動。當獨裁鎮壓愈來愈嚴重時，學生運動表現出自日帝以後首次地下運動化的傾向，並提示了自四、一九學生革命以後，在蔓延的反外勢及反獨裁氣氛中，重新定立了學生運動的新方向。

在「南民戰事件」、「YH事件」、「新民黨總裁金泳三開除事件」之後，興起了釜、馬抗爭，終於使獨裁了十八年的堡壘，像沙城般地被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破壞了。

(7) 釜、馬學生抗爭

完成一九七九年學生運動，而使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落幕的釜山大學學生示威，是一九七五年以來，保持沈默的學生的最後抗爭，最後發展成爲更激烈的釜山、馬山民衆抗爭，這是以一〇、二六事件爲直接契機的歷史性抗爭。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下午，在釜山大學圖書館，學生在散發促求反獨裁的刊物，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左右，釜山大學圖書館前，約集合了二百餘人蠢蠢欲動，教授出來慫恿解散，而學生高喊「御用教授滾蛋」的口號，接著湧向運動場，高喊著廢除維新、打倒獨裁的口號，在一瞬間，學生的人數增加到四千人。

以投石戰對抗警察發射催淚彈的學生中，約有五百人衝破警察的防線，走向街頭，高喊著廢除維新，打倒獨裁的口號，並展開街頭示威，市民報以鼓勵的掌聲。一時三十分，南浦洞街道已站滿了合力抵抗的示威群眾，示威隊自然而然的朝南浦洞——市政府前——大清洞——忠武洞等處延伸，進而環繞釜山的中心線來展開示威，一直到翌日清晨二時。

翌日至十七日下午一時，在校內舉行示威的東西大學學生，於三時三十分左右解散，進入市區內。下午六時三十分，當夜幕低垂之際，在忠武洞電影街再次達到緊張的高潮。在群湧的學生、市民的混亂中，在聽到「哇！」的一聲高喊後，隨即進行示威。爲配合那聲音，附近的商店都拉下了門，警察無區分地胡亂發射煙霧彈及催淚彈。

示威似乎有超過夜間十二點仍會繼續之貌，從晚上十一時起，軍人進入市內，臨時緊急新聞報導，於夜間十一時起實行通禁，從那天凌晨零時起，下達戒嚴令。

十八日上午九時左右，到學校上課的釜山女子大學、東義二專學生，看到「停課」的告示，進而在校門前進行示威，後來被戒嚴軍帶到警察局去。傍晚七時左右，水產大學學生示威，市民無所畏懼地參加示威。

這樣的釜山市民合力的群眾示威，也擴散到馬山，爆發了釜山、馬山自四、一九以來潛在的巨大噴火口，朴政權於二十日起，在馬山、昌原地區，頒佈衛戍令。

一九七九年前半期多少有些停滯的學生運動，到了後半期，幾乎所有大學都展開學生運動，其中，最後爆發的釜、馬民衆抗爭，這一系列的過程，給予朴政權決定性的打擊。

第五章 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歷史性意義

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承襲了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基本脈絡，爲一貫的反外勢民族主義及反獨裁民主化運動。

所謂十月維新，實際上是民主主義的黑暗期，而全體學生的主張卻在此狀態中不斷地噴出，這些主張爲了民族的將來而成爲非常巨大的力量。經歷了熾熱的一九七〇年代，全體學生運動出身者，廣泛的擴散，成爲建設民族的將來和民族主義的人才。

一九七〇年代的學生運動，自全泰日事件以來，對於勞工問題產生了很深的關心與參與，朴東先事件以後，對於民族的自立問題和民主主義的主權，有了新的基本認識，提示了一九七〇年代民族的及民主的各種問題。

自所謂十月維新、緊急措置令等制度上的政治措施實施以來，學生運動遭受了極大的壓制與殘害，學生揭示的民族問題和民主問題的解決方向，是不能阻止的，學生由於意識到外勢從不會間斷地侵入而產生了警覺心，因此學生並不停止抵抗獨裁的長期化。學生坐在被送進監獄的同學的椅子上，爲著民族問題和勞工問題而煩惱著，其結果便造成了一九七五年度以後學生新的理念，

學生認爲國家民主主義的定位在於統一問題、勞工問題及農民問題獲得解決，沒有民族和平的統一，就沒有民主主義的成長，勞動者、農民等勞工大眾沒有安定在韓國國土上，民主主義的定位就無法達成。以上所有的問題，在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實踐過程中，都曾產生過。

由於這些學生運動活生生地展開，所以我們無須擔憂國家的民主主義及和平統一，而在其過程中，由於學生的主張和政治權力相衝突，有許多人受難與被害。

無論是那個時代的權力擔當者，都不能以政治安保的近視觀點來看學生運動，而應該以建立民族永遠的和平及自由這種遠見立場來看學生運動。因爲權力的力量絕對無法重返歷史的潮流，而歷史則是爲了民主主義不斷地前進。

一九七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和這種民主主義的前進，永遠是在同一軌道進行的。

附錄

大事紀

(編按：這個大事紀是照本書的秩序而編成，計分：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的分期、第一部、第二部及第三部等四個部分構成。)

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的分期

第一期：一九四五、八、十五—一九五九年爲止

一九四五年十二、卅一「反託治學生準備委員會」發表聲明。

一九四五、十二 由十一所大學組成的「民主學聯地下組織」，有一一九名學生被捕，結束第一次學生運動。

一九四六年一、三 在漢城運動場召開「支持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談的市民大會」後，前往鍾路遊行示威的學生，和「反託治學生準備委員會」學生之間，首次發生衝突。這次事件，是左右兩派學生對於信託問題最初的暴力衝突。

一九四六、一、十九 發生學兵同盟事件。結果學兵同盟員，有三人死亡，三人受傷，警方亦有一人受傷，是解放後首次發生槍戰而犧牲數名人命事件，亦是告誡左、右兩派分裂與對立的悲劇事件。

一九四六、七、十三 發表「國立漢城大學綜合案」(俗稱國大案)，是校園民主化運動興起的導火線。

所謂「國大案」是美軍政當局以將不足的人力、物資做最大的活用及提昇教育品質爲由，發表了統合在漢城的京城大學及官立的七所專科學校的政策。

一九四六、十、四 發動遊行示威的漢城大文理學院，和十一月七日發動遊行示威的法學院學生，自十二月

九日起，共同謀求反對國大案聯合罷課的新手法。聯合罷課是日帝下學生運動所使用的
重要方式，但在解放後的韓國，這是第一次發生的聯合罷課。

一九四七、五、一 發生「南山五、一勞動節事件」。這是左、右兩派學生對立嚴重，美軍政廳和警務當局管
制學統集團後，第一次發生的事件。

一九四八、七、十九 學生之間的對立，因政府逮捕參加呂運亨逝世一週年追悼會的學生事件而告落幕。

一九四九、四、十二 學生於漢城運動場（今東大門運動場）組成「中央學徒護國團。」

一九五九、二、十三 自此日起到韓政府鼓動學生發動示威來反對在日僑胞回歸北韓止，為學生運動的空白期
及黑暗期。

第二期：自一九六〇年二、二八慶北、大邱高中學生走向街頭反獨裁示威（一九七九年十、二六朴政熙政權垮
台為止）。

一九六〇、二、廿八 學生革命事件。

（四、廿六

一九六七 「三星財閥秘密走私運動」。

一九六八～一九六九 三選改憲反對運動。

一九七〇～一九七一 民主守護運動。

一九七四 「民青學聯」組織成立。

第三期：一九七九年以後之八〇年代的學生運動。

第一部

- 一九三一、五、五 新刊會解散
- 一九三六、一、卅一 日帝配置學生至各道警察府，擔任取締役的專門官，壓制參加反日活動的學生。
- 一九三八、三月 頒布「朝鮮教育令」。
- 一九三九 大邱師範大學茶革黨事件。
- 一九四〇 由於日本籍裁判長乃壹不公平的判決，引發「乃壹事件」。
- 一九四一 大邱師範大學茶革黨事件又起。
- 一九四二 東萊中學成立「朝鮮青年獨立團」，破壞日軍彈藥庫，散發反帝傳單。
- 一九四三 光州西中中學學生爲反帝、反戰爆發同盟休學，後便對日人展開一連串暴力暗殺。
- 一九四三、五月 日本帝國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
- 一九四三、七月 日本當局發表「學徒戰時動員體制確立綱要」。
- 一九四三、十一、廿六 開羅會議中，美國總統羅斯福表示在「最適當的時機」，將支持韓國獨立。
- 一九四五、一月 「平壤社團叛亂事件」
- 「大邱社團學兵叛亂事件」
- 一九四五、二、四 雅爾達會議中，有關韓國方面問題的處理、羅斯福總統向蘇俄史達林提出美國的处理方案。

一九四五、三、一 韓國臨時政府向日本及德國宣戰。

一九四五、八、十四 韓國呂運亨同意阿部總督政權之移讓。

一九四五、八、十五 日帝戰敗，朝鮮脫離日本三十六年的統治，獲得解放。

學生在漢城召開學徒大會，以自治的方式，由日本人手中接管校園。

成立「朝鮮建國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呂運亨，副委員長安在鴻），並在八月十七日，與其所屬團體組成學徒隊。

日本鈴木內閣辭職，陸相阿南惟機切腹自殺。

一九四五、八、十七 學生正式組成學徒隊，在漢城及鄰近鄉村展開遊行活動，藉此誇示韓國的力量及不滅的精神。

一九四五、八、二〇 蘇聯軍隊登陸元山。

一九四五、八、廿四 蘇聯軍隊佔領平壤，並設置司令部解除日軍的武裝。

一九四五、八、廿五 部份美軍登陸仁川。

一九四五、八、廿九 因美軍對日本的政策曖昧不清，使日本軍隊及警察再度動員，並掌握治安權，造成以漢城為首的京鄉地區殺氣騰騰。因此學生召開「朝鮮學生總動員大會」，聲稱要與日軍、倭警抗爭到底。

一九四五、九、一 成立「學兵同盟」。學兵於九月一日將事務所遷移至鍾路區樂園會館二樓，並暫借德聖女中音樂教室為集宿處，九月十四日又遷集宿處；九月十五日召開第三總會，選出正副委

員長，九月二十八日在各地成立支部。

一九四五、九、二 美軍進駐漢城，於九月九日發表「美軍登陸美軍司令官報告」

一九四五、九、四 韓國政府在重慶設立，金九爲主席。

一九四五、九、七 美軍遠東司令部宣佈在南韓成立軍政廳，並依此宣告文，在九月八日進駐漢城。

一九四五、九、八 美國第四軍團進駐南韓，以北緯三十八度線與北韓爲界。

一九四五、九、九 接管漢城城北警察局的兩名學徒學生被日本倭警殺害，引起全民族的憤怒及學生的忿恨。

美軍方宣佈朝鮮總督府暫時存在，但旋於十一日罷免阿部總督職。

一九四五、九、十 美國在南韓設立軍政府。

一九四五、九、十一 美國宣佈在南韓實施軍政統治。

(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 美國軍政時期。)

一九四五、九、十六 蘇聯於北韓成立軍政統治。

一九四五、九、廿五 美國於南韓實施軍政法令。

一九四五、十、一 美軍政發表聲明否認連續控制韓國臨時政府。

一九四五、十、二 朝鮮人民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誕生，主席爲李承晚。

一九四五、十、廿五 李承晚大總統發表宣言文，公佈了當時許多學生殺人事件的真相。

一九四五、十一、七 咸興(北韓)首次發生學生事件，學生高喊著自由與民主走向街口，被蘇聯軍隊逮捕了

五十餘名。

一九四五、十一、十六 美、英、蘇三國外相在莫斯科的會議中決定對朝鮮實施為期五年的委託統治。

一九四五、十一、廿三 學兵同盟召開「歸還學兵報告大會」，在會中談到戰爭末期學兵在戰場所度過的血淚生活，並立誓站在第一線上，為祖國而戰。

學生召開「青年時局演說大會」，決心打破韓國分斷的現象，爭取韓國真正的解放。

一九四五、十一、廿三 金九主席等臨時政府十五名要人自中國返韓。

一九四五、十一、廿四 成立「朝鮮勞動青年同盟」。

一九四五、十一、廿五 朝鮮建國青年會對於十一月二十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場發生的恐怖行為，發表聲明。全國基督教青年聯合大會舉辦有關國軍使命以及國防重要性的問題討論。

一九四五、十一、廿八 韓臨時政府主宰下的社會團體代表共同決議展開反託鬥爭。

一九四五、十一、廿九 成立「全國青年團體總同盟」。

全國青年團體總同盟召開組成大會，並發表宣言，標榜民族主義及民主主義。

一九四五、十一、三〇 全國青年團體總同盟漢城市聯盟召開組成大會，並通過決議表示，青年統一體即為熱愛朝鮮及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家所組成。

朝鮮基督教青年會全國聯合會發表決議文表示，建設朝鮮的最大契機，在於取消北緯三十八度線。

一九四五、十一月 學生在新義州附近的龍巖浦（北韓），和農民勞動合作社的共產黨員發生衝突，學生向附近各校反應此事，並要求援助，各校代表經調查後證實無誤，便召開學生會說明經過，

並展開街頭示威，因而和蘇聯軍發生衝突，蘇聯軍發生衝突，蘇聯軍以武裝警備阻止學生。而後學生暫時佔據了各機關，又被蘇聯軍以武力擊退，造成一百多名學生的傷亡，三百多名學生被捕。

一九四五、十二、一 學生舉辦辯論大會，討論多樣的學生變遷。

一九四五、十二、六 全國青年團體總同盟漢城市代表，舉行臨時政府簡單歡迎會，慰勞臨時政府元老的勞苦
功高。

一九四五、十二、十 成立「大韓獨立促進青年總同盟」。

一九四五、十二、十七 李承晚第二次發表宣言文。

一九四五、十二、二十 莫斯科三國外相會議第五次定期會議。

一九四五、十二、廿一 大韓獨立促進青年總同盟，在組成大會中通過決議文，表示達成民族獨立，應取消北緯三十八度線。

一九四五、十二、廿五 美國國務院遠東局局長在外交政策協議會中，表示朝鮮在日本統治多年下，突然獲得解放，尚無立刻實施自治的準備，美國乃先行實施信託管理制度。

一九四五、十二、廿七 韓國民主黨為反對信託統治及促成完全獨立，與各黨派攜手合作，並決議進行大規模國民運動。

一九四五、十二、廿八 寶城專門學校學生會發表宣言文。

莫斯科三國外相會議中，有關韓國信託統治問題的決定揭曉。

一九四五、十二、廿九 「反對信託統治國民總動員委員會」在漢城市組成，並發表反託聲明。

一九四五、十二、卅一 「反對信託統治國民總動員委員會」開始展開反託治運動。

「反對信託統治國民總動員中央委員會」發表六大反託治指導要項。

一九四六、一、七 韓國民主黨、國民黨、朝鮮人民黨及朝鮮共產黨四黨於市內某處集會，發表贊託聲明書。

一九四六、一、八 韓民黨一反四大政黨的聲明，發表反對信託統治的聲明書。

一九四六、二、二〇 北朝鮮人民政府樹立。

一九四六、二、廿一 韓國軍政廳凍結日本銀行券。

一九四六、六、十四 南、北朝鮮展開左右合作運動。

一九四六、八月 發生國立漢城大學綜合案（俗稱國大案）。

一九四六、九、十一 美駐南韓軍政府正式委派韓人擔任南韓行政工作。

一九四六、十二、三〇 韓國民主國民黨首領宋鎮禹因支持委託統治，被獨立黨的金九派分子暗殺。

一九四七、五、一 參加南山勞動節紀念活動的女高學生，遭到停學或退學的處分，美軍政廳打斷左派學生的旗幟。

一九四七、五月 南韓臨時政府成立。

一九四七、五、十三 曾在上海擔任韓國臨時政府閣僚的呂運亨，集結左翼份子活動，被右派青年襲擊，至七月十九日在返國途中被殺。

一九四七、七月 美軍政下的立法機關——南朝鮮過渡立法議會，通過制定「對民族反對者、附日者、奸

商特別法」，但美軍政不同意，且斷然否決。

一九四七、九、十七 聯合國正式展開對韓國問題之咨商，韓國問題自此開始已非韓國全體國民的意志所能決定，而演變成爲另一種型態。

一九四七、十一、一 聯合國設置聯合國韓國臨時委員會，後依據總選的實施，通過建立政府，撤回雙方佔領軍等決議案。

一九四七、十一、十四 聯大通過「韓國獨立案」，決角由韓國人民自行組織一個臨時政府。

一九四八、一、八 聯合國韓國臨時委員會九國代表團到達漢城。

一九四八、二、六 北韓召集人民會議，公佈憲法草案及創設人民軍。

一九四八、二、十六 北韓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首都平壤。

一九四八、三、廿九 韓國臨時委員會宣稱僅對三十八度以南的南韓地區，執行監視選舉任務，以期早日促使大韓民國的誕生。

一九四八、四、十五 全國學生總聯盟召開「前國大議員大會」，一方面表明右派學生對單選、單政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盡力支持總選舉。

一九四八、四、十九 金九前往平壤參加南北協商會談。

一九四八、四、廿五 學生在釜山各地爲反對單選、單政而舉行示威遊行。

一九四八、五、一 學生與勞工在仁川參加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後爲反對單選、單政及支持南北會談而展開示威。

一九四八、五、二 學生繼續前日的示威。

一九四八、五、三 漢城市內興起反對單選示威，並向南山擴散。

一九四八、五、九 仁川、大邱等地發生反對單選示威。

一九四八、五、十 南韓在聯合國盟督導下完成普選、組織會議。

南韓實行自由選舉國會第一次開會。

選舉投票日，漢城市內到處發生反對單選示威，全市瀰漫著暴力氣氛。

一九四八、五、十五 十三所大學學生與高中生，在全羅南過光州為反對單選、單政，進行聯合罷課。釜山各級學校，也高喊「反對單選、單政」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高壓教育」，展開聯合罷課。

一九四八、五月 漢城市內青年學生五百餘名，於世宗路及鍾路三街進行反對單政示威，與警察衝突，造成一人死亡，數十人受傷的流血事件。

一九四八、五、卅一 經自由選舉而獲選的各代表舉行第一次國民代表會議，公選李承晚為大會主席。

一九四八、六、一 漢城市仁社洞入口處發生學生示威，學生與警方衝突，造成一人受傷，此日並有男女學生在世宗路散發傳單及示威。

一九四八、六、三 光州發生學生反對單政示威，並與警察發生衝突。

一九四八、七、一 全國學生總聯盟召開會議，商討掃除文盲及建設校園等問題。

一九四八、七、十二 韓國國民會議，通過大韓民國憲法。

一九四八、七、十七 大韓民國憲法公佈。二十日選李承晚為第一任總統。

一九四八、七、十九 參加呂運亨追悼式的學生遭逮捕。

一九四八、七、二〇 李承晚當選韓國大統領。

一九四八、八、十二 中、美承認大韓民國。

一九四八、八、十五 正式成立大韓民國政府。

一九四八、八、廿一 海州市召開「南朝鮮人民代表會議」。

一九四八、九、八 韓國國會決定以檀紀爲年號。

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北韓）首相金日成當選。

一九四八、九、九 北韓建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一九四八、十月 學徒護國團成立，受到學生運動強力的控制。解放後三年間的學生運動，因學徒護國團的成立而告落幕。

一九四八、十、十三 蘇俄承認北韓政權。

一九四八、十、十五 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認爲北韓政權係蘇俄傀儡。

一九四八、十二、十二 聯合國總會承認大韓民國政府爲韓國唯一之合法政府。

一九四八、十二、廿二 十一所學校學生二百一十九名，因與民主學聯有關而遭逮捕，此事件又埋下學生運動的種子。

一九四九、一、一 蔣介石政權中華民國宣布承認大韓民國。
美正式承認大韓民國。

- 一九四九、一、二十 英承認大韓民國。
- 一九四九、三、卅一 韓國政府禁止對北韓的商業行爲。
- 一九四九、四、廿三 韓日簽定通商協定。
- 一九四九、六、八 美國發表撤退佔領南韓的美軍。
- 一九四九、六、廿六 韓國獨立黨黨魁金九（一八七五年生）被暗殺。
- 一九四九、八、十四 數千名北韓軍入侵南韓。
- 一九五〇、一、七 日政府強令六十二萬名在日韓僑辦理登記。
- 一九五〇、二、九 美衆議院決定對台及南韓之經濟援助案。
- 一九五〇、五、卅一 韓國總選舉。
- 一九五〇、六、八 韓日簽定貿易協定。
- 一九五〇、六、廿五 北韓揮軍南侵，韓戰爆發，是爲「六、二五事件」。
- 一九五〇、六、廿七 韓國政府遷移大田。
- 一九五〇、六、廿八 漢江橋爆破，漢城陷落，北韓軍佔領漢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美提出武力制裁北韓之方案。
- 一九五〇、六、廿九 蔣介石政權通知美國，願派兵援韓。（七月一日美國謝絕）。
- 一九五〇、六、三十 杜魯門令地面部隊參加韓戰。
- 一九五〇、七、一 聯合國三十三會員國一致支持安全理事會「援韓決議案」。

聯軍登陸釜山。

一九五〇、七、七 美國麥克阿瑟任聯合國軍援韓統帥。

一九五〇、七、十七 南韓首都遷大邱。

一九五〇、七、卅一 美援軍到達南韓。

一九五〇、八、十四 聯軍總部發表美負擔韓戰戰費。

一九五〇、八、十八 韓國政府遷都釜山。

一九五〇、九、十五 聯軍登陸仁川。

一九五〇、九、廿六 收復漢城。

一九五〇、十、十九 聯合國軍攻入平壤，進向鴨綠江。

一九五〇、十、廿五 中國「志願軍」參加韓戰。

一九五〇、十一、四 中國號召「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十一、二〇 韓戰共俘上電蔣介石，請求重歸蔣軍，加入反共行列。

一九五〇、十一、廿一 美軍到達中韓邊境。

一九五〇、十一、廿七 中共以六十萬大兵投入韓國戰線，聯合國在北韓挫敗。

一九五〇、十一、三〇 安理會決議令中國軍撤出韓國。

一九五〇、十二、五 聯合國軍退出平壤。

一九五〇、十二、十四 聯合國通過韓停戰建議。

- 一九五二、一、四 聯合國軍退出漢城，翌日中國軍進入漢城。
- 一九五二、一、十七 中國拒絕聯合國韓國停戰方案。
- 一九五二、二、二 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表示聯軍在韓的使命在驅逐侵略。
- 一九五二、三、十四 聯合國軍再克漢城。
- 一九五二、七、八 聯軍代表與北韓中國代表在開城舉行休戰會議。
- 一九五二、七、十 開城停戰會談開始舉行。
- 一九五二、十、二十 第一次韓日會談在東京召開，討論邦交及韓僑之法律地位及漁業問題。
- 一九五二、十、廿五 韓國休戰會議改在板門店重開。
- 一九五二、十一、廿七 韓境和談對「軍事境界線」問題達成協議。
- 一九五三、七、廿七 韓戰停戰協定正式成立。

第二部

一九四八、十月

由李承晚指示，統合西北青年團、青年朝鮮總聯盟、大韓獨立青年團、國民會青年隊等六個團體，組成右派團體——大韓青年團。

一九五〇、一二、一五

李承晚商議設置國民防衛軍法案，十二月十六日，國會通過此法案，並任命國民防衛軍司令官金允根接掌大韓青年團團長。

一九五一、二月

陸軍第十一師團第九連隊第三大隊為逃過國會聯合調查班的耳目，假扮成共匪，以輕機關槍殺害居昌良民。

一九五一、八、一三

金允根等五名死刑犯在大邱附近槍殺後，國民防衛軍事件方告落幕。

一九五一、一一、三〇

李承晚在國會提出民衆直接選舉的修憲案。

一九五一、一二、一七

國民會、朝鮮民族青年團、大韓青年團、勞動總聯盟、大韓婦人會等反共團體，在釜山東亞劇場組織自由黨，並且於十二月二十三日，由九十位國會議員在國會大樓上創立自由黨。

一九五二、一、一八

李承晚總統宣佈韓日間領海範圍，東起竹島，西至黃海中央，稱為和平線或李承晚線。

一九五二、二、一五

韓日會談開始。

一九五二、四、一七

國會提出責任內閣制

一九五二、四、廿四

韓日會談中止（一作四、二六）

一九五二、五、廿五 李承晚於釜山、慶尙南道及全羅南北道部份地區，宣佈戒嚴。

一九五二、五、廿六 李承晚逮捕國會議員。

一九五二、七、四 大韓民國憲法首次修改。

一九五二、八、五 第一次直接選舉大統領。

一九五二、八、七 李承晚統領連任。

一九五三、一、六 李承晚統領與日本首相吉田會談。

一九五三、六、廿五 韓國發生政潮，李承晚遇刺未中。

一九五三、七、廿八 韓戰休戰協定。

一九五三、八、七 韓國舉行普選，李承晚當選第二任統領。

一九五三、十、六 第三次韓日會談開始。

一九五三、十、一五 韓日會談席上，日本代表久保田發表舊金山和約締結前，認為韓國獨立為違反國際法，

日本統治韓國對韓國有利，美國政府對在韓日人財產之處分亦為非法。即所謂「久保

田妄言」，而使會談決裂。

一九五四、九、六 國會提出修憲案——「取消首任大統領之三選制」，遭在野人士的強烈反對。

一九五四、一一、廿九 韓國國會於漢城開會，再度修改憲法。

一九五五、六、二〇 韓禁止對日特惠輸入。

一九五五、八、一七 韓全面禁止對日通商（一九五七、一、一八撤消）。

一九五五、八、二〇 韓國禁止所有船隻航行日本。

一九五五、十、八 韓國民議會通過議案，反對在國際監督下舉行選選舉及統一全韓。

一九五五、一一、一七 韓國軍方宣佈對於越過「李承晚線」之日本漁船加以砲擊。

一九五五、一一、二四 日兩艘漁船因越「李承晚線」爲韓國逮捕，兩國關係日趨惡化。

一九五六、三、六 李承晚召開邀請大會，受邀人士包括舞者、酒店老板、娼妓等。

一九五六、五、八 文教部決定實施校園兵營化，要求大學生穿著制服上課。

一九五六、九、三〇 李承晚統領宣佈解決韓日問題之三項條件。

一九五七、四、九 學生展開聯合罷課行動，反對李承晚養子李強爽進入漢城大學法學院就讀。

一九五七、六、一一 韓國駐日大使金裕澤與岸信介首相會商決定重開韓日會談，並互相釋放拘留者。

一九五七、七、一二 弘毅大學進行聯合罷課，要求撤除不實財團。

一九五七、九、十 成均館大學學生決議彈劾財團的腐敗。

一九五八、四、一五 第四次韓日會談開始。

一九五八、四、一七 日本政府返還一部份文化財給韓國。

一九五八、八月 執政黨在國會中提出修正國家保安法，全文四十二項，重心放在反共。

一九五八、一二、廿三 民主黨組成「反對保安法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領導彈劾大會與街頭示威。

一九五九、一、卅一 日本岸信介首相表示，爲了韓僑歸送北韓問題，而使韓日會談決裂也在所不辭。

一九五九、四、一五 韓外務部要求即時召開韓日會談，翌日，日本代表澤田表示拒絕。

一九五九、七、三〇 韓政府提議無條件重開韓日會談，日本於八月一日受諾。

一九五九、八、一二 李承晚政府吸收大韓滅共黨及反共青年會等九個團體，統稱「大韓反共青年團」。

一九六〇、二、廿八 慶尙北道高中學生抗拒學校當局「星期日到校」的指示，於慶尙北道高中操場集合，

朗讀決議文之後，學生高喊口號，一面往大邱市中心方向進行示威，警察用警棍攻擊學生，三十多名學生被捕。此事件是造成四月革命最初的導火線。

一九六〇、三、八 大田高中學生一千餘名展開示威，警方動員消防車，傾全力鎮壓示威隊伍。

一九六〇、三、十 大田高商三百名學生、水原農商三百名學生及忠州高中學生舉行示威。

一九六〇、三、一二 釜山海東高中、慶州慶州高中等校，展開示威。

一九六〇、三、一三 釜山高中百餘名學生展開示威，在漢城運動場以分散狀展開示威，並與警察發生衝突。

一九六〇、三、一四 全國各地分別展開要求公明選舉的高中學生示威。包括元州的元州農高，釜山的東萊

高中，釜山高商，項島高中，北富商高，戴露莎女高，浦項的浦項高中，漢城的中洞高中，培材高中，大同高中，保仁高商，仁川的宗道高中等校學生，分別展開大規模示威。

一九六〇、三、一五 選舉當日，同時爆發了第一次馬山義舉。由慶尙南道議會民主黨籍總務鄭南規等民主

黨幹部所率領的示威隊伍，集合在市政府前，人數約有一萬多人。警察以消防水柱及槍火來阻擋群眾，此事件造成一百九十餘人死亡，及六千四百餘名輕重傷者。四月革命浴血抗爭，即從揭開序幕。

一九六〇、三、一六 韓國大總統選舉揭曉，李承晚第四度連任，國會議長李起鵬當選副統領。

一九六〇、三、一六 漢城市五百餘名高中生，在接獲馬山義舉的消息後，在安國洞民主黨黨部前進行大規模示威。

一九六〇、三、一六 珍海女高進行示威。

一九六〇、三、一七 全南女高、珍海女高、珍海高中、漢城城南女高展開示威。

一九六〇、三、廿四 釜山的釜山高商展開示威。

一九六〇、三、廿五 釜山的東城高中、戴露莎女高、慶南高工、慧華女高等校學生，分別展開示威。

一九六〇、四、四 全州全北大學三百多名學生，以大學生的身份，最先在全國進行示威。

一九六〇、四、六 政府成立後在野三個政治團體首次主動出擊，集合了四千餘名群眾，在警察的包圍下展開示威活動。

一九六〇、四、一一 在馬山市新浦洞撈起一具屍體，這是在第一次馬山義舉被催淚彈碎片擊斃的金洙烈，再次引起馬山民衆的憤怒，而展開大規模示威，人數約有三萬餘名。群眾在市內到處破壞政府人士的財產，與警察發生強烈衝突，造成兩人死亡。

一九六〇、四、一二 馬山高工學生五百餘名、昌信高中三百名、馬山女高四百名、馬山高中五百名、馬山高商一千餘名學生，再次爆發示威，並與警察發生衝突。

一九六〇、四、一三 誠志女高、馬山女高、第一女高一千餘名學生舉行示威，警察使用消防水柱、催淚彈鎮壓示威，從四月十一—十三日的示威，稱爲第二次馬山義舉。

一九六〇、四、一五 馬山高商、東萊高中展開示威。

一九六〇、四、一六 清州高中展開示威。

一九六〇、四、一七 在晉州、昌寧、下洞等地，學生分別展開示威。

一九六〇、四、一八 高麗大學學生三千餘名學生，展開大規模示威，不但遭受警方強烈鎮壓，並被一百名流氓持鐵棍攻擊，造成數十名學生輕重傷。此次四、一八示威，集合了來自各地的熱氣，是擊向李承晚政權最後致命的一擊。另外，當日，並有釜山東萊大學學生，清州的各高中學生，進行大規模示威。

一九六〇、四、一九 爆發了韓國學生運動史上最具意義及成就的革命。以漢城大學爲首的大學，包括建國大學、高麗大學、東國大學、成均館大學、延世大學、京畿大學、外國語大學、檀國大學等漢城市內大學，及地方大學高中，展開超大規模示威。警方出動大批警力，並以槍鎮壓示威隊伍。政府下令立即進入戒嚴狀態，但大勢已不可挽回。歷時十六餘小時的四、一九革命，在全國造成一百八十六人死亡，六千零二十六人負傷。

一九六〇、四、二〇 太邱、仁川、伊里、水原等地，仍持續前日的示威。

一九六〇、四、廿一 政府召開國會，組成「時局對策委會」。漢城、伊里、群山、仁川等地，繼續進行示威。

一九六〇、四、廿二 仁川、群山、浦項展開學生示威，華盛頓留美學生，也展開示威。

一九六〇、四、廿五 三百餘名大學教授，展開「要求李承晚下台」的示威活動，此教授團示威，是四、一

一九六〇、四、廿六

九以後再刺向自由黨心臟的利器，也點燃了注意事情發展趨勢的市民學生抗爭的火花。十萬餘名示威群眾移向世宗路，表明催促李承晚下野的決心。十時三十分，李承晚聲明下野。在仁川、釜山、大邱、金泉、浦項、大田、木浦、餘洙、任實、密陽、蔚山、堤川、墨湖、原州等地，展開群眾大規模示威，這是四、一九以後，民衆抗爭最盛大的一天。

一九六〇、四、廿七

韓副統領李起鵬全家自殺。

一九六〇、四、廿八

行政組織過度內閣。

一九六〇、五、三

御用學生團體——學徒護國團解體，誕生了自律學生會組織。

一九六〇、五、三

韓政府發表政策聲明，強烈反對共產主義，保證建立民主秩序。

一九六〇、五、四

日本政府向韓建議設立日駐韓代表部。韓無限制准許日本記者入境。

一九六〇、五、廿九

李承晚流亡夏威夷。

一九六〇、七、六

韓過渡政府宣佈採取對日強硬政策，繼續逮捕侵犯和平線的日本漁船。

一九六〇、七、六

漢城大學國民啓蒙隊成立。以四月革命精神的普及、國民政治意識及主權意識的高揚、經濟福祉的追求、新生活體制的樹立、民族文化的創造爲綱領。

一九六〇、七、七

漢城大學新生活運動班成立。新生活運動，是和國民啓蒙隊運動範疇相同的運動，是排斥對外依存及提倡使用國產品運動，是消除腐敗官吏的純潔化運動，是打擊獨佔財閥的經濟性民主化運動。

一九六〇、八、一二 韓國民參議員合同會議選舉尹潽善爲第二共和國初代大統領。

一九六〇、八、一九 韓國衆院通過張勉出任總理。

一九六〇、九、一二 總理張勉組成聯合政府，政治危機結束。

一九六〇、十、廿五 韓日開始預備會談。

一九六〇、十一、一 學生民族統一運動，是從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一日漢城大學民族統一聯盟發起大會起到五、一六政變興起爲止，這是發揮四月革命精神最透徹的學生運動之一。這運動在分斷歷史上寫下了新的一章，並確立了這時代學生運動的最終目標，是反外勢民族統一及反獨裁民主主義建設的四月革命精神。

一九六〇、十二月 韓日開設釜山、博多之定期海路航線。

一九六一、四、廿二 韓日間簽定新通商協定。

一九六一、五、一六 韓發生五、一六軍事革命，開始了以朴政熙等少壯派軍人爲中心的十八年獨裁統治。

一九六一、六、廿四 漢城大學鄉土開拓團成立。學生扮演這些角色，是因爲四月革命的結果，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更加期待五、一六之後所帶來的成就，而這種期待的表現之一，正是鄉土開拓團的誕生。學生以農民的身份實際參與農村活動，以做爲四月革命精神的最終堡壘，圖謀強化學生和農民之間的連帶關係。

一九六一、七、三 韓國國家復興最高會議長兼內閣總理張都暎中將解職，副議長朴正熙爲議長，國防部

長宋堯讚爲內閣總理。

一九六一、十、廿四 韓中央情報部長金鍾泌赴日與池田首相進行幕後交涉。

一九六一、十一、十一 韓軍人執政團主席朴正熙抵東京訪問。

一九六一、三、廿二 韓統領尹潽善解職。

一九六一、三、廿四 韓國國家再建最高會議宣布朴正熙代理統領。

一九六一、五、廿一 韓駐日代表部正式拒絕日本派遣參事級外交人員常駐漢城的要求。

一九六一、八、二 韓日預備會談開始，雙方提示請求權之具體額數。

一九六三、二、二 民主共和黨成立。

一九六三、三、廿九 漢城大學學生召開自由守護崛起大會，發表四、一九第四宣言文後，進行沈默示威。

一九六三、五、十六 慶北大學發生反對軍政延長示威，而使學生與軍事政府的共存關係無法維持下去。

一九六三、八、卅一 朴正熙於第三次民主共和黨大會中，當選總裁，並被指定為共和黨的大統領候選人。

一九六三、九 黃性模集合漢城大學政治系學生，成立「民族主義比較研究會」，展開反對韓日協定鬥爭，企圖推翻第三共和國。

一九六三、十、十六 朴正熙當選韓國統領

一九六三、十二、十二 韓國新內閣成立，崔斗善任總理。

一九六四、一、十 韓日舉行漁業會談。

一九六四、二、十四 韓日漁業會談中，雙方對自律規劃水域表示合意。

一九六四、三、廿一 在漢城高中校園內舉辦「反對屈辱外交演講會」，而後在漢城街頭引起極大示威風波。

一九六四、三、廿四 漢城大、高麗大及延世大等校五千餘名，參加反對韓、日會談示威，多人受傷，示威活動更加熾熱。

一九六四、三、三〇 學生在與朴大統領面談結束後，宣稱要回到校園，直到同年四月十七日示威再次發生為止，在校內一面舉辦有關韓、日會談問題的演講會、座談會及研討成果，另一方面要在確立反對韓、日會談的理論根據中努力。

一九六四、四、十七 由於四月十日漢城大學和四月十一日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在投遞的官書中發現情報部介入學生運動，以致掀起校園自由守護的聲浪，要求中止「情報政治」及「校園偵視」之行爲，並揭發學生情報組織 YTP 等似是而非的學生組織。

一九六四、四、十八 漢城大、師大學生高喊「情報政治令人無法生存，立刻解除情報部」等口號，展開示威活動，其後四月學生運動的論點就轉換成要求實際的校園民主化運動。

一九六四、四、廿三 漢城大文理學院學生召開「查明偵視校園真象大會」之後，一面聲討政府當局滲透校園的舉動及 YTP 內部秘密組織，另一方面展開實踐校園自由化的要求。

一九六四、五、九 韓國總理崔斗善請辭，丁一權繼任總理。

一九六四、五、九 舉辦反對對日屈辱外交的時局演講會，聽衆四百餘名示威。

一九六四、五、一 延世大學二百餘名學生辦聲討大會。

一九六四、五、二〇 集結在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各校學生，組成「反對韓日屈辱外交學生總聯合會」，並舉行「民族的民主主義之葬禮式」，一千五百餘名學生抬著棺材進行示威。

一九六四、五、廿二 漢城市內三二所大學聯合組成「反對韓日屈辱會談學生總聯合會」，學生運動變成了具有組織系統的體系。

一九六四、五、廿二 發生漢城文理學院學生宋哲元私刑事件。組成反對韓、日屈辱外交學生總聯合會。

一九六四、五、廿三 高麗大學、漢城法學院、師大等校研究生舉辦屈辱外交譴責大會。

朴大統領指出：政局不安的因素是因一部份政治人物的不軌言行、一部份言論的不負責任、一部份學生的不法行為及政府的過度寬容。

一九六四、五、廿五 漢城市內各大學召開「衝破難關崛起大會」之後發表「非常救國宣言」。

「反對韓日屈辱會談學生總聯合會」學生代表三二名發送內容為「給政府一週的冷靜期間，如果政府不反省的話，極端的鬥爭將不死地持續下去」之對政府通告文，並定下到五月三十日止的考慮期限。

一九六四、五、廿七 全南大學三百餘名學生示威。

漢城大學教授協議會採行「軍隊政治中立」、「學生的專心學業」等六項時局收拾建議文。

一九六四、五、廿九 漢城市內三十四所大學的學生代表集合在漢城大法學院，通告政府：「百萬學徒在過去二十五日當中，要求政府實現果敢的革新，但政府對於我們的呼籲，反應出莫不關心的柔弱政策，使我們爭取的焦點被抹殺。」

一九六四、五、三〇 漢城市內各大學學生代表六名訪問了總理，轉達九項限期的要求條件。

一九六四、五、三〇 漢城大文理學院學生，召開「爭取自由的崛起大會」後，並改用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所用絕食的方法，來做爲示威抗爭的手段。

一九六四、六、一 在中央政府後院的巴士靜坐中的學生代表三十一人與文教部長官面談，得到五項建議履行的約定，僅八小時就解散。

一九六四、六、二 參加絕食示威的學生增加爲一百二十餘人，並因悲傷地覺悟，乃舉行「造成民生疾苦肇事者傀儡像的火刑式」。

一九六四、六、三 在漢城大學絕食示威的學生激增爲三百名，造成六名學生因絕食而神志不清昏倒的嚴重事態。

一九六四、六、三 因三月二十四日以來一連串激烈的示威行動，意識到政權危機的朴政權在漢城特別市全面宣佈大統領佈告十一號的非常戒嚴令，並下達各校無限期的休校令。

一九六四、八、十四 中央情報部部長發表「人民革命黨事件」，欲以藉此來結束韓、日會談的反對鬥爭。

一九六四、九、十六 韓國政府宣佈對侵犯和平組織之日本漁船將加速捕沒收。

一九六四、十、二 赤城日本農相在閣議中報告：如果韓國繼續逮捕日船，將中止韓、日會談。

一九六四、十二、二 韓駐日代表通知日本，韓釋放扣留於釜山的日本漁夫十六名、漁船三隻。

一九六四、十二、三 韓日會談再開。

一九六四、十二、十五 韓日會談漁業分科委員會對規制水域討論終結。

一九六五、二、十八 曾參與過六、三運動的十餘名學生召開聲討「伊藤博文亡靈六十一年的花甲紀念大會」。

並展開街頭示威。

一九六五、二、二〇

日本與韓國簽定基本關係條約草案。

一九六五、三、一

韓國總統朴正熙重申日本與韓國之間關係正常化的重要。

一九六五、三、廿六

東國大學召開主張：「恥辱的第二次乙巳條約簽約無效」大會，成爲一九六五年反對韓日協定鬥爭運動的第一砲。

一九六五、三、卅一

全南大學學生八百餘名，召開「決死彈劾賣國外交大會」後，高喊各種反對口號，於示威中和警察展開投石戰，這是一九六五年第一次發生和警察的投石戰。

一九六五、四、二

原州大城高中學生四百餘，喊出反日口號，進行示威行動。

一九六五、四、七

漢城市內各大學學生代表組成「死守和平線學生聯合鬥爭委員會」發表守護和平線的號召文。

一九六五、四、九

東國大學五百餘名學生召開「撤回韓日協定」的聲討大會，高舉「立即中止屈辱的韓日協定」的標語，進行示威。

一九六五、四、十五

自四月十四日以來的學生示威行動，政府都採強硬手段，造成學生示威的火焰更加高漲。

一九六五、四、十七

東國大學的示威學生金中裴，由於遭到警棍毆打，以致頭蓋骨破裂，當場死亡，引發一連串的追求金中裴的示威行動。

一九六五、四、廿九

漢城大學學生二百餘名，高舉「是爲了誰做出的韓日買賣」的標語，展開四月末最後

的示威。

一九六五、五、三 韓國兩個主要的反對黨——民政黨與民主黨合併成爲一個政黨。

一九六五、五、十 漢城大學法學院學生指出，美國與韓日會談有極深的關聯性，並發表決議文要求美國，不要過度的「關心」。

一九六五、六、廿一 政府下達十五所大學及五十九所高中放假及停課，以免對韓日協定簽約造成影響。

一九六五、六、廿二 韓日協定正式簽約。

一九六五、六、廿二 由於各校學生在韓日協定簽約時展開一連串示威，政府乃在全國頒佈「甲號緊急戒嚴令」，嚴格執行對學生示威的武力阻止方針。

一九六五、六、廿六 梨花女大教授團提出「不要蹂躪學生愛國熱忱」之對政府的抗議文。

一九六五、六、廿七 梨花女子大學的學生，在美國「華盛頓每日新聞」的主編面前朗讀抗議文。以抗議外國新聞媒體對韓國學生運動認識不清。

一九六五、六、廿九 延世大學醫學院學生，在反對韓日協定批准聲討大會結束後，呼籲並展開全國民「抵制日製商品運動」。

一九六五、七、一 建國大、延世大、梨花大、尙明女高等校展開「拒買日本商品」運動，運動的潮流和

四、一九以後的新生活運動，具有類似的性格，政府對這種運動並未施加強力的鎮壓。

一九六五、七、二 漢城大鄉土開拓團派遣一千餘名團員，到全國五十個地區的農村，使學生運動的熱氣被消滅，造成學生之間的無力感。

一九六五、七、十二 在漢城各大學教授團發表反對批准韓日協定宣言文。

一九六五、八、十四 學生在濟州大學舉行「火炬聲討大會」，要求「在野黨即使有怎麼樣的犧牲，也要在國民前成立救國的特攻隊」，進行示威活動，拉開八月反獨裁示威的序幕。

一九六五、八、廿一 漢城大文理學院及法學院、漢陽大、東國大、中央大、高麗大、延世大等校三千餘名學生，高舉「賣國文件」、「賣國國會」、「賣國政權」、「賣國協定無效」等標語展開示威。

一九六五、八、廿三 全國十四所大學共一萬餘名學生，進行「韓、日協定無效」示威。

一九六一、八、廿四 漢城市內的十所大學，要求解散國會，並展開激烈示威。

一九六五、八、廿五 有十餘所大學學生，在漢城市內展開一萬多人盛大的街頭示威，朴政權以超強硬態度相抗衡，發生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武裝軍人侵入校園。

一九六五、八、廿六 政府頒佈衛戍令。

文教部下令各大學停課，並對參與示威的學生加以懲戒，在二十七日一天內有四十四名學生被開除。

一九六五、十、十五 漢城大農學院學生，展開全國種植大波斯菊運動，為留下創傷的學生，提供一個浪漫的避身處。

一九六五、十一、十九 漢城大鄉土開拓團第三次開設招魂的墓穴，將學生民族的熱氣，靜靜地吸入校園內。

一九六五、十二、十八 日韓條約換文，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一九六五、十二、廿八 韓執政黨總裁由朴正熙連任並成爲下屆大統領候選人。

一九六六、五、十 光州二〇所高中中共二千餘名，召開學生大會並宣佈「學生憲章」。

一九六六、六、三 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召開校園自由化聲討大會。

一九六六、九、廿七 漢城大學發表「糾舉三星集團走私」的聲明書，激起自一九六四年以來蟄伏的打倒買辦勢力的學生熱情。

一九六六、十、十七 漢城大文理學院「反走私財閥學生鬥爭委員會」，採納拘捕三星企業集團負責人及沒收其財產的決議文。

一九六七、六、八 六、八不正選舉朴正熙當選大統領。

一九六七、六、十三 高麗大和漢城市內七所大學八千餘名學生，進行糾彈不正選舉的示威行動。

一九六七、七、三 漢城市高中繼續無限期的停課。

一九六七、七、四 各大學實施提早放年假，一九六七年的實踐反獨裁民主主義的學生運動，即告落幕。

一九六七、七、八 中央情報部部長發表「北韓對南韓間諜團事件（東柏林事件）」

一九六七、八 第二次總選舉。

一九六八、四、三 漢城大五名學生因涉嫌策動叛亂事件而遭拘禁，史稱爲漢城大學讀書會事件。

一九六八、六、十二 漢城大法學院五百餘名學生，舉行「憲政守護聲討大會」。

一九六八、六、廿七 啓明大學四百餘名學生，召開「憲政守護聲討大會」並高喊「不要使我們變得更瘋狂」。

一九六八、八、廿四 中央情報部部長發表「統一革命黨間諜事件」。

一九六九、九、一 在國會第三別館通過改憲案，使韓國民主主義的發展，蒙上一層隱憂。

一九六九、十一、二 美國總統尼克森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欲使日本代替美洲代表，來接掌亞洲及遠東。

第三部

(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模式，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由於一九六九年三選改憲波動的後遺症，而使得學生轉為實踐校園民主化運動。

第二種類型是以全泰日焚身自盡為契機，使學生終於從無力的氣氛中脫離，轉換了一個方向，成為勞工條件改善運動。)

一九七〇、二、十八 尼克森發表一九七〇年美國對外政策即所謂的「尼克森備忘錄」。

一九七〇、三、十一 延世大學學生糾彈日本的「雙重外交」，並提倡「拒買日本商品運動」，揭開了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序幕。

一九七〇、八、廿四 美國副總統安格紐訪問漢城，並表示於五年內撤回所有駐韓美軍。

八、廿六

一九七〇、十一、十三 全泰日焚身自盡，暴露了當時低薪資、御用工會等勞工所遭遇的實況。

全泰日焚身自盡，不但使一九七〇年代勞工運動蓬勃發展，並成為開拓學生運動方向的契機。

一九七〇、十一、十八 漢城大學商學院學生二百餘名，決議促成學生運動與勞工運動相結合，並要求「改善

勞工條件」，隨後展開無限期的絕食禁閉，這是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聯絡的第一個事件。

一九七二、一、廿九

文教部下達各大學當局強化軍事訓練的方案。指示將總授課時間的百分之二十分配為軍訓時間，引起各大學強烈地反對強化軍事訓練的大規模示威。由於反對聲浪四起，朴政權於十月十五日，由漢城國會議院發佈衛戍令，在漢城大學等七所學校駐紮軍隊，另外在八所大學頒佈停課令，開除示威主謀學生學籍，廢止暢銷的十四種刊物。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反維新示威發生這段期間，可說是學生運動的空白期。

一九七二、二月

「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在 YMCA 大樓二樓組成，並選出會長。

一九七二、四、十六

「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組成籌備委員會」，因被當時反對軍訓示威牽扯，而發表聲明書，表明態度。

一九七二、四、十九

由各界人士集合，於漢城大成大樓，組成「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並選出代表委員及運營委員。

一九七二、四、廿一

「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成突立大會，因為此組織的成立，使在野青年開始找到軌道。

一九七二、四、廿一

「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致書信給共和黨及新民黨，表明推薦選舉觀證人的意願。

一九七二、四、廿四

「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提出最後呼籲，要求選舉公平公正。

一九七二、四、廿四

「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民主守護基督青年協議會」、「民主守護全國青年總聯盟」四個團體，以共同名義宣言，發表促請「實施公明選舉」聲

明書。

一九七二、四、廿六 三百一十二名選舉觀證人於國民協議會登記。

一九七二、四、廿七 大統領選舉，朴正熙擊敗金大中而當選。

一九七二、五、二〇 民主守護青年大會發表宣言，促請釋放示威被捕學生。

一九七二、五、廿一 「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譴責不正選舉，並為示威被捕學生組成律師團。

一九七二、五、廿三 「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發表聲明，促請警察即刻停止使用各種化學武器。

一九七二、五、廿五 國會議員選舉。

一九七二、六、三〇 在野人士七十八名聯署簽名，於漢城大成大樓演講廳召開「民族守護宣言大會」。

一九七二、七、十四 「民主守護全國青年學生聯盟」成立（包括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工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師範學院、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延世大學等）決議展開廢除軍訓課程運動以及公明選舉運動。這是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學生運動的聯合體。

一九七二、七、卅一 在野人士召開座談會，針對日本駐韓大使館設置等各項問題進行討論。

一九七二、八、九 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召開大型聽證會，主題為「激變的國際情勢與國家保安法」。

一九七二、八、十 光州大丹地事件。

一九七二、八、十 「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以「劇變的國際情勢與國家保安法及反共法」為主題，召開清除共產主義大會。

一九七二、八、廿八 「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向國會請願，促求修改法律案以使校園正常化，此為民主守

護國民協議會頗具代表性的一項活動。

一九七二、九、十五 失業勞工襲擊大韓機場。

一九七二、十、五 彈劾元州天主教不正腐敗大會。

一九七二、十、十五 政府於漢城一帶發佈衛戍令，並緝捕民守青年幹部。

一九七二、十一、八 國民協議會發表發明書，促請當局擬定對策。

一九七二、五月初旬 漢城大學在校學生張基彪等人謀議革命，遭搜查機關發現，是所謂漢城大學叛亂事件。

一九七二、五、二 漢城中央情報部長李厚洛訪問平壤，與平壤組織指導部長全英柱進行會談。

五、五

一九七二、五、廿九 平壤組織指導部副部長朴成哲代替金英柱部長訪問漢城，與李厚洛進行會談，在此會

談中，化解了因長久不見面所造成的南北之間的誤會與不信任。

一九七二、五月 南韓秘密地在平壤和漢城與北韓舉行高峯政治協商，達成有關祖國統一的原則與緩和

緊張情勢等七項協議，並於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十時，於漢城、平壤同時發表。

一九七二、七、四 發表七、四南北共同聲明，聲明中約定了自主性及和平性的統一，訂定了圖謀民族大

團結的祖國統一原則，並成立「南北調節委員會」，且達成漢城、平壤間直通電話的設

置、運輸等協議。

一九七二、十、十七 朴正熙在全國頒佈緊急戒嚴令，並於宣言中發表四項聲明，以停止憲法一部份機能，

揭開了十月維新的序幕。

一九七三、十、廿七

頒佈維新憲法。

朴政權宣佈十月維新，藉此鞏固長期集權的統治。

一九七三、九、廿八

原預定以「民主守護國民協議會」及「民主守護青年協議會」人士為中心，召開「緊急宣言時局大會」，但因一、兩位人士拒絕出席，大會因而流產。

一九七二、十、二

朴政權於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宣布維新而強化其獨裁政權後，學生運動難以公開的、活性化地展開。而這維新的壁壘最後因羅秉哲等積極的學生所打破，開始此戰役的，正是漢城大學文理學院學生的一〇・二反維新示威。這奇襲的示威，使政局緊張，在僅兩個月的時間內，示威就蔓延到全國各大學。學生於一〇・二示威以後的一貫主張，是反外勢及反獨裁。

一九七三、十二月起

在野民主人士敢於公開舉行維新憲法取憲請願運動。

一九七四、一、八

朴政權頒佈緊急措置令第一號，禁止改憲言行，措置令當日生效。

一九七四、四、三

朴正熙依據憲法第五十三條，宣佈緊急措置令第四號，自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起生效。

一九七四、四、三

朴大統領於晚上十點宣佈和所謂「全國民主青年總聯盟」（簡稱民青學聯）有關的緊急措置令第四號，而發生了民青學聯事件。這事件於一九七四年九月七日，以緊急措置令宣判與民青學聯事件有關的主謀者四十八人而告一個段落。這事件締造了一九七〇年代後半期學生運動關心勞工、農民的直接契機。表現出和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不同的發展模式。

一九七四、十一、廿七 由在野人士結成的「國民守護國民協議會」發表「恢復民主國民宣言」，組成「恢復民主國民會議」。

一九七五、二、十二 實施信任維新憲法國民投票，投票率百分之七十八·八四，贊成者佔投票者之百分之七十三·一九。

一九七五、二、十五 釋放罪刑較輕的政治犯。

一九七五、三、廿八 漢城大農業院學生總會，發表第一次大學宣言及第二次宣言，要求「保障校園自由」、「釋放被捕學生」。

一九七五、四、二 漢城大學農學院學生總會，發表朴大統領和執政黨鎮壓校園及社會不合理事態的宣言文，使整個農學院佈滿忐忑不安的氣氛。

一九七五、四、八 在高麗大學頒佈緊急措置令第七號，並下達停課令。

一九七五、四、十一 漢城大學農學院學生金相鎮，在發表良心宣言後，切腹自殺。

一九七五、五、十三 朴權宣佈緊急措置令第九號，封鎖所有對維新體制的批評及所有對政府、大統領的批評。

朴政權宣佈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朴正熙透過特別談話，呼籲以滅共行動來終止國內分裂。

一九七五、五、十三 緊急措置令第九號時代。

一九七九、十、廿六

一九七五、五、廿二 一九七一年因衛戍令被開除後又復學的學生，將趁著金相鎮同學葬禮及追悼式後，進行大規模的示威，因事前消息走漏，而告失敗。

一九七五、六、三 天主教全國學生總聯盟遭檢舉。

一九七五、七、九 國會通過社會安全法、防衛稅法、民防衛基本法、教育關係法四大戰時法，使得學生運動更加萎縮。

一九七五、七、十 光化門反政府群眾集合散發傳單。

一九七五、九、二 學徒護國團創立，使校園處於停滯的狀態中。

一九七五、九、廿三 首都女子師範學院科學教育科三年級學生白京純製作了內容為「二千名首都人的吶喊」的刊物，於各處散發，試圖引起示威活動。

一九七五、十、十 收錄要求撤廢維新憲法及朴政權下台的宣言文及金望夏的良心宣言等不公開的傳單，裝訂成二十多頁的「黎明」小冊子，散發至各大學，在這次反維新運動的梨花女大學生有李亨亮、鄭敬任、鄭先子等人被捕，稱為黎明誌事件。

一九七五、十、廿三 「自由西江三號」刊物事件，有西江大學學生權五盛、金閏等人被捕。

一九七五、十一、五 韓國神學大學金屏聖和金竝秀，與在日為北韓工作的間諜金賢哲接觸，而遭到逮捕。

一九七五、十一、十七 漢城大學與慶熙大學聯合示威未遂，因準備不足及連絡失敗，雖慶熙大學於十八日如期舉行，但未能發揮整體的效果。

一九七五、十一、十七 國民大學學生張英達、劉吉相、權運祥等人欲進行反政府示威未遂，皆被捕判刑。

一九七五、十一、廿九 漢城大學醫學系三年級歸國韓僑留學生姜鍾憲被認定為間諜，另外有多位醫學系學生因涉嫌而被逮捕。

一九七六、三、一 在野人士於明洞教堂發表「三、一民主救國宣言」，以喚起學生運動的生氣。

一九七七、三、廿五 張基杓以與民青學聯有關聯，以違反緊急措置令第九號、違反住民登錄法、違反兵役法及違反反共法等四項罪名遭起訴。

一九七七、三、廿八 漢城大學經濟系四年級學生楊春昇、朴贊宇、金贊雨等人，發表內容為打倒維新政權的「民主救國宣言」，但在朗讀宣言時被警察破壞而告中斷。

一九七七、四、十七 在韓國神學大學做完苦難週禮拜後，李榮在朗讀「苦難宣言」後，散發各種反政府傳單，並欲進行示威，於示威前就有警方出動加以攔阻，雙方發生衝突。

一九七七、四、十九 延世大學於四、一九追思禮拜結束後，發表白紙聲明書。

一九七七、四、廿四 基督教長老會青年聯合會主管等人，在鄉野教會結束復活節紀念禮拜後，到處散發反政府宣傳刊物，並在明洞附近展開示威。

一九七七、五、十一 韓國神學大學於學校禮拜結束後，到處散發要求朴政權下台、廢除維新體制等的宣傳物——「韓國神學大學苦難宣言書」。

一九七八、三、十五 漢城大學農學院反政府傳單。

一九七八、四、十九 釜山大學反政府傳單。

一九七八、四月 漢城大學農學院反政府示威。

- 一九七八、五、六 韓國神學大苦難宣言及示威。
- 一九七八、五、七 梨花女子大學示威。
- 一九七八、五、八 漢城大學第一次反獨裁示威。
- 一九七八、六、一 漢城大學農學院反政府示威。
- 一九七八、六、十二 漢城大學第二次反獨裁示威。
- 一九七八、六、廿六 光化門附近泛太學聯合示威。
- 一九七八、六、三十 東國大學讀書會訓練會。
- 一九七八、六月 釜山大學內壁報事件。
- 一九七八、七、二 朝鮮大學反政府傳單。
- 一九七八、七、二 全南大學街頭示威。
- 一九七八、八、十六 祈晴典禮全州街頭示威。
- 一九七八、九、十三 漢城大學第三次反獨裁示威。
- 一九七八、九、二〇 東國大學反政府示威。
- 一九七八、九、二〇 慶熙大學學生示威。
- 一九七八、十月初 仁荷大學反政府傳單。
- 一九七八、十、六 淑明女子大學示威。
- 一九七八、十、十六 漢城女子大學傳單。

一九七八、十、十七 光化門反對十月維新示威。

一九七八、十、十七 仁荷大學示威。

一九七八、十月 啓明大學示威。

一九七八、十一、二 大邱市內慶北大學學生一千五百餘名進行反政府街頭示威。

一九七八、十一、三 漢城大學反政府校內示威。

一九七八、十一、八 漢城大學工學院反政府傳單。

一九七八、十一、十九 光化門反政府校內示威。

一九七九、二月 高麗大學地下刊物。

一九七九、五月 成均館大學祝祭示威。

一九七九、五、十 啓明大學祝祭示威。

一九七九、五、十五 嶺南大學假面舞公演。

一九七九、六月 全北大學不穩刊物。

一九七九、六、廿五 高麗大學反對卡特訪韓示威。

一九七九、六、廿六 光化門示威。

一九七九、九月 高麗大學反政府刊物。

一九七九、九、三 江原大學示威。

一九七九、九、四 大邱三所大學聯合示威。

一九七九、九、八 慶熙大學反政府刊物。

一九七九、九、十一 漢城大學第一次示威。

一九七九、九、二十 漢城大學第二次示威。

一九七九、九、廿六 梨花大學民主宣言文。

一九七九、十、四 全南大學放火燃燒學生指導室。

一九七九、十、九 漢城大學反對休學制示威。

一九七九、十、九 經過十月九日、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三日三次的調查，政府當局發表「南朝鮮民族

解放戰綫準備委員會」爲一個以示威、暴行、煽動、游擊戰等活動，企圖混亂社會，

顛覆國家的赤色集團——稱爲「南民戰事件」。

一九七九、十、十六 梨花女子大學發表民主救國宣言文。

一九七九、十、十六 釜、馬學生抗爭。

一九七九、十、十八 外國語大學發表反政府刊物。

一九七九、十、廿六 朴正熙在青瓦台遇刺。

叢書推介

發行所：自由時代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五五〇巷三弄一號三F

電話／(〇二)七一一三五二九・七一一三五二二

總經理：民進書報社

地址／台北市五常街一四一號一F

電話／(〇二)五〇九七一七五

劃撥：〇七一六六九八—二鄭南榕帳戶

1 談景美軍法看守所

謝聰敏著／定價一九五元

謝聰敏，一九六四年「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草擬者，被國民黨丟入黑牢之中，目睹、體證了國民黨特務的獸行、獸性，靜冷的筆觸，彷彿極刑後的呻吟、淚的滴淌、血的凝漬，靜靜底浮現一幅「率獸食人」的人間慘劇。

2 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馮玉祥著／定價一九五元

本書是蔣介石的拜把兄弟，與蔣有一千多年的合作關係和私人交誼的馮玉祥將軍的遺書。在廿多年的親密關係後，終於發現蔣介石的「希特勒」面目，不只背叛了孫中山的革命理念，且荼毒了中國的青年與人民。一代魔王之相，朗然在目，呼之欲出。

3 江南文選

江南著／定價一四五元

本書是國民黨的「頭號敵人」江南的「提頭」之作，他以史家之筆與國際關係博士的學力，傳神的刻劃出國共鬥爭與據台劫收的諸黨政頭目的升沈起伏及宮闈內幕，而將諸黨團的鬥爭手法與人物性格及翻雲覆雨的時代風光，生動活潑地描繪出來。

4 蔣介石臉譜

史迪威、杜魯門、周榆瑞、汪精衛
江南、張君勱等著／定價一五五元

中國革命史上，背叛孫中山，而獨攬一切革命利益，成為中國財閥首腦的奪權鬥爭好手——蔣介石，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革了中國和台灣各三十年的命，一身血腥而攬聚了天文數字的革命財。希特勒、毛澤東能與之相提並論嗎？

5 江南事件海外檔案

崖蓉芝、王靈智、程綠岸、胡菊人
謝善元、陸霖等著／定價一九五元

國民黨的大紕漏——江南事件，誰是幕後的主事者？國民黨為什麼要謀殺江南？以搞幫會和特務起家的國民黨，累積了近百年的清除異己的鬭爭經驗，早已儘得中國「廠衛」精髓，其功力不可謂之不深、手段不可不謂之隱蔽殘狠，為什麼這次竟然穿幫？本書提供您「標準答案」。

6 時代觀點

鄭南榕著／定價一〇五元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聲音。四十年來，台灣在蔣介石及蔣經國父子兩代的集權統治和威權統治下，民主被扭曲、自由被戕賊，形成了一個黯啞無聲的台灣時代。而鄭南榕正是在這寂天寞地的政治氣圍中，以披地的雷聲來喚醒時代精神、朗現時代的觀點：本書便是見證。

7 我愛托斯基

托斯基著／定價一四〇元

放眼全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國政治最獨特的現象應算是統治神話的製造。四十年來國民黨的神話統治讓台灣人有幸沐浴此種官場風光。當神話漸次崩解，統治者的嘴臉也就原形畢露了。而托斯基正是拆解神話的庖丁，恢恢乎游刃有餘地拆穿神笑的笑話本質，在嬉笑怒罵中曝露統治者魑魅魍魎手段與牛鬼蛇神的面目。

8 贛南憶舊錄

曹雲霞著／定價一一〇元

中國獨特的政治文化是歌功頌德的傳統，近代又整合了列史的文宣統戰功夫，更是將統治者裝點得花枝招展。而蔣經國是如何運作父蔭與舊學新知而成爲一代「人傑」的呢？贛南是其「試劍」之地，他是如何在中國週期性的太動盪裡建立起自己的「班底」、塑造出自己的風格呢？我們且聽蔣經國「江西青幹班第一期」的學生——曹雲霞的歷歷追憶吧！

9 苦悶的台灣

王育德著／定價一七〇元

生在台灣、長在台灣，你可知道台灣揹負著怎樣的過去？現在處於怎樣的處境？而又將如何尋找出自己的活路？台灣的青年、壯年，在國民黨又宣暴力的裹脅與貫輸下成爲「蒲公英族」。懸浮在黑水溝的上空，無法立足土地，也不知如何落土生根。而王育德先生的這本經典之作，正是提供一個歷史的視景，讓你重新矯正自己的焦點。

10 民主進步黨

謝長廷著／定價一〇〇元

四十年來國民黨將台灣人困鎖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豔房」之中，終於被台灣人民心中的民主之火焚毀。四十年前的前仆後繼，從磊磊的止亡與死亡、沈沈的黑牢與黑牢中走出來的人民意志——台灣人的政黨——民主進步黨終於挺立在台灣的土地之上。讓我們來瞭解她、監督她，讓她更健碩地挺立在天地之間。

11 煉獄餘生錄

鍾謙順著／定價二五〇元

人的尊嚴往往必須透過苦難的承擔、對暴力的反抗才得以激發，甚且煥發出一種光華，久久感動且溫慰着人心。悲劇的意義與真理在他們的生命與行動中徹底呈現。這樣的人、這樣的心志與光華、這樣的抗爭與犧牲，在台灣史上真是薪盡火傳而綿延不絕的。而鍾謙順先生的命運正是典型的象徵，他三進三出國民黨的監獄，在黑牢裡度過二十七年的歲月。這是一部用生命寫成而光華婉約的台灣人的作品。

12 國民黨喪國記

本社編輯部編訂／定價一六〇元

神話的製造者最害怕的是事實與真相。因此往往以暴力來殘害認知真相的人，且汲汲製造更巨大的神話來掩藏真相。他們是畏光而嗜血的黑夜動物，因此害怕且憎恨人的理性之光，國民黨據台四十年的統治手段便是因此而來。他們丟掉中國，便可能再出賣台灣。因此我們必須讓它曝光，讓它無所遁形，讓台灣人自己來主導台灣的未來。

13

失敗的悲劇者——蔣介石

本社編輯部編訂／定價一一〇元

在中國近代史上，最勇於製造神話的巨人，捨毛澤東，非蔣介石莫屬了。但蔣被毛鬪敗而流亡台灣，蔣算是失敗了，卻又在台灣挾持軍特的暴力屠殺與文宣統戰，極力製造英明假相，他是徹底失敗了，因歷史會把真相告訴人們。本社便是為提早讓歷史真相朗現於世而編訂此書，一個雙重失敗者的面貌便歷歷在目了。

14

台灣獨立的展望

陳隆志著／定價一一〇元

一個人的成長，簡單來說就是自我建構的個體化的歷程。而一個民族的自我實現、也就是在世界體系中建立自己的主權形式——國家。四百年來台灣社會的開拓與發展，一再被異質的外來政權扭曲，至今猶未形成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這是台灣人的悲哀，也是生存在此時此地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恥辱！台灣獨立，無疑正是台灣民族主體性的自我重建與實現。

15

賤民？福爾摩沙人的悲歌

林濁水編著／定價一三三元

台灣人原本就是唾棄中國政權、才渡駭浪滔天的黑水溝到台灣來開拓。而四百年來卻依然在中國黑河裡悲吟不息。台灣人的主體意識一直被醜化與矮化，台灣人一直被代表中國的官方意識當作「賤民」。詭譎而崎嶇的歷史行程，一再演生與累積台灣人對自己命運的無力感。四百年了、二十世紀末了，台灣人難道還不能超越這種「賤民」心態與命運嗎？

16

一九八七台灣經濟大震撼

柯忠憲著／定價二一〇元

經濟數字，乃是整個社會中運轉不息的種種政治力與物質力的結構性對抗的符示。因此，經濟問題，絕不能從「經濟」來解釋。而國民黨一再製造虛假的「經濟意識」，以打擊島內的民主運動，企圖鞏固其無能的非法統治。揭穿國民黨的假意識，建立自由而公平的經濟秩序，乃是台灣未來發展的關鍵所在。

17 時代觀點 第二卷

鄭南榕著／定價一四〇元

從「時代觀點」第一卷結集出書，以迄將經國死亡的一九八八年元月，這一年半中，台灣人民在政治上、社會上遭逢到四十年來最大的變局，這個變局強烈地撼動着既存體制的根基，也給予台灣的前途開展一個契機。「時代觀點第一卷」就是這個時期「自由時代系列週刊」的社論總集。稍異於第一卷，我們在每一個專輯之前，輔以照片，為這個紛雜而重要的年代勾勒出大致的面貌，以利讀者的回顧與檢驗。

18 風起雲湧

劉重義、李逢春、陳志清、
林泰源等著／定價一三〇元

一九八四年底，當時擔任台灣獨立聯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前身）美國本部第一副主席兼任宣傳部部長的劉重義先生，所領導的文宣工作小組，有感於五、六〇年代的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發展，足資八十年代從事獨運工作者的借鏡，因此，決定著手撰寫一本以學生運動為觀點，闡述這段歷史經驗與教訓的「史書」。出版後不久，受到美國政界的重視，收錄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編號為85172345。

19 一代軍閥郝柏村

本社編輯部編訂／定價一五〇元

本書前後共分八章及附錄部分。第一章「郝柏村時代」、第二章「郝家班的形成」及第三章「郝柏村的過去」，旨在陳述郝系獨大的過程及其形成的權力架構。第四、五章重點則在揭露軍方過去一直諱莫如深的真面目。第八章「六巨頭聯手保駕，郝柏村霸業完成」，則對郝柏村連任八年參謀總長，及其與李登輝的矛盾衝突，有詳細的分析評估；也為第一章「郝柏村時代」作最後的註腳。

自由時代系列叢書²⁰
韓國學生運動史

原作者：李在五

發行人：胡慧玲

編輯：胡慧玲、卓榮德、吳繼興、林凌峰

發行所：自由時代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五五〇巷三弄一一號三F

電話／(〇二)七一三五二二九・七一三五二三一

法律顧問：洪貴叁律師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四九號六F

電話／(〇二)三九六〇九六九

總經銷：民進書報社

地址／台北市五常街一四一號一F

電話／(〇二)五〇九七二七五

定價：三八〇元

劃撥：〇七一六六九八一二。鄭南榕帳戶

印刷：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九八九年二月

行政院局版台業字第三五七三號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